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四六冊目次

虎鈐經二十卷 （宋）許洞撰 明刻本 ………… 一
韓非子二十卷 清初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 ………… 一一四
疑獄集十卷 （五代）和凝 和㠓撰 （明）張景增輯 明嘉靖十四年李崧祥刻本 ………… 二二一
折獄龜鑑二卷 （宋）鄭克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張泰徵刻遞修本 ………… 二八九
棠陰比事二卷 （宋）桂萬榮撰 清嘉慶影元鈔本 ………… 三三四
新刊農桑撮要二卷 （元）魯明善撰 明刻本 ………… 三七一
欽定授時通考七十八卷（一） （清）鄂爾泰等撰 清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 ………… 四一二

虎鈐經二十卷

（宋）許洞撰

明刻本

虎鈐經二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許洞撰。洞字淵夫，吳興人。登咸平三年進士。為雄武軍推官，免歸。尋召試中書，改烏江縣簿。坐事變姓名，隱中條山。龔明之中吳紀聞謂洞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歐陽修嘗稱為俊逸之士者是也。是書卷首有洞進表及自序，大意謂孫子兵法奧而精，學者難於曉用。李筌太白陰符經論心術則祕而不言，談陰陽又散而不備。乃演孫李之要，而攝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以及宜文設奠、醫藥之用、人馬相法，莫不具載。積四年書成，凡二百十篇，分二十卷，名曰虎鈐經。大都彙輯前人之說，而參以己意。惟第九卷所載飛鶚、長虹、重覆、八卦四陣及飛轅寨諸圖，為洞自創耳。其四陣統論自以為遠勝李筌所纂，其閒亦多迂闊誕渺之說，不足見諸施行。然考漢書藝文志兵家者流，有兵權謀、兵形勢、陰陽諸類，凡七百餘篇。蓋古來有此專門之學。今漢志所錄者久已亡佚，而洞獨能掇拾遺文，撰次成帙，不可謂非一家之言。錄而存之，亦足以備一說也。

許洞上虎鈐經表

臣洞言重門擊柝所以待暴客弦弧剡矢所以利天下開龍韜而猶統喬虎畧而禦侮自三代以來未有廢而不用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稟德自天應時御世恢張皇猷啓迪帝範廓兩間之祲沴愈萬姓之瘵瘼煥爀光明昭灼海内臣叨生聖世伏膺古訓游 陛下豐草長林沐

陛下淳恩厚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鼓腹有日矣臣曩者輒不量淺陋以冣爾之志慕述作之道歳月寖廣卷軸斯備著書二十篇名曰虎鈐經要其書

上言人謀中言地利下言天時雖紛拏錯綜終始備具枝分派別凡在師中吉者必貫穿條舉具有引正道征不庭則堯舜之謀具矣伐四夷馭異類則周宣之武盡矣建廟謨開經濟則良平之策存矣用詭道出奇謀則韓白之機在矣聽禽鳥之聲察風雲之變則師曠離婁之議舉矣撮古人之志剖愚慮所得叢萃乎其間亦兵家淵藪也臣今者伏覩勅命高張六科俯待多士臣雖不佞竊敢任在瞥之識黷聰明之化備陳韜畧運籌决勝科其所撰虎鈐經并目録二十卷謹齋沐修飛燃香繕寫隨表以進干冒冕旒臣

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以聞洞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虎鈐經序

虎鈐經者將軍之事也臣素好奇正之變由是而言之也自古兵法多矣然孫子之法奧而精使學者難於曉用諸家之法膚而淺或用者衰於師律淺深長短迭為表裏酌中之理誠難得焉又覩李筌所著太白陰經論心術則秘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倫以是觀之誠非具美臣今上採孫子李筌之要明演其術下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己見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鈐經然則奇謀詭道或不合於六經既為兵家要用故必貴究條緒以備載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雖遠於人事亦不敢遺漏焉至於宣文設奠醫藥之用人馬之相得有補於軍中者莫不具載自為一家之言創意於辛丑之初成文於甲辰之末其書二百一十篇分為二十卷

其年書就於吳郡鳳皇里臣 洞頓首謹序

虎鈐經卷第一

天功第一　地利第二　人用第三
三才應變第四　三才隨用第五

天功第一

天道變化消長萬彙契地之力乃有成爾天貴而地賤天動而地靜貴者運機而賤者効力上有其動而下行其化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專也知地之應天有常也生機動則應之以生氣機動則應之以氣機正則泰機亂則否萬物列形而否泰交著見之於地焉豈止地之為乎蓋天道內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將地也將者天也士卒地也我天也敵地也由此觀其所動故負勝可知矣王之於將也閫外之寄擇賢授柄舉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外務其順應以正則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舉而禦敵詎有輿尸之患乎君恃智以自用倨禮而傲下授柄匪人任人不信將不正應內包猶豫之惑外喪馭衆之威矣舉而禦敵寧免失律之凶乎師之成敗見之於將焉豈將之為乎將之為任也智敵萬人苟無萬人之用與愚者同矣勇冠三軍苟無三軍之用與懦者同矣善為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

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動業以戡禍亂者也戾是則吏士外無攻內多離散之勢勇怯見之吏士焉豈吏士之爲乎我之於敵也夫攻殺戰勝使敵不敢抗衡者豈敵怯乎由我威令整進退肅賞罰明也覆兵殺將弱國削地者豈敵彊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如是亦自上而及下自內而迨外其猶天地之用乎故天必籍地力然後運四氣正生殺也貴必籍賊力然後能立元功而建王業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險易殊也地之氣寒熱異也用形與氣在知逆順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矣善用地者則不然險而易之易而險之也夫居險用險必內潰居易用易必內蹶當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謂險而易之曰簡以夷其政要以節其動用以緩其約不以躁慢爲失也何謂易而險之曰進止戒嚴內外無怠用其謹懼不以暴急爲務也如是者乃險易之用也以方位觀之則寒熱之氣異也當有氣之用順之者善矣南方之氣熱北方之氣寒也其氣異則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諸人而使之飲其地脉食其土毛蒙其風氣瘴癘之疾凍溢之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順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氣順人君能以人順氣可之是故利不可以專一胡人之馬越人之航也各有便焉戾是不可措手足矣行師者不能擇而用之斯亦更胡越之所便也冀其成功遠矣是知地之所利者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擇利而從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每務其多學而捨其偏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長短而用之也是以善撫恤者勿類闘慮其勞疲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使進攻慮其遲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與於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悍者使闘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行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訾訾奇材異識者使預談論深識大度者使安衆崛彊多力者使斬闗榛莽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樹營柵怯懦者使輦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諳山川擇高下水泉之利者使地形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之心惟引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阻知往來細

大之蹊路者使通糧儲斉辯偉辨能桀虛矜大者使
奮振威徳耳目聡明探察敵人情者使伺候奸僞斂
才健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休咎者為歷數之士善
占風雲吉凶者為候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為選日
時之士諳蓍龜者為卜筮之士是四人者雖推驗體
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專一也醫藥之人二十
人已上以兵數增之猷醫亦如醫人之數大将軍權
通材者與之叅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内有善有惡無
棄人焉人無所棄斯不然則動有功矣

三才應變第四

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故用兵之術知變為大軍
雖氣鋭時勝（一作遇天時）而行列散潰旌旗紊亂金鼓不節
擊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時詎可破乎許洞曰天之所
祐正也怙天時而戾軍政與天違也天人相違不凶
何俟故兵利以順應順也順而逆應之必凶之兆也
或曰軍乗天時誇有地利将吏驕怠謀畫不精軍陣
散亂如之何洞曰可擊也曰彼獲天地之利如何擊
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雖有其表将焉用
乎或曰軍違天時逆地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清肅
進退有節如之何許洞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
利奚謂未可乎曰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草寇可為
王矣或曰彼如是也我之動將之如何許洞曰先以
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後攻之必克敵也曰先後如之
何曰利為主何謂主曰動為客静為主觀敵之動何
如乃應之（夫書言動者不必戰陣時敵人先動為客也但審揣敵人所為之事謂之動則我以機應之不勝焉）先勝而後舉神明之道也

三才隨用第五

天著吉凶以陰陽辨也地布險易以山川章也人包
勇怯以戰陣見也苟（一作荷）欲陰陽之順險易之利勇怯
之用在于閑暇可得而擇也當彼我相逢各出不意
忽然交合曷能擇所利而用哉或曰兩師不期逼於
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
禦之許洞曰大将止衆堅陣嚴肅號令雖敵來攻勿
與交戰俟天變少罷觀翦疆之勢而後進退之曰我
既安矣彼自驚擾則如之何曰以積兵乗之又曰倉
卒之際大將以何術即能堅行陣嚴號令使士卒不
自驚亂許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二
十四人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過山川委曲叢林茂密晝亦鳴鼓恐不見旗）第一騎見賊晝舉旗第二騎亦如之
第三騎馳告夜用鼓如晝法（恐敵聞鼓聲急馳告）烟霧蓊塞風

雷震驚旗之不見鼓之不聞亟馳告斯謂八卦振騎者也是以値賊而能備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突之大陣不可妄動（凡大兵之常以輕騎數千人別分部隊為游兵其將擇驍勇）覩彼動靜而後舉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皆隨天之變也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谷深峭或岐嶝窮隘或沏汚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何許洞曰迴渠迂（一作汚）澗可以衝車突馳也深峽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可以為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徃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戰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得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崖壁相隱狹徑斗迴可以劍楯當敵葦蕭蘆荻枝葉朦朧可以戈鋋（一作鏦）當敵此皆隨地之性也或曰寨柵之間三軍已憩寇敵乘間衝突攻擊當此之時如之何許洞曰使勇者擬其前怯者匿其後忿遽之時怯者疆驅而前進焉必挫鋒折鋭不若隱之也曰當此之時何暇別勇怯之用乎曰不然善用兵者防亂於未亂備急於未急結營既定預擇疆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慮晦夜之急也此皆隨人之性也如是順天地人預備之道者也故易之卦以豫者預也取預備之象為難之用

也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用兵者可不審於此乎

虎鈐經卷第一終

虎鈐經卷第二

辨將第六　論將第七　出將第八
軍令第九　船戰第十　步戰第十一

辨將第六

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須以精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允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嶮者語言而不純者目反仰視者方坐內多虛驚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豐下銳上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沉厚不可以詐動人也目睛奕朗五岳相照燕頷虎顋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臆者點睛深而朗徹聽視詳諦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面淺頸大腹細目睛昏瞢點睛近上視頗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語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慄異圖也言枝蔓而不徑者心有隱也矜大人言善唯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歸者心躁競也方言而

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罔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善而斥人不善者崛强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氣悖而言順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强能理矯而强正此皆姦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牽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豐者正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拊恤人也言及陣敵善動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闊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不暴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舉動行有狼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召語而手足紛拏者方食而不覺棄匙筯者方行而首偏口自轆斜動者行而唯恐有人逐

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駭者方言勃氣乚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畢恭而不實者視事覺已如不知而目它視者是十者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詐與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路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卧欲如覆舟神悉安詳也此皆智度沉深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面淺頸大腹細目睛昏慒黯精近上視顧不正此七者皆志氣淺劣智識鄙人也不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人行事先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事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偽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卒衆庸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為人者麄疎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艶人也所措捨會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惧者懦弱人也進退不决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虚而構架廣大以善為惡以惡為善者姦人也善侯人之顔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也人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為事求惧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獨動之者事有難安而安之者此謂志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發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為人之道也大矣况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論將第七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恃吞敵在將者恃將也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是輕天下將何以為謂小大者各有四焉八者皆無何足以謂之將乎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軀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興師舉衆列營結陣視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擇日度時以决吉凶随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為動有度静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大將者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利作）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谿澗之深淺若視諸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

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人馬無逼塞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振野得水草之饒使人馬無飢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攻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此之謂地將者也又若廉於財節於色疏於酒持身以禮(一作公)奉上以忠憂樂與士卒同獲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留納諫而能容疑而能斷勇而不凌物仁而不喪法匿(一作隱)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者不諱其親有功者不忌其讐老者扶之弱者撫(一作恤)之懼(一作讋)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決之濫者詳之賊者平之驕者抑之懦者勵之勇者使之横者殺之服者原之失者扶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一作暱)之讒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敵淺以待變敵詭以順會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者也又若以天為表以地為裏以人為用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將者也行師之時無失天時無失地利無失其人無有勇怯聞(敵一作鼓)而即行心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繩以刑敵聞之即畏(一作降)當之即破此之謂軀將者也師無多少敵無疆弱三軍順令若臂使指往復萬變出其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者也夫能以威為表以猛為裏以軀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者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當違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逆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遺策矣威將可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威武所宜附也)軀將可附地將(上明地利下知進退所宜附也)猛將可附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精敵禦敵所宜附也)良將可保四方曰雖有敏捷之用然皆不可以獨用焉如是者將之體也

出將第八

王者既審定大臣之可否以將之於是居正殿召之曰今某地不臣願煩將軍應之社稷安危亦在將軍乃使大史氏擇吉日授之斧鉞王入大廟西面而立王操鉞持其首授之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其柄授之以刃曰從是以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既受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共濟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適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不問妻子示其忠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也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已也絜其於人也至

是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同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言則機泄多奸則智惑寬則衆懈暴則離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好賂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遠聲擇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機遠慮所以不失委時順變所以建功恕物篤行所以歸愛晲善斥讒所以來遠先慶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信賞必罰所以正人明令鑑舸以照衆卑色責人所以保終去私循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舉其頭難也止欲如山關欲如雷電機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雪霜疾其殺也○其少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軍令第九

大將既受命總專征之柄犒師於野畢而下令焉不從令者必殺之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應召之一作引不到往復愆期動乖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夜傳刁斗怠而不振更籌乖度聲號不明此謂懈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崛彊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掌器械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劍戟澁鈍旗纛凋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鬼辭揑造鬼神託凭夢寐以流言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姦舌利嘴鬭是搆非搆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為利己奪人首級以為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矚垣竊聽其事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狠一作很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諠譁不馴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詐病以避艱難扶傷舁死因而遂遠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言而少少言而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壘之間既非犒設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乃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遂令吏士挾於外斬之斬後使

傳令告諸吏士曰某人犯某罪適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斷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士卒無冤死與衆有畏心矣故軍法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足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穰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船戰第十

夫水戰之時擂一通鼓吏士皆嚴備再擂一通鼓士伍皆就船整持（一作治）櫓棹戰士各（一作為）持兵器就船各一（一作為）當其所幢幡鼓角各（一作為）隨所載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發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後不得掾越違令斬之

步戰第十一

夫步戰之法擂鼓一通步騎皆裝再通上馬步皆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住（一作往）者結屯住（一作往）幡後聞鼓音整陣斥候者視之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各（一作為）安部陣兵皆舉曰不如令者斬之若欲結陣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臨皆無讙譁明聽鼓音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應令而擅右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督兵者殺之督戰之法將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即斬之一部受敵餘步不進敵者斬臨陣兵器弓弩不可離陣離陣伍長什長不舉發者與同罪無將軍令而妄行陣間者斬臨戰陣騎兵皆在軍兩頭前陣又騎次之游騎在後若步騎與賊對陣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馳騎從兩翼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即還此謂獨進戰之時也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焉

虎鈐經卷第二終

虎鈐經卷第三

兵機統論第十二　軍謀第十三
教戰第十四　先謀第十五
先勝第十六　勝敗第十七
知姦第十八　奪恃第十九
襲虛第二十　任勢第二十一
使間第二十二　分守第二十三

兵機統論第十二

臣聞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為用而應於體也月者大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何也蓋由以虛為變也兵者既為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含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文之風雲星辰有吉凶者天將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懼之者敗苟不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虛其機而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存亡之途者地之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也無生死存亡觀彼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爾然後乃順其事而用之也苟不知地理之險易者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人事疆弱利害有勝敗之勢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疆弱利害有勝敗之勢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事合於時時合於理者無疆弱無利害則敗勢可以為勝勝勢可以為敗也苟不知人事之勝敗者是虛其機以應人者也是故善戰者雜於凶而難可釋雜於吉而勢可壯吉凶交雜而能不惑於用者此可以上不畏天矣雜於險而事利雜於易而事難險易交雜而能常處其變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雜於其作利而敵見其害雜於害而我敗作敗其利利害交雜而不能屈於敵者此可以中不畏人也知此三者而用兵其盡三才之變乎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書其間中明利害者蓋以直指其形貌者爾以臣所謂能審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吉凶其在地也無險易其在人也無利害

軍範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禮次淵其謀次擇其人然後詳天地之利審人心之去就行賞罰之公慎喜怒之理擇進退之地張攻伐之權明成敗之畨度主客之用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捨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可使人捐身而犯難是故先親於人俾人然後親之先勝於敵就敵然後勝之故用兵必以粮儲為本謀略為器輜男為用鋒刃為備祿位為誘斬殺為威疆

弱相接勇怯相間前後相趨左右相赴遠近相取利
鈍相蔽步騎相承長短相用長兵短兵之用也敵欲堅陣我
則突其不意敵欲直衝我則備其所從攻必先攻其
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動簿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
惑疑者可協夫軍之為政也勞在乎役無度怨在乎
賞不均弱在乎逼迫窮在乎絕地離在乎將失道懼
在乎將無勇飢在乎遠輸渴在乎窮井軍之為逸也
樂在乎安靜利在乎賞罰當其死在乎軍檢正成其
功在乎戰陣詳如此者戰陣之術也軍之即於戰陣
也從生擊死從實擊虛從整擊亂從利擊害從逸擊

勞從有餘擊困窮山陵之戰不仰高不速深不衝隘
不遠追水上之戰不逆風不逆流林中之戰不連翼
不相馳草上之戰不涉深乎陸之戰不遠離此戰法
之利也軍之禁也不節語言必泄不峻令行必亂不
行賞士必怠行伍紊亂由於昧暗一作旺在明察以正之
晦夜驚怖在震靜以嚴之是以知陣之嚴整軍之表
也軍吏畏愛將之裏也軍之所親將之所存非智賢
孰能與此乎

教戰第十四

諸教戰陣每五十為隊從營繕緝槍幡教場左右廂
各依隊次解幡立隊伍相去各十步分布使均其駐
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士卒一時即向
大將麾下聽令每隔一隊定一作戰隊即出向前各進
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
絕諸隊一時捺槍拔弓捲幡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
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跪膝籠槍坐目看大將
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動齊唱嗚呼疊聲齊
向前到中閑一作界一時齊唱聲殺齊入賊退敗訖可趁
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
即須聽去行轉上架槍側行回身本處散立第一聲

絕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
絕一時旗隊一看大將處兩旗交即五隊合為一隊
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捲幡舉槍旗隊
鬬戰法並依前一看大將處五旗交即十隊為一隊
即是五百人合為一隊其隊法及捲幡舉槍旗隊鬬
戰法如前聽第一聲角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
如此九三度即教畢諸士卒一時聽大將賞罰進止
第三聲角絕即從頭引隊伍還軍

先謀第十五

用兵之要先謀為本是以欲謀行師先謀安民欲謀

攻敵先謀通糧欲謀疏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欲謀守禦先謀儲蓄欲謀強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取遠先謀不失其邇苟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爲損利而趨害者也是故聖王之兵先務其本本壯則末亦從而茂矣苟能知利害之本謀以禦敵雖有百萬之衆可不勞而克矣

先勝第十六

孫子曰勝兵先勝謂先定必勝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於軍然後可以出陣和於陣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不先務此三和之道我其可戰耶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困於鬬食無餘則怠於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不務三有餘之術師其可動耶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不成必行其賞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歸咎不必務三必行之道人其可用耶是以知善務和者公無私捨小惠務大惠善務有餘者力諸事而不自怠善務必行者與勇斷去猶豫之謂也舉是九者務令預定之於前則萬

變千機然後動乎其中矣率此以禦敵未有不勝者也故曰勝兵先勝者勝在我也其在夫易曰先天不違之義也

勝敗第十七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專專勝有必敗之理戰敗不可專專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密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欲必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審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飢渴所愛陷之劉所愛者謂在急難之中殺所乘駿馬愛妾以餉吏士也衆有飽之用矣吏士恐懼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昵所昵者謂所嬖倖或子弟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爲鬼詐謀網同在軍中若有主守者先命則先殺之也鬼詐者謂詐爲似鳴蕭詞中之類也或假託卜筮百端不一衆有天之用也天謂天所使也如是者以敗爲勝也勝敗之術非勇決神智安能行之耶

知姦第十八

敵使來目數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卑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爲寇

不止者侮我也麾使吮我左右者欲搆我衆謀也使來言語辯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崛彊者欺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細詳之將爲挾之（謂譎）謀者（見之所以撓兵已披誠而見）反其謀（詐爲詐少却示佯其可欺也）驕者反其（參拒其所弊使敵驕人信我爲驕也）侮者凌之（舉兵其無禮）搆者示之（佯不知而）將掩不備復之（反示之以虛事也）（佯詭其詐反據其不備也）欲者誅之（誅無）留使者不可久久則知我微不若殺之是以知（權以惑敵）姦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審

奪恃第十九

敵無恃不可以爲寇欲審者豫審而奪之敵之爲梗或以彊或以隘或以勇或以緩之謂也奪彊以氣奪隘以動奪勇以威奪緩以誘夫敵以力有餘而加於人我則以緩伺其力衰而乘之此奪氣者也敵以嶮地壁守或盈隘而陣我雖士民豐逸不可以彊取守者以利暢其心否則以動則攻之陣者以勢逼其敵否則俟動隨而衝之此奪隘者也闞寨營壘糗糧所搤頸于要路伏兵絕之必力奪其輜重敵可使飢此奪緩者也人逸馬良恃彊輕戰可擄隘設伏示弱以誘此奪勇者也不知四奪不足以語奇也兵術萬途不可專一先能奪其所恃則彼力衰半矣

襲虛第二十

襲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欲敵之要地則不攻而佯攻其隣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復於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出兵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皆襲虛之道也

任勢第二十一

兵之勝敗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必敗率由勢焉耳勢之任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焉一曰對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懼迴其勢而擊人者此之謂乘勢者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懾如雷霆此之謂氣勢者也士卒寡少盛其鼓張其旗爲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者也因敵疲倦懈息襲擊之此之謂隨勢者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隱此之謂地勢者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以建大功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於戰敵此之謂挫勢者也（挫勢者言魯炊）

(敵人挫辱敗亡勢不利也)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者也吏士譊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者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乘勢(王一作五)在我可以指揮進攻矣任(一作五)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固守待之曠日久敵心必緩於始到矣候其攻無所掠掠無所得敵之衆心益以慢矣當於中夜潛令驍勇襲其營壘攻其無備乘其亂出精兵兩道擊之(地勢便則兩道出不便則一道出一作)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敵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僞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擊之必勝矣何謂也許洞曰精勢如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爲務鮮能精謀慮彼見老弱必輕進(樂一作攀)凌之堅陣以候一鼓不勝銳必挫反爲我乘矣敵有以假勢而到旗鼓之盛埃塩之多矣(旗鼓或虛衆埃塩或以曳戰)預料敵國兵如國有十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國有百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十萬(謂其各有他役之地及死亡之所或故兵不能盡到侵伐之地)以此料之百萬之國其衆來者有百萬六十七十八十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四十萬矣餘皆疑兵也十萬之國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必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敵國大小敵衆多寡皆以此類數知之也)是以知旗鼓多者其兵少矣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即詐示以疲倦懈怠使知之敵必隨勢而來預於諸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候之(先令細人密探敵人舉兵之期然後設伏以待亦可)過半則邀擊之敵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觀之持久則衆心怠夫得敵有對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內攻爲用間益其敵心然後擊之也)敵有輕勢者可以突之(掩不備也)此隨敵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彊也多敗者非弱也率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圓任性而能(蹶一作蹙)隄漂石者水之勢也火之剛(烈一作)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勢也薪木既灰而滅影者木之勢也故用兵之道既知水火之旺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使間第二十二

周禮巡國傳諜反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用兵決勝不可不間用間決中不可不密苟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其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賂

敵所愛俾因以所求中之次使使者致王帛子女輿駿馬精佩之飾以求和觧覺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爲間者也其二曰或敵生口以所謀漏（一作泄）之（謀皆虛者非實也）俾得聞焉陰縱使逍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者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爲不知也及事示之敵得僞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爲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選語言辭鈍無智慮者使於敵令

感張皇我使之驚感俾敵知爲間者必以我爲懼以驚詞來間也既行即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而爲間者也其言曰敵有内寵令心腹者以金寶饋其家使潛構敵情此以内嬖爲間者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賂敵親信構讒於内外以事應讒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以讒人爲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鄉人爲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乎微密潛誠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分守第二十三

守備不可以讒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脉往來通暢於四肢則安寧矣或一脉不來一氣不通未有免於病者是以善用兵者雖四屯急難則如首尾相顧而不窮斯爲妙矣

虎鈐經卷第三終

虎鈐經卷第四

十可擊第二十四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五異第二十六　五機第二十七
被圍第二十八　圍師第二十九
防敵第三十　候敵第三十一
追敵第三十二　詭敵第三十三
困敵第三十四　周備第三十五
遠近第三十六

十可擊第二十四

敵人信鬼多祈禱者必懐疑懼不能任人故也一可擊也敵惟務天時擇其方位觀其雲氣不顧地形之險易不詳人心之逆順二可擊也敵止以地利為擇不能整肅號令嚴戒行伍三可擊也結營分陣特多動移者此多疑惑四可擊也軍發言無誠賞事多利已吏士怨怒五可擊也將吏淫怠六可擊也結營之地四要無防四要者四面間道也七可擊也將馭人無禮八可擊也賞罰顛倒九可擊也將士多輕十可擊也苟欲擊之先令細人審搆其實而我乘之然後行擊必中矣我師亦宜以此自為戒焉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懈怠號令不肅衆譟敵人可擊也而我未備知敵地之形勢或汪洿㴍沮或曲道相挾高下相承叢林茂草當衝敵示弱而匿其羸示不齊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示遠而弊在近知是而敵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一不可擊也合戰未久敵師未甚傷殘即棄其鼓旗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擊也我之生口為敵所獲一旦逃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攻於我則勒兵堅陣待之候其氣衰此乘勢之兵氣盛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之地而鼓旗整肅者五不可擊也

五異第二十六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短者謂異諸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邃谷死絕之地敗壘夷壁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內軍固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衒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彼衆

寡力殫粮絶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歃血誓士嚴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禦之衆以我爲輕也當有輕之用由窮地而闢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强攻急師人大震衆以爲危我不以怱遽自亂當有危之用嚴號謹備以天命慰撫吏士外閑其貌内潛速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我愚也當有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爲畏也當有畏之

用退縮則設伏而攻之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卑驕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法也衆以我爲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爲輕者我用其決也衆以我爲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爲愚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爲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五機第二十七

兵有五機一曰地機二曰事機三曰勢機四曰利機五曰神機列營布陣先據要害敵取逆我取順動息是謂地機審探敵事因而爲之以中敵情使敵不知爲我所覺得以欺敵是謂事機鼓十人之氣爲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爲千人之用威名氣焰動如雷電所當者破是謂勢機粮勿儲積士馬習閑凡敵境粮道過利是謂利機敵人料我於前失之於後料我於遠失之於近動静出入敵不能察是謂神機用兵以五機應敵未有不能攻城掠地者也

被圍第二十八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

馬壯甲兵堅利儲畜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俟敵困懈出奇以戰（如光武昆陽水上鼓躁而出如田單即墨火牛之類是也）何謂即戰許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困（一作用）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二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誘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一西皆如之）敵示以閑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陰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其安其内而後反其外可也

圍寇第二十九

逐寇於城隍壘壍逼而圍之者踰數旬不變非克敵之術如圍中士卒精壯兵器堅利芻粮豐溢外有援可俟者宜樹七山濬渠池去圍百里廣途開道築壁備之人數不可多隨地大小用之處其游兵分部往來提舉遇急則救應之圍中寇敵窮匱處以可守復生他計則伏精兵於敵路以待(敵路者謂敵人要路及歸路也)本圍實三面兵士嚴爲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在圍一心死守出圍則心散各求生路)奔則伏兵發戰則志散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圍寇之道不可以堅守爲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

防敵第三十

深入敵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輕動防有伏焉宜詳審四衝之雲氣秣馬勵士坐甲以之結營之地俟夜於營數里四圍各以勁勇之士伏驅弩利楯多列鼓鞞有賊遽發擊鼓爲號賊擊衛兵則中營出輕兵援之賊擊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以俟變而已賊退則隨之勿副之中營亦隨而進焉夫頓兵敵境暇則秣食不常其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遇平川大澤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人等差隨時去中軍不可過遠大將軍處于中軍隨軍芻粟處于中軍資賜資貨處于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右二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忽遽周幃當實畏戒嚴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停淵雖使之奔衝馳突不可妄動何也曰凡深入敵境與常戰不同地形我不細究其逆順叢林我不深曉其厚薄但堅其大陣於陣中數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則進不利則止貪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備而俟之必有驚擾劫奪之困可不慎哉

候敵第三十一

兩師未合先候敵人之情故其遇之偏才皆可見之也其有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智而遲者可逼也機事速疾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可抗也自伐者可間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愎自用者可擊也親愛人者可侮也(侮一作悔)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廉者可汚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可驚也懦而善用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臨陣諠譁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請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放

逐者可擊也吏士怨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能候而擊之無疑焉孫子曰候之而知動靜之理者此之謂也苟不能候敵之情而浪與戰者是謂舉衆與敵也

追敵第三十二

敵戰既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以追之者六何謂也曰彼勝氣可追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躓不成部伍二也奔其鄉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卒無鬭志矣）輜重甲兵散而不收四也主將已死五也又若敵人雖敗倦氣不減一不可也舊溪澗水流忽（作急）絶者盜已過二也（慮其絶水之計耳）敗軍遁走行伍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慮其詐敗欲我逐之然後發其伏兵者也）吏士奔走不堪蹤躓步騎不相參錯四也（慮其亦詐也詐則心安故走不亂也）敵敗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也（絶路可走以是而致死）途窮食盡吏士未甚散六也是以可追者急追不可追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矣候舉兵我則利進而害退也

詭敵第三十三

兵者詭道也卷舒萬變雖天地鬼神不可使測之（不可使測之一作莫能知之）是故詭敵之道其術有二敵使到以權臣私之賄寶貨露誠疑爲結使者之術使其信我不疑然後以憤（一作忿）惑之復以國家事泄（皆以國家虛實似是而非者）既密乃反構敵意料不以我爲疑即以通情於敵君示舉兵期與地以內應之待期（一作奇）則以精兵出不意擣其虛我外通之其術一也（內應號皆虛號也亦爲我嚮兵之害）募勇敢者以爲待一旦佯爲怒笞之見血即潛使竄敵復因其妻子俾知之而爲怨（一作怒）我以客事告（亦虛事也）使傳聞於敵詐言以其時當加兵於某處我潛應其（一日）及期果與言合乃陰出銳兵攻其不意其術二也此皆以奇爲勝者兵之要道不可以不詳於此也

困敵第三十四

敵有謀臣以間疏之敵有積聚細人焚之敵有種植斂而刈之敵有良人驅而（一作以）虜之陰賂敵之寵人使進敵美女以惑其意獻良犬駿馬以蕩其心多方以設之遣其外困而內惑則國事儩矣然後舉兵伐之可不勞而功立矣善用兵者常謀困敵敵困則我逸矣以逸擊困尚何敵之不克哉

周備第三十五

一方之地一界之內一城之間分兵守之要地則盛兵防禦量人數多少分爲步騎中營大將所居外皆環列營陣所備之地不空虛焉敵來襲擊四面皆救

援急則引中營之兵以赴焉表裏互相救也慮敵人擊其一處則立左右營陣以護防矣

遠近第三十六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虛爲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善攻敵者警前掩後聲東擊西出敵所不趨趨敵所不意利而誘之安而動之逸而勞之飽而饑之覘其無備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淵大壑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鑿捄刳木廣爲舟航示以必濟也（如不可卒辦之則令敵備此行我則不然也）中夜陰令精兵銜枚于他處舉筏而渡擊㳂流屯守候彼衆亂大兵從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斷敵之踣大軍陰謀以詭敵敵闌焉如以爲然所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從間道以懸梯行索接絙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即令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鼓噪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簿陣即亟出驍勇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兩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戰後以精兵伏之不拖旗鼓唯以彊弩劍楯戈鋋藏隱于身埋伏山林深邃之處伺前戰大戰令後伏兵先出强弩射之後麾前戰兩向兵徐逼敵佯敗誘追伏動則援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正之謀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一作才）以奇勝此之謂也

虎鈐經卷第四終

虎鈐經卷第五

料地第三十七　生地第三十八
死地第三十九　料山第四十
料水第四十一　料塵第四十二
料敵陣第四十三　料敵營第四十四
料用天氣第四十五　料用地形第四十六
通用古法第四十七

料地第三十七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障其間道絕敵之潛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彼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詳敵無備伏兵絕其歸路則利焉敵有備而出則自蹶焉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者敵引兵而去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簿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乎兩向峭絕曰隘我先居隘地整其營陣待敵絕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言盈陣者實陣絕隘口）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安待危曰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退乃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營壘之遠曰遠地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戰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爲寶此之謂也

生地第三十八

生地者謂左右前後非死絕之地通糧道進退皆利也生地雖曰兵家之利可以用者六焉若夫懸車深入一可用也士馬精壯陣勢習熟二可用也將明令嚴三可用也我強敵弱四可用也大將風著恩信吏士服從五可用也吏士樂戰六可用也其不可以用者有三焉士卒顧家者一不可用也前無利誘士卒退心二不可用也進則害退則利三不可用也茲生地之利害可不審乎

死地第三十九

死地者謂背山負水糧道生路皆絕也死地雖曰兵家之害可以用戰者四焉將之恩感未著吏士未服一也我兵與敵等我力戰則利畏戰則害欲令吏卒死戰者二也爲敵所逼糧絕將竭三也前軍既破後軍尚固四也其不可以用者三焉彼衆我寡一也利害不審矯衆強爲二也將心猶豫三也

料山第四十

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處伏在側也山亞而逃林僭者勿營處四週有伏也山廻於蹊者不可妄行處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處為敵所絕也左右前後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來之蹊蹤洇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者有林近我我利若得之戰則為伏急則為藏守則為薪也苟能知山林之利害者鮮不勝也

料水第四十一

頓軍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黃濁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黑者食之下也水黃黑以礬得投之可以清設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敵者勿食水流而中有黑脉不定毒流者勿食食者死水多黃草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人狗斑之尸者勿食如無水可食當於其側穿井以汲吏士營必以水暫憩必以水若將有所涉也水流而或盈或減者勿涉必有壅囊之機水止而為陂為沮洳限於蹊者勿涉必有澤淖之陷水在敵要地而無甲兵防之者未可即涉先令輕兵搜驗山谷崎岸慮有伏焉欲奪敵之力者先奪其水得之上流者莫大焉

料塵第四十二

敵之始來塵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也穗起而驚亂者塵車來也塵高濃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卑而廣奮奮而起者步兵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不肅也兵多而塵清者部伍按行將之令整也塵埃左右前後起者使人無常法也軍動而塵埃條條而起者不散漫軍止而塵亦止者此皆大將威德行部伍整肅故也列營結陣之時有塵起飛者隨所起處防之必有賊兵潛到臨賊以塵為候亦料敵取勝之術者也

料敵陣第四十三

敵陣稍長心薄者我軍當自堅其稍先以勁兵力衝敵陣之心力困則益兵進之俟敵陣稍動而來救於心則退衝心之兵復堅我陣俟敵陣稍動則麾我兩稍之兵乘之若敵陣心實而稍圓不可輕擊俟變而後動焉若敵陣於死地部伍齊肅如一者此將賢而兵精也不可輕擊焉陣於死地部伍不肅多動多譁旗幟撩亂此皆將軍愚昧不能擇地利使士伍心動故也可迫而擊之必勝也若陣於生地人馬利於出入行列嚴整旌旗如畫金鼓應節人無喧嚣此將有謀而善於得地利者也不可輕擊敵陣於生地令不嚴肅行列不整進退不節此蓋將內不能曉軍政外

不能擇地利故也吏士之心必不固可放兵擊之必勝也若敵陣左右山峡而不能盈者可擊也列陣而不能順其地勢者可擊也是知善戰者莫不能此而能料其勝負也

料敵營第四十四

敵營粮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營得高喋之地而不顧泉水之利者可俟之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敵營得泉水之利而地勢下濕者可逼之敵營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之敵營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營圍窄而兵寬者不可輕之敵營四周守備不均者隨其虚處以攻之敵營前後左右有出入之便者水草之利者不可輕之此皆料陣法也

料用天氣第四十五

望氣者以氣勝敗告於大將觀敵之氣衰則進攻氣旺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者彼之氣旺他人皆懼怯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何也在乎以智通於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旺以日時為用靜為主動為客敵之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杵如枝或曰亦為木我則俟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上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烟之狀暈暈而起者木日木時不可也為木能生火也曰為火亦俟水時自北擊之可克矣敵上勝氣如白粉者白為金水日金時皆不可也苟金日火時利自南方攻之可克矣敵上勝氣黃如土臺者土日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不可也金日金時土日土時皆不可也土日木時利自東擊之黃者土也臺者亦土也不言雲氣如水狀而及色黑者緑黑氣多為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之頓軍稅駕逼近於凶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觀我軍上雲氣及敵上雲氣形與色以五行相生相克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師進戰我軍上氣能克敵亦利出師進戰不然則勒兵撫士戒嚴警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下專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兵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内地土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尚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絶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絶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

我可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鬭則兵弱持久則粮食乏絶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粮食乏絶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則曰死戰也許洞曰此八者古人用戰地之法若地恊於用則用之不恊於用則反之反之之謂何也曰若敵衆深入吾境營壁不完芻粮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為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必賞令立告諸吏士將軍之際後顧斬之臨敵而目不定自數移者斬之有憂色者斬之鑁褰者斬之相視而動目者斬之遺亡刀器械者斬之金鼓不應節者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入敵地尚淺險則擬而挑衷則守而應處士卒心不固當擇左右前後背險絶而衷生踞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有自戰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控隘我勢我當屯師為大營廣陣務攻其懈其機狀如不密俾敵見之則泄謀矣欲敵人備在前陰出精銳敢死者循間道或抗其粮運或擣絶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嵓崖峭壁之地則為懸梯竹索以陟登之或有深淵澗則為

罌缶渡之覺敵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為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踞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戰佯北佚逐兵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佯北之師以應有交地之用矣頓泊之地逕達四面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衝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時安之否則衷之資食所獲必副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絶敵所恃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有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强弱觀其雲勢察地勢逆順審人心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慎失於未失者善有死地之危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逆先知必無圍地之患矣山高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谿逕斷絶無以生遁此乃智士用謀之利上也當空燧馬燧牛如田單陽班之類是也或候夜昏詐為號且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辨認之類是也如止以死戰為期奇敵兵盈壯我後不到則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斃當自隕隋能竭智用謀萬變不極

則無死地之憂矣孫子曰戰貴地利然則地利者不可一用也但臨時觀其用何如爾兵貴以變設不能以變用兵雖得地利無益也

逆用古灋第四十七

學兵用武率以古灋爲勢爲輿膠柱鼓瑟無異爾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逆順夫興師之際當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爲已任我則順古法待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强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之諠譁緘嘿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喧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矣許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人能料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進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懸瓶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淳淳翕翕徐與人言者其衆也數頻者失其群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觀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令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要衝使其勞倦傷殘者如飢渴失群之狀或數摇動其旗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喧譁應敵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灋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跋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移行未息中可設伏也山坂半隱半出長林土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峭坂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則前後可設伏也旗數亂動陣數動移前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防有伏也古灋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不如此未必伏與來也欲爲疑兵也我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起之類也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此爲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爲反古之灋也多中爲期用之於人也是以兵法如車之載其物則車之轉者由輪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

南北者由人也故兵瀍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虎鈐經卷第五終

虎鈐經卷第六

水戰第四十八　水利第四十九
水攻第五十　過水第五十一
尋水脉第五十二　火利第五十三
火攻第五十四　守城第五十五
築城第五十六　城壕第五十七
防城第五十八　反浸第五十九
弩臺第六十　烽火臺第六十一
望接第六十二　馬鋪第六十三
遊奕第六十四　守城具第六十五
攻城具第六十六　地聽第六十七
夾道第六十八

水戰第四十八

凡水戰之具船闊狹長短大小載人多少以米爲則一人重米一石則人數積而可知也掉篙櫓帆席組繩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船上安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窻矛穴磤車置壘木鉄汁狀如守城王濬伐呉作大船長二百四十歩建飛簷閣道可以奔馬馳車忽遇天風則人力不能制甚不便戰鬪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張形勢蒙衝以犀蒙覆船皆

兩相開製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退戰船也鬬艦船舷上設墻可蔽半身墻下開製孔舷內五尺建柵爲女墻重列戰格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金鼓戰船也走舸舷上重列女墻棹夫多戰卒選驍勇精銳者奔走往反如飛鷗乘人不及旗幟金鼓列之於上戰船也遊艇小艇船無女墻船上置木床左右隨艇大小長短四尺一床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飛虞候居止之非戰船也海鶻頭低尾高前小後大如鶻之狀左右置浮板如鶻翅翼雖風波漲大無傾倒也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建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水利第四十九

兵麈曰以水佐攻者強善用水者其道有四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賊四曰絕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絕中流而柵我得上游因風之利可以鼓棹縱火順流衝之柵絕而過風轉則止又若敵在下士馬逆流我得上游可以攻之此二者所謂因者也逆水之用也則爲崇隄以障其下注溢于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賊水之用也敵所以賴水也當潛以水攻審地理陰爲畎澮瀆之他處竭敵所賴所謂賊也者絕水之用也或以新木土石實舟沈之于上別爲長渠泄之或爲沙囊於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則以決囊所謂絕者也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必用反爲所害順則善矣

水攻第五十

先量水之高下水平水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橫闊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二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

一分槽爲轉開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到數十里因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隨所向遠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來尺寸相乘則山川水源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矣

過水第五十一

罌筏一凡縛罌甕爲筏甕間闊五寸深受三石米力勝一底以勾繩連之編槍於上形長而方前置板頭後置板梢左右棹之槍筏槍十根爲一束力勝一人四千六百一十六根六分爲一筏去鐵刃束爲魚鱗次横括而縛之可度四百一十六人爲三筏計用一萬二千五十根渡人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濟矣挾絙以善水者繫小繩於要處先浮大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橛及繫於樹急定絙使人挾絙浮渡大軍可分爲十道渡之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兩浮而渡

尋水脉第五十二

無水之地擇地有黄羊糞者必有水砂滷其潤者下有水細草蒙茸與無水處不同者亦如之

火利第五十三

浮有天之用先知其日日者謂春丙丁夏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大風雨故也次順其風我得上風則放火燒下風一作起焉攻城苑寨風助順利爲飛火飛火者謂火砲火箭之類也相守不動利於姦火姦火者因兵入焚其積聚甲兵也兩陣相合御風之便揚作時塵鼓烟利爲燧牛以俟之若敵於上風放火我亦縱火爲解火法敵燒門恐火恐火或我使積新以在外火亦此類也凡入敵境郡邑窮匱城隍頹廢山川非設險之地而非敵所恃者則存之苟援敵所恃之邑皆火之以絶其望焉敵境之林木筏草皆火之故火爲兵之大利也

火攻第五十四

月對作在東壁南箕翼軫之夕則設火候風以焚之四時亦其火利偏攻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薪及束熅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動勿攻火獸以艾熅置瓢中開四孔繫野猪獐鹿項下針其尾端望敵營而縱之奔走入草内則火起火獸以胡桃空中實艾開兩口復合之繫野鷄項下針其尾

而縱之飛宿於草上則火發

守城法第五十五

城不守者大而人少少而人衆粮寬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踈地下溉灌可設人戶疲悴修緝未就凡此類者速從之營壘高厚城堅溝深粮食衆多地利險阻所謂無守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築城第五十六

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准料

工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一作利積數一作利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舊築土二丈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百步之城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六（一作九）十步計工八萬四千六百人率一則十里可知也其出土賢貲並計之於工內矣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竈千所卻敵上建候樓以跳板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以備驚急

城壕第五十七

鑿壕之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二丈加底闊一丈積數大半得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丈得數一十五丈每工日出三丈計工五人一步五尺計工二十五人十步計工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工二千五百人三百六十步計工九千人率一里則百里可知也

防城第五十八

城上一步（一作里）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才授任而統領精銳驍勇或十隊或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一作為）領隊巡城曉諭激勸赴救城上六四隊別立四表以為攻城之候焉若敵欲攻之處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墻舉四表夜則舉火如表法城上四隊之間各（一作為）置八旗若須木標枋板舉蒼旗須灰炭銅鐵舉赤旗須礌木樵葦舉黃旗須砂石塼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之物舉黑旗須毛氊麻績繰鐵鍬鑊斧鑿舉雙兔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矢弓刀劍舉鷙鳥旗當生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以婦女除營食外皆令應役於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字者點檢常旗物與八部也

反浸第五十九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墻壅諸門及陷處更於城內促圍周匝視水高下狹闊築墻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於墻外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守不得容雜色人如有洩水之處則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引洩瀨城中速造（一作結）船一二十隻募解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鑊每三十人自暗門穴掛枚而出聽營敵覺即急於城上鼓噪決其堤堰所以精銳急出助之

弩臺第六十

高下與城等去地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墻內通暗道安屈膝梯人上便卷收之中設氊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粮水火

烽火臺第六十一

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之築羊馬城高低便常以三十五爲堆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徑有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爲之上覆下棧屋上置突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誌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垂屋四壁開覩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二口鼓一面弩兩張礮石壘木停水甕乾粮麻熅火鑽火箭蒿艾狼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鳴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柴籠如每晨及夜半平安舉四火不來即烽子爲人所捉一烽五人爲烽子遞和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爲烽師知文書符牒轉遞

望樓第六十二

牙帳前立百尺竿上置板屋四面開門狀如斗令人上望賊賊有所攻隨其方面以小白旗招之 救賊往來聚散遠近皆當而視之以告于下

馬鋪第六十三

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疋與遊奕計會有事警急煙塵入境即報探設土河於山谷口當賊路橫斷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

遊奕第六十四

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之常與土河烽鋪計會交牌日夕選（一作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體用勿使遊奕人知其副使子孫並用久在軍中行人（一作善）騎射者充之

守城具第六十五

雜物守城之時其什物五穀粮糒魚鹽布帛醫藥工巧戎具鍛冶秸稿茆荻蘆葦灰炭柴薪松樺蒿艾脂膈麻皮氈毯荊棘芘蘺釜鑊盆甕壘木檑鑿刀鋸長斧長刀（一作弓）長錐長梯短梯大鉤連鎖但人所用之物一一預備仍令修緝不得損壞雜備上入隊之間安轉關小礮（一作礮）二機關大礮一雲梯撞礮等問先從城身用木跳出爲重女墻高於土女墻五寸以上以板覆之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墻樓右下

之處出跳空中懸生牛皮或氊毯等袋以乘其石城
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先一作但）失火者斬火發之
處多恐姦人放火但令近便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
婦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親領信人左右
撲火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
街巷違者斬之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手砲打手砲
既衆所中傷必多來者被傷則力不齊矣懸門懸板
為門也鐵戟之如棧板用之懸鍾板繞城於敵柵上
上皆懸板受敵之時則板起發矢突門於城中對敵
營自鑿內為暗道多少臨時人五六寸力穿或於中

夜於敵初來營則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不意
塗扇以泥涅城門可厚三尺備火鑿門為所敵逼門
先自鑿門扇十數孔出弩射之長矛刺之為敵所逼
敵且不得近門塗棧以泥塗門上木棧可厚五寸備
火花萬戰格於女墻上跳出椽去墻三尺橫者檢椽
安轄以荊柳編之長二丈闊五尺懸椽端以遮矢石
布幔以複布為幔用弱竿懸挂於女墻外去墻七八
尺炮石之勢則矢石不復近墻契連梃如打禾連枷
狀打女墻外城上人枝竿如槍刃為兩岐用叉飛梯
及人鉤竿如槍刃偏有曲可以鉤人長柄鉤城上以

木為棚客兵一隊作長柄鐵鉤隨安便以為之備若
敵攀女墻踊身得其身出衆鉤齊拾掣入城中百刃
錐斧助之若敵以木驢攻城我用鐵蒺藜而入之其
法以熟鐵為之闊徑一尺四條縱橫如蒺藜形以生
鐵汁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鼻索鎖直不敦訖以
轒轀捌上若木驢有牛皮并泥敦着即急速放火洹
灌油燒之鐵菱狀似小鐵蒺藜要路撒之串鏁敵若
推撞車攻城我以麁鈇鏁并屋乘子為之用索相連
遇撞頭適我到速以鏁串撞頭於其次便處將士牽
索則撞車番倒弓弩齊射自然敗走眯敵石灰糠粃

回風（一作暴）於城上以眯敵人目因以金汁洒之轉關橋
梁拾（一作為）橋梁端着橫括拔去括（一作橫）橋轉關人馬不得
渡皆傾水中轉關墻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蠡
帽傾視不便衣甲重厚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
則師逼迫人衆煩鬧我作轉關女墻騰出城外轒轀
墜鐵索索頭安鷄腳當聚鬧處擲下撥大木弩以黃
樂柘為弓長一丈二尺中經七寸兩精三寸絞車張
之大矢一發聲如雷吼積木備礧木徑一天小頭六
七寸長五尺候敵人上城則擲下礨之積石備砲（一作礮）
石大小隨身下捉敵人地探於城內隅穿井各深二

丈令覆載新瓮於井上坐城外賊到而聽內有孔城池道并聞瓮中辨遠近矣天井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瓮薄皮輓口如鼓令聰耳者於井中枕瓮而聽則去城五百步悉知之既審其處我則隨地鑿穴近之以相於一乾艾一石燒令烟出乃用板於穴下封之而令烟洩更以鞴鼓之則敵人焦灼矣警火每城四面夜間設有警火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上囊敗火滅救火用水筩敵若縱火焚樓櫓以瓮竹長一丈鑚去節以生薄皮為仍令貯水二三石將筩內於袋內急縛如則桶令將士三五人撮水口急

盛之救火每門常則兩具無竹即以木合桶漆之而用并水盛筩二十(一作百)具助之門內常以瓮貯火漆用燕尾炬縛葦草為炬分為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如火縱城墜下使騎木驢而燒之松明炬以松木為之燒令明直墜下隨城照之恐敵人乘暗上城脂油燭炬燃脂秉燭於城四隅要路門下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行鑪鎔鐵汁鐵舁行於城上以洒敵遊大鐵箱盛火加脂膩鏁鏈下燒穴中孔人毒井守城之時城外有井光沉之以毒藥陷馬坑孔長五尺闊一丈深三尺坑中埋鹿搶竹鏃沉(一作坑)十字相連狀如

鉤鏁覆以蒭草亦禾加土種草令生苗蒙覆其上軍城壘壁要路皆設之拒馬搶以木徑二尺長短隨時十字鑿孔縱橫安括長一丈銳其刃端可用塞城門要路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隘多石少土不任板築則建立木為柵方圓高下隨時深埋木根彌縫其踈闊內重在為閤道外重柱長出女墻皆泥七八寸又立閤道內柱上布板為棧立闌干行於柵上懸門擁墻湊塹拒馬一如守城灋

攻城具第六十六

轒輼車四輪車以上繩為脊犀皮蒙之不可藏十人

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屈金木水火石所(一作斷)不能敗飛雲梯一大木為床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括梯節以長一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相括飛於雲間以窺城中其上城首冠雙轆轤梳城而上礮車以大木為床床上安獨輪床下建雙陛陛間橫括中立獨竿竿首樺木臥高下長短大小以攻城為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立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輪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着地而用之其施之四腳亦隨事而用車弩為軸轉車上上定十四石弩弓以鐵鉤繩連車行軸轉引弩

弓持箭弦掛牙上弩弓銜中衡火箭一鏃升長七寸
廣五寸幹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為羽左右各三箭
次小於中箭其牙以發諸箭高起及七百步所中城
壘闕無傳不崩潰樓櫓亦便顛墜尖頭木驢以木為脊
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方脚下闊而上尖頭高七
尺內可容六人用濕生牛皮蒙之蔽其下移至城下
木石鐵火皆不能敗用攻其城土山於城外起土為
山乘城而上地道鑿地為道行於城下因以攻城柱
往建柱積薪於柱間而焚之柱折而城崩板屋以入
輪車上樹高竿竿下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

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
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望為之梁車言如鳥巢
也木幔以板為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帳逼城其
間使趫卒蔽之蟻附而上矢石亦不能敗及大箭以
小瓢盛油灌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以
箭鏃內幹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
櫓盡焚雀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於薄
暮群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蜀鐵
鑁鉚蜀鑁短柄着鋼鐵塹以鉚其城將軍礮置四柱
長短為之其下四面着橫括半之則前及左右着括

後其下着北頭上左右亦着轉輪致竿其竿隨其架
所宜為之其絙索之類隨其礮大小增減竿稍懸其
絙置窠巢窠中盛礮其架編全竹為以衣禦敵矢石狗
蹲礮前置兩長柱中着橫竿如前礮狀與衣亦然旋
風礮左右着二方本亦如之鑿一孔通貫下柱左右
前後皆可運轉埋之於地其頂轉輪着竿如前狀此
礮不用衣

地聽第六十七

令少睡者枕空胡𥁞臥有人行四十里外東西南北
皆知之

失道第六十八

夜失道以北斗建為正以四時定之然後知四方之
蹤矣如本蹤則放老馬以從之

虎鈐經卷第六終

虎鈐經卷第七

旗幟第六十九　大將旗鼓第七十
陣將旗鼓第七十一　金鼓第七十二
纛角第七十三　鼓角第七十四
漏法第七十五　傳箭第七十六
測影第七十七

旗幟第六十九

旗幟者軍中之標表也以門旗為首竿上置金銅珠大纛深紅八幅樹大將牙帳前勢坐其下五方旗各按方面將有事旗戰陣大將齋戒潔心淨服候天清星皎中星立壇率諸將校宣祝文隨方面祭之大將之行先以五色旗導引之衝向方位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紅旗戊己日黃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五方旗所向在後或前後林藪嶮隘下斧钁斫伐開道舉青旗前有山峽高峰深溪無避賊寇處後風火相逼即抽兵要逐風燒草以避賊舉紅旗前遇敵列陣即排列輜重引兵結陣擇高勝地守隘以拒賊舉白旗前值山川地濕卑濕溪澗不平舉皂旗前平原大澤無他患害舉黃旗五色牙帳旗隨天地一作氣四時雲色舉之見青雲舉青旗他皆同此厭土以青旗厭火以皂旗厭金以紅旗厭水以黃旗厭木以白旗厭旌旗之上文以熊虎者象其猛也文以鶡鷄者象其鬬也文以日月星辰者法天文也文以鬼神雲氣者如其變也坐罪人於白旗之下殺之於黑纛之下也初得敵人刳其心以祭旗釁其血以釁鼓為我之號者隨我所主焉故春秋傳曰畫旆旌旗以威其目夜施火鼓以威其心是故旗幟之用大軍之本也

大將旗鼓第七十

纛六口槍二根以豹尾為楂居門旗後前五方旗隨所六纛在營亦在纛後嚴敬鼓一十二面居大將帳前左右列六纛下用一十二具旗鼓前列代金旗隊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與隊同每一旗五旛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與諸隊不同各因為認出居隊後恐卒伍交錯

陣將旗鼓第七十一

門旗不得用紅色燋亂大將鼓一百二十五面恐疑驚敵人用之甲五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縛一作傳筏牛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伐牌一伐分支弩二分弦付三兵一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十五百條弦二十五萬隻箭弓

十分（拔付）三矢二十六萬隻一萬三千五百根弓二萬七千五百條弦三千七萬五千射甲箭弓袋胡祿并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三千五百口搭二分三千五百條馬軍及陌刀並付以鉏鉞斧（一作爲）四支

金鼓第七十二

周禮六鼓樂人掌教六鼓以節樂和軍旅一曰銅鼓二曰鐃鼓一在軍中金之制有四司馬法曰卒長執鐃兩司馬長執鐸進軍鳴鐸退軍鳴鐃大戰之時擊鼓以進擊金以退（一作止）三曰錞周禮曰一金錞和鼓四曰鐲以節鄭玄曰鐲鉦也軍行鳴之以節鼓也五曰鐸周禮曰以金鐸通鼓鐸鈴也刀斗按黃帝火傳曰與蚩尤戰擊之以警夜也六曰鉦樂志曰鉦形如半鍾旁有小柄樂師持之以和樂節制鉦者進退用之有征之義也

蠡角第七十三

黃帝戰蚩尤吹角長六尺聲甚鳴後有涿鹿之敗帝問曰所吹何物蚩尤曰角也吹之則風霧俱集後以六尺曰角五尺曰蠡近世列陣金鼓之外餘無他聲號或陣形長爲山谷所掩映處不能照宜於陣兩稍爲蠡角（旗牌大小將之）值敵攻稍則吹之爲號中軍吹而應焉

鼓角第七十四

鼓角者大將之威德十萬兵已上大角二十四具大鼓六十四面五萬兵已上大角一十六具大鼓四十二面三萬兵已上大角八具大鼓二十四面一萬兵已上大角六具大鼓一十四面或深入敵境欲敵人畏謂我師旅大盛但多著之不用此法也動鼓角之時日没前二刻先吹小角次吹大角一會十六聲三會計四十八聲爲一曲畢暮擊鼓三會間第一會五十六聲六疊一間三間畢吹大角一十六聲引第二會鼓五十六聲六疊一間三間畢發鉦一百五十聲畢軍門擊鎖諸將各按部静吏士無敢諠譁傳刁斗報更漏謹巡警曉起角在四更二點吹小角畢（一作吹）四更三點過吹大角引第一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間三間畢叫（一作叫）四更四點過吹大角引第二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間三間畢吹（一作叫）四更五點過吹大角引第三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間三間畢叫五更一點過吹泊五更四點轉鼓至天曉一十八轉叫五更五點過擊鉦一百五十聲絶擊鼓三百聲絶軍門鎖

開大將軍嚴裝坐牙帳之上引諸將以次朝

漏法第七十五

木匱一枚八角高二尺四寸闊二尺三寸雜色裝畫金銅鐶紐及盖水匱三片共闊二尺四寸厚一寸五分布黑漆時水生銅鑊一口闊一尺九寸深一尺五寸重七十斤金銅引水龍一條長二尺六寸前脚踏䖙雲朶一枚重二十斤龍腹中熟銅飲水渴烏一條内空長四尺八寸圍一寸五一力士柱二枚各長六尺圍一尺二寸五分并脚下巻荷坐水雕獅子四箇裝䌌畫力士柱頭鍍金寶珠二枚及鐵澁一枚（作枚）闊

二寸五分長三尺六寸金銅釘鉸水秤一梁身長五尺六寸徑一寸五分金銅鐶連鑠長一尺四寸金銅象鎚一枚連鑠九寸共重七斤半（一作平）準竿一條長六尺竿身八楞圍八寸五分向本上雕一隻脚踏蓮花坐向下巻雲座金銅鐶紐及曲尺金銅工正一枚長一尺五寸熟銅鍍金壺一枚面闊一尺一寸深七尺金銅連鑠三條各長二尺二寸及連金銅小盖一枚闊三寸五分共重一十四斤四兩銅箭一枚重十八銖大鼓一面闊一尺一寸深七寸蟠龍遶䏶彩畫鉦一面厚四分銅水斗一枚平準竿一條皆以紵漏刻

也

傳箭第七十六

每時有八刻二十分一刻六十分一日十二時合一百刻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晝四十刻（日出辰時一刻）夜六十刻（日入申時八刻）每更一十二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三日改第二箭晝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二分小寒初日改第三箭晝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十一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一十八（一作九）分後九日改四箭晝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

刻一十六分大寒後三日改第五箭晝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立春前三日改第六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十日改第七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九分雨水初日改第八箭晝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後第九日改第九箭晝四十

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四分驚蟄後三日改第十箭晝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十刻十分每點二刻二分春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晝五十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十刻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二箭晝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三刻半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五十七分清明初日改第十三箭晝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五十五分後九日改第十四箭晝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穀雨後三日改第十五箭晝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立夏前三日改第十六箭晝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十八分後六日改十七箭晝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每刻八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四十五分小滿初日改第十八箭晝五十七刻日出寅時半刻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時半刻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二分後九日改第十九箭晝五十八刻

日出寅時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入戌時一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芒種後三日改第二十箭晝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三十分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晝六十刻日出寅時七刻夜四十刻日入戌時二刻每更八刻每點一刻三十六分後六日改第二箭晝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三十八分小暑初日改第三箭晝五十八刻日出寅時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入戌時一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後九日改第四箭晝五十七刻日出卯時半刻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時半刻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三分大暑後三日改第五箭晝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八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四十五分立秋前三日改第六箭晝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十八分後六日改第七箭晝五十四刻日出酉時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處暑初日改第八箭晝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後三日改第九箭晝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

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五十五分白露後三日改第十箭晝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五十七分秋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晝五十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十刻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二箭晝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十刻十二分每點二刻二分寒露初日改第十三箭晝四十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四分後九日改第十四箭晝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十刻三

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霜降後三日改第十五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九分立冬前三日改第十六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日改第十七箭晝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小雪初日改第十八箭晝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後九日改第十九箭晝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十一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一十八分大雪三日改第二十箭晝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一分

測影第七十七

先定南北使正樹八尺表竿爲勾卧一丈四尺腹中厯氣日中視之影之尺寸若與厯合則吉不合則凶

冬至十一月中律中黄鍾管長九寸徑三分影長一丈三尺小寒十二月節影長一丈二尺四寸三分大寒十二月中氣律中大吕管長八寸三分影長一丈

一尺二寸立春正月節影長九尺八寸雨水正月中氣律中太蔟管八寸影長八尺一寸七分驚蟄二月節影長六尺六寸七分春分二月中氣律中夾鍾管長七寸四分影長五尺三寸七分清明三月節影長四尺二寸五分穀雨三月中氣律中姑洗管長七寸一分影長三尺二寸六分立夏四月節影長二尺五寸三分小滿四月中氣律中仲吕管長六寸五分影長一尺九寸九分芒種五月節影長一尺六寸九分夏至五月中氣律中蕤賓管長六寸二分影長一尺五寸小暑六月節影長一尺六寸九分大暑六月中

氣律中林鍾管長五寸九分影長一尺九寸二分(一作九)立秋七月節影長二尺五寸三分處暑七月中氣律中夷則管長五寸六分影長五尺二寸七分白露八月節影長五尺七寸秋分八月中氣律中南呂管長五寸三分影長六尺二寸三分寒露九月節影長六尺八(一作)六寸七分霜降九月中氣律中無射管長四寸九分影長八尺一寸七分立冬十月節影長八尺九寸小雪十月中氣律中應鍾管長四寸七分影長一丈二尺二寸大雪十一月節影長一丈二尺四寸三分夫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為十二次華夷共同亦至十二國王侯之所度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月節遲疾平行九道故二十八(日初)三百六十度余日逐日度人朔一歲十二月行十三周天與日同夏至日在井去極近冬至日在斗去極遠日陽用事則進北而影短月陽用事則退南而影長測晷極遠近以影而知以定南北也

虎鈐經卷第七終

虎鈐經卷第八

結營統論第七十八　六甲第七十九
地勢第八十　山勢第八十一
四獸第八十二　挃奇營第八十三
偃月營第八十四　教弩第八十五
教弓第八十六　教旗第八十七
校獵第八十八　軍樂第八十九
軍賜第九十　大將軍負第九十一
陣將軍負第九十二　隊將軍負第九十三
征馬第九十四　牧放第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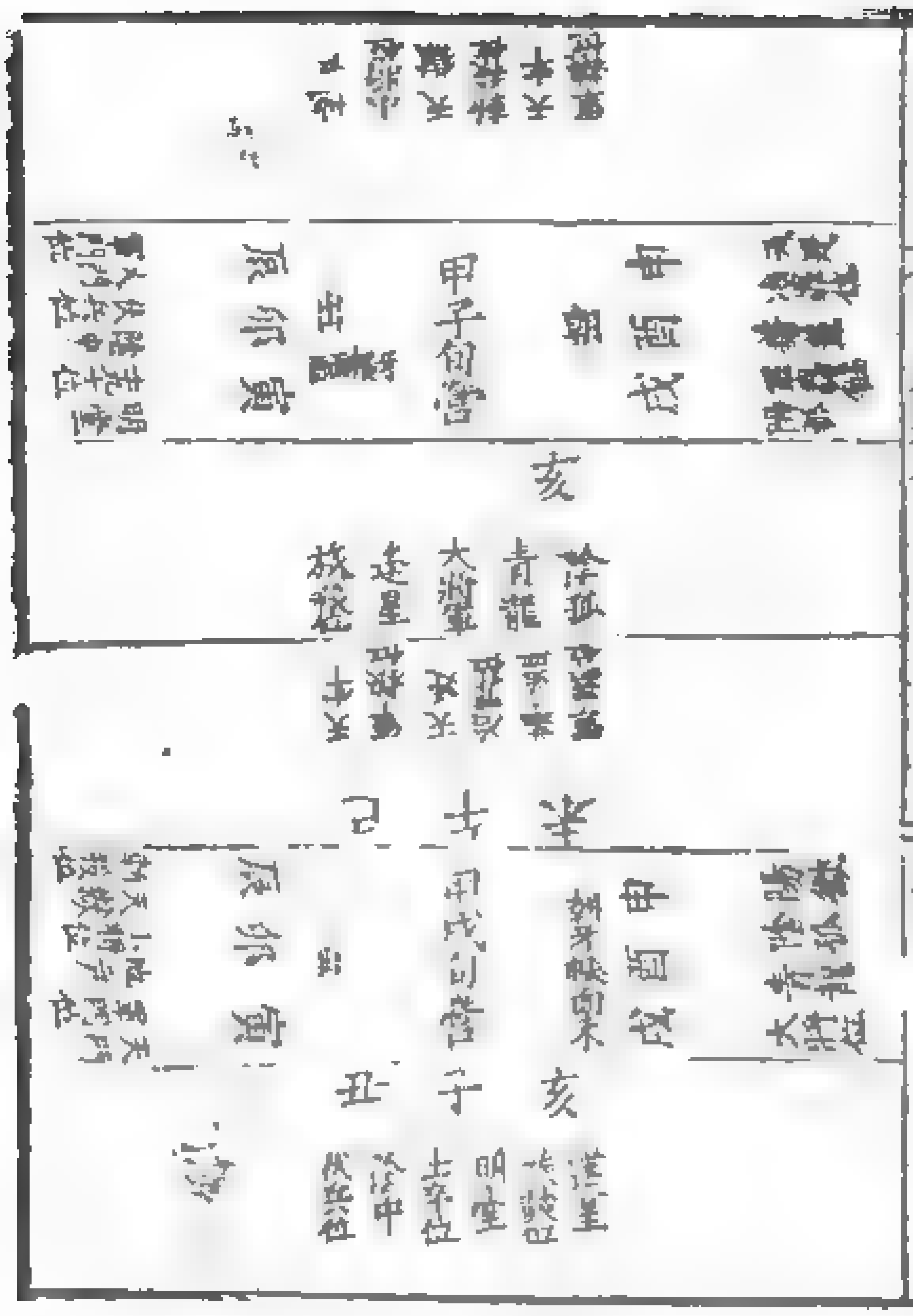
結營統論第七十八

立營之法按八宮陰陽數置(一作至)之營居陽卦之上以九為法(九十步九百步九里九十里量人數加之)陰卦之上以六為法(如天地之法)營門向陽以受生氣不飲死水不處死地(天地墓閤也)不居地柱(地柱者四下中之高也)居地獄(地獄者四高中之下也)不居天竈(天竈者谷口也)不居龍首(龍首者山之端也)大將軍居九天之上頓泊王帳(九天青龍也王帳者遷前之三辰也假令正月當居巳地是也)巳下類此推之如隨六甲所居則將軍居青龍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居太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殺居天獄軍糧居天牢治罪居天庭軍器居華蓋此

所謂立營居天道也

六甲第七十九

甲為青龍大將住出呼門户觧領行門神名號徐儀直戶神孫齊甲子神乙下蓬星古角過丙下明堂士卒亨丁下大陰伏兵利戊下天門師入行巳下神户小將位齊衆軒斷天獄庚治罪判斷天庭卒囚繋粮儲天牢壬癸下天倉安庫藏又為華盖蔽避兵



地勢第八十

凡立營之地非生氣不王非山囬營壘之法欲北擬連山南憑高崗左右襟帶地水東流故自乾山伏下旁通子丑寅卯之地入于巽宮未申酉戌地欲高前欲有迎生平穩地勢欲支條脉散氣候欲鬱茂林叢聳四維阜隴欲如雞籠映起巽上欲水順流地欲順東南凡造壘之時先戊後己上起扳築若或其地草木不生則去之鳥獸不集則去之古城古社則去之窟竈古墓則去之燋石砂礫則去之河水逆流則去之此六者營壘之大忌也

山勢第八十一

山如蟠龍旺崇數重宛轉斜曲首尾相從山如鳳凰趐翼開張群隊十萬帶挾隴崗前御印綬後有回翔山如飛龍交翼遠道或鶩或躍乍横乍從臺嶺池閣舞鶴連鴻山如或毋狗頭拳尾就腹内乳見項上連首山如生蛇或曲或斜後崗前合隱馬藏車山如麒麟乍立乍蹲群從數萬朝者數人山如卧牛屈膝拳頭三光照覆兩水分流屬帶林隴依附土丘山如伏龜四方無缺清泉東流亢陽下欲三門起高一戶雙闕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羨阜葺葺前如雀雖後如雞籠剛柔順俯八卦皆通山如舞鶴趐翼仰開栖脊賍律首尾盤礴如此者皆可以居之也

四獸第八十二

南有汙池為朱雀北有堆阜為玄武東有叢林為青龍西有為大道為白虎四獸既具八卦既列乃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立表法在前）若夫朱雀無頂不可居也玄武折足不可居也白虎無御刀不可居也青龍悲哭不可居也强居之者軍覆將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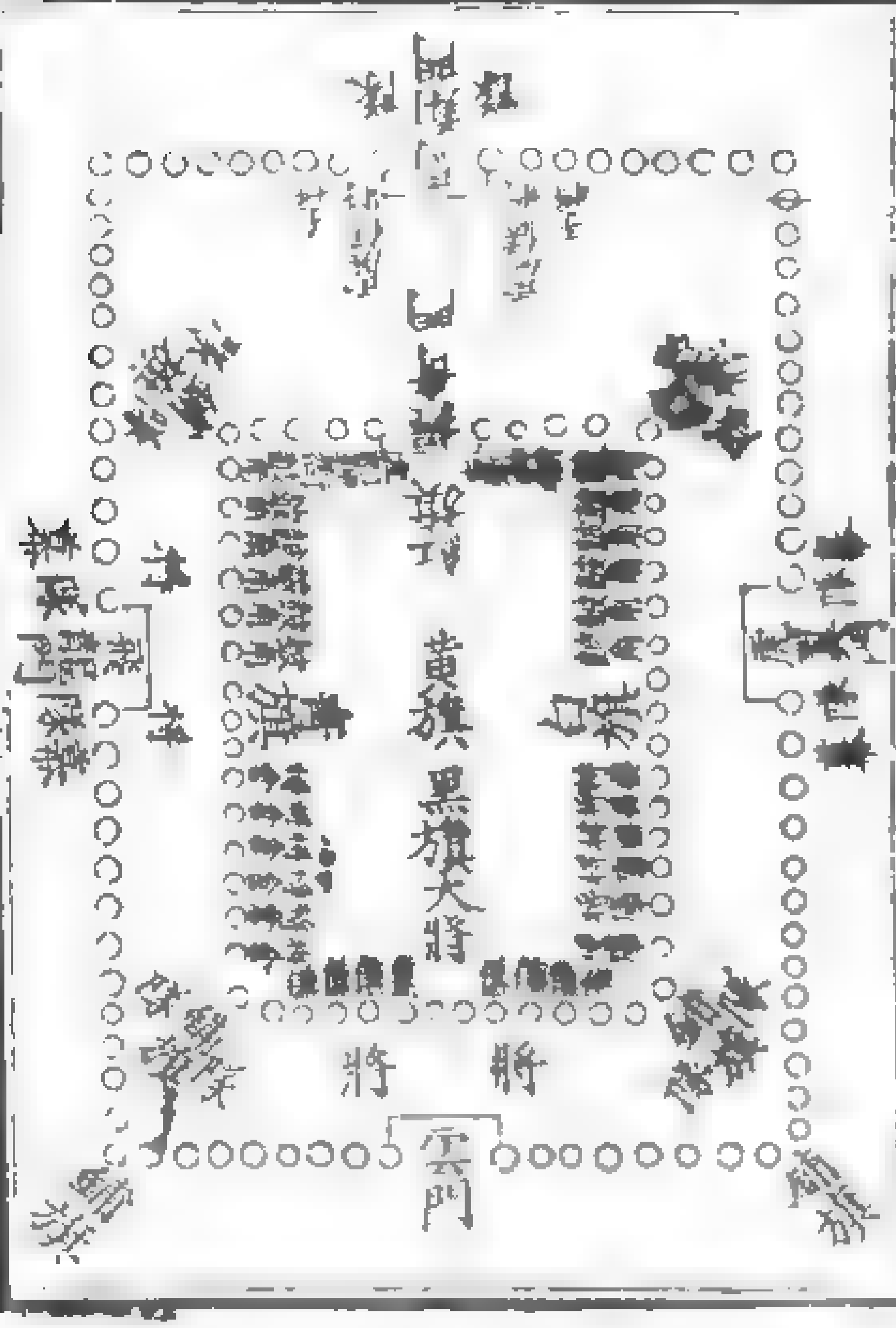
握奇營第八十三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為火一千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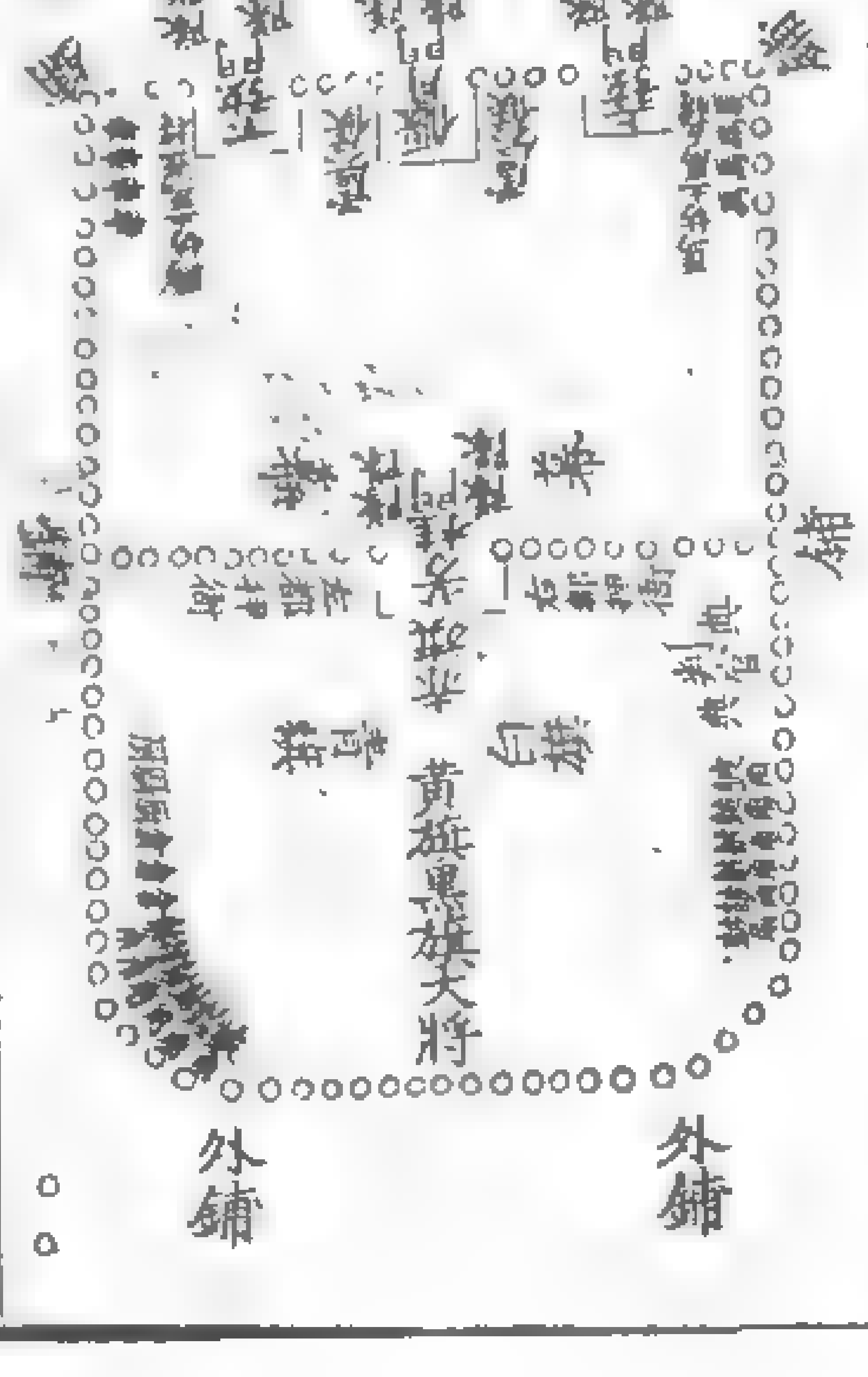
五十火幕數一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三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為八陣陣有一千九百九十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卒守地一萬四千尺卒城二千三百一十二步餘二尺積步卒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一地理餘二百二十步壘内得地一十四頃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為外壘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陣居震為飛龍門虎翼陣（即陣）居兌為虎翼

門烏翔陣居離為烏翔門蛇盤陣居艮為蛇盤陣天地風雲為四陣龍虎鳥蛇為四奇乾坤艮巽為闔門離坎兌震為開門有牙旗游隊列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前遊軍兩端前衝後衝隊四隅有鋪中壘一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為中壘守地六十尺積尺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中壘四面乘之得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餘一百步六纛五旗鼓五麾金鼓府藏皆在中壘

握奇圖



偃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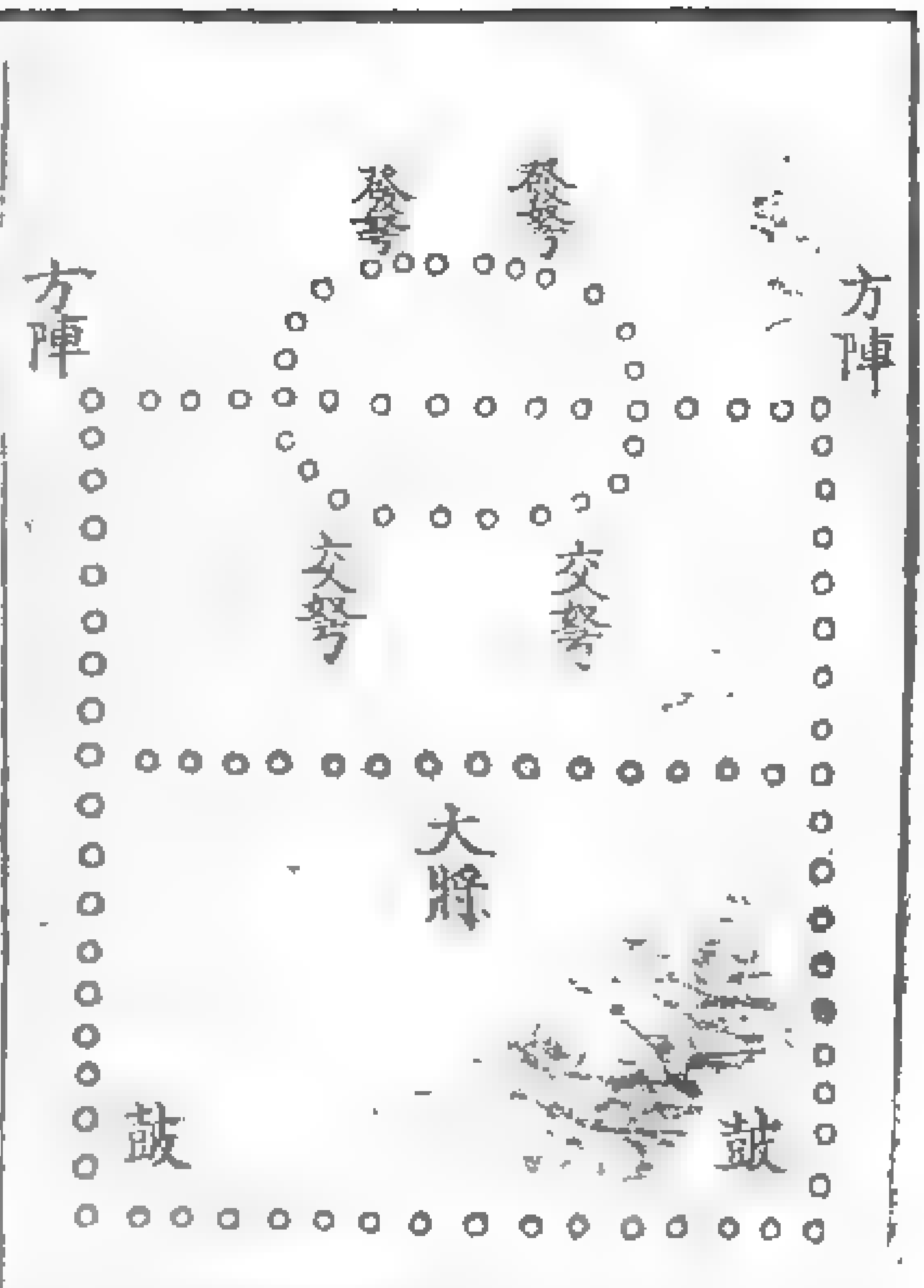
偃月營第八十四

背山岡面陂澤前後險阻其地狹窄之營也凡偃月外營以四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積得前一千六百步積得四里餘一百六十步為營轉以六千四百尺得步一千六十六步四尺為弦弦置三門相去三里五十步一尺五寸營內有地一十五頃八十五畝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門中偃月門左下弦門偃月中營營以二千五百尺守地四千尺得前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步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營中兩厢置上

馬一十二疋大小如常馬被其鞍令士卒披甲胄除弓矢佩刀劍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便習事

敎弩第八十五

凡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板壘用之蹶張弩中三百步騎用之凡臨敵用不過一二發故戰陣不便于弩用也弩不可離於短兵常別為隊攢前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及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如是則弩無絕聲敵無薄我矣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奪山川守隘塞之口者非弩不克焉欲敎之時乃下命曰張弩後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揎手衫襟左手承擅右手迎上當心門張有闊狹在膛右膊還腹當心安箭高手敵遠（一作遠）擡頭左右回身故敵在高製腳放敵在近平身放射訖却唱殺舉拗蝎尾覆弩在地焉此敎弩之法也



教弓第八十六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跽一膝前竪按席稍吐下稍向左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拳第二令節齊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弓手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不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平直然後擡弓離席目視其地揆手順下引之令滿持其弓手與控指及右臂肘平如水准令其肘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執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駕弦畢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為而

箭去遲惟善者能之箭與弓弛齊為滿地平之中為縮月信矣而術准要令大指知鏃到然後發箭故曰鏃無不作上止必無中理指不知鏃猶於無目試之列也或以目視鏃馬上與暗中則乖此為無術矣故矢在弓視在弓在箭發則靡其消厭其肘仰其腕目以注之手以注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為其易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揩式知此五者為上德故曰莫患弓軟復當自遠莫患力羸當常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親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雖能制弓定其體

然後射之初去地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到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或致其的於下或以禽獸為的也凡弓惡左一作右傾箭惡直惴音湍顚惡傍引頭惡脚垂一作跂胸惡前亞背惡後傴皆射之骨髓病也故身前竦為猛虎方騰額前臨為捧兒欲闘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弦上懸衡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法無名指壓小指令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立中國法也居大指以頭指壓句指此胡法也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齪弦致箭曲又

傷羽但令指面薗弦直堅則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步古人以為(祕小)而秘之故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妹爾其執弓於便把箭入扼後當四節指本節平其大指成(弭御)鏃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有聲而後快也射之道備矣

教旗第八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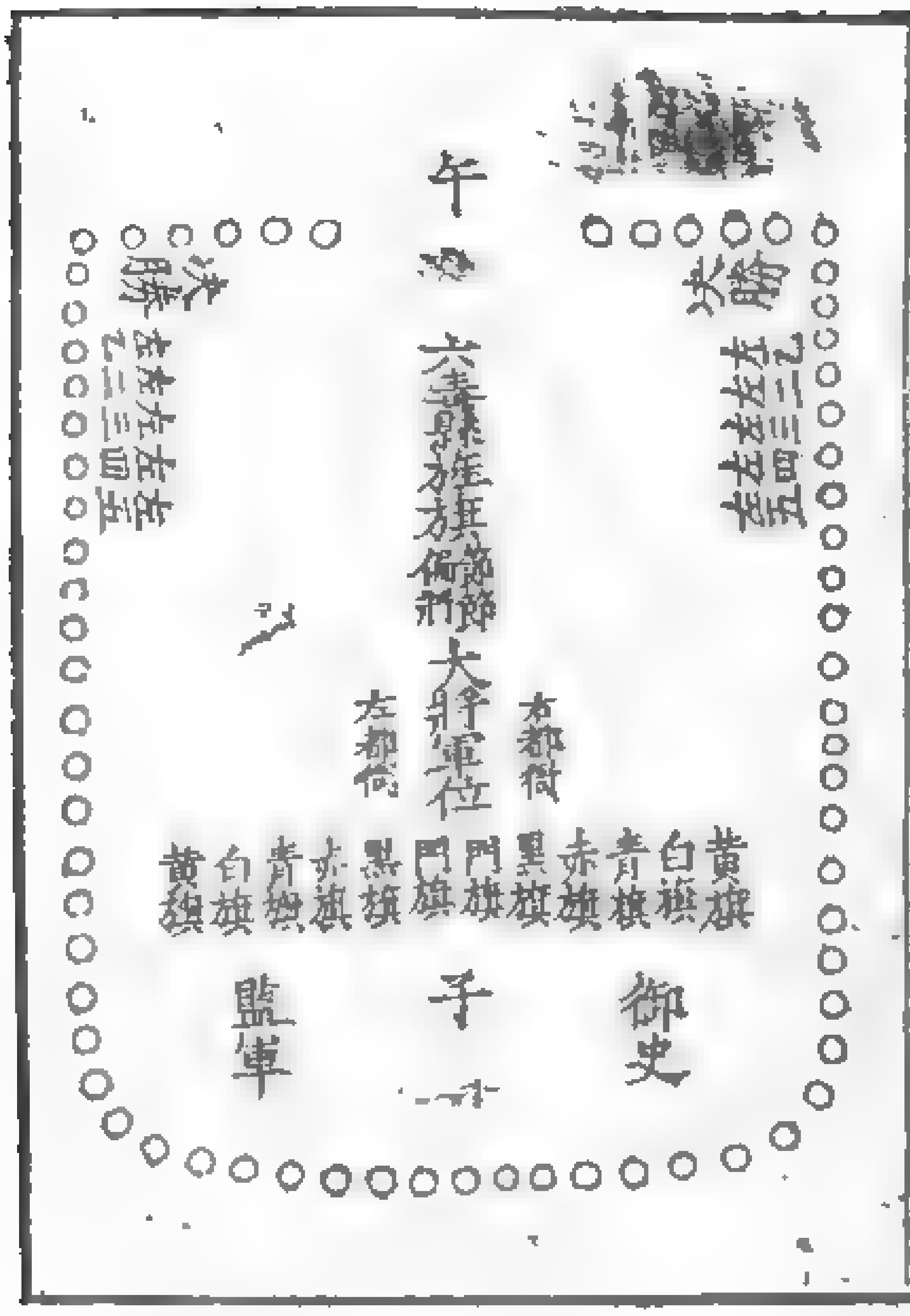
凡教旗幟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節次而監軍使御史裨副次左右衙官隊如偃月形為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

令乃命十將左右決勝將總一十二將一萬二千人去兵刃精新甲馬幡幟分為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為長班布其節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隊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奔迸退無遁走(孫子所謂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者此之謂也)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視麾乍合而乍動之便也每一陣分校(四校皆有五校)五校各立將軍校尉以準於古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隊五皆准畜之(逐部兵還率以搶戰)戈鉦居首隊而包於弓弩焉(包於弓弩一作包弓弩於十)左校以青龍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中校軒轅大將所處

左(補)右(以兵)四陣(普同)謂之一隊者三十五人一部者二十隊(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貴戰鬪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鷄陣前校出首騎者所以為重也前出一部為觜次四部為而餘五部包之於首左右校出騎兵者內以副身外以副項及首也夫鷄以搏擊為後故陣欲觜爪之利焉電霆陣衝其不動即分兩穗從旁擊焉敵若驚亂前校騎兵兩穗進擊步士則不可輕進但在本處受戰若前衝騎退即前校騎兵進前校騎兵退即前衝騎兵進夫雲霞以開闔進退不常其法故前校其兵往來氤氳以象

之也長虹陣及八卦陣皆有衝突外以安敵之不意內以衛大陣也夫長虹以為名者取陣形彎前扼敵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象也凡四陣逐部結陣之法橫七隊為首橫七隊為身橫六隊為尾部兵每一部橫七十步首橫七十步厚十步身亦如之尾橫六十步厚十步身去首二步前後並同騎兵每一步橫一百四十步厚六十步八步首橫一百二十步厚二步身亦如之尾橫一百二十步身去首四步亦如之受戰之時大陣不可輒動敵衆未薄則大敵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

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合與離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回而旋右廂陰回而旋左右各復本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伍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位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則三合三離三聚三散不知法者使士之羅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彩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陣前每旗用壯勇士五十人奪旗者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校獵第八十八

校獵一人圍地三尺量其人多少以左右兩將爲校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爲行列皆以金鼓旗爲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廣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爲圍中旗其步卒槍幡守圍有漏獸者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之節亦教之一端也

軍樂第八十九

夫軍中作樂所以激揚壯氣和其心滔其憂而已故其樂但清厲峭拔雄壯之音至於彈弦鼓簧柔媚之音使人悲感慈慕者皆不可取焉其戲亦取壯猛而可觀者樂鼓杖笛觱篥鉦拍多少隨部伍用戲板擲角鵰馬騎飛石劍門斫刀搶牌

軍賜第九十

錦袍金帶銀帶金壺瓶銀壺瓶金錢銀錢每一文重一兩所得敵人財帛所得敵人婦女酒食鞍馬弓箭玩好等皆充軍賜之物

大將軍員第九十一

大軍一人智信義勇賢明者任副將二人一主軍粮一主馬粮智信仁勇忠義平直者任總管四人嚴勇

諸識軍容者任二主虞候二主押衙子將八人明行陣金鼓曉部署者任大將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大將總管別奏並同大將忠勇有才者任判官二人沉厚寬詳者任偏裨腐儒不堪令禮義賓客祭祀典四人兵會騎曹

陣將軍員第九十二

偏將一人勇猛果敢揮戈棹劒力敵百夫好勇者任副偏將二人子將四人明旌旗金鼓節令者任一候二人多機謀能撿姦擿伏者任成旁二人熟平更漏無失紀舉偏將別奏六人傔一十二人副將奏同傔判官一人虞候傔充子虞候八人典二人

隊將軍員第九十三

押官一人經軍陣習戰對隊頭二人副隊二人主文書名目點薄酬功行賞知勞苦明部隊行列秉旗一人副旗二人勇者用抱鼓一人主昏明警進止吹角一人主收軍司兵一人主五兵利鈍提轄承拘一人主權崖料惡口舌無情者人（節任）火長五人主持採等

征馬第九十四

征馬副一人副大將擇能養者（已下並同）總管二人副將子將八人軍隊子將押官五十人群頭五百人善騎馬奔走者任馬子一千人軍外差能者御之

牧放第九十五

諸營分作異旗一放馬每隊作記其放驢於外其馬中央令四面援馬放驢馬子並宜於驢群四面圍遶驢群知更牧狂賊偷馬例須（例一作傾）奔走驢在外驅趲捕難以次防閑亦甚不便營別即令別放諸群不得相交非直發引之手難忽有不虞追喚亦妨諸將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使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疾知驢馬處所謂諸軍驢馬散牧不得連羣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撿校遂水草合群牧放仍定一虞候果毅專巡諸營水草令各分界牧放不使參雜

虎鈐經卷第八終

虎鈐經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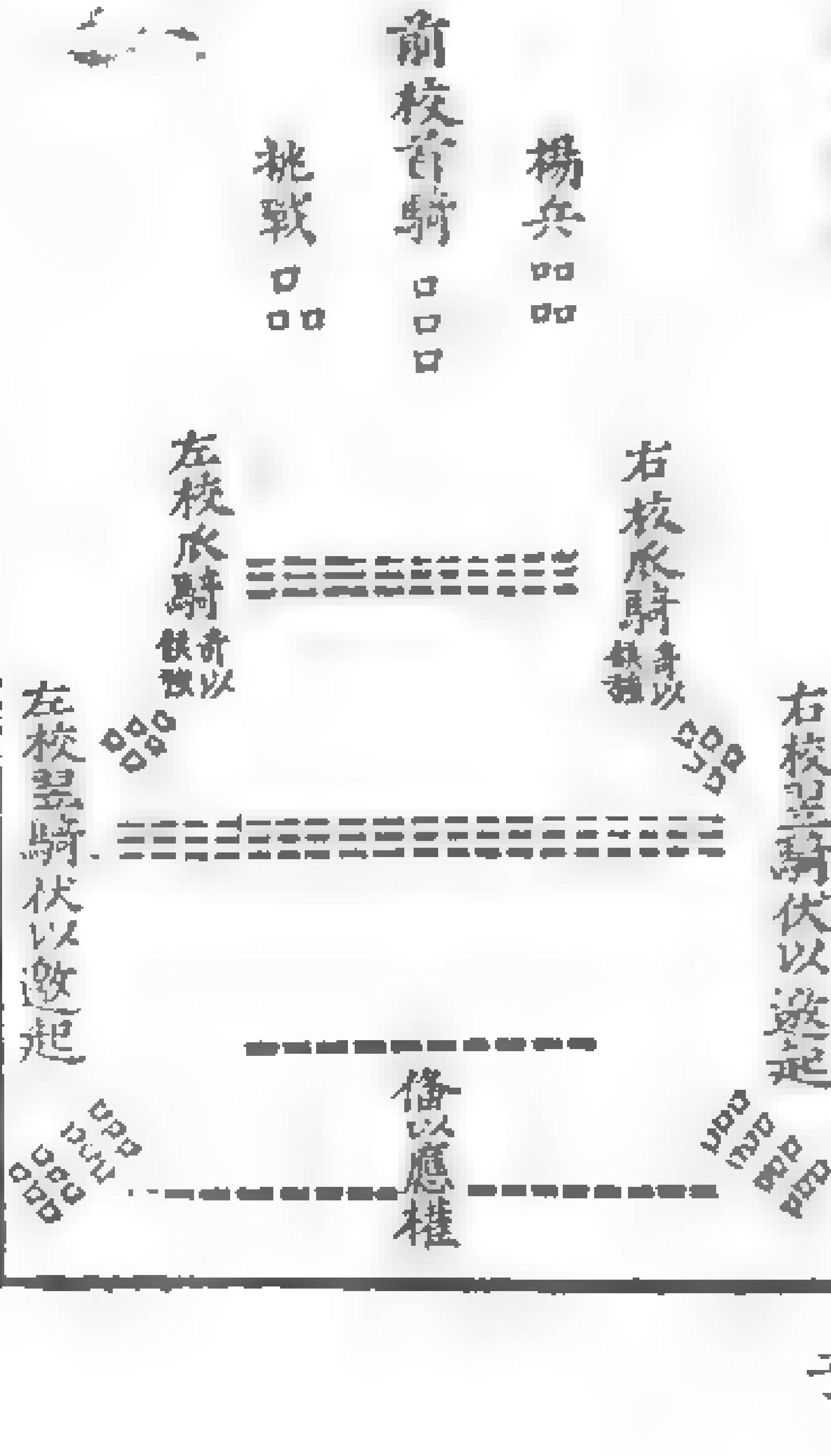
四陣統論第九十六　飛鷄陣第九十七
長紅陣第九十八　重霞陣第九十九
八卦陣第一百　飛轅陣第一百一

四陣統論第九十六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臣切見李筌纂聚諸家陣圖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釋然其名既多其衆則寡臣因辨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為四陣之施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臣聞兵陣戰場立尸之所不能覩度以固法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故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容容則難用首欲摶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變令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人數之多少臨時增減此并執盡此十萬人為常則為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七萬以為常准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爾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各受敵夫四陣我以之法若敵為弯陣我以飛鷄陣應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紅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其遂校所動各飛敵之去就焉善結陣者先結人心何謂先結人心賞罰明也欲士伍應變之精熟在日月數習之不能教陣者是舉其師與伍敵也夫孔子云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此之謂也雖萬變之機不能精於陣戰之事與愚者同也然善戰者不陣騎兵也一部謂之五百出兵也部如騎之數

飛鷄陣第九十七

飛鷄陣圖



前校首騎三陣一十部合成五千騎一陣一部長一
百四十步第二陣四部（左右各補一隊丈時中並同）長一里二百
步（計五百六十步）第三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前
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步合一萬三千五百人第
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二陣并第
二陣亦如之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步合四萬六千
人第一陣二十一陣（即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
三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第五陣八部長一里二
百步（計五百七十步）後校尾兵一直陣步兵二十一步合（一作各）
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左校𢊁騎二

入日　卷之九　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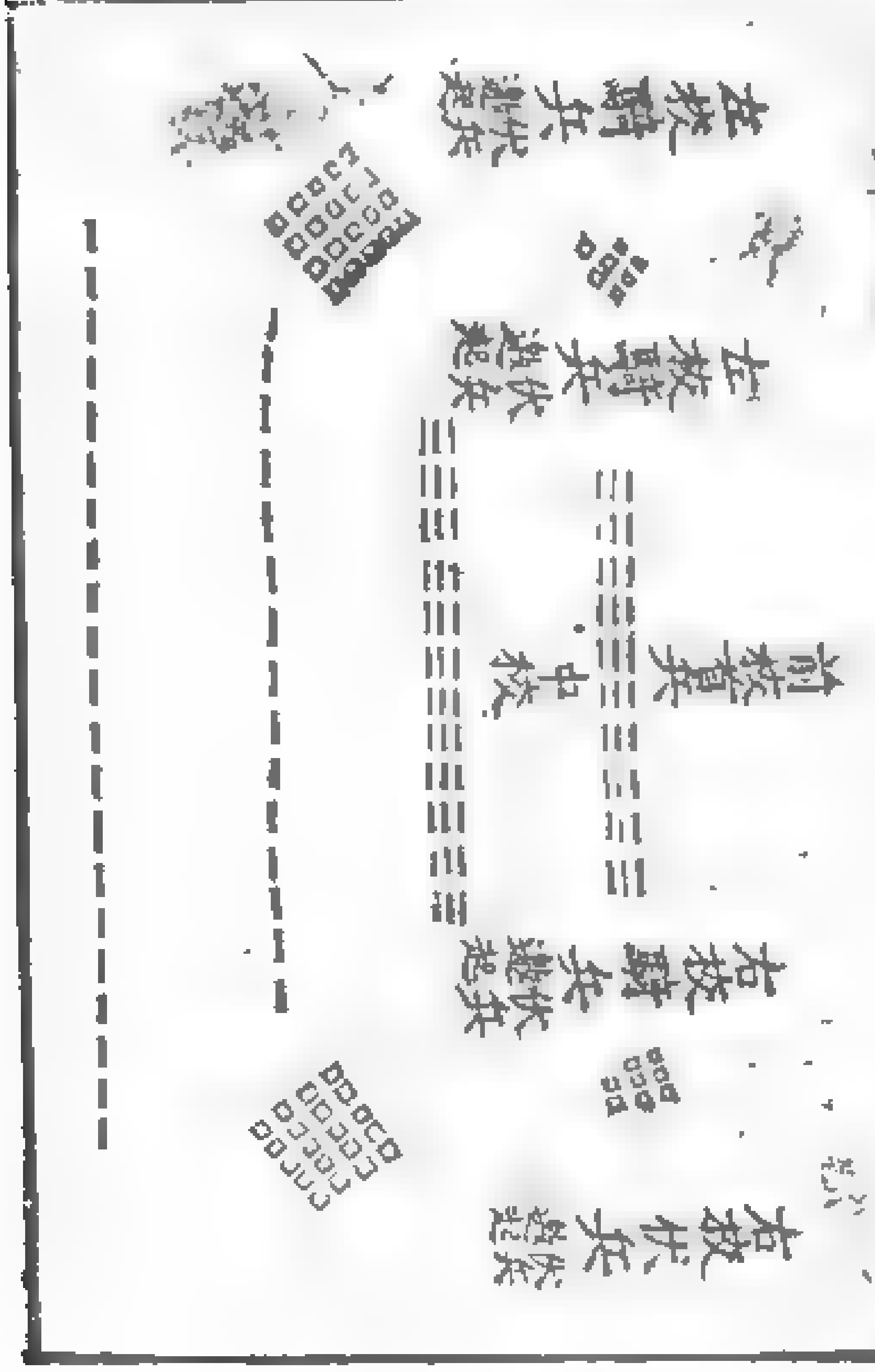
陣五步合二千五百騎第一陣二部長一里六十步
（計四百二十步）第二陣長一百八十步右校𢊁騎亦如之左
校翼騎四陣二十步一萬騎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
百四十步（計七百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左校
翼陣亦如之前校首騎三陣之中兩處各虛六十八
步計一百三十六步在內虛實都厚三百四十步前
校項兵三陣之中兩處各虛三四步計六十八步（一作一百三十部）
虛實都厚三百七十步中校五陣之中四處
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共厚三百六
步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右校𢊁騎二陣之中一處

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步虛實都厚一里一百一十
六步左校翼騎亦如之前校之項前去前首騎之末三
百四十步中校之首去前校項兵之末一百七十步
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自前校首兵之到後校之尾
虛在內共厚四里三百二十步（計一千六百七十步）左校𢊁騎
居中校左校相接之地中校稍前一百三十步右校
𢊁騎所居之地亦如之左右校抵於中校第二陣一
隊與中校相去各一里四十步統成一大陣虛實共
長八里二百七十步計三千一百五十步

長虹陣第九十八

入日　卷之九　四

長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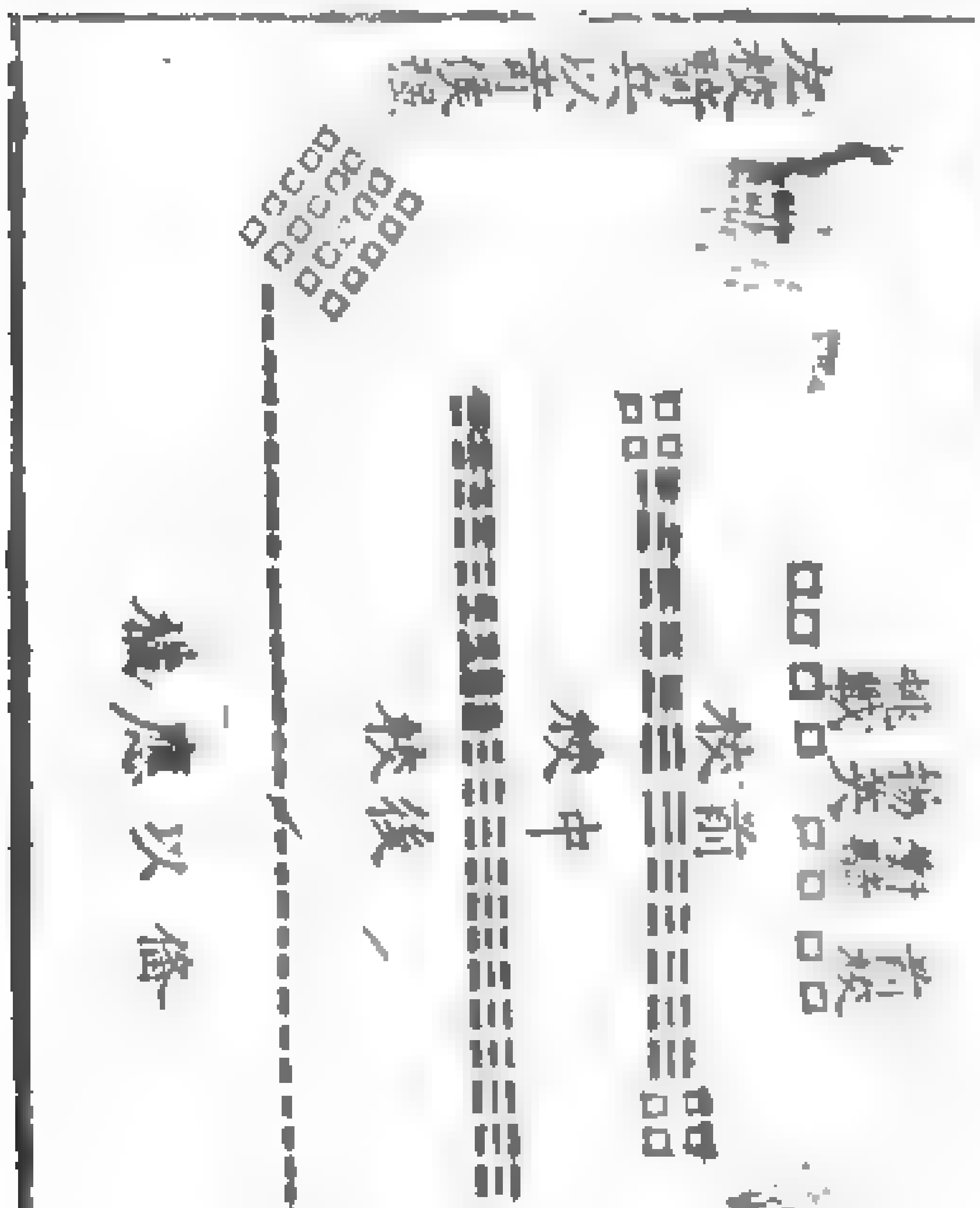


前校三陣步兵三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二第三陣亦如之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一萬六千人第一陣一十九部長三里二百五十步計一千三百三十步第二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三第四陣亦如之第五陣一十步一里三百四十步（計百七十步）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右校衝騎二陣八部合四十騎第一陣五部左右各抵隊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一千步）第二陣亦如之第三陣六部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

百四十步）第四陣亦如之左校四陣與左校同法前校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步）左內都厚一百七十步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都厚二百六步後校一陣都厚三千四步左校衝騎亦如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都厚二百四步右校衝騎亦如之左校四陣之中二處各虛五十八步計二百四十步虛實都一里一百二十二步（計四百七十二步）右校亦如之中校之首去前校之末一百五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十步自前校之首到後校之末虛實共厚二里六十步（計七百八十步）自後校之首左右校衝騎之末一百五十步自左校衝騎之首到右校之末虛實共厚一里三百一十六步（計六百七十六步）右校衝騎到左校之末亦如之左右校角各去中校角一十步計二十步在內左右校第一陣第二陣與中校齊頭（以向中校附各一部為雁外前高於中校六十步）左右校角第三第四陣皆捲一百在中之後統成一大陣每長七里二百三十步計二千七百五十步

重霞陣第九十九

重霞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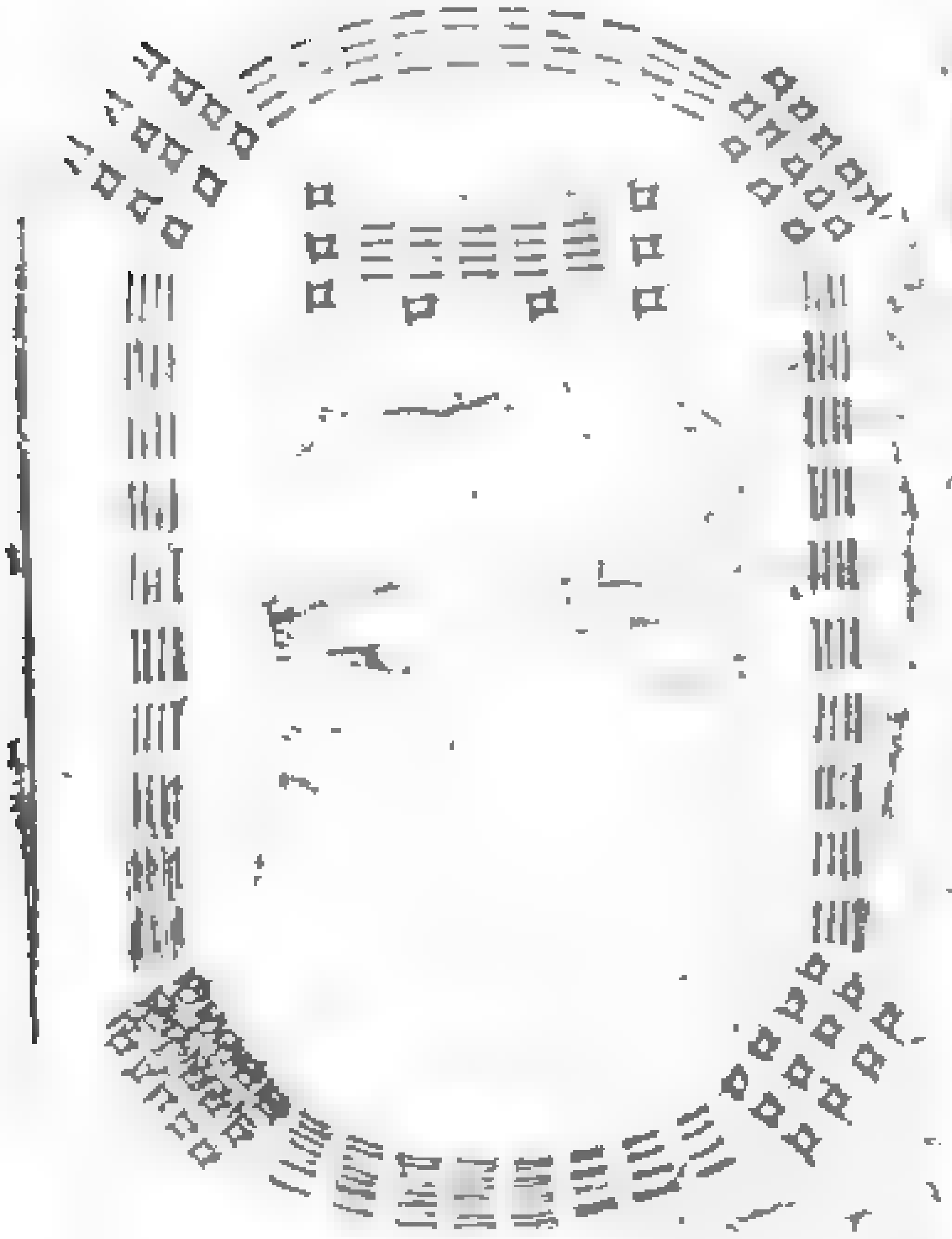


前校衝騎三陣一十二部合六十騎第一陣六部左右各抵一隊長二里二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第二陣亦如之前校四陣步兵三十五步騎兵八部兵四十三步計步騎各二萬一千五百人第一陣步兵九部步騎兵左右各二部計卌十三部長五里一百一十三步計一千一百九十八之地各虛步并步騎二處相隔四步在內第二陣步兵九步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三陣與第二陣同法第四陣步兵八步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中校四陣步兵八十四部合一萬二千人第一陣二十一隊四里三十步計一千一百七十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

亦如之後校一陣二十一步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右校四陣騎兵二十步合一萬騎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右校四陣與左校同法前校衝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都厚二百四步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步計一百二步虛實都厚二百三十八步騎兵即虛六十八步厚薄同數中校四陣之中厚薄之數與前校同法無騎兵數校後一陣後三十四步左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十步虛實都厚一里一十六步計四百七十六步右校亦如之前校之省去中騎之末二百步自衝之胸到後校之末并虛在內共厚二里二百三十四步計一千三百一十四步左右校在中校平頭各相去四步計八步在內統成一大陣長七里三百五十八步計三千八百七十八步

八卦陣第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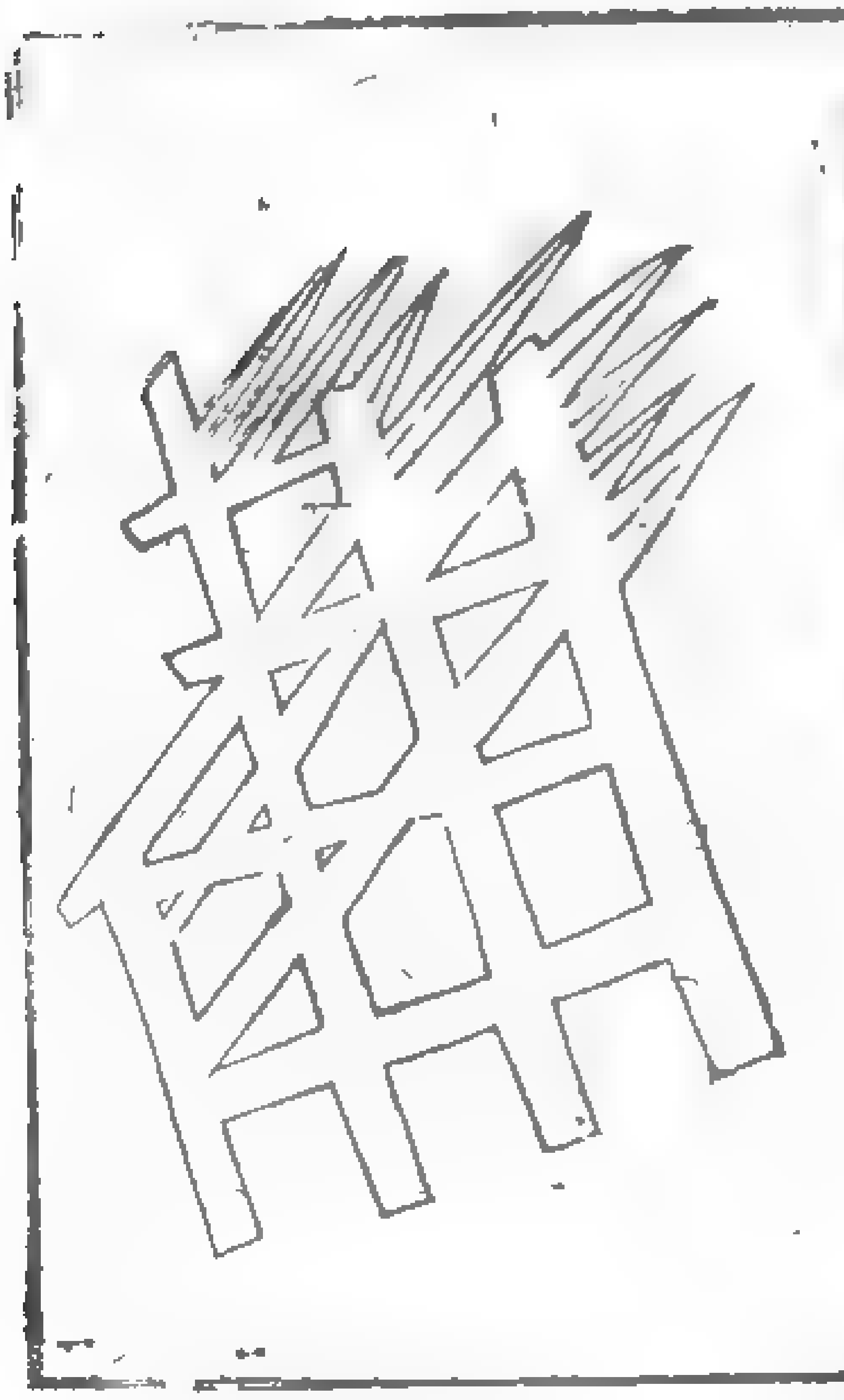
八卦陣圖



衝騎四總各五部每總一部居中中部則居於左右前各二處各相去二十步虛實每長二里二十步（計七百四十步每總各二千五百計四總並同）居大陣角前披掩左右去大陣三十步不係大陣厚薄之數四陣並同法前校四陣步兵二十步騎六部共計六十四步步騎合一萬七千人第一陣步兵七步騎兵左右各二部計一十一部長二里三里五十八步（計一千五百八部并部騎三處相接之地各虛四步）第二陣步兵七部長一里一百三十步（計四百九十步）第三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一部計九部長二里五十八步（計七百七十八步虛法同前）第四陣與第二陣同法左右後校並同前校法中校七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八部共三十六部（部騎合一萬八千人）第一陣步兵五部騎兵右各一部共七部長一里二百七十八步（計六百八十六步并步騎二處相接之地各虛四步）第二陣步兵五部長二百五十步第三陣第五陣與一陣同第四陣與二陣同法第六陣步兵三部長二百一十一部第七陣步兵二部長二百八十步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四部計一百二步虛實都厚二百三十八部騎兵即虛六十八步厚薄同數左右後校並同前校法中校七陣之中六處各虛三十四步虛實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計四百七十六步）中校不常其地觀四面敵人力攻之處則應之別出騎兵八部居大陣四角之內每二部第二陣後一部兩稍指大陣指去五步第三陣後一部同前部法（並同前）繞成一大陣每角前虛一百步計四百步在內徑三里一百八十步計一千三百六十步四方並同外環一十二里三百一十三步（計四千六百二十二步）如敵引兵四面俱以衝騎力戰大陣不可輙動衝敵之進退令無反自蹂踐我陣焉

飛轅寨第二百一

飛轅寨圖



飛輚寨者非古寨也臣切謂戎馬以衝突為利因此寨以禦之每一車竿四條每四條長六尺五寸徑方一寸五分前閒一尺為槍頭側立（鏁頭以姑鏁為之）一尺為幹過竿方八尺二寸五分笋中閒二尺近鏁方一寸五分笋後閒八寸為幹三寸為鏁（鏁亦以鐵為之）其竿各相去七寸一分鑿圓竅以扇之其方兩頭各路六寸三分槍頭四條每條長二尺五寸內一尺為槍頭一尺為幹法（同前）二寸五分入槍頭方笋二寸五分五分通過後以栓之脚四度每隻長四尺徑方一寸五分搭腦（一作臘）笋入一寸上閒一尺通竿方入二寸五分笋中

閒一尺一寸置槍頭方入二寸五分笋下閒一尺一寸留雲頭笋二寸令透底脚各居竿亭中安置兩畔閒各闊七寸一分中闊一尺五寸七分方二條每條長四尺徑二寸五分穿脚兩頭各露二寸鑿竅各闊一寸五分以脚穿之近鏁方一條長四尺二寸五分闊一寸五分搭腦方一條長四尺徑方以一尺五寸雲頭自四角起狀如車輞而起闊一寸五分厚三寸二分弯長七寸一分車通竿上用鐵鈎二左右各一也一照內而一垂下以牛草挽之如有所用則聚車相鈎聯周環如城以拒衝突欲戰則旋拆開為門內鏁強弩為守行則翻之止則聯之每一車用歩士一人禦之其用兵器者不限其數或立營或據險皆可用之也

虎鈐經卷第九終

虎鈐經卷第十

相人第一百二　金瘡統論第一百三
治金瘡方第一百四　瘦氣統論第一百五
治瘦氣第一百六　治毅瘵第一百七
禳厭第一百八　相馬統論第一百九
馬忌第一百十　馬毛利害第一百十一
治馬金瘡第一百十二
治馬雜病第一百十三

相人第一百二

凡欲擢用先須辨人形神肌骨之貴賤且人神隱於中形藏於身氣發於外先觀其形夫山有美玉草木滋茂人有貴相氣色豐潤人雖處下品顏色形神器度動止與衆殊也相有七等也一曰看骨二曰看神氣三曰看肉四曰看色五曰看文理黑子赤子六曰看毛髮七曰看星文人相有十成一曰神氣清二曰五岳齊三曰笑語美媚四曰聲色深沉五曰鬚髮疏間六曰詞語穩重七曰接對無僞八曰不欺信行九曰爲事正直十曰風骨合度此謂十成之相也十成之人其可信乎經曰七成八成臣中(一作尊)貴位極人臣也凡欲相人先視其頭頭者五臟之主四體之父百體之册頭面之間有五嶽有四瀆有四骨四瀆鼻江口河目淮耳濟四骨龍骨神龜驛馬伏犀平滿爲鵜高成爲岳入耳曰權骨入鬢曰驛馬耳濟爲將軍左目後骨爲日角右目後骨爲月角圓爲龍宮鼻上天中曰伏犀次兩邊滿外神龜額間後爲中子中子下高爲龍角骨主三公台輔之骨腦後爲玉枕此骨一十六般並應頭面之主且玉枕之相自兩耳上中平爲百歲前頭後腦前爲星堂後爲玉枕也其一〇卒軸枕其二⁘六字枕其三∴連珠枕其四◡仰月枕其五◠覆月枕其六八兩背月枕其七◎上下相背月枕其八◎如環曰枕其九✣十字枕其十□一字枕其十一〃左稍枕其十二〈右稍枕其十三○垂露枕其十四○鵜子枕其十五□犀口枕其十六口懸枕如此者皆公侯之相也又君人之形也魂居肝魄居肺志居脾精居命神居心故心有五輪則目亦有五輪五行各以居其位且(一作低)觀其目則知其心矣是以心圓者上也鈴次之破地者主奸詐夫心如月形者爲盛如弓形者主非命圓者主事不虚妄之情目之多正視主忠孝慈惠心鈴形者屬火能辯明禮義目視重大回顧有常聰明智慧心破梯者目

後瞬息高下主多作盗言詞虚妄無信心月形者目視百迴高下屬水水流急不還少信行不忠孝貽貶流在外而死心如弓形者目視左右高下方面兼露白睛必死遠方爲子殺父爲臣殺君至若餅疕如鬼神有形而無骨莽蒼無色黃色亂塑口葉舌尖脇淺語薄似嘆不嘆似嗔不嗔面毛羊茸若有塵灰腦髮倒垂鶴頭露結忽行後視神采昏耳骨法不正如是者皆極賤人也

金瘡統論第一百三

人爲兵器所傷出血者甚渴者不可即與飲食恐殺毛在吻須競食食肥膩之物無所妨害貴解渴而已不可多食粥與血沸出人心死矣所忌者有八焉一曰嗔怒二曰喜笑三曰大言四曰勞力五曰忘相六曰熱羹粥七曰飲酒八曰鹹酸此八者犯之未有不死者矣夫金瘡不可治之者有九焉一曰傷腦戶二曰傷天窓三曰傷臂中跳脉四曰傷髀中陰股五曰傷心六曰傷乳七曰傷鳩尾八曰傷小腸九曰傷五臟此九者皆死處也又曰金瘡不可治之者有四焉一曰腦髓出二曰腦破而咽喉中沸聲啞目直視三曰痛不在瘡處者此謂傷經也矣四曰出血不止前赤後黑或自肌肉腐臭寒冷堅忍其瘡難愈此四者皆不可療矣除此之外復胗其脉虚細者生數實者死沉小者生浮大者死其所在傷處出血過度而脉微緩者生急疾者死矣

治金瘡第一百四

金瘡方右五月五日平旦使四人出四方於五里採一方草木莖葉每種各半把勿令脫漏一事日午時切碓擣令極爛仍先揀好石灰一斗同杵之後選大實樹三兩株鑿作十竅令可受藥然實於竅中緊築之畢即以麻皮繚之用麻擣石灰密泥不令滯氣更以皮纏定令牢到九月九日午時取出陰乾百日藥成擣之縣令極乾更擣用絹羅之凡有金瘡傷所出血用藥封裹勿令轉動十日即瘥矣不膿不腫不畏風若傷後數日始得藥須先用溫水洗令血出即傅之此藥大驗如神預多合之金瘡之要無出之者治金瘡中風痙口不語方赤箭一兩桂心三分防風三分去蘆頭巴豆二分去皮及心然後研之極爛用紙裹壓叉法用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天南星三分泡令烈白附子半兩泡烈硃砂一兩水飛過乾姜一分泡烈附子三分去尖皮臍泡烈乾蝎半兩

生用右件搗羅為末用釅醋三升熬成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丸不計時候煎葱酒下服後汗出為效金瘡辟風止痛方當歸半兩剉微炒川椒半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出汗澤瀉半兩芎藭一兩附子一兩去皮臍右件搗羅為末若金瘡有出瘀血以溫酒調下一錢日三服止金瘡出血不止方龍骨一兩剉微炒芎藭一兩熟乾地黃一兩鹿茸半兩塗酥炙令微黃色先須去毛烏樟根三兩突厥白一兩右件搗羅為末傅在瘡上血即止如服以溫酒調下二錢日三服金瘡內漏方金瘡通內血者為內漏而腹脹者不能食死瘀血摶在於腹內腹牢大者沉者死耳以方虻蟲三十枚去翅及足微炒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心麩微炒黃桂心一兩半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炒水蛭三十枚微炒黃右件為末每服二錢用童子小便一鍾煎至五分溫和滓服日五服夜三服如卒無小便用水并酒代之服訖然後以胡粉散傅上瘡胡粉方粉二兩乾薑二兩生栗子二分陰乾去皮為末傅瘡上即瘥矣出箭頭方蜣蜋自死者一枚狗子三枚婦人髮灰少許右先將蜣蜋去殼取其白肉與二味同研如泥用生油塗中箭處則如骨藥候肉微痒

即以兩手感之其箭自出出骨中箭頭方雄黃一分蜣蜋一分研石灰末一分牛糞火燒之令赤色蔵靈仙一分朝桂鼠一枚去頭取血右為末入鼠血并煉蜜和丸如黃米大內瘡口中其箭鏃不拘遠年自出出肉中箭頭方巴豆一枚去皮膩粉一分砒霜少許磁石半兩細研蜣蜋一枚右為末以雞清和丸如菉豆大先以針撥開瘡癬用生男子乳汁化一丸撥在破處上用醋麵紙封貼常痒痒極不可忍其鏃自出也多年者兩上當年者一上即出箭鏃出後服合方牡丹半兩鹽半兩白斂半兩右為末每於食前以溫酒調下二分中毒箭方藍盧根一兩藍葉一兩紫檀半兩石灰末二兩以牛糞火燒令赤右為末不拘時候以藍葉汁調下一錢粥飲下亦得中毒前後皮肉瘀腫方梨子一斤爛研去核鹽麩子五兩擣之爆乾更擣用絹羅之兀去粗滓菉豆三兩炒熟石灰末三兩牛糞火燒令赤藍子五兩黃連二兩去鬚椀顆栗子三兩生用黑豆三兩炒熟大黃五兩赤芍藥三兩右為末煉蜜調為膏每服以溫酒下一茶匙日三四服刀槍破腹腸胃突出方磁石三兩燒紅醋淬七次搗碎研如粉滑石三兩鐵精三兩右為末傅槍腸胃

上後別磁石末用粥飲調下一錢一日三四服腹又縫補方又若皮肉斷裂刮取新桑白皮作線縫之以新桑白皮裹之又以桑白皮汁塗之極妙小瘡但以桑白皮裹便如舊若斷後亦封於上可以續之付毒箭及馬汗方蚕蛾大者去翼於端午日收之陰乾為末每服一錢撥破瘡口以藥付之然後醋麵糊紙靨子貼之即出毒也又方石灰末二兩以牛糞火燒令赤色客陀僧一兩黃栢半兩剉膩粉一分右為末每用先以鹽水洗瘡後用藥付之日一換之

疫氣統論第一百五

結營須象山川蒸濕之地其濕熱毒氣襲人口鼻者則山瘴之癰瘡生焉又若寒暑之氣不節夏寒冬燠或夏傷於大暑有熱氣盛藏於皮腹之間加以士卒之衆衆之氣相蒸為溷臭則時疫生焉抑又所蒸之地士卒不便水土之性溫涼之氣致陰陽二氣交亂於腸胃間則霍亂吐瀉生焉斯之三者衆處生疾之地十有五六焉故臨戎之士得不預備之乎

治疫氣第一百六

時氣方疫用茵蔯二兩大麻仁五兩研如膏豉五合炒乾常山三兩梔子二兩芒硝三兩細研鱉甲二兩

塗醋汁令去積補杏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麵炒微黃色巴豆一兩去皮心炒令黃紙裹壓去油細研右為末合勻煉蜜和搗五六百杵丸如桐子大每服粥飲下三丸或吐或痢或汗或不吐痢或不汗再餌之若更不吐痢以熱粥飲投之觀其症候加減霍亂吐瀉方桑葉一握萹一作萹竹一握右細剉末用水一大盞服山瘴瘧方常山三兩烏梅二十七枚甑帶三寸獨頭蒜一枚以酒二大盞作二服初一服先未發時喫次一服臨欲發時服如不發即止溫瘧方麻黃一兩去根節牡蠣粉一合一作分蜀漆甘草犀角屑知母各半兩右為末用水二大盞慢火煎一盞半去柤分為三服早起午初夜服之

治皸瘃第一百七

士卒涉水踏冰蒙犯霜雪寒風一切凌凍所苦或失於飲食肌體虛勞故頭目手足皸瘃也治手足皸瘃血出方猪胰洗之立止手足皸瘃方右取川椒四合以水煮之去滓漬兩出令燥須臾後浸乾即塗羊猪腦髓尤妙涉水冒霜手足凍裂方又取麥葉濃煎汁熱洗之即愈手足凍裂成瘡方右以羊腦髓鹹膏油入妙黃丹攪勻令渣塗之三五次即愈手足攝蘇皺

列欲隨落方萊州青石作𥐻物者以刀子細刮取末欲落指節相柱文縷微連便以石灰末厚塗其上以帛子繫纏之其痛即止其指十日即復安矣

禳厭第一百八

厭敵兵法中夜設於北斗不致酒脯焚香爲祭藉用白茅用五色綵爲幣大將北面再拜禱祝以所祈之事三奠而止伐陰木之枝爲六甲符符中書六甲名祭罷以爲六囊各盛一符即以本旬符囊繫於旗纛內勿令人覺之遂舉而止敵人當自駭走矣厭疫法大疫當取虜獲首級不計多少於上風焚之人疫大盛則有用此法疫少亦假用之令其烟氣衝襲(一作疫)者經時撤去可以辟厲氣矣厭王氣法敵之王氣久而不衰者觀其氣王於何方當六甲旬首正子時於營中月空上環三九步以朱畫八卦壇位成三界其內畫十二辰及月將之名東西南北相去數步取蒼狗白鷄各一隻大將被素服右手仗劍左手按二畜北面立默誦敵將名氏即斬之埋於氣旺之方深三尺氣衰則去之厭敵將法敵將之命厭於我(命者謂五行細人審擒其敵將之命也令生年日月時也)當我即以所旺相之色可以克彼者隨所旺月日及時審制克之(所旺日時假令敵將火命王我則擇火日)

(水時爲黑烏休者之勿令他人見)戰陣當以皁旗爲衛(定者倣此)伏鳥厭兵法夜伏兵於林藪處禽鳥驚嚇者當以方書十千之號有十二辰之名十二之號有二十八宿之號懸於巢上林上則禽自不驚嚇而兵可伏矣(干謂從甲到癸辰謂從子辰亥日月位宿謂格若星從角到輪也)

相馬統論第一百九

大馬之所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來一足者行五百里但數其筋得十即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十三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也(一作枝)毛起脘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百里五項圓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兒並坐者三百里脛下有橫筋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長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一千里尿射過前脚者五百里頭如渴鳥者一千里如初生面七日不能行才行便能飲水者千里之駒也放尿舉足者亦然(一作前)脛下毛逆生者同芝蘭孔中有毛長一寸此駑馬也鼻中金字者(金一作人)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歲鼻上赤者二十歲鼻上青者三十歲鼻上如有公王字者二十五歲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歲目下不滿而白精多者此多驚也目白不深唇不覆面口小又淺不徒食齒參差不相當雖遇齒欲得上鈎者

好也凡馬頭欲如側塼耳欲得厚小左耳却害主右
耳却不入陣眼圈欲得蒲睛（一作䀹等）肉（滿身）額前錐毛欲
得濃盛鼻欲得大唇欲得緩上唇欲得下中口欲得
紅并方大齒欲得（一作齊如）懸鉤面欲藏骨脽欲寬胸欲廣
雙鞴欲得分明蹄欲得厚膝欲得開腹欲得垂陰欲
得小肚欲得方腱肉垂足足後欲得無毛尾欲得毛
散尾核欲得長齊扶梁骨尾林欲得麁汗溝欲得深
膊祭橫文欲得分明脊欲得平身欲得短毛欲得細
而實（一作密）如是者馬之要相也

馬忌第一百一十

石灰泥槽槽馬不得繫馬於門上令落駒養獮猴於
坊內辟患并去疥癬戊寅日及庚寅日不得作廐作
之者不及一年凶丙寅日不可出入馬三年人馬俱
死申日不宜取馬必死戊午庚子之日不取并忌入
廐大敗凡養馬作廐之法當擇時日之良而知所忌
之凶矣

馬毛利害第一百一十一

若馬或白點入口者名的盧目下有積毛者名死泣
旋毛在吻後者名御楬白馬黑騌鞍下有回毛者名
負屍腹下有回毛者名挾屍左脇下有白毛直上者
名白帶劒汗溝過尾根者踏殺人腮上有旋毛者名
目圍或後足左右白者或馬渾白而四蹄黑者或從
前膊外從項去到脥腮應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項者
或成黑面白者已上馬毛病者不利主也或馬前兩
甲膊後近低處毛旋者能行五百望後眼近前低處
毛旋者行之百里後（一作伎）前膊到喉中間有旋毛者名
印綬能行千里無益主也

治馬金瘡藥第一百一十二

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芍藥黃耆當歸芎藭白芷續
斷鹿茸黃芩細辛乾姜附子已上各三兩右為末先
飲酒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治馬雜病第一百一十三

灌馬方秦艽貝母白礬秋冬用鬱金芎藭當歸大黃升
麻黃連細辛乾姜已上各一兩右為末入湯中以酒
調灌之啗馬方鬱金大黃甘草山梔子貝母白芍藥
黃藥秦膠（一作花）黃柏黃連款冬花知母桔梗藁本等分
為末右用油并蜜和啗之毋足二兩治馬溫方右以
獺肝肚肉去鱗煮汁灌之治馬肚熱結寒顫不食方
黃連末二兩白蘚皮末一兩油五合以焒猪脂四兩
以水一升半調下牽行拋糞立効治馬卒熱肚脹欲

死方以藍汁二升并水二升同灌之立効治馬逌起
方又取壁上多年石灰細研羅又用油調二兩灌之
立効治馬黒方忽卧不起汗流如珠肉顫氣喘者當
汗淡即死汗鹹不死以人脚下汗靸以水二升洗取
汁灌之立瘥治馬不進水草方芒硝一兩騲駱半升
巳上和欝金散灌之并剌帶血出一升治馬傷水方
又以葱鹽油相知槎成團子内鼻中以捉馬鼻令不
通氣又待眼中淚出即止治馬傷食方右以生蘿蔔
三五箇切作片子啗之立効治馬喉中腫方軟物裹
刀子露一剌咽喉令便瘥又方以乾馬糞置瓶中將

頭髮蓋之以火燒烟出薰馬鼻中立瘥又方以猪脊
邊脂伴髮燒薰鼻中立効治馬草結方以白礬末分
爲二兩服每服和水飲後即啗之神効又方以手搶
令銷如不銷火燒掃箒柄桀之効點馬眼方青鹽黄
𤿎仁馬牙硝巳上各等分細研用蜜熏以磁瓶盛水
漫點之治馬疥瘡方以黄臈月猪脂煎令髮銷及熱
塗之立効治馬瘡方以豳莧石灰同搗令勻搏作餅
子候晒乾復搗為末先水以口含洗淨用藥貼之治
駒兒肚瀉方以蒼本為末將大麻子研汁調三錢灌
下便効次將黄連末麻子觧之勝藥方莨菪子烏頭

芫花桀莄和卷蒼木木鱉子葶藶子右等分為末每
相用半两以醋麪椒蒜煎為膏治之

虎鈐經卷第十終

虎鈐經卷第十一

天時統論第一百十四　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四戰圖第一百十六　孤虛第一百十七
九勝第一百十八　地丘第一百十九
黃幡豹尾第一百二十　遊門第一百二十一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
十二將第一百二十六　三九第一百二十七

天時統論第一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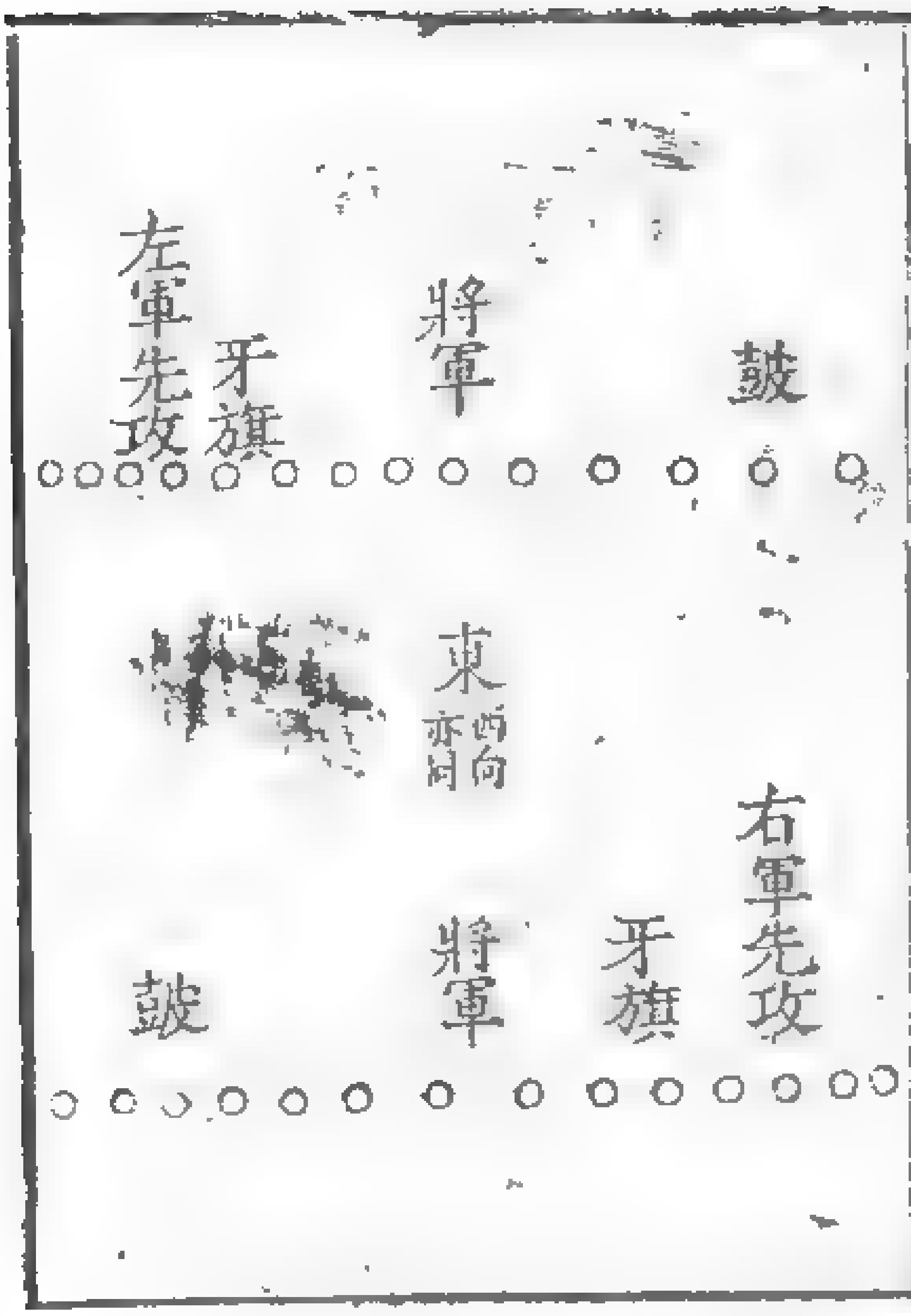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旺相孤甲休咎風霾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啓閉鼙鼓之震響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臣切謂天地之道大正也夫陽爲實陰爲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具實者政令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具虛者權智之謂也權智應變之象也動以虛實爲用者天地之正一作身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災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然雖黑祲氣出壘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形生霧皆爲敗象當其時苟能覩其凶變脩政謹身上地逆營應天援日恭受譴戒一作懲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爲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臣今所列時日雲氣曆象之間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也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災咎不兆率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又何暇審占天時以爲候哉

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月殺月虛日利命將出征又曰十二月中各有出軍吉凶日正月戊辰丙子庚午辛卯戊子壬辰丙辰丙申二月丁卯辛卯此是九醜日它月皆不犯三月甲子乙丑戊辰己巳丙辰庚申四月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一作丑五月丙申戊戌庚戌庚申壬戌六月辛未己未癸未庚寅丙申辛卯壬寅庚申七月乙丑乙酉己酉丁巳癸丑八月庚午癸酉壬午丙午戊午九月癸酉乙酉丙申丁酉壬寅己酉甲寅十月己酉甲寅己上用皆吉十一月十二月九醜八魁無翹大禍反激天賊天門四不出六絕血忌大敗諸日今悉刪而去之不在此十二月吉日一作中唯犯九醜大凶一說云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攻戰正月六月二月七月三月

八月以次周十二月一說云六窮日不可出軍初九十九二十八一說云天日門亦謂之徃亡不可出軍正月初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若有急難擇時吉辰而動不用此日可也

四戰圖第一百十六



孤虛第一百十七

一人已上用時孤虛萬人已上用日(一作月)孤虛日內如或賊不在虛上我已得其便地即用旬孤虛若復逼迫不得用孤虛之位背建向破假令卯為建則酉為破是也用日孤虛子日亥孤巳虛丑日子孤午虛寅日丑孤未虛卯日寅孤申虛辰日卯孤酉虛巳日辰孤戌虛午日巳孤亥虛未日午孤子虛申日未孤丑虛酉日申孤寅虛戌日酉孤卯虛亥日戌孤辰虛用時孤虛以時為主方位並同旬孤虛甲子背戌亥擊辰巳甲戌背申酉擊寅卯甲申背午未擊子丑甲午背辰巳擊戌亥甲辰背寅卯擊申酉甲寅背子丑擊午未背者為孤擊者為虛也用孤虛之時須觀年月所建(一作見)兵刃如山何可為敗如或賊在虛久戰而不敗者切不可引退但併力擊之必勝矣故兵法曰背孤擊虛一女子當五丈夫此之謂也

九勝法第一百十八

黃帝曰行兵要背天目向地耳甲子旬天目在庚午地耳在戊辰甲戌旬天目在庚辰地耳在戊寅甲申旬天目在庚寅地耳在戊子甲午旬天目在庚子地耳在戊戌甲辰旬天目在庚戌地耳在戊申甲寅旬

天目在庚申地耳在戊午

地兵濵第一百十九 愚謂地兵者六丙耳丙為天氣故不可觸也

太公曰凡行兵向陣勿可犯地兵將軍忌之甲子旬地兵在寅甲戌旬地兵在子甲申旬地兵在戌甲午旬地兵在申甲辰旬地兵在午甲寅旬地兵在辰

黄幡虎尾第一百二十

凡戢背虎尾向黄幡吉午戌歲黄幡在戌虎尾在辰子辰歲黄幡在辰虎尾在戌卯未歲黄幡在未虎尾在丑酉丑歲黄幡在丑虎尾在未也

遊門第一百二十一

出兵攻敵常須遊門正月天門在申百死在酉二月天門在酉百死在戌三月天門在戌百死在亥四月天門在亥百死在子五月天門在子百死在丑六月天門在丑百死在寅七月天門在寅百死在卯八月天門在卯百死在辰九月天門在辰百死在巳十月天門在巳百死在午十一月天門在午百死在未十二月天門在未百死在申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一日從艮擊坤二日從震擊兊三日從巽擊乾四日從離擊坎五日從坤擊艮六日從兊擊震七日從乾擊巽八日從坎 和平 擊離一日十一二十一日同前例擊之每到十日二十三十日並軍忌不可用之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角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卯死酉刑禍申羽德在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丑徵德在未陽午陰子生氣午死子刑禍未商德在亥陽子陰午生氣酉死卯刑禍午宫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亥以生氣擊死氣以陰擊陽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舊說曰天罡加孟神在内加仲神在門加季神在外

凡有所用以天罡加地戸可以入山林設伏兵以天罡加天門可以攻敵以天罡加酉隨便伏匿可以探敵事他人不覺知以天罡加子天地所通吉候也天罡加丑天地不(一作小)通以為吉事不可以私忿興兵征伐遠行三十里止合吉(一作凶)天罡加寅天地慶悅舉小事吉天罡加卯天地開格不可舉衆天罡加辰天地初呼不可侵人關界守巳地則敵人不能攻之天罡加巳天地神祐無憂患但進兵入敵境逢敵則止營勿與即戰天罡加午天地初起而縱横之時凶天罡加未天地小通宜小心行賞賜撫將校慎兵馬如是

吉反是凶天罡加申天地不遠捌兵堅壁設備吉天罡加酉天地關無路若出兵中道奔亡遇敵即敗大凶宜守營自備天罡加戌天地迈逆吏士謀殺主將主將備之天罡加亥天地迫無蹊行者止占戰鬭天罡加孟（孟謂寅申巳亥是也）利力戰加仲（仲謂子午卯酉是也）主客傷加季（季謂辰戌丑未是也）利客勿迎戰從去之占卒聞敵出軍加孟不出加仲半出加季全出占卒聞敵罷軍加孟不罷加仲及季俱罷占聞憂加孟不足憂加仲小憂加季大憂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雷公者六庚耳庚為天刑故不可犯又庚乃百神聚之方）

攝殺六律曰雷公將軍在午遊庚領十二月將及風伯雨師其所在之處群居犯應而到若出軍布陣立營則雷之所處慎不可犯之主敗軍殺將也甲子旬六庚在午甲戌旬六庚在辰甲申旬六庚在寅甲午旬六庚在子甲辰旬六庚在戌甲寅旬六庚在申

十二將第一百二十六

用起天一以將兵大捷（捷一作勝）關地千里敵畏服用起六合以將兵主得子女玉帛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得敵之邦國府庫用起大陰以將兵士卒怯怖用起天后以將兵不戰自敗用起大常以將兵無功用起螣蛇以將兵士卒驚駭上下相推多傷用起朱雀以將兵士卒驚恐妖妄作口舌用起勾陳以將兵士卒敗車馬折傷用起玄武以將兵軍多亡逃戰不利用起白虎以將兵師敗無救援用起天空以將兵士卒死亡為敵所欺詐說曰天一者人皇之靈也上潛精而為星在紫微宮下遊十二次則居巳丑主慶賀事治大吉小吉臨甲乙寅卯假令天一治大吉小吉而臨甲乙寅卯是也餘皆例此凶神將螣蛇者飄風之精也居大陽之丁巳雷公六律曰天一奉車都尉凶神也（一作而）大小殺並主憂驚朱雀者（一作星）月之精也居大陰之丙午雷公六律曰天一羽林下為霹靂凶將也主刑戮口舌六合者大陰之精也居少陽之乙卯吉將也雷公六律曰天一光祿大夫（主和合吉事）勾陳者雷電之精也居大陽戊辰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將軍也凶將也主戰鬭多傷敗青龍者少陽之精也居少陽之甲寅雷公六律曰天一左丞相吉將也主喜慶事天后者水之精也居大陽之癸亥雷公六律曰天一繇女也吉將也主婢妾事大陰者金之精也居少陽之辛酉雷公六律曰天一御史中丞吉將也主陰私事也玄武者北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壬子雷

公六律曰天一之後將也凶將也主逃亡離別盜賊若與風伯雨師二神并必有盜賊大常者土之精也居少陰之巳未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常卿吉將也主財帛白虎者西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庚申雷公六律曰天一逆尉也凶將也主囚禁骸骨天空者斗魁之精也居少陰之戊戌雷公六律曰天一空師（一作置）凶將也主欺詐事

三九第一百二十七

一九命榮衰安怨成壞（一作敗）友親二九業榮衰安（一作敗）友親三九貽榮衰安怨成敗（一作敗）友親大將軍將有事即預揆已所生之日以月將推之為命宿（一室二奎三胃四壁五參六鬼七張八角九亢十心十一牛十二虛）第二命宿次榮衰安怨成壞友親之類一九之法次以業宿為准前三九周二十七宿而推之（假令大將生於五月五日胃宿為第一命宿三昴為榮三畢為衰四觜為安五參為怨六井為成七鬼為壞八柳為友九星為親次為一九之法十張為業宿後起之為白餘皆以類推之然於二九他皆做此也）設或值命業宿直日宜舉號命（一作令）數胃士馬建立營寨吉營宿值（一作吉）日攻之取戰吉衰宿值日所作凶友宿直日移兵遷寨吉餘凶怨宿直日惟利結交於諸侯及延納賓客餘凶成宿直日設權詐及攘厭吉壞宿直日宜大舉師旅討伐叛逆及鎮厭呪咀皆吉友宿及親宿直日備藥餌治軍病犒勞宴賞此三九之用也苟欲求其直日之法即以二十八宿本直之日配於大將軍命業胎宿之次以定吉凶之後以七元甲子起之第一虛宿直大陽受日（房星昴直亦大陽受日皆倣此也）是謂天元甲子第二奎宿直木星受日（斗角井所直同）是謂地元甲子第三畢宿直大陽受日（危心張所直同）是謂人元甲子第四鬼宿直金星受日（牛亢婁所直同）是謂鬼元甲子第五翼宿直火星受日（危觜室所直同）是謂江元甲子第六氐宿直土星受日（女宿昴胃所直同）是謂河元甲子第七箕宿直水星受日（軫參畢壁所直同）是謂海元甲子以二十八宿所直之內足以見九宿之日假令三月一日為五元甲子即翼宿直火星受日二日乙丑軫宿直水星受日三日丙寅即角宿直木星受日以類次之凡七元起於天元終於海元周而復始苟欲知其七元甲子之咨次當以長曆推之凡見所直之宿可以配於三九也行師者能以三九用日五行用時孤虛用地雲氣星辰用天沉機用人未有不建拔世之功者也

虎鈐經卷第十一 終

六壬傳課第一百二十八
遁甲遊都第一百二十九
五行勝負第一百三十
戰位第一百三十一　八宮第一百三十二

六壬傳課第一百二十八

凡用六壬若占利害之時先以月將加正時假令正月占以正月合神登明為月將卯時占以登明加卯他皆倣此若占今日今時（而行四課之法）何謂四課假令今甲子先視甲上所見神為第一課號曰日之陽次視神本位上所見之神為第二課號曰日之陰次視子上所見之神為第三課號曰辰之陽次視此神本位上所見之神為第四課號曰辰之陰此謂四課四課即畢見有相克取以發課故金匱經曰用兵當知刑克之忌（相克也）凡四課之内上克下者正月甲子日寅時用勝光是也又有下克上者二月丁巳日午時用從魁是也兩俱克者皆下以克上為用上以克下為體也下克上者用兵之家憂深上克下者憂淺自兩上克下以此為用三月庚午日河魁是也自有俱比以淺害深者為用四月戊辰日丑時勝光是也自有涉害俱深以先見者為用五月巳酉日戌時用勝光是也自有上下俱不相克以遙相克為用也金匱經曰交俱不入當獨立此謂遙見相克也假令正月甲辰日寅時即以正月合神登明加甲上甲日見登明水木不相克辰上見大吉二土不相克登明本位亥上見傳送是金遙見甲木即以傳送此謂遙見克他皆倣此自有俱遙見克者以比者為用自有俱比以還先見用自有日遙相克神神克日兩俱見以神克時日為用無神克者乃用日克神為用自有兩遙克日亦以比為用自有俱比以此先見者為用先見為先後辰課四課者自有無遙相克者當以仰伏視之此法為用何謂仰伏視之説者曰西方白虎宿有昴星主天獄也剛日當從地下星仰望天上隨所見神仍以為用柔日當從天上昴星伏視地下所見辰以此神本位為用假令仰見大吉即以大吉為用假令伏視地下見午以天上勝光他皆倣此所謂仰伏視為用也昴星不可全信以日辰上審之剛日中傳後傳日柔日中傳後日傳辰自有八傳曰惟有兩見有相克亦涉害深為用無克日剛日從日上陽神順數柔日從辰上陰神逆數皆及三神為用何謂八

卑中寅庚申巳未丁未癸丑辰同也假令正月甲寅
日寅時以月將加時申上寅上見登明此謂地上二
神也共見天下一神假令正月甲寅日卯時以月將
加卯上寅上共見河魁此謂一神臨二神河魁本位
上見勝光不相克即以河魁為用無相克乃用逆之
之數爲順數法假令正月庚申日戌時庚與申共見
從克從河魁本位上見河魁皆不相克庚剛日當從
庚申上起從魁順數之及三神到戌上登明即以徵
明為用也逆數法假令正月巳未日戌時以月將加
戌巳未共見傳送傳送本位申上起河魁皆不相克

柔日當從傳送傳送本位申上起從魁為始逆數到
午上得小吉為用伏吟時剛日用日上神柔日
用辰上神皆前刑而後克前破而後衝以為三傳金
匱經曰剛以日柔以辰不共言無相克也剛日起日
上神柔日以辰上神為用凡伏吟皆前刑後克前破
後衝何謂刑用寅刑巳用子刑卯之屬也何謂破午
無刑破子就卯亥無刑破寅刑申之屬也辰無刑破
丑酉無刑破子是也自有反吟時剛日以日一作月衝為
用柔日以辰衝為用皆載衝而後刑為三傳何謂四
衝假令甲子日甲衝寅辛辛上見天罡以為用天罡而

又反衝河魁此為戰衝然後刑未何謂辰衝假令乙
丑日丑衝未未上見登明為用用登明而後破功曹
又辰衝大乙此謂再衝然後刑申一云反吟猶有課
課發卦而後前衝後刑上所詳之凡加臨四課式反
伏二吟皆須知發課之神即三傳也何謂三傳假令
小吉臨寅為用即小吉為第一傳小吉本位見神后
神后即第二傳神后本位見太乙太乙即為第三傳
所以三者象三正四者象四時能於傳課以求相克
之神斯足以見用兵之利害矣集一作利靈經曰用式之
時朝何南暮何北避歲月二建說曰甲乙日日入時

丙丁日夜半時戊己日平旦時庚辛日巳時壬癸日
晡時巳上有占也一云正月五月九月卯二月六月十月
子三月七月十一月酉四月八月十二月丑巳上以
天罡加之增減式法

遁甲遊都第一　百二十九

靈玉經曰玄女曰要當可與人妻奴不可示人遊都欲
知敵人必決遊都之法甲巳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
辛日功曹丁壬日太乙戊癸日傳送皆以月將加時
閩城時遊都加日辰敵即到臨一辰一日到臨二辰
後二日到臨三辰已過矣勿憂都旺相克日辰凶益

其因死不克日辰無以患說者曰吏神姦神一名遊
都吏在天一前姦在天一後姦在後加日辰在我家
年止謀我身又說曰以吏爲遊都以賊爲虜都其法
同加日皆不可出軍也甲巳之日吏神申賊神寅乙
庚之日吏神子賊神午丙辛之日吏神寅賊神申(一作巳)
盜神亥丁壬之日吏神巳盜神申賊神亥戊癸
之日吏神申盜神巳賊神寅說曰申子辰功曹爲天
賊亥卯未太乙爲天賊巳酉丑登明爲天賊寅午戌
傳送爲天賊說曰遊都將者總護天賊天殺諸將若
加臨辰則立到臨好鄉則不戰有降兵卒臨所畏大

戰父子不相親中外不相信臨東方兵凶西方兵威
不可加西方利臨勒兵賜將士加北方利禦敵凡爲
將皆須知是遊都將不能知是者與士位同耳若欲
都將之術甲巳之日大吉乙庚之日神后丙辛之日
功曹丁壬之日太乙戊癸之日傳送說曰都將凡臨
日辰而相克者賊來疾速加季剌吏亦爲來(一作求)四孟
神不來(一作求)若在天一在一辰一日來(一作求)二辰二日來
(一作求)三辰三日來(一作求)四辰無賊來後三辰爲過去凡三
都將所臨賊在其下說曰欲知賊消息往天耳聽之
天耳者大吉小吉是也說曰正時占大白入熒惑賊

來熒惑入大白賊不來丙丁爲熒惑庚辛(一作申)爲太白
說曰天一加日今到天罡小吉大乙神后加日辰敵
來至急又曰天罡加孟言虛加仲賊來至半道加季
即到說曰巳在前賊不知處者正時天目所臨賊在
其下矣天目者春氐氐乙下夏柳柳午下秋胃胃辛
下冬女女癸下一說神后爲玄武加日時敵急到說
曰宵鬬敵三刑加日辰到急三刑者天罡大衝大乙
也又占敵以明將加時天罡或如房屋或臨日辰不
可出軍當逢剽掠說曰白虎勾陳加到巳地鬬應有
巳即爲盜或甲日必有敵揚兵見血騰蛇朱雀但驚

恐耳傳送加孟敵壁發加仲半道加季即到說曰占
鬬前後有奸賊欲知何所在者以月將加時看大吉
大吉加子午賊在大衝下加丑未在大乙下加寅申
在傳送下加卯酉在從魁下加辰戌在登明下加巳
亥在大吉下勿避此等必有傷害鬬有賊用月將加
時便看大吉前在也正時大衝神后大乙加日賊在
前加辰賊在後說曰甲巳之日子爲吏亥爲賊乙庚
之日亥爲吏酉爲賊丙辛之日寅爲吏巳爲賊丁壬
之日巳爲吏申爲賊戊癸之日申爲吏卯爲賊占賊
有氣其賊必來占死氣賊不到又此時言吉凶以意

消息之可也

五行勝負第一百三十

五行者順五行所宜之時日以定主客之利害也金日金時無所害也行師不遇敵旗色上白報兵馬事來（一作求）虗聲也金日水時若值申子辰之日巳之日辰時當避之行師不遇敵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則不到見賊亦無戰自相休解金日火時若寅午戌日忌寅午戌時避之行師宜客爲我利乘敵未動亟引兵擊之旗色上赤若敵先來攻我不與戰報兵馬事凶急備之金日木時宜主我不可往旗色上白敵來堅陣待之與戰必勝報兵馬事大吉金日土時不遇敵亦無戰陣旗色上黄報兵馬事來勿憂若值子日子時避之火日火時無所害也不遇敵遇亦不戰旗色上赤報兵馬事來虗聲也火日水時宜客報兵馬事凶急避之見敵若未動則我先引兵赴戰并力擊之旗色上黑若敵先來攻我我則堅壁固守不可應之火日金時宜主不利往敵來攻我我舉赤旗反往擊之必勝矣火日土時亡所害也見敵亦無戰旗色上黄報兵馬事來虗聲也火日木時亦相生不相克也更觀時之衰如何宜主敵來攻我則舉赤旗擊之報

兵馬事（一作來）木日木時亡所害也不宜動作事多不辦亦無戰陣報兵馬事虗聲木日火時宜客利速引兵赴敵旗色上赤若敵先來不可應戰報兵馬事凶亦觀時之衰旺如何值巳酉丑日當忌巳酉丑時避之木日金時宜客利我速引兵擊之旗色上白若敵先來攻利固守勿與戰木日水時不遇敵遇亦自退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虗聲也木日土時宜主若敵來攻舉青旗擊之報兵馬事凶（一作吉）水日水時無所害也不遇亦自散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虗聲也水日火時宜主[illegible]若敵先來攻當舉黑旗放兵大擊之報兵馬事大吉水日金時見敵不與害旗色上白報兵馬事虗聲也水日木時旗色上青報兵馬事虗聲也水日土時不可動衆報兵馬事安靜勿憂夫土能克水　水又能決土也更審時之衰旺如何若敵來乘土上旺勿與戰土衰則又舉黑旗擊之土日土時無所害也不可動衆旗色上黄報兵馬事虗聲也土日木時宜客利敵先動而擊之旗色上青若敵固守勿與戰報兵馬事凶土日金時不遇敵遇亦無害報兵馬事虗聲也土日火時主不可動敵來攻勿與戰戰者必衰報兵馬事來小有焚燒驚恐土日水

時先觀時之衰旺何如然後動靜爲土旺宜主水旺
宜客敵來氣生勿與戰衰則擊之報兵馬事凶甲子
甲午金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
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
乙丑乙未金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
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
土時丙寅丙申火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
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
己亥木時丁卯丁酉火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
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
庚戌辛亥金時戊辰戊戌木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
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
木時壬戌癸亥水時己巳己亥木日甲子乙丑金時
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
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庚午庚子土日丙子丁丑
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
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辛丑辛未土日戊子
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
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木時壬寅壬申金日
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

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癸酉癸卯
金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
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甲戌
甲辰火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
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
乙亥乙巳火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
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
土時丙子丙午水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
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
己亥木時丁未丁丑水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
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
庚戌辛亥金時戊寅戊申土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
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
木時壬戌癸亥水時己卯己酉土日甲子乙丑金時
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
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庚辰庚戌金日丙子丁丑
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
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辛巳辛亥金日戊子
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
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木時壬午壬子木日

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
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癸未癸丑
木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
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甲申
甲寅水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
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
乙酉乙卯水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
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木時丙戌丁亥
土時丙戌丙辰土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
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
己亥木時丁亥丁巳土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
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
庚戌辛亥金時戊子戊午火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
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
木時壬戌癸亥水時己丑己未火日甲子乙丑金時
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
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庚寅庚申木日丙子丁丑
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
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辛卯辛酉木日戊子
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
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木時壬辰壬戌水日
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
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癸巳癸亥
水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
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

戰佐第一百三十一

龍首經曰將欲出兵初以木日開事謂四方舉兵及仇怨皆是不利我欲攻之日必以火日火時行火日出出必火門此謂父毋與子除害子謂父毋報仇故以火日火時出行火門慎勿出金門勿合金神加年上（謂大將年也）吉金木也假令三月甲子從魁加戌關鬱事甲木日也到其行時以丙丁日巳午時往為火時出勝光太乙火門也太乙又火時也假令大將年加木傳送加之為（一作如）金神克其年也西南抵申又兇從魁加之為出金門也則運不可金大凶太乙勝光加人年上吉也龍首經曰諸欲（一作未）陳兵必伺（一作同）向白虎六甲為青龍六丙為朱雀六戊為勾陳六庚為白虎六癸為玄武假令甲子旬青龍在子朱雀在寅勾陳在辰白虎在午玄武在酉大將處青龍執法行刑抵朱雀將往來抵勾陳以白虎加敵人伏勾陳抵玄武

他皆倣此白虎不以克大將軍年上之神假令大將
年立從魁傳送加之而甲子旬白虎在勝先此克年
上之神也奎婁向左角亢向右北斗向柳張權衡而
從斗魁陰攻陽以河魁到大衝陰也以天罡到從魁
陽也大吉攻小吉是其當日加四仲以陽攻陰往攻
大吉是逆兵也又不令青抵白甲乙不可西行向攻
喪也黑不可抵黄言丑癸不可向四季鄉可向羅攻
他皆倣此又言春庚辛不可向南攻戰也春戊己不
可東攻也立今日之神起其後攻其前面甲寅日後
二在子也又言天乙吉將加所攻之處也今年上神

往制所攻之神及其上神即擒敵矣又不可攻有氣
之神後自爲患子攻父母大逆天道威不能羅必主
折兵自傷甲乙日北向攻爲父母也逆天之理兵不
成威將受戮南攻者攻其類衆人莫肯還受其屈西
南攻者其不勝是自窮東南攻者此謂自攻也攻四
維攻其所勝大吉有福他皆倣此首容於死生之理
謂神之後二通神又重之以天乙之道謂六壬癸之
吉將也故曰涌於三天者順斗行一也攻所勝二也
其後二之辰攻其前面三也十二月甲子將加壬從
戌攻辰是後二也大將年五十立卯功曹臨之甲子
旬白虎在勝光不與將年上神相克也東西攻辰地
攻所勝也又有四將勾陳攻所勝之辰年上之神勾
陳神皆制所攻之鄉若上之辰克下辰是謂敵降此
又背胃昴攻房心隨斗擊乃行攻一當百矣諸欲戰
鬭者必以先爲客後爲主人先起者令下克上後起
者無令上賊下謂陳勾所臨之辰也若辰勝將則主
人勝客將勝辰則客勝主人反此兵雖強上將必不
勇也

八宮第一百三十二

八宮之地結陣立營必居一焉以順陰陽動靜之用

師之屯致於東方東方震宮也震之象一陽在內而
二陰在外陽爲主將之位也牙帳深軍中利作樂利
先震其威聲大將不可使敵見其刑罰（一作雀）殺罰以甲
乙日癸青旗合戰之時大將不可暴露於外師之屯
致東南方東南巽宮之象一陰在內二陽在外也以
陰爲主將之位牙帳宜深大將宜（一作利）先宣明號令慎
其辭閫以宜以正自近及遠主將深隱令出必行師
之屯致於南方離宮也離宮之象一陰得中二陽在
外以陽爲主將之位牙帳宜居中大將利外嚴威號
令不可與人狎使人望而畏之內則虛以待賢者利

多禮明視為務以丙丁癸日赤旗出戰利處中不宜深隱亦宜隱拙敗師之屯致西南坤宮也坤之象三位皆陰也牙帳利於西南戰將宜嚴厚寬順以色容善馭為務動不妄順則吉以戊巳日祭黃旗出戰及在營不利暴露于外師之屯致西方兌宮也兌之象一陰在外二陽在內以陰為主將之位也牙帳宜近外大將宜剛嚴肅政多所決罰制斷以順布澤以庚辛日祭白旗出戰宜近外接部伍不宜深隱師之屯致西北方乾宮也乾之象三位皆陽也牙帳利不當立其地大將宜剛正圓轉任其智慮應變不窮出戰之時不可使人知麾摩軍運動左右順用之師屯致於北方坎宮也坎之象二陰在外一陽居中主將之位也牙帳利得中大將宜柔容貌以禮接賓客中多剛斷運動不惑以壬癸日祭黑旗出戰之時利居中不利暴露於外亦不利深隱師之屯致于東北方艮宮也艮之象一陽居外二陰在內也陽為主將之位也牙帳利近外大將宜慎重敦厚寡言勿聽敵言勿驚撓凌動出戰之時利近外指揮吏士如晃者居其方而順性者善也動靜與天地鬼神合加之以不私於心斯謂之善矣

虎鈐經卷第十二 終

虎鈐經卷第十三

占相兵臨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占兵色交勝負第一百三十四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占疑左右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占偷城及擄掠第一百三十七
占疑有人謀己第一百三十八
占突危第一百三十九
占野地立營正宿第一百四十
占度關梁探賊第一百四十一

占相兵臨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金匱經曰戰不戰視勾陳勾陳克日則戰與刑克必戰甲子日刑在東方傳送與從魁為勾陳臨甲又相克必戰鬬勾陳上下相克亦鬬又曰軍出時大吉小吉臨日辰兩解不戰他皆倣此神皆合戰又說曰斗加孟神在內宜止加仲神在門兩相傷加季神在外宜出戰必大勝

占兵色交勝負第一百三十四

金匱經曰敗不敗視六害說者曰酉戌相害子未相害午丑相害巳寅相害辰卯相害假令本命在子而

小吉為白虎加之此為見六害以此將兵今日戰將能此者可校之戰矣龍首經曰先起為客後起為主先起不可下克上後起不可上克下謂初陣(一作傳)也辰勝神將主人勝神將勝辰客勝(一作陵)説曰(一作假令)三傳終始見前三五後二四(一作之)有氣天一之神臨主帥行年本命或用起天一而治(一作值)有氣之鄉玄武(一作渤)立四死之地則戰勝矣若玄武臨日辰面遥光時勿戰必不利矣用戰起雄吉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用戰起雌凶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一云都將旺相而臨死賊勝都將囚死而臨旺相討賊者勝審察之説曰決勝若勾

陳克都將官軍勝都將克勾陳賊軍勝都將三相加臨囚死亦賊勝説曰將軍年支克勾陳白虎大勝不然者勾陳克玄武以攻之必克説曰將勾陳所軍神往攻所制之神勝所攻之勝神與勾陳并氣自下制其所臨之辰是為敵降必有大攻説曰初起者欲勾陳下克上後起者欲勾陳上克下辰勝將將勝神主人勝神克將將克辰客人勝于克支客勝支克干主人勝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卯子甲乙臨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相與殺并大凶必血戰伏兵發必不與殺并伏兵不敢發也説曰以聞事時斗加季有伏兵説曰干傷者有伏兵支傷者無伏兵支干俱傷必有伏兵戰必不勝大凶

占疑左右近地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若疑賊有伏兵在左右近處欲知所在者在斗下求之説曰大吉過日辰賊已出界不過未出界

占偷城及擄掠第一百三十七

説曰以月將加時勝光玄武不可行襲人城壘擄掠之事以玄武所畏為厄會木神為玄武則庚申辛酉勿須行

占疑有人謀己第一百三十八

正時説曰日上神為己身辰上神為他人日上克辰上神有怨恨又言辰上克日上神將見騰蛇白虎魁罡或在辰上見者事成非辰上見者不成但有意説曰欲知他人有所謀假令七月時加寅七月甲死於申今復遇庚二生(一作王)金逢一死木是二人欲殺一人他皆倣此

占灾危第一百三十九

吉辰與良將并臨日辰及行年勾陳制所欲出之辰之用起陰傳出陽者可出必克免難金匱經曰傷不

傷觀陰陽說曰今日是乙丑加一為不傷將得天后爲重不傷若神后加丑從(一作可)魁加一爲傷人爲前二重傷皆凶也

占野地立營正宿第一百四十

金匱經曰怖不怖視五墓怖懼墓加日辰亦不宜說曰聞有敵兵士卒行疲日晚欲停此宿運式占之遇三刑加日辰必不可停敵欲來攻三刑者卯辰巳也說曰降宮時宜止明勿留也巳止宿未定而心動眼瞤若吏士虎驚者以月建此三字住一云將加時魁罡加日辰急去之夜必有賊來攻一云大吉曰急去

不可止一云辰上見大衝有風雨見神后太乙有盜賊說曰絳宮時宿利在中欲明時利在前玉堂時利在後也一云大吉干日急去不可宿說曰辰巳見卯夜有風雨子巳加卯有盜賊帶旺相氣即來帶囚死氣即不來說曰安營止宿以月將加時魁罡加日軍夜驚騰蛇白虎臨日辰軍載驚一去魁罡加日大將死

占度關梁探賊第一百四十一

金匱經曰凶不凶視破衝說曰行年在歲月日時破衝下皆凶也曰辰上神上相生宜進反此宜止說曰命在一處日辰上罡光明急去勿住也說曰聞此賊(一作與)干傷或支傷勿度或吉度支干俱吉說曰欲入賊營視二門天罡六合大常大衝勝光臨之可行若罡入見勾陳朱雀騰蛇白虎勿行必爲賊所擒

虎鈴經卷第十三終

虎鈐經卷第十四

占星統論第一百四十二　日第一百四十三
月第一百四十四　雜星第一百四十五
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占星統論第一百四十二

臣謹按星經及諸傳記凡諸星宿中外羅列周天蓋隱見變化下應人事七曜往來以為經緯災變之作實在於茲凡為大將不可不詳察星位以括休咎焉或與受命之術或起敗亡之兆鮮不由此矣中宮大極其一明者大乙常居也旁三星曰三公或曰子屬後四星末(一作未)大星曰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十二星藩臣也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一作比)耑銳微曰陰陽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天槍右三星天棓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一作閤)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角(杓斗柄也龍角東方也携連也)衡中南北魁抗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蓋以西北(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者斗之尾為陰又其用昏之陰往在西方故主西南也)夜半建者衡衡正中州河濟之閒(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魁第一星法為一作於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其用在明陽為明陽在東方故主東北方也)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利(一作制)四海(一作極)分陰分陽建四時均五行移(一作利)節度定諸紀(一作紅)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魁中四星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曰天理)魁斗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主輔臣親強暗小主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近北斗者天子星也招搖近河三星天矛天鋒天楯招搖一星也)一外為楯天鋒(遠北斗也在招搖第一星也名曰天鋒)有勾圜(一作爲)十五星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也若夫天一天槍天矛天楯動搖其芒角則天下之兵戈大起也東宮蒼龍房心(謂房心載角曳尾者龍也)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二星(一作房)鈐鈐北斗星曰牽牛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衆者曰實虛則耗房南衆星曰綺官左角理(一作李)右角將大角天王帝座建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以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者為首宗廟宗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厄(一作犀)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知其為傲客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陣

戰犯房心王者惡之
為衡衡大微三光之庭
朱雀權衡軒轅為權大微
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
西四星曰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
五星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旁一大星
將位也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
逆入若不順軌道以所犯之名中座成刑中座者犯
帝者也成刑者成禍福之刑也群下不從謀也金火
尤甚遂藩西有隨星四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黃龍
體如騰蛇也前大星女主象旁小者星御者後宮屬
月五星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大入之一星居其

左右天子但以火為敗東井曲星曰戍北北河南南
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
輿鬼五星中白者為質火守之地河者兵起之象也
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大
微廷也觀占也潢五潢帝居車舍也傷成戍賊傷之
先占成形於戍也誅成質熒惑入輿鬼天質者占曰
大臣有誅也禍柳井東方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
子但以大敗故曰禍成為鳥喙主草木七星順為圓
營主急事張素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都為
車主風其旁有一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

等若五星入軫兵大起也軫南衆星曰天庫庫有五
車車星角有若益衆及不具亡處車馬西宮咸池天
五潢車舍火入旱金入兵起水澇水中有二柱
柱不俱者兵起奎曰封豨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
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
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曰小星附耳搖動
有讒亂之臣在側畢昴為天街其陰陰國其陽陽國
陰胡也陽中也參白虎也三星直者是為衡石參三
星白虎宿中東西直有以稱衡也下有三星銳曰罰
在參間之星也上小下大（故曰銳銳曰罰三小星銳列死銳形）為斬艾

事其外四星左右有設（一作假）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
虎有保旅事（保守也旅軍衆也言佐參伐斬艾除凶惡也）其南有四星曰天
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白及青則凶其西有
勾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
其東有一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則多盜賊下有四星
曰弧直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星見則有天下
治平不見兵起常以秋分候之南郊附耳星入壁中
天下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危上一星高旁二下似蓋屋也）虛
為哭位之事東（一作其）南有衆星曰羽林之軍（虛危一作營室陰陽
始終如為之處際會之間常多奸邪故以羽林為兵衛）天軍之西曰壘或曰鉞

旁一大星曰北落若微天一作亡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
犯北落入天庫一作軍兵火起火金水犯之尤甚火犯多
憂兵事水犯憂水患木土犯之軍吉危東六星兩兩
而北曰司寇一作空營室為宗一作帝廟四一作口宮閣一作閣道漢
中四星曰天駟四旁一星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
有八星絕漢曰天潢星旁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
危南若瓠瓜有青黑守之魚鹽南斗為廟其北建星
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為上
將左右者為左右將婺女其北為織女織女者天孫
也是以聖人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

六彗星三見夜明常星不書也見夜中星殞如雨皆
書之當時禍亂輒應上下交怨諸侯犇走戰伐並興一作與
不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是知玄象示變吉凶之
徵也凡為將者不可不詳之也

日第一百四十三

無雲而日色昏晦者主將不明也或日月陰沉無光
不雨或十晝夜不見日月者日蒙此時不可妄發兵
於人大將不患之象也日色青軍令削弱吏士多淩
正也或日邊雲氣文成五色者破軍殺將之象也其
大禍在二年之內或赤雲截日如杵形者兵將大戰
血氣先動者敗或日月旁有物如枯樹起兵者勝或
雲氣如青衣人無手在日西立者所見之軍當有帝
王此勝侯也兩軍相當日暈等者力均若曰殺將抱
而日抱且戴者有喜圍在於中者內兵勝圍在於外
者外兵勝日珥一作珥拜大將有兵在野日有足白者所
臨破軍殺將有背氣青赤色曲而向外者為背叛之
象也其將有二心日背有缺氣彼直向外如山字者
兩軍相當所臨者敗軍兩相當日有氣纓者和解抱
截一作戴大喜日外青內赤則兩軍以和相去日外赤內
青則兩軍以惡相去日之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

若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先
去前後皆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病小勝必亡功
見半日上有功暈一作而缺兩軍相當缺擊之缺方敗抱
暈者隨抱暈克日背暈而珥外軍凶暈有直氣在外
者所臨克日月背暈兵陣不合七月日暈不解者不
可起軍暈而背抱珥及值而實之者順從擊之克暈
而兩珥一在外一在內并有聚雲不出三日兩軍和
解之又有他軍圍城凡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
六十日日下有雲氣如龍形蜿蜒者凶日鬪將大血
戰之下一作斷日失行凶日月揚光重輪日五色當之大

吉利日無光而赤暈主將憂軍敗白暈驚子日日食兵起魏分丑日日食兵起趙分忌六月十二月兵動寅日日食兵起燕分忌正月七月卯日日食兵起魯分忌二月八月辰日日食兵起楚分忌三月九月巳日日食兵起宋分忌四月十月午日日食兵起韓分忌正月七月未日日食兵起齊分忌六月十二月申日日食兵起魏分其禍最深忌五月十一月酉日日食兵起鄭分忌二月八月戌日日食兵起宋分忌正月七月亥日日食兵起秦分忌四月十月夫日食之食向上者不出九十日征伐日食從下向者百姓更有侵奪日從旁食者兵動隣國

月第一百四十四

黃虹貫月者兵起月旁氣漸漸大者不可攻城邸陣宜屯兵以自守敵來勿與戰月旁氣細細從外侵輪但攻城小戰勝月旁氣遠之不得攻城切宜堅自守備或氣繞月而光明者主人吉但守勿憂外賊或星在月背城中兵欲敗走星在月角軍内有智謀之士勿輕敵月之下角有星敵人潛入我軍宜精守四門詳別詐偽或三星上下在月之上下角及在月背用兵不利攻城不拔或三星俱在月背攻戰(城作)皆不利軍中亦有失叛之事宜精慎明察恤撫三軍或三星俱在月上者攻戰不利或三星俱在月形中敵中兵亂三日内降(月形中者謂暈之虛氣也)三星俱在月下敵中當有詐降大造戰具欲乘間大戰月入大微出北座若犯北座則下謀上月出房户北爲兵亂出房户南爲兵敗喪月暈七重在參畢之間兵大戚辰星在翼月犯之大將死太白入月胡兵退月暈光起兵者勝抱載(一作負戴)赤色在外外克在内内克月暈之時歲星鎮星色暗則主克若明勝月暈大白色暗主勝色明克勝月起房箕大風起暈於參畢大兵起軍出之時卯蝕即凶大星入月色暗惡客敗色明客勝月暈赤色客勝月貫四珥敵來攻月帶四彗而出客備奸人謀主將不忠兵大起月在天獄中吏士多犯禁星貫月中主將多淫亂之事亦防姦人亂軍兩月相重吏士爭亂(一作爭大)一日月並見將弱士羸月食謀者不明入井中者兵起月逼近大微者大臣謀亂月臨天獄者從四邊周匝食向心者大亂食於八月九月者敵兵威(作勝)苟欲詳日月星辰之變當以二十八宿之分野驗之則知在於彼我矣

雜星第一百四十五

禍慶之星其化者何積天地淳（一作純）粹之精氣也精氣動而化之也飛流之星其化者何五星之精氣也五星有變則精氣散而爲妖星是故漢書曰天暒而景見（暒者赤赤方與青方相連赤方氣中有兩星明也青方氣中有一黄星明凡三星相合而明則爲景星者也）景星者也黄而潤澤其狀無常常出有道之國苟或見於君上此爲應天之兵大慶之兆也若在當速自退軍不可與杭也或流星長四五丈如龍蛇動揺者大將亾或白雲如車輪下有流星旋入北斗者主人當走星有勃於招揺者夷狄將亂或流交於天心者敵盛或流衝太白而過者大將亾或流星貫日而滅敵亾或流星貫於紫宮備奸賊下謀上流星前赤後青黒者客軍敗流星從敵上來立吾營上者當有奸謀來說吾軍流星尾長三尺暉然者氣使也赤色者將軍使也凡用兵攻其星見之所則克也流星色蒼白者爲使赤則有兵黒則喪星有曳光如疋練墜軍中者星有色如血及星有光奕奕細碎墜軍中者敵兵陰到多殺傷或星無尾形色如橘或有拖光如劍形墜軍中者敵兵剛猛我必敗或大星無尾狀如斗及火星狀如橘大而色黒晝墜軍中者主大殺害星有五色曳尾或有圓光大如斗内赤黄而外青及有頭如血而尾白墜軍中者敗兆也

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客星者非主座之星也故曰客星色白如氣勃勃以絮所過之宿必有災害出營室無兵亦不罷入奎破兵殺將犯婁胡亂入昴胡入犯塞入畢邊有急兵（一作水）犯觜觿軍儲少飢犯柳兵起守張將有陰計兵起入招揺胡兵起入天槍兵起入天棓兵起犯文昌星蒼色將有憂色多赤將驚色黄將喜色黒將死守傳曰胡入中國守天雞天下兵馬驚守天街胡王死入婁庫兵起守南河兵起守騎官將憂士卒疫守北落師門虜入塞兵起守天倉粟貴入天苑兵作馬死入天宮天下弓弩皆張出天宮匈奴兵起守庫騎西羌來降守九洲殊口負海不安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天鴈星將軍之精華也色青亦有光尾長三四丈大猾星者飛星忽作爲雲者也所以兆地有流血積骨之象也蛺頏星如天弁前卑後高見則大將死燭星者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繞丸而滅所燭之地城邑拔兵破亂也天狗星者狀如大流星有聲星其下也止地其形類狗遂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而下圓如

類頃田而上銳黃色見則千里破軍將死也二曰有尾如狗
形也蚩光旗類彗而尾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天
蓬絮者類十小星綿聯如絮所見之野當有兵起虎
頭星者其落如大月着地一作城則光星類里大聲如雷
所墜之地兵火起旬始星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怒
則青黑象伏鱉見則兵亂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
白色起地上銳一作鋭而下大也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
土工必有大害枉天星者類大流星蛇行如蒼里如
有毛日長如一疋布着天此星見則天下兵起昭明
星者白而無角乍上乍下所見之地兵多變動也五

殘星者出正東方東方之星也其狀如辰星去地可
六丈大而黃六賊星者出正南方南方之星也去地
一作行六丈大而數動有光焰司詭星者出正西方西方
之星也去地六丈其狀如太白大而白咸漢星者出
正北方之星也去地可六丈而赤數動察之則中青
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當起兵爲亂衝擊者不利
焉四鎮星者出四隅之地去地可四丈城維藏星光
者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之初出所見則下有
亂兵興動有德者昌或二赤星在月背者利宮姓爲
將或三赤星從西北向東南者利徵姓爲將或一赤

星從西向東者利角姓爲將或二赤星共尾一處從
東向西者利商姓爲將或三赤星引尾直上者利羽
姓爲將夫星象所見兵家禍福之本不可不詳之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流星者天使也上者曰飛下者曰流也飛大曰奔星
小曰流星大使大星小使小星謂紫微大微宮也徐
行漸進經於列宿之次或於大星之座爲使也聲大
者怒象也疾出遽出者血爲妖星八角四夷兵起前
黑後赤兵敗將亡入參不出先起者敗犯七星兵起
色青兵起入河鼓大將亡一云河鼓兵起出王良兵

起入將軍及羽林兵大起抵北落兵起使星出入天
庫匈奴兵起抵天市垣大將亡抵天狗犯弧矢將有
千里之行使星出廄兵馬起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彗星長而豆天兵大起也引尾入城城將拔近則入
日遠則十二日有應彗直垂入軍營者凶宜一作速拔之
否則士卒俱死若在敵宜急擊之彗出於月之左右
者不出三十日有兵起抵觸月者暴兵起若色白者
有大喪也蒼黃者臣下誅叛黑者兵大起也從中天
出曳尾向西者奸人謀主將從南曳尾向北者妄殺

害從天中出身尾向東者士民多飢曳尾向東者民凶從北出曳尾向南者士人凶彗形如實冠來疾速形如幢節者寇强不可妄動色如血者敵兵陰到光焰爛爍而尾長潤者敵國凡彗所指處皆凶地也

虎鈐經卷第十四終

虎鈐經卷第十五

五星統論第一百五十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水星第一百五十四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五星統論第一百五十

歲星之行也大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陰在四孟及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也熒惑之行常十月入大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於無常也太白之行常以正月甲寅見營室與熒惑俱晨出東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日而復出西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也辰星之行也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一作西）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辰候之東方也戌候之西方也鎮星之行也常以甲辰元始建斗歲鎮一宿二十八宿（一作歲）而周天也凡四星與鎮星合則為內亂與星辰合則為憂謀則為飢為旱與太白會則為白衣之會及為水熒惑太白合則為死喪用兵者凶與鎮星合則為憂與辰星合則軍困先舉兵者大敗鎮星與辰星合則

有覆軍亡師與太白合則為疾病為內亂（一作兵）辰星與太白則為變謀為兵憂矣凡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與辰星鬭皆大戰之象兵不在外與（一作興）內兵攜亂一曰火與水合為淬與金合為鑠（一作爍）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木合國飢與水合為雍沮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鬭國有內亂（同合為合相從為鬭）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無傷也（從者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後者相過也）凡五宿所聚之宿其國當亡於天下從歲星以義從熒惑以禮從鎮星以重（重者以威重者也）從太白以兵從辰星以法二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內外皆興兵人民飢饉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盪（大盪者盪滌也）其國兵喪並起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一作立）王（一作正）者奄有天下主時泰五星大其事立五星小其事不立凡五星色皆圜白為喪為乾旱色赤而中不中為兵青為水黑為多疾黃吉五星皆角而赤兵大起黃有爭地之役角白喪角青亦興兵黑潦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樂夫太白上中國而辰星主胡貉也凡五星早出為盈晚為縮盈為客縮為主人五星盈必有天應五星入大將軍興兵吉五星犯畢兵起用兵之道不能先備五星之休咎是舉其師（一作兵）與敵也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木星者東方之宿也木之精也所臨之地必有福（一作施）祐天子布德人君之象也其下為太和之神以逆行為不軌為賊殃其木星小則多病大則喜（一作加）以臨之宿為有禮有福苟無禮則無福所見之分野不依位而見其色光芒動搖謂之怒此則無禮也故有殃其精所居之地或為婦人或為近臣揚其殃禍亂其人民歌謠異語興動感衰凡木星出若非常之處青黃之色勃勃然有光芒三角者名曰攝提亦名應星亦名重華若角逆見者名重華久仕有灾過則無灾兵喪應之木星所臨之日國不可出伐伐者受禍可以征（一作往）伐人凡木星之行也起舍為盈退舍為縮盈則其國有兵無傷縮則其國有憂而將死軍敗設若所去焉則失地所到焉則得地亦曰所留居不居國亡所居（一作到）之國昌已居之而東西去者凶不可舉事用兵利以安靜中度吉凡木星守亢則天下兵起乘鼎陰國有憂胡王死入畢邊兵起犯畢及附耳兵亦起犯參伐兵起經柳兵起守軫兵起入五星兵起守羽林兵起犯參旗兵起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火星者南方之宿火之精也為執法之星歲一周天其形焰其行速與諸星遲逆不同所臨之地主兵飢喪亂妖孽常以十月入紫微宫受制取無道之國出入常以勾芒為凶一云東西南北無有常定其位下為風伯神一名罰罰者其形類留彗勃勃亦焰如火見於分野有憂國人飢亂父不父子不子兵甲起征伐不息其精在無道之國化為童兒着赤衣在於屋（一作蘆）里教為歌謠使國人相惑或為異鳥飛入軍營皆有災異此星者五星中最為妖惡災異甚於諸星或逆行一舍二舍為不祥居之三月所臨之分國有災

五月受兵七月國平亡地九月大敗亡且夫火星之精氣也為亂為賊為飢為喪為兵所居之國受殃用而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者災愈甚若火星臨敵我利之可以力攻之臨我則勿妄動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旋止息乃為死喪寇盜也臨其地則亡地以戰則不勝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方疾則兵聚於西方其南為丈夫喪其北為女子喪火星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火星所在凡鶉火之時宜背午地他皆倣此火犯土木主大戰金星摶之亡偏將火環金星偏將死與金星相遠而

鬪破軍殺將入金中土出者破軍殺將克勝火出所在不利先起犯左右角及守亢兵起入房馬貴入糠兵起犯南斗星破軍殺將火入女及入危兵起守昴胡人不寧匈奴破在三年犯畢右角大戰左角小戰犯附耳及角兵起犯參兵起犯東井一星將軍野戰死犯鬼兵起守七星外有兵起大乘張及與張合兵大凶守張合大將驚犯翼異邊兵起入軫兵起大行河南界邊兵起犯大微宫門之右大將亡左小將亡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金星者西方之宿金之精也歲行分方主義主將策

主姦謀主誅伐將軍之象也其精下為風伯雨師所在之宿止其分野其芒色搖動可以隨形見災以出入不時為凶其星日不依狀若沒色大（一作木）甚光（一作火）大者表帝王之德正也若合伏不伏合見不見不依常道者此主君（一作君）之失政臣下用權之兆也或見非常之處芒角七鋒色多似赤者名曰七公亦曰殷公亦名太公（一作心）表帝王草政大喪之兆也或出東方不依伏沒其精名啓明赤名大相乃在左右大臣不赴（一作附）君心也萬姓蒼皇（一作黃）流移異國兵革伏起其星凡（一作九）鋒色白暈其精伏於昴酉四十五日若依位而見則

灾消名更見於非常其名大囂亦曰木華亦曰熒易
芒角所臨之國其大灾有七一曰大水二曰大火三
曰芒散四曰兵聚五曰大兵六曰大飢七曰賢聖飛
勝出境垂獸食人天下大亂曰南方金星居其北者
曰盈王侯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曰北方金星居其南
者曰縮王侯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
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亡之兆一曰天下偃兵
野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
下偃兵兵在外則入未當入未當出而出天下舉兵所
當之國亡當期（一作斯）而其國昌出青（一作東）爲東方入黑爲

北方出白爲西方入赤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疾過
則其鄉凶入七日而後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而後
復出相死入又復出王者惡之已出三日出三日而
後微（一作復沒）一二日而乃復盛出是謂火（一作央）伏其下國有
軍將死已出三日又復微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
有憂師師雖衆敵食之粮用其兵虜其師出西方失
行夷狄兵敗出東方失行軍國兵敗一曰出早爲天
早爲月食出犯爲夭夭爲彗星將發於王道之國金
星出而桑榆間病其下國行道而下也正出舉國平
正出桑榆土餘二千里將上而疾未盡期日過三矢

病其封國分天下爲三在戌酉過其一也金星經天
天革主曰陽也金星陰星也日出則星亡晝見於午
上於經天是謂亂紀金星晝與日爭明彊國弱女主
昌且金星者兵象也出而高用兵吉淺凶金星庳淺
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有
芒角敢戰吉不敢戰凶芒角所指吉逆凶進退左右
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圜以靜用兵靜吉躁凶金星
出則兵出入則兵入順之吉反之凶赤角戰金星猶
發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火星從金星軍憂離散畢出
金星之陰有分金軍出金星之陽有偏將之戰當其

行金星還之破軍殺將也辰星者殺伐之氣戰鬬之
象也與金星俱出東方皆赤而赤夷狄敗中勝與金
星俱出西方皆出而角中國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
中積于東方中國大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
不出則金爲客辰星出則金星爲主辰星與金星不
相從雖有軍不戰若辰星出東方金星出西方辰星
出西方金星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辰星入金
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者破軍殺將客勝下出者
客亡辰星抵金不出者將死軍敗正旗出破軍殺將
克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名破軍繞環金星若

與水鬬大戰克勝主人吏士死木星與金鬬可㧺劍
㧺劍者其間可容一劍也小戰克勝居金星前三日軍罷出金星
左小戰歷金星右數萬人戰主人吏士死出金右去
三尺許軍急約戰凡金星所出所直之辰其國得位
得位者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隨
地而敗何也剪色黄而未蒼小敗宋也黄而赤黒角者小敗熒色赤黄小敗燕色黒黄先小
敗移却則勝之金星昆狼赤比心黄比參右肩青左肩黒比
奎火星亞色勝位行勝色大白行得其度則勝色也行其度盡勝
之凡金星與月相火有兵接城偏將戰與月俱出守
城者敗與列宿相犯小戰與五星相犯大戰金星在

南南軍勝在北北軍勝出東方背之吉逆之凶西南
亦如之金星守北斗三十日夷狄來侵入羽林兵起
食昴及食畢胡王死滅金星之光戰敗將死金星綫
色隨方色戰吉若青則東克餘亦如之入月客兵敗
將死色白而角可與戰金星之出也初大後小兵弱
初小後大兵疆金星與木星一東一西害王侯一南
一北刀伏藏犯畢左角右將死右角大戰將死陵房
色亦兵起勾芒大戰不勝將鬬死金星出入而留守
於尾兵起于野將士消道入南將戰死犯河鼓敗軍
殺將犯牽牛時矢衆守午甲兵犯房一作危亦兵起入室

暴兵消道將死犯東壁大兵起守金外兵入國犯塞
守婁征無功守胃兵起胡王死四夷多憂犯畢邊
兵欲發犯畢右角胡王大戰入畢口馬貴軍傷犯觜
兵起犯參逆將起左右廂大將死犯參伐兵起犯井
將軍惡之入井兵起犯輿鬼兵起入柳兵起盜地守
柳大將死犯星大將入塞入翼天下兵起犯軫其國
兵大起

水星第一百五十四

水星者北方之宿水之精也出於仲月天下和平若
仲月不見則災變生大飢陰陽錯亂國家傾危冬溫

夏凉害人傷物主制王刑偏將軍之象也其精下為
先農之神以不放為凶一名細一作極極變色士已所見
不常之處其光青白輝輝然者此帝王之德及一作延
也如此星見多夜雨晝晴者臣下用陰謀其上也至
于偏裨地皆放此其星若不見四仲見於四孟之月
者其神明名勾星光芒勃勃然如片雲大如景星爍
爛九月所見分野人多流亡迭相費食白衣聚會兵
起吞併九州十年大荒其變如此審詳候之其久而
不没聚光兩角變其勃勃然者象海鯨魚死易主逆
新之象其神及明爽星芒急輝輝然其芒角五鋒狀

如殿劍形于(一作於)萬物者也早爲月食曉爲彗星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失其時而出(一作爲)當寒反温當温反寒似出不出是謂(一作以)擊卒兵大起也與他星遇而鬭天下大亂凡水星入月主敗兵與星合而出破軍殺將客勝視所指以命破軍環金星大戰克勝守房胡敗守婁兵起犯畢爲傷主人克勝出昴北胡王死守畢昴遇兵起守參伐南胡人入塞入井則兵進出井則兵退犯鬼兵起入婁兵起守柳牛馬貴守張兵起入翼兵大起犯五軍兵起留心兵起四方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土星者中央之宿土之精也若見於四季表主之感衰也其神降於大微或下于人間爲妖興爲魁女起亂亡破國家爲妖言惑亂人心或爲近臣間鬭中良若其星光潤鮮明見井鬼之間伏沒依常道則正道不失不依常道則三綱錯亂夫此星之色本黃而光潤獨鋒在上如火焚(一作炎)之狀四面衆光細而附上(一作羅)然即土星之本體土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還復居之國得土地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居其宿久則福(一作禍)厚居其宿易則福薄之當居不失鎮其下國可伐得者不伐其盈爲王不寧滔事一日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兵將亂不可舉事用兵次二舍二舍有王命不成不然將有大水凡犯左角大將戰死守有用兵起守據兵大起入天廟兵大起守房有客兵再不過五日自去守奎入奎有邊兵起入婁亦如之入胃客兵敗主兵不用入昴胡主死入畢爲亂入觜兵起逆行守參胡兵起守井逃兵起入胃舍七星兵起守海大張守張多盜賊與土工兵起入軫兵發事自敗入天庫兵起守南河界營東兵起出東掖門爲將軍發事出西掖門爲將軍受事西出受刑

虎鈐經卷第十五終

虎鈐經卷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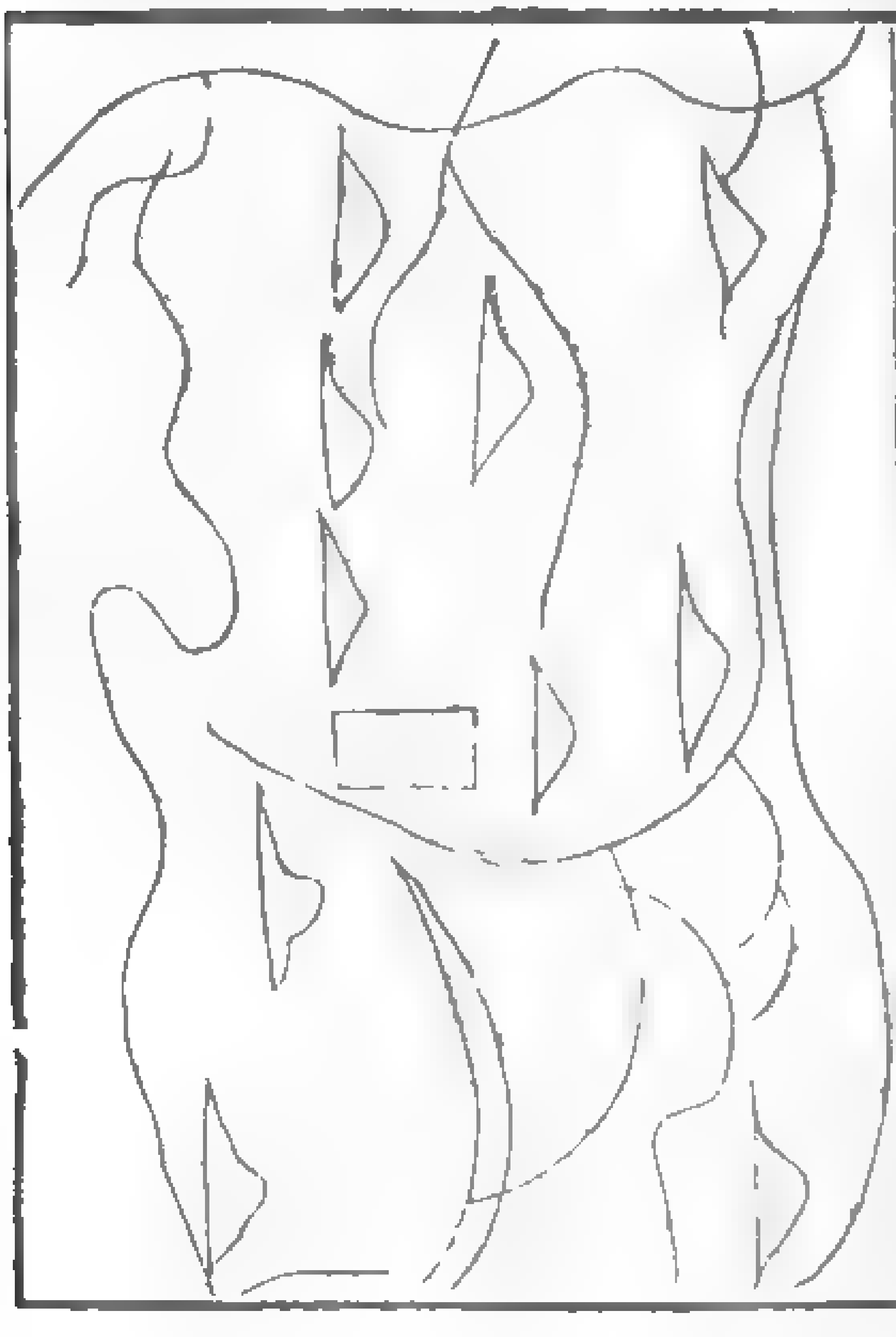
分野統論第一百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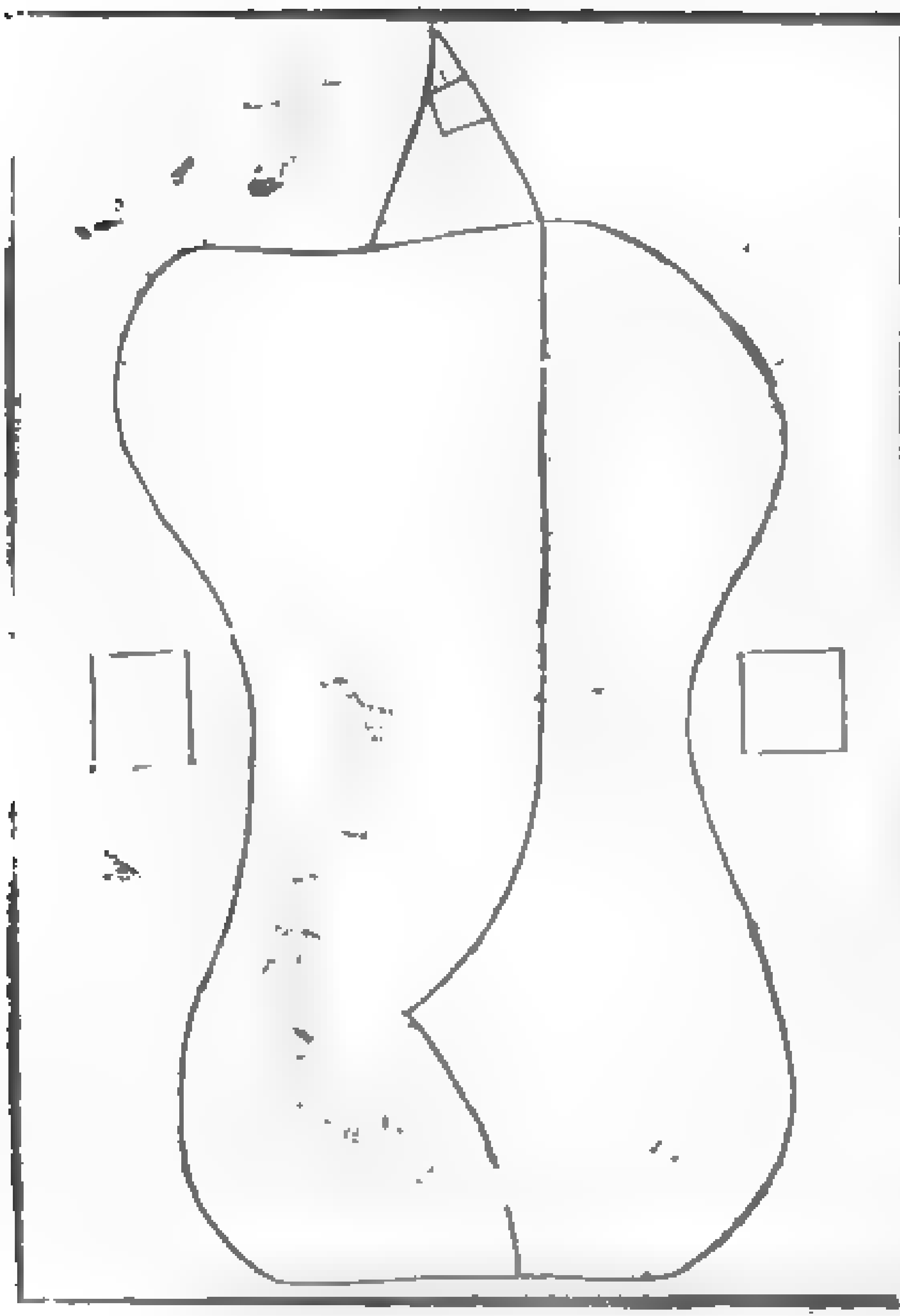
老人星第一百五十七　大火第一百五十八
析木第一百五十九　星紀第一百六十
玄枵第一百六十一　諏訾第一百六十二
降婁第一百六十三　大梁第一百六十四
實沈第一百六十五　鶉首第一百六十六
鶉火第一百六十七　鶉尾第一百六十八

分野統論第一百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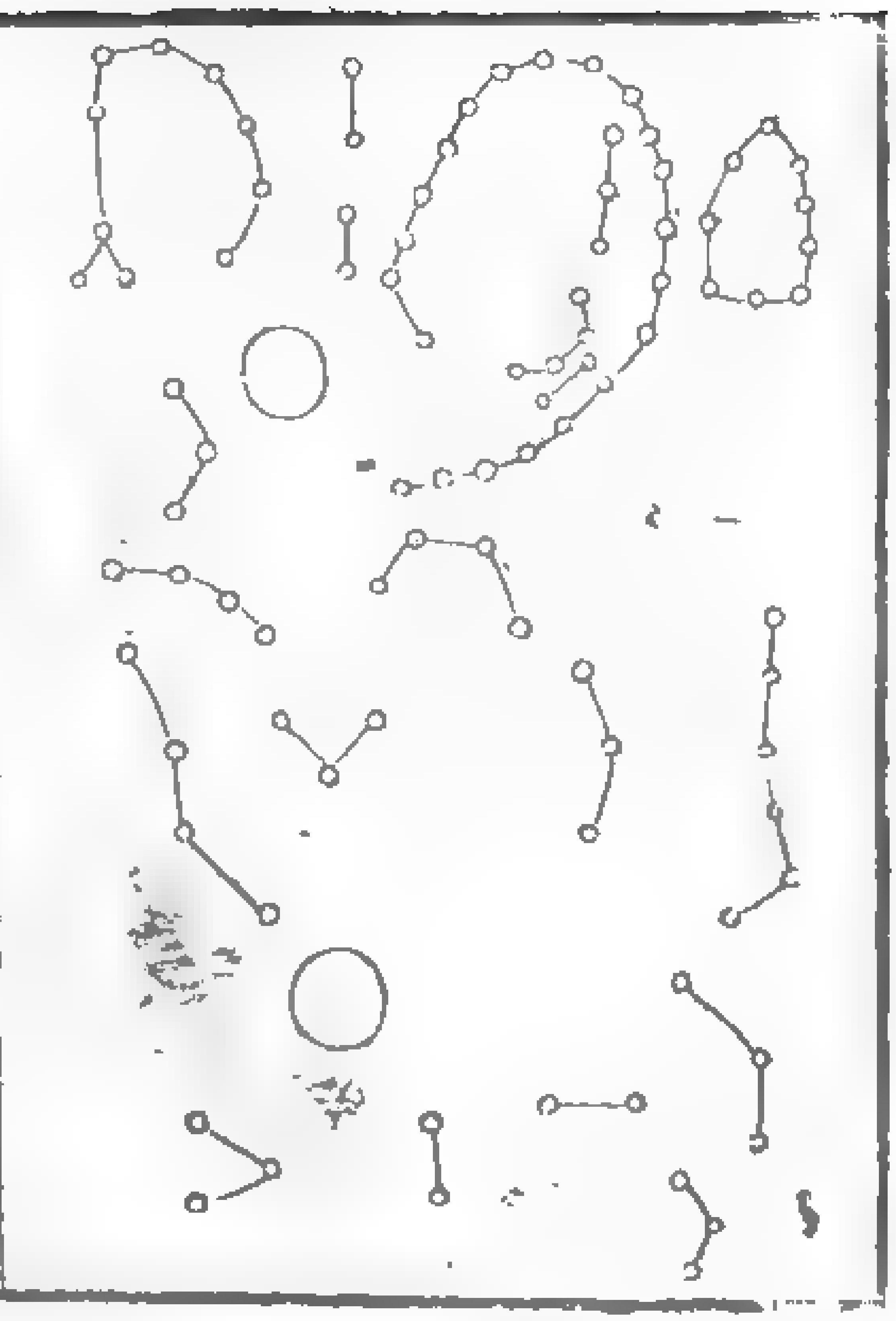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又曰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

乎地理此皆前聖人洞吉凶興亡之道然而天文地理在象之要者得不審而用之哉行師之際五星伏沒遲順兩曜盈虧珥薄食飛流示變孛彗為妖既知之矣必審必詳所居纏度焉其纏度既詳之矣必審所管分野焉苟如是方可以精別災異順其舉動而已矣今臣輒上據天文下推地理以別十二分野外以觀星辰之變內以備山川之用天地之間燦然在目其圖其狀以視於來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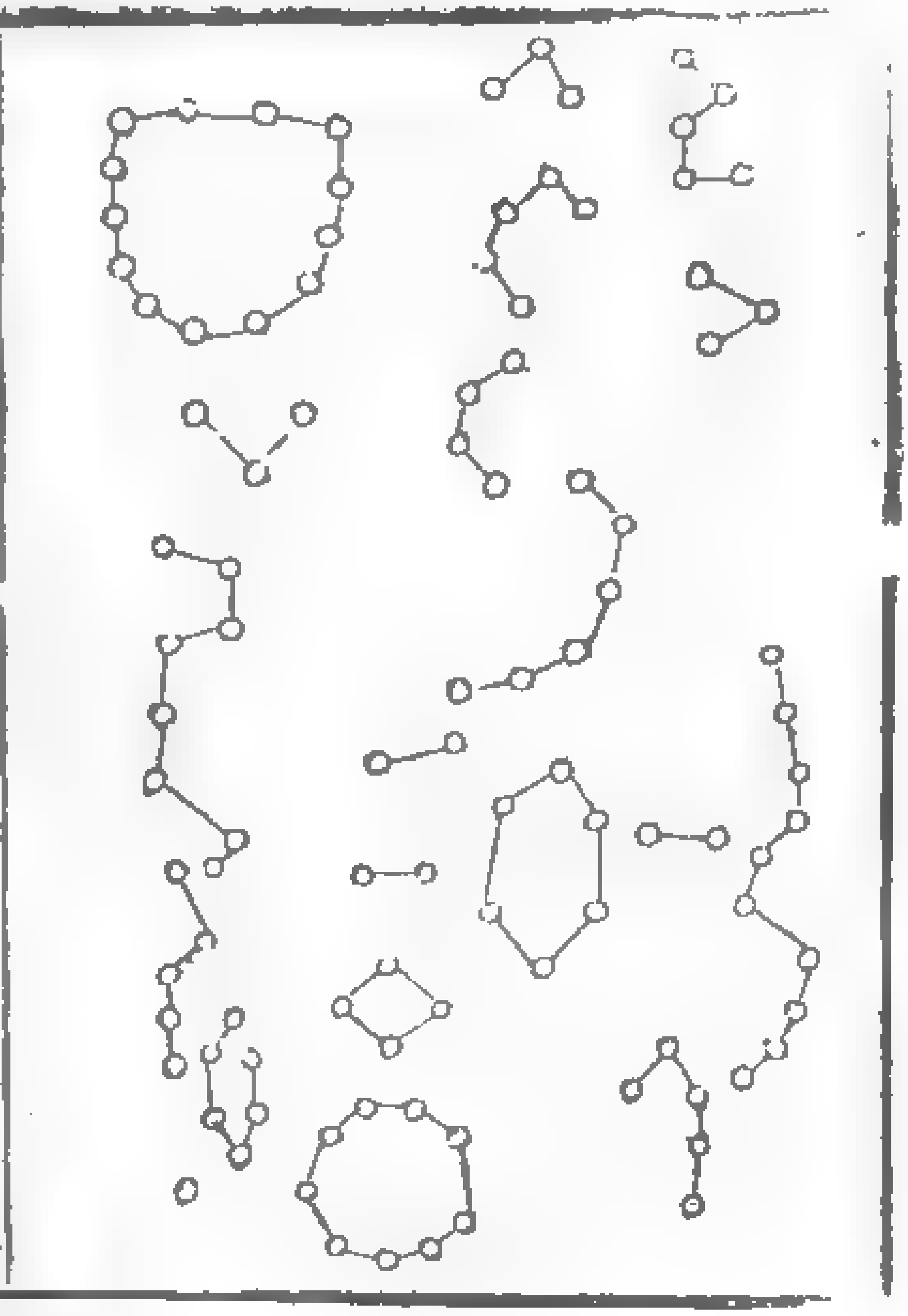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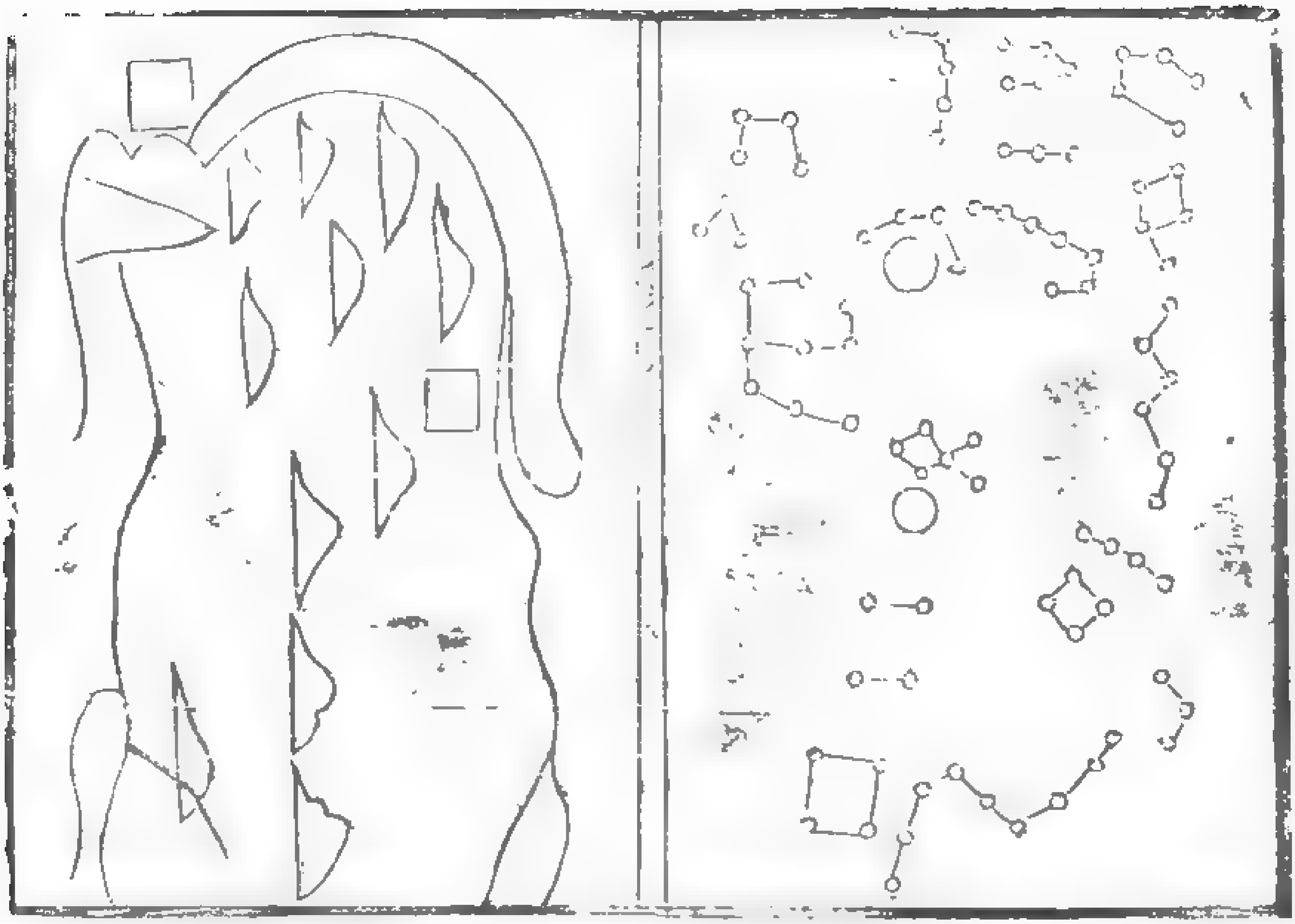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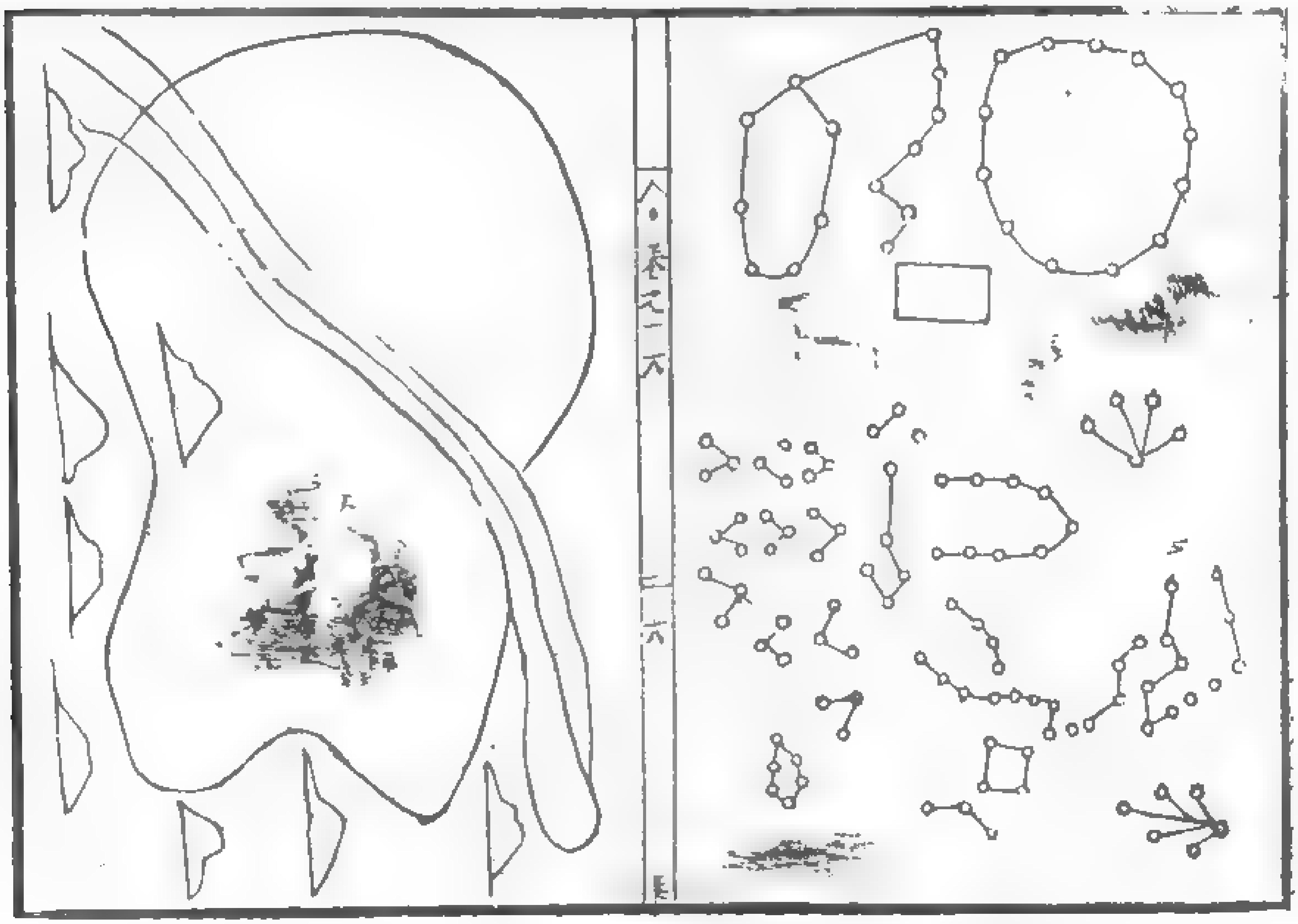
一八〇 卷二十六 二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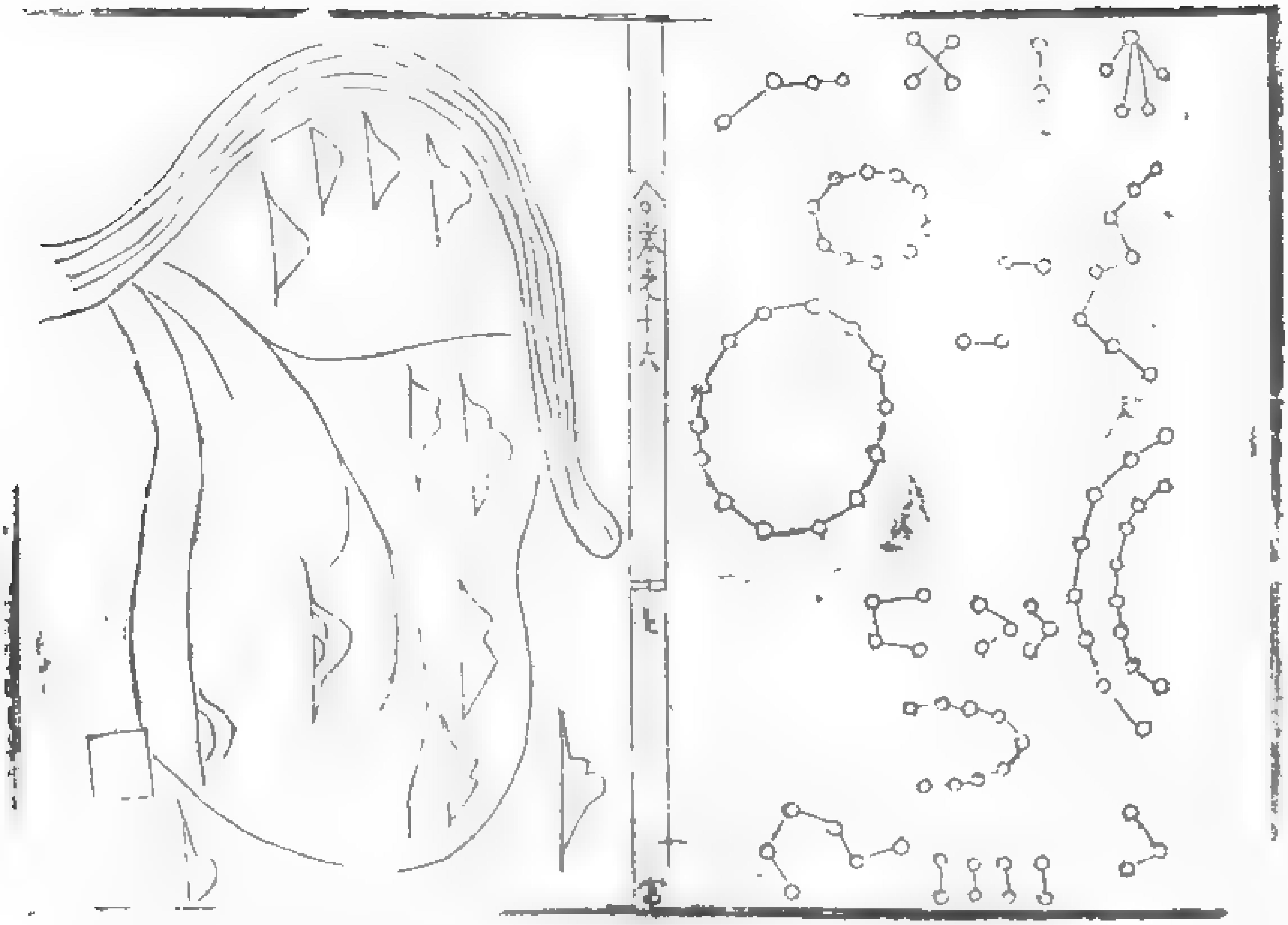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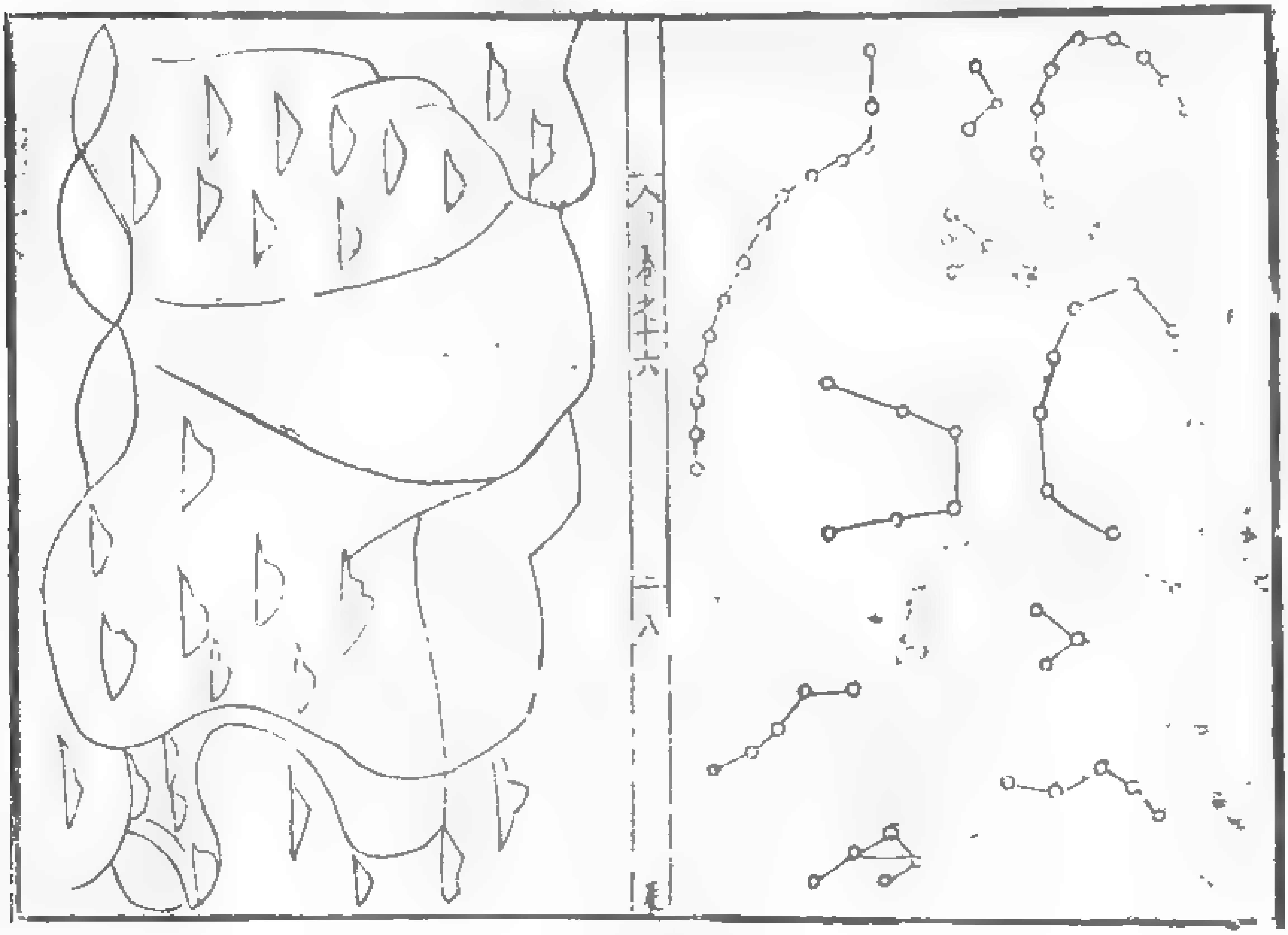
一八〇 卷二十六 四 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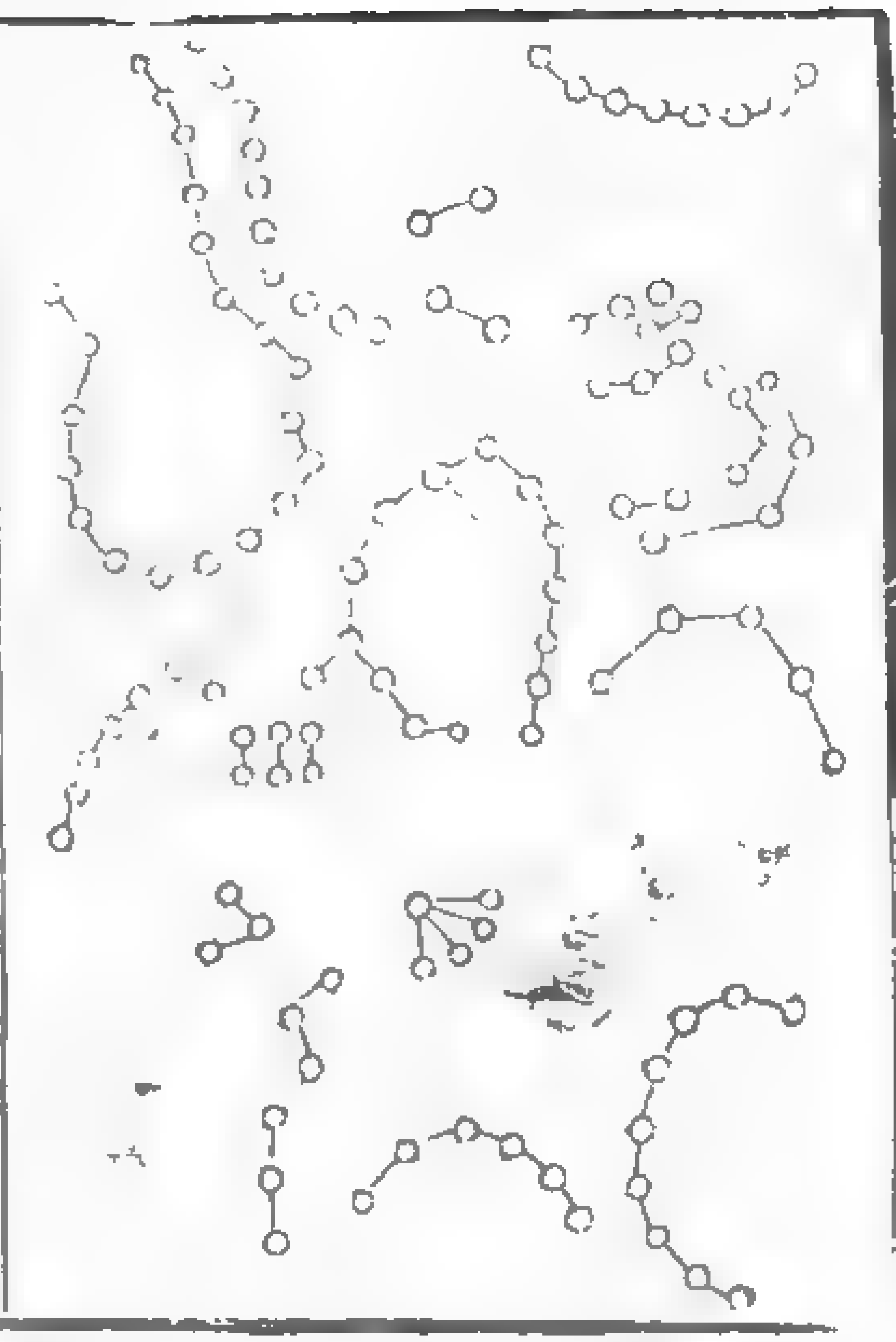












虎鈐經卷第十七

雲氣統論第一百六十九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將軍雲氣第一百七十三
伏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四
姦賊雲氣第一百七十五
敗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六

雲氣統論第一百六十九

臣聞百人已上勝敗之氣必俱焉是以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天地無言吉凶以象占雲氣有異必契灾變占氣之時候氣之初出如甑上雲動欝上騰氣積而為霧氣陰氣結為虹霓暈珥之屬不積不結散浸一方不能為灾必須知雜殺氣森森然疾起者乃可占常以平明下晡日出沒時候之其內有風雨為鮮者不成灾也若出軍之日天氣漠漠雲彩陰沉而寒者必戰之象也若晴陽溫和風雨不動者不戰也如或有青氣見君王相上者大勝青屈旋留注者下流血大霧五十日日不散者其城當有兵馬霧色蒼黃者

亦有災變也白雲如疋練經丑未者兵之象也或雲如人行排列如陣或壬子日四面無雲獨見出雲如旌旗皆兵象也或雲三道如霧非霧如塵非塵者敵人發軍之徵隨其起處防之或白雲如疋布起于東方者大兵起也色赤者尤甚青者夫喪黑者亦如之也或黑雲三道首尾銳而中裂者其下將有大戰或雲氣赤而北綠黃者大臣專權之兆也不早除之將有大變於軍上往來則往者敗來者勝或雲氣散如錦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慶賀事必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暴亂之象也（象一作衆）或雲氣如弩弓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雲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旦暮之露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僊人衣十萬聯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或白雲廣大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見之國當嚴號令肅士伍以備之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凡占氣三四百里平陸望在桑榆上千餘里登高望之下屬地者居三二千里雲氣有戰居上者戰自華而南氣下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上赤常山已北氣下黑上青渤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卓而（卓一作卑）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疾前方而後圓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疾行前高從卑止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來卑而循速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十餘里三十里見來高又餘二十丈者不過三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精白而前抵者戰勝其前赤而昂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者杼雲如杼軸雲摶兩端銳拘雲如城者亘天其半雲蜺者類闘其故劍雲鈎曲者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必占闘其直五朔所候次于日旁雲氣人主人象皆如其形故北狄之氣如群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航旛旆（一作旂）若冬及之後夜明者陽氣之動也不足占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凡營臨陣之時紫氣出於軍上者大慶之兆也即日

有喜或軍上雲氣如覆隄前赤後白者勝氣利進兵攻擊在敵則勝或軍上氣凝成雲中天而住（一作駐）堅固不變者名曰剛氣在敵則勿攻之或軍上雲氣作盤蹤之狀者此之謂天威也宜用精兵固以漸進戰或軍上雲氣如華蓋先動者或雲氣上赤下黑臨軍者此弱彼强然終破强小能擊大大戰大勝小戰小勝或雲氣如黑人在赤雲中謂之捷（一作精）氣或雲氣如十五童子氣中赤氣在前者彊兵之氣也或雲氣如山隄林木或白氣紛（一作粉）澤從耳如權緣以赤氣或雲氣爛如火光或湧如山火煙或雲氣如山蓋分為（一作而）兩

穗蓬蓬然又類草煙之狀此得天勢也或雲氣凝白逐五軍而或付雲氣十十五五如高蹲蹲黑氣中或氣如黑烟或雲氣如馬頭高尾低或雲氣如人持斧向敵或雲氣如三疋練此十者勁兵之氣也在敵則宜避之在我則所向皆克矣黃雲氣黃白厚潤而重者或雲氣動廣如三疋皂帛前大後狹並行其中有雲如鬬鷄亦白相隨在氣中或陣上有五色氣連天或雲氣逆天如烏衣人在赤雲中或黃氣亘天此五者應天之兵也擊之大凶或軍上氣如蚰蜒頭向敵或赤黃氣干天或雲氣如日月而赤氣繞之或雲氣

如日暈有光者（一作者）或氣凝聚而不散或赤雲如彩色鮮將衝天或雲相繞又如鳳凰之狀或雲氣光潤如城門隱隱在白雲中或氣內赤分黃此九者彊兵之勝氣一曰王者之氣也雲氣如是且在我軍上則出擊敵我在敵上則慎勿妄動又若在我軍上及敵人軍氣如常者亦勝兆也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進兵攻城及敵來圍我亦審雲氣之吉凶或城上或營上有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者軍人願降也（此章一緣勝敗之氣雜論之又多言城中之事故別立此章若干營寨及陣上吉人亦同）或雲

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相和解或城中氣如白旗者不可拔或黃雲城臨者城中有大喜慶或青色氣如牛頭觸人者城中不可屠（一作留）或城中氣出東方色黃者此天鉞不可伐伐者大禍或城上氣如大煙分湧者乞人欲出戰也其氣不可擊諸色但出而無極者不可屠或赤氣或黑氣如杵形從城內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大勝或城上雲氣分為兩穗火之狀者不可攻或濛繞城而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凡攻城寨有諸氣出入吾軍者勝氣也謹備之或攻城赤氣在城上黃氣在四面繞之者城中大將死城

降或城上赤氣如飛鳥者急攻之立可破矣或氣出
入於城中者城中居(一作軍)民欲逃散無鬬志急攻之或
氣如死灰而覆其城寨者吏士(一作伏)病城可屠或城上
全無雲氣者士卒心散或城上赤氣如衆人頭向下
者其下多死喪血流或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之可
拔或白氣光如劍形長百餘丈自敵上起而橫城上
者攻之者受禍城不可屠八十一日内應或黑雲高
起以黃為緣長凝於陣前橫列如跪如伏如手相牽
三三五五低頭拱手營陣之上者人必降或雲氣如
鷄雉及走兎者賊當來攻城急備之或雲氣三條五

條橫列成陣文如虎班者所臨之軍必拔城殺將見
之急攻之或雲氣如龍行於城上者必有大水凡城上
勝敗之氣如是者勝在敵不可攻之敗在敵可攻之
勝在我則利出兵進擊敗在我則堅壁清野嚴以守
之雲氣所見天地心也可不愼哉

將軍雲氣第一百七十三

欲知敵將之賢愚亦以雲氣占之夫軍上青雲帶赤
中黃白自白日至夜不散者其主弱臣强大將軍驕
恣法令顚倒可急攻之或軍上雲氣昏昏暗濁者主
怯不明賢良不附也或軍上雲氣如蛟龍者主將軍

神蒐散亂可擊之或出自白日沒之後有青氣西亘
天者經十日不雨大將當失位强在三年之内也已
而變赤者大敗之兆也或軍上青氣漸黑者大將軍
死或雲氣黃白而潤澤者將有威德也或軍上氣漸
漸如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識也或雲外黑而中赤
向前者或兩軍相當雲氣如國倉者或赤氣如山者
此三者將悍精驍勇也或雲上與天連者將有智也
或雲氣如龍虎在殺氣中或如火煙奮奮或如火光
爕爕或如林木龍蹤者或如塵埃頭大而卑者或色
紫黑狀如門上樓者或如紫粉(一作粉霧)霏拂者或如龍

游黑霧中者或如日月有赤氣起繞者或狀如門上
黑下赤者或皁旗者或如弓形或蜿蜒如蛟蛇者此
十三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青而疎散者將怯弱也
或前大後小者將不明也或內黑緣以白氣者將懦
而無謀也如此者可以詐動可以事惑可以威讋可
以强逼決勝矣

伏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四

進兵之時先於山川四面望其雲氣渾渾圓長赤氣
在其中者或如赤杵在黑雲中者其下有伏兵或氣
青黑色掩北(北一作)敵將設伏兵以待我也或兩軍相

當赤氣在陣前後者亦有伏兵隨氣所在之方或雲絞絞綿綿者此以車騎爲伏也或雲氣發然類山丘形者此皆精猛之伏兵也或雲成氣布席狀者此以步卒爲伏也所見之地急防之

姦賊雲氣第一百七十五

白氣群行徘徊結陣而來者他國人來欲鬬亂我不可應之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也或有黑氣臨我軍上如車輪行敵人深入謀襲營柵或有黑氣游行中含五色臨我軍上必有謀合諸侯而伐我諸侯必謀反敵軍敵軍當自敗或有黑氣而幢節之將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人來求戰無誠實言信相及九日內必覺備之吉凡雲氣如是者敵之密謀也

敗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六

軍上氣如死灰或如馬肝或如假蓋或如群羊或如驚鹿或黑氣如人手皆敗徵也或黑如壞山墮敗一隨軍軍敗將死隨我亦斬當避之或雲氣白黃昏發連夜襲敵者軍士散亂擊之吉或軍上氣卑而一絕一敗在東發白氣者突深或雲氣五色而東西南北不定者軍欲敗或赤氣炎隆于天者大將卒死而衆日潰亂或黑氣如牛馬從霧中漸漸如軍者名曰天狗下食血心營乎遠處避之或雲氣蓋道濛散而晝冥者立敗之徵也變不暇熟急避之若雲氣或青或碎如尾礫所臨之軍即敗也若雲氣或赤或白如人首頭如人卧匍地抵頭所臨之軍敗也當流血百餘里在吾而欲攘之者大將移營他處即吉也士卒令其歡心上勝可以解禍或雲氣如水破士伍潰之兆也敵將潛兵襲我之後或夜雲氣長如引索垂下所臨之軍敗也或夜半雲氣濃黑者多陰謀色青白及蒼黑者皆反戾之兆也或黑雲如車輪轉而入軍者小人謀逆急宜備之而雲氣狀如犬者其下多流血或雲氣黑色而黃色在上者士卒怯懦內亦有反亂之計也或黑雲如幡幢在氣中者或赤氣如血飛鳥在黑氣中者皆敗兆也或黑雜碎如群豕或如群牛馬或如群驚鳥者皆敗兆也或雲氣如浮塵散漫者士卒謀反逆或赤如火之猛焰燭天而起者大敗流血或赤雲如人三三兩兩或行或坐者[illegible]兵將至也或雲氣如焚生草煙所臨之軍大敗也或夜半雲氣濃黑者多陰謀其色青白及蒼黑者皆反之兆也或雲氣如焚生草煙所臨之軍雖前勇後當自退能以歲月候而擊可勝或赤雲氣而慢慢或如蓋者軍當

自亂或赤雲兩向將如八字各有守尾欽而復大者狀大戰流血先動者敗言先動而敗者謂有兩軍交刃之時之兆也或雲氣如懸衣敗兆也雲氣如轉蓬者敗兆也或兩相當敵士全無雲氣者擊之可破也或兩軍相當敵上雲氣極天如陣者此之謂横海氣力攻之可破也或兩軍相當望彼軍上有火照人者此失將士之心攻之可敗也或雲氣如群鳥亂飛者敗兆也或雲氣稀稀如虎尾垂于軍上者軍欲降不然將有姧人爲敵應或兩軍相當去十里内望見敵軍上氣白又高被有青雲者立敗之兆也宜速鼓行而望或雲氣蒼黑者敗兆也或雲氣如牸牛或如鼓車或如群羊亂走或黑雲如人牽牛皆敗兆也或雲如壞屋之狀兵敗將死或淡黑雲中有淡黑雲黯黯西如星者謂之敗軍之氣兵大突夫闘動與天以勝敗之氣告人者有以也當勝氣者不可恃之當精軍正□□精智慮號令正賞罰此可以奪天地之既也苟或恃正勝氣而軍正不備荒怠敗度此可以反勝爲敗也偶敗者氣詎能必敗也當以嚴教令謹智慮責躬罪己恭答天譴此可變敗爲勝也大將得不以勝敗之象垂子脩德之方乎

虎鈐經卷第十七　終

虎鈐經卷第十八

天第一百七十七　地一百七十八
虹蜺第一百七十九　雷霆第一百八十
戰候第一百八十一　雜占第一百八十二
占風統論第一百八十三
五音占風第一百八十四
刑殺占風第一百八十五
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
占逆風第一百八十七
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天第一百七十七

天裂（一作剝）于敵上者敵人自亂之兆也天色如血兵戰之兆也天雨甘露所雨之地兵大勝也雨雖在敵敵敗也在我軍避之天雨魚鱉在敵敵敗也在我亦當避之天雨血在敵急擊之可勝也在我避之或在我彼兩界者將大血戰吏士俱傷天雨絮及粟在敵敵凶在我避之天雨海鳥毛大亂之兆也天雨毛所雨之地大將信任邪謀也若煙非煙慶雲也雲開有德若星非星歸邪也歸邪有人若霧非霧泣軍也泣軍

多殺將若雷非雷天鼓天鼓多敗軍不雲而雨天泣也天泣多覆國凡天下之事變異於人者急慎之

地第一百七十八

地裂者兵戈之兆也營中地生錢者下謀叛也急備之營中地上生毛者吏士多亡敵嚴令防之軍在野營地震者有突星到也營地生五谷者將士有喜慶大將有封邑營中地色忽變黃者大慶之兆也營中地忽拆裂有軍敗將死也急移營避之地忽陷者主將破煞之兆也營中地忽生血者賊來忽速避之城中與營内山忽有夜崩者吏士欲分散移營避之也兵之城山春崩者敵來伐城山夏崩者有大水至山秋崩者有暴兵至山冬崩者軍民飢結營之地吼如雷者敵來急速備之流水無故絕者設伏兵至水忽赤如血者軍士欲自亂急備之

虹蜺第一百七十九

攻敵人之城有虹蜺屈曲從外入者三日内城屠五色虹蜺飲軍井者大凶移營避之虹蜺垂營中者亦敗兆也五色虹蜺繞城城中將亂急攻之白虹見於軍上者軍敗流血白虹貫中師不可出白虹繞城而不匝者從不匝處攻之必拔矣繞城而匝者即候從漸錯處攻之赤虹從天直垂地者所垂之地敵兵至十一月屈虹出破軍敗將天有白虹如霧者營中防姦賊及兵將反黑虹所見之地大水到其處利於高處置營赤虹半隱雲上有火災亦當敗黄虹在營上吏士多驚擾青虹亦如之不爲災

雷霆第一百八十

營中雷拆木者大將凶利脩軍政春三月内甲子乙丑戊寅辛卯戊午有雷及霹靂下石殺人者軍在野營將有大戰一月内應之雷一聲而止者將軍有重令行將戰之時雷聲自我陣後起漸漸入敵者必勝也隨其聲而擊之吉從敵震迅而來者凶也急抽兵避之天陰不雨雷霆在我軍上隨而擊之者大勝也合戰之時大雷一聲而止先動者勝渾渾圓長者從來處吉聲四起東西南北不定者軍有大血戰兩軍傷大雷疾速自我入敵者勝也自敵來凶霹靂當于帳急搜撿一作檢之營中有姦人為賊應亦慮暴兵至或夜半無雲而雨者吏士不從軍令也火急施恩布惠一作講我以禳其禍

戰候第一百八十一

臨戰之時五色采旗掣拽不動者大勝候也敵強力

戰慎不可追之臨戰之時鼙鼓之音鳴于常者勝候也角聲清激者勝候也風不起而旌旗悠揚前指敵陣者勝候也馬驕嘶而舉蹄欲進者勝候也牙帳無故倒折者敗候也鼙鼓之音重濁不止微者敗候也角聲洪濁不清潔者敗候也焦而四亂者敗候也橫而不圓者內亂將發旌旗擾亂不整者敗候也馬亦多驚嘶退縮者敗候也臨陣之際勝敗之候能詳審者善矣

雜占第一百八十二

結營之地天火焚其林野者賊兵疾到火無故自發焚其帳幕者有大水到溪澗中水忽出主有陰賊到其地凶移營避之或出軍之時或將戰之際有兔及麞鹿之類走過者忽殺之勝兆也營中黃龍見者大勝也營中山池沼溪澗忽自然自外而入者士卒淩主將龍鬭營中及左右者賊大至亦防大水群蛇集營前道上者有急兵至營中竹樹忽然生血者大將有重憂營中不雨而樹濕者賊兵起營中忽得五色魚者勿殺之殺則大水立至不然暴兵則有魚上下于樹者水亦至急移營高處避之鷄有重距重翼飛來營內者勝兆也殺則大凶兩軍相當遙見敵上有龍者不出一月敵當大敗大尿溺營前大道者移營避之有災至營中馬忽驚嘶者即起卒兵立具兵器備之恐賊潛到馬前營生角者多殺傷馬毛無故而亦主將灾也將帥之馬夜無故嘶者其主凶城忽出水者賊兵相侵鼠噬一作齧甲冑及兵器者損吏士也鼠群行即有大水鼠類出軍中防叛逆虎狼入營者賊兵至傷人大凶

占風統論第一百八十三

凡灾風之來多有殺氣克日濁塵飛埃蓬勃四起也凡祥風之來多與佳氣併而日色清朗天氣凉索今條長去地必高不動塵而過也

五音占風第一百八十四

宮風聲如雷吼空中一作風商風聲如驅群羊徵風聲如奔馬羽風聲如擊溫角風聲如千人子午為宮丑未寅為徵卯酉為羽巳卯為角宮風發屋折木米貴來年兵起徵風發屋折木四方有急羽風發屋折木米貴一作情賜商風發屋折木主兵角風發屋折木急鬭戰

刑殺占風第一百八十五

歲月日時傷陽德自處陰德在天十歲月日時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丑刑巳巳刑寅一作申

辰午酉亥各自相刑子丑寅巳申爲上刑卯寅巳爲下刑大風從三刑上來官軍克大寒大克小寒小克風從刑下來禍從刑上來福從三刑爲上從自刑爲下

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

申子爲貪狼主欺紿不信巳賊遇盜賊主攻刧巳酉爲寬大主福禄賞賜衆宴酒食主貴人君子亥卯爲陰賊主戰鬭殺傷謀反大逆殺人之事寅午爲廉宜（貞）主賓客禮樂聚嫁畜儀誠信丑戌爲公正執仇怨主兵辰未爲姦邪主欺慢人貪狼之日風從覓來仍以貪狼參說吉凶他皆倣此有殺氣從三刑上來或五墓上來有伏兵不戰必克

逆風第一百八十七

逢勃四方起或上來觸地此逆風也暴兵至寅時發主人逆辰時發客逆午時發親戚逆申時左右逆黃昏發外賊逆宮日風從角上來卒急有兵圍至月中折木者城陷羽日風喧喧日無光深霧兵圍城客克商日風從四季上來關梁不通踠色陰賊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日（一作賊）日相殺

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

城圍邑經旬不當雨者城中有輔疾去之征出之日細雨沐兵捷之徵也若大風雷雨不見日辰午戌亥自刑之日兵家大忌也臨戎之際忽來陰氣旁勃牙杠折陰不見日旌旗抑揚此敗徵也慢風與氣從敵所俱來我勝急擊之反走則凶旌旗暈暈（一作暈）順風搖曳擧向賊者即擊之勝也大將牙旗之日風勢順動旌旗前指鼙鼓之音清亮此勝兆也持此可以勝定安三軍之心風旋塵如穗如蛇形屈屈來䙖者凶急備之風來卑而掃地者敵兵至速高則來緩營中大風折木者大將失位風無常而無定者賊即至合戰之際大風晝昏揚塵衝敵大勝反走凶兵初至所伐之城天色陰翳又無風而細雨淫濛者軍將敗若初臨敵而大雷雨隱而至者大勝之兆也有旋風入營折絶旗幟干戈次壞帳幙必有盜賊入營將死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候風之次（一作發）常乎其節實時候之立春之日位應艮宮本宮綽綽然和風徐徐而至者此之謂條風也風自人門起者軍民不利也春分之日位應震宮本宮風來抑之非低颺之非高皆然得風者此之謂明庶風也明庶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金門起者

軍民不利也立夏之日位應巽宮本宮風至陶陶然圓緩而不散亂者此之謂清明風者也清明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天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夏至之日位應離宮本宮風薰然歘和而普者此謂景風者也景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水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秋之日位應坤宮本宮風來者暢而論(一作淪)者此之謂涼風者也涼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鬼門起(一作移)者軍民不利也秋分之日位應兌宮本宮風來肅然者此謂閶闔風也閶闔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木門而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冬之日位應乾宮本宮風潔清瑩爽而至者此謂不周風者也不周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土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冬至之日位應坎宮本宮風來凄涼不怒者此謂廣漠風者也廣漠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火門起者軍民不利也風之來也順者為祥逆者為妖皆人志正邪也然後通天地鬼神之心也是以節之之首日而占之可以知其吉凶矣行師者能以順正之道應乎天欲風之不祥也其可得乎

虎鈐經卷第十八終

虎鈐經卷第十九

時加占鳥情第一百九十

運加占鳥情第一百九十一

雜占鳥情第一百九十二

時加占鳥情第一百九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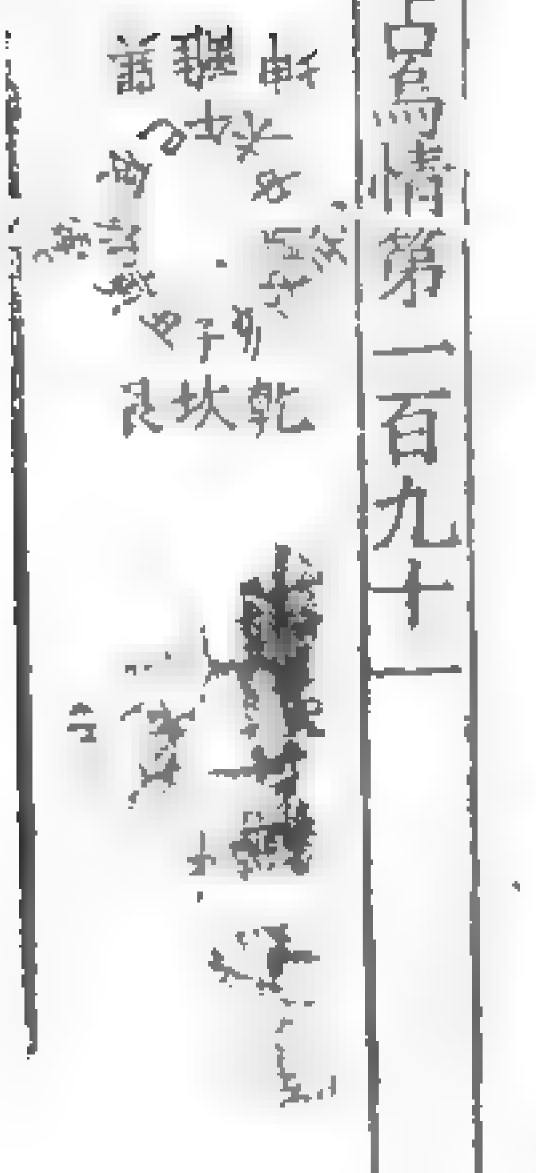
六甲占鳥情第一百九十四

時加占鳥情第一百九十

巳酉為寬大之日時加巳酉鳥鳴其上有酒食時加寅午鳥鳴其上有酒食亂讓時加丑戌鳥鳴其上有酒食詞訟口舌時加卯亥鳥鳴其上有酒食時加辰未鳥鳴其上有酒食婦人口舌時加申子鳥鳴其上有酒食寅午為廉貞日時加廉貞鳥鳴其上有王相長吏休廢有誅諍責讓(一作讓)時加巳酉鳥鳴其上有賓主時加申子鳥鳴其上有酒食相殺時加丑未鳥鳴其上有賓主時加丑戌鳥鳴其上與上同時亥卯鳥鳴其上有酒食丑戌為公正日時加公正鳥鳴其上有王相當其吉長吏公事休廢因死者有來慰問事時加巳酉鳥鳴其上有公正酒食相遺時加寅午鳴其上有公正慶賀事時加辰未鳴其上有使(一作吏)士來說陰私事時加申子有吏(一作人)來作公正事時加亥卯

鳴其上有士來說賊相殺事辰未爲奸邪日時加辰未鳴其上有王相來長吏奸詐休廢因死口舌事時加寅午鳴其上譏讓人說奸訟事時加巳酉鳴其上有酒食陰賊事時加丑戌鳴其上有吏捕姦邪私事陰謀鬬爭劫殺盜事時加亥卯鳴其上除賊兵劫申子時爲貪狼日時加申子鳴其上有言群盜攻劫休廢因死有盜賊事時加巳酉鳴其上有酒食攻戰事時加寅午鳴其上有善人說攻劫事時加丑戌辰未鳴其上有婦人謀群賊事時加亥卯鳴其上有群賊攻奪事亥卯爲陰賊日時加亥卯鳴其上有王相說群臣大義休廢因死鬬傷事時加巳酉鳴其上有酒食相傷時加丑戌鳴其上有使逐賊相傷時加寅午鳴其上有婦人姦私相傷事時加辰未鳴其上亦如之時加申子鳴其上賊攻討事諸陰月有烏鳴若群飛狩飄風門從四季上時加四季有攻奪皆爲開閉之事

運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一



烏從子上來大將不可震威武敵來勿與戰必不利丑上來者不宜出戰兵進戰內有陰謀將發細察備之寅上來者吉音至卯上來者利進戰大將有祿慶之事辰上來者有吉信至營六止忽見牛羊大吉見死物凶巳上來者不利戰陣兩軍俱傷午上來不利出兵未上來戰鬬主吉客凶申上來不利出兵酉上來利出兵有喜戌上來吏士有異心潛備之亥上來不利戰此十二辰位占烏之情也常以作字居中上占之假令甲子旬即在子上是也又若烏從四散併來到營上居惡聲而止住之者賊兵已入境矣急飛過者賊勇銳疾如雷電速爲之備但疾與戰我可以勝營鳥飛來將軍牙帳上搏擊者有賊不可出戰三足烏飛來營前後謂之災欲烏也賊將來至營中者凶急備之亦爲入營者防姦人刺客群烏三三五五營上往來無聲而四散者吏士有逃潰之心鸛鶴急來營上作巢而鳴速移營避之大水至烏至營接千蒙難者吏士謀大將即有禍速避之烏鵲忽來噭上作巢者吏士謀大將潛驗之方戰之時有白烏狀如鷹鶻飛赴者赴敵者并力擊之大勝兆也自敵來赴我者凶急退軍勿戰

雜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二

出師之日烏于軍前逆飛者征無功在左則吉在右則凶逆軍而作惡聲杳杳者大凶兆也或從右發聲和順自大將後而過左復聲者大兵有慶之兆也烏及相呼于衙者吉也烏于軍前一足卓立地者進必衙寇者在枯井上鳴者凶振迅疾飛視衙周陣而不止者前賊也烏來牙旗上立者急移營避之其地不祥烏立牙帳上作惡聲者有吏士潜謀逆速捜驗之必得奸狀烏來鼓角上鳴者將軍吏士心攜姦奮也器械上鳴者即有戰陣也逆營而飛鳴者所來之處賊兵至也凡烏之來大將一別令二人候之此皆能過天地鬼神之情者也

時加占烏第一百九十三

登明方鳴者凶神后大吉功曹等方者大衝天罡太乙方者勝光小吉傳送方者吉從魁河魁方者凶更看神與月將相克假令登明是凶神在寅卯申酉即相生為吉也假令傳送是吉神在寅卯巳午即相克為凶也他皆倣此宜細認六位辯其吉凶

六甲占烏情第一百九十四 六甲旬言在第八卷但以首推其方可也

烏在上 鳴者賊聞不來與戰大吉 鳴者合有吉音無他戰陣鳴者 喜信之兆也 鳴者防慎在內當有細人潜為賊應不然有謀叛者察防之 鳴者軍無他戰 鳴者有賊信者當有戰陣鳴者聞賊不來急備之不利戰凶兆也 鳴者亦慎之或有小盜必殺之不然當有大驚 鳴者防吏士亡逃 鳴者將有戰之事主吉 鳴者有賊信者 鳴者防內有奸人潜為賊應宜備之夫占烏之法立營之地非烏所巢而有烏來鳴方可論占若聚林群烏之所栖泊而嘲噪鳴者不足占也

虎鈐經卷第十九終

虎鈐經卷第二十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祭毗沙門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祭風伯雨師第一百九十七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祭黃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祭蚩尤文第二百
祭八神文第二百一
祭當境神文第二百二
禡牙旗神文第二百三　禡門旗文第二百四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禡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禡五兵文第二百七
禡馬文第二百八　釁鼓文第二百九
回兵第二百一十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有虞氏戒于國夏后氏誓于軍中殷人誓于軍門之外周人將交刃而誓所誓不同吾從周誓之誓曰惟天至仁亭毒萬物其有逆于道德者激霆以震之惟神至幽游息六氣其有淫于禍亂者潛靈以殛之惟王至明順此九服其有勃于教化者興師以察之此四者同條而共貫也是知軍一作君天下者持干戈以寧不臣戒未為不善也滌殲洋以廣王化未為不嘉也今蕃虜不庭亂常反德吾為天子恭行天討誓勇大憝決擇元功即出一作凶門已即敵境咨爾衆士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生死榮辱在是一舉勿使自蹟為邦之羞爾其勉之勉之

祭毗沙門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維年月日某官謹以香火蔬菓祭于毗沙門天王惟天王神靈通暢威德奮震據大陰之正位降普天之妖魔左手擎塔尊神顯于西土右手伏戈一作戟赫天威游于北方一舉而群魔駭再舉而沙界裂目激電以日晴髮聚藍而雲委卓乎萬古聲稱元神今妖孽未除生靈塗地凶聲逆氣溢天而浮星帝命某領雄師權剿戮群黨大勳未立伏心從奮天王受佛救印廣揚神通尚能卷大地于掌中納須彌于芥子今此小醜豈不能怯伏惟降慈悲心救衆生苦開大神力神兵右廻左旋剪滅賊衆脫苦腦于刃兵之劫發濟拔于風火之輪則某也虔心皈依實在此日尚饗

祭風伯雨師文第一百九十七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一作香酒之奠祭于風伯雨師之神惟神箕畢之精陰陽之粹也動息無間游潛

大虛大塊噫氣鼓天地以發籟飛龍在天合雲雷而作解茫茫禹跡民其賴之今某出師有期惟靈是禱冀神陰嘉(一作佑)祐以贊我師旅或則篙舟楫濟巨川神其九旌發之怒號或則後旌岑歷險阻神其搣十期之霧霈然後扇腥羶之氣如塵風空抽兇奴(一作妖)之血爲波注海大事苟濟敢忘玄貺尚饗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于山川當境之神始疏山濬川所以應天文裂地紀限夷夏宣風雨雷惟神者必靈有祈者必應蓋山川爲之府人爲神之主也禍淫福善神其掌之故聖人列于典禮同家配於群望所與發善者之福神殲不善之屍骨惟神景天地之命為山川之靈監我懇誠贊我兵力使收功於須臾殲元惡于頃刻尚饗

祭黃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年月日具銜某謹致祭于黃帝之神惟神天資欽睿首弄兵戎(一作戍)敷演三才披攘九極陶精顯(一作穎)粹㠯立憂古雖蹈迹之不腆寔(一作實)伊聖之有作方今天人合發夷夏稱忠隱幽于黃屋之尊告廟起白旄之命惟神素章元聖開(一作闓)性世驅(一作馳)逐兇慝(一作逆)揄揚天宮功綿歷千載(一作祀)光靈不泯陰垂(一作嘉)祐以贊我師旅收闢土地誅鋤鯨鯢幽明合誠幸享多福尚饗

祭蚩尤文第二百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致祭于蚩尤之神惟神雄材(一作才)佇任命世特立卓絕嵩古贊爲人豪在昔(一作官)炎靈不御土(一作御)德不熾公爭自天之職纂即我之緒延蹬九土手掉五兵而旌翔一呼四渲飛水瞋目再顧兩曜晴色呼氣而煙霧蔡吹蠡(一作亂)而風雨作金虎亦病神龍亦屠然公之雨靈寳(一作實)萬萬世不泯冀垂嘉祐贊衛我師獲勝摧勳戴答(一作戴一作以)既尚饗

祭八神文第二百一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八方之神兩儀設象八卦成文中含精氣結爲神靈聖君則之以奠萬民悠悠姦醜咸有不賓逆天逆道羅惟殃道逃吾今有告神順所聞天門地戶人門鬼戶震靈(一作雷)洞洞火雲爍爍木澤之神裂合鮮沱沱大極靈氣詵詵掃殄兇醜清妖氣(一作氛)神靈之神靈之尚饗

祭當境神文第二百二

年月日具某官謹備酒牢奠祭于當境山川之神惟神受天明命辨位司民禍淫福善神之恒德今茲醜

肆恭聚誅不軌汚瀆我境土虜掠我生（一作土）庶上未伏
鏤授（一作誅報）首豈神禍淫之道耶俾我元肅壇命將提
戈遠征大憝未誅元勳未賴豈神福善之道耶今某
虔統大軍以淸靈境固當饗我血薦潛勃其力替應
天之兵誅悖道之虜則神正直之方于是乎在尚饗

禡牙旗文第二百二

年月日具某官謹禡于牙旗之神昊天有命澤祐元
玉能精播牡玄德勝光蔽爾醜虜玻（一作破）誶亂常厲鬱
黔首鼠嚙邊疆天子命我伏鉞專征耀威武討彼不
庭窅闥天地祓誣鬼神答盍善終其祐惡殄其生咨

爾（一作示）陰祇固將效靈召太乙呼雷公馳白虎走青龍
玄龜鎮後朱雀衡前濯湯皎白掃除妖虹兵不血刃
告厥成功神其知之鑒于衆尚饗

禡門旗文第二百四

年月日具某謹禡于門旗之神惟神奠兵作元揚靈
戎首闢向方之正位立凶器之宪規指顧師徒于齊
賴汝令醜黨尚肆長氛未清是致伐鼓建牙發號秉
律籍神陰祐俾建殊功誠宜磨五兵之厲比三軍之
氣納羊犬之地載扇華風鏁鯨鯢之屍盡為京觀神
其聽之尚饗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年月日某謹禡于五方旗之神惟神稟命昊穹實同
所職體國經野正位辨方前指則摧撲兇頑當位則
表列師旅伊靈有用由古賴諸我國家自貞無基遐
宣惡政鯨齊緣枉摠八極以天臨木口金鈴震九疆
而霄動方咨廣被孰敢不賓何羊犬之遊環勞腥膻
而背惠伊宗既興於嶽聚在于戴掌手車徒戎有征
事臧元無爽異神晉祐陰贊六師奮朱雀以前驅命
玄龜以後殿青旆蔽蒼龍之氣素旌宣白虎之威黃
龍鎮中為我軍主誠宜內順指顧外威姦雄一揮而

龍塞生塵窮虜飛戟遠而良居破膽敗虜虜鬱掃
大憝于陬隅擢殊勳于簡牘廓清萬里藉神之靈尚
饗

禡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年月日某謹禡于六纛之神夫行殺氣北方表戎事
者大纛是故以黑子飾順其位也為君之表嚴其令
也師徒撙節右在于誠宜我大用威被元兇所當者
皆摧所指者皆靡則神順成之功斯亦至矣尚饗

禡五兵文第二百七

年月日某謹禡于五兵之神天道不謟助厥元王我

作五兵以征四方靈星為衆刄名大房角星示本兮
名曲張二宿主弩曰遠望熒惑主矢曰彷徨彼長戟
名大將參星而抑揚今則猩腥聚尖字彗騰光流
血如水傷骨成岡苟不勇狨孰為忠良咨爾五兵為
天大刑大玄之垂象方子之淳精順我動使以撲不
庭神靈之神靈之尚饗

禡馬文第二百八

年月日某謹禡于馬神東方蒼龍實曰不駟考星史
而立象垂休願大易則乾文取譬爰伊馬之用功為
邦家之大利何倥偬之邉陲聚貔貅之黨類列旗幟
而星蕃掉戈矛而起蝟將耀武于三軍當載揚于六
轡所賴者冥冥儲禎明神効祉肹蠁歆之時宜庶隂
之不昧尚饗

釁皷文第二百九

年月日某謹釁于皷神三軍之威職在皷旗之用靈
為鬼神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為度兵之令儀進
退周旋實在于爾今則五兵景露群醜維横

衝咸即灼爛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
有枡楯莫之能抗孝寛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
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
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寛復作長鐵鉤利其
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
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
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必崩壞孝寛又隨壞
處竪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頼以全

國朝俞通海為樞密院判以舟師畧大湖馬跡山降
張士誠將鈕津等遂徑東洞庭山士誠將呂珍帥兵
猝至諸將食卒欲退通海曰不可彼衆我寡退則情
見彼益集 其衆邀諸險以擊我我何以當之不如
與之戰於是身先士卒矢石左右交下通海不為動
徐令從者被巳甲立戰船上督戰珍不利乃去

傅友徳吳元年為指揮時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左丞
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友徳率兵二千餘泝舟至
呂梁伺其出掠卽舍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
威兵迎敵友徳奮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徳度
李二必益兵來鬬趨還城開門出兵陣城外令士皆
卧槍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徳令鳴皷我師奮

起衝其前鋒李二衆大潰多溺死遂生擒李二及其
將士二百七十餘人馬五百餘匹
徐達爲大將軍統兵取吳僞張士誠破降諸城栅營
姑蘇葑門分遣別將軍于婁門閶諸門又築長圍困
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層名曰敵樓下瞰
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着物無不
糜碎礮風着人皆死時姑蘇城堅難猝破無幾莫天
祐與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游喜
水天祐遣爲偵邏卒獲茂送達達釋而勞之待以腹
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遣蠟丸書

通報故陰德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困乏乃親督兵
克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城破執士誠送京師復進
取中原所至望風降附師至元都駐齊化門元主與
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勒兵入城籍民府庫及
板圖重器封宮殿門禁戢士卒無敢侵暴人民安業
市肆不移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
復與遇春克大原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
平因是率兵出鴈門關將有保安州徑趨居庸關以
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彼率師遠出大原必虛北
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

備直低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
兵法所謂搗亢擣空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爲我
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征進
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知果還軍遇春謀於達曰
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賊戰莫若選精兵
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
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
選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
子執書以待衆覺驚亂擾擴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
出亟納靴未及竟跣一足蹋帳後出乘驏馬從十

八騎遁去追旦豁鼻馬率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宮
于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馬四萬
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遂走甘肅
馬雲爲遼東都指揮使洪武八年納哈出入寇雲知
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暠等嚴兵城
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
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
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
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驍
勇率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被

傷倒絶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
不利虜兵至引兵退走以益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
由城南十里外洺祚河道歸都督指揮葉旺榮其將
退先引兵移祚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
壘水爲墻以木臨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枝
於冰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
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雲於城中亦立一大旗
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鵠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後四顧
寂無人而已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
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

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
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
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諸猪兒峪獲
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沐英洪武十四年爲右副將軍征雲南十二月師至
曲靖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
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英
謂征南將軍傅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
速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
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

江石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
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
爲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里麻擁精銳扼水上
英於是別遣數千人從下流潛度出其後鳴金鼓樹
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與御衆亂英乃拔劍督師
濟江達里麻却撤衆而陳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
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
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許遂
平曲靖封英西平侯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受詔討百
夷思倫發時思倫發悉舉衆號三十萬英謂衆曰百

夷乃敢如是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九十五日抵
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百夷以萬人驅
象逆戰英督軍注矢連發師衆多左右及脇象仆地
其酋長亦衆矢走追射殺之諸軍乘勝鼓譟而進賊
遂衆却英從下令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俟
象近則前行俱發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
繼之明日英復令衆曰今深入賊境與之相持戰則
生敗則死昔並受主上深恩報德成功正在今日吾
與若等約退卻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
衆結陣以待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縣竹筒于

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前
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振山谷象皆股栗而奔騎士
乘勝直擣其巢穴破之縱火焚其寨煙焰漲天還復
以兵追擊之殺傷甚衆賊兵大敗俘萬餘人思倫發
遁去英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

虎鈐經卷第二十　終

韓非子二十卷

清初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

韓子二十卷 內府藏本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註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稱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註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犿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註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註韓子之文。不知犿何所據也。犿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一篇、及內儲說下六微內似類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犿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尙有二十八條、不止犿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尙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蚘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淸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閒、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淸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即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敍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敍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閒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稾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録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搉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内儲説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内儲説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説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説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説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説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説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説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飭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録

七 士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illegible])一戰不剋而無齊(爲樂毅所破[illegible])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齊 齋

王 主

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illegible]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本宜以[illegible])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illegible])([illegible])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illegible])其民輕而難用也([illegible])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完山東河閒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

懷 壞

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孚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強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爲出則以捍若蓆薦居久）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强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屬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內臣屬攘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倦若）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因出退不能則爲天下所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併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孰圖之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㤝然（㤝然疾貌）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病喻韓加憂於秦有不臣之心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

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勠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

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揔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

里中 闕闕 骯骯

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因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轉以兩傅故曰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逄斬萇弘分胣(裂也勑氏反)尹子穽於棘(投之於穽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

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妾嫡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所違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紂諸侯文王周諸侯)

鷟鳶 琢琢 勝勝 傅傳

晉之分也(韓趙魏也)齊之奪也(陳恆弑簡公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以法也)質之以備(謂備其有罪臣資則易制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亂)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偏臣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聚衆人所聚恐其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許令其術備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為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萬物從道生故曰始也)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自彰故曰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則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則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

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故雕琢以物飾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則臣以為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飾故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附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自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肖臣皆為之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為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為己功)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紀常法也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僞則自靜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國則人臣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執柄不固則姦臣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

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搉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七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務公不曲法廢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併國三十有餘及荊亡無復往昔之時國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方城燕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也有燕者重無燕者輕有燕者則重無燕者則輕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人得之故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

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公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加群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執權衡以稱輕重使之聽遠事故不可欺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

爲人臣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

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鋣傅體不敢弗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慼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

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

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

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illegible]）斗石設而多益少（[illegible]）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illegible]）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illegible]）一民之軌莫如法厲官威民（[illegible]）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illegible]）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illegible]）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illegible]）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illegible]）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illegible]）歸其臣而去其君矣（[illegible]）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illegible]）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illegible]）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illegible]）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illegible]）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illegible]）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illegible]）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illegible]）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illegible]）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illegible]）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illegible]）妄舉則事沮不勝（[illegible]）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illegible]）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illegible]）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妒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illegible]）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illegible]）君見好則群臣誣能（[illegible]）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illegible]）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illegible]）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illegible]）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

虛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偽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權謂舉事揚其權柄之使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節天之大命也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臣民也中央主居也）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脩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

其 長　四 内　偕 猜　見 是

賞以刑者刑（罰以明賞刑者…）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賞罰自成善惡必及…）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不神則下將有所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下以其常理考之）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無私故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天地無私無疏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一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雖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眾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弒其母（…）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

枝 枝下两　寔 實

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鬬㘖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眾宗室憂唫（…）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

（有八術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便嬖）。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賈夫人愛孺子等人金玉之寶內事）。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若謂俳優能嬉笑者侏儒短人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近習俱共退之命之則皆卿之則皆對）。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言此臣以金玉玩好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不法則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為此以犯其主[illegible]）。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以塞主）而成其所欲（澤不下流故壅其主），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既言談希論[illegible]）。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以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

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同牀之姦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illegible]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群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聚於倉皆墳也），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illegible]），不使群臣相為語（防六姦之流行）。其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illegible]），不使群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使行私財以收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illegible]）。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illegible]）。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illegible]），故不聽。群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誣其君矣（[illegible]）。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

厚禄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禄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責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禄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誤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嬌懈也本作墮也）

韓非子卷第二

韓非子卷第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

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猶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垝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並鎋（鎋末）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狃生心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韓魏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為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

按此爲第六
章末刻小字
齊誤四

沒臆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

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

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堤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

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磨其齊迹流漆墨其上流布也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蔣草名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

按此為第四葉宋刻小字不誤今缺心但有非字

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閑人奇音羈）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

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

急

急

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獖（割勢也）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

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明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

餐 餐

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誅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騎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子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第三

秦 以人 秦 來 敝 來 敵 讚 賣 言 信

韓非子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弒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特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於主既以抑塞而長歎故曰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擅法…其力能得其君謂之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見聽用且能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繩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敵國諸侯或求於事不因當塗者其事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為即居中者即君之左右之人也不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重人若有過失學士為之談說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積習故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重人即就主心而同其好惡一惡所以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訟即稱也重人舉措常觀主心而同其好惡則其自進之人官爵貴重之朋黨眾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嵗 嵗

注 法

（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遇時術既已至於數術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當塗之人獨於前而備說）。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皆不可兩存則法術之士危矣而又重人勢不兩存）？（見）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重人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則舉以為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罪過可誣則以私劍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無功伐可借以美名者則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不參驗法術之士……），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雖富強與中國無益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有君之名實同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不自知己國與越同不……）。（吳所以知者良以不察如己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今臣執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士謂智謀之士）。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脩身之士不以貨賂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也），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貴近之臣，脩智之士不肯曲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脩士，辯謂智士）。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脩智之士能治亂也），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脩智之士既不用則主之明自塞）。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以參伍），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參伍比會也），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智之臣既皆……）。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此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主易位為臣也），而相室剖符（相室，臣也；剖符言授人官與之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謂以詐譎欺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上；莫有從之者，故徒屬必愚汙之人也）。

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

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illegible]）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illegible]）直指是非以飾其身（[illegible]）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illegible]）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illegible]）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illegible]）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illegible]）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illegible]）此不可不察（[illegible]）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也）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之）（[illegible]）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illegible]）（[illegible]）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illegible]）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illegible]）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illegible]）禁游宦之民（[illegible]）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illegible]）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霸

臣 臣
臣壞字

王也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

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

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

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

彼 被　　立 亡

能敗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强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誺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

於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壇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

堅 聖　　皆 貨

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固左右姦

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

外水　管菅　匡臣

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罰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菅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牵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内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

卓淖

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第四

儒
懦

前
煎

韓非子卷第五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户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内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

憤
情

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内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蓄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内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

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内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户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

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臣輻湊之變

劇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群臣直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

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

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備外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任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故復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墯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輙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

而國道絶趙代先得意於燕後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
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
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
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
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
有名趙以其大吉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
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
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非數年
在西也又非天鈌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
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
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
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

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
臣入官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
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
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
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攻
魏荊而韓滅鄭今皆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
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為攻魏
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
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
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
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
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
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

偷
偷

也以主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
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
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
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
法荊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
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絶之
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
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
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
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讎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
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愛
美

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
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
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
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
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
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
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
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
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
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
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
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

汙°

汙

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絶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也 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

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强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言之言故過功非立私智也）情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强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第五

凡几 凡几 凡寰字　思 思　爲 爲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夫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諭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朴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飾 飾　薄 薄　用 角　清 情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

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不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得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

甚於憂變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鬭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虛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

富° 宮

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
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
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
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
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
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
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
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
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
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
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

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
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
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
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
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
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
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
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
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
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
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
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

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
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
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私其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
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
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
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
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
若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
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
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
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
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

不為動之謂不悅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
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
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
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
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
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
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
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
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卷第六

虢
虢

喻老第二十一　説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鷰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叔叔敖之謂也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疾
侯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

非二十七

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

短
短

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眾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

臣
臣巨
巨遺字

之自然而不敢為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顊血流至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顊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

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觀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

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薰宮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

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內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

眏 眏

侯 侯

今有人見君則眏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眏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眏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爲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

柸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懽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卷第七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廄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蟲有蚘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壅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壅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為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

韓子八　三

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荊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荊人曰今荊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勝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曰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乃皆朝魏

韓子八　四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荊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沉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冥家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矩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王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

人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偽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

權

推

失身之晝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

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假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

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

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
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
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
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
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
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
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
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
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
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
故臣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
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

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
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
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
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
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
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
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
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
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
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
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
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
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
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
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
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
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
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
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
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
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
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
下交樸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埀於後治之

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七術第三十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乞之說荊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必罰二

賞與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賞與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勾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

賞與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索鄭與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故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戴讙詔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商太宰論牛矢。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周主索曲杖而群臣懼，卜皮事庶子，西門豹詳遺轄。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其言反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豎偽謗樛豎知君疑也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疑也齊人欲爲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陽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使不相通以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使人過關市以賂金知關吏之情

倒言七右經

衞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衞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炙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謂彌子瑕專擅蔽君之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以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也孔子對曰明王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以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評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盡化爲一則子罕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人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與季孫一故問之亦然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大魚有動一人言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爲與則秦韓不敢加兵以其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可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國亡其半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敢疑則其謀因成劫爲成其言爲戰者無人疑之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妒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江乞爲魏王使荊謂荊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

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衛慮之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謂下貴謂上）下必坐上（下得罪於上必坐）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人勢重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人受君之寵皆為壅蔽嗣君不得聞）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所來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隨矢所來之方即以備之）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皆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不當以盡誠於臣皆有防我則無姦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形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雚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臣犯之者宜）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揚以掩人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因鬭相殘）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

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主行人以斷行伍也）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皆能無罪而不生亂也）

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行其免脫而犯輕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向南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
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
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
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
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
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
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
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
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
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義衆必驕之故臣不忍則不懲）
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
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
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
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
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
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
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
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
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
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襄王魏襄王之后也）衛嗣
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
之（左氏都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

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不治小者則大亂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
（誅此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
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
（因謂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
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
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
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
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
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賊當依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不足徵兵）於是乃

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
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
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
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
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
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射質所）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
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
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
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謂君而與賞動不立）越王慮伐吳（慮謀也）
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
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

以殺人矣（事於勇則人之以頭獻）

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趨之不避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以賞其功不喜）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爲）（其能善妄爲也）（況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鱣蠶有利故人握拾）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恰似有孟賁之勇）

四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給廩）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爲外請兵取其賂也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之不許可得而知故以動貌必有變動）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爲之請若許則爲之請矣不許以成不許然其恩固趙之功也）三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欲得復取散存於反復若講故曰講也）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氾而問焉王召公子氾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三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弛上黨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邯鄲危如口中虱也）（上黨之兵臨東陽）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甚劇也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五 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立以閒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其也不則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命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閒李史受笥（遣伺轀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故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閒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民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割爪以獻）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偽謗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謗謗之以觀王言王之疑己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信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第九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

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王言而子常用內美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桀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

構 搆　夫天　大犬

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尿一云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
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
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而攻魏因請行和以
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
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
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王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
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
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
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
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
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
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
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
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
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
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
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悖
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日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
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

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
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為
妬也因為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
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
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
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
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荊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
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
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
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
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
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
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
芻廐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
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
察而賞之一日濟陽君有少庶子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
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
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
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
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荊王而令荊攻魏荊攻魏陳需因請
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荊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
甚多

昭奚恤之用荊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
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
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
尚宰人也一日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
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
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
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
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
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

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
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
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
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
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
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
有騎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
帝而不能成也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
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
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
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
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
成王一曰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
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
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
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
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膰而死不
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
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
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
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
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
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荊
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
願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荊以爲外用也則必
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梨且謂景公曰去仲尼
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
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
令犁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
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
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
大不事君心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
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
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
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
亟亡乎王曰然則爲之柰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
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
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壯

吳政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
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晉
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
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
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
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
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
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
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
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亡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荊
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
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
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卷第十

第十卷第七葉原缺趙文敏本有當是趙
得道藏以補全耳餘皆字數行廿六行行廿四
字無多少是宋本此一葉其文未必俱脫
移補者非也當謂宋本書錯去字處亦
稍異可信然
澗蘋記

續用張古餘司馬所借宋書年觀蔡宗刻
本影鈔補全惟第六行第四字日趙本作
曰餘無異也
蕘翁記

才 木

羹 羹

褲 袴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卜子妻寫弊褲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

之半乎公胻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若國之錘此
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
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當亡
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脩耕戰之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
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
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走睡臥
與去掩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
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
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
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

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
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
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
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
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
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
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櫝薰桂椒之櫝綴以
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
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
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

母°
毋
上仝
治
治

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
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
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
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
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
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
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
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
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

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
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
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
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
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
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
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
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
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
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
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
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見
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

過關則顧白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

韓子十二　四

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客有為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

韓子十二　五

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錢
錢 錢壞字

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伏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之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代 伐
潘 潘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書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髀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閒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

馬購强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

事則可不誠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莅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親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車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

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第十一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跀危坐子皐以功受賞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蹻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失少室周

二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虎哀公問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夫爲門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以產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孱不用璧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子綽左右畫去蟻驅蠅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與宣王之患臞馬也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産忠諫子國譙怒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跀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魏襄主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嬴勝而履蹻(嬴利也謂賈者嬴利倍勝今以大功辭嬴勝之人屩草屩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能術守則彼不能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結猶繫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欲解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且材輕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襪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懈怠其矜莊非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屩所履席太美則屩當美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屨亦當美屨美則衣又當美不已則居上者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賊諂上則身殺

四誑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敬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仍不受而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其父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其父足刖若不…所損…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謂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入其地所食之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

賀子之拜卿令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
儉也苗子曰何賀乎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
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
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
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
以成節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耕者也夫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
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
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
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
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也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
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韓子十二　七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
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
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
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
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
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之邑也邯鄲之肩
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
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
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外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
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叔向析故
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
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
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
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
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
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
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
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
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
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
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
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
之

韓非子卷第十二

博
博
政
政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　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烏二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愼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

戴
戴
二一
二叏字
殺
殺

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景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

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

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於其軫也

女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廄獻良馬固車一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勸而遂為

廩 廩
方 方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
乎夫馴烏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
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
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
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
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
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
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〇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
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
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
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

韓子十三 五

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
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
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
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
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
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
為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
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
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
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
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

五 五

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
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
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
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
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
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
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
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
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
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
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
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

韓子十三 六

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
自嫁於眾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
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
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
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
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
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
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
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
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
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
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

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
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
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
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
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
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
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
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
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
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
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
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

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
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
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
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
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曰不殺其狗則酒酸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
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
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
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
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
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
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
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
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
所察則難也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
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
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
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
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
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
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
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
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

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
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
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
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
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
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
事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
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
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閒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
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
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
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

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
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
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
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
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媼今衛君從疑而行與疑計
必與他蔡媼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
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
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
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
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
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
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
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
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
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
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
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
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
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
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

圜　圃
大　夫

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
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
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
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
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
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
大敗荊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
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
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
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
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
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
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第十三

從宋刊增

五千九百八十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且）又能忍渴及至馬敗遂不能制）子罕為出彘（罕行刑罰一國畏之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恒為圃池（恒行賞人歸之同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良造父共車使共操轡則不成行田連成竅共琴則曲不成君臣共賞罰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則治阿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儀辭魚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子之不勝任故不成顯）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潘壽說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啟取之王從潘子之說）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趙王國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之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蔽言者）明主之道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使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見人有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
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
池也（以仁厚為圃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
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
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
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
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
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
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
止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
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
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
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
彘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今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
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弦而揮則音
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
王[illegible]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
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
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
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
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
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
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
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
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訾罰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
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
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
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
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
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
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
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
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
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
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
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
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
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
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
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
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
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
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
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
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
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
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
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

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
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
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
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
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
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
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
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闚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
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
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
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

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
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
之所以自淺娋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
人也是何也奪鏡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
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
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吏及老而以所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
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
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
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
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
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

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也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
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
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 [illegible] 盼然環其眼 [illegible]
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
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
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
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 [illegible]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
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illegible]
[illegible]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
[illegible] 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

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
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illegible] 救火者令吏挈
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
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
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
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
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咸騖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
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
雖勞猶不免亂 [illegible]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
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
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檃栝，故身死爲僇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

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驥飾之），鉤飾在前（鉤以鉤使之進也），錯錣在後（以鐵也，令錣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

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錣，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韓非子卷第十四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者故可以禮惟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閒不厭詐僞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非譎利必以詐民知故言後有患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相讓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水中高地漁者爭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器不牢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二人爲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聖在上則有禮讓行何須舜以德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

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虛偽之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盡死力者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君必舉用之臣如姦君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弊隱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侮禮合臣體非有善不當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啞笑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 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罪)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絶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絶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

亂也

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

韓子十五　七

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故其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

文美之也

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也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

韓子十五　八

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

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王(有司三請曰告仲)
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倡樂者名)桓公曰吾
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
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
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干穆公
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
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
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
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
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
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
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
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
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
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
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
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
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
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
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
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
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弒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
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
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
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
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
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戶而不葬桓公不知臣
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
於義謂之窕言(嶠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
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
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
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
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
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
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也)雖倍入
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
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
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
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
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
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
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
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
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為櫓而自則之櫓)
(柎椒凡)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
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
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

獻公沒惠公即位以行異亂身如王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
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
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
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
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
霸未死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太楯櫓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
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錯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投親百人無一人言孝者也今以為身處危而
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善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
誣也能孝於親尚百無一故於君百族而行孝者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
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
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
失人之行人未知眾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五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𥳑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龐𥳑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聞善聞姦與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君為蒲翟之人無目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

人之言也直飾(非識)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
臣不愧而復為貞(得皆死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
不貳何如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
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
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
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
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
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
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
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
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
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
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
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
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
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
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
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
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
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也賜與以賜家也)故曰
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來
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

稽

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
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
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
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徙而成邑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
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
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為
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也所致也有
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
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
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
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
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
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

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夫差
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
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
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群臣公政而無私
不隱賢不進不肖者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
而說以節財則是使景公無術使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
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
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
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
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
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為私者必知
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
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

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韓子以齊桓復於楚射鈎未辭德形於臧置者以為最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 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 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 典主也謂其事而責之成 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 謂若用鐵以冶鐵因風以合羽鳥也 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 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 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己之胷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

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其擇焉夫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向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僈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

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眾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峪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犇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

褚
褚

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閒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弒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弒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以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illegible]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

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已則賢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使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

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在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

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
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
存乎愼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
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
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
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
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
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
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万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
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
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
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
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
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
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
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
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
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
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
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
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
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
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
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

匠 巧而醫
智能

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
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
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
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
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
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
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
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
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
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
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
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
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
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
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
人主左右不可不愼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
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
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
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
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
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
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如此臣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

闇 闇孫字 衔 國 国 衣 衆

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

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王雖破國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

弱 弱

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緤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眾人之口斷之眾之所譽從而說之眾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眾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眾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

又使詐諝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弒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

分晉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弒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其君取國者眾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眾傳國最其病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罼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罼弋夏浮淫為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湮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眾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群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王明君不羣疑物以服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

執 軌　諂 啗　播 揣　妹 妹　所杜 空

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
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
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
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
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
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
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
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
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
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
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蠱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
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
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

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
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
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
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畝而
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
出所以善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
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
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
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
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
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
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
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

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
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路託伏深慮大
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
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
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
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
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
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
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
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
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

韓非子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

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君天子，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

墨° 墨

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為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入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栻 軏　文 史　拄 柱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用事器各有方施也古搢笏干戚之與夫方鐵銛不相衝當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眾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

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

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而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乱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拔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任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道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策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下盡下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

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母初稱制后姬之姓因外戚通兄弟則公子姓因大臣代主執物稱顯賢則虛名揜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后發亂於外）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爭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因藉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擅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住行威物資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翳曰詭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

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　一曰亂起

曰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拆揆伍必怒不拆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拆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眾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毋謁而罪同言會眾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

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為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鬥以散朋黨深一以敬眾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辠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

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己喜則求其所納己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

昔也　昧　昧嗜字

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賤任事取之）賢於官（賢能官職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賕爲貨賂）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第十八卷終

氏　民　民誤字　穀　股　肢

韓非子卷第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致故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

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脩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

韓子十九

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

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列徒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

韓子二十

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鑠金跖所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廉為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

康

梁
梁

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其者誅而羣
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
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
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
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
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
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
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
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
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
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
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
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

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
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
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
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
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
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
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
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
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
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
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
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

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
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
操其柄以脩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
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
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
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
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
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
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
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
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
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民耕者眾執耒者
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
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
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脩文學習言談
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
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
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
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
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
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舋
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
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
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
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内救小則以内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僥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内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内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

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劒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脩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内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

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

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

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而官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推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

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眾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

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聒耳

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揊痤則寖益（揊謂擘也[illegible]）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鬭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韓非子卷第十九

韓非子卷第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飭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弒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弒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

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為臣主退不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

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主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悗忘 惰悗)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刑禁也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民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用能之士進則

祭　察

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塗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塗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使決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逄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物　物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以五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削（宿留也其法則以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多然無當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富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

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

勞　勞

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

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

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相罪必相坐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謂里相保之人則坐之人則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

不不僇與

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第二十

影宋本與宋刻迻異者黄先生既於本文以朱筆正之復標於上方使人開卷了然間有徑改本文上方未標者如于然今悉為補錄於旁備加圈作識以別於黄先生手筆 壬戌十月識

此韓非子爲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曾藏泰
興季氏見於二家書目者也今歸何夢華之
齋書首有季氏藏書鈐記可證其確矣近日
從新安汪啟淑家所得開萬樓舊書
遂歸杭郡轉入予手緣力不能蓄復爲蕘圃黃君
換卌白金取去竊因念書主郎折物惜將命
有力者始能繫耶於其歸之也乃題以誌
緣起並識其理於黃本也後之得此本者勝俗本
者不可以道理計者即題文數本猶謂此本兩
出然頗有未見既窺亦失其真非此見此本無
由剔斷其是非不得且因名鈔可是重則黃君
知之甚審不待予贅言予特不敢繼之云
嘉慶壬戌中元前三日澗蘋顧廣圻書於城南
之思適齋

余性喜讀未見書，而朋友中與余賞奇析疑者，惟顧子千里爲最相得。歲丙辰千里借寓讀書，兼任讐校，故余所好之書亦惟千里知之爲最深。每遇奇秘本爲余所未見者，千里必代購以歸余。四五年來插架中可備甲編之物，亞不乏也。歲辛酉，余回赴計偕，賓主之歡遂散。然翰墨因緣，我兩人無一日去懷。千里就浙撫阮芸臺聘，入校經之局，每歸爲余言，曰：近日喜講古書者竟無其人。蘇、杭兩處古書之多，與講古書人之多，杭遠不如蘇。此種話，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今夏六月，千里自杭歸于余，面晤，畧言近所得書，如元刊吳越春秋、羅鈔嚴氏詩緝、明刻書錄合要，余亦以爲書皆好，明日遂以歸余，易白金十二兩，而古間此外又有好者，千里四部之矣，余亦信杭之無書也。越一日，遇千里于金閶書肆

聚談半日而別將別去復停立于道
答語余曰有一書錄心絕品此書必當
歸之惟子能識此書能鈔本須
得刻本價問其名始云爲影宋鈔
韓非子藏爲錢遵王季滄葦兩家
舊直白金四十兩余急欲覩其書乎質
曰此書爲伝啟此家而對曰他時得
之記余求售于子故宋重直余聞之
喜甚蓋子書中惟管韓爲最少余
所收子書皆宋刻爲多惟管韓爲缺

管子猶見殘宋本若韓非子并未聞
世有宋本今得影鈔者豈不大快事
哉顧價昂金盡措諸友人所借以
卅金購之金盡之得見遵延至數日
蓋千里二愛不忍釋手矣千里跋云
力不能蓄余亦具能蓄者特以所
好在是必多方設之較千里爲更
愛宋取校趙本覺誤字特多正
唯誤字思之正是一適惟千里爲
能收之于杭亦惟余爲能收之于

蘇不信世之謂古書者我兩人始有同
心焉今所收子書甲編中又當添
置一席矣收書之日爲中元日以
黃三八郎刻者假爲江君所借去
懷閱翰墨因緣巧合如是耶何
奇耶其著之以誌幸事時嘉慶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黃丕烈書于
王洗馬巷之士禮居

疑獄集十卷

（五代）和凝　和㠓撰　（明）張景增輯

明嘉靖十四年李崧祥刻本

疑獄集四卷、補疑獄集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疑獄集四卷、五代和凝與其子㠓同撰。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初為梁義成軍節度從事。唐天成中官翰林學士。唐亡入晉、官至左僕射。晉亡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漢亡入周、至顯德二年乃卒。其事蹟具五代史雜傳。㠓據此書題其官曰中允。其始末則不可詳矣。書前有㠓序、又至正十六年杜震序。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疑獄三卷、上一卷為凝書、中下二卷為㠓所續。今本四卷、疑後人所分也。補疑獄集六卷、明張景所增、其一百八十二條。所記皆平反冤濫、抉摘姦慝之事。俾司憲者觸類旁通、以資啟發。雖人情萬變、事勢靡恆、不可限以成法、而推尋故迹、舉一反三、師其意而通之、於治獄亦不無裨益也。書中間有按語稱訥曰者、不著其姓。又包拯杖吏一條、稱桂氏取以誡入篇中、懋特取以終篇云云、亦不言桂氏為誰。考宋端平中、桂萬榮撫凝父子所載事迹、益以鄭克之折獄龜鑑、編為棠陰比事一書。明景泰中、吳訥又刪補之。則所謂訥者乃吳訥、所謂桂氏即萬榮。景乃剽剟其文、不著所出、又復刊削不盡、是亦不去其雜糅之類矣。景號西墅、汝陽人。嘉靖癸未進士。此書乃其官監察御史時作也。

疑獄集序

疑獄集若干卷前四卷魯相和公凝與子中允公㠓先後纂輯行于世久矣今侍御汝陽張公閱而感焉嘉其可以益智辯惑以資道司理乃博采籍記古今名賢折獄之精悉者釐爲六卷以拓其未備嘉

靖乙未春按治全浙旹授提學徐君階亟其舛訛以崧祥讐六察之末戒敘其端而梓以傳焉凡吏浙者人授一帙以資爲觀要仁矣夫公之用心也盖上世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畫象而不即中古制刑割情以爲威斷則若主於殺而不

有其生而不知聖人明辟之意廼在於生民舜命臯陶明刑以弼教曰刑期于無刑孔子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斯則刑之所以爲用也致殺全生之道也自夫醇化遠而大僞滋情曖微詐甚變千狀是非疑似不容一髮重之智者任

能愚者滯故悍者恣暴怯者避難其甚者官反爲威貨來爲殖皆得以亂其是非之故而刑於是[illegible]平矣是故古之求生者而今求以殺之豈天之心而人之性哉方今天子仁聖尤明愼祥刑以敦祇德惟公克仰承

依康錄遒徒既多平反而重布斯集
以詔辟人則所以宣達
皇仁而培植元氣於有永者豈人所
可得例哉昔者考亭朱子嘗嘆獄
不得其平欲輯經史遺言有及於
教化刑罰者彙爲一書以繼謨明
弼諧之緒斯集也其得考亭之意

與詳觀玆集所載惟良折獄若弛
而貞若肆而允若設難辯異而稱
其度物無遁情而吾仁不失胥古
明恤之遺司理者由是而有獲焉
則徵顯闡幽全生致殺仁愛汪流
太和之治可坐而致而徒明察之
獄得以資焉而已哉公諱景字光

啓別號西墅其所植立教化精明
憲度者尚有刊布朱子小學官箴
集要鈞臺集表揚岳鄂王書刻此
特其一云
嘉靖乙未秋吉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按
察使貴池恭川李崧祥序

疑獄集序

將仕郎守太子中允和㠓述

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是知古之聖賢慎茲獄訟念一成而不變審五聽以求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俾無枉濫以召和平在上者旣能盡心居下者得以措手其來尚矣可略言焉先相國魯公嘗採自古以來有爭訟難究精察得情者著疑獄集二卷留於篋笥小子㠓得遺編而諷讀誦先訓之丁寧蓋將以用悟後人流傳永世足使愚夫增智聽訟而不敢因循酷吏斂威決獄而皆思平允助國家之政理爲卿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博況當聖世詎可平沉㠓伏自天闕策名宦塗結綬三任親民於劇邑二年作吏於秋曹每窮鬬訟之源益慕精詳之理因敢討尋載籍附續家編觕滿百條勒成四軸上二卷先相國編纂下二卷小子㠓附續父作子述誠有愧於下才刑清獄平冀少裨於大化

疑獄集序

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古之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忽也如此大抵聽獄之吏不患其處事之不當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患其用心之不公每患其立見之不明苟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燭剛足以斷獄無餘憾矣平章事和凝於五代亂離之際乃能以疑獄存心集爲之編其子和㠓又能成父之志終其書以詔後世固未易得治獄者苟能家得是書則疑就難明之獄益在目中矣友人譙君祥録木以廣其傳屬僕爲之引僕嘉其用心因書其說以寄旹至元十六年孟春吉日愚齋杜震序

疑獄集目錄

卷之一

御史佯失狀　李崇察悲嗟
王璪案代聽　薛常覘嫗語
符融察善走　張舉辨燒猪
季珪智鞭絲　破嗉辨雞食
薛宣追騎縑　孫亮辨鼠糞
王淑市鹿脯　認皮獲賊
書案認賊　黃霸察姦情
惠仕考年皮　莊遵聞哭姦
謙之詐獲賊　行岌追訪姦
楚金辨補字　子產斷牸牛
松壽潛伺盜　李傑覘婦姦
孫登比彈

卷之二

邴吉辨子影　黃霸覈三男
高柔察動色　魏黠比書旁
胡質察色　承天情斷

子華不後訊　仲堪止六妄
陳表求情　魏祖留書
從事對屍　袁相探情僞
周紆屍語　閻濟沉鈎
何武斷遺劍　孔公察枉盜
陸雲察隨姦　子產聞哭懼
杜亞察誣毒　裴均察盜犬
元膺知喪詐　韋臯劾司店
韋丹察咸權　王浩色認靴

卷之三

莊遵辟驗姦　趙和索贖莊
行成叱盜驢　張昇竊諳音
放驢求鞍　曹攄詰行馬
崇龜驗屠刀　無名識盜葬
慕容執假銀　彥超立吐櫻
德裕泥摸金　張輅察佛語
宗裔驗杠梜　仲宗射盜亭
孫寶秤環餅　韓滉聽哭懼

希崇斷義嫡　蘇秦料刺客
憲之知牛主
卷之四
若水疑留獄　敏中疑無贓
張詠勘賊僧　遺書婦翁智
韓億出乳醫　包拯察牛舌
司馬議謀殺　范公疑殺妻
杖骨知子孝　唐公問鞋匠
伯通嗜鋤刃　公讜限外賊
顯之勘詐契
卷之五
漢武明經　袁安別繫
楊牧笞巫　曹攄明婦
戴爭異罰　至遠億姓
竇阻免喪　崔黯搜帑
御寬瘖奴　崔公仁恕
李崎別枉　唐臨不冤
眞卿感雨　次武各驅

柳設榜牒　楊津獲絹
齊賢易財　蘇渙折取衣
錢治牀足　薛向正尉
王和甫校書　王文正酒吏
仲孫疑里胥　許奎疑錢皿
清獻原情　程顥辨父石李
純仁戒情殺　蔣獬辨冤殺
卷之六
唐肅白汙衣　安禮神明
趙知錄禱天夢猿　易衣懸婦筐籠
獻卿揣殺僧　文公夢異姦
承宗持平　府尹捕姦僧
壽隆疑火死　王端識犢母
孫沔窺會飲　西山夢神訊殺僧
李兌按榜僕　張洽伏盜
雨巖詰惡倅　協尉縛僞丞盜
行德補桑門　蔡高驗浮屍
尹洙詰冒產

卷之七

憲司准晉義卜　輯謀獲僞帥

趙損齋淫奔　恕齋神政

捕冦得妓晉　樊舍晉悞殺

濂溪悟酷　鄰婦證僞姦

輿妓屈盜　節齋集觀音認姦僧

陳青釋濕履　日隆詰孩語

緣琴理僧寃　時奚報應

卷之八

彭節齋額刺二形　高防辨幅尺

惟濟辨左手　侯臨還寄

文寬理誣盜　曹駁坐妻

宗元守辜　張昇窺井

歐陽左手　程琳烓竈

强至油幕　程戡仇門

呂婦斷腕　魏濤證死

王璩故紙　李公驗犂

王臻辨葛　穎知子盜

孫料兄殺　朱詰賕民

江分表裏　章辯朱墨

南公塞鼻　郎簡校券

王珣辨印　方偕主名

蘇請祔柩　賈廢追服

卷之九

程簿舊錢　孫甫舂粟

劉相鄰證　王罕扣狂嫗

虔劭鄧賢　孝肅杖吏

崔碣滌潦　陳襄捫鍾

劉敞察寃　呂陶服罪

李兄誣婦姦　鐵工名娃

提舉辨明　陳睦酷報

刃傷釋福兒　焚廬殺夫

謝闌誣殺　漁殺盜網魚

徐裕奪貨殺商　姚甲僞鈔

邊其揭捕文

卷之十

德甫辨冤　王旻解卜
光祖詰蛙　趙廉訪撤城隍
劉令假鬼　胡向免被脅
良肱驗刃傷　海牙釋荐
德輝察冤　田滋得棗
揣急濫冤丐　游顯杖蒲
嗥犬起屍　姚守別食雞
易吉秋石買紙　彭祥還貲
梅妻瘐死　疑獄牽聯

疑獄集錄目終

疑獄集卷之一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御史佯失狀

唐高祖以李靖為岐州刺史或有一人希望聖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案之謂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以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刑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其狀與原狀不同即日還京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以狀奏靖得不坐罪告事者伏誅

李崇察悲嗟

後漢李崇為揚州刺史縣民苟泰者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獄吏謂曰兒已暴卒可出奔喪泰聞之悲不自

勝奉伯嗟歎而已殊無痛意遂以兒還秦奉伯伏罪

王璥察伏聽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李行詮子中與父妾亂遂與之潛藏追詰極急長安縣獲之縣司王璥引就房推問不伏璥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聽令一人走報云長史喚璥鎖門去中與妾相謂曰必不得承及私密之語而璥至開門案下之人遂起白璥各大驚而伏罪

蔣常覘嫗語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逖其刀却內鞘中正等不知覺也至明店人趁正等拔刀血狼藉因禁正等拷訊苦痛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至則總追店近人十五以上集為人數不足且放散唯留一老嫗年八十以上日晚放出令與獄家覘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云使人作何推勘如是三日並是此人常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逖妻姦殺逖有實奏之勑賜常絹二百疋遷御史

符融察善走

冀州有一老母日暮遇劫盜唱行人為母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當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的盜也盜伏罪其發姦摘伏如此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為盜若善走則初不被行人所獲以此則知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張舉辨燒猪

張舉吳人也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季珪智鞭絲

宋傅季珪爲山陰令有賣糖賣針老姥爭絲一團訴之季珪季珪令挂絲於柱鞭之有少鐵屑焉乃罰賣糖者

破嗉辨雞食

有爭雞者季珪問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豆殺雞破嗉有豆焉遂罰言粟者

薛宣退聽縑

前漢時有一人持一縑入市遇雨以縑自覆後

一人至求庇蔭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因爭云是我縑太守薛宣命吏各斷一半使人追聽之一曰君之恩縑主乃稱寃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伏

孫亮辨鼠糞

吳廢帝孫亮字子明曾暑月游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瓶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屎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即呼吏持蜜瓶入亮問曰旣蓋之復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覔宮席不與亮曰必爲此也易知耳乃令破鼠屎燥亮笑曰若鼠屎先入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乃枉之耳於是黃門伏罪

王浟市鹿脯

北齊彭王浟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䭾鹿脯至滄州界以足疾行遲偶遇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命左右及府寮令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

遷定州刺史

認皮獲賊

又有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獲此賊實如神矣浟乃詐爲上府市皮倍酬其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書菜認賊

有老姥姓王獨種菜三畝數被盜竊浟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認之獲盜

黃霸察姒情

前漢時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懷妊其長姒亦懷妊胎傷匿之弟婦生男奪取以爲己子論爭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使娣姒競取之既而俱至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姒伏罪

惠任拷羊皮

後漢李惠任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爭一羊皮各言其藉背之物惠任謂州吏曰此羊皮可拷知主羣下默然惠任令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許鹽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其罪

莊遵聞哭姦

莊遵爲揚州刺史巡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荅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於屍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即按之乃伏其罪

謙之詐獲賊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爲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作金以詐市人馬因而逃走詔令人捕之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者有一人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行岌通訪妾

唐則天朝或誣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勑侍御史張行岌按之其告者先誘藏宣家妾乃誣云宣有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死屍於洛水行岌案略無其狀則天怒令重案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寬縱之耶我令俊臣案勘汝當勿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必須實狀若順旨妄陷平人豈法官所守臣以爲陛下試臣耳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有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岌案不成則令俊臣推勘汝勿悔也行岌懼乃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

數日略無所聞云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者
輒知之思競揣宣家見有同議者乃詐謂宣妻
曰須絹三百疋顧俠客殺告者語了遂促晨徵
服伺於臺側其宣家有舘客姓舒婺州人言行
無缺爲宣所信任同於子弟思競須臾見舘客
至臺將門人以通告者遂稱云崔家顧客刺我
請以聞臺中驚擾思競素重舘客舘客不知其
疑也思競密隨舘客至天津橋乃罵曰若陷崔
宣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出崔家妾我遣

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計不然殺汝必矣
舘客悔謝乃引思競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
乃得免告者伏罪

楚金辨補字

唐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左史江琛
取刺史裴光制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
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光疑云書是光書語非
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奉勑令差能推事人
勘之當見實狀曰張楚金可令勘之又不移前
款楚金憂悶仰臥向牕透日影見之其字皆補
葺作之平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因集州縣
官吏索一杯水令琛取書投于水中字一一解
散琛叩頭伏罪奉勑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賜金
絹一百疋

子雲斷牸牛

唐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有奇策部人王恭戍
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
例直十千已上恭還乃索牛舅曰牸牛二頭已

死還四頭老牸餘並非汝牛所生恭忿之訴於
子雲子雲令送恭獄禁令收追盜牛賊李進惶
怖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
汝庄內喚汝共對乃以布衫蒙恭頭立南墻下
進急吐款云牛三十頭總是我外甥牸牛所生
實非盜得子雲遣去恭布衫進驚曰此是外甥
也子雲曰若是卽當還牛更欲何語進默然子
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牛五頭餘並還恭一縣
伏其明察

松壽潛伺盜

唐張松壽任長安縣令時昆明池側有劫賊奉敕下十日內須獲如違限令甚峻松壽至行劫處検蹤見一老姥樹下賣食往以從騎馱來入縣供酒食經五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潛伺之有人共老姥語即捉來果有一人來問明府若爲推勘即捉以布衫蒙頭送縣一問具與贓並獲時人以爲神

李傑覘婦姦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傑謂寡婦曰汝寡居十年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無賴不孝於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諭之婦堅執如初時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嘗爲兒所制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却以棺盛之

孫登比彈

吳志孫權長子登字高立爲太子嘗出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伏從者請捶之登不聽使求飛過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疑獄集卷之一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黃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illegible]校刊

丙吉辨子影

丙吉字少卿漢宣帝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而無子然有一女已適人其妻死翁又娶一妻後生一子後翁死其女妬其後母其子欲奪其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父之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取小兒同歲者衣單衣諸小兒不寒惟老人之子變色又與諸小兒立於日中惟老人之子無影遂財物歸於後母之男前女受誣母之罪

黃霸戮三男

黃霸魏人也字次公漢宣帝爲丞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二子及欲分居各爭其子遂訟於官省求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其三男以子還母

高柔察動色

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爲沒身其妻盈氏及男女詣廷尉高柔曰夫不與人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焦子文因追察焦子文色動應對失節於是叩頭首殺禮之罪

魏淵比書詞

魏國淵字子尼爲魏郡太守正直無私有投書誹謗者大祖甚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其書本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勑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令能師者能書者與受業因令作牋比方其書有似謗書者收問因伏其罪

胡質察色

魏志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曰此人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見質而色動遂窮詰其情若乃首殺顯之罪

承天情斷

宋何承天爲行軍參軍時鄢陵縣吏孫滿射鳥

誤中直師雖不傷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以犯蹕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也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

子華不復訊

魏志司馬芝字子華爲大理正有盜官練者置廁中吏疑女工收付獄芝曰夫刑罰之失在苛暴今先得贓物後訊其辭若不勝掠以致誣伏則坐致冤濫太祖奇之遷甘州太守

仲堪止大妄

晉商仲堪爲荊牧有桂陽人王欽生一旦妄言親歿詐服縗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歿情事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今欽生父實終歿此徒有大妄之過遂活之

陳表求情

吳志有盜官物者數人惟收施明桎梏甚酷倹死無辭廷尉以疑聞權以陳表能得士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求情實表乃去其桎梏沐浴更其衣服厚設酒食歡心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權奇之欲全表名遂釋明過戮其黨明乃感表變行致位爲將軍

魏祖留書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四十餘事錄奏勅令万年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主師魏祖有策略請喚舍人家奴選少年端正三人布衫蒙頭及縛衞士四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奴衞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遺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之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遂授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開之婢及投化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勅斬於東市

從事對屍

近代有人因行商回見其妻爲姦盜所殺支體具存但不見首既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遽執壻入官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不任其苦乃自誣殺妻案狀既成皆以爲不謬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人命一死不可復生苟或誣舉典刑其能追悔乎必請緩而窮之且爲夫之情孰忍殺其妻縱有隙而害之必作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不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議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陛牢慎擇司存移比繫者細而効之仍給以酒食湯沐鏈户棘垣不使洩於外便令仵作行人各供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去處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否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只言殂卻奶子五更初牆頭舁過凶器其間極輕有似無物見瘞在某坊遽遣發之果獲一女子首遂將首對屍令繫者驗認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畜之斷豪士棄市闕出誣堂

袁相採情僞

唐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典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瓮漢書武帝詔云往者東岳見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趾馬蹄以叶瑞應蓋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效之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置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土塊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驗云姦議換之矣遂遣掾就案其事里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爲衆所擠莫能自明既而遍辱滋甚遂以易金服罪雖辭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復令拘繫僕隸協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紛枉橈結成其獄以案牘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宴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異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所荅汧

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懿乎袁相國曰與之無素沂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曰某疑此事有枉耳當詳之沂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慮有枉耳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曰諾俾移獄府中乃令閱簽簡得土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本質在焉遂於鄽肆索金鎔鑄與塊形狀相等旣成始稱其半巳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夫以巨竹舁至縣境計其大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卽在路之時

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沂公歎服無巳 出讞録

周紆屍語

後漢周紆字文通爲邵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於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笑狀陰察視其口眼中乃有稻芒密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有疑吾與死人共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問具服云不殺人但取道邊死人也自後莫敢犯之

閻濟沉鈎

唐閻濟美之鎭江南有舟人傭載商賈人貨時有賈客所載甚繁碎其間有銀一十鋌家隱之於貨中舟人潛窺之伺其下岸乃盜之沉於船泊之所船夜發至於鎭所點閱除貨乃失其銀遂執舟者以見公公曰客載之家盜物皆然也問曰客昨者宿何所曰此百里滿汊中公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曰必是船人盜之沉於江中矣爾可令檝師沉鈎之其物必在若獲之必受吾重賞乃依公命鈎而引之銀在篋中封署猶全而獻於公公劾之舟者立承伏法

何武斷遺劒

前漢時沛郡有富家翁貲二千餘萬有男纔三歲失其母又無親屬有一女不賢翁病困思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喚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

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兒乃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司空何武得其辭因録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强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劍者亦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劍當聞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凡庸何能用慮宏遠如是哉悉奪取財物以與兒曰敝女惡壻溫飽十歲亦已幸矣於是論者乃服 出風俗通

孔公察枉盜

後唐同光年故滄帥孔相循以邦討二職權莅吏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巨有財產及敗所牽挽四人則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則樞密郭崇韜之僚壻也與權吏暨獄典等同議鍛成其獄鄙不訊鞫但以四貧民代四巨盜款成而上孔公斷令棄市將赴市又親慮之則又卒無一言命人就法將過叢所因屢回首向廳顧之公察之疑情未究即復召問曰爾欲有回顧得非枉耶今吏卒緩詢之稍得其情對曰實枉適何不言曰適引問之時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也請去左右因而細述公曰得非虛否對曰某則已死之人豈徒延瞬息之生邪卽令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鞫之自韓已下凡受賂近數十人計賦約七千緡則并校而推之具欵而吐韓卽使人馳告于崇韜移書于公公不諾即具伏法四人獲雪用畫像以荅孔公之德

陸雲察隨姦

吳陸雲字士龍爲浚儀令有人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錄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曰有一男子共語便縛來果得之云妻謀殺之

子產聞哭懼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姦也 出獨異志

杜亞察誣毒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揚日有僑郡之巨富者邸店童僕埒於王侯之家父亡未暮有繼親在奉之不以道母憤恚不勝後稍解因元日上壽於母母賜於子子受之欲飲疑酒有毒覆地地墳乃詬其母曰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母撫膺曰天乎天乎明鑒在上何當厚誣雖死不伏賊者擒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母壽酒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又問曰母賜觴何來亦曰長婦之執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也曰則此子之妻也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其母乎乃令廳側劾之乃知夫妻同謀欲害其母置之於法

裴均察盜犬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俗妻有外情乃詐病云醫者所傳是骨蒸之疾須獵犬肉食之必差謂其夫曰今日之病在君必愈可以致一犬爲妾斃之得而食之死亦無恨夫曰吾家無犬何所得之妻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君可繫而屠之夫曰諾乃依妻言斃之獻於妻妻食之餘乃留之於篋笥夫出命鄰告之遂聞於公公云盜犬而殺國有常刑鞫之立承具述妻之所欲也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賾夫於法耳公劾之具得妻之情與外人誣夫之罪將圖之公乃處妻及外情者俱付法其夫釋之

元膺知喪詐

唐呂元膺之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阜眺原野忽見有喪轝者駐之於道左男子五人皆縗服隨之公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此姦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皆兵刃擒之公詰其情衆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貨是以假喪轝使渡者不疑公令劾之更有同黨數十輩已於彼岸期集亦擒之俱付於法

韋皐劾司店

唐韋皐之鎮劒南日鄉俗之弊逆旅大賈有貨殖萬餘者因病而酖之既卒所有財貨十隱其七八因玆多致富盛公密知之有北客蘇延家

屬太鹵因商販於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報於公公使驗其簿已被店主易其文字纔遺一二公乃究尋經過客歇於里簿籍多與同遂劾其司店首立案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餘人悉命付法由是劍南無橫死之客

韋丹察成權

唐韋丹守文明鎮江西日有倉吏主掌十餘年數盈五十萬斛因復量負欠三十石公憫之曰斯吏也主掌十餘季計欠三十石必不自取而費也必爲權要者所須乃假令搜索家私文案驗之及分用明曆具在因輸示諸吏曰爾等恃以威權取索於倉吏吏之缺也豈獨陪填又將代爾之罪今各據其所得限一月納足則捨爾罪矣吏皆曰君侯以至明察下某等合當刑責儻捨吏罪則陪填不恨矣既足倉吏釋錮而歸

王湝召認靴

北齊太保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靴而去其婦持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嫗以靴示之詒曰有乘馬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非親屬乎一婦撫膺哭且曰兒昨著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乃伏

疑獄集卷之二

疑獄集卷之三

將仕郎守太子中允男和㠓述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莊遵辟聽姦

莊遵初爲長安令後遷爲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令女子與人殺其夫其叔覺乃來趣賊女子郎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愛於我而殺其兄郎便告官官司拷其叔太過因而自誣其羅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爲大逆速置於法可放嫂歸審令人夜中察於嫂壁下聽之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邪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叔遂獲免

趙和籍舍產

唐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爲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僞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二農比庄俱以豐歲貲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以全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章顯驗且言來歲齎本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錢贖契先納百千緡第檢還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文籍明日齎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且以無保證又無簿籍終爲所拒東鄰以冤訟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契券無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乃越江而訴於趙宰

趙宰謂曰縣政甚卑且復踰境何能理也東鄰冤泣曰至此不復得理無由自滌也和曰第止署內試爲爾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曰焉敢厚誣和曰誠如是則當爲寘法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至淮陰曰有盜江者按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姓名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捕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迹未甚知懼至則詭於庭下和厲聲謂

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因泫然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檝和又曰辯證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拒益虜取實因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和又曰所盜率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今之產以辨之因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虞東鄰之越證也乃言稻若干斛在人某人還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造成者趣吏大喜即再審其事謂曰非汝寇江者何諱東鄰

贖契百千緡遂引訴鄰令其偶證於是懸懼失色祈死廳下趣令梏往其宅檢付契書然後實之法矣

行成叱盜驢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於街中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張鷟括詐書

唐張鷟字文成爲河陽尉有人呂元者詐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斷鷟取元告狀用紙貼兩頭唯留二字問是汝書即註云是不是即註云非元乃註曰非乃去貼即是元狀先決五十又貼詐爲馮忱書留二字以問之註曰是去貼乃詐書也元於是叩頭伏罪

放驢求匿鞍

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失之三日尋不獲詣縣告鷟推勘急賊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鞍可直五千文鷟曰此可知也遂不令秣飼去轡放之驢尋向餵處乃令搜索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之人服其智

曹攄詰行馬

晉曹攄字顏遠爲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天大雨寒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

獲夜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外人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伏罪

崇龜認某屠刀

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貌皙稍殊於負販之伍泊船於江岸次有高門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艷態妖容殊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逆少年挑之曰某黃昏當詣宅矣亦無難色微笑而已既昏暗果啟扉伺之此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即突入姬即趨而就之盜以為人擒已也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其家亦未知覺商家之子旋至纔入其戶即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聞逗血之聲未已又捫之有人臥遂徑走出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里餘其家跡其血至江岸遂狀訟於主者窮詰岸上居人云近日有某客船一隻夜來徑發官差人追及械於圜室掠備至具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刀納於府主乃屠刀也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會合境庖丁俱集於毬場以俟宰殺既集乃傳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於廚而去府主乃命取諸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日各令詣衙取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有一屠最在後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之此何人刀耶曰此某人之刀也乃問其所居處命擒則竄矣於是乃以他囚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日日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囚不兩夕果歸家即擒之具首殺人之皆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君子謂彭城公察獄明矣

無名識盜葬

唐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合寶物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為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天后大怒召洛陽長吏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吏長吏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獲盜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盜不獲必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途中遇湖州

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謂尉曰得盜者來矣無名遽進堦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怒吏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亦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每有盜者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爲解危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與長吏大悅降堦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吾當復生矣指述其由無名曰請君聞於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願委臣取賊無限日月且寬府縣官吏仍以兩縣吏卒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問伺者曰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寶物也奏之天后問

無名曰汝用何策而得此賊邪對曰非有他計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即知其墓賊既奠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也向陛下迫促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遷秩二等

慕容執假銀

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爲鄆帥日有州息庫道吏主之有人以白金二鋌質錢十萬與之旣去而驗之乃假銀也彥超知其事召主庫吏密令出牓虛稱被盜竊所質白銀等財物令備賞錢一萬召知情收捉元賊不數日間果有人來贖銀者執之伏罪人服其知

彥超立吐櫻

又有獻新櫻彥超令主者收之俄而爲給役人盜食之主者白於彥超彥超呼給役人僞安慰之曰汝等豈敢盜吾所食之物蓋主者誣執耳

勿懷憂懼可各賜以酒言訖潛令左右入黎蘆散既飲之立皆嘔吐則新食桃花在焉於是伏罪

德裕泥模金

唐李德裕出鎮浙右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遞相交割文籍在焉衆辭皆指以新授代者隱而用之鞫成其獄伏罪昭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也

以意揣之僧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衆以某孤立不狎輩流欲乘此擠排之因流涕不勝其冤公憫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數乘命闔連僧入對事咸遣坐兜子門覩廳壁指揮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隱沒金形狀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各模不同公怒令劾前數輩等一二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張輅察佛語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林僧院有鐵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日或云鐵佛能語其徒稱讚聞於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或聞佛語以垂教誡縣鎮申府時高祖鎮鄴遣衙將尚謙齎香供養設齋且驗其事復命亦疑其妖僞有三傳張輅請與尚謙偕行往驗其妖狀輅與縣鎮率人力圍其僧院盡遣院僧赴道場張輅潛開僧房見地穴引至佛座下回謂尚謙曰果

犯法欺矣乃令謙立於佛前輅卻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便呵擒治取其魁首數人上聞就彼戮之張輅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酬獎之

宗裔驗軖枝

王蜀時其下將帥鮮不好貨有宗裔者分符仗節獨守廉隅嘗典劍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識認暴客迨曉告巡捕吏掩而獲之所收贓惟綵絹紬線贓主言是本物其囚不禁搒捶遂伏其罪

乃送州宗裔引虛縲因訴絲鉤紬線乃是家物與被盜主遞相辭說宗裔促命取囚家繰車又各責紬線卷時心有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對開紬線見杏核與囚款同仍以絲鉤安於車上量軒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主伏妄認之罪巡捕吏伏拷決之辜指顧之間乃雪冤枉

仲榮射繼母

晉安仲榮之鎮常州日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仲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曰不

忍也其母詬詈促劍逐之仲榮重問之乃繼母也因咄出自後射一箭而斃死聞者莫不增快由此境內以為強明之政

孫寶稱饊餅

漢孫寶為京兆尹有賣饊散者今饊餅也於都市有一村民相逢擊落饊散者皆碎村民甘塡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餘枚因致喧爭巡者領赴大尹引問無以證明大尹令鞫吏買饊散一枚稱知分兩乃都稱碎者細折元數其賣主承伏虛誑之罪村民獲雪衆謂神明

韓滉聽哀懼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因問晉公公曰吾察其哭聲

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鄭子產曰夫人於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姦也

希崇斷義嫡

晉張希崇鎮汾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聘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所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

不至雖假稱義子辜二十季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蘇秦料刺客

蘇秦在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死齊王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人必得矣齊王如其言刺秦者果出齊王因誅之

憲之知牛主

南梁顧憲之爲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認之不能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知牛主所居盜者伏罪

疑獄集卷之三

疑獄集卷之四

將仕郎守太子中允男和㠓述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　忠　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嵩 梓 校刊

若水疑獄

宋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搒楚自誣伏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熟觀其獄詞邪留之旦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其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

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
泣不忍去曰微君之賜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
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
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
繞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
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
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其
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
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也錄事詣若水

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
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
不半歲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敏中疑無贓

宋丞相向敏中字常之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
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
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
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
彊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
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
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井中矣明日主人
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
僧自誣云誘婦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
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井中贓在井傍不知何
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贓不
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但云某前生當負此
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實對敏中因
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

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詒
之曰昨日已杖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
何如吏曰府已誤決其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
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某甲所
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
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

張詠勘賊僧

宋尚書張詠字復之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
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

有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遺書婦翁智

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子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韓億出乳醫

宋參政韓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物嫂姪訴於州及提轉甲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包拯察牛舌

樞密包孝肅公名拯字希仁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司馬議謀殺

司馬文正公名光字君實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許遵讞之有司當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與故殺可爲二耶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從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范公疑姦毒

丞相范純仁知齊州時錄事參軍宋儋年中毒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

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漫汙幎帛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爲寵妾與小吏爲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鱉肉中公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邪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吃鱉肉爲坐客所并及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承置毒鱉肉者覬他日獄變爲逃死之計也人以爲公以姦摘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寃無以申於地下矣

杖骨知子孝

近代有一婦人夫死子幼棄於夫族而再嫁又生一子其婦死二子俱長前夫之子遂盜母之骨殖欲與父合葬後嫁之子致相爭競訟於官其官即使從吏挈婦之骨殖置於庭下乃曰此婦有子夫死不能守義致令二子相爭如此可杖一百欲撲之際後嫁子奔於庭下泣告曰不孝之子情願代之官曰此子真孝也遂斷與之

唐公問筐篚

大定唐公爲廷氏縣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圃摘一枚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其瓜主意謂一瓜不能致罪又自摘三十枚以誣告其婦令曰婦人盜瓜挈何筐篚瓜主曰竝無令即叱瓜主抱于并使盡拾其瓜至十餘枚已不能抱也遂伏誣告之罪

伯通嘗鋤刃

章廟時路伯通爲原武縣令有以種瓜爲業者一夕爲人盡鋤其苗遂詣伯通訴告無明證即

遣之翌日命於種瓜鄰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託以他用令各書姓名潛嗜鋤刃果有苦味者點遣吏捕獲遂伏其罪

公謹限擒賊

明昌間京州一婦畜王姦夫朱李馬全王二皆不使相知也婦欲歸寧與王二約曰城外某樹下相會馬全適聞之爲恨宋往婦至輒殺之婦父因事入城問女所在姑曰非已往視家也父愕然尋跡於其樹下得屍告之於官有司按

其姑曰近日有與兒婦共語約者否姑曰某坊王二寔約之遂收王二推勘不勝苦楚招之勘者復問婦所挈衣物所在王二漫指於某道傍某樹下埋之使人往索得之將至王二駭然曰如何果有吏人張公謹曰此虛招也摧州能假三日限爲擒此賊從之公謹詢於勘院門者曰我昨勘事時曾有人在垣外否門者曰隷卒禹全者在垣久之而後去復詢於城門吏曰昨晩曾有挈衣囊出城者否曰有禹全者䐧人靜而

後出也公謹曰此事審矣擒全至一問即承時人稱爲神明

顥之勘詐契

趙顥之爲閔鄉令時一農家累歲借粟於富者因別竊家給當年不用貸借富者貪利然之以爲借於別主乃賂先保人同揑借粟文字以騙之不伏訟於官顥之曰此易見耳乃監保人富者各於一處以物色審之云般借粟時[illegible]車耶小車耶斗量耶斛打耶倉中耶窖中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

合人各不同遂伏騙賴之罪

疑獄集卷之五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校刊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重訂

漢武明經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以殺母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

謹按

大明律云凡繼母殺其父聽告不在干名犯義之限今觀漢史所云防年繼母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竊詳此實倫理之變若比殺常人則故殺者斬若比父母爲人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殺死者勿論

盛世倫理修明固無此事萬一遇此所司當

體究的確比擬奏

請

袁安別繫

袁安永平中守楚郡時楚王英謀逆辭連繫者數千人安到郡不入府先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明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楊牧笞巫

後魏李崇爲楊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歸其兄慶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是弟爲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楊氏託鬼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楚各自款服崇疑之乃遣二人僞從外來詣慶賓告弟口信慶賓悵然失色崇乃攝而問之即自引伏數日間思安亦爲人縛至崇笞女巫一百送釋蓋等

曹摭明婦

晉曹攄為臨淄令日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
季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
黨乃誣其婦婦不勝拷訊即自誣服攄初到疑
其寃更加辯究具得實情時稱其明

戴爭異罰

唐戴冑為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
刀入東上閤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
察罪死無忌當贖冑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
於君父不得稱誤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
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
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
詔復議德彝固執冑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
罪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
校尉皆免死

謹按

大明律云若罪人自首告及遇赦原免或蒙
特恩減罪收贖者亦准罪人原免減等贖罪法
注云謂因人連累皆依罪人全免減等收

贖今觀唐戴冑所爭長孫無忌事則我
朝律文已備載之矣嗚呼至哉

至遠憶姓

唐李至遠典選茲令史受賕多所黜易吏亦歛
手有王忠者被黜放而吏乃誤書王士姓欲擬詐
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決王
忠也吏叩頭伏罪

竇參免喪

唐竇參初為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
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眾
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
坐皆殺之

崔黯搜帑

唐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為鄉里所容乃自髡
鉗依佛教假託焚修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
到聞事露乃投牒請脫鉗歸俗公問曰爾教化
三年所得幾何曰旋得旋用公曰費用造設幾
何曰三千餘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決有

隱欺乃搜其積蓄有妻子滿室遂劾其矯妄之罪以財物施之貧下

栁寃瘖奴

唐栁渾爲江西祭判時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於觀察使魏少游促訊其僧僧乃首伏

崔公仁恕

唐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會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塡獄詔仁師按覆始

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柰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願也及勑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者擧無異辭由是知名

李嶠列枉

李嶠高宗時爲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内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列其枉狀

唐臨不寃

唐臨高宗時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遷大理卿帝嘗録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寛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服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

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

眞卿感雨

顔眞卿玄宗時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次武各驅

周子仲文字次武爲趙王屬安國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有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益州

長史韓伯携曰于次武少年聰慧可令決之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羣到放所得牛逐入任氏羣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杜郎伏罪

柳設榜牒

周柳慶有胡家被劫其鄰人被囚者衆慶謂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貼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恐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出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獲黨與甚衆

楊津獲絹

周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百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之津乃下教曰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未有家人可速來告有一老母行哭而至云是巳子於是收捕幷絹俱獲

齊賢易財

張文定公齊賢真宗時爲相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使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結實乃召兩吏趨徙其家令甲家入乙家乙家入甲家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蘇渙折取衣

蘇渙郎中知衡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衣以爲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眞盜

錢冶脉足

錢冶屯田爲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illegible]號冤不服太守

刁湛曰獄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狀足驗之疑里佽家物因率吏入佽家取狀足合之是佽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跡某家者欲自免也其家乃獲釋

薛向正尉

薛向樞密提點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強縣有盗殺人而奪其財尉以失盗爲負捕平人掠服之置贓於外以符其語向得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冤免死者六人正其尉故入之罪

王和甫校書

左丞王和甫尹京日市有匿名書誣告一富家有逆謀都城稍恐和甫不以爲然不數日果有旨根治和甫搜驗富家無迹因詢其怨耦答以數日前有鬻狀人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和甫乃密以他事縮馬生至對款即取謗書字校之畧無少異因而訊鞫其事果馬生所作

王文正酒吏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合皇入白王文正公卧不答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皆以令衆公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今飲酒皆懼車駕在外人情驚待安已捕歸京府繫治後府以此中覆公曰若輕斷亦恐縱人今帝大赦可原之矣止減死一等

仲孫疑里胥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及第爲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盗殺者其

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盗也乃捕繫獄將推以死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盗也邪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眞盗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秦州轉運使檄往當州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薛奎詰盗

薛簡肅公奎爲興州軍事推官民嘗聚博僧舍者一日盗殺一僧取財去而博者四人至啓戶

踐血汙衣逡巡而走邏者因捕送州考訊引伏奎獨疑之使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清獻原情

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爲武安推官有僞造印者吏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

程顥辯翁年

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顥問張氏子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純仁戒情殺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居販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趨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以其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蹙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爲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自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敎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公之仁恩浹於一境之內矣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謝麟鞫親殺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鬬既而爲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訊鞫輙服邑人皆稱神明

疑獄集卷之五

疑獄集卷之六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 忠 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 崧祥 校刊

唐肅白汚衣

唐肅侍制爲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汙其衣爲吏所執不能辯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冤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眞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

安禮神明

王安禮知開封邏者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書上命治之驗所指略同後罪二人有薛姓者安禮曰得之矣召薛曰若有讎乎曰有售筆者固拒之鞅鞅去廼即命捕訊果得所爲衆其胥人稱爲神

趙知錄禱天夢猿

昔者成都府羅江縣富室張氏死妻楊氏與女同居有僕雍一掌門戶財賦楊氏母女嘗赴人招飲而歸則雍一被殺死矣有司逮其母女婢僕十數人在官經季不決張憲行成到任疑楊氏母女淫濫人殺之以泯跡又疑雍一姤奸而人殺之也死者數人而其母女被拷掠亦無全膚矣女語母曰妾旦晚死矣當求直於神決不可誣服以喪名既而女果死時憲委趙知錄推問趙疑其冤齋戒禱于天忽夢一猿當案而立即閱卷恐有姓袁者吏曰常日送飯者姓袁遂待袁至引入詰問袁即承服蓋是袁殺雍一得銅錢兩篋以去遂放楊氏與一干人而袁正罪焉

易衣瘞婦箬籠

又袁州萍鄉有高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周氏歸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至弟先抱其孩歸久而妻不歸張與其弟同至坐處無有也復至周宅又無有同周復登嶺尋訪則妻死於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遂誣服官勒都官與刀都官解頭與刀將弟處死踰年張之

鄰人遇其妻於建康旅邸詰捉驗得少焉同炊鄰告以故妻泣曰寃哉其時坐嶺上時有一解客攜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鞋喚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其屍於林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凡半月餘日到此未幾解客歸二鄰人紐之聞官郎承華無詞申刑部取旨解客處死以款司償其爷命州縣吏各黜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二鄰人給元告補兇身賞妻歸夫家先都官追於官司

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中解亦處死

獻卿揣殺僧

命刑部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文恭夢吴姦

樞密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擇詭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吴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吴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誅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承議持平

紹興間鄭承議為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西興臨場草鹽司中請于其朝降榜許人格捕其卒打草如故為臨亭戶殺傷四人統制謀

曰若不得西興草則馬不可牧矣適縣令缺案吏作鬬殺亭戶八人皆抵死案成知縣僉詑次及承議曰黄榜許人格捕今若作鬬殺是本縣先自拒榜狀不得書我名衙吏皇恐謝罪易作拒捕結斷戶亭八人止得杖放歸日拜天曰願鄭公子孫益昌後公二子領薦登第云

府尹捕姦僧

某州某士夫携妻至臨安訪親舟至岸語妻曰待到某家借轎我不能自來以我紫衫為驗時

有僧亦泊舟密聞其言即覓轎幷紫衫來妻不復辨即行乃至郊外入寺中一少年引入曰官人在此妻意夫在也既少年入深巷數曲至一小室酒肴畢集少年去巾乃僧也即强合之妻不從少年指牀上刀曰畏此不畏遂從之凡三宿引至土窖中皆是凡七八曲方圓廣十數丈一面窗明透地窗外一坎坎外壘石石外堆土土外皆斬去人迹不通上下前後木板壁闌牀帳凳桌日用飲食器皿無一色色整齊群婦人聚居

凡三十三人皆美色也寺中僧行二十餘人童僕十數人至暮則亂行淫穢十數日則置宴僧行列坐階上群婦列坐階下酌酒供食婦女自相偶語皆官家妻女有居此者十數年矣老者病者則又引出[illegible]續有新至者每日群僧出外見婦人有姿色者即百計圖之得者先引入私室或一二日或三五日方引至此至此則雖然矣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群婦問之乃某太守女全家在京候差因觀燈於人叢中與一

婢失隊一士人引之行曰路從此歸乃引至寺去巾僧也在其私室十日方送至此亦不復知婢所在諸婦人聚居日夕切齒無脫身之計於中亦有二三徒婦欲謀約會一夕各殺僧衆者而脆弱者多恐不濟而不果每日僧多出外輪遞一二僧居守窖中一夕止有一僧宿群婦問故曰今日皆送喪過海明日方歸是夕三婦人謀遁伺僧睡啓關尋路出窖外逾數墻得達大路離臨安五里內一婦臨安人知街巷乃問路

歸家詣府尹陳告尹大驚時宋孝宗內禪明日宣赦尹即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群婦召主承領府尹到寺時僧衆適盡歸窖中備辦飲宴亦不知三婦人遁去也湖州士夫妻遂亦得歸初其夫扛轎持紫衫來時治岸者曰適有轎夫持紫衫擡去一婢亦隨去矣轎夫回報士夫大驚遍索不得止於三日後得其婢云轎行如飛追逐不及到街市交雜處不知所往也當府尹至點集婦人姓名時某太守女問其婢時尚

有僧數人未盡殺詰之云凡老者病者皆引出殺之瘞於寺後此婢想亦殺而瘞之矣掘之凡三十餘骸所獲金帛亦不貲云

壽隆疑火死

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隴縣吏告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一家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逾月獲果乃殺其人而縱火爾

王端識犢母

王通議端知襄邑縣有鬻犢於市者或執以爲盗詰之不服端取兩家犢識其母輙從之盗遂

服

孫沔脫會飲

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臨縣爲捕者所追乃棄其刃兵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即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去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眞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西山夢神訊殺僧

眞西山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有子年二十餘屢謀於所厚者欲殺其父時西山以精明稱所厚者恐累己赴官首之喚其父并問之亦云送其子赴左院推勘遂即寧伏索到鼠尾刀解官但問其故則卒無一語喚問其鄰里亦云常挾利刃其謀叵測但其父子之間並無他故獄已成西山疑之改送府院推勘亦如前疑西山終疑之展轉年餘西山一夕炷香告之天地神

祇夢神告之曰此毋恠其然乃是二十年前事了旦起未遑他務首喚程二屏去左右告之曰今日獄已成但爾心下別有何事程倉皇良久曰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年前做什麼害來此事我知已悉爾其無隱程乃啞然曰然二十年前有僞山行者在店安歇欲買度牒某貪其財物殺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廚中西山委官籍其家產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人並釋放入府禁審其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

曰彼為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說西
山曰你別做生計不見爾父知何其子曰某不
會做甚生計西山曰你若做甚生計我自與你
一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
潙山出家去西山遂將所籍家產千緡與之程
二編管建昌軍時嘉定壬午年也

李兊按榜僕

李尚書兊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蜀投井
中而以自經為解者兊曰投井故不自經自經

豈復能投井必吏有受財者故使不承爾已案
吏果然

張洽伏盜

張洽嘉定元年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
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留系年不決而
遠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
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
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說與各守分
以全手足之愛其辭氣懇切訟者感悟[illegible]聞之
自伏

雨巖詰寇倅

建寧府建陽縣麻沙鎮吳提刑雨巖勢卿知處
州時報添差通判王某來雨巖十數年前某處
相識甚喜及見覺非是問舊事亦不知心稍疑
駭一日會其家眷凡十八人內一人年老而憔
悴不樂令夫人與之從容言王倅舊事婦人潛
然詰之再三乃知正雨巖所識王某之妻蓋寇
掠其舟取其妻就用其勑仕至本州添倅也雨
巖付吏推勘得實由朝正其罪時寶祐年間也

協尉縛偽丞盜

宋理宗朝隆興府分寧縣有趙縣丞者赴倅辟
達斷事明當憲司喜之嘗有[illegible]同官
及宅婚飲縣丞妻獨不飲[illegible]妻往問
丞妻請問曰我夫昨任某處[illegible]在湖中被
此寇一家老幼童僕俱死獨留我以為妻就用
夫主誥勑調此縣丞同行六人臂上各有三點
號或為書院[illegible]成[illegible]則同宿

獨此冦能書判推以爲首安不甘其辱耳時新喩縣嚴仁勇作尉以能稱宰容與謀促前筵散坐移入後堂不令諸廳人從入纔坐但見尉司人報提刑司有下上司文字請縣尉親拆嚴即出點弓兵盡獲丞廳人從復就坐擒丞縛之送獄取問是實具奏正刑趙妻送歸父家

行德捕桑門

武節使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㕔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

嫗持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價甚直取菜反覆顧視不買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筥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即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都下清肅

蔡高驗浮屍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亾媼某氏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爲仇所殺若不得屍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媼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之因得其迹與媼約曰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屍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

尹洙詰冒產

尹龍圖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

賀氏產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詐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其劉爲戶詰之曰后五年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

疑獄集卷之六

疑獄集卷之七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 中 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 崧祥 校刊

憲司准詣義卜

湖北某市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悏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俊雅遂殺其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殺夫就取其刃併婦殺之而去及旦有常在其家工役者至見二屍相枕流血盈地恐累已即逃須臾隣里大覺執工役者聞之官不復自明即誣服焉卜者去後日卜於市自若也聞工役者將正典刑自詣其故憲司以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詣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時宋淳祐季間也

緝謀獲僞帥

瑞州趙司戶往赴調一日忽失其妻趙不復索僞遭喪以歸後十季妻之弟至江陵忽見新帥之任有轎百餘乘其第十轎中乃其姊也相顧乂之莫敢發視次日復候之復見其至輿中遺

片紙于地曰明日可候於城隍廟次日至廟姊乘間以片紙裹金二兩叱之亟去視之云某帥盜也家五百口皆盜姬妾皆大夫之妻女也今以金爲投牒費時孟無菴珙爲門制弟亟往告孟集官僚議曰彼五百人皆盜未易制也緩之則逃急之則變奈何皆莫敢對有司戶某季二十許甫登第之任亟曰此事易與耳孟遽携其手謂曰君有何策曰此有水軍令扼其上下流使毋逃大宴及其妻妾安之因犒其從兵於教場伏兵殲之以帥付獄伏其辜矣孟大喜果獲焉推勘具得其情乃某官罷楚路倅盜殺之江中以其誥勅改調至帥也妻妾百餘人皆仕宦之妻女其黨五百人晝則服役夜則同其妻妾以居聞其事於朝正其罪趙之妻復歸于趙餘皆訪其親而歸之時淳祐季間也

趙預斷婬奔

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鄭氏女棄俗脩道自言遇僊號僊姑預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

不見止遺隻履於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絕縣聞之郡或請申省請廟額封號洪損齋起畏來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奔得於龍興新建之墳籍爲官妓道士就爲樂將板行案卷以解衆惑

恕齋神政

宋理宗時贛州雩都縣黎千倫家被寇刼殺子倫素與其族黎千三兄弟交惡疑之遂訟之邑差縣尉成某體究追解子倫賄尉捕黎千三千

五千六及隣里親戚十五人解官殺死十二人汚千六之妻焚其居極其拷掠誣伏無贓與證子倫買囑劉十四爲證私投兵器捜檢解官千三兄弟誣伏焉未幾巡司獲到正寇丁官念二十六名子倫賄以黎爲首丁爲從結款解州審勘無異申提刑司時吳恕齋革居憲疑之蓋尉司取到黎千三初款即無丁官念二同行之詞巡司取到丁官念二初款亦無黎千三名字各各審問黎稱冤而丁官伏罪遂對移趙知錄爲

贑縣東尉胡某爲知錄送一干人審覆其得丁念二刼殺之情咸服其辜州縣吏竝配廣南知錄趙某雩都宰趙某縣尉成某竝降罷辟東尉胡某正任知錄黎子倫沓杖十五編管五百里以其家遭刼免行出穀三十五石與黎千三造屋時以爲神政

捕寇得效

寶慶年間臨江蕭某赴臨安往來娼武賽賽家經年所有盡喪娼遂拒之蕭不能給其僕反爲

娼用蕭大困逼遂歸家將家產盡賣復往臨安就蒸餅橋開典舖不復往娼家矣越二年嘗有人持布衫一領欲典錢五百者蕭止典三百其人云上舍上舍在武賽賽家使了許多錢不爭今日較這二百錢甚利害蕭曰我自使我錢干你甚事遂以四百錢與之而去其人遂身曰你帶行人到在武賽賽家你如今慳吝可知不敢去了蕭感其言追憶前事心不能平夜攜提籠扣武賽賽門其僕啓關知是夕無客入見武賽

賽叔間闊武方應聲蕭斷其頭以去僕亦遂逃
蕭致其頭器中滿浸以油致盱揭下時提一觀
之曰武賽賽你如今卻識我了明日莫知蹤跡
兩廂吏議曰但有張四官人常往媢家乞覓不
厭武賽賽亦拗性必其人殺之可尋張四官人
覘其辭色縱不是且將去展限遂往瓦子裏得
張解官付獄推勘張不勝拷掠乃誣服爲稱刀
與武賽賽頭棄海中遂絞于市季餘有寇與土
入蕭室蕭驚擒寇忽巡牌者至入蕭室復來捕寇

已逃矣巡牌者見床下器中乃武賽賽頭也明
日捕蕭鞫之具得其情遂伏其辜仍斬西廂吏
以償張命獄官亦定罪有差

樊舍誤殺

建寧府樊上舍處太學時與左藏庫前文節級
妻往來文固知也嘗飲酒肆客閒鄰座有人相
語云此間内藏庫前文節級妻可觀樊上舍往
來其家三季矣每文節級五日一次上宿則上
舍必宿其家文聽樊字未明泯其說及當直宿

見人替之至夜三更時歸家急摹門其妻語上
舍曰吾與爾往來三季無知者夫今歸無所逃
遂就床頭取鬼頭刀授之曰我與爾俱出我開
門爾卽殺之及開門天黑不辨人上舍者揮刀
誤中其妻遂逃文呼報四鄰皆曰適不聞他人
聲且刀從何來我等何由知之置文於獄遂誣
伏焉明日赴市就刑見犯由上寫殺死文節級
妻事上舍從出街語文節級云你妻是我殺了
奈何叟要你償命遂到官自首遂止編管本州

時寶慶年間也

濂溪悟酷

周敦頤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
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
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
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與爭敦頤獨與之辯
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
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鄰婦證僞姦

宋景定間福建張氏遣女里中不檢少年聞茶湯擔有玻瓈盃先一夕飾爲婦人隨女伴入欲盜之被執極其拷掠有鄰婦每事女沐浴少年詢知女僻處有雙痣相聯赴官陳云元與女私前後騙取某物若干官追女出對皆無實狀少年指僻處雙痣爲證女愧無辭驗之果然擬罪將斷鄰婦赴官陳告少年遂伏辜焉

輿妓屈盜

又昔安吉州富家新娶有盜乘人冗雜時入婦

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盜不期明燭達旦率三夕饑甚奔出爲博執之旦以聞官盜懇曰我實有罪但未有所盜遭捶極矣幸免問官當有以報否則亦將有說富家不從盜至官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爾宰乃三山陳某詰問再三備言婦家事體及平昔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密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恥遺闒節懇宰勿追皆不從富室謀之老吏俾請於宰曰彼婦初歸使與盜辯不論勝負辱莫大焉彼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輿至盜遽呼婦乳名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illegible]音認姦僧

某州士夫攜妻候差於臨安嘗與妻聯輿而出至市井叢雜處偶停市買轉眄間不見妻輿矣士夫聞官執輿夫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在所寓門外乃其妻也妻云初被人扛去時不

知非元輿夫也約行數里至大門從長廊至暗屋下出輿當問官人何處輿夫不答又行數步乃僧出招之心疑欲退而僧從後推之大呼僧捉之以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巷數曲又於暗室中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聞鍾聲亦甚遠望久稍明僧携酒餚至當憂憤不能飲食僧强合焉每日僧兩次送飯暮則携酒就與同寢一日僧忘扃戶行出暗巷中遙望甚遠有火光乃是長明燈祀觀音處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舒

手帕上金錢落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角有覺僧力疲意闌懇之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但念汝本分又可商量一夕歡合達旦天微明引之出暗屋下登輿送至此也士夫經臨安府時趙節齋尹京時正亢旱祈禱無應明日行香集僧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但有觀音皆迎請至此若本寺觀音感應則中朝寺主加號賜紫行童並給度牒備榜遍排明日輻輳迎至果有身繫金錢落索環者足上川字文亦然遂集合院僧行以至今士夫妻於簾内識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就戮

陳青釋濕履

江西臨江王三郎瞰江樓居其妻凭欄食果偶枝投舟中少年之巾少年舉首意婦人挑之及暮行入其家闃無人聲隨復登舟覺濕其履置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旦集鄰里見血蹤直至舟中遂執少年赴官少

年不復自明誣服焉但不見婦人履及刃獄吏指近江亭牌子似有物視之履與刃也欵成獄及陳青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鄰婦問前於陳答云已將舟中少年正刑矣婦啞然曰冤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陳青密以告司理喚獄吏推問具得其情少年遂得釋獄吏處死陳青由此退閑教子讀書請漕舉

日隆詰孩語

贛州信豐縣一木匠居嶺之下嶺之上則驛途每由其屋後而遵驛途出入嘗五更初携礲斲之器他適未及驛途五六丈許見一死屍視之遍體皆血也致之而去及午則里長鄰里驗視其致命處則斧痕也衆議以爲此匠無疑捕其夫婦繫官不勝拷掠遂爭誣伏官疑之季餘不決時宋知録日隆蜀人也以能稱委之專決宋知其冤日日入獄推究皆如前言一日正鞫問時一孩送飯與獄卒而私語宋問之卒以他詞對宋屏去左右呼孩與十八界官會兩貫而詰

之孩曰適一人在茶肆與我銅錢五十文令攛所勘死事其夫婦何人承認宋即命二卒隨孩捕之以至問曰爾殺人奈何要他人償命其人即承認木匠夫婦遂得釋焉時咸淳季間也

緣琴理僧冤

咸淳季間袁州倅蕭某嘗到清水寺見木魚可供琴屢求之僧不與未幾攝守僧遂鋸爲四自留其二以二遺蕭蕭剉爲二琴自留其一以一遺時相葉西澗夢鼎葉有琴師云琴雖佳但有

哀然聲蕭遂採訪寺中有某僧身死不明其行童負其衣物以去者見在某州開鋪遂專兵移文捕之以至付吏鞫勘乃知殺僧而負其衣鉢也遂服其辜

時奚報應

吉州王某幹者殺人以銅錢三百千與一村老令代認曰爾認了不致償命但喫六七十下棒而已氏以爲然時奚司理政疑之曉以禍福村民遂以實告時奚見同囚者一人項有刃痕疑爲死者傷之故殺死者鞫之未伏王因言於奚以爲然且力言於郡守同囚者不勝苦遂誣伏抵死罪焉奚以平反陞秩旋死時咸淳季間也其後幹者認殺人遂伏法方言前所斷者枉也

疑獄集卷之七

疑獄集卷之八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 忠 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 松祥 校刊

彭節齋鎮刺二形

宋咸淳間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曰尼也父母怪之曰尼與同寢常言夫婦咸恒事時偶動心尼曰妾有二形逢陽則女逢陰則男揣之則儼然男子也遂數與合父母聞官尼不服驗之無狀至於憲司時翁丹山合作憲亦莫能明某官曰昔端平丙申年廣州尼董師秀有姿色偶有欲濫之者乎揣其陰男子也事聞於官驗之女也一坐婆曰令仰卧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如龜頭出殼轉申上司時彭節齋爲經畧判云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之道曰男與女董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女是爲妖物所歷諸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舉豈可復容於天地間額刺二刑兩家決脊二十枷令十日押

下推鋒軍寨拘鎖月具存亡申之如果然遂處死

高防辨幅尺

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乂爲賊所劫捕得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贓仗已具錄事參軍司徒逵判官盧紘㨿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贓閲之因召王乂問曰兩家所失衫絝是一端布邪乂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疏密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捶楚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逵和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訴紘逵之罪防遽令止絕爲製衫幘具酒食諭而遣之 出太祖朝

惟濟辨左手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而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箸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

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侯臨還寄

朝請郎侯臨昔爲東陽令有治聲忽他邑囚分財私寄附於姻家輒爲所匿累經訟而弗直乃求理於侯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季縣獲强盜侯因縱盜妄通所寄物於姻家及捕至獄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所寄侯卽追向日求理之民證驗識認還之

文規理誣盜

張文規字亞夫筠州高安人以持奏召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貞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炎張運張周孫等保伍追捕之羣盜散悉獨張五拒抗不去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已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炎以下十一人送獄劾以爲强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炎運二人幾死既上府獄下理院文規察因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抵罪餘人但等第杖脊而已炎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季也

曹駁坐妻

沈存中內翰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爲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於謀殺不當復坐其妻

謹按

大明律云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妻子流二千里入十惡不道之條今觀所載

壽州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刑曹駁以義絕不當緣坐其妻稱許本犯身爲不道殺妻父母兄弟與其妻實已義絕法難緣坐然律無明文所司遇此亦當比擬奏請

宗元守辜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死鄭克云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

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
罪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謹按
大明律云凡保辜者責令犯人醫治辜限內皆
須因傷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其在辜限外及
死者各從本毆傷法若折傷以上辜內醫
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限滿日不平復者
各依律全科又按唐律云保辜限內死者
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又按元
史刑法志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辜
限外死者杖一百葢元氏未嘗定律及
聖朝未定律之先皆以唐律比擬故我
朝律文多宗唐律而此條亦本之也訥曩在
南京會審刑部罪囚有毆人辜限外死者
訥曰當依本毆傷法或曰律云辜限滿不
平復者全科此當死訥曰所云限滿不平
復全科者因上文折傷以上限內平復減
二等立文葢謂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
疾及限滿不平復者則全科折傷之罪若
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則律文何不云
傷不平復而死者絞乃虛立此辜限乎後
此囚會
赦得免然或人終不以予言為然也近讀宋元
守辜事有感因備載之讀者詳焉
張昇窺井
張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
中有死人即往哭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吏
集鄰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
不可辨而婦人獨知為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
夫殺之婦與其謀
歐陽左手
都官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
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于獄獨留一人留
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
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脅
此汝殺之明也囚乃伏罪

程琳烓竈

程宣徽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當即根治諸縫人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辨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烓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寛其獄無死者

強至油幕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應死至預聽獄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者眞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比輕典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所致是也

程戡仇門

程戡宣徽知處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訴之仇弗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邪乃親劾治具見本謀

呂婦斷腕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盜夜入舍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

魏濤證死

魏朝奉濤知沂州永縣兩仇鬬而傷既沒遺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于監司監司怒有惡語濤歎曰官可奪因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墜死隣證既明其誣遂解

王璩故紙

寺丞王璩嘗爲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囊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爲賊所掠者賊卽引伏

李公驗櫸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鬬者甲強乙弱各

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捫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欅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横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王臻辨葛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讎或先食野葛而後鬬即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邪吏曰傷不甚也臻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穎知子盜

郎中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赴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孫料兄殺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伏

朱詰賕民

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賂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因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僞券抑汝女爲婢指千萬爲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奈何囚泣下始以實告收子良付法

江分表裏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紿之曰我爲收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割其稅歸之踰二十年且僞爲券以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於縣縣令江某郎中取紙卷展開視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如一僞也訊之果伏

章辯朱墨

侍御史章頻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爲僞契奪族人田久不能辯運使委頻驗治頻曰券墨浮朱上必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既引

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吏命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案亦無所異黃用是召爲御史

南公塞鼻

尚書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不通是以自服

郎簡校券

侍郎郎簡知竇州有掾吏死子幼贅壻僞爲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于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壻乃伏罪

王珦辨印

少師王珦知昭州日有誣告僞爲州印文書獄久不決吏以印文不類珦索景德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乃服蓋其文書乃景德時者

方偕主名

方偕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魔魅神獄久不決詔偕就鞫之偕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尚多無恙其事遂白

蘇請祔柩

蘇寀爲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而母嫁後聞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祔于父法當死寀獨曰子盜母柩納于父墓豈可與發冢取財者比上請得減死

賈廢追服

侍讀賈黯判流內銓時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入選始去發喪既除服具求磨勘黯曰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是豈爲孝乎使坐廢田里

疑獄集卷之八

疑獄集卷之九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程簿旌錢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鄠縣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所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吏取一千視之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年偏天下此錢乃爾入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出伊川所撰行狀今按二十年以下乃杜氏淨本蓋借宅者發兄所藏錢其子訴官取錢視之借宅者乃服令反誤詐兄子冒認錢因考行狀正之于後其他更定不復再見四十年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間即偏天下此錢皆爾未借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孫甫舂粟

孫甫為華州推官日州倉粟惡吏嘗追陪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繫所陪錢纔數十萬而已紘因薦甫遷職

劉相鄰證

丞相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為券及鄰人死即逐其子訟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訴尹氏出積歲戶鈔為證沆曰若田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始為券時嘗問鄰乎其人多在可取為證尹不能對遂伏罪

王罕扣狂嫗

大理王罕知潭州時有狂嫗數邀訴事言無倫理從騎屏逐之罕令引歸廳事和措徐問嫗雖言語雜亂然時有可采者乃是人之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累訴不直因恚而狂罕為直其事盡以家貲與之

虔効鄧賢今古所書肆有刊行公理雜詞民間時市而誦之

沈括筆談云江南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者作偽詞狀法也始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

賢人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材校中往往受生徒韓琚通判虔州民有偽作冤狀悲憤呼呼似若可信琚攝郡究其風俗考其枉直莫之能欺民皆以為不冤琚魏公之兄終于轉運使

按虔州今之贛州府也括熙寧中任知制誥去今四百季矣世遣日漓刁民偽為冤狀以陷人者在在有焉貧弱有冤無處訴告者亦無地無焉受人財為人揑造冤苦詞情若鄧思賢者亦有之焉易訟卦彖曰利見大人言訟者求辨曲直利見剛明中正之大人以決其所訟也康誥曰如保赤子言赤子未能言為父母者誠心求之則能得其心之所欲矣今之任民牧者民呼為父母居顯要者人呼為大人其可不思盡其心稱其名以上無負
聖天子之委任下無負斯民之仰望乎

孝肅杖吏

包拯知開封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

曰今見尹須使我責狀汝但號呼自辯我當與汝分罪各受杖決既而引責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呵之曰但受脊杖出去拯謂其招權捽吏杖之特寬囚罪亦令從杖公知以此折吏勢不知乃為所賣也

按元魯齋許文正公告世祖防欺之要備載是書且曰孝肅剛嚴峭直而卒為吏所賣蓋在上者難於知下欲其不見欺也難矣今考孝肅錄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天長二縣拜監察御史至三司判官改工部員外直集賢院出知端瀛揚廬池五州四為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遷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陞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除江寧召拜京尹歷練不為不深聲望不為不重資望不為不高然為吏人所賣若此況初學古入官之士乎桂氏載於篇中而愚特取以終編者益欲讀者知所鑒也噫

崔碣雪齊潦

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紿占曰乃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亟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失明碣至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勑吏掩乾夫幷前獄吏悉發賕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陳襄捫鍾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襄語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鍾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為盜蓋畏鍾有聲故不敢觸遂服

劉敞察冤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敞爲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

呂陶服罪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李允誣婦姦

汪澤民同知岳州事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姦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

鐵工姓名

汪澤民為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捶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録詞無異結案待決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

提舉辯明

宋提舉楊某為越録事參軍其守治盜嚴凡保

内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即械繫解官問盜死郡因治保長制死獄具後公閲狀云左肋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公不聽即追詰元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笞有裂証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後公二子登進士雖曰有命然其心可尚也

陳睦酷報

宋陳睦嘗提點兩浙刑獄會杭民有妾沉香者澣衣井旁嫡子墮井死妻訟于州以為沉香擠之三易獄不合睦怒遂掾殺沉香東坡詩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睦還京久之無所授禱神廟無應后恍聞人云如沉香何睦震汗廢食累日而卒

刃傷釋福兒

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

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録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遂釋福兒

焚廬殺夫

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守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鄧文原[illegible]

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
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
神

謝蘭誣殺

鄧文原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
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
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獄決乃雨

漁殺盗網魚

貢師泰爲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

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
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一者怪其無物
而有死人以爲史等所劫告官史既誣服師泰
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
海中因盗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冤皆白

徐裕奪貲殺商

浙西有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掠村落間一
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屍於水走
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

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貢師泰追詢獲按之
具得裕所以殺人狀

姚甲僞鈔

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
乙曾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僞鈔高嘗爲姚行用
實非自造而曾與孫有隙故并連之貢師泰疑
高等獲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曾
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

邊某擒捕文

開封屠子胡氏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詬
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
人屍在眢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
無小指此屍足指全非吾婦也婦父母素怨胡
氏又索辯而乃抱屍而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
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以逃罪耳時暑不三二
日屍已潰略一驗有司權瘞城外下胡氏獄拷
驗鍛鍊百至胡遂自誣服事上刑部國朝之法
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察

開封視成案卽知寃濫謂官屬使安文王曰是
婦不死安執不肯改乃令人徧閱城門所揭諸
人捕亾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人中所索辯及
它物色與屍狀同迯其所寓正㸔井處也賈胡
已它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掘起元屍
將詢其所主與隣僉曰然瘞者出舊門涉河東
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執前
說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
矣是男子以青綿總髮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

果然安心知其寃以未得逃婢不肯釋胡氏會
開封故吏徐泅州一僕於迯妓中得胡氏婦問
之乃出汲而淫奔于人轉售娼家其事乃白余
三任佐憲所至必先申明從初不應受理之令
政爲耳

疑獄集卷之九

疑獄集卷之十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　忠　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　崧祥　校刊

德甫聲寃

元白餘三爲行臺御史台掾時至元戊寅夏與監
察御史李德甫慮江淮行省囚流人張傑等聲
寃貞說云傑亡宋時池州軍之馬醫也一日夜
分寢巳騎卒錢勝者叩門泣謂傑曰吾暮夜誤
殺吾所飼馬明日將以暴死聞有司驗實必以

屬君君幸脫我當有厚報時軍馬政殺一馬如
殺人罪傑素謹畏具以實聞勝抵罪爾後或相
值于道輒出怨言謂必報傑不殺傑不已明年
池州降勝自稱宋故官得管軍總把乃大得志欲
加害於傑者屢矣然非其部曲弗能也無何勝
兼捕盜職傑以散卒調砟木於池之西山一日
勝跨馬擁衆捕傑及同役二十四人械以巨木
箠而問曰曏昔之夜劫佑舟於江岸者汝也當
速承之不承死矣又謂同役者曰張傑我仇讐

也於若輩無預第指傑爲賊即殛若等毋自苦爲也衆曰我輩與張傑同役跬步未嘗相違即作賊我輩皆賊也實未有此言未竟昏挺而落二人死焉明日解州州將劉燾信錢勝獄吏張友仁亦勝之故舊惟勝之言是聽所訴一切不聽搒掠燒爇身無完膚遂皆誣服所索之贓物信口妄指隨指即得不知其由數日後張友仁者持文字數紙謂傑等曰朝廷洪恩到州汝等獄未具恐不得預伸即得出傑者不知爲所紹尋即著字已而曰詔減死流遠汝等强盜當流即械送行省某等數昔訴於省吏謂錢勝指傑等爲盜之夜實在山中祠神巫覡某及州之走卒某同飲抵明乞一會問雖死且無憾事竟不行欲見字相面訴之不得亦可令繫獄一季矣餘二十二人死已過半嗚呼冤哉予與李君視其案與此言合乃上書于憲臺言曰惜哉

附錄

王旻解卜

西川費孝先善術數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謀殺夫之好侯夫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先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浴重易巾櫛旻思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肯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駭因測遂倒因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憤旻悲泣言曰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畧無驗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辯云誠遇明即活之驗歟

馬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刳空其腹食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曰有知者否曰唯妻公輒疑其妻與人通姦進妻詰之妻曰與人通其人俾妾教夫如此又先往語之曰以故捕得意欲陷其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

趙廉訪檄城隍

廣州某大家交結上位而篾視邑官嘗私繫一逋債者死焉其家經官取屍時邑尹王某有私忿遽至拷楚勒令招承輙復異詞大家雖竭力營救而王尹亦百端究竟累經省憲番覆展轉數季不得明白元貞乙未廉訪趙副使到晋及此事聞本州城隍及判官靈異移文兩紙及紙錢至廟焚化嗅廟祝責限三日報應三日無報應則廟祝決二十七下判官決三十七下越一日大家於囹圄中呼曰其人將到矣可蹤我明日逋債者詣廉訪衙呼曰我某人也雙手如縛抱頭不致問其來故曰釋我縛容言之趙副使曰請城隍釋其縛其人遂下手悉言逃故在三百里外某處昨日被人繫其手於首驅之至此遂釋大家而問罪王尹焉

劉令假鬼

至元初北方有劉縣令未理任先以賣藥爲名間行到邑採訪時邑有冤殺一商旹莫能明劉訪冤姓名及商葬其所皆悉署事三日後同官

方圓坐徉爲見鬼狀呼曰爾告何事同官及吏卒皆駭劉空中如與鬼語良久呼吏筆之牒尉追捕及到卽皆誰伏申解上司咸伏其辜遠近以爲神

胡向免被脅

胡向少卿爲袁州司理叅軍時有盜七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冤乃細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始受其傭而中道被脅以行卒得免死

良肱驗刃傷

余良肱大中初爲荊南司理參軍有捕得殺人者既已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殺人者

海牙釋孝

元布魯海牙太宗時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殺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

德輝察冤

李德輝世祖時爲右三部尚書嘗錄囚山西河東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冤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爲將搆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田滋焚藁

田滋爲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彧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彧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詞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詞狀示之皆驚愕伏罪張彧得釋

捕急濫冤丐

宣歙間有强盜夜殺一行旅棄屍道上携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臥窰中即斬以應命因亦久厭拷掠遂伏誅後半年强盜始敗于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審謹乎

游顯杖蒲

江淛省游平章顯公撥至明州開分省爲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鄰家認得鄰不服平告不置平章行馬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章曰一蒲團直幾乎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令棄之可也及杖之銀星滿地遂罪其鄰

嗥犬起屍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爲商頷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二僕屍壓其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嘗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屍見矣起屍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而寘于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

姚守別食鷄

京口王一之爲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妾家畜雞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鄰家疑其有外姦皆之官婦人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雞對守亟覓老雞數十令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

易貴杖石買紙

易貴成化間守辰州府[illegible]寠人揹紙息肩路旁倦而寐熟失盜訴於貴卽使人撞失紙處一石到府階下杖焉擁入觀者如市閉門号[illegible]入者以資寠人復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齎往在外數日出公牘之買諸貫人紙彼逐至今畚書名于上乃召寠人認之果得原紙盜殺人伏罪

彭祥還貲

郎彭祥弘治間守眉州問刑明決[illegible]人[illegible]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託弟攜歸[illegible]眷俱來收拿兄卒于官嫂扶櫬歸弟絕無所與又無[illegible]可稽嫂訴之州訊不服遞越境訴於[illegible]

郭郎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扳其弟姓名同盜移
文本州捕至詰曰汝與某人爲盜致富其弟泣
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
一錄記乃逮其嫂語之弟遂款服還貲產

梅妻瘡死

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潔圖去梅以快所私梅
與族叔錯素[illegible]相絕歲鄉人社會梅家醉散入
夜梅忽死于碎甓間錯乍聞惻隱往視至還妻
懼錯或訐發謀所私者誣錯挾讎棄梅醉跌未

死往視之有司逮致訊鞫凡刑加梅妻輒毀加
錯乃無毀焉疑其妻究詰搒錯不勝遂誣服尋
上官讞改錯戍邊還雷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
頸生惡瘡三呻吟苦楚以死所私者亦別姦重
典蓋妻故碎甓擣梅于上刃其頭[illegible]擬說稱醉
跌觸甓死適錯往視以其讎誣之則易信且滅
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吏卒夾棍等鐵與新故
索與麻草堅韌朽脆相懸絕用或有司云夫情
僞微曖其變千狀姦惡不足異也明愼可少忽

邪若夫天人之際亦嚴矣

疑獄牽聯

祭酒宋本記工獄有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
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
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隙醵酒同強工造長家和
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
以其醉於塗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
土塌中空乃啓塌磚割屍爲四五始容焉復磚
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

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搒掠不勝考
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
詰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壕弗得刑
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
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二人
嘆惋循壕相語若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
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
渡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
號曰是矣取夫招冤壕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

遂成案上乘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翹於邑亦以鞫訊惜酷自誣刼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音雨飢寒死也)死獄中歲餘前長吏下縛狴(音陛)犴(音岸狴犴獄也)衆工隨而譟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衆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道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坌(並也)至求供飯一故偷兒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兒將盜他人家尚蚤既熟婦門戶乃闇中依其垣屋以待迫鐘時忽醉者踉蹌入酗而怒其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詐(醜)(切蜀也)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塌既不可大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雪我嘆息飲泣偷兒立牖外悉聽之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因俾衆工蹤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挑

之婦大罵隣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塌扳(興攀)磚作欲擊鬬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壙中死人何從來仵作欵伏擠騎驢翁隋水仵作婦泊所私者磔於市先斷工長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庾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敫也解倪而伏酘刃逃筈而得刃仵作殺而工婦磔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疑獄集卷之十終

折獄龜鑑二卷

（宋）鄭克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張泰徵刻遞修本

折獄龜鑑八卷永樂大典本

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㠓所續均未詳盡。因採摭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尙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寬。未能悉協中道。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猥瑣。未免冗雜。然究悉物情。用以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爲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已。書錄解題載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傳鈔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尙爲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爲八卷。卷數雖減於舊。其文則無所闕失也。

重刊折獄龜鑑序

古今慎刑之意載籍言之詳矣士大夫學古入官操三尺而寄萬命非苟爲苛細摘發已也平反亭疑洗寃伸抑蓋其變至多其幾至微而其繁至鉅桀黠之雄汚蠛欺罔怯訥之夫自誣詭服于焉肺石幽滯覆盆莫燭則以噫嘅愁苦之氣欝爲風霾災沴之祲擊臺枯旱應若影響非誣也不肖保釐河陽質獄受命唯是二三友邦五聽庶慎必求得情庶幾哉所謂辟止辟而民自不寃乎然案牘旁午幾務糾紛耳目聰明時有未逮因出先君子所遺折獄龜鑑一帙翻而布之其間全活凡幾昭雪凡幾抗辯凡幾門雖不一然皆出之以哀矜惻怛之心而參之以情辭形色之變亦皆當[illegible]決之一助也嗟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肖翹蜎動尚忌戕生忍於無辜而[illegible]之乎此先君子嘉惠之意不肖不無意乎心者敢敬申之惟我二三友邦是勗詎獨不肖幸哉詎獨不肖幸哉

萬曆二十三年仲春吉旦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河北道左參議蒲坂張泰徵識

折獄龜鑑序 〇謹按此序補刊補凡九種非獨序折獄龜鑑者今姑存之以志刊補之由云

元奉訓大夫淛南道儒學提舉陵陽虞應龍撰

大開元會一統同文宜春舊有書版鑠於郡齋其在今日蒐放失補殘闕莫先焉至元辛巳姝仲府尹張公國紀發其藏鋟教官若霖姝分記紫陽四書呂黎文貴陳詩註折獄龜鑑廉吏傳併有先儒講義洎南陽活人與局方醫書咸切用而滅裂亡完者越半載同知郝公居正來蒞郡事以敦化善俗為已任顧命刊補於是悉備書曹掾趙君炘石書來諗予因惟聖賢託空言貽後人記所以共天命樹民彝也善錄以廣其傳此良師帥職所在扃厄于時多有缺軼易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此邦之人粗識事理金城來附未嘗有烽火之警視他路貯書宜如舊日奈何脫畧無善本殆不可曉華而今之從政者作興斯文獨勞精而成之繼今共學之士相與勸勵培根竢實加膏希光毋敝口耳以負初意

至元玄默敦牂夏五月洗滌日 〇謹按至元元順帝年號玄默敦牂壬午歲也文名王升為順帝至正二年補至元恐誤

序畢

折獄龜鑑目錄

舊序二首
卷上
釋冤四十條
卷下
辨誣二十五條
鞫情十條
議罪二十七條
原貸十一條

〇謹按書只分門者五而釋冤第五條稱至事又見懲惡門書乃於原貸見之豈所謂懲惡門者且諸條間有稱鉤慝證慝察賊察賊迹賊譎門書並不載豈其書尚有缺簡歟

目錄終

折獄龜鑑引用諸書

前漢書　後漢書
蜀志　魏志
吳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唐書　新唐書
五代史　宋史
景德詔令　祥符詔令
天聖名臣錄　成都古今記
通典會要　唐人小說

鄭文寶南唐近事　劉慶世說
康軒劇談　沈括筆談
司馬光涑水記聞　王珪
呂大防　尹洙
陳師道　歐陽修
王安石　曾鞏
曾肇　蘇軾
蘇轍　李畋
王向　陳恬（王珪以下俱所撰各墓誌神道碑記等文）

折獄龜鑑卷上

懷慶府知府江學詩　通判喬萬里
同知鄭道興　推官怡　愉　仝校

釋冤（凡四十條）

孫登求過圓比佩釋操彈冤

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圓過左右求之適見一人操彈佩圓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圓比之非類乃見釋（出吳志本傳）

按人負冤多因疑似聽者不能審謹忿然作威遂致枉濫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曹攄知寡婦冤辨冤情實

于公東海孟嘗上虞二事附

曹攄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東海于公爲郡決曹東海有寡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

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出前漢書于定國傳）

後漢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而夫女弟先懷嫌恨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官吏不察戶曹史孟嘗言於太守亦不爲理遂以冤死郡中連旱二年（出後漢書本傳此兩事舊集並不載）臨淄寡婦若不遇曹攄則與東海上虞無以異矣惟鑒彼冤之可戒乃顯此釋冤之足尚故附著之

符融占夢獲賊釋本夫冤

前秦符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坎爲北離爲南）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白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出晉書載記本傳占夢爲頌剛取其要）

按古之察獄亦多術矣卜筮怪異皆盡心焉至誠哀矜必獲其助是以馮昌之罪具服而董豐之冤得釋也馮之馬邊非水乃冫冫也昌之日下非日乃日也融以意言其事遂驗此周宣所謂神靈動君使言者也豈非至誠哀矜而然歟占夢事又見察賊門

辛祥察樂道顏面有悲色
法雄錄部囚　魏丕察强盜　趙德奐鞫儒生　薛
奎緩博徒　唐肅白商人　杜衍疑繼母　孫沔留
飲徒　姚仲孫察里胥　程旦訊盜者　孫廳詢盜
者　斬宗說釋囚縛　劉綽考竿死　宋昌言持六
辟　凡一十三事附

後魏辛祥爲并州北平府司馬有白壁戍兵樂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祥終於𠫤延王爰征虜府長史〈出北史〉[illegible]

按後漢法雄爲青州刺史每[illegible]從容其顏色多得情僞蓋察獄之[illegible]辭曰情此其以色察[illegible]冤枉而迹與狀稍涉[illegible]辛祥由之理亦應[illegible]之云

[illegible]

信都郡王德彝雍熙中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肄業一旦有橫尸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冤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

薛奎參政爲濕州軍事推官時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履尸濺血污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官考訊引伏奎獨疑請緩其獄數日果得殺人者

唐肅待制爲泰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遠行

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汚其衣爲吏所執不能辨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冤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月得眞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

杜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爲人所殺或告民殺之不勝拷掠遂自誣服獄既具衍疑其實未論決問果得眞殺人者〈以上六事並見本傳〉

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刃兵并所盜贓於邑[illegible]

即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獄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溈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亦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及喜謂溈曰微子吾得自脫耶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凡本朝公卿事惟載於國史本傳者稱名若墓誌行狀雜書小說所載則或稱爵或稱官凡皆以名書之庶得古今一體且臨以紹興恤刑手詔則於稱亦當書名也

姚仲孫龍學為許州司理參軍時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言里胥嘗責賄於夫不與而怨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仲孫疑之知州王嗣宗曰若保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

後果得真盜嗣宗喜曰察獄當如是也攻咨州轉運使擿按當順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程坦國博為鄆州司戶參軍時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坦疑其自誣輒留更訊之果後得真盜自是雖他州疑獄監司必屬坦平決子戡為宣徽南院使贈太師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孫麃觀察初隸親事官後以慈州刺史知滄州有劫盜獄既成麃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固非一事然試召其[illegible]

皆曰此平日游騁不事今爲盜則非也後數日果得其盜降詔獎諭

蘄宗說錡使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監滄州鹽山務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者宗說疑之會囚言母年九十病且言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爲釋縛押往既乃獲真殺人者

劉緯大卿知邢州屬邑有卒死於林中捕盜者從旁得一人俾償死緯疑不實明日得死卒戍所移文乃二人共宿以令追獲其一同寓者鞫之果服

宋呂言大監知澤州時有大辟獄具呂言疑其冤持之不決果獲真盜以上四事亦見本傳

右十二事皆以其辭與情察之者也若蘄宗說釋死囚縛使別其母非知其冤而然也但以因有念母之心而憫之耳冤狀卒明出於邂逅是亦至誠哀矜之效也其餘審讞不敢遽決亦因詳緩每獲辨釋蓋寧可淹繫以求其實毋或濫刑以陷於冤庶協舜與欽恤之義也易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此之謂歟

李崇疑蘇顯甫誣服殺人者

李崇爲河東太守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詣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

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報若見申委曲家兄聞之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且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二人具以告崇崇攝慶賓問曰汝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

按此亦察其面之色欲之辭者之情而疑其誣服者也但用譎紉慝以驗逕告爲異耳然

[illegible]

司馬悅視賊遺物[illegible]

後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有上蔡[illegible]董毛奴者[illegible]死於道路或疑張堤行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悅疑不實引毛奴兄靈之問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曾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城刀匠

示之有郭門者言此刀鞘其手所作去歲賣與[illegible]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具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服皂襦遂釋張堤[illegible]

按悅所以能使及祖服罪者蓋有察異亦偶然耳何者賊不遺刀鞘或鞘非州內刀匠所作何從知及祖爲賊耶其可稱者哀矜審讞合於中孚議獄緩死之意故卒能獲賊以釋寃也認鞘事又見迹賊門

宋世良訊盜情狀放其非者

後魏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時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

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怒曰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始歎服焉出北史宋隱傳世良其族曾孫也舊集不載

按他郡移掩劫盜雖或誣引各不任我據名縛送斯亦可矣世良乃復訊其情狀實者送之非者放之是哀矜審謹之至也傳言齊天保初大赦世良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此其效歟

蘇瓊推盜贓驗釋所疑

北齊蘇瓊為文襄儀同府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推其事者所疑賊徒並已考伏失物家亦識認惟不獲盜贓傳瓊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又獲語前妄引者曰爾輩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瓊推盜之術固有可稱然君子所貴者不在覈姦而在釋冤也

柳慶知主非盜乃捕沙門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故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曰與人同飲乎曰向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禁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又有胡翊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闔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舊出北史柳虯傳慶其弟也

按緘閉不異而失其金則盜非遠故疑主人慶察其色其辭其情而知主人誣服矣故問其管鑰所在同宿同飲者誰醉而晝寢彼乃得便其金於是失之沙門非盜而何慶之明察亦可稱矣用以釋冤尤為美也問欲來又見迹深明

韋鼎知客實姦黎不殺主姦

蕭懷武養私名一事附

隋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游通主家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固斷客死獄成上州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僧詒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道無拾遺（出隋史韋鼎傳其孫也傳不載）

按鼎所以知者能廣耳目以察姦慝也苟不如是則無以釋疑似之冤矣夫治民之有耳目也猶用兵之有間諜也兵法云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廣耳目察姦慝亦猶是也不然則所使察姦慝者或反爲姦慝矣王蜀時有蕭懷武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無不知者或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庭看廐御車執樂公私動靜即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冤枉之聲滿于內外郭崇韜入蜀乃族誅之（見[illegible]）是使察姦慝而反爲姦慝者也豈[illegible]之用釋疑似之冤乎鼎異于此故可稱也

蔣常覘嫗獲賊釋三衛冤

韓思彥集兒童一事附

唐貞觀中衛州版橋店主張迯妻歸寧有魏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是夜有人取其刀殺迯郄納鞘中正等不覺至曉店人追及刀血狼籍收禁考掠遂自誣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常至追店人十五以上皆集人數不足因俱放散獨留一嫗年八十餘晚乃令出密遣獄典覘之曰有人共語即記姓名果有一人問嫗使人作何推勘前後三日並是此人補獲詰問具服與迯妻姦殺迯有實跡正等乃釋（此傳不著出處當是唐人小說所載今日本耳餘類此者同）

按李崇用譎鉤慝蔣常用譎察賊而皆能釋冤斯無惡於譎也留嫗事又見譎賊門

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血污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暴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曾[illegible]者乎皆曰有之乃[illegible]物色追訊遂擒真盜（見唐書本傳）

[illegible]

一豈[illegible]故神附見之也

裴懷古按誣得枉明浮屠冤

唐裴懷古為監察御史時眞定有浮屠為其徒誣告呪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訴不聽懷古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卽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見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懷古當酷吏深文之時獨能申訴誣枉抗辭執法始終不撓其徐有功之流亞歟

李元素辨獄掠服釋大將冤

唐李元素為御史時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按鞫無狀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讐亞劾寧罔上寧抵罪傅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之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因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因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卽道運寃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其眞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出唐書本傳）

按運之冤初按鞫無狀後覆驗不讐雖傅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亦非難辨也但帝怒斥令出又云去元素益不懾辭不撓卒辨其冤而帝亦寤斯為難能耳語曰仁者必有勇此其所以能釋冤也

柳渾白獄受財釋瘖奴冤

唐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表柳渾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佑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首服因厚謝二人（見唐書柳渾傳）

按僧飲酒失火二罪俱發而謂失火者瘖奴耳且掩其飲酒之迹也若非軍候受財不詰則此獄豈難辨乎惟上下相蒙不以獄事為意故莫之辨耳渾與祐甫一代英賢而白其冤少游能聽用之故趣訊首服斯亦可稱也

袁滋秤金校塊雪縣令冤

唐李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為

今者慮公藏主守不謹而置之私室翌日開視之則皆土塊耳以狀聞府遣掾按之不能自明誣服換金初云藏之甕壞被人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爲換金無疑府中宴集語及此事咸共嗟嘆時袁滋在幕府獨疑其枉勉乃移獄就府俾滋鞫之滋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二人以巨竹舁至縣乃於列肆索金依塊形狀鎔寫校量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計其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即是在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今乃獲雪 舊出康駢劇談錄

按唐書袁滋傳云滋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冤無鳳翔爲邑事又云滋累從張伯儀何士幹辟無在李勉幕府事康駢所記傳聞失實故非特本末差誤抑又事理乖舛夫六百斤金固非二人竹擔可舉若在路時已化爲土則到縣時自當驗實雖色澤未變而輕重頓異亦易知矣令何故尚慮公藏主守不謹而寘之私室乎乖舛如此無足取者和㠓謂能釋冤載於舊集意則善矣不若唐書本傳爲得其實也

劉崇龜換刀獲賊釋富商冤

唐劉崇龜鎭南海有富商子泊船江岸見一高門中有美姬殊不避人因戲語之曰夜當詣宅矣亦無難色啓扉待之忽有盜入其室姬即欣然往就盜謂見擒以刀刺之逃去富商子繼至踐其血汏而仆聞腥血聲未已覺有人臥於地徑走出船夜解維遁其家蹤跡訟于官府遣人追捕械繫考訊具吐情實惟不招殺人崇龜視所遺刀乃屠刀也因下令曰某日大設闔境屠夫皆集毬場以俟宰殺既而曉放散令各留刀翌日再至乃命以殺人刀換下一口明日諸人

各認本刀一人不去云非某刀問是誰者云某人刀亟往捕之則已竄矣於是以他囚合死者爲商人子侵夜斃之竄者聞而還乃擒寘於法富商子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 舊不著出處蓋亦唐人小說所載今見於新唐書劉政會傳後崇龜其七世孫也傳辭大略故於舊集删取其要

按凡欲釋冤必須有術換刀者迹賊之術也斃囚者誘賊之術也賊若不獲冤何由釋故仁術有在於是者君子亦不可忽也

莊遵放嫂擒姦叔冤獲雪

莊遵初爲長安令後遷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陵

嫂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亦以血塗叔因
大呼曰叔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便即告官官司考
掠其叔太過因而自誣其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爲
大逆速寘于法可放嫂歸容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
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
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送獄叔遂獲免舊不著出處亦不著何代人與蜀范遵名同和氏父子各載一事皆附卷末或疑是唐人然其叙聞哭事言巡行部內駐車聽之則非唐之刺史也唐揚州刺史治廣陵領江都江陽六合海陵高郵揚子天長七縣而無陽陵漢之揚州刺史治歷陽領九江丹陽盧江會稽吳豫章六郡而丹陽郡有陵陽縣豈非陵陽誤爲乎其言陽陵女子豈非于尊傳所謂美陽女子之類

予以此觀之乃漢人乎但未有據不敢決定故且依和氏序唐人後比卿以志疑也既編次已定始見蜀本華陽國志後漢巴郡士人有陽州刺史嚴遵字王思徐州牧嚴羽字子異羽乃遵之子也父子世著籍云遵在揚州每當遷民進止之入子孫留州扶中二千石居十八年卒于官則遂果是漢人也勢難移改始仍舊貫覽者詳之

按遵之罪叔而放嫂蓋用譎以擿姦也於是
既得其情遂擒其人豈非釋冤有術而然歟

孔循疑盜屢顧問知冤枉

范正辭饒州趙禎蒲江薛向武強處內三事附

後唐孔循以邪計貳職權領夾門軍府事長垣縣有
四盜鉅富及敗而捕繫者乃四貧民也蓋都虞候者

郭崇韜之條吏與推吏獄典同謀鍛成此獄法當棄
市循親慮之囚無一言領過蕭牆而乃屢顧因召問
之云適以獄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請退左右細述
其事即令移於州獄仍郡主簿鞫之受賂者數十人
與四盜俱伏法四貧民獲雪此蓋和蒙所聞五代時事

按巡捕之吏或縱盜而捕繫平民以應命或
失盜而捕繫平民以逃責或求盜而捕繫平
民以希賞若獄吏與之爲市則冤濫豈可勝
言此在聽者察之耳孔循所察乃縱盜而捕
繫平民以應命者也又有二事失盜而捕繫

平民以逃責者二以求盜而捕繫平民以希
賞者一今附于後云

范正辭齊州人父勞譙正辭爲江南轉運副
使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群盜所掠州
捕得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
因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從他所訊鞫既而民
有言群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巨歷掩捕
之盜遁去正辭即單騎去追及之賊控弦持
稍來逼正辭以鞭擊之中賊雙目執之以歸
餘黨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

趙稹少師爲益州路轉運使時邛州蒲江縣捕刼盜不得而官司以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强服且合其辭若無可疑者稹適行部意其有寃乃馳入縣獄盡得其寃狀釋出之（二事並見本傳）

薛向樞密提點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强束鹿有盜殺人而奪其財尉以失盜爲負捕平人掠服之置贓於外以符其語向得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寃免死者六人正其尉故入之罪（見呂大防相所撰墓誌）

此三者皆與孔循□因事類矣非有他術但以盡心矜情故能釋其死也

作壻疑壻自誣推獲婦首

宣陵婦人歛縣行旅亡首二事附

相傳難下當朝話云近代有人因行商回見妻爲人所殺而失其首旣悲且懼以告妻族乃執壻送官不勝拷掠遂自誣殺妻獄旣具府從事獨疑之請吏加審治大尹許之乃追封內仵作行人令供近日與人家安[illegible]可有[illegible]一人對曰某[illegible]豪[illegible]殂奴[illegible]初[illegible]頭[illegible]過[illegible][illegible]發[illegible]乃一女子首[illegible]

訟遂收豪家鞫問具服殺奴子函首埋瘞以尸易囚之妻畜於私室壻乃獲免

按此漢乾祐中王仁裕所說五代時事頗聞一事與此相似又聞一事頗亦類此並附後

太平州有一婦人與小郎俗出遇雨入古廟避之數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睡至晚始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殺而尸無首驚駭號呼被執送官不勝考掠誣服强姦嫂不從而殺之棄其首與刀於江中遂坐死後其夫至宣陵於優戲場認得其妻詰伶衆竄捕獲伏法蓋向者無首之尸乃先在廟中之人也伶人斷其首易此婦人衣而携以去小郎之寃如此以無善疑從事故也然則贓證未明獄可遽決乎

宣歙間有强盜夜殺一行旅棄尸道上棄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illegible]走避[illegible]被追捕繫獄半年不决有司切欲得[illegible]乃嚴督里胥遍行搜訪會一丐者[illegible]卽斬以應命因亦久滯[illegible]掠遂伏[illegible]强盜始敗于[illegible]

將衆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由獄
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
審謹乎此皆政和中事可爲典獄之戒故附
著之發擿事又見迹賊門

許宗裔對驗贓物証妄雪囚

王蜀時有許宗裔守劍州部民被盜燈下識之迨曉
告官捕獲一人所收贓物惟絲絇紬綵而已宗裔詰
問繫囚訴冤稱是本家物與被盜人互有詞說乃命
取兩家繅車以絲絇量其大小與囚家車軠同又問
紬綵胎心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對驗
之見杏核與囚款同於是被盜人服妄認之罪巡捕
吏當考決之辜指顧之間便雪冤枉 舊不著出處今事見疑獄門

蕭儼禱神助震牛雪冤

南唐升元格盜物及五緡者死廬陵豪民曝衣失新
紫衾服直數十千村落僻遠人罕經行以爲其鄰盜
之鄰人不勝楚掠遂自誣服詰其贓物則云散鬻於
市無從追究赴法之日冤聲動天長吏以聞先主命
員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佇雪冤枉至郡之日
天氣晴和忽有雷發自西北起至失物家震死一牛
剖其腹而得所失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者也 出鄭
文寶南唐近事舊不載

按此非智算所及蓋獲冥助爾實至誠哀矜
之效也

高防疑贓非真驗知冤枉

邵曄逢州梁灝開封鞫盜二事附

高防初事周世宗知蔡州時部民王乂爲賊所劫捕
得五人繫獄窮治贓狀已具將加極典防疑其枉取
贓閱之召乂問所失衫袴是一端布否曰然防令校
其幅尺廣狹不同疏密有異因乃稱冤問何故服罪
曰不任捶楚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而五人得
釋 防後事本朝終於尚書左丞 見本傳

按防校布事與許宗裔驗贓術同然所獲衫
袴本非真贓若其不幸而疏密廣狹如一則
柰何苟于情理有可疑者雖贓証符合亦未
敢遽決

雍熙中邵曄諫議爲蓬州錄事參軍知州楊
全性率而悍部民十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
于大辟曄爭其枉白請再劾不聽乃取二人
棄市餘械送闕下是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
爲民曄賜緋魚擢光祿寺丞 見曄本傳

景德中梁灝內翰知開封府時開封縣尉張易捕盜八人獄成坐流既決乃獲真盜御史臺劾問得實官吏皆坐貶責見當時詔令此乃但憑贓證不察情理而遽決之者也蓋贓或非真證或非實惟以情理察之然後不致枉濫可不緊哉可不謹哉

向敏中遣吏訪賊雪村僧寃

王晦叔潞州訊囚一事附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于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

人并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强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而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眢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污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脚亦墜于井贓與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敏中獨以贓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因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于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贓僧始得釋一府咸以爲神見司馬光丞相涑水記聞

按士之察獄苟疑其寃雖無詞亦不可遽決又按王晦叔丞相知潞州時有殺人獄已具晦叔察情非是而面訊之其人自謂不獲真殺人者無免理終不自明僚屬皆言無足疑固留不決而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辨獄記以戒理官見尹洙龍圖所撰神道碑

此其終不自明與僧云無可言者類矣而皆不敢遽決卒能獲賊釋寃豈非盡心矜謹之効歟

錢若水留獄訪奴雪富民寃

姜遵開封府雪囚事附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論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

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聽事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熟觀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其族滅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聽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則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

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見本傳）

按若水雪富民冤猶非難能惟其固辭奏功乃見器識絕人宜乎知州歎服也

姜遵爲開封府右軍巡院判官時有二囚獄具將抵死遵察得其冤狀而出之故事雪活死囚當賞遵恐以累前獄吏乃不自言與若水固辭之意同矣然亦終于副樞（見本傳）

王利留獄案盜雪平民冤

向傳範管城余良肱判南察獄二事附

王利郎中通判滄州時閱其獄有群盜當兟死利察其氣貌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冤狀乃留不決且案境內後數日盡獲真盜賴全活者七人（見尹洙所撰墓誌）

按凡察獄者或以氣貌或以情理或以事迹此三者皆足以知其冤否也故以二事附于後云

向傳範少卿知管城縣時有殺人者獄已具傳範察其情之非是將釋而更捕之佐吏咸以爲不然傳範曰果得[illegible]殺人者（見王安石撰墓誌）

此亦以情理察之者也

余良肱大卿初為荆南司理參軍有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口請詳捕果獲眞殺人者 見本傳

此以事迹察之者也

夫事迹有時偶合不可專用當兼察其情理氣貌故著此三者抑又有說焉治獄貴緩戒在峻急峻急則負冤者誣服受捕貴詳戒在苟簡苟簡則犯法者幸免惟緩於獄而詳於

捕者既不失有罪亦不及無辜斯可貴矣明謹君子當知是也

任中正劾治酷吏奏恤冤民

任中正尚書知益州時眉州青神縣吏光寶家為盜所劫者係言是夜雷延賦雷延誼皆不宿本舍縣尉即捕繫之縣吏王嗣等恣行考掠皆死於獄有頃本州獲劫光寶家賊七人始知賦誼之冤中正劾治其事以聞王嗣等四人並配隸他郡而優恤被枉之家 見景德中詔令

按縣尉苟欲[illegible]賞亦既捕繫平民冤[illegible]

涉於疑似惟聽者宜察爾不當容吏恣行考掠使負冤而死也以未論決而併長吏亦云幸矣此可為典獄之戒故特著之也

張保雍直市炭冤笞入抄吏

張保雍刑部為湖北轉運使時鄂州置場市民炭常時吏先印入抄文為足而實向留民炭未入比漕發乃匿取載之州將挾情使稅官按劾坐獄當死者十八人保雍自荆南單船六日夜入鄂州直其冤笞守吏數人而已 見呂晉舍人所撰神道碑

張昷之釋王申冤正姦吏罪

張昷之待制提點淮南刑獄時楊崇勲知亳州恃恩恣擅知蒙城縣王申以公事忤之即械送獄昷之往問得其冤狀既出申又擿姦吏十數輩繫配之 見本傳

按市炭冤狀難明知縣冤狀易見然苟非勇於義者豈能奮而為之乎

張堯佐覆治道士得其冤狀

強至浦江邸舍一事附

張堯佐宣徽初為筠州推官時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偕行夜宿邸舍飲而商人暴卒道士懼恐濟去為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

而釋之（見本傳）

按強至省判初爲婺州浦江令時有民與其母稅郎舍於道客有過者暴病未及聞縣而死縣尉希功往執其母榜之其子惶恐即自誣殺客至爲研核得其情而釋之（見曾肇內翰所撰行狀）夫逆旅之冤與道上類矣苟非盡心察情不能得其冤狀也

程琳辨縫人冤圖火經處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于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案獄公立辨

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見本傳）

按琳圖火所經處以辨掠服縫人之非是也火發于後宮而人多居隘苟欲推治豈無枉濫故曰此殆天災不可罪人於是爲寬其獄豈有冤死者也烓竈者行竈也以圭淵圭切

強至辨失火冤言幕自燔

梁護府油絡一事附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歲眞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亦見行狀）

按梁天監中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幕萬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出南史樂藹傳）

此皆油中火發非人所致主者但有守護不謹之罪爾坐以失火則爲冤死也

錢治驗林迹火釋其家冤

錢治屯田爲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林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林足合是仇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見歐陽脩叅政所撰墓誌）

按此蓋仇家放火也察其家號冤之情探訖

家放火之證情理灼然可見彼安得不服乎此善推事者故能釋冤也

王珣視舊牘印辨其非僞

王珣少卿知韶州有告僞爲州印者繫獄久不決吏特以文不類州印珣爲索景德以前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立雪蓋吏不知印文更時也（見王珪丞相墓誌）

按此非告者造誣也但見其不類而告之耳所印文書景德時當索景德以前舊版校之吏不思此乃令久繫亦可憐哉惟珣盡心乎是獲釋不然則必以冤死矣

劉賀還醉人衣辨其非殺

劉賀承制初舉進士爲懷州修武令民有醉不能歸者其侶得其衣以還其家醉人道斃死家送執以訴賀曰以衣還者非所以殺也由是得免段少連薦賀可爲將自著作佐郎改內殿承制（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亦非訴者造誣也但痛夫斃者故疑其殺耳若不遇賀以情理察之則彼負冤未易得釋也

徐起請更他官覆治逸囚

徐起諫議知處州先有囚罪不應死而吏挾私傅致

此章在前係卅三章

之囚伺間逸去後籍其家貲比起至乃自歸陳其冤起爲訴於轉運使更用他官覆治乃得免（見本傳）

按囚之逸去以逃死也自歸訴冤有足矜者起若輒自治之則疑有心矯枉故請更用他官覆治而囚免死合于公議矣此不惟善於冤抑亦善避嫌也

蕭貫受別州婦訴治孫齊罪

此後五條並伸冤事

蕭貫兵部知饒州時有撫州司法孫齊者高密人初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里中更紿娶周氏與抵官罷歸周氏恚其紿欲訴於官齊斷髮誓出杜氏投歙州休寧尉得倡陳氏又納之代授撫州司法乃竊取周氏所生子禿禿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未幾□氏亦與弟來欲入據其舍吏遮以告齊歸捽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婢也何敢爾耶遂與陳氏殺禿禿瘞寢後周氏訴于州不直訴于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名系訴事行乞道上或教周訴于饒齊非貫所部也而於之轉運使道吏按鞫得實獄上更赦猶停

□官饒州（見□□舍人撰□□墓誌）

[illegible]

此章在前
係卅四章

[illegible]以伸冤
[illegible]也蓋曰天下之惡一也受朝廷之委者皆當疾之也祖所謂無畏而惡不仁者貫近之矣不可與代庖人治庖者同議也轉運使聞其受訴始遣吏按鞫豈非有愧于胄而然歟是於名教不爲無禆故於伸冤者著之也

蔡高察婦冤色爲理所訴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婦二子漁於海而亡婦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爲仇所殺若不得尸則于法不可理高獨謂婦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婦約曰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婦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見歐陽修參政所撰墓誌）

折獄龜鑑 （卷上） 又三百

按人之冤訴告苦于抑塞謂不得尸則不可理者豈非抑塞乎夫尉以捕賊爲職苟不恤冤訴是不勤職業豈疾惡慕義之士所爲乎雖然高受而理之亦有以也吏患不得尸而尸在海者皆隨潮出第恐不幸潮落他境耳

此章在後
係卅五章

故與婦約曰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婦受捕賊之責宿海上七日而潮浮二尸至此其至誠勤恤之效也屬吏所患何足慮哉是以卒能伸冤也

陳薦不避失盜伸死者冤

王廙剡縣抵罰一事附

陳薦貳政初爲益州華陽尉有盜賊殺人棄尸民田薦往驗尸旁一女子以移尸告田主即殺女子之母其家執以訴官縣欲文致殺二人罪免薦失盜之責薦曰失盜責何足避不可使有冤不報與因自誣以死既而果獲眞盜（見本傳）

折獄龜鑑 （卷上） 又三百十

按田主殺女子之母固當死矣又使其自誣爲盜殺人則盜之罪幸免而殺者冤弗報咎莫大焉乃以苟簡書之責耳未爲知輕重也寧可巳任其責當使彼伸其冤豈非君子之用心乎

大理寺丞王璩爲越州剡縣尉時嘗出見尸覆水中治之或曰歲饑多死未必有他故也治之寧免捕賊之罰耶卒所捕賊居數月州巳抵罰果得殺人者（見王安石所撰墓誌）

此其用心蓋與高同皆君子不苟者也

王罕引歸徐問申狂者冤

王罕大卿知潭州時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又悖詈但命徼者屏逐而已罕至復出訴事左右欲逐之罕令引歸聽事叙之叩階徐問其意嫗雖語言雜亂無次然時有可曉者乃本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資妾盡據之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資還嫗 見涑水記聞

沈括記顙叫子伸瘖者冤

沈括筆談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乃獲伸此亦可記 見筆談

按狂者人所忽略瘖者人所鄙棄有冤不伸甚可憐故著此二事使盡心君子得以爲鑒也

折獄龜鑑卷上終

折獄龜鑑卷下

懷慶府 知府江學詩 通判喬萬里
同知鄭道興 推官怡 愉 仝校

辨誣 凡二十五條

丙吉辨老人女誣後母子

漢丙吉爲廷尉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前妻有一女已適人後妻生一子而翁死家甚富子方數歲女欲奪其財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郡縣皆不能決聞于臺者吉乃言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方八月取同歲兒均服單衣惟老人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於日中惟老人子無影遂奪財物歸後母男前女服誣母罪 舊不著出處或疑無影恐其不然

按南史蕭映傳荆州三津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兒遂無影前代之人固嘗驗此尚何疑哉

寒伯奇辨顏忠等誣引四侯

伯奇名犯聖祖諱。仍稱名按朗傳

後漢寒伯奇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按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耿建臧信鄧鯉劉建四侯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伯奇心傷其冤

詠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等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

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傳言伯奇廷爭冤獄范曄以比晏子一言齊侯省刑云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彼其惶恐一切附入無敢以情恕者惟務一巳逃責曁恤恭人負冤斯不仁哉仁者必有勇於伯奇見之矣是故能辨誣也

孫亮破矢辨誣黃門服罪

吳廢帝孫亮嘗月游西苑食生梅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矢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卽呼吏持蜜瓶入問曰既蓋覆之無緣有此黃門不有求於汝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貪官席不與亮曰必爲此也亦易知耳乃令破鼠矢內燥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乃枉之耳於是黃門服罪舊出吳志注先引吳歷云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

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張邠等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邠等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又引江表傳云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也吏叩頭曰嘗從臣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黃門首服兩說小異錄衞服之故破矢事出吳歷未應事出江表傳

按裴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緣遇辨矢致誠

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淡傳爲實矣亮所言者決定之理也松之所言者偶合之事也理雖決定事或偶合故執理以御事亦有時乎不通而窮理之人反爲曉事者所笑蓋以此耳惟圓珠不滯鑒照難欺則事理兼明而情狀必得故疑難取兩說今復備載其本末也

符融驗走辨誣眞賊服罪

薛顏江寧邏者一事附

前秦符融爲冀州牧有老姥于路遭劫喊賊路人爲逐擒之賊反誣路人時已昏黑莫知其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賊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眞賊也何誣人乎賊遂服罪蓋以賊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舊出晉書載記本傳）

按薛顏大卿知江寧府邏者晝劫人反執平人以告視其顏色舉動叱曰爾盜也械之果服頗亦類此（見本傳）

蓋辨誣之術惟博聞深察不可欺惑乃能精焉丙吉所謂博聞也孫亮所謂深察也符融驗走而得其實薛顏視色而得其情皆可謂察之深而辨之明矣若夫非難辨而勢有不敢則惟勇于義者能之寀伯許先也

李崇遣人給兵辨其誣告

已見釋寃門

御史給驗別狀以辨其誣

唐高祖舉義師于太原李靖與衛文昇仕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平關中誅文昇等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惟復私讎亦爲天下耶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捨之爲岐州刺史或有人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謂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聖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告事者乃別疏狀與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即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失御史名（舊不著出處蓋唐人小說所載也正史考之李皆不合唐書宗室傳言安[illegible]）

[illegible]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
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
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
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是靖之
仕隋初下與宇[illegible]安[illegible]也傳又言高祖詔請
安輯江南至峽州阻賊不得前其[illegible]逗留
詔[illegible]許紹斬之[illegible]
則帝喜謂公[illegible]功不如使過[illegible]
蕭銑會[illegible]
有人告其謀反也凡小有可疑事多失其實不
足深信然辨誣之術尚有可取亦不當察也

按辨誣之術有正有譎李崇疑其誣也故譎以求情御史知其誣也故譎以取質苟非盡心者則亦豈能精邪

張楚金卧看反書而辨其誣

唐垂拱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輳合成文以為與徐敬業反書告之則天差御史往推光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皆不能決或薦張楚金能推事乃令再劾又不移前款楚金憂悶偃卧窗邊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看之乃見書字補葺而成平看則不覺向日則皆見遂集州縣官吏索水一盆令琛以書投於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服罪勑决一百然後斬之（舊不著出處）

按此非智算所及偶然見之耳荀卿有言今夫亡鍼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要在至誠求之不已也楚金之求獄情何以異於此哉是亦盡心之效也（楚金事迹見唐書張道源傳乃其族孫也以傳考之楚金儀鳳初進刑部侍郎至垂拱初凡歷年齒已高矣猶被薦推事歟可疑也）

張行岌逼訪藏妾而辨其誣

唐則天朝有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先誘藏宣妾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尸於洛水御史張行岌按之略無迹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我令來俊臣按劾汝當勿悔也行岌曰臣推事誠不若俊臣然陛下委臣推事必須實告若順旨妄族平人豈法官所守臣以為陛下試臣耳則天厲色曰崔宣既殺其妾反狀自然明矣妾今不獲如何可雪乃欲寬縱之耶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競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募匿妾者寂無所聞而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人輒知揣其家有同謀者因詐語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顧俠客殺告人詰旦微伺於臺側宜有門客為宣所信同于子弟是日至臺賂閽者通消息告人遽言崔家顧客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競密隨門客至天津橋罵曰君陷崔宣引汝同謀何路自脫汝出崔家妾與汝五百縑足以歸鄉

成百年計不然殺汝必矣客惧潮遂引咎敗於告者黨獲其妾宜乃免舊不著出處以唐史考之高宗亖女太宗二十一女其則馬皆無姓高祖十八女其駙馬有崔君綽崔宣慶傳古宣慶妻館陶公主與趙瓌妻常樂公主婉妹也瓌為壽州刺史越王貞將舉兵遣瓌書御道瓌將應之主進使者勗以勉王捨生取義其後上以問興勃出與主建謀皆被紀然則宣慶宜慶與其或誣告捨以是歟

按行岌當酷吏任事之時猶不順旨妄族平人雖再被詰責亦全其所守故卒能辨誣也其不及徐有功者未能無懼耳然其懼也但逼官家訪妾而已則異乎懼而失守者可不謂之賢哉史逸其事故備言之

張鷟括字問書辨其誣告

唐張鷟為河陽尉有呂元者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官粟忱不認元堅執久不能決鷟乃取告牒括兩頭留一字問元是汝書即注云是不是即注云非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下又取偽書括字問之元注云是去括乃是偽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舊不著出處

按鷟蓋已知其誣而欲使之服故括字以發其姦問書以證其慝斯不可隱諱矣亦安得不服乎

李德裕與泥模金辨其誣

唐李德裕鎮浙西有甘露寺主僧訴交割常住物被前知事僧沒金若干兩引前數輩為證遞相交付文籍在焉新受代者已服盜取之罪未窮破用之所德裕察其非實僧乃訴冤曰居寺者樂於知事積年已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衆人以其孤立不狎流輩欲乘此擠之德裕惻然曰此不難知也乃以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坐兜子中門皆向壁不得相見各與黃泥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形狀以憑證據而形狀皆不同於是劾其誣罔一一服罪舊不著出處

杜亞詰觴劾鴆辨其誣告

唐杜亞鎮維揚有富民父亡未幾奉繼母不以道元日上壽於母因復賜觴于子既受將飲乃疑有毒覆於地而地墳乃訴母曰以鴆殺人上天何祐母拊膺曰天鑒在上何當厚誣職者執詣公府亞詰之曰爾上母壽觴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母賜爾觴又從何來曰亦長婦所執之爵也長婦為誰曰此子之婦也亞訶之曰毒因婦起奈何誣母遂分子聽鞫得之乃是夫婦同謀以誣其母也舊不著出處

按辨誣之術或以物驗其迹李德裕與泥模金

念是也或以威取其姦杜衍詰錫劾熄是也
此皆其正而不窮者也

武行德辨負薪村童娠僧誣以鹽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
以上者必加厚賞時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置人囊中而告者
嘗有村童負薪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陽來與之偕
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既而門司搜閱於薪槖中獲鹽
數斤遂縶之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裹以白綃手
帕子而龍麝之氣襲人驚曰吾視村童敝衣百結藁
囊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為之耳因問

口汝離家以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聞之
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為律以求賞
也遂閱其狀命親信捕之即日而獲其事果連門司
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服畏而不敢欺京師肅然先
是行德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
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
明辨如此論者異之

按薛居正丞相漢乾祐中為開封府判官時
吏行告民以鹽犯法者獄上當死居正疑之
召詰其狀乃是吏挾憾以鹽誣之也逮捕訊鞫

即抵吏法與行德事頗相類矣彼以希賞而
然此以釋憾而然皆能明辨其誣者惟在深
察其情也本傳二事

張保雍辨販茶民吏誣以捍

張保雍刑部為湖北轉運使時漢陽僧民販茶知軍
駱與京誣其捍巡檢二十人法當死餘人當從坐
保雍親往慮之遂明其誣首得不死從者皆貰見曾肇舍
人所撰神道碑

按誣人大辟必不徒然或以希賞或以釋憾
斯不仁哉宜乎保雍力為辨雪也

王長吉辨僧誣人奏劾官吏

江南提點刑獄王長吉言南安軍上猶縣僧法端
守肱忿漁人索魚直誣以行劫賂縣胥佐者保掩捕
其家四人遭殺三人被傷以殺獲劫賊告于官縣尉
驗尸受賕隱其縻縛之迹縣令覆視老眊又為典吏
所罔本軍劾得實僧皆坐死餘當原赦情理巨蠹以
其狀聞詔縣尉杖脊配道州衙前縣令貶文學參軍
餘配廣南者十五人以僧私田給死者家見祥符九年詔令

按僧誣漁者本非難辨屬吏漫不省察姦吏
相與為市故如此王長吉劾正其罪雖已無

及然猶愈於縱惡不治特著于篇庶可鑒也

王臻辨食野葛以誣鬭者

賈昌齡浮梁一事附

王臻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鬭即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耶吏持驗狀曰傷無甚也臻以爲疑及訊告者乃得其實

按賈昌齡少卿初爲饒州浮梁尉其俗輕死與人有怨往往先食野葛以誣怨者昌齡輒能辨究之與臻問傷類矣是皆能深察者也

錢惟濟辨自傷臂以誣柔者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强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以上二事並見本傳）

按此以其傷下重上輕知爲自用刃矣但疑左右臂故給之食以驗其手而誣狀灼然彼安得不服耶

方偕考驗主名辨其誣告

唐介沅江一事附

方偕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時澧州逃卒數寓民有仇誣以殺人十二祭魔馳刑逮捕繫獄而久不決詔偕就鞫之偕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年訪考驗前多無是事遂辨白（見天聖名臣傳）

按王珪丞相撰唐介參政墓誌言介爲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有錢吏數以事動之既不厭所求乃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介治縣有能名命吏訊之介案劾無他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于澧州已而不異介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介終不自言此與章頻驗治僞券而黃夔擢用類矣皆篤厚君子也疑事見察姦門然則誣告者非澧州逃卒而富民乃岳州人特徙其獄于澧州鞫之耳且偕是時不爲推直官也名臣傳所書不若此誌本末詳備殆未得其實歟惟使告人具疏主名辨誣之術有足取者故特著之

杜紘覈案僕狀辨其誣告

李肱賈人一事附

杜衍丞相提點河東刑獄時高繼昇知石州爲其僕所告云與西河蕃部謀叛繫獄數百人久不決詔衍覆案得僕誣狀卒論殺之

按李肱龍學爲殿中侍御史時皇城司卒有告賈人爲契丹刺事者捕繫起大獄吏詔肱訊之盡得其冤狀告者遂伏辜頗亦類此誣告人罪法當反坐苟非明察豈能然耶（以上二事並見本傳）

程戡辨民殺母以誣讎人

程戡宣徽知處州民有積爲讎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母死報讎乃殺其母置讎人之門而訴于官讎者不能自明而戡疑之僚屬皆言理無足疑戡曰殺人而置其門非可疑耶乃親劾治具得本謀（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蘇渙辨尉失盜而誣平民

陸廣導江一事附

蘇渙郎中知衡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見韓維門下所撰墓誌）

按辨誣者或以情理察之程戡是也或以辭理察之蘇渙是也皆可謂之明矣然陸廣校理知導江縣時盜入民家尉誣一人執以詣縣廣視而言曰非也釋之尉力爭衆亦疑終不忍後果獲真盜（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此何以知之蓋能循布耳目察民事而先知尉所執非盜則不必如渙問所從得也衆既莫曉故亦疑焉至于獲真盜終不以語人蓋

布耳目察民事不可使衆皆知也

郭勸辨仇誣民而民祠之

郭勸給事通判萊州時有民爲仇人所誣罪當死吏受賕且傳致勸爲辨理得免民家畫其像而生祠之（見本傳）

寇平辨吏誣民而吏畏之

寇平少卿知淮揚軍始至會獄有繫囚當殊死疑未得實而更訊之果爲吏所誣囚且釋吏僅得減死衆相戒敕不敢爲欺（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勸與平所以辨誣不得之其辭則得之其情也明可知矣是故造誣者懼焉被誣者僥

爲皆此盡心察獄之效也

單孟陽被誣鞫贓而辨其誣

單孟陽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時有以贓誣江南轉運使呂昌齡者中丞張昷之亦言之衆鞫不承詔孟陽以制獄按治孟陽雖御史屬不阿其長而卒直之因請避推知濮州（見本傳）

畢仲游易吏按劫而辨其誣

畢仲游大夫提點河東刑獄時韓縝丞相出鎮太原家奴胡童自陳有卒剽劫其衣服於黃堂之側怒以付吏黥配之仲游謂小童衣服甚薄而剽劫於大帥故相之宇下非人情也易吏按治其誣乃辨（見陳恬所撰墓誌）

按誣有難知者有易知者智不足則有所惑而於難知者不敢辨矣苟不能辨則亦奚足責若不敢辨斯實可罪孟陽之鞫贓不阿中丞意仲游之按劫不避大帥怒皆所謂勇於義者也

魏濤求得實狀辨其誣

景德驛卒一事附

魏濤明察知所以求實救鬪而傷與遺而傷者死

濤求其故而求得死者子訴于監司怒有惡語濤叱曰官可奪而因不可殺後得其實是夕罷歸騎及門墜而死鄰證既明其誣乃辨（見陳師道所撰墓誌）

按此蓋死者子因其嘗鬪以誣其仇人也夫鬪而即死者傷不致其法無保辜今乃誣以傷而死也且辜限內死若有他故惟坐傷罪彼騎而墜是他故也可見其傷不應保辜也濤能求得其實辨明其誣可謂盡心矣

景德間有驛胥醉與驛卒相毆夜歸胥仆於路或以告卒地寒恐僵死卒往視之則已死

矣里胥執送官以爲毆殺人其實寒凍死也卒之母訴于州又訴于朝卒反得罪真宗嘗以此諭宰臣令謹擇刑獄之官若聞傷者不遇魏濤則驛卒何以異哉此能盡心亦足爲貲也

鉤情（謙九十）

胡質以事檢覈耐掠者服

王靖長子訊贓一事附（長子潞州縣名）

魏胡質初召爲東郡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

誣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詰其
事檢驗俱服出劉敞志本傳舊集不載
按此蓋初察其色已見其情乃更詰其本末
而檢驗以事驗證以物於是情僞露矣辭必
窮矣安得不服乎
王靖少卿提點河東刑獄時潞州長子縣殺
人不獲縣械十數掠治無狀皆釋去靖視其
牘曰此真賊也教吏訊因曲折果服罪見本傳
靖熙寧四年終於太常少卿度支副使是亦
耐掠隱抵者也其能使之服罪何哉蓋察其

款辭而見其本情已識其爲真賊矣於是曲
折詰問攻其所抵中其所隱辭窮情得勢自
屈服斯不待於掠治也然則鞫情之術或先
以其色察之或先以其辭察之非負冤被誣
審矣乃檢事驗物而曲折訊之未有不得其
情者也

司馬岐以理詰問屈誣者服

王濟閱實訟冶一事附

魏司馬岐爲陳留相時梁郡有繫囚多所連逮數歲不
下決詔書從獄於[illegible]請豫治事真岐曰[illegible]

數十既巧詐難符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也豈當復
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隱詐一朝決竟出魏略
志司馬芝傳岐其子也舊集不載
按王濟郎中初爲漳州龍溪主簿時汀州以
銀冶事起訟踰十年不決連逮數百人轉運
使命濟鞫之裁七日盡得其情從坐者數人
而已濟大中祥符四年終於刑部郎中知洪
州見本傳
此二事相類夫因有數十巧詐難符苟能檢
覈驗證亦何致近者數歲遠者十年不能決

耶皆是官吏不肯盡心而然也岐於梁郡之
囚一朝決竟濟於汀州之訟七日得情雖云
已倦楚毒其情已見若非盡心推事豈能如
是之敏耶

陳表破械誘之因節首服

傅岐始新一事附

吳陳表以父死敵場權用爲將時有盜官物者疑無
賴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
孫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
其情實表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

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許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明感表遂行遂成健將致位將軍出吳志陳武傳表其子也

按梁傳岐爲新安郡始新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乃移獄于縣岐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因便首服出南史傳岐傳岐其孫也舊集不載

此亦歡以誘之者也

宋文帝示以墨迹范曄服罪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與徐湛之許耀謝綜范曄謀立彭城王義康湛之上表告狀詔收綜等並皆款服惟曄不首頻詔窮詰曄言熙先苟誣引臣文帝令以曄所造及改定處分符檄書疏墨迹示之乃引罪出南史范泰傳曄其子也舊集不載

崔昂窮其辭理小吏服罪

北齊崔昂爲度支尚書時有舖藏小吏因內臣投書告夐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閒咸得其實告者辭窮並引誣狀於是飛書遂絕出北史崔挺傳昂挺孫也舊集不載

按鞫情之術有證之以其迹者宋文是也有覈之以其辭者崔昂是也昂於鞫情可謂能敏然亦不過盡心研究以盤詰使之辭窮其情得矣誣告之禍賴此而絕其爲功豈不亦博哉

王璥潛聽私密正淫亂罪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匿潛藏云勅追入內行廉不知乃以狀聞朝廷推詰甚急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尉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因勅送街中縣尉王璥令并其子引就房推問不服璥先令一胥伏於案下又令一胥走報云長官喚璥倉惶鎖房門去於是母子相謂曰必不得承復有私密之語璥至開門案下之人亦出母子大驚並服其罪出疑獄集舊不著

陳樞盡得隱伏正賊殺罪

陳樞都官初爲宣州旌德令時繫囚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監司徙其獄屬樞乃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爲盡其情見曾肇舍人所撰墓誌

按鞫情之術有正有譎正以覈之陳樞是也譎以鉤之王璥是也術苟精焉情必得矣

考掠者乃無術也

葛源不爲州將變劾

葛源郎中初爲洪州左司理參軍州將之甥與其母兄毆人而甥殺人州將謂源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將必覆也源劾不爲變（見王安石所撰墓誌）

按情非難鞫也或變其情則知何源之有守與詔指所謂觀望臣庶而容心者異矣良可嘉也

司馬宣不徇兵官寘卒於死

司馬宣駕部爲華州司理參軍時有驍騎卒十餘犯罪誅亡去監押捕獲遂誣以其圖不軌欲寘之死以希功賞宣據實鞫之皆止杖罪（見司馬光所撰墓誌）

按監押之勢力豈能動司理必有以誘之也脅之以勢而不爲變者可謂勇矣葛源是也誘之以利而不爲變者可謂仁矣司馬宣是也鞫得其情智足稱也苟不仁且無勇則有爲誘脅所動而變其情者故書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此之謂也

李南公塞鼻聲之囚即首服

李南公尚書提點河北刑獄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以爲患訴于憲使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因其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效也（聞之士林）

按士大夫不爲誘脅所動者近于孟子之不動心矣彼有罪犯則豈能然斯可及而用也故鞫情之術有在于是者陳表破械是誘之也南公塞鼻是脅之也所謂脅之者不必考

掠慘酷也要在中其忌諱使之悚然畏服故於塞鼻之說亦有取焉

議罪（凡二十七條）

漢武帝論殺繼母恩絕非逆

傅隆祖母一事附

漢景帝時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殺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見通典不著出處唐律不載）

按宋文帝時剡縣人黄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父子祖孫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臯陶立法之本旨也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祖孫趙當避王期功二千外耳然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近親欲相隨聽之

趙該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内愧終身稱亦沈痛没齒孫祖之義求不得絶事理固然出南史傅亮傳隆其兄也舊纂不載

夫防年得絶其繼母以父故也稱不得絶其祖母亦以父故也究痛之情或伸或屈天理存焉法乃因而制之也

黄霸論非人類禽獸處之

王尊假子一事附

漢宣帝時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而生一子及將分離争子興訟丞相黄霸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以子還母舊不著出處

按元帝時王尊守槐里令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妬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顔師古說歐陽尚書有造獄事謂爲常刑外造殺伐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掛磔著木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是亦以禽獸處之也

郭躬論宣詔誤不可逆詐

後漢郭躬以郡吏辟公府時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以躬明法律召入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帝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帝稱善遷躬廷尉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深文峻法務爲苛刻者皆是曲生意而然

由君子不逆詐蓋惡其末流必至于此爾躬傳稱躬之典理官也決獄斷刑依於矜恕故世傳法律而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多積善之慶不其盛歟

高柔不以喜怒毀廷尉法四

游肇曲筆一事附

魏高柔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出魏志本傳）

按法有誣告反坐者告人所以息姦者訟也安得匿告者名乎柔可謂能執法矣

後魏游肇為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此亦柔之流亞歟（事見北史本傳二事並不載）

推柔與肇皆詔所指以勵士師者故並著稿

庶幾盡法之意不曲筆以縱有罪不毀法以陷無辜而處議合於人心也

湯仲堪不以誣妄坐悖逆刑

晉湯仲堪為荊州刺史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法意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理悖逆所不忍言故同于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欽生徒有誣妄之過耳遂活之（出晉書本傳）

按昔人稱郭躬推己以議物捨狀以探情夫推己以議物者恕也捨狀以探情者忠也仲堪亦庶幾焉苟非用法忠恕欽生棄市決矣此皆俗吏所不能者也

何承天不以直帥重過誤罰

宋何承天義熙初劉毅鎮姑孰板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罰之可也（出南史本傳）

按此亦排己議物捨狀探情者也

孔深之不以赦恩宥悖逆罪

宋孔深之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縊已值赦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會赦免刑補治無罵詈致死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殺傷呪詛法所不容罵之致盡理無可宥江陵雖遇赦恩固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意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出南史孔靖傳深之其孫此舊集不載

按詈之致死重於毆傷不以赦原於理為允妻若從坐猶或可赦吳實共罵棄市亦當詔所以補議之闕

戴胄論緣致罪不當獨死

唐戴胄為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與校尉皆免出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胄言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所以深責無忌也校尉緣無忌以致罪則與無忌罪均而法當輕也既免無忌緣以致罪者豈得不免乎胄之力爭亦忠恕之義也

徐有功論緣坐罪不合籍沒

唐徐有功為司刑丞時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沒有功議駁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勑遣戮餘非此塗理絕言象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既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止徒坐頻會赦恩今日刑斷因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放由是獲免籍沒者凡數百家出唐書本傳史辭大簡今以通鑑補其未備舊集不載

按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是以漢之史官稱高祖好謀能聽夫聽固人主之職也聽仲琰之奏則數百家被籍沒聽有功之議則數百家免籍沒能於此知取捨亦可謂之明矣有功之脫禍而成名夫豈偶然哉

曾參駮正軍人免殺父罪

唐曾參初為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毆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搒殺之出唐書實參傳

按唐制縣令許決死罪參為奉先尉時殆攝行令事歟衆請俟免喪者謂其父既赴井死矣而兄弟又坐法死則無人持喪也此蓋北軍之衆乞於奉先故為之請以緩其刑而欲賂中官使獲免耳參駁正其說乃亟決之蓋以此也

柳渾執奏玉工如律論罪

唐柳渾相德宗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出唐書柳渾傳

按誤傷之法罪止於是若使深文者議之則必坐以罔上不恭之刑矣舜典曰宥過無大王工毀帶者乃誤毀而備償官實在赦者之科也

高防覆議殺妻病風斷罪

高防初事周為刑部郎中宿州有民剌刃其妻而妻族受賂奏州言病風狂不語並不考掠以具獄上請大理斷令決杖防覆之云其人病風不語醫工未有驗狀憑何取證便坐杖刑況禁繫何月豈不呼索飲食再劾其事必見本情周祖深以為然終寘于法

按折獄之道必先鞫情而後議罪情猶未盡罪輒先斷於理可乎此皆受賂欲庇之耳是故防之覆議如此然但請再劾其事不復推究所司則雖疾惡而亦矜愼且慮枝蔓也

杜鎬斷毀父像引僧道比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為法官常有子毀父畫像為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鎬尚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按荀子原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此以類舉者也若夫董霸（？）數三男王尊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瞽。聖然人紀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

宗元在父寺葬出……

馬宗元待制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于郡得原父罪由是知名

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者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罪法無久近之異也雖止內刻亦是限外有司議法自當如此不必因其子訴而後得原也苟爲鹵莽或致枉濫則能訴者亦可稱矣

馬亮論民除害批案貸死

馬亮尚書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村患或

募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卒爲暴鄉里而四人能爲民除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按剽攻之人於法許捕若非名捕者輒以謀殺之則慮有誣枉法所不許也此四人者爲民除害其事有實其情可矜而必誅之非法意也然條例皆拘法之文則郡將當原法之意故亮獨批其案而悉貸之若奏聽敕裁則尤便得體也

王質論盜殺徒非首不原

王質待制知廬州有盜殺其徒并其貲而逃邏者得之質抵之死轉運使楊告駁其獄曰盜殺其徒者死當原質曰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今殺人取其貲非自首者得原死豈法意乎數上疏不報降監舒州靈仙觀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以上王質見本傳

按首則原之許自新也不首而原復何謂耶殺其徒取其貲逃去捕得初非悔過而貸其死失法意矣宜乎議者有是請也

梁適論殺以詛有甚於刃

梁適丞相嘗爲審刑院詳議官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

依鬼神作法詛呪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適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今以詛呪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見王珪所撰墓誌

按能依鬼神作法詛呪是造蠱毒厭魅之類也苟待其實疑不見傷此蓋不知無法者以類舉之義耳欲決大獄必傳古義彼俗吏者豈能然耶

曾公亮論刼禁物罪不應死

曾公亮明仲任政府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發民田中有强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謂

此禁物，恐喝之盜，強與盜民家物有間，罪亦應減等。
有司議卒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先是參錄所殺者
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見曾肇內翰所撰行狀
趙抃論造僞印罪有冤死
趙抃參政初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僞造印者，吏皆以
為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
不造，法皆不死。遂以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見[illegible]
明所撰墓誌
按：劫禁物、造僞印，其論以法有不當死而用
法者，或處死焉，是枉濫也。則如曾與趙者，可
謂明且謹矣。若呂獻可參處法意，至于折獄豈止
何愧彼哉

陳奉古論奪盜死非鬭殺
沈括駁斷二事，何承天補讞一事附
陳奉古主客通判貝州時，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
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為棄市。奉
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今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
乃以鬭論，是守者不得何其賊也。幾一不善而劇奪生
事，法非是。因以聞報，士校卒人，擁服之。見王向夫所撰墓誌
按：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

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法捍
不與者，執盜之主也，卒雖弱，不得輒與也。蓋
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
其狀似鬭而實非鬭。若以鬭論，是不正名分，
不原情理也矣。所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
乎？奈何歸咎於法，蓋用法者謬耳。
沈括內翰說：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
州司以為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
之父母，即是義絕，況於謀殺，不當復坐其罪。
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有一子明
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戶絕法給出嫁
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在，財
產乃子物，所謂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
有分。見筆談
壽州之斷，失在不原情理也；邢州之斷，失在
不正名分也。俗吏用法，大率多然，法何咎也。
不惟今耳，亦古有之。宋文帝時，制劫盜同籍
期親補兵。餘杭人薄道舉為劫，從弟代公、道
生並大功親，以代公等母存，為期親，而謂子
[illegible]補兵。尚書左丞何承天議曰：婦人三

從夫死從子今道琛妻爲姻叔叔父已沒代公道
生並是從弟不合補謫乃以叔母爲期親而
令二子隨母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
三從之道謂其母子並宜見原出南史本傳
夫不辨男女之異而謫婦人補兵豈非不正
名分不原情理之甚者歟此俗吏守文之弊
不可不知也

胡向論擊竊食死且毆殺

胡向少卿初爲袁州司理參軍有人竊食而主者擊
殺之郡論以死向爭之曰法當杖郡將不聽至請于
朝乃如向議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以名分言之則甚擊者竊食之盜也擊
之者典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則與凡人相
毆擊且異登時擊殺罪不至死也然若擊者
本無殺意邂逅致死乃坐杖罪或用刃或絕
時或殘毀則是意在於殺法所不許也又當
原其情豈可一概科斷蓋心君子亦宜察
焉

二事附

[illegible]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母嫁者聞
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祔之法當死衆獨曰子盜母
柩納于父墓豈可與發冢取財者比請之得減死
梓侯瑾少卿提點陝西刑獄時河中有民父
死母改嫁十餘年亦死輒盜發冢取其棺與
父合葬法當大辟有司例從輕瑾請著于令
此乃用衆所請爲例者蓋母與後父同穴而
葬於是發其冢取其柩故論以刼墓見尸之
法而請之僅得減死也
張唐卿狀元通判陝州時民有母再適人而
死者及父之葬子恨不得祔乃盜喪同葬之
有司請論如法唐卿謂府事乃曰是知有孝
不知有法耳遂釋之以聞則異乎衆所請者
蓋後夫尚在而母死亦葬獨盜其喪以歸非
發冢取棺則法亦輕矣雖釋之可也三事並見本傳

陳希亮論非妄言白不加責

陳希亮大卿爲開封府司錄時有青州男子趙宇上
言元昊必反坐言爲文學參軍福州安置明年元昊
果反宇自訟所部不受亡至京師執政令劾以任官
無故亡法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有司即其言

驗不當加責字由是得釋見本傳

按此論其狀字爲文學參軍福州安置而亡至京師劾以在官無故亡法可也論其情字豈無故亡哉本坐言元昊反而責之今果反矣尚何劾焉希亮可謂能捨狀以探情也

賈黯論非匿喪亦爲不孝

賈黯侍讀判流内銓時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當不爲領文書始去發喪既除喪且求磨勘黯言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是豈爲孝乎卒使坐廢田里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黯議澤罪若深文者蓋以名教不可不嚴是春秋誅意之議也

陳導違上官意抑律論獄

陳導賓客爲常州團練推官時按察官有欲重郡獄者曹掾希意鍛文成之導曰非罪殺人以法與殺人以刃無異也竟論如律見本傳

按鍛文以誣入人之罪君子不爲也而利誘之勢脅之能不失其守者難矣導豈不謂之賢乎

蕭謹客執不殺獄

蕭謹客郎中初爲[illegible]州南浦令嘗攝慕官時廷尉駁州獄失出死罪謹曰以爲法者天下共守今罪於法不當死不争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争耶謹客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見曾肇內翰所撰墓誌

按古人守法如張釋之徐有功皆與天子争者也而謂不可與廷尉争謬矣且苟憚我之争不恤人死豈君子哀矜之義耶

强至言斷贓罪議未應律

强至郎中初爲泗州司理參軍嘗攝司法事漕運卒盜官米獄具議贓抵死者五人至言議贓未應律州疑其事以奏而大理寺果糾正如至言皆得不死官吏皆被罪獨至不預見曾肇內翰所撰行史

按議贓以律而未應律蓋于意義有不通也罪不應死乃抵死焉則其不諳過亦大矣是故漢以律爲顓門之學唐置博士弟子員以講之盡心亦匠司忽夫議罪之事自古甚多今但畧舉二十七條亦因舊集所載之耳其詳見於通典會要不可悉載也

原缺六十一條

陳矯表赦孝子殺人

魏陳矯爲魏郡西部都尉是時耕牛少殺者至死
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
赦之（出魏志本傳舊集不載）

溫恢白減禮台逾獄歸罪

魏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
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
禮私導令逾獄乃自首既而台曰臣無逃亡之義徑
詣刺姦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出魏志孫禮傳舊集不載）

王承錄放書生從師犯夜

晉王承爲東海太守吏錄一犯夜人承問何處來云
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
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出劉義慶世說舊集不載）

袁彖議兄弟疾惡爭死

南齊袁彖爲廬陵王子卿諮議參軍子卿鎮荊州時
南郡江陵縣人苟將之弟胡之妻爲曾口寺沙門所
淫夜入苟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將之列家門
穢行欲告則恥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
兄弟爭死江陵令啓刺史傳議彖曰將之胡之原心
非暴亂之日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網一門
子心迹同符古人諧以深刑實傷爲善於是兄弟皆
得免死（出南史袁彖傳其族孫也舊集不載）

按情苟可恕過無大失孝子之殺牛義士之
踰獄兄弟之爭死皆是也如犯夜雖輕罪苟
矜立威而不原情亦豈能恕之此可爲宥過
之鑑也

韋丹倉粟欠負惟責填納

唐韋丹鎮江西有吏掌倉十年數盈五十萬因覆量
欠負三千餘石憫之曰欠負如此豈皆自取費用必

爲權勢所須乃令搜索家私文字驗之其分用明審
具在因謂諸吏曰汝等恃權勢以取索於倉吏今其
欠負豈獨陪填令將貸汝之罪可各據所得限一月
納足皆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準法合當刑責既
釋重罪填納不辭倉吏由是得釋（舊不著出處蓋唐人小說所載今移）（唐書修入丹傳）

按侵盜官物其入已其與人罪等耳然入已
之情貪於貨利是君子所疾也與人之情迫
於權勢是君子所矜也夫州吏之脅取倉吏
之盜與豈不知法但牽其不敢耳以其可矜

而判倉吏則一切可矜恤此吏非故犯[illegible]
欠負陪填隊盜或失亦自可恕之道[illegible]
不問者乃許常惻過非縱惡弗治也

張詠染料覓剩以治偷瞞

張詠尚書再知益州時有百姓告以前官染院大破色料偷瞞入己禁四十餘人前政不能決詠到處問謂告事者汝是陳利便人令一料官物合幾何對曰使若干詠曰甚善可作料例狀來判令今後依所陳利便施行不得有違其四十人各杖六十餘並放見李畋所撰事實

按染院色料乃其例令額非主大破雖有覓

剩豈爲偷瞞但應言上而不言上亦不得無罪爾是故斷杖六十而于連人悉宥之蓋以罪不在彼也吏或苛暴則將劾大破之罪理偷瞞之贓無所不至矣是安知君子宥過之道哉

馬亮官物亡失止令備償

親事官失金楪一事附

馬亮少保初以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物者械繫妻子干連數十日人亮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

按丁謂丞相說真宗朝內宴有親事官失金楪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曰不可且令尋訪又奏只與決小杖上曰自有尋訪日限若限內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至尊守法尚爾臣子理合如何出丁晉公談錄常州之吏亡失官物蓋限滿求不得于法當決罪者也然欠負亡失要在備償苟能償矣何必刑其人破其家而後爲快乎韋丹之理欠負馬亮之理亡失責以填納恕其違犯誠君子之用心也

胡則銅場欺隱止令拘籍

劉承規工匠一事附

胡則侍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亡吾豈重貨而輕數人性命止籍爲羨餘

按劉承規留後嘗督封禪漕運有鑄錢監工匠訴前後官吏盜銅瘞地僅數千斤承規併爲不納密遣人發取送官不問其罪殆亦有伏波之意歟

趙師民犯官所禁而貰其罪

趙師民龍學知耀州民有犯鹽鐵禁者乃曰除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問

按此誠仁人之言也然稍寬之斯亦可矣若一切不問則姦猾之民爭出於此顧將奈何君子宥過不當如是鹽鐵之禁苟未能弛可恕則恕之可責則責之亦不害其爲仁也

姚渙發吏之姦而避其賞

姚渙大卿初監益州交子務時發姦隱幾萬緡主吏皆當死渙請於使者願發其所欺而無及賞與由是得全者衆 以上五事並見本傳渙治平二年終于光祿卿

按君子不忍以貨利致人于死而欺弊不可不革也姦隱不可不發也于是不得已而爲之請使官物無所虧隱而追理責罰亦足以懲矣免其死可也長吏于法可以專行故得吏所匿銅止籍爲羨餘而不問其罪監當請官事不敢專若不避賞何以宥過渙之用心斯亦至矣然奸欺之惡君子不疾歟曾子有言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籍爲羨餘不問其罪哀矜之心也惟犯名教乃深疾之或冒法禁則必憫之若以貨

利致人于死者君子所不忍也

李崇[illegible]若女巫 [illegible]事

已見釋冤門

袁[illegible]正巫師 事附

按梁書[illegible]風俗尚信巫郡有[illegible]世[illegible]爲巫師[illegible]正小[illegible]熊[illegible]爲之師云須[illegible]以所著稱與之事說不[illegible]云神[illegible]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裹[illegible]以爲亂[illegible]刑[illegible]一郡無敢行巫者[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妄言惑人故[illegible]之謂也且王制云執左道[illegible]神以疑衆殺[illegible]不知王制故未能[illegible]

棠陰比事二卷

（宋）桂萬榮撰

清嘉慶影元鈔本

棠陰比事一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桂萬榮撰，明吳訥刪補。萬榮，鄞縣人，由餘干尉仕至朝散大夫、直寶章閣、知常德府。訥字敏德，號思菴，常熟人。永樂中，以知醫薦。仁宗監國，聞其名，使教功臣子弟。洪熙元年，擢監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諡文恪。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前有嘉定四年萬榮自序，稱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參以開封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詞，聯成七十二韻。又有端平甲午重刻自序，稱以尚右郎陛對，理宗諭以曾見是書，深相獎許。因有求其本者，以鋟梓星江，遽莫之致。是用重刻流布。其書仿唐李瀚蒙求之體，括以四字韻語，便於記誦，而自為之註。凡一百四十四條，皆古來剖析疑獄之事。明景泰間，吳訥以其徒拘牽韻對偶，而敘次無義，乃刪其不足為法及相類複出者，存八十條，以事之大小為先後，不復以叶韻相從。其註亦稍為點竄。又為補遺二十三事，附錄四事，別為一卷。萬榮書中附論七條，首五條辨析律意，末二條則推論他事。然不應僅首尾有此五條，中間全置不議。或傳寫又有所刪佚歟。第四條下註云，存中，宋人，不書時代，後同。不類萬榮之語，當亦訥所加也。訥所續二十七條，每條各有評語，附於題下。其書雖略於和㠓諸家，而敘述明白，較㠓等乃為簡切，亦折獄者所宜取裁也。

隸刻本於是當是隸字書中多變體字如華一頁摹作牘之類不知有可本否

棠陰比事序

疑獄有集舊矣理掾桂君萬榮今所撰次尤詳真治獄龜鑑也職牧守者所當究心毋徒曰此司狴犴者之責也昔于公自謂治獄有陰德遂高其門我朝錢公若水問獄得情亦自其為郡府小官時桂君之為此其後詎可量耶亟命鋟木用廣其傳嘉定癸酉良月既望莆田劉隸書于金陵郡齋

棠陰比事序

開禧丁卯春僕以饒之餘干尉趨郡書滿斜曹孫公起予武林人也留款竟日話次因及臯事謂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脩短係焉比他職掌尤當謹重近者番陽尉督為人所殺昏瞑莫知主名承捕之吏續執命逵以告証佐皆具亦既承伏已且謀連三弓手結款無一異詞某獨不能無疑躬造臺府請緩其事重立賞榜廣布耳目俾緝正囚未幾果得龔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橫致四無辜於死地㘅寃千古咎將誰執萬榮聞之瞿然歛衽因嘆吾夫子三絕韋編特著其議獄緩死之象於中孚而古之君子亦盡心於一成不可變者公其有焉既而東歸參選待次建康犴曹屢省斯事若有隱憂遂於暇日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參以開封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詞聯成七十二韻號曰棠陰比事凡與我同志者儻能上體歷代欽卹之意下究諸公編劘之心研精極慮不謂空言

則棠陰著明教棘林無夜哭呂勝多禮之舉是用弗𡟯於近名擬録諸太以廣其傳歲在重光協洽閏月望日四明桂萬榮序

棠陰比事目録

向相訪賊　錢推求奴
曹攄明婦　裴均釋夫
程顥詰翁　丙吉驗子
李崇還兒　黃霸叱姒
歐陽左手　惟濟右臂
沈括覈喉　南公塞鼻
程琳灶窟　强至油幕
妄吏酖宋　王素毒郭
彦超虛盜　道讓詐囚
孫甫舂粟　許元焚舟
宗元守辜　魏濤證死
桑懌閉柵　蘇秦枸市
任城示靴　楊津獲絹
李傑買棺　重榮咄箭
穎請祔柩　賈廢追服
子産知姦　莊遵疑哭
思兢詐客　佐史誣裴

李珪鷄豆　張舉猪灰
定牧認皮　滄州市脯
張受越訴　裴命急吐
王質毋原　馬亮丢貸
允濟聽慝　彭城書菜
呂婦斷腕　包牛割舌
崔黯搜帑　張輅行穴
杜鎬毀像　次翁戮男
傅令鞭絲　李惠擊鹽

楊牧笞巫　薛向執賈
程戡仇門　仲游師字
符融沐枕　獄吏滌屨
宗裔卷紬　高防校布
江分表裹　章辨朱墨
胡質集鄰　高柔察色
蔣常覘嫗　思彥集兒
劉相鄰證　韓參乳醫
袁滋鑄金　孫寶秤饊

程簿舊錢　王璩故簡
公綽破柩　元膺擒舉
柳宪瘖奴　王扣狂嫗
李公驗櫸　王臻辨葛
顏知子盜　孫料兄穀
鄭躬明誤　希亮救七
商康詐服　寶臣免喪
薛絹互爭　符盜並走
蕭儼寃牛　懷武用狗

文成括書　郎簡校券
孝肅杖吏　周相收掾
方偕主名　宋文墨迹
陳議捍取　明爭竊食
御史失狀　國淵求牋
儒胄詭祢　虔傲鄧賢
次武各驅　憲之俱解
張昇窺井　蔡高宿海
劉湜焚屍　高防劾病

王鍔匿名　至遠憶姓
希崇並付　齊賢兩易
王珣辨印　尹沐檢籍
孫登比彈　德裕模金
梁適重訊　袁彖悉滛
曹駁坐妻　孔議詈母
孫亮驗蜜　杜亞疑酒
傅隆議絶　漢武明繼
戴争異罰　徐詰緣例

刑曹駁財　左丞免讁
從事函首　乖崖察額
無名破塚　行成叱驢
王曾驗稅　司空省書
韋臯劾財　趙和贖産
柳設榜牒　陳具飲饌
朱詰眯民　孔察代盜
崇龜認刀　司馬視鞘
張鷟搜鞍　濟美鈎匿

承天議射　廷尉訊獄

棠陰比事目録　終

向相訪賊錢推求奴　宋桂萬榮撰

丞相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遂宿於門外夜半忽見有賊携一婦人并物踰墻者僧恐明日為主人所執因亡去走荒草中誤墜眢井而踰墻婦人已為人殺在其中旣而主人蹤迹捕獲送官不勝拷掠遂自誣服但云贓與刀留在井旁不知何

人持去獄成公獨以贓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力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賊吏食於村店有媼聞其府中來不知其吏因問僧之獄如何吏紿云昨日已笞死於市媼云今若獲賊如何吏云府已誤決不復敢問媼遂曰賊乃此村少年某甲也吏詢其處併贓捕獲　涑水記聞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家女奴逃亡父母訴於州錄參嘗貸富家錢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失屍於水或為元謀或為加功罪皆應死獄具若水獨疑留而不決州郡上下切怪之錄參詆若水受賂若水但笑謝而已旬餘詣州屏人語曰某留獄者所以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因送於州旣而知州從簾中推出示其父母父母驚曰是也於是富民父子皆得釋知州欲奏其功固辭不顧朝廷聞之驟加進擢　同上

曹摅明婦裴均釋夫

晉曹摅字顔遠為臨淄令日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乃以誣其婦婦不勝官司拷訊即自誣伏摅初到疑其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俗妻有外情乃託骨蒸之疾云醫者須得獵犬肉食之則愈謂其夫曰東隣有犬每來盜物君可屠之夫乃依其言獻肉於妻妻食之餘乃留於篋笥夫出命

隣告之遂聞於公夫到官因述妻之所欲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蹟夫於禍耳令劾之具得其情併以外情者俱付法其夫遂釋

程顥詰翁丙吉驗子

程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日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相與詣縣請辨老父曰業醫遠出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曰歲久矣汝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書於藥法冊後某歸而知之使以其冊進乃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顥問張氏子年幾曰三十六又問爾父年幾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已謂之張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此聞之前輩

漢宣帝時陳留有人年八十餘家富而無子初娶祇一女已適人再娶復生一子數年而翁死前妻女欲奪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其

父之子郡縣不能決聞於臺省丙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且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均衣單衣而老人之子獨色變及立於日中亦無影前女遂受誣母之罪

李崇還泰黃霸叱姒

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縣民苟泰者有子三歲失之後兒在趙奉伯家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乃令二父與兒各禁數日忽遣獄吏報兒暴卒泰聞之悲不自勝奉伯嗟嘆而已遂以兒還泰奉伯伏罪

漢時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姒皆懷娠長姒胎傷弟婦生男輒奪以為已子爭訟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令娣姒競取之長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 出風俗通

歐陽左手惟濟右臂

都官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乃服（見歐文忠所撰誌）

錢惟濟知絳州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公乃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上輕下重正用左手

傷右臂也誣者引伏（見本傳）

沈括顙喉南公塞鼻

沈內翰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屬作叫子置喉中顙之能作人言予謂瘖者苦煩冤無以自明取叫子令顙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冤或可伸

尚書李南公為河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甚以為患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而不通是以自服

程琳畫竈強至油幕

程宣徽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延燒兩宮宦者根治諸縫人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辨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煁竈近版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為寬其獄卒無死者（見本傳行狀及畫竈也琳主）

加

強至祠部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為上聞仁宗悟曰頃歲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見行狀）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之所致者此也

妄吏酖宋王素毒郭

范忠宣知河中府有知錄宋僐年會客罷以疾告是夜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為姦公知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驗其屍九竅流血因言寘毒鼈胾中公問鼈在第幾盞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決非情實命再劾之乃因客散寘毒酒盞中而殺之蓋罪人以僐年不嗜鼈而為坐客所併欲為他日翻異逃死計耳（見范公言行錄）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有婢玉素極姝麗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煑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覓婢并金銀器不得錄奏勑令長安萬年尉石良捕之石良主帥魏昶有策畧請喚舍人少年家奴三人布衫籠頭及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牧馬奴索驗之乃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他語石良往彼處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開婢與化士並在其中乃是化士共牧馬奴藏之奉勑斬於東市

彥超虛盜　道讓詐囚

後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為鄆帥日有庫在州中或以假銀二錠質錢十萬彥超知之使主庫者出榜虛稱被盜失所質銀鋌等物召人收捕不日聞果有人來贖銀執之伏罪

後魏高謙之子道讓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石作金以詐市馬者因而逃去詔令捕之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之私議者有人怡然曰無復憂矣遂執訊問悉獲其黨

孫甫舂粟　許元焚舟

待制孫甫為華州推官日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緊負錢纔數十萬而已紘因薦之（見曾鞏所撰志）

待制許元初為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鞝之數元一日命取新造船一隻焚之秤其

釘鞫比所破繞十之一自是立為定額見魏泰東
軒筆錄

宗元守辜魏濤證死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罪由是知名

鄭克評云案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罪法無久近之異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魏朝奉知沂州永縣兩仇鬪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於監司監司怒有惡語濤數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墜死濤證既明其誣遂辨見陳與己所撰志

桑懌閉柵蘇秦伺市

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三十人樞密院召永安巡檢桑懌授以賊名使捕之懌曰盜畏吾名決潰去宜先示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出其下數請自效皆不許乃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常行處入民家老小皆走獨一媼留為治飲食如事群盜懌三日復自携餱飲媼媼以為真盜乃稍就與語因及群盜媼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知閉營不出漸還矣某在某處某在某處懌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盜之實的居處切勿泄乃分軍士悉擒獲之見本傳

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之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以徇於市曰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決可得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出齊王因而誅之舊出春秋後語

任城示靴楊津獲絹

北齊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為乘馬行人換其靴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中諸媼以靴示之紿

曰有乘馬於路被刼者遺此一靴得非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回妻家也即捕而獲之

周楊津字羅漢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百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刼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刼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之津乃下教曰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示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收捕并絹倶獲

李傑買棺重榮咄箭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狀非不孝者乃謂寡婦曰汝寡居惟一子今罪至死得無悔乎婦曰不順之子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是可買棺來取屍因使人覘之乃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尚冀其悔而寡婦堅執如初時道士在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爲兒制故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婦却以棺盛之

後晉安重榮鎮恒州有夫妻共訴其子不孝公乃面加詰責抽劒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叱仗劒逐之重榮問之乃繼母也因咄出後射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增快

蘊請祔柩賈廢追服

蘊案爲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而母嫁後聞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祔于父法當死案獨曰子盜母柩納於父墓豈可與發冢取財者比請之得減死

侍讀賈黯判流内銓時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書始去發喪既除服且求磨勘黯言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是豈爲孝卒使坐廢田里 王珪撰志

子産知姦莊遵疑哭

鄭子産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其夫者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産曰夫人之

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出獨異志

莊遵為楊州刺史巡行部內聞一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於屍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姦人共殺其夫也即案其罪

思兢詐客佐史誣裴

唐則天時或告駙馬崔宣謀反勑御史張行岌案之告者先誘宣妾藏之乃云妾將發其謀而宣殺之行岌案而無狀則天怒令重劾終無實則天曰不獲妾何以自雪行岌乃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多置錢帛募之略無所聞而宣家每議事則獄中告者輒知思兢疑宣家有同謀者乃詐曰須顧俠客殺告者語了遂使晨伺於臺側有館客素為宣所信任乃至臺賂門吏以通告者思兢因罵曰

若陷崔宣必殺汝矣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始得免

唐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製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之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差能事人劾之曰張楚金可及劾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懣仰卧向窗日影透窗向日視之其字乃是補葺而作因令琛取書投於水中字字解散琛即扣頭伏罪奉勑斬之

季珪鷄豆張舉猪灰

宋傳季珪為山陰令有爭雞者季珪問雞旦何食一云豆一云粟殺雞破嗉有豆焉遂罰言粟者

吳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

夫口中無厭以此鞫之妻果伏罪處傳不著出

定牧認皮滄州市脯

北齊彭城王淑為定州刺史有一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淑乃詐為上府庫皮倍酬其直皮至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又為滄州刺史日有人從幽州来驢馱鹿脯至滄州界以足疾行遲偶會一人為伴被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淑乃命左右及府寮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失主見而識之推獲盜者

張受越訴裴命急吐

唐張允濟為武陽令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隣邑元武縣有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閒孳生十餘牛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縣累政不能决其人乃越界訴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肯去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布衫蒙頭將詣其妻家村中捕盜牛賊悉問此村牛所從来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乃曰此是女壻家牛允濟令發其蒙謂曰此即女壻當以牛歸之

唐裴子雲為衛州新鄉令部人王恭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李云牸牛二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牸恭訴之子雲送恭於獄令收追盜牛者李進至子雲叱之曰賊引汝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頭立南墻下命進急吐款云三十頭牛摠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恭布衫即令盡還牛

却以五頭酬進辛苦

王質毋原馬亮悉貸

王質待制知廬州有盜殺其黨并其貲而遁還者得之質抵之死轉運使楊告駁之曰盜殺其徒者死當原質云殺其徒而自首者當原今殺人而取其貲非自首而捕得之原死豈法意乎數上疏不報降監舒州靈仙觀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見本傳

尚書馬亮知潭州屬縣有七命卒剽攻為鄉
村患或誘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曰能為
民除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悉貸之
鄭克評曰按剽攻之人於法許捕若非名
捕者輙以誘殺之則慮有誣枉法所不許
也能奏聽裁尤為得體云

允濟聽葱彭城書菜

張允濟為武陽令道逢老母種葱結菴守之
因告曰不須守若遇盜當來訴老母如戒居

一宿而失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左右居
人使之一一聽其手乃得盜者
北齊彭城王浟為滄州刺史有老母種菜数
被盜者浟使人密往書其葉明日市中認之
乃獲賊

呂婦斷腕包牛割舌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有盜
夜入舍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
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殺同營

韓元者具姦狀伏誅 王珪所撰志
包副樞初知揚州天長縣時有訴盜割牛舌
者拯密令歸屠其牛而鬻之繼有告其私殺
牛者拯詰之曰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
其人驚伏 見本傳

崔黯搜帑張輅行穴

唐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為鄉里所容乃自
髡鉗依佛教為傭隸假託技倆幻誘聾俗積
財萬計公初到體其事露乃收牒請脫鉗歸

俗公問曰你教化三年所得幾何曰旋得旋
用不計其數公曰費用造設幾何曰三千餘
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决有隱欺乃搜
其精藍有妻孥滿堂遂劾其矯妄之咎並以
財物施之貧下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村僧寺有一鐵佛可
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佛能言士衆雲集
施利填委縣申州府時高祖鎮鄴莫測其事
命衙將尚謙持香奉供且驗其事有三傳張

輅請與僧行詰其妖狀乃率人圍寺盡遣僧赴道場輅即潛開僧房見有穴道及入穴行至鐵佛坐下因於空身中厲聲歷數僧過使令擒魁首數人上聞就彼戮之因以輅為長河縣主簿

杜鎬毀像 次翁戮男

杜鎬侍郎之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所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鎬幼輒曰僧道之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遂用此為斷

黃霸字次翁漢宣時為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婦因生一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霸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按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

傅令鞭絲 李惠擊鹽

宋傅季珪為山陰令有賣糖賣針者爭一絲團詣於縣乃令掛絲於柱鞭之有少鐵屑焉乃罰賣糖者

後魏李惠仕為雍州刺史有負鹽負薪者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謂州吏曰此皮可拷知主群下嘿然惠因令置皮於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許鹽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伏辜

楊牧笞巫 薛向執賈

後魏李崇為楊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歸其兄慶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是弟為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陽氏託鬼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楚各自欵服崇疑之乃遣二人偽從外來詣慶賓曰某住在北州有一人夜過寄宿云是流兵背役人解思安欲送之官苦求見兄且謂有兄慶賓見住楊州君脫矜閔為往告報須重相酬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未晚慶賓悵然失色崇乃攝而問之即自引伏數日

間思安亦為人縛至崇聖女巫一百遂釋蓋等出北史本傳

樞密薛向初為京兆户曹兼監商税有賈胡過税務出銀一篋書其上曰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曰此决偽也安有大臣餉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府治之果伏其詐呂大防所撰志

程戡仇門仲游帥守

程戡宣徽知虔州民有積為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

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訴之仇不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於門非可疑耶乃親劾治具見本謀王珪所撰志

畢仲游為河東提刑丞相韓縝出鎮太原其家奴胡童白陳有卒劉㧞其衣服於黄堂之側公怒以付吏將黥配之仲游謂小童衣服尠薄而剽掠於大帥故相之字下似非人情易吏案治其誣乃辨

苻融沐枕獄吏滌屨

前秦苻融字博林善斷獄董豐遊學三年而還宿妻家是夜妻為人所殺妻兄疑豐殺之融引問曰汝初無怪與卜問否豐曰夜夢乘馬入一水而北自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又馬左向濕笠者云憂獄遠二沐避二枕既至妻具沐夜授枕憶笠者言遂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在易坎為水為北离為馬為南馬北渡從北而南從坎之离三爻同

變离為中女坎為中男馬左向而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其馮昌殺之乎遂捕昌詰之昌具服與其妻通期以新沐枕為驗誤中婦人

江南大理寺鞫殺人獄未得其實獄吏憂畏乃焚香禱神因夢過枯河上高山寤而思曰河無水乃可字山而高乃嵩字可嵩僧名也崇孝寺有僧名可嵩即白長官攝之訊問未有姦狀忽見屨上有墨汙因問其由云為墨

所濺使腕視之乃墨塗也僧色動遂滌之即見血痕以此劾之僧乃服見吳淑棱理秘閣閑談

宗裔卷紬高防枝布

王蜀時許宗裔興劔州有於燈下識認暴客迫曉告吏捕之所收贓惟絲絢紬絹失主言是本物其賊不禁拷掠遂誣服因而送州宗裔引慮囚因言其物乃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即命取兩家繰絲車又問紬絹卷時各用何物為胎心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即開示之見

杏核仍以絲絢安於車軖量其軖大小亦是因家物被刼主受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決之辜其枉獲雪

周世宗時高防知蔡州部民王義為賊所刼捕得五人繫獄窮治贓狀已具將加極刑防復取贓閱之召義問所失衫褲是一端布否曰然防令校其幅尺廣狹疎密不同因乃稱寃問何故服罪曰不任捶楚求速死耳居數日獲本賊而五人乃免防歸本朝終於左丞

江分表裏章辨朱墨見本傳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紿之曰我為若税免若役鄰人喜劉其税歸之名於公上踰二十年且偽為券以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于縣縣令江某郎中取紙楮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如一偽也訊之果伏江乃浙州開化人今失其名事見李泰伯主簿所撰志

侍御章頻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

世為偽契奪族人田久不能辨運使委頻鞫治頻曰券墨浮朱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於轉運使命知益州華陽縣黄夢松覆案亦無所異黄用此召為監察御史頻乃坐不即具獄降慶州監酒見本傳頻以景祐二年使虜而卒于道

胡質集隣裔柔察色

魏志胡質字文德為常州太守東莞盧顯為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

所以死耳乃集隣居少年有李若者見齊而色動遂窮詰之乃自首伏罪

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為汶身其妻盈氏詣廷尉訴高柔曰爾夫不與人交財乎乃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因追察之子文色動應對失節於是伏殺禮之罪

蔣常覘嫗思彥集兒

唐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王衛楊正等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以王衛刀殺逖其刀仍入鞘中正等不之覺至明店人趂正等拔刀血甚狼籍收訊之遂自誣伏上疑之差蔣常覆推到則悉追店人十五以上既集為人數不足且放去止留一嫗日晚放出令典獄者密覘之云有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如是三日並是此人當乃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出與嫗語者問之具伏乃是與逖妻有姦而殺之

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伏思彥疑之晨集童兒凡數百暮乃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之者乎皆曰有之即物色其人而訊之於是果獲真盜

劉相隣證韓參乳醫

丞相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隣人田莫能得隣人老而子幼乃偽為券及隣人死即逐其子訟二十年不得直流至又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户鈔為驗沆曰若田百頃户鈔豈特收此乎始為券時嘗問隣乎其人固多在可取為證尹不能對遂伏罪按賣田問隣成券會隣古法也近年有司苟取小快遂改此法未之思歟

參政韓億知洋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其子為異姓以專其資嫂歷訴於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億視舊牘但未曾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衆乃無詞其冤遂白

袁滋鑄金　孫寶秤散

唐李汧公鎮鳳翔屬邑有編氓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於縣治洺牒將置府庭邑宰恐公藏失守使貯於私庫信宿視之乃土塊也以狀聞於府議者僉疑姦人換之遂遣掾就案其事宰莫能明即以易金誣服窮其所藏之所或云糞土或云水中以案上聞汧公怒甚俄而有宴語及斯事坐客咸驚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獨俛首無語汧公詰之滋

曰某疑此事有枉汧公乃俾移其獄於郡命袁治之袁令閱甕閱得土二百五十餘塊遂於列肆索金鎔成土塊狀始及其半已有三百斤詢其初負之人乃二農夫以巨竹舁之計其總數非二人以竹可舉度其在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群情大豁邑宰獲伸雪 劇談錄

漢孫寶為京兆尹有賣饊散者今之饊餅也於都市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甘認填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爭至太守之前引問無以證明公令別買一枚秤之乃都秤碎者細折分兩賣者乃伏虛誣之罪

程簿舊錢　王璩故爵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鄠縣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吏取一千視之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年則徧天下

此錢乃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伏 伊川所撰行狀

寺丞王璩嘗為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橐中得故爵而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適為賊所掠者賊即引伏 王珪所撰志

棠陰比事上卷

棠陰比事卷下

宋桂萬榮編次

公綽破柩元膺擒舉

柳氏叙訓云柳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歲儉隣境尤甚有齎喪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為津吏所遏公綽即命軍候擒其人破其柩皆實以稻米蓋葬於數歲不應併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

唐呂元膺字景夫鎮岳陽日因出游賞見有喪轝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而隨公曰遠葬則汰近葬則省此決姦黨為詐也因令左右搜索之棺中皆兵刃乃曰欲謀過江掠貨假喪使渡我者不疑耳公令劾之吏有同黨數十已期集於彼岸併擒以付法

柳究瘖奴王扣枉嫗

柳渾為江西觀察使判官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賂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於觀察使魏少游趣訊其僧僧乃首伏見本傳

大卿王罕知潭州時有狂嫗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從騎多屏逐之罕乃令引歸聽事叩揩徐問嫗雖言語雜亂然時有可采者乃其始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累訴不直因恚而狂罕為直其事盡以家貲與之見涑水記聞

李公驗櫸王臻辨葛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而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棓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而偽者不然耳聞之士林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鬬即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耶吏曰傷無甚也臻以為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穎知子盜孫料兄殺

郎中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其所盜物乃信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為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資乎訊之果然 見王珪所撰志

郭躬明誤希亮殺亡

後漢郭躬以郡吏辟公府時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以躬明法律召入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因與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帝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帝稱善遷躬廷尉正 出躬本傳

鄭克評曰按深文峻法務為苛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君子不逆詐蓋惡其末流决至於此爾傳稱躬之典理官也决獄斷刑依於矜恕故世傳法律而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三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積善之慶不其盛歟

陳希亮大卿為開封府司錄時有青州男子趙宇上言元昊决反坐責為文學參軍福州安置明年果反宇自訟而所部不受亡至京師執政令劾以在官無故去法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有司即其言驗不當加責由是得釋 見本傳

商原詐服寶阻兇喪

晉商仲堪為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縗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商

曰原此首當以二親生存而横言死没情事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今欽生父母終没此特誕妄之過遂免死

唐竇參初為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 出唐書本傳

鄭克評曰按唐制縣令許決死罪參為尉特殆攝行令事歟北軍之衆皆於奉先請為其父持喪以緩其刑蓋欲賂中官以倖免耳參駁正其説而亟決之乃為此也

薛絹互爭符盜並走

漢時有人持縑入市遇雨以縑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因與一頭雨霽當別輙互爭縑太守薛宣令斷縑各與一半使騎吏追聽之一云貢君之恩 宣字貢君 一稱冤不已宣知其狀追問乃伏 出風俗通

冀州有老母遇刼嚁盜行人為母逐擒之盜反誣行人爭至郡符融曰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符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真盜也其意以為盜若善走決不為行人所獲以此測之則知善走者是捕逐之人

蕭儼處牛懷武用狗

南唐昇元格盜及三緡者死吉之富家民暴衣失衾直數十千捕隣為盜不勝楚掠隣自誣服詰其贓物即云散鬻於市無從追究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史以聞先主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佇雪冤枉到郡之日晴天忽雨雹擊失主一牛洎剖腹而得所失物蓋嚙而猶未消潰 出鄭文寶南唐近事

王蜀時有蕭懷武者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公私動靜即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郭崇韜入蜀乃族誅之是使察

姦慝而反為姦慝者也 見成都古今記

文成括書郎簡校券

唐張鷟為河陽尉有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而元執之堅張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是汝書元曰非去括即是元牒先決五十又括詐為馮忱書內工字以問之乃曰是及去括即詐書也元於是服罪

侍郎郎簡知竇州有掾吏死子幼贅壻偽為

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于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壻乃伏罪

孝肅杖吏周相收掾

包拯知開封日有犯徒者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須使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當與汝分罪各受杖決既而引責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去拯謂其招權捽吏杖之特寬囚罪亦令從杖公知以此

折吏勢不知乃為所賣也 見沈括筆談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道旁死人斷手足立於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察視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頗有疑吾與死人共笑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訊之具服

方偕主名宋文墨迹

方偕大卿為御史臺推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駝神獄久不決詔偕就鞫之偕命告人跡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尚多無恙其事遂白 見天聖名臣傳

宋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與徐湛之許耀謀綜范曄謀立彭城王義康湛之上表告狀詔收綜等並款服唯曄不首嫡詔窮治乃言熙先苟誣引臣文帝令以曄所造及改定符檄墨迹示之乃服罪 出南史范泰傳

陳議捍取胡爭竊食

陳奉古主客通判貝州時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為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令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鬭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殘一不辜而為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

胡向少卿初為袁州司理有人竊食而主者擊殺之郡論以死向爭之曰法當杖郡將不聽至請于朝乃如向議 見呂大防撰志

鄭克詳曰以名分言之則被擊者竊食之盜也擊之者與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則與常人相毆異矣登時擊殺罪不至死可也然須擊者本無殺意避逅致死乃坐杖罪或用刃或絕時或殘毀則是意在於殺法所不許也又當原其情理豈可一槩科斷盡心君子亦宜察焉

御史失狀國淵求牋

唐李靖為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案之御史知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佯云失告狀驚懼異常乃祈告事者別疏一狀驗之乃與元狀不同即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反伏誅失御史名

魏國淵字子尼為魏郡太守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其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勑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欲令就師求能□者與受業因令作牋比方其書有似謗誹者取問伏罪

俾胄范祚虔儆鄧賢

劉敞侍讀知永興軍時大姓范俾胄武功令祚為祖乃穿祚墓以已祖母祔之一規避徭役者五十年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免長安人甚患苦之然吏莫敢誰何敞按其事獄未具而召由是辭屢變證逮數百人獄連年不決詔取付御史臺驗治卒如敞所發 見本傳

沈括筆談云江南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

悟是
是悟字

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凡村校中往往以此授生徒韓琚司封通判虔州日民有偽作冤狀悲惱叫呼似若可信者琚偶攝郡究其風俗考其枉直其下莫之能欺辭伏者皆自以為不冤琚乃魏公琦之兄也終於兩浙轉運使尹洙所撰墓志

次武各驅置之俱解

周子仲文字次武為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携曰子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群到及放所得一牛遂入任氏群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杜即伏罪

南梁顧憲之為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俱認之不能制令乃令解牛任其所之牛歸本主所居盜者始伏其罪出南史顧愷之傳憲之其孫也

張昇窺井蔡高宿海

張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哭之曰吾夫也以聞於官昇命屬吏集隣里就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不能辨而婦人獨知其為夫何耶收付所司訊問乃姦人殺之而婦人與聞其謀也沈氏筆談

蔡高為福州長溪縣尉有媼二子漁于海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吏難之曰海有

風波安知果為仇所殺若不得屍於法不可理高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媼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十日潮浮二屍到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鞫之而服法高乃襄之弟事見歐公所撰志

劉湜焚屍高防劾病

劉待制初知耀州富平縣有盜掠人子女者既擒獲輒詐死伺間即遁去再捕得復然湜令焚之見本傳

鄭克評曰埋而使人守之足矣雖不焚可也

防初事周為刑部郎中宿州有民劉刃其妻而妻族受賂奪州言病風狂不語並不考掠以具獄上請大理斷令決杖防覆之云其人病風不語醫工未有驗狀遽何取證便坐杖刑況禁繫旬月豈不呼索飲食再劾其事須見本情周相然之終寘於法

王鍔匿名至遠懷姓

唐王鍔為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納之靴中先以他書雜之使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謂其皆焚之矣既而歸省所告異日以他事連所告者禁繫按驗以譎其衆號稱神明云

唐李至遠典選疾令史受賕多所黜易吏亦歛手有王忠者被放而吏乃謬書士姓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决王忠也吏叩頭伏罪 見唐書李素立傳至遠其孫也

希崇並付齊賢兩易

晉張希崇鎮邠州日有民為郭氏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將死有適子已長郭氏諸親與義子私約以為親子欲分其財而訟之數政不決希崇覽其訴斷曰父在已離母死不到雖稱假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倘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為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產並付親子

張丞相在中書有戚里爭分不均又因入官訴于上前更十餘斷不伏齊賢曰此非臺省所能決臣請自治之一日坐中書堂召至問之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責狀結實因遣兩吏趣徙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文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 涑水記聞

王珦辨印尹洙檢籍

少師王珦知昭州日有告偽為州印者疑久

今稱常住或言有常住之名俟考

不決吏持以印文不類及詢索景德已前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乃伏蓋所印文書乃景德時事固當索景德舊牘校之吏不知印文更時所以不決 王珪所撰志

龍圖尹洙嘗知河南府伊陽縣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産者隣人證其非是而沒之官後隣人死女復訴且請所沒産久不能決洙閱女年幾曰三十二乃檢咸平年籍二年賀氏死而以妻劉爲户詰之曰若五年始生時安得

有賀氏耶女遂服 見本傳

孫登比彈德裕模金

吳志孫權長子登字高立爲太子嘗出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詞對不伏從者請捶之登不聽使求前所過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唐李德裕鎮浙右日甘露寺主僧訴交得常住什物被前主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還相交割文籍在焉且其初交領分兩既明及交承之日乃不見金鞫成服罪公疑未窮破用之數前主即曰居寺者前後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羣衆以其孤立不狎流輩欲乘此擠之因流涕公乃以兜子召諸關連僧咸使面壁不得相向以泥各令模金之狀僧既不知形狀各模不同公怒即劾前數輩誣證之罪

梁適重詛袁彖惡謠

丞相梁適爲審刑院詳議官時梓州妖人白彥徽能依鬼神作法詛呪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適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今以詛呪其能免乎卒以重辟論 見王珪所撰志

鄭克評曰按能依鬼神作法詛呪是造畜蠱毒厭魅之類也鞫得其實疑不見傷此蓋不知無法者當以類舉之義耳欲決大獄須傳古義彼俗吏者豈足語此

南齊袁彖爲廬陵王諮議參軍王鎮荆州時南郡江陵縣苟将之之弟胡之其妻爲曾口

寺僧所淫夜入茍家將之殺之為官司所檢
將之列家門檻行欲告則恥忍則不可實已
所殺胡之所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啟
刺史悔議彖曰將之胡之原心非暴辨嶽之
日義哀行路普文舉引諺覆漏疏網二子心
迹同符古人陷以深刑實傷為善於是免死
出南史袁湛傳彖其族孫也

曹駮坐妻孔議詈母

沈存中內翰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
數口州司以為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駮曰毆
妻之父母即是義絕況於謀殺不當復坐其
妻

宋孔深之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張
江陵與妻吳共罵毋黃令死黃忿恨自縊已
值赦律子殺傷毆父母遇赦猶梟首罵詈棄
市會赦免刑補治無罵詈致死之科深之議
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
事故殺傷呪詛法所不容罵之致盡理無可

宥江陵雖遇赦恩固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
天屬黃之所恨意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
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出南史孔靖傳

鄭克評曰罵之致死重於毆傷不以赦原
於理為信妻若從坐猶或可赦吳實共罵
棄市亦宜詔所以補議之缺也

孫亮驗蜜杜亞疑酒

吳廢帝孫亮因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碗并蓋
於藏吏索蜜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屎投其
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即呼吏吏以蜜瓶入亮
曰既蓋而復油紙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有
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貸席而臣不與亮
曰決為此也易知耳乃令破鼠屎亮笑曰若
鼠屎先在其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乃枉之
耳於是黃門服罪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陽日有富室父亡未久
奉繼母不以道因元日上母壽母複子觴子
疑酒有毒覆之於地地墳乃謂其母以酖殺

人毋曰天鑑在上何當厚誣撫膺不伏既詐於府公問曰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毋乃分所鞫之蓋子與婦同謀害毋皆伏法

傅隆議絕漢武明繼

宋文帝時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讐祖之理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父子祖孫互相殘戮恐非先王明罰皐陶立法之旨也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祖孫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然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近親欲相遠聽之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稱亦沉痛沒齒祖孫之義永不得絕事理固然 出南史傅亮傳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 見通典不著本處

戴爭異罰徐詰緣例

唐戴胄為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察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著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駮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 出本傳

唐徐有功為司刑丞時有韓純孝者受徐敬

業僞官前巳物故推事使顧仲琰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沒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勑遣戮屍餘非此塗理絕言象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既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減止徒生頻會赦恩今乃卻斷入官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放由是免籍沒者數百家

刑曹駮財　左丞免謫

沈存中内翰云邢州有盜賊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有一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户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駮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在財產乃子物出嫁女即姊妹不合有分

宋文帝時制𠞰盜同籍朞親補兵餘杭人薄道舉為𠞰從弟代公道生並大功親或以代公等母存為朞親而謂子宜從母補兵尚書左丞何承天議曰婦人有三從夫死從子今道舉為𠞰叔父巳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不

合補謫乃以叔母為朞親而令二子隨母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論其母子並宜見原　出南史本傳

從事函首　乖崖察額

近代有因行商回見其妻為人所殺而失其首妻族執其壻誣以殺妻吏嚴訊之乃自誣伏案具郡守委諸從事從事疑之請緩其獄乃令封內仵作行人編供近與人家安厝墓家多少去處一一面詰之有一人曰某近於豪家舉事只言死卻奶子五更時於墻頭舁過凶器輕似無物見瘞某處及發之但棺一女人首即將對屍令其夫驗認云非妻也繼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葬之以屍易此良家婦私畜之豪民棄市　出王堂閒話

張尚書知江寧有僧陳牒出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司理院勘殺人賊郡僚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又曰何故額有巾痕即首伏乃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

以其祠部自剃為僧（李畋所撰忠定語錄）

無名破冢行成叱驢

唐天后賜太平公主鈿器金寶歲餘失之后聞之怒督洛州長史而下捕盜甚急吏卒游徼計無所出道逢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白尉曰得盜矣尉問之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尉閭吏卒何得誣辱無名曰君無怪也吾歷官所在擒姦擿伏有名此輩聞之故見誣為解圍耳遂請見長史使聞於朝期以

旬餘獲之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於東北門伺察有胡人十餘輩衰絰出赴北邙即躡以報果見諸胡至一新冢設奠哭而不哀既徹奠又相視冢旁而笑無名乃使擒之而發其冢剖棺視之寶器在焉天后問故因對曰臣到都日正見此胡出葬使知是盜但未知葬處今清明拜掃計須出城遂蹤跡得之哭而不哀者所葬非人也巡冢而笑者喜物無傷也天后稱善遷秩二等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於街中見之叱曰彼賊住賊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失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王曾驗稅司空省書

丞相王曾少時語郡僚有爭田者封畛既泯質劑且亡未能斷次曾謂驗其稅籍曲直可

判郡僚從之其人乃服（見沂公言行錄）

漢時沛郡有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困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既而訟之大守司空何武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宏遠如是

乃悉奪財以還子 出風俗通

韋皐劾財 趙和贖產

唐韋皐鎮劍南日有逆旅停止大賈因病而殁之隱沒其財公知之又有北客蘊延商販於蜀得病而卒以報於公公使驗其簿籍已被店主易置公乃尋究經過客勘於里屬詞多不同遂劾於同店者立承隱欺數千貫與吏二十餘人分張悉命赴法由是劍南無横死之客

唐咸通初趙和為江陰令有楚之淮陰二農比莊其東隣以莊券質西隣錢百萬緡明年先納八千緡期來日以殘資贖券恃契不徵領約明日賫餘繼至而西隣不認既無保證又無文籍訴於州縣皆不能直乃越江而南訴於江陰和曰縣政甚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隣泣曰此不得理無由自伸和乃思策一日召捕盜吏數輩賫牒至淮陰云有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

姓形狀俱以西隣指之請梏送至此先是隣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既至和責之曰何為寇江因泣曰田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宜有汝宜自籍以辨之因意稱開乃言稻若干斛莊人某人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緡東隣贖契者和乃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為諱東隣所贖八千緡遂引訴隣令其偶證於是梏往本土檢付契書卒寘之法

柳設榜牒 陳具飲饌

周柳慶字更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人被囚者衆慶謂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恐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獲黨與甚衆

吳志陳表字文奧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時

有盜官物者數人唯牧施明拷掠假死無詞
建尉以疑聞孫權以表得士卒心詔以明付
表表乃去其桎梏飲食沐浴之以誘其歡心
明乃首服具列支黨權悅之欲全其名遂釋
明而戮其黨明後變行致位為將軍

朱詰賕民孔察代盜

朱壽昌中散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
賕其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疑之因引囚
屏處訊之因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
汝錢十萬納汝女為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
之乎因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
為婢指十萬為傭直而嫁其女於他人汝將
奈何因泣下始以實告子良付法（出曾肇所撰志）

後唐孔相循以邦計貳職權泄貞門軍府事
長垣縣有四巨盜富有貲產及敗所牽視則
四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則密使郭崇韜
之傔將也與推吏獄典同鍛其款都不訊鞫
款成而上斷令棄市及親慮之則又無言就
法之際因屢回首公疑其情未究即召問之
乃曰實枉且言適為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
言即命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鞫之自韓已下
凡數十人受賂約七千緡併以伏法

崇龜認刀司馬視鞫

唐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子年少而皙白泊
船於江岸次有高門家一妙姬殊不避人少
年挑之曰昏黃當詣宅矣亦無難色是夕果
啓扉俟之少年未至有盜入見一房無燭欲
行竊姬不知即欣然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剸
之遺刀而逃少年旋至即踐其血汰而仆地
及捫之乃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
迹其蹤至江岸岸上之人皆云其夜有某客
船徑發官差人追之拷掠備至具實吐之惟
不招殺人及以其刀視之乃屠家物府主即
下令曰某日大教合境庖丁宜集毬場以俟
宰殺既集復曰已晚可留刀於廚而明日再
至府主取諸刀乃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

早各来請刀獨一屠最後不認己刀因詰之
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則已
竄矣於是以合死之囚代商人之子俟夜斃
於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家遂擒
伏法仍杖少年之眷以罪夜入人家

後魏司馬悅為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齎
錢五千死於道或疑張堤行刼又於堤家得
錢五千堤懼楚掠自誣悅疑之乃引毛奴兄
問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曾得何

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
為也乃召州内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手所
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詰之具伏 出北史司馬楚傳 悅其孫也

張鷟搜鞍濟美鉤匳

唐張鷟字文成為河陽縣尉有客驢韁斷并
鞍失之捕急盜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尉遂
令客勿秣驢夜放之驢尋向餵飼處去乃令
搜其家於積草下得之人服其智

唐閻濟美鎮江南有舟人載客貨客密隱銀
十鋌於貨中舟人潛窺之乃盜而沉於泊舟
之所夜發至鎮所點閱不得遂執舟人而詰
之公曰載人盜物大畧皆然乃問曰昨者宿
何所曰去此百里浦汊中即令武士同往彼
處江水中鉤之果得匳銀在其中封署不動
舟人服罪

承天議射廷尉訊獄

宋劉毅鎮姑熟嘗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

鳥誤中頸飾雖不傷處法棄市何承天議曰
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漢時有驚文帝馬者張
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
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罰今滿意在射
鳥非有心於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
傷乎罰之可也 舊出南史本傳

魏高柔為廷尉時獄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
竊於禁内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
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劉

龜當死何復請告者主名柔曰廷尉天下之平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之各當其罪

鄭克評曰按法有誣告反拷若人所以息姦省訟也安得匿告者名乎柔可謂能執法矣出魏志本傳

後序

端平改元七月乙卯萬榮以尚右郎蒙恩陛對首奉守一心之正以謹治原次奏懲群吏之貪以固邦本天威咫尺游賜獎嘉既而玉音巽發謂朕嘗見卿所編棠陰比事知卿聽訟決能審克萬榮即恭奏臣昨調建康司理右掾待次日久因編此以資見聞豈料天侈其逢誤關乙覽容臣下殿躬謝暨出黄門便有力求此本者鋟梓星江遠莫之致是用重刊流布庶可上廣聖主好生之德下裨涖官哀矜之意十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寶章閣知常德府桂萬榮謹識

棠陰比事後序

獄重事也獄而有疑則尤事之重君子所宜盡心焉今之居是官者其果能盡是心乎吾表兄桂夢協讀書不讀律而每有哀憐無辜之心尉湍務選特注司寇參軍而歸人問之則曰此吾志也待次五年則曰此吾所欲也因取古人之書有資於折獄者觀之其於和魯公之疑獄集鄭公克之折獄龜鑑則又考之精熟事之類者不期而合韻之協者不期而比屬辭七十

有二信乎臨事之不苟而過物期於無悔也虛嘗伏而讀之以爲近世士夫鈞元提要以資博識彊記者不知幾書類多無補此書一傳天下其無冤民乎則又從而思之竊謂鞭絲以出鐵擊皮以驗鹽發冢知盜模金辨誣如此等事不見於古之盛時而見於後世豈古之風俗尚淳不俟乎測因之法而後世如鬼如蜮不如是則不得其情邪觀天子議獄緩死之言獨於中孚之象發之蓋惟天下之至誠可以動人悟物雖開金石感鬼神可也苟推吾是心聽之以五聲簡之以五辭不撓不屈志氣清明天威且嚴洋洋在上謂人情不可得吾不信也吾表兄其知之矣虛幹辨浙東安撫司事表兄攜此書見示未幾赴官金陵道出越上虛歸此書因題于後以代送行序云嘉定辛未良月之望張虛識

嘉慶壬申正月借石門吳氏南泉草堂藏本鈔廿四日校介叟時年八十又五

新刊農桑撮要二卷

（元）魯明善撰

明刻本

農桑衣食撮要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魯明善撰。明善元史無傳。其始末未詳。此本有其幕僚潯江張㮚序一篇。稱明善威烏爾（舊作畏吾兒今依元國語解改正）人。以父字魯為氏。名鐵柱。以字行。於延祐甲寅出監壽郡。始撰是書。且鋟諸梓。又有明善自序。則稱叨憲紀之任。取所藏農桑撮要刊之學宮。末署至順元年六月。蓋自壽郡刊版之後。閱十有七年而重付剞劂者也。考豳風所紀。皆陳物候。夏小正所記。亦多切田功。古來四民月令。四時纂要諸書。蓋其遺意。而今多不傳。至元中。頒行農桑輯要。於耕種樹畜之法。言之頗詳。而歲用雜事。僅列為卷末一篇。未為賅備。明善此書分十二月令。件繫條別。簡明易曉。使種藝斂藏之節。開卷了然。蓋以陰補農桑輯要所未備。亦可謂留心民事。講求實用者矣。

農桑撮要序

夫農桑迺衣食之本務農桑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民可教以禮義民可教以禮義則家國天下可久安長治也虞夏殷周之興罔不由此秦漢而降知恤鮮哉

我

世祖皇帝中統建元之初首詔有司歲時勸課以厚民生立大司農司以專其任

列聖相承式遵

祖訓凡我臣子孰敢不虔乃者叨蒙憲紀之任因思衣之艱難所藏農桑撮要錄諸梓所以欲承

上意而教民務本也凡天時地利之宜種植斂藏之法纖悉無遺具在是書苟為民者人詣其業則生財足食之道仰事俯育之資將隨取而隨足庶乎教可行而民安於下矣固久安長治之策也豈可以農圃細事而忽之也雖然諸來是趍舍是書而不務以自取貧困固吾民之罪而奪其時以落其事使是書為徒設禮有司之義也於戲時和歲稔家給人足與吾民相忘於謳歌擊壤之域顧不美歟謹題其篇端以告來者庶牧民者知所勸也

時至順元年六月甲申謹序

農桑撮要目録

上卷

正月

二[illegible]恩　驗歲　驗歲草

[illegible]　嫁樹

[illegible]諸色果木樹

騸諸色果木樹

移栽諸樹　種椒　修桑

種麻　種茄瓠冬瓜葫蘆黃瓜

菜瓜　芋秧　修諸色果木樹

栽葱韭薤　種苦蕒萵苣生

菜四月芥　盦小豆醬

修農具

二月

月內三卯　驚蟄日　種舊椹

籤諸色果木　種稌穄

種椒　種茶　種西瓜

種葫蘆黃瓜菜瓜冬瓜茄子

種穀楮　種藕蓮　種棗

摘茶　種蘿蔔菘菜

種罌粟　種芙蓉　種大理豆

壓桑條　種紅花　種豌烏豆

種皂莢　種苦蕒即獨掃帚

種銀杏　種紫蘇　種麻子

種蘇子　種蘿蔔

接諸般菓木　腰接　根接

三月

月內三卯　收芥菜花

種大豆　犁秋田

浸稻種　種粟穀

種山藥　種葵菜

種香菜　種芋子

種苧麻　種紫草　種秫稌
種藍　種縣俗作靛
種薑　種甜瓜
種茭筍茈菰
種綠豆　白豇豆　種芝麻
種[illegible]　種木綿　種茴香
移梔子　鉏蒜　種枸杞
種百合　移石榴　養蠶法

生蟻　下蟻　涼暖總論
飼養總論　分擡總論
初飼蠶法　頭眠飼法
停眠飼法　大眠飼法

四月

月內三卯　初八日雨
防露傷麥　斫楮皮
做笋乾　煮新笋

收諸色菜子　收蜜蜂
蟲不蛀皮貨　蟲不蛀氈毛物
收杏子　造酪

五月

[illegible]蠶種　午日嫁棗
插稻秧　斫桑　收椹子　種桃
杏李梅核　移竹　刈苧麻　收
小麥　收紅花種　夏蘿蔔菘菜

墾田　收豌豆　刈縣　造酥油
曬乾酪

六月

盦醬法　做麥醋　做老米醋
做米醋　做蓮花醋　做豆豉
造麩豉　醬醃瓜茄　耕麥地
收椒　種菉豆　刈麻
耘稻　曬小麥　種蘿蔔

種葫蘿蔔 種晚瓜 收紫草
種蔓菁 鉏芋 餧不餧

七月
刈藍 種蕎麥 斫伐竹木
[illegible] 收葫蘆茄瓠乾
取漆

八月
種大麥小麥 防露傷棗

糟薑 種葱子 分韭菜
種雞頭 種菱 種葱蒜
放芋根 栽木瓜 收柿漆
鉏竹園 收鵝鴨彈

九月
寒露收茶子苧麻子
栽諸般冬瓜 刈紫草
收芝麻稈 收栗 收茄種

收諸色豆稈 收五穀種
種油菜 醃芥菜
醃藏諸般菜 藏薑 收雞種

十月
收蘿蔔 醃鹹菜 收莙薘菜
[illegible] 收藏諸色菓子
褻苧麻 耘麥
包棗木瓜石榴諸般等樹

劄窖 收猪種 造牛衣
泥飾牛馬屋

十一月
壅椒 種松杉檜栢等樹
鉏油菜 試穀種 鹽鴨子
收牛糞 修池塘

十二月
栽桑 修桑 浴蠶連

收蓐草　種蘇麻
擣磨乾桑葉　伏傍桑
收雪水　造油
收臘糟醉芋頭　收鰳魚
收猪肪脂　臘肉　收羊種
造[illegible]

農桑撮要目錄

新刊農桑撮要卷之上

正月

元旦酬恩

宜齋戒焚香點燭拜謝天地日月星辰國王水土祖宗父母社稷六神勿與惡念每月朔望之日依前焚香拜謝福德又厚

驗歲朝

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日色晴明溫煖則蕃息安泰風雪雨陰寒慘冽則疾病衰耗以各日驗之

驗歲草

薺菜先生歲欲乾葶藶先生歲欲苦藕先生歲欲雨蒺藜先生歲欲旱蓬

先生歲欲流。木蒲先生歲欲惡。文先生歲欲病。皆孟春占之。

教牛

牛者農之本。為家長者須要留心提調。[illegible]失時。水牛夏月間下水坑。[illegible]熱。冬間溫煖。切忌霜雪凍。家有一牛。可代七人之力。雖為畜類。性與人同。切宜愛惜飽養。

嫁樹

元日五更點火把照桑棗菓木等樹。則無虫。以刀斧斑駁敲打樹身。則結實。此謂之嫁樹。

移栽諸色菓木樹

古人云。移樹無時。莫教樹知。多留宿土。記取南枝。宜寬深開掘。用少糞水和土成泥漿根。有宿土者。栽於泥中。候水吸定。次日方用土覆蓋根泥。宿土者。深栽於泥中。輕提起樹根與平地。則根舒暢易得活。三四日後方可用水澆灌。上半月移栽則多實。宜愛護。勿令搖動。

騸諸色菓木樹

樹芽未生之時。於根傍掘土。須要寬深。尋鑽心釘地根截去。留四邊亂根勿動。却用土覆蓋築令實。則結菓肥大。勝插接者。謂之騸樹。

栽桑樹

耕地宜熟。移栽時行須要寬濶。八步長行。相離四步對栽。桑行中間可用牛耕。故田不廢。桑不致荒。二月內移栽亦可。臘月亦可。

移栽諸樹

自朔及晦可移松栢槐檜等樹二三
月亦好

種椰

取弱椰枝大如臂長一尺半燒下頭
二三寸埋[illegible]寸杵打實常以水澆之
必數條俱生留三四條茂者削去枝
梢其枝必茂或栽插者長五六尺亦
得人家若種千樹足可以供柴薪其

椰近河邊及下地不堪種五穀之處
耕地數遍留取四五寸還撒之常以
水漫至秋間枝取可為筱箕幷斗用
度二月亦可栽椰

修桑

削去枯枝及低小亂枝條
同此月不修理則桑生遲而薄

種麻

古人云十耕蘿蔔九耕麻地要肥熟
以土灰拌種或撒子以土灰和腐草
蓋密則細踈則粗布葉則搠耘宜帶
露撒灰耘其三兩次二月皆可種之
[illegible]月八日亦得

種茄[illegible]冬瓜葫蘆黄瓜菜瓜

此月預先以糞和灰土以瓦盆盛或
桶盛貯候發熱過以瓜茄子種於灰

中常以水灑之日間朝日影夜間收
於主側煖處候生中時分種於肥地
常以少糞水澆灌上用低棚蓋之待
長茂帶土移栽則活社後亦可種之

芋秧

先將園地鉏過一遍又以新黄土覆
於鉏過地上却將芋芽向上寄排種
之用草蓋覆候發出三四葉約四五

寸高擡三月間移栽之
修諸色草木樹
削去低小亂枝條勿令分力結菓自
然肥大
去冗乾䟽行密排栽之宜雞
糞培壅
種苦蕒萵苣生菜四月芥

二三月皆可移種宜用盦過熟灰糞
培壅之
盦小豆醬
小豆蒸爛冷定團成餅盦出黃衣穿
掛當風處至三四月內用黑豆或黃
豆炒過磨去皮簸淨煮熟撈出每小
豆黃子二斗熟豆一石用鹽四十餘
斤拌勻擣爛入甕每日攪勻曬過七

日後便可食用盦醬斟酌豆黃用之
曬用三伏日為妙
修農具
築墻圍　開溝渠　修蚕室
整屋漏
織蚕箔
二月
月內三卯

有則宜豆無則早種禾農家每歲經
驗之言
驚蟄日
以石灰摻於門限墻壁外則辟除諸
般蟲蟻
種舊椹
宜熟耕地打成畦以舊椹撒於畦中
常用水澆灌俟芽出時如法愛護冬

間附地劃去其榦用柴草薄蓋以走
火燒過火大則傷根糞草蓋至春耙
摟去糞草用水澆灌每一窠出芽數
根留旺者一枝餘枝削去至秋長五
六尺桑可移栽於熟地內相對作大
窠行栽之

籤諸色菓木

揀好嫩枝條籤於芋頭或蘿蔔頭上
栽易活臘上用箬葉包之若籤諸般
花枝接頭亦得

種稌穄

新開荒田為一畝用子四升至春分
前後宜用灰土和子種欲鉏二五窠
作一叢書曰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
傷無實黍心初生畏天露次日早用
穄麻散絟長繩上令兩人對持於黍

上牽俀抹去其露則不傷黍刈穄欲
早黍欲晚諺云穄青侯黍折頭黍穄
熟時炊俟又可釀酒擣上蒸餻以備
食用黍後亦可種

種椒

擇濕潤處先淨耕耙勻取上年原理
地中椒子種之用灰糞和細土覆蓋
則易生來年依時分開每株約離七
八寸地用麻籸灰糞栽之忌水浸根
三年後揀嫩枝方結實辟蛇吳椒宜
種香白芷或以髮纏樹根種生菜亦
得

種茶

宜斜陰地走水處用糠與焦土種之
每一圈可用六七十粒覆土厚一寸
出時不用耘草旱以米泔澆常以小

便糞水或蠶沙壅之水浸根必死三年後可採茶相離二尺種一叢

種西瓜

宜肥地種掘地作坑如斗大每坑内瓜子四粒多種則漫撒苗出後根下壅土土八鉏多鉏則饒子不鉏則無實餘蔓花掐去則瓜肥大

種葫蘆黄瓜菜瓜冬瓜茄子

宜清明日中種之每日早以少糞水澆灌此月下旬栽五月中旬結實若三月種之已遲矣

種穀楮

宜澗谷間種之楮子熟時多收淨洵曬令乾耕地令熟耳細耬耩相和麻子漫撒秋冬留麻勿刈去為楮作煖明年春首芟殺放火燒之三年便可

斫取皮可以抄紙甚得濟用斫法十二月為上四月次之其栽可以供柴矣

種藕蓮

取藕秧頭帶節就用帶草濕泥裹却於池塘中栽之或用黄酒瓶頭上泥栽種當年開花種蓮子用黑者於磚石上磨蓮子頭令皮薄則易生取墐土作泥包裹蓮子在内蓮子頭上作尖様約三指大長二寸底下務要平重候泥乾時擲於池中重頭沉下自然周正

種棗

選好味者留種之候芽生高則移栽三歩一樹至花開時以杖擊樹振去狂花則結實多

摘茶

畧蒸色小變攤開搧氣通用手揉以
竹箬燒烟火氣焙乾以箬葉收諺云
茶是草箬是寶

種萵苣菜

上旬撒種二月八中旬可食宜肥地以
熟糞蓋之

種蜀葵

院內路傍墻畔種候花開盡帶青收
其稭勿令枯槁水中漚一二日取皮
作繩索用之

種芙蓉

候芙蓉花開盡帶稭漚過取皮可代
麻蘇用

種大理豆

宜疎種用灰蓋地要肥頻頻灌澆芽

出鉏其草

壓桑條

濕土壓則條爛不生根燥土壓之則
易生根

種紅花

種時欲雨或漫撒或耬耩如種麻法
至五月收子便種晚花秋間八月種
亦得臘月亦可

種豌烏豆

社前大麥根邊種之以篩過灰糞勻
蓋頻鉏

種皂莢

有不結莢者鑿一孔入生鐵三五斤
用泥封之便開花結子或於樹身南
北二面離地一尺各鑽一孔用一釘
釘之泥封其竅便結實

種苕箒即獨掃箒

屋側道傍皆可種嫩芽可做菜食以草絕腰束九月間刈取以石壓匾收之三月亦可種

種[illegible]

於肥地[illegible][illegible]灰糞種之候長成小樹次年移栽時連土用草包或用麻纏束栽之則易活

種紫蘇

於瓜肥邊成行撒子每叢長高可以得兩利

種麻子

取斑黑麻子為種一畝可種子三升芽出鉏草净相離二尺留一根待放勃拔時去雄者田邊宜種遮六畜收子打油燃燈可油諸物

種蘇子

於五穀地邊近道處種收子打油燃燈甚明

揷葡萄

預先於去年冬間截取藤枝旺者約長三尺埋窖於熟糞內候春間樹木萌芽發時取出看其芽生以藤鑽籬葡內栽之埋二尺在土中則生根留

三五寸在土外候苗長牽藤上架根邊常以煑熟肥汁放冷澆灌三日後以清水解之天色乾旱輕鉏根邊土澆之冬月用草包護防霜凍損二三月皆可揷栽

接諸般菓木

熟地內打畦成行用山桃子種芽出長成小樹次年分開相離兩步栽一

株俟二年樹枝削去梢將桃杏李子御挿等接頭削扶似馬耳尖樣兩枝樹皮相合着就用本色樹皮一片長大餘闊三分纏所接樹皮用桑皮褁縛以泥封之輕拳枝梢埋於地內用木釘釘之上培接頭上用標記以刺棘遮護則易活

腰接

驗其樹身大者離地一尺截作大砧小者離地七八寸截時須用細齒鋸截鋸齒粗則傷樹皮於砧相對側劈開令深一寸每砧封接兩枝俱用兩樹皮相合以黃泥封之俟活待發出葉去一枝弱者若接梨或林檎宜杜樹砧上接之若接栗子宜於櫟樹砧上挿接之

根接

附地截劈開接頭削尖挿之黃泥封固用糞壅以草標記勿令他物動搖頻澆水即活

三月

月內三卯有則宜豆無則宜麻麥此農家經驗之言

收薺菜花

三月三日收席鋪床下去蚤鋪主上去蟲

種大豆

宜上旬種杏花盛桑椹赤夏至後二十日皆可種肥地則宜踈瘦地則宜密縫出便耘莢赤莖蒼則收穊樹不生蟲宜豆忌申卯日種

犂秋田

其田須犂把三四遍用青草厚鋪於內盦打平方可撒種爛草與灰糞一同則秧肥旺

浸稻種

早稻清明節前浸晚稻穀雨前後浸其種用稻草包裹每裹包一斗或斗投於池塘水內浸不用長流水浸難

得生芽浸三四日微見白芽如針尖大然後取出擡歸家於陰處陰乾密撒於秧田內候八九日秧青放水浸之糯稻出芽較遲可浸八九日如前微見白芽出時方可種或於缸甕內用水浸數日撈出以芽盦生芽依前法撒種後芒種前後插秧

種粟穀

浸穀用臘雪水浸過耐旱辟傷蟲春種欲深夏種欲淺凡種穀遇小雨宜趂溼種大雨鉏一遍然後耩種鉏不厭頻多鉏則不秕細而結實熟則宜速刈遲則過熟則[illegible]撒

種山藥

要預先鉏地成坑壟以芝麻稭鋪須揀山藥上有白粒芒刺者用竹刀切

下一二寸作一段相挨排種覆土五寸旱則澆忌人糞宜牛糞麻籸生苗鉏耘以竹木扶架霜降後收子種亦得立冬後根邊四圍寬掘深取則不碎一名黃獨其味與山藥同以菉豆戀麻籸腐草或小便草鞋包種之四畔用灰則無虫傷

種葵菜

宜深掘地成畦熟糞和土覆令厚一寸脚踏平下水微乾匀撒葵子又以糞土覆其上厚一寸葵生三葉用水澆灌六月間亦可種之

種香菜

常以澆魚水澆之則香而茂溝泥米泔尤佳

種芋子

宜近水肥地種每窠根邊用盦過糞豆醬之壅或用麻灰糞牛羊踏過爛草壅其周圍則易長大有草宜頻鉏旱時以水澆灌人家園邊水側皆可種忽值飢年可以接粮食用

種苧麻

此月内於肥地内撒之以草蓋用糞水壅二年後移疎行密栽用灰糠拌

之寒露後收子十月以後用牛馬糞匀蓋其根則免致凍死

種紫草

宜軟沙地耬耩匀細逐壟手下良田一畝用子二升半薄田用子三升至底秋草黃用手拔去用鉏則傷其根不茂盛此乃嬌不之物

種秫稌

種宜下地春月早種收多其子可食稭稈可夾籬寨又可作柴燒城郭間貧賣多得濟益也

種藍

時平地耕熟下種用鐵鈀匀上用荻簾長至四寸高以熟肥地成畦打壟成行每五寸地栽一窠每日用水澆澆如地瘦則用薄糞水澆一二次至

七月間收刈揉藍取汁之方開載七
月。

種黖音声谷作龍

訛月宜下種比及種時先於年前八
九月間耕過一遍耙平臘月間復耕
耙一遍[illegible]又耕一次撒種後横
竪復耙三四次生四五葉即鉏後有
草再鉏至五月間收刈打黖

種薑

清明後三日封壟立夏後蚕大食時
生芽未可種種先用蚕沙麻枇灰糞
以熟過以大麥地上做壟則四畔泥
不流下每壟闊三尺揉有芽者一尺
一窠斂斜種坑內用灰灰厚三寸上
用土一寸以腐草盖之六月用棚蓋
或揷蘆蔽日東西為坑坑口種芋頭
以遮日色

種甜瓜

用塩水洗子用盦過糞土種之仍將
洗子塩水澆灌候地拖秧時掐去苦
再用糞土壓根實

種茭笋菰

先掘地深用蘆蓆鋪填排蓖菰於上
用泥覆水浸水種茭笋不用蘆蓆上

於水邊深栽之

種紅豇豆白豇豆

穀雨前後種六月收子更種再生八
月又收子

種芝麻

宜肥地內種六月為上時每畝用子
二升上半月種者荚多頻鉏草淨收
刈束欲小大則難乾以五六束為一

叢斜倚之則不被風雨所倒候口開
抖下依舊叢之三日一次敲打白者
油多四五月間亦可種之又云胡麻

種黑豆
種須熟耕耙地手內搖豆半抄行一
步撒苗不使鉏草淨為佳四月亦可
種其豆可作醬及馬料稭稈可以作
柴城郭中貨賣得濟

種木綿
先將種子用水浸灰拌勻候生芽於
糞地內每一尺作一穴種五七粒候
芽出時稠者間去止存旺苗二三窠
勤鉏常時稍去苗尖勿要苗長高若
苗旺則不結至八月間則收綿花

種茴香
收子陰乾向陽掘地糞土和子種之

種麻一窠以遮日色十月斫去枯梢
以糞土壅其根

移梔子
帶花移易活梅雨時插嫩枝易生根
要鉏淨

鉏蒜
候苗高尺餘頻鉏澆灌拔去薹則結
實肥大

種枸杞
鉏平熟地作平畦細草稕如臂大鋪
塡於畦中以泥塗稕上然後種之子
用細土牛糞覆蓋令勻苗出頻澆之
春間嫩芽葉可作菜食

種百合
種時宜雞糞每坑深五寸用雞糞覆
蓋鋪百合便如種蒜法取根晒乾擣

麵可食用。

移石榴

葉未生時用肥土於嫩枝梢上以席草包裹水縛用水頻沃自然生根葉[illegible]石之類覆壓則易活。[illegible]於盆[illegible]栽亦得。

養蠶法

繭種為先開簇時先將好繭揀出於

淨箔上薄薄攤開至數日自然生蛾若有拳翅禿眉焦尾赤肚無毛等蛾揀去不用止留無病者勻布連上生子既足待二三日移蛾下連至十八日後早辰汲井水浴一次浸去蛾便溺毒氣夏秋於通風涼房內連背相靠鉤掛至十月內捲收於無烟淨室內頓臘八日依時候畢於中庭却用竿高掛以受辰精月華之氣。

蚕生蟻

蠶生一月之前預將蚕屋泥補乾淨牆壁濕則多傷蚕蟻生三五日之前多[illegible]熏煖仍多準備乾牛糞蚕變[illegible]全於無烟煖屋內捲收至蚕生候東方白時將連箔上鋪候黑蟻全生和蟻鋪連上記寫分兩

多少。

知下蟻

蟻既生足勻鋪細軟蓐草將切細桑葉摻於蓐上隨將蚕連翻搭葉上蟻自下連有不下者輕輕振下却將空連便知分夫依此生蚕萬無一損矣三兩蟻可佈一箔可老三十箔蚕量葉放蟻慎莫貪多不然則勞而無功

涼煖總論

自蟻初生将次兩眠蚕屋正要溫煖蚕母須着单衣可知涼煖自身覺寒蚕必寒便熱於火若自熱約量去火一眠之後天氣晴明於巳午時間捲起窓簾以通風日至大眠後天氣炎熱却要屋内清涼務要臨時斟煖酌寒

飼蚕總論

蚕必晝夜飼若頓數多者蚕必早老少者遲老二十五日老一箔可得絲二十五两二十八日老得絲二十两若月餘或四十老止得絲十餘两餘飼蚕葉要均匀若值陰雨天寒比及飼蚕先要乾桑柴或去葉稈草一把點火繞箔照過遍出寒濕之氣然後飼之則蚕不生病一眠候十分齊分眠纔可住食至十分起方可投食若八九分起便投葉飼之直到老決都不齊又多損失停眠至大眠蚕欲向眠時身黄光便住食擡解直候起齊慢飼葉宜薄撒厚則多傷慢飼之病蓋因生蚕得食力須勤飼最忌露水溼葉併雨溼葉則多生病

分擡總論

擡蚕之法住食即時分擡去其澳法不然則先眠之蚕久在燠底溫熱薫蒸後變為風蚕擡蚕時不得將蚕堆聚蚕受鬱熱後必病損多作薄繭又蚕眠初起若值烟薫即多黑死蚕食冷露溼熱必成白殭蚕食舊乾熱葉則腹結頭大尾尖倉卒開門暗值賊

風必多紅殭或高擻遠撒蚕身與箔
相條後多不旺多赤蛹嫩老翁是也
晚蚕諸般之証切宜忌之

初飼蚕法

初飼蚕法宜切極細桑葉微篩不住
頻飼一時辰可飼四頓一晝夜飼四
十九頓或三十六頓第二日飼至三
十頓第三日飼至三十頓擘黑槿飼

正宜極煖極暗當用心勤慎飼之

頭眠飼法

頭眠擡飼一晝夜可飼六頓次日可
以漸次加葉向黄之時宜極煖蚕眠
起時却要微煖

停眠飼法

停眠擡飼起齊投食宜薄擻葉一晝
夜只可飼四頓次日漸漸加葉眠起

宜溫和則蚕安穩

大眠飼法

大眠起直候十分起齊投食一晝夜
可飼三頓次日加葉至第七八頓午
後天氣晴煖取預先磨下菉豆麪白
米麪或黑豆熟麪與切下桑葉一處
微用溫水拌匀一箔可飼麪十餘兩
却減葉三四分至三日再如此飼一

頓不惟解蚕熱毒又省桑葉仍得絲
多易繰堅韌有色自眠起與食十五
六頓即老得絲多少全此數日不可
怠慢農家忙併無如蚕麥

四月

月内三卯

有則宜麥無則麥不收此農家經驗
之言

初八日雨

雨下則無麥十三日亦然此老農有

有驗之言。

防霧傷麥

但有沙霧用苧麻散經長繩上侵晨

令兩人對持其繩於麥上牽拽抹去

沙霧則不傷麥。

斫楮皮

非此月而斫者多致枯死十二月斫

者亦可。

做乾筍

凡筍肉一百斤用鹽五斤水一小桶

候沸湧掏取汁候乾旋添筍汁熟煮

撈出壓之或用手揉在鍋隔夜則黑

熱晒則枯一日晒乾則硬火焙則不

軟臨食時取筍汁煮筍則有味乃好

食。

煮新筍

以沸湯煮則易熟而脆其味尤美若

[illegible]入薄荷煮則不蘞與猪羊肉

[illegible]

收各菜子

斫倒就地晒打收之用罈罐盛貯標

記名號。

收蜂蜜

多在樹上古穴中及山中收取編荊

囤兩頭泥封或疊壘小屋亦可只開

一二小竅使通出入另開一小門泥

計之時常開掃秋間花盡時留冬月

可食蜜脾餘者割取作蜜蠟至春間

掃如前窠前置一小盆盛水不令渴

損春月有數箇蜂王當揀少壯使分

為一两宴。

蟲不蛀皮貨

用芫花末摻之不蛀或以艾捲於皮貨内放於甕中泥封其甕或用花椒在内撒放亦可。

蟲不蛀氊毛物

用芫花摻之或取角黄又名黄蒿五月收角晒乾布撒或毛物氊内捲收

收之則不蛀。

收杏子

杏熟時收核至秋冬間敲取仁揀出山杏仁及雙仁有毒者去尖皮擣冷揉細收貯食用

造酪

用妳子拌勻鍋内炒過後傾餘妳熬數十沸盛於罐中候温用舊酪少許於妳子内攪勻以封罐口冬月煖處夏月凉處頓放則成酪。

農桑撮要上卷終

新刊農桑撮要卷之下

五月

芟午日浸蠶種

以蒲芟揉井水略浸去尿收料。勿令[illegible]

[illegible]

用斧於樹上斑駁敲打。適則結實肥大味美。

挿稻秧

芒種前後挿之。拔秧時。輕手拔出。就水洗根去泥。約八九十根作一小束。却於犂熟水田内挿栽。每用四五根為一叢。約離五六寸挿一叢。脚不宜頻那。舒手只挿六叢。却那一遭。再挿六叢。再那一遭。逐旋挿去。務要窠行整直。

斫桑

斫桑不可留觜角。比及夏至。開掘根下。用糞或蠶沙培壅。此時不斫。則枝條來春不旺。

收椹

椹子熟時[illegible]以水淘過。曬乾便種。同二月法。或畦種之便生。即時多收椹子。以時來春尤佳。收時勿近濕壁墻邊。則浥損不生。

種桃杏李梅榛

宜和肉於肥地内種。來年成小樹。帶土移栽。

移竹

五月十三日謂之竹迷日。可用[illegible]和糠泥做漿栽之。切忌用脚踏推打。則次年便出筍。

刈苧麻
看根赤便刈麻畢宜用蚕沙麻䊵糠
秕和糞壅之盛旺於此月刈一鐮六
月刈一鐮八月半刈一鐮隨即用竹
[illegible]下皮以刮去白瓤
浮上粗[illegible]所去縛作小束搭於
房上夜間得霑水露之則麻潔白
收小麥

麥半黄時趁天晴着緊收刈過熟則
拋費稍日至晚載上場堆積農家忙
併無事蠶麥若遲慢過雨多爲災傷
又秋田苗稼亦誤鉏治
收紅花
侵晨採花微擣細去黄汁用青蒿蓋
覆一宿捻成薄餅子晒乾收之勿近
濕墻壁則浥損

種夏蘿蔔菘菜
上旬撒子用灰糞蓋頻澆灌六月終
旬可食
壅田
[illegible]則地肥秧窠旺與
灰糞同
收豌豆
諸豆之中豌豆耐陳收多熟早如近

城郭則豆角賣先可變物此豆以爲
嘗新貴其先也
刈靛
夏至前後看葉上有着文方可收刈
每五十斤用石灰一斤於大缸內水
浸次日变黄色去根用木杷杷轉粉
青色变過至紫花色然後去清水成
靛種靛之方先於三月終具載

造酥油

以酪成於桶内或甕中安置近屋柱邊可将竹篾或桑條作二小圈或用一小木板各鑿一孔亦得木柱或樹傍上下以繩絟定二小圈或二木板别作一木鑽下釘圆板一半放置桶中一半放於上下圈内却於兩圈中間木鑽上以皮條或繩子纏兩遭兩

手拽鑽鑽之令轉生沫傾於原水中凝定候聚得多却於鍋内慢火煉過去滓上焦沫即成好酥

曬乾酪

将好酪於鍋内熬慢火熬令稠去其清水攤於板上晒成小塊候極乾收貯切忌生水湿器

盦醬法

用豆一石炒熟磨去皮煑軟撈出用白麪六十斤就熱搜麪匀於案上以箬葉鋪填攤開約二指厚候冷用楮葉或蒼耳葉搭蓋發出黄衣為度去葉涼一日次日晒乾簸净擣碎約量用塩四十斤無根水二担或稀者用白麪炒熟候冷和於醬内若稠者用

甘草同塩煎水候冷添之於火日晩間照燈下醬則不生蟲加蒔蘿茴香甘草葱椒物料其味香美

做麥醋

大麥一石或三五斗炒過取一半細碎取一半完全先以細碎者浸一宿次日蒸成餅用楮葉蓋盦成黄子七日後以完全者浸一宿炊成餅以炊

湯半鑊候溫將黃子同釀蜜對盖如
封不密則生蟲過七日後則成醋二
七日後出頭醋煑過收貯二糟有味
再釀之

做老米醋

將陳倉秔米三斗五斗淘净水浸七
日每日換水七日每日換水一遍七
日後蒸熟後飩冷於席箔上攤開以
楮葉盖覆發黃衣適晒乾臨下時簸
净每黃子一斗用水二斗入甕內又
用紅麴一合溫水泡下將甕口封閉
二十日看一遍候白衣面墜下或封
衣不下澄清以味酸為度去白衣將
醋鍋內熬一沸又炒塩少許候冷用
潔净缸甕收貯以泥封之可留一二
年

做米醋

用秥谷三斗每日換水浸七日蒸熟
攤開盦成黃子曝晒乾及三伏內以
糙糯米一斗五升水署浸蒸熟候冷
[illegible]和蒸熟糯米缸底却先
用黃子[illegible]入缸內用米五升
上又用黃子數盖以米糠盖之密糊
封閉一月然後撥出用烏梅數箇塩
少許同入缸內煑數沸泥封收貯切
忌生水湿器盛頓

做蓮花醋

用白麵一斤蓮花三朶擣細水和成
團用紙包裹掛於當風處一月後取
出以糙米一斗水浸一宿蒸熟用水
一斗釀之用紙七層密封定每層寫
七日字過七日揭去一層至四十九

日然後開封劉出煎數沸收之如二
糟有味用滚水再釀盡有日用忌生
水濕器收貯

徵豆豉
大黑豆不以煑熟漉出篩麵拌勻攤
於席上蒿艾罨用楮葉盦成黃子候黃
衣上遍晒乾用瓜茄切片二件每一
斤用淨鹽一兩入生薑橘皮紫蘇蒔

蘿小椒甘草切碎同拌一宿次日將
豆黃簸去黃衣同入甕內取原汁拌
勻上用箬葉用磚石壓蓋覆定紙泥
密封晒半月後可開取豆瓜茄晒乾
罨蒸氣透再晒收貯

造麩豉
以麥麩不拘多少用水勻拌熟蒸出
放溫蒿艾盦出黃衣攤乾以水勻拌

帶潤却入缸甕實捺定倒合庭中地
上以小灰圍之七日外取出攤晒若
顏色未深又拌依前法色好為度色
黑又蒸熟入甕捺實泥封至冬取食
遙勝

醬醃瓜茄
新摘瓜茄鹽醃二三日於醬內醃之
則肥美

耕麥地
此月初旬五更時乘露水未乾陽氣
在下宜耕之牛得其涼耕過地內稀
種菉豆後七月間犁翻豆秧入地勝
如用糞則麥苗易成

收椒
中伏後過天色晴明帶露收陰一日
之後晒三日則紅而裂遇雨薄攤當

風處頻翻。若奩則黑又不青。仍收椒
子。用乾土和拌勻攪勻。埋於避雨水
地內。約深一尺。勿令水浸生芽。至來
年二月內取出。於肥地深耕。依前法
種之。

種蕎麥

立秋前後。刈了麻地上種。大旱不生
角。若稀苗放否。當年多不結。則宜

豆忌卯日下種。

刈麻

麻稈上生白醭時即刈。攤宜薄。束宜
少。濕宜清水漚。要合宜。帶骨一斤。
可取皮四兩。

耘稻

稻苗旺時。放去水。乾。將亂草用腳踏
入泥中。則四畔潔淨。用灰糞麻糝相

和撒入田內。曬四五日。其泥乾裂時。
放水淺浸稻。秧謂之靠田。此月正宜
加力。六月一次。七月一次。依上耘耔。

曬小麥

宜三伏日曬乾極方收。用蒼耳辣蓼
同收之。

蘿蔔

宜肥地撒種。沙地尤妙。瘦地用糞作

壠種。帶露耙地則生蟲。鋤不厭頻。苗
稠則小。拔栽令稀則肥大。霜降後或
醃或藏窖皆可。七月種遲。

種葫蘿蔔

宜於伏內畦種。或肥漫種。種後頻澆
灌則肥大。

種晚瓜

諸般瓜子。於肥地內種之。則瓜肥大。

可以糟藏
收紫草
用火燒其根陰乾用草包收掛之則
葉不落
種苜蓿
耕地要熟一畝用子三升勻撒種葉
可以作菜食至十月取根一畝可出
數擔早收者根細如值函年一頃可

可活百人其葉可作乾菜子可打油
燃燈甚明同芝麻煉熟與小油無異
鉏芋
宜侵晨露未乾及雨後耘鉏若大熱
日中耘鉏則蔫灰糞蓋則茂鉏得根
傍虛則芋大多子
飯不餿
用生莧菜薄鋪在上蓋之過夜則不

餿壞
七月
刈藍
每藍一擔用甜水一擔將葉根細切
於鍋內煎熬三五沸去柤將汁盛缸
內至第二日攪熟藍三停內用生藍
一停摘葉於磨盤上手揉三次用熟
汁澆挪濾柤令淨缸內盛之存藍根

開花結子八月收種來春種
種蕎麥
立秋前後宜用稠撒種則結實多稀
則結少
斫伐竹木
此月氣全則堅韌宜辰日庚午日血
忌日癸卯日諺云翁孫不相見子
母不相離謂隔年竹可伐木便去皮

者最妙。六月六日亦得。

種菠菜又名赤根菜

用水拌子。浸三二日。看殼軟。撈出控乾。就地以盆盆蓋。候生芽。宜肥虛地土種之則茂。

做葫蘆瓢乾

葫蘆瓠子削條晒乾。收依做乾菜法。

取漆

以斧斫破其皮。用竹管盛之。滴下汁則成漆。

八月

種大麥小麥

田宜熟耕。犁古人云無灰不種麥。兩經社日佳。白露節後逢上戊日每畝種子三升。中戊日。每畝種子五升。下戊日。每畝種子七升。以灰糞旬拌勻種之。若當年杏多不蛀。則宜大麥。忌子日。種桃多不蛀。則宜小麥。忌戊日種。

防霧傷桑

桑蠶着霧則多損。用蔴麻散絟於樹枝上。則可避霧氣。或用稭稈於樹上四散絟縛亦好。

糟薑

社前取薑。用布擦去皮。每一斤用鹽二兩。臘糟一升。拌藏。用乾淨罈罈盛。忌生濕水氣。

種葱子

上旬治畦。用灰糞勻[illegible]撒子。來年三月移栽。

分韭菜

年交結則不茂別作[illegible]
根微留嫩根栽之用糞
猪糞乾壅之亦可
種雞頭
秋間子熟時收取擘子撒於池內來
年自生。
種菱
秋間菱角黑時收取撒在池內則自

然生之。
種蒜
宜熟地耕三次以耧耩成溝二寸一
窠種之候苗出時鉏不厭頻常令根
傍潔淨須要鉏地令虛以糞水澆灌
則瓣肥大不然則瘦小。
放芋根
此月芋苗正旺鉏開根[illegible]土

泥及蜡稈糞則茂盛芋頭與子肥大。
不然則苗盛芋小。
栽木瓜
秋社前後移栽之次年便結子勝如
春間[illegible]栽種與桃李法同。
霜降後收[illegible]。
收柿漆
每柿子一升擣碎用水半升釀四五

時榨取漆令乾漆水再取亦得可以
供做繖者用度。
鉏竹園
以稻糠或麥糠壅不可雜用或添或
可泥蓋之。
收鵝鴨彈
水鄉居者宜養之雖鴨無斑若足其
豆麥肥飽則生卵可以供廚甚濟食

用又可醃藏

九月

寒露收茶子苧麻子

熟時收了曬乾以溼沙拌勻筐內盛之用草蓋覆護則不生候來年二月間依法種之

栽諸般冬菜

栽時每窠根下須用熟糞移栽並在

寒露前

刈紫草

子熟即刈之曬乾打子溼則浥杷務要整理

收草宜速遇雨則損每一小束茅草束之當日斬齊一顛一倒十層堆垛平地上以格石壓定令區於屋下陰涼處棚上頓放勿令烟薰

收苧麻稈

苧麻稈收入米倉內則米不蛀乾曬可點火

收栗

和濕沙缸內盛頭種時揀大栗埋屋簷下用濕沙蓋石壓至二月移以芽向下栽之

收茄種

熟時摘取擘破水淘子取沉者曬令乾收之

收諸色豆稈

冬間可喂牛馬損爛者留以種芋頭及山藥

收五穀種

揀擇好穗刈之曬乾打下簸去浮秕以穰草裹收勿貯器中亦不得近墻

壁濕地恐泥損

種油菜

宜肥地種之以水頻澆灌十月種則無根脚

醃芥菜

取紫草白芥菜切細於沸湯内焯過帶撈於盆内與生萵苣同熟油分花或芝麻白塩約量拌匀按於甕内熟

熟則攪動按下待二三日變黄色可食至春間味不變十月亦可醃

醃藏諸般菜

葱韭蒟姜冬瓜茄子葫蘿蔔等菜依時候醃藏所用物料宜者為佳忌生水濕器收貯

藏薑

宜掘深窨以穀皮秤糠秕合埋之則不凍損

收雞種

霜降時收者為良形小毛淺脚細短者佳小雞出時宜餧乾飯若餧濕飯則臍下生膿而死燒柳柴其烟損雞大者目盲小者多死餧小麥飰則易大有病灌清油則愈勿令失其時

十月

醃蘿蔔

蘿蔔不以多少削去根鬚淨洗以塩擦之放於甕内醃五六日下水時復攪匀一月後可食用一二鵝梨則香脆春間有食不盡者就以鹵水將蘿蔔煮透控乾入醬或切作細條晒乾收起候臨食之時熱湯浸透炒食味美

醎菜

白菜削去根及黄老葉淨洗乾每菜十斤塩十兩用乾草數莖放在潔淨甕盛將塩入菜了內排頓甕中入蒔蘿少許以手實擦至半甕再入甘草數莖候滿甕用磚石壓定醃三日後將菜到過撚出滷水於乾淨器內另放忌生水却將滷水澆菜內候七日

依前法再到用汲水淹浸要新汲的用磚壓定其味美香脆若至春間食不盡者於沸湯焯過晒乾收貯夏月間將菜温水浸過壓水盡入香油勻拌以磁碗盛頓飯上蒸之其味尤美

收莙薘菜

此月地將凍宜於煖處藏窖來春可可收種

收冬瓜

宜地面乾燥處安頓忌塩醋掃箒貓兒帶孝曲貼內是雌者可做種來年春間依法種之

收藏諸般菜子

以瓶罐乾燥密封蓋收之或芝麻亦好

壅苧麻

宜用牛馬糞或爛泥糠粃之類亦不凍死根

耘麥

麥地內有草鋤去尤佳不耘鋤者其麥少收

包裹木瓜石榴諸般等樹

以穀草盛稻草將樹上包裹有草繩或蘇麻拴定泥封以糠粃培壅其根

免致霜雪凍損。

割蜜

天氣漸寒百花已盡宜開蜂簍後門用艾燒烟微薰其蜂自然飛向前去若[illegible]荷嚼細塗在手面上其蜂自然不螫或用紗帛蒙頭及身上截或用皮五指套手籠妙約量存蜜自冬至春其蜂食之餘者揀大蜂

脾用利刀割下却封其簍將蜜脾用新生布濾淨不見火者為白沙蜜見火者為紫蜜入簍成顆却將濾下蜜柤入鍋內慢火煎熬候融化物出鉏柤再熬預先安排錫鏇或瓦盆各盛冷水次傾蠟汁在內凝冷自成黃蠟以柤內蠟盡為度要知其年收蜜多寡則看當年雨水如何若雨水勻調

花木盛茂其年蜜必多若雨水少花木稀其蜜必少或蜜不敷蜜蜂食用宜也大雞一隻或二隻退去毛不用肚腸懸掛簍內其蜂自然食之又[illegible]猶開其封視之止[illegible]

收猪

取短喙無柔毛者良一廂有三牙者

難留難肥小時犍糟不長猪瘟病灌以黃梔子或斷尾尖嘆以水草蒸豆或灌米泔或灌鹽即愈

造牛

將簑草間蘆花如織簑衣法上用簑草結綴則利水下用蘆花結絡則温煖相連織成四方一片遇極寒鼻流清涕腰軟無力將簑衣搭牛背脊用

麻紵絟繫可以敵寒免致凍損

泥飾牛馬屋

天色晴明修補屋漏及泥飾墻壁以
備雨雪

十一月

壅樹

宜用焦土乾糞培壅與草蓋免致凍
死遇旱用水澆灌此物乃陽中之樹
所以不耐寒

種松杉檜栢等樹

冬至後立春社前皆可種之則易得
生活

鉏油菜

鉏淨加糞壅其根此月不培壅來年
無根腳

冬至日平量五穀種各一升用布囊
盛頓於北墻陰下埋之於冬至后十
五日又云四十九日取出平量多者
來歲好收宜多種之

[illegible]

自冬至後至清明前每一百箇用鹽
十兩灰一升米飲調成團收乾甕內
可留至夏月食

收牛糞

冬收牛糞春煖踏成墼堄於蚕房內
燒宜蚕

修池塘

宜於農隙之時填補塘岸令高中間
要挑掘令深則聚水寬廣所以預備
乾旱澆灌田禾

十二月

掘坑深闊約二小尺。却於坑畔取土糞和成泥漿。將桑根埋定。再用糞土壅培。微將桑栽向上提起則根舒暢。後用土壅與地平。次日築實。切不可[illegible]旺。勝如春栽。

修桑

削去小枝條則枝葉茂盛。去其枯枝則不荒。

浴蠶連

臘月八日。以水浴之。遇雪水尤佳。歲除夜用五方草。即馬齒莧也。同桃符木柤以水煎之。於冷於元日五更浴之。避諸般惡厭魅。則宜蠶。

收蓐草

刈茅草乾。蓄收積。勿令雨浥損。來春作蠶蓐則宜蠶。護蠶不凉則繭加倍厚實。其絲更好。

種麻菻

宜犁熟肥地。臘八日種者。與正月二月同。

擣磨乾桑葉

臘月內聚著。能治蠶熱病。擣磨成麵。入潔淨甕內收貯。飼蠶餘剩者可做牛料。甚美食之。

伐竹木

此月伐竹木。則不蛀而堅。與七月間斫者同。

收雪水

雪者天地之氣。五穀之精。浸諸色種子。耐旱不生蟲。淋猪清者小兒班疹。調蛤粉治痱子。

造油

臘月所榨清油收貯蚕屋内點燈諸蟲不入㸑膏藥大有神效婦人搽頭黑光更無虱䖝

收臘糟糟頭

[illegible]泥封則香帶酒則酸不[illegible]頭曬乾為細末用淨塩拌匀搽入甕中曬旬日間自然成醬其味甘美並無蠅蟲

收鱖魚

臘八日收鱖魚治小兒班疹不出燒存性研極細末用淡酒調服即發又安懸厠上不生蟲

收猪肪脂

背陰處懸掛能治諸般瘡疥癬湯火及六畜瘡疥亦宜[illegible]人諸般皮膚[illegible]宜斟酌壯弱

臘肉

肉一斤塩一兩半搽之壓五六日入酒糟或濁酒翻轉了再壓五日背陰處晒晾乾若生白醭以泥封一宿者如故[illegible]過夏

收羊種

臘月生者良正月生者亦好春夏早放早收若收晚過巳午時熱必汗出

有塵土入毛内生瘡秋冬晚放若放早喫露水草口内生瘡又鼻生膿以在泥中則生䕶蹄性好塩常以塩喫為妙若有瘡便宜簡出則免致相染

通俗直說

四方風土氣候不同凡務本者宜順時而動

一家之計在於和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睦。此家之肥也。

一生之計在於勤

欲家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人之常談。

一年之計在於春

當春不耕。秋無所收。早宜種植。勿致失時。

一日之計在於寅

晏眠并早起。三朝當一工。若不加勤謹。家豈得從容。

新刊農桑撮要卷之下終

欽定授時通考七十八卷（一）

（清）鄂爾泰等撰

清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

欽定授時通考七十八卷、

乾隆二年奉

敕撰。乾隆七年進

呈

欽定、

御製序文頒行。凡八門。曰天時、分四子目、明耕耘收穫之節也。曰土宜、分六子目、辨高下燥溼之利也。曰穀種分九子目、別物性也。曰功作、分十子目、盡人力也。曰勸課、分九子目、重農之政也。曰蓄聚、分四子目、備荒之制也。曰農餘分五子目、種植畜養之事也。曰蠶桑分十子目、蠶繅織紝之法也。天時冠以總論、餘七門各冠以彙考、而

詔諭

御製詩文、並隨類恭錄焉。昔周公作書、以無逸為永年之本。而所謂無逸、在先知稼穡之艱難。故重農貴粟治天下之本也。管子呂覽所陳種植之法、並文句典奧、與其他篇不類。蓋古者必有專書、故諸子得引之。今已佚不可見矣。劉向七略、綜別九流、以農家自為一類。其書亦無一存。今所傳者、以賈思勰齊民要術為最古。而名物訓詁、通儒或不盡解。無論耕夫織婦也。沿而作者、不可殫數。惟王楨徐光啟書為最者。而疎漏冗雜、亦不免焉。我

皇上御極之次年、即深維堯典授時之義、虞廷命稷之

心

特詔刪纂諸書、編為此帙。萃今酌古、務期於實用有裨。又詳考豳章、臚陳政典、不僅以自生自息聽之閭

閻尤見

軫念民依之至意、非徒農家言矣。

御製授時通考序

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蓋民之大事在農農之所重惟時敬授人時載於堯典周公七月一篇於日星霜露之候昆蟲草木

之化詳哉其言之故先王之民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以修其事者懼失時也我

聖祖仁皇帝勤恤民隱首重農桑率育蒸黎涵濡德澤六十餘載戶慶盈寧

皇考世宗憲皇帝歲舉耕耤之儀率先天下興水利廣儲蓄為萬世規凡茲薄海蒼生得荷鋤饁餉優游隴畝之間樂生遂性衣食滋豐者何莫非我

祖宗宵旰勤勞以貽樂利於無疆耶朕纘承基緒鑒前代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誠知稼穡艱難日與中外臣工為斯民籌食用至計胼胝襏襫之作若日屢於

懷曰極前人農桑通訣農政全書諸編嘉其用意勤而於民事切也命內廷詞臣廣加蒐輯舉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儲偫之方蠶織畜牧之利自經史子集以及農家者流凡言之關於農者彙萃成編命之曰授時通考夫天道廣運於上而四時行萬彙生地道敷育於下而庶品蕃百昌遂人事

參贊其中而六府修三農殖輔相裁成固國家之大政也趨事赴功亦閭閻之本業也貴穀劭農服田力穡上下交勉弗懈於時以副朕阜成海宇之至願覽斯編者尚有取焉

乾隆七年歲在壬戌春正月下澣八日御筆

欽定授時通考

凡例

一敬授人時農事之本故是編冠以天時土會土宜辨其名物物土次焉誕降嘉種百穀用成穀種次焉力穡有秋良耜庤乂功作次焉備器修政保介是咨勸課次焉餘三餘九家有蓋藏蓄聚次焉場圃無棄地林麓無棄材農之餘也故列爲農餘蠶織之事授衣所先故次以蠶桑柳蠶之利近世尤蕃故附諸桑餘凡以備法制品節之詳俾知所盡心云

一是編以致用爲主凡採摭經史俱取其切於實用及名物根據所自詩文藻麗之詞槩置弗錄惟歷代詔令章奏有關農事者詳悉採入至我

朝重農務本超越千古凡布諸

綸綍者無不曲盡民情周知稼穡

聖祖仁皇帝御製耕織圖詩詠農人胼胝之勞織女機杼之瘁周詳往復田家作苦瞭然在目

世宗憲皇帝敬和於前我

皇上敬和於後敦崇本業不啻豳風無逸諸篇矣敬謹編輯爲

本朝重農五卷固非尋常詩文可擬也

一百穀九穀五穀註家詮解不一且南北異宜即

老農亦未能悉辨今取其見稱而利溥者羅列於前而附以直省土產至瑞穀嘉禾瑞麥雖靈異攸鍾迥異凡品然亦如人類之有聖賢鳥獸之有麟鳳其莖苗秀實固非別爲一種也故以冠於穀種之首

一物土之宜水利爲重然惟陂池渠岸溝洫畝澮之用切近農功者始爲採輯至河道海塘雖關係民生大利而非農家所能講求不具錄焉

一民間儲蓄歷代以常平社倉爲要其斂散糶糴與閭閻休戚相關司牧者所當留意農書所載甚畧今益加增輯至農政全書中有救荒振卹諸條今已刊行康濟錄一書救饑條件畧具是編不復採入蓋徐書以農政爲名自不得獨遺賑贍是編以授時爲重惟取家裕蓋藏固各有義例也又農政全書載明周憲王救荒本草多至四百餘種固仁者之用心然使政事克修自可無憂捃拾若令糠覈不飽延喘須臾何暇披圖考傳今日性味若何烹芼若何是鳴和鸞於救焚拯溺之時而論殺哉於羅雀掘鼠之日也亦從刪省

一農餘以蔬茹果蓏爲主而材木之用漆蠟之饒牧字之蕃息生計咸所取資弗可遺也惟飲食

製造之方。雖備載於齊民要術諸書。然古今異宜南北異嗜且籩豆之司非所亟也亦槩弗錄。桑餘之利木棉最廣麻葛蕉桐次之。若裘褐氈罽之屬既非草野所需並非紅女所辦更不採入。

分門編纂。凡所採經書諸說有不能不互見數見之處惟於節錄原文中各從本門所重以免複出其必不可節者乃並載焉。至如畜牧種植皆農餘也而耕牛之飼餋歸於功作桑柘之栽培詳於蠶事亦各舉其重言之。

奏為刊布
欽定書籍以廣
聖化事臣蒙
聖恩頒賜
欽定授時通考全部臣已循例具疏恭謝
天恩臣竊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古聖王皆以此
為急務我
皇上紹百王之道法承
列聖之心傳
宵旰勤求惟在民生食用伏見

欽定授時通考一書凡天時地利之宜東作西成之事與夫倉儲積貯蠶桑牧植之方無不原本經史參酌古今而我
朝詔令煌煌輔相裁成重農務本尤為超軼前古誠致太平之寶冊多流傳一部即多收一部之益也外省督撫諸臣已蒙
恩賜臣愚以為自司道以及府廳州縣均宜恭捧一冊以資考求而板貯
內府刷印難於廣及臣商之司道擬為重刊廣布俾通省大小各官皆知以勸課農桑為要務下至士庶得見此書不但趨事赴功有所法則且羣仰

江西巡撫臣陳弘謀謹

九重之上
萬幾之餘猶為講求穡事備極精詳必能相勉於孝弟
力田共安於食時用禮官有資於治理民以厚其
風俗庶足仰副
皇上敦本厚生之至意緣係奉
旨恩賜之書所有重刊情由擬合陳奏仰懇
皇上賞賜一部俾得上板重刊即以臣前蒙
恩賜之書敬謹校對刊畢仍得什襲珍藏留為世寶臣
不勝踴躍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乾隆七年十月十九日奏二十日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開列經理諸臣銜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總裁
經筵講官太保議政大臣保和殿大學士兼理兵部尚書事一等伯加十五級臣鄂爾泰
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翰林院掌院學士三等伯加十一級臣張廷玉
南書房纂修
吏部左侍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臣蔣溥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臣梁詩正
兵部左侍郎臣汪由敦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彭啓豐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世襲二等伯臣張若靄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介福
左春坊左諭德臣嵇璜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修撰臣金德瑛
翰林院編修臣秦蕙田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修撰臣莊有恭
武英殿纂修
經筵講官刑部左侍郎臣張照
工部左侍郎臣許希孔
原任刑部右侍郎臣勵宗萬

原任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　浩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呂　熾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朱良裘
翰林院編修臣董邦達
翰林院編修臣夏廷芝
翰林院編修臣張映斗
翰林院編修臣陸嘉穎
翰林院檢討臣邵進賢
翰林院檢討臣吳　泰
翰林院檢討臣萬松齡
翰林院編修臣吳　紱

翰林院編修臣馮　祁
監察御史臣沈廷芳
校對
翰林院編修臣田志勤
翰林院檢討臣郭肇鐄
候補主事武英殿行走今補山西隰州直隸州知州臣王祖庚
拔貢生臣費應泰
舉人臣盧明楷
拔貢生臣徐顯烈
拔貢生臣龔世栴
優貢生臣王　男

拔貢生臣王積光
恩貢生臣曾尚渭
拔貢生臣李長發
拔貢生臣鄧獻章
舉人臣方廷楨
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五級紀錄十次臣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五級紀錄十一次臣永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主事臣永忠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二級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臣鄭桑格
庫掌臣李廷偉
庫掌臣虎什泰

欽定授時通考

目錄

卷一 天時門
總論上
卷二 天時門
總論下
卷三 天時門
春
卷四 天時門
夏
卷五 天時門
秋
卷六 天時門
冬
卷七 土宜門
彙考
卷八 土宜門
方輿圖說
卷九 土宜門
辨方
卷十 土宜門
物土

卷十一 土宜門
田制上
卷十二 土宜門
田制下
卷十三 土宜門
田制圖說上
卷十四 土宜門
田制圖說下
卷十五 土宜門
水利一
卷十六 土宜門
水利二
卷十七 土宜門
水利三
卷十八 土宜門
水利四
卷十九 穀種門
彙考 嘉禾瑞穀瑞麥
卷二十 穀種門
御稻米 稻一
卷二十一 穀種門
稻二

卷二十二　　穀種門
稻三
卷二十三　　穀種門
粱　稷
卷二十四　　穀種門
黍
卷二十五　　穀種門
粟
卷二十六　　穀種門
麥
卷二十七　　穀種門
豆一
卷二十八　　穀種門
豆二
卷二十九　　穀種門
豆三
卷三十　　穀種門
麻
卷三十一　　功作門
彙考
卷三十二　　功作門
墾耕

卷三十三　　功作門
耙勞
卷三十四　　功作門
播種
卷三十五　　功作門
淤蔭
卷三十六　　功作門
耘耔
卷三十七　　功作門
灌溉
卷三十八　　功作門
泰西水法
卷三十九　　功作門
收穫
卷四十　　功作門
攻治
卷四十一　　功作門
牧事 附
卷四十二　　勸課門
彙考
卷四十三　　勸課門
詔令

卷四十四　章奏　勸課門
卷四十五　官司　勸課門
卷四十六　祈報　勸課門
卷四十七　敕諭一　勸課門
卷四十八　敕諭二　勸課門
卷四十九　祈穀　耕耤　勸課門

卷五十　御製詩文一　勸課門
卷五十一　御製詩文二　勸課門
卷五十二　耕織圖上　勸課門
卷五十三　耕織圖下　勸課門
卷五十四　彙考　蓄聚門
卷五十五　常平倉　蓄聚門
卷五十六　社倉　義倉　蓄聚門
卷五十七　圖式　蓄聚門
卷五十八　彙考　農餘門
卷五十九　蔬一　農餘門
卷六十　蔬二　農餘門

卷六十一　蔬三　農餘門
卷六十二　蔬四　農餘門
卷六十三　果一　農餘門
卷六十四　果二　農餘門
卷六十五　果三　農餘門

卷六十六 果四 農餘門
卷六十七 木一 農餘門
卷六十八 木二 農餘門
卷六十九 雜植 農餘門
卷七十 畜牧一 農餘門
卷七十一 畜牧二 蠶桑門
卷七十二 桑考 制居 浴種 蠶桑門
卷七十三 飼養 蠶桑門
卷七十四 分箔 入簇 擇繭 蠶桑門
卷七十五 繰絲 織染 蠶桑門
卷七十六 桑政 蠶桑門

卷七十七 桑餘 蠶桑門
卷七十八 桑餘 蠶桑門

欽定授時通考卷一

天時

總論上

書堯典敬授人時。

集傳人時謂耕穫之候民事早晚之所關。

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傳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疏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穫故惟當敬授民時。

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茂也衆草茂盛則穀成必矣。

又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

傳各順常則百穀成。

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註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汲古叢語分至啓閉順四時而成八節也以其得陰陽之中謂之分以其當寒暑之極謂之至以其生長謂之啓以其收藏謂之閉然則四孟啓閉者陰陽闔闢之功二至二分者陰陽老少之變也。

又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疏春扈鳻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論語行夏之時。

集註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

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註使民得務農不違奪其時則五穀饒足不可勝食也。

爾雅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元英四時和謂之玉燭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疏此釋太平之時四氣和暢以致嘉祥之事也青陽言春之氣和則青而溫陽也朱明言夏之氣和則赤而光明也白藏言秋之氣和則白而收藏也元英言冬之氣和則黑而清英也玉燭言四時和氣溫潤明照故曰玉燭李巡曰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聘義

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是知人君若德柔動於內。則和氣應于外。統而言之。謂之玉燭也。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此亦四時之別號也。四時和爲通正者。言上四時之功和。是爲通暢平正也。謂之景風。言所以致景風。景風即祥風也。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者。嘉善也。甘雨即時雨也。不爲萬物所苦。故曰甘。甘雨既以時降。則萬物莫不嘉善之也。謂之醴泉者。言四時平暢。即所以使地出醴泉也。

〔管子〕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

〔又〕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宗正陽。治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甃屋行水。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其德和平用均。此謂歲德。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靜正嚴順。百物乃收。此謂辰德。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大寒乃至。五穀乃熟。此謂月德。是故聖王務時而寄致焉。

〔又〕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實廥倉。凡一年之事畢矣。

〔呂氏春秋〕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以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追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

〔又〕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則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

又得時之禾長秱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秱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秱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庭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

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食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秱長而莖黑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邪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淮南子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菽麥昌民食四升單閼之歲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執徐之歲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大荒落之歲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敦牂之歲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為民食二升協洽之歲蠶登稻昌菽麥不為民食三升涒灘之歲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作鄂之歲蠶不登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五升閹茂之歲歲小饑蠶不登麥不為菽昌民食七升大淵獻之歲大饑蠶開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

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升赤奮若之歲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為麥昌民食一升

又仲春始出仲秋始內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蓄積

晉書藝文志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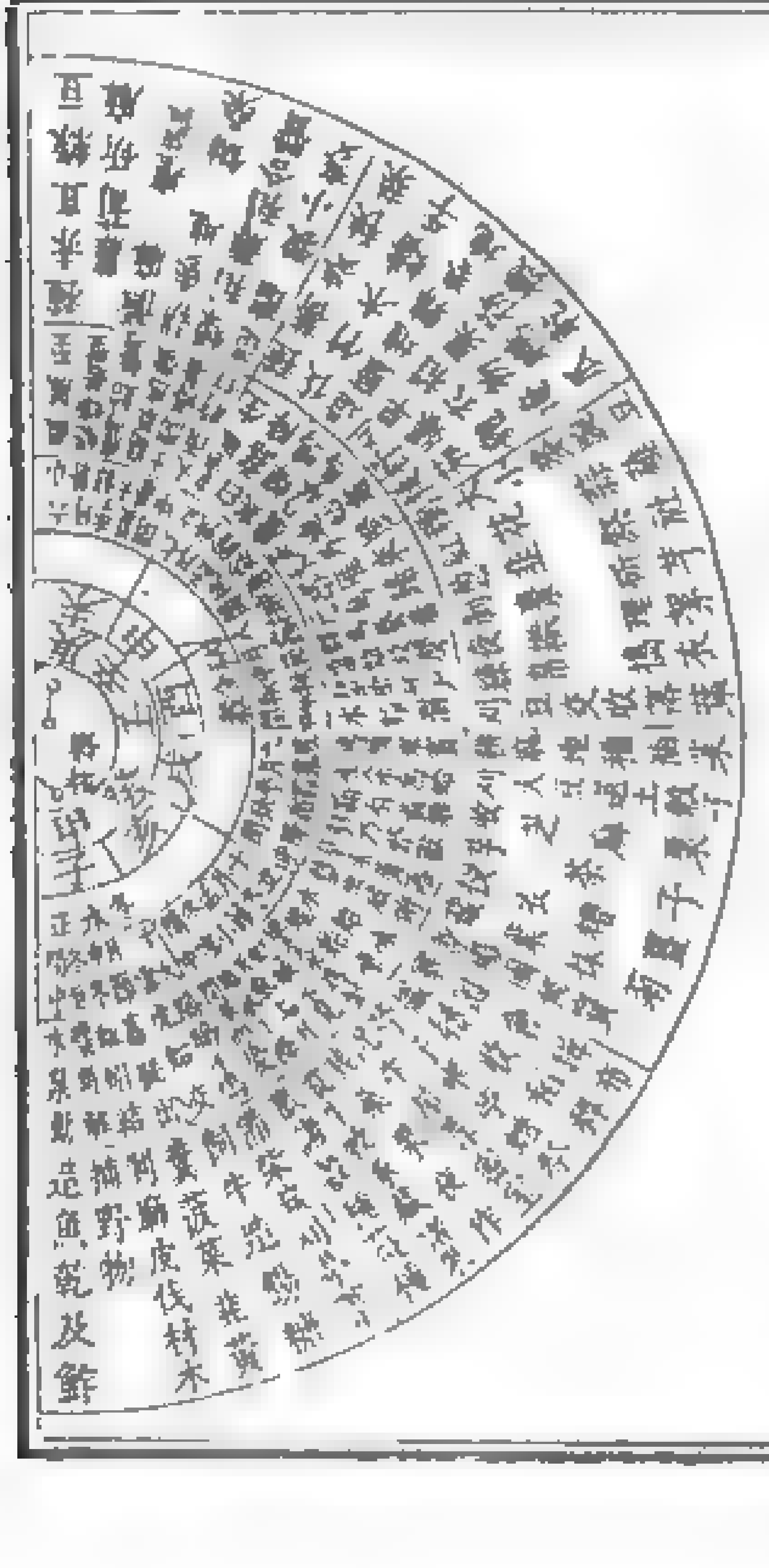
氾勝之書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穫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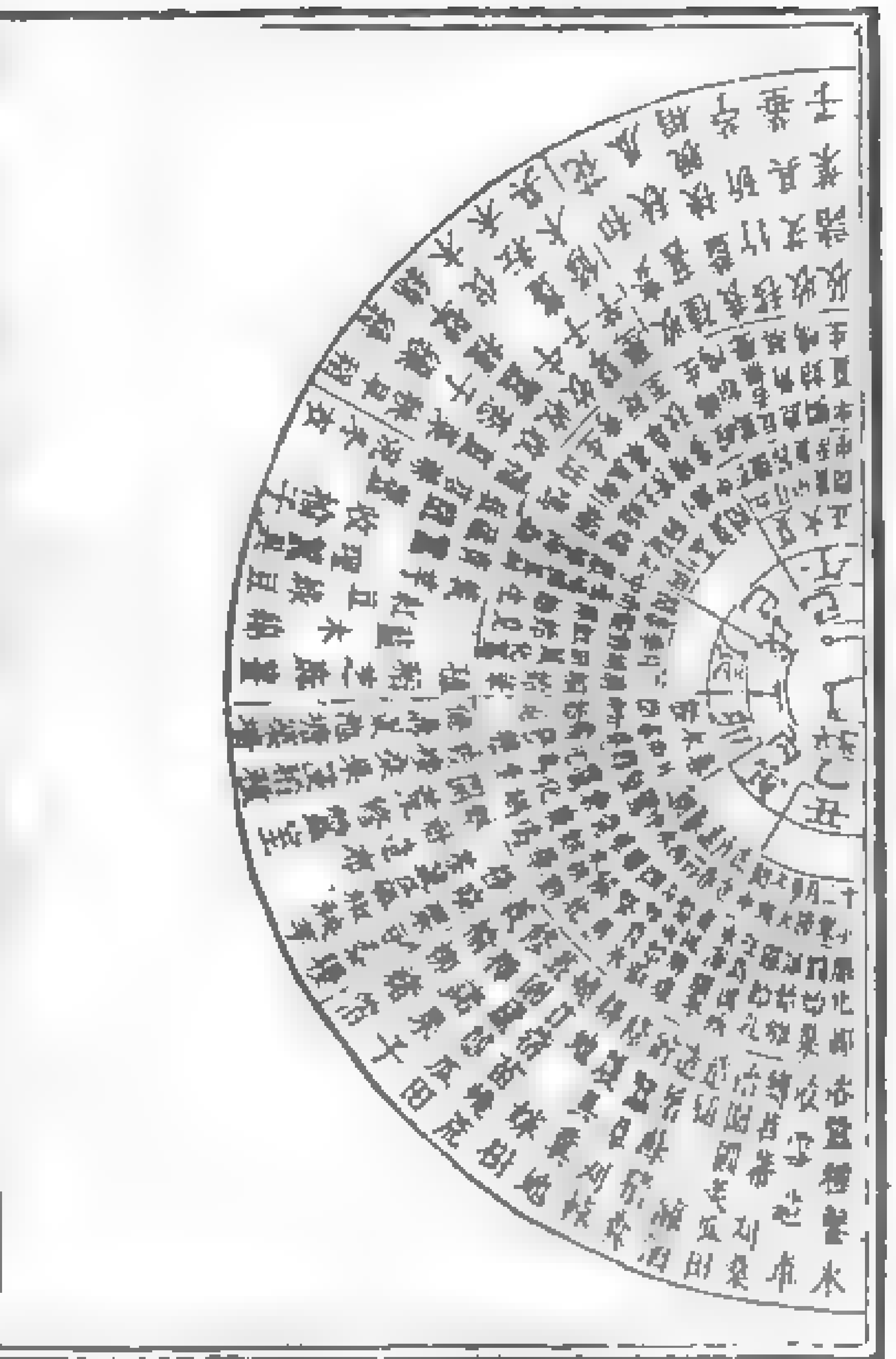
陳旉農書四時八節之行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五運六氣所主陰陽消長有太過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

甚著。蓋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其或氣至而時未至。或時至而氣未至。則造化發生之理因之也。若仲冬而梅李實。季秋之月而昆蟲不蟄藏。類可見矣。陰陽一有愆忒。則四序亂而不能生成萬物。寒暑一失代謝節候差而不能運轉一氣。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無不遂矣。由庚萬物得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者。謂天地之間。物物皆順其理也。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欽授民時。俾咸知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候。稽之天文。則星鳥。星火。星虛。星昴。於是乎審矣。驗之物理。則鳥獸孶尾。希革。毛毨。氄

毛。亦以詳矣。而厥民析。因。夷。隩。可得而稽做之也。大則取象於天地無乖升降之機。明則取法乎日星。不亂經營之度。定之以時。應之以數。此欽天勤民旨意。豈率然哉。其所以時和歲豐。良由此也。今人雷同。以建寅之月朔為始春。建巳之月朔為首夏。殊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耶。設或有成。亦幸而已。聖王之莅事物。皆設官分職以掌之。各置其官師以教導之。農師之職。其可已耶。春秋之時。法度並廢。宜凶荒荐至。乃書有年。書大有年。蓋幸而書之。抑見天道有常。而人自愆忒也。詩稱豐年穰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言其得法度時宜。故豐登有常也。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百穀用成。彝倫攸斁。則百穀用不成。然則順天地時利之宜。識陰陽消長之理。則百穀之成。斯可必矣。古先哲王。所以須朔明時者。匪直大一統也。將使斯民知謹時令。樂事赴功也。故農事以先知備豫為善。

授時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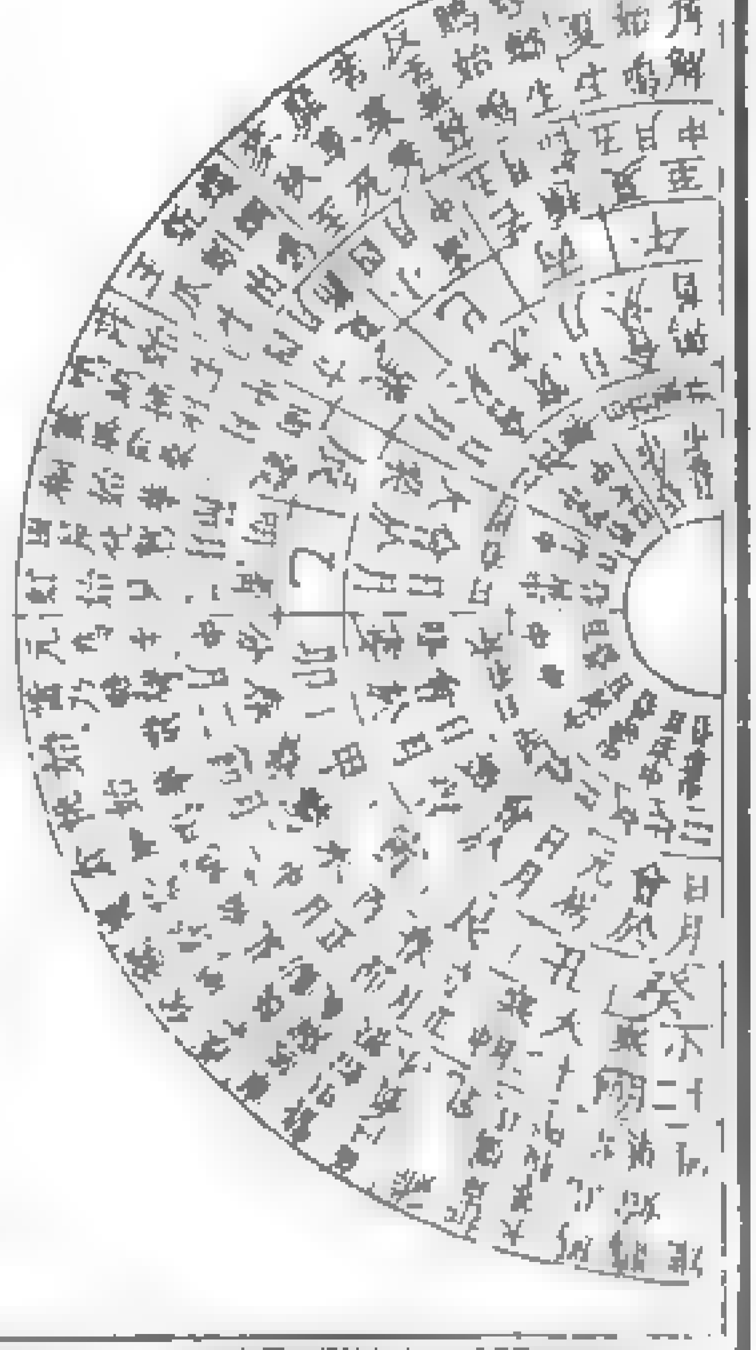




農桑通訣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為天文器後世言天之家如洛下閎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渾天儀曆家推步無越此器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後時而藝則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雖有智者不能冬種而春收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為正月交立夏節為四月交立秋節為七月交立冬節為十月北斗旋於中以為準則每歲立春斗杓建於寅方日月會於營室東井昏見於牛建星辰正於南由此以往積十日而為旬積三旬而為月積三月而為時積四時而成歲一歲之中月建相次周而復始氣候推遷與日曆相為體用所以授民時而節農事即謂用天之道也夫授時曆每歲一新時圖常行不易非曆無以起圖非圖無以行曆表裏相參轉運而無停渾天之儀粲然具在是矣然按月農時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氣立作標準以示中道非膠柱鼓瑟之謂若夫遠近寒暖之漸殊正閏常變之或異又當推測晷度斟酌先後庶幾人與天合物乘氣至則養之節不至差謬此又圖之體用餘致也不可不知務農之家當家置一本考曆推圖以定種蓺如指諸掌故亦名曰授時指掌活法之圖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圖

五日為候　三候為氣



六氣爲時　四時爲歲

羣芳譜一歲共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大寒後十五日。斗柄指艮爲立春正月節。立。始建也。春氣始至而建立也。一候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也。二候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感三陽之氣而動也。三候魚陟負冰。上遊而近冰也。立春後十五日。斗柄指寅爲雨水。正月中。陽氣漸升。雲散爲水。如天雨也。一候獺祭魚。歲始而魚上。則獺取以祭。二候候雁北。陽氣達而北也。三候草木萌動。天地交泰。故草木萌生發動也。雨水後十五日。斗柄指甲爲驚蟄二月節。蟄蟲震驚而出也。一候桃始華。二候倉庚鳴。倉庚黃鸝也。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鳴。三候鷹化爲鳩。即布穀也。仲春之時。鷹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饑。如痴而化。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春化鳩。秋化鷹。如田鼠之于鴽也。若腐草雉爵。皆不言化。不復本形者也。驚蟄後十五日。斗柄指卯爲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當春氣九十日之半也。一候元鳥至。元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二候雷乃發聲。四陽漸盛。陰陽相薄爲雷。乃者衆氣出之難也。三候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氣洩而光生也。凡聲屬陽。光亦屬陽。春分後十五日。斗柄指乙爲淸明。三月節。萬物至此。皆潔齊而明白也。一候桐始華。桐有三種。華而不實曰白桐。亦曰花桐。爾雅謂之榮桐。至是始華也。二候田鼠化爲鴽。鴽鶉也。鼠陰而鴽陽也。三候虹始見。虹日

與雨交。天地之淫氣也。淸明後十五日。斗柄指辰爲穀雨。三月中。雨爲天地之和氣。穀得雨而生也。一候萍始生。萍陰物。靜以承陽也。二候鳴鳩拂其羽。拂羽飛而翼迫其聲也。三候戴勝降於桑。蠶候也。穀雨後十五日。斗柄指巽爲立夏。四月節。夏大也。物至此皆假大也。一候螻蟈鳴。螻蟈。　名鼫鼠。一名螜。陰氣始。故螻蟈應之。二候蚯蚓出。蚯蚓陰類。由者承陽而見也。三候王瓜生。王瓜土瓜也。立夏十五日。斗柄指巳爲小滿。四月中。物長至此皆盈滿也。一候苦菜秀。荼爲苦菜。感火氣而苦味成。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此苦菜宜言英。二候靡草死。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葶藶之屬。凡物感陽生

沓強而立。感陰生者柔而靡。草則陰至所生也。故不勝陽而死。三候麥秋至。麥以夏為秋。感火氣而熟也。小滿後十五日。斗柄指丙為芒種。五月節。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也。一候螳螂生。螳螂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至此時破殼而出。二候鵙始鳴。鵙百勞也。惡聲之鳥。梟類也。不能翱翔。直飛而已。三候反舌無聲。諸書謂反舌為百舌鳥。能反覆其舌。感陽而鳴。遇微陰而無聲也。芒種後十五日。斗柄指午為夏至。五月中。萬物至此皆假大而極至也。一候鹿角解。夏至一陰生。鹿感陰氣。故角解。二候蜩始鳴。莊子謂蟪蛄。夏蟬也。語曰。蟪蛄鳴朝。三候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也。夏至後十五日。

斗柄指丁為小暑。六月節。暑氣至此尚未極也。一候溫風至。溫熱之風。至小暑而極。故曰至。二候蟋蟀居壁。感肅殺之氣。初生則在壁。感之深則在野。三候鷹始摯。摯擊也。月令鷹乃學習。殺氣未肅。鷙鳥始學擊搏。迎殺氣也。小暑後十五日。斗柄指未為大暑。六月中。暑至此而盡洩。一候腐草為螢。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為明。不言化者。不復原形也。二候土潤溽暑。土氣潤故鬱蒸為溽濕。三候大雨時行。前候濕暑。而後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大暑後十五日。斗柄指坤為立秋。七月節。秋揫也。物至此而揫斂也。一候涼風至。西方淒清之風也。溫變而肅也。二候白露降。大雨之後。涼風來。天氣下降。茫茫而白。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三候寒蟬鳴。今初秋夕陽。聲小而急疾者是也。立秋後十五日。斗柄指申為處暑。七月中。陰氣漸長。暑將伏而潛處也。一候鷹乃祭鳥。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必先祭。二候天地始肅。三候禾乃登。禾者穀之連藁秸之總名。成熟曰登。處暑後十五日。斗柄指庚為白露。八月節。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一候鴻鴈來。淮南子作候鴈。自北而南來也。二候元鳥歸。元鳥北方之鳥。故曰歸。三候羣鳥養羞。養羞謂藏美食以備冬月之養。白露後十五日。斗柄指酉為秋分。八月中。至此而陰陽適中。當秋之半也。一候雷始收聲。雷屬陽。八月陰中。故收聲入地。萬物隨以入

也。二候蟄蟲坯戶。坯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三候水始涸。水春氣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秋分後十五日。斗柄指辛為白露。九月節。氣漸肅。露寒而將凝也。一候鴻鴈來賓。鴈後至者為賓。二候雀入大水為蛤。嚴寒所至。蜚化為潛也。三候菊有黃華。菊獨華於陰。故曰有也。寒露後十五日。斗柄指戌為霜降。九月中。氣愈肅。露凝為霜也。一候豺乃祭獸。以獸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二候草木黃落。色黃搖落也。三候蟄蟲咸俯。皆垂頭畏寒不食也。霜降後十五日。斗柄指乾為立冬。十月節。冬終也。物終而皆收藏也。一候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于堅。故曰

始水。二候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於坼。故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爲蜃。大水淮也。立冬後十五日斗柄指亥爲小雪。十月中。氣寒而將雪矣。第寒未甚而雪未大也。一候虹藏不見。陰陽氣交爲虹。陰氣極。故虹伏。言其氣下伏也。二候天氣上升。三候地氣下降。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故閉塞也。小雪後十五日斗柄指壬爲大雪。十一月節。言積寒凜冽。雪至此而大也。一候鶡鴠不鳴。陽鳥感六陰之極而不鳴。二候虎始交。虎感微陽萌動。故氣益盛而交也。三候荔挺生。大雪後十五日斗柄指子爲冬至。十一月中。日南陰極而陽始生也。一候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結如繩。二候麋角解。冬

至一陽生。麋感陽氣。故角解。三候水泉動。水者一陽所生。一陽初生。故泉動也。冬至後十五日斗柄指癸爲小寒。十二月節。時近小春。故寒氣猶小。一候鴈北鄉。鴈避熱而南。今則北飛。禽鳥得氣之先故也。二候鵲始巢。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氣。鵲遂爲巢。知所向也。三候雉雊。雉陽鳥也。雊雌雄同鳴。感於陽而有聲也。小寒後十五日斗柄指丑爲大寒。十二月中。時已二陽。而寒威更甚者。閉塞不盛。則發洩不盛。所以啓三陽之泰。此造化之微權也。一候雞乳。乳育也。雞木畜。麗於陽而有形。故乳。二候征鳥厲疾。至此而猛厲迅疾也。三候水澤腹堅。冰徹上下皆凝。故曰腹堅。一元默運。萬彙化生。四序循環。千古不易。極之而陽九百六。不過此氣之推遷耳。

吳下田家志 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

又 一九二九。相喚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肩攤。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

欽定授時通考卷二

天時

總論下

馬一龍農說 農爲治本。知時爲上。時天時 畜陽不極。發生乃微。

陽主發生。陰主歛息。物之生息。隨氣升降。故冬至之後。一陽起于下。則羣陰推而漸出。寒氣因以下上。所以通其度耳。及陽氣出地。物生呈露。流行布遠。可不窮。畜之盛大致然。是以桃李冬花。無水不栽。草有或紀之以病。忽隱。農家者有云。冬耕宜早。春耕宜遲。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遲。其在春分之後。冬至前者。地中陽氣未生也。春分後者。陽氣半於土之上下也。其意皆欲陽榮陰畜。發使微陽之氣不洩。求其壯盛而已。於此不知所遂。一則初升而蹈其蹤。一則方啓而裂其腐。豈非揠苗。特未壯盛而先亢者乎。亢則害。特則亡。傷氣始盡。其生安得不微乎。畜陽之意。不止於冬。凡日爲陽。月爲陰。和暢爲陽。道特爲陰。展伸爲陽。斂闔爲陰。動爲陽。靜爲陰。爻爲陽。陽察爲陰。畫爲陽。夜爲陰。禁殖之道。惟然陽含土內達而不息。陰乘其外。謹慎不出。若陽洩於外。而陰入其中。生機轉爲殺機矣。

凝陰在土。其氣固嗇。

歲久不畊之地熱陰固結。非假太陽之力追攝。何以得散。又冬春二時。不見天陽。亦猶是耳。今夫園地之上。未嘗生傷。正以內不含蟄陰。不外洩而火煖之地。藏水不融者。絕其地脈而中無陽氣未至也。窮窺神化之妙。陽根陰物之所以生也。陰根陽物之所以成也。生者謂之化。成者謂之變。

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以入於內。諸陽皆生者。

此蓋言二氣始終之定理也。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一月之卦也。夬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爲臨。正月爲泰。二月爲大壯。復自坤中來。一陽始生。成位於冬至。至泰而開。開而壯。壯而夬。四月復全乎乾矣。諸陰謂自姤以至剝也。姤五月之卦也。剝九月之卦也。六月爲遯。七月爲否。八月爲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生。成位於夏至。至否而塞。塞而觀。觀而剝。十月復全乎坤矣。上下者乾坤分列之位。升降者陰陽往來之氣。內外者神化闔闢之妙。斂發者萬物生成之機。出入者循環無窮之端。一本散殊。相禪以爲始終者也。大抵二氣陰陽之至。當主日月爲義。春秋二分。晝夜相半。氣之半也。春分後晝漸長。日在地下之刻少。秋分後夜漸長。日在

地下之刻多。陰陽消長係於是矣。

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泆。陰下而不流。亦難以形堅。

損有餘補不足。則精不泆而形可堅矣。天地之間。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然扶陽抑陰。古聖至言。易曰。亢龍有悔。又曰。下濟而光。以足見陽之精泆由於不抑。陰之形瘦者。由於無所扶也。今人上糞土地。饒糞多而力勤。其苗勃然興之矣。其後發有美顏而無實。粟殆名肥腸。此正不知抑損其後而精泆者耳。其法何以。斷其浮根。萎其附葉。去其中積污。以燥裂其膚理。則抑矣。及其總結。俱成農功。已畢。成土力既衰。周蔬不纖蕃潤。未去清氣有傷。此正不却補助。故枝米有空頭枯葉粉黛諸病也。

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

生則化。成則變。然必成而後有生。陽根陰也。生而後有成。陰根陽也。成者謂之變。說其本根。易其故。變生者謂之化。熟後所畜。暢皮其結。故冬至之後。生意皆含。夏至之後。生色皆達。含者化之機。達者變之漸。陰陽互爲其根。未其所以然。微妙而難悉也。一化一變。理不盡與。物自相形。機緘所存。非畜察參詳。則天地生物之功。莫之有知矣。夫含生者先天也。以後天爲之體。達生者後天也。以先天爲之神。養生家欲求先天之氣。當思化裏一變。非化不能變。非變則化者終於化矣。推之非理亦然。凡事之化。其始於微。殼充廣必盛大。盛必衰。衰必敝。敝則反。不變其盛。反本於此。知道者之所深憂乎。圖善變而不致者。其端預防於辰。

故聖人推日星。定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

[illegible]列於四時。早晚見於節候。歲氣係於日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此一歲之終也。日行速而月遲。故有餘日。而以閏月收之。天行健而日月不能及。故有歲差。而以六十年約之。一歲之中。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順布也。四時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冬至以後陽漸長。立春陽之出也。春分陽氣之中也。立夏得陽三之二。至夏至而極矣。夏至以後陰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也。立冬得陰三之二。至冬至而極矣。堯命羲和。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詳其餘者。以一中一極前後則之耳。冬至一陽生。主生長。夏至一陰生。主殺。生成者曰。生者陽也。成者陰也。含雖未見其生。達雖未見其成。而幾已在矣。夫發其生者。與其曉也寧早。故其成者。與其早也寧晚。此陽進而前。陰退而後之道也。

四民月令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急菑强土黑壚之田二月陰凍畢澤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水處三月杏花勝可菑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

齊民要術凡麥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種

又二月三月種者爲植禾四月五月種者爲穉禾二月上旬及麻菩楊生種者爲上時三月上旬及清明節桃始花爲中時四月上旬及棗葉生桑花落爲下時歲道宜晚者五月六月初亦得春種欲深宜曳重撻夏種欲淺直置自生

又大小麥皆須五月六月暵地積麥非良地則不須種八月中戊社前種者爲上時下戊前爲中時八月末九月初爲下時小麥宜下種八月上戊社前爲上時中戊前爲中時下戊前爲下時正月二月勞而鋤之三月四月鋒而更鋤

又五穀大判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

農桑通訣農書云種蒔之事各有攸序正月種麻枲二月種粟脂麻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荳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萊菔菘芥八月社前即可種麥如此則種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

占驗總附

董仲舒雨雹對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

京房易候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春秋說題辭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論衡太平瑞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田家雜占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言不妨農也以上總論風雨

農政全書日暈則雨諺云月暈主風日暈主雨　日腳占晴雨諺云朝又天暮又地主晴反此則雨　日沒後起清白光數道下狹上闊直起亘天此特夏秋間有之

俗呼青白路主來日酷熱　日生耳主晴雨諺云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截雨若是長而下垂通地則又名白日幢主久晴　日出早主雨出晏主晴老農云此特言久陰之餘夜雨連旦正當天明之際雲忽一掃而捲即光日出所以言早少刻必雨立驗言晏者日出之後雲晏開也必晴亦甚准蓋日之出入自有定刻實無早晏也愚謂但當云晴得早主雨晏開主晴不當言日出早晏也　日外有雲障中起主晴諺云日頭甍雲障曬殺老和尚　日沒返照主晴俗名爲日返塢一云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徐光啓曰日返塢明朝水沒路日打洞明朝曬背痛或問二候相似而所主不同何

也。老農云。返照在日沒之前。臙脂紅在日沒之後。諺云。烏雲接日。明朝不如今日。又云。日落雲沒。不雨定疾。又云。日落雲裏走。雨在半夜後。此言一朶烏雲漸起。而日正落其中者。諺云。日落烏雲半夜枵。明朝曬得背皮焦。此言半天元有黑雲。日落雲外。其雲夜必開散。明必甚晴也。又云。今夜日沒烏雲洞。明朝曬得背皮痛。此言半天上雖有雲。及日沒下去。都無雲而見日。狀如嶽洞者也。

古今諺 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

吳下田家志 壬子日雨。主久陰。

田家雜占 諺云。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又云。久雨不晴。且看丙丁。

浩然齋抄 俗諺云。逢庚雙變。遇甲即晴。蓋遇庚於雙日則變。遇甲於雙日則晴。多驗。已上論日。

詩小雅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 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疏 以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

玉歷璇璣 凡孟月七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之夜。皆當月暈。暈而不已。其下三日內。有暴風甚雨。 月初生色黑。有水。月滿色赤。為旱。又月初生而偃。有木。月始生有黑雲貫月。名日繳雲。不出三日暴雨。

雜占 每月朔一日管上旬。二日管中旬。三日管下旬。月

色青黑潤明。是旬有雨。若黃赤乾枯。則旬中無雨。

師曠占 候月知雨多少。入月一日二日三日。月色赤黃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

農政全書 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 新月下有黑雲橫截。主來日雨。諺云。初三月下有橫雲。初四日裏雨傾盆。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雨。諺云。廿五廿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 廿五日謂之月交日。有雨主久陰。 廿七廿八交月雨。初二初三勿肯晴。已上論月。

後漢書郎顗傳 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

孝經援神契 歲星守心年穀豐。

宋史天文志 歲星色光明潤。君壽民富。又主福。主大司農。主五穀。

農家諺 乾星照濕土。明日依舊雨。

農政全書 諺云。一個星。保夜晴。此言雨後天陰。但見一兩星。此夜必晴。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夏夜見星密。主熱。 諺云。明星照爛地。來朝依舊雨。言久雨正當黃昏。卒然雨住雲開。便見滿天星斗。豈但明日有雨。當夜亦未必晴。 黃昏上雲半夜消。黃昏消雲半夜澆。若半夜後雨止雲開。星月朗然。則必晴無疑。已上論星。

又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俗呼謂之風潮。古人名之曰颶風。言其具四方之風。故名颶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甚則拔木偃禾。壞房室。決堤堰。其先必

有如斷虹之狀者見。名曰颶母。航海之人見此則又名破帆風。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諺云。西南轉西北。搓繩來絆屋。又云。半夜五更西。天明拔樹枝。又云。日晚風和。明朝再多。又云。惡風盡日沒。又云。日出三竿。不急便寛。大凡風日出之時必略靜。謂之風讓日。大抵風自日内起者必善。夜起者必毒。日内息者必和。夜半息者必大凍。　諺云。風急雨落。人急客作。又云。東風急。被蓑笠。風急雲起。愈急必雨。　諺云。東北風雨太公。言艮方風雨卒難得晴。俗名曰牛筋風雨。指丑位故也。　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言有夏雨應時。可種田也。非謂水必大也。經驗。　諺云。西南早。到晏弗動草。言早有此風。向晚必晴。　諺云。南風尾。北風頭。言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初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冬天南風三兩日。必有雪。　天氣渴熱鬱蒸。主有風。古語云。熱極則生風。　語云。東南風跳腳。三日退一尺。

[陶朱公書]青龍風急。大雨將來。朱雀風回。烈日晴燥。白虎風生。必有雨霧。元武風急。雨水相隨。寅卯時為青龍。巳午時為朱雀。申酉時為白虎。亥子時為元武。隨方起風。應乎雨晴。

[田家五行]風自月建方來。為得其正。萬物各得其所。晴雨各得其宜。又風吹月建方位。主米貴。

[師曠占]常以十月朔日占春糶貴賤。風從東來春賤。逆此者貴。以四月朔占秋糶。風從南來西來者秋皆賤。逆此者貴。以正月朔占夏糶。風從南來東來者皆賤。逆此者貴。論風已上

[朝野僉載]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

[吳下田家志]戊午原同甲子期。始終七日最稀奇。七日多晴兩月燥。七日多雨兩月泥。甲申主米暴貴。春主五穀不收。夏主傷田禾。秋主六畜死。冬主人多病。　諺云。甲申猶丑可。乙酉怕殺我。

[又]上旬交月雨。謂朔月之雨也。主月内多雨。

田家雜占壬子日。春雨人無食。夏雨牛無食。秋雨魚無食。冬雨鳥無食。

[又]自正月至五月。五朔皆有大雨。主人饑蝗起。

[易飛候]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如斗牛彘當暴雨。有異雲如水牛。不三日大雨。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雲如浮船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四望皆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微。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者。皆為暴雨。

[金樓子]旦雨謂之月額。

[雜占]江淮俗驗每月初二十六日雨。則月内多雨。

[田家五行]二十七日最宜晴。諺云。交月無過廿七晴。月

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雨。

農政全書諺云。雨打五更。日曬水坑。言五更忽然雨。日中必晴甚驗。 晏雨不晴。 雨著水面上有浮泡。主卒未晴。 諺云。一點雨似一個釘。落到明朝也不晴。一點雨似一個泡。落到明朝未得了。諺云。上牽晝。下牽齊。下晝雨濟濟。 諺云。雨落怕天亮。言天明時忽雨。此日可晴。若久雨正當昏黑。忽自明亮。反是雨候也。 雨夾雪。難得晴。 諺云。夾雨夾雪。無休無歇。 諺云。快雨快晴。道德經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凡久雨至午少止。謂之遺晝。在正午遺。或可晴。午前遺。則午後雨不可勝。 竈灰帶溫作塊。天將變作雨兆。 齋前風。齋後雨。

並言難止。已上論雨。

陶朱公書朝看東南有雲氣。隨太陽上下不遠者。此雲在日初出應巳午時。巳午時隨太陽。則應未申時。未申時隨太陽。則應酉戌時有雷雨。 又太陽未出將長之先。看東南黑雲如雞頭。如旗幟。如山峯。如陣鳥。如龍頭。如魚。如蛇。如靈芝。如牡丹。應當日未申時有雨。或紫黑雲貫穿。或在日上下者。並應當日雨。

農政全書雲行占晴雨。諺云。雲行東。雨無蹤。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水沒犁。雲行南。雨潺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足。好曬穀。 上風雖開。下風不散。主雨。 諺云。上風皇。下風隘。無蓑衣。莫出外。 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 諺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言雲陣起自西南來者。雨必多。等常陰天。西南陣上亦雨。 諺云。太婆年八十八。弗曾見東南陣頭雨。又云。千歲老人。不曾見東南陣頭雨沒了田。言雲起自東南來者。絕無雨。 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 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河作堰。又謂之黑豬渡河。黑雲對起。一路相接亙天。謂之雨作橋。雨下濶。則又謂之合羅陣。皆主大雨立至。少頃必作滿天陣。名通界雨。言廣濶普徧也。若是天陰之際。或作或止。忽有雨作橋。則必有掛帆兩腳。又是雨腳將斷之兆也。不可

一例而取。 諺云。旱年只怕沿江跳。水年只怕北江紅。一云。太湖晴。上文言亢旱之年。望雨如望恩。纔見四方遠處。雲生陣起。或自東引而西。自西而東。所謂沿江跳也。則此雨非但今日不至。必每日如之。即是久旱之兆也。澇年。每至晚時。雨忽至。雲稍浮北。似霞非霞。紅光曙日。雨必隨作。當主夜夜如此。直至大暑而後已。謂之北江紅。此吳語也。故指北江為太湖。若是曉霽。必兼西天。但晴無雨。諺云。西北赤。好曬麥。 陰天卜晴。諺云。朝要天頂穿。暮要四腳懸。又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此言細細如魚鱗斑者。一云。老鯉斑雲障。曬殺老和尚。此言滿天雲大片如鱗。故云老鯉。

往往試驗各有准。　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諺云識每護霜天不識每著子一夜眠。

京房風角要訣候雨法有黑雲如一匹布于日中卽日大雨二匹爲二日雨三匹爲三日雨。

京房占六甲日雲四合皆當日雨雲多雨多雲少雨少。又六甲無雲一旬少雨。

師曠占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卽有雨至。

陶朱公書拂曉看南方黑雲最高謂之雷信明日巳午時至中天而止應未申時。

孔氏談苑大理少卿杜純之京東人言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雨後朝晴尚有雨須得晚晴乃眞晴。

田家五行諺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主旱此言久晴之霞也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此皆言雨後乍晴之霞暮霞若有火焰形而乾紅者非但主晴必主久旱之兆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或是晴天隔夜雖無今朝忽有則要看顏色斷之乾紅主晴間有褐色主雨滿天謂之霞得過主晴霞不過主雨若西方有浮雲稍厚雨當立止。

雜占早看東南暮看西北空則無雨雖有雲而片色分明亦晴夜覩北斗魁罡之間有黑潤雲在畔則當夜有雨如北斗前有黄氣者明日當風若潤則當夜或明日必大雨。

古今諺早霞紅丢丢晌午雨瀏瀏晚來紅丢丢早晨大日頭。已上論霞。

農政全書莊子云騰水上溢爲霧爾雅云地氣上天不應曰霧凡重霧三日主有風諺云三朝霧露起西風若無風必主雨又云霧露不收卽是雨。已上論霧。

又諺云東鱟晴西鱟雨諺云對日鱟不到晝主雨言西鱟也若鱟下便雨還主晴虹俗呼曰鱟。已上論虹。

又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來主無雨。　諺云當頭雷無雨卯前雷有雨凡雷聲響烈者雨陣雖大而易過雷聲殷殷然響者卒不晴。　雷初發聲微和者歲內吉猛烈者凶。　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方晴。　東州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言雷自夜起必連陰。已上論雷。

又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熱閃在南主久晴在北主便雨諺云南閃半年北閃眼前。　北閃俗謂之北辰閃主雨立至諺云北閃三夜無雨大怪言必有大風雨也。以上論電。

又冰後水長名長水冰主來年水冰後水退名退水冰主旱若冰堅可履亦主水。已上論冰。

又每年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年歉連得兩朝以上主熟上有鋒芒者吉平者凶春多主旱。　毛頭霜主明日風雨。　雪霽不消名曰等伴主雨有雪久經日照

雨不流。亦是來年多水之兆也。已上論潮
又夏初水中生苔。主有暴水。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逢大水公。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諺云。大水無過一週時。言天道久雨山澤發洪。大水橫流。江河陡漲之易也。諺云。大旱不過週時雨。大水無非百日晴。言天道須是久晴。則水方能退也。故論潮者云。晴乾無大汛。合而言之。可見水漲之易退之難也如此。凡東南風退水。西北風反漲。此理蓋只是吳中太湖東南之常事。初冬大西北風。湖水泛起。吳江人家皆浸水中。風息復平。謂之翻湖水。纔是南風連吹半月十日。便可退水三二尺。又不還漲。卜邊經行。聞

得水有香氣。主雨水驟至。極驗。或聞水腥氣。亦然。河內浸成包稻種。既沒復浮。主有水。已上論水
又草得氣之先者。皆有所驗。薺菜先生歲欲甘。葶藶先生歲欲苦。藕先生歲欲雨。蒺藜先生歲欲旱。蓬先生歲欲流。水藻先生歲欲惡。艾先生歲欲病。正月占之。五穀草占稻色。草有五穗。近本莖爲早色。腰末爲晚禾。隨其穗之美惡。以斷豐歉。未必極驗。但其草每年根根相似。草屋久雨。菌生其上。朝出晴。暮出雨。諺云。朝出曬殺。暮出濯殺。看箕草。一名干戈。謂其有刺故也。蓋草之屬。叢生於地。夏月茂盛之時。忽自枯死。主有水。諺云。頭莩生子沒殺二莩。一莩生子旱殺。莩。茭草木芷

也。村人嘗剝其小白嘗之。以卜水旱。味甘甜主水。已來亦未止。味鹹氣主旱。未來亦已定。梧桐花初生時。赤色主旱。白色主水。扁荳五月開花。主水。杷夏月開結。主水。藕花謂之水花。魁開在夏至前。主水。野薔薇開在立夏前。主水。麥花晝放。主水。扁豆鳳仙花開在五月。主水。槐花開一遍。糯米長一遍價。
雜陰陽書。禾生于棗或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楊。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或荊。
師曠占術。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

失一也。已上論草木
農政全書。諺云。鵓浴風。鸛浴雨。八哥兒洗浴斷風雨。鴉鳴有還聲者。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謂之逐婦。主雨。鵲巢低主水。高主旱。俗傳鵲意既預知水。則云終不使我沒殺。故意愈低。既預知旱。則云終不使曬殺。故意愈高。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諺云。烏肚雨。白肚風。赤老鴉含水叫早。主雨多。人辛苦。叫晏晴多。人安閒。農作大勞。夜間聽九道遶鳥叫。卜風雨。諺云。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鸛鳥仰鳴則晴。俯鳴則雨。鵲噪早報晴。名曰乾鵲。冬寒天。雀羣飛。翅聲重。必有雨雪。鬼車鳥北人呼爲九頭蟲。夜聽其聲出入以卜

晴雨自北而南謂之出窠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窠主
晴故詩云月黑夜深聞鬼車　喚鵓叫主晴俗謂之賣
蓑衣　鶻叫諺云朝鵓晴暮鵓雨　夏秋間雨陣將至
忽有白鷺飛過雨竟不至名曰截雨　家雞上宿遲主
陰雨　燕巢做不乾淨主田內草多　母雞背負雞雛
謂之雞䭾兒主雨　喚井水禽也在夏至前叫主旱諺
云夏前喚井叫有車個恰喚無車個嘯　鵜鶘一名淘
河鵝鶘之屬其狀異常每來必主大水元至正庚寅五
月十八日方梅水漲忽見此怪數十自西而東衆謂沒
田先兆一老農云不妨夏至前來曰犁湖至後曰犁途
以其嘴之形狀相似湖言水深途言水淺今至後八日

此後雨脚斷水退矣雖然疑信不決後果天晴高下皆
得成熟若此至前至後便分禍福兩端可謂奇驗占候
者慎之　獺窟近水主旱登岸主水有驗　園塍上野
鼠爬泥主有水必到所爬處方止　鼠咬麥苗主不見
收咬稻苗亦然　狗爬地主陰雨每眠灰堆高處亦主
雨狗咬青草吃主晴　狗向河邊吃水主水退　鐵鼠
其臭可惡白日銜尾成行而出主雨　猫兒吃青草主
雨　絲毛狗褪毛不盡主梅水未止已上論獸
又龍下便雨主晴凡見黑龍下主無雨縱有亦不多白
龍下雨必多水鄉諺云黑龍護世界白龍壞世界　龍
下頻主旱諺云多龍多旱　龍陣雨始自何一路只多

行此路無處絶無諺云龍行熟路已上論龍
又魚躍離水面謂之秤水主水漲高多少增水多少
凡鯉鯽魚在四五月間得暴漲必散子散不盡水未止
盛散水勢必定夏至前後得黃鱨魚甚散子時雨必止
雖散不甚水終未定最緊　車溝內魚來攻水逆上得
鮎主晴得鯉主水諺云鮎乾鯉溼又云鯽魚主水鱨魚
主晴　黑鯉魚脊翼長接其尾主旱　夏初食鯽魚脊
骨有曲主水　漁者網得死鱖謂之水惡故魚著網即
死也口開主水立至易過口閉來遲水旱不定已上論魚
又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
水即至望上稍慢　水蛇及白鰻入鰕籠中皆主大風

水作　春暮暴煖屋木中出飛蟻主風雨平地蟻陣作
亦然　鷺探頭占晴雨諺云南望晴北望雨　田角小
螺兒名曰鬼螄浮于水面主有風雨　石蛤蝦蟆之屬
叫得響亮成通主晴諺云杜蛤叫三通不用問家公言
報曉晴有准也　田雞噴水叫主雨　蚱蜢蜻蜓黃蛗
等蟲在小滿以前生者主水俗呼是魚口中食謂其纔
經風雨俱死于水故也　黃梅三時內蝦蟆尿曲有雨
大曲大雨小曲小雨　二蠶初出變化得多主水蚯蚓
俗名曲蟮朝出晴暮出雨　夏至日蟹上岸夏至後水
到岸已上論蟲

欽定授時通考卷三

天時

春

易說卦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疏震是東方之卦斗柄指東為春春時萬物出生也

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傳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

國語先時五日瞽告以協風至

注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

又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

注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

管子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讐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

注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為生殺凡此皆春令

又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蓺稷百日不蓺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

淮南子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

注春分播穀

又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

漢書律歷志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

後漢書郎顗傳雷者所以開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

古三墳物象春春主發生物之象也

說文辰者農之時也故農字從辰田候也

談撰卉木皆感於春氣而後發生者以木旺寅卯然也

師曠占春雷初起其音格格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農桑通訣孟春立春節氣首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次雨水中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雁候北後五日草木萌動次仲春驚蟄節氣初五日桃始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次春分中氣初五日元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次季春清明節氣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為鴽後五日虹始見次穀雨中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春氣

正發生之令。

說苑 立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

農政全書 東作既興早起夜眠春間最為緊要古語云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

占驗

田家五行 凡春宜和而反寒必多雨諺云春寒多雨水。又諺云春風踏脚報言易轉方如人傳報不停脚也一云既吹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報答也二說俱應

師曠占 春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

田家雜占 春甲子日雨主夏旱六十日春甲申日雨主米暴貴

又 卯蕈內春初雨菌生俗呼為雷蕈多則主旱無則主水。

風角書 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應

正月 立春 雨水

禮記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註 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皡其神句芒

註 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太皡宓羲氏也句芒少皡氏之子曰重為木官

又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陳澔曰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

又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又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集說 元日辛日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為祈穀也

又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註 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

拔耕者急發

又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管子 正月之朝穀始也

又 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

呂氏春秋 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

後漢書祭祀志 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於東郭外

唐六典 正月上辛祈穀於圜丘以高祖配

唐書王仲邱傳 開元中王仲邱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

祀感帝於南郊。熙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穀。

宋史禮志 景德三年，十二月，陳彭年言：來年正月三日上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按月令、春秋傳，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啟云：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然則左氏所記啟蟄而郊，乃三代彝章。王儉所啟，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望常以正月立春之後，行上辛祈穀之禮。從之。

四民月令 正月可種瓜、瓠、葵、芥、大小葱、蒜、苜蓿及雜蒜，亦種。

齊民要術 元日五更雞鳴時，點火把照桑棗果木等樹，則無蟲。以刀斧班駁敲打樹身，則結實。此之謂稼樹。是日用尖刀刮破桃樹皮。是月命女工趨織布。典饋釀春酒。是月敬牛，修農具，築墻園，開溝渠，修蠶室，整屋漏，織蠶箔。此月栽樹為上時。上半月栽者多結子。南風不可栽。

下子。茄 瓜 葱 莧 諸般花子 葫蘆 匏

扦插。楊柳 石榴 梔子

栽種。松 桑 榆 柳 棗 葱 葵 韭 麻

胡桃 榛子 松子 杏子 椒 牛蒡子 菠菜

竹宜二月初。 雜樹木宜上旬。 木棉花 苦蕒 山藥

冬瓜宜十日。 黃瓜 萵苣生菜 四月芥 種韭

種芋

接換。梨子 林檎 棗 柿 栗 桃 梅 李 杏

澆培。雨後並上。 石榴 梨子 海棠 棗 柿 梅 桃 杏

林檎 胡桃並以上下旬。

收藏。無灰臘糟 蒸臘酒 合小豆醬

雜事。接諸般花木果樹 移諸般花木果樹 壠瓜

地 修諸色果木 修接桑樹 騸諸色樹木嫁果同

占驗

禮記月令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史記天官書 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趨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註 戎菽，胡豆也。為，成也。

又 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

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栗歲惡。

〔正義〕正月旦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

〔又〕從正月旦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

〔注〕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月一日雨正月水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

〔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

〔易說〕立春氣當至不至則多疾瘧。

〔古史考〕元日太史占氣候以知水旱吉凶隨分野書之。

〔陶朱公書〕元日有雷禾麥皆吉有霜夏秋大旱日出時有紅霞主絲貴天晴為上西北風主米貴每月如之諺云歲朝東北五禾大熟壬癸亥子之方謂之水門其方風來主水諺云歲朝西北風大雨定妨農西南風主米貴東南及南風皆主旱。

〔又〕占桑葉貴賤只看正月上旬木在一日則為蠶食一葉為甚貴木在九日則為蠶食九葉為甚賤上元日晴春水少括云上元無雨多春旱清明無雨少黃梅夏至無雲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 元宵前後必有料峭之風謂之元宵風。

〔黃帝占〕正月二十日為秋收日晴主秋成百穀蕃茂。

〔師曠占〕立春雨傷五禾。

〔又〕正月甲戌日大風東來折樹者穀熟甲寅日大風西北來者貴庚寅日風從西來者皆貴。

〔齊民要術〕欲識歲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

〔玉海〕祥符四年正月己丑司天言農丈人星見主歲豐。

〔物理論〕正月朔旦四面有黃氣其歲大豐此黃帝用事土氣黃均四方並熟有青氣雜黃有螟蟲赤氣大旱黑氣大水正朔占歲星上有青氣宜桑赤氣宜豆黃氣宜稻。

〔又〕正月望夜占陰陽陽長即旱陰長即水立表以測其長短審其水旱表長二尺月影長二尺以內大旱二尺五寸至三尺小旱三尺五寸至四尺調適高下皆熟四尺五寸至五尺小水五尺五寸至六尺大水月影所極則正面也立表中正乃得其定。

〔羣芳譜〕元日值甲穀賤乙穀貴丙四月旱丁絲綿貴戊米麥魚鹽貴己米貴蠶傷多風雨庚田熟辛米平麥麻貴壬絹布豆貴米麥平癸主禾傷多風雨一說元日值

夜主春旱四十五日。
〔又〕云三日得甲爲上歲。四日中歲。五日下歲。月內有甲寅米賤。
〔古占〕一日得辛旱。二日小收。三四日主水。麥半收。五六日小旱。七分收。八日歲稔。一云春旱不收。
〔通書〕月內有三卯宜豆。無則早種禾。一云一日得卯十分收。二日低田半收。三四日大水。五日六日半收。七八日春澇全收。
〔周益公日記〕正月內有三子。葉少蠶多。無三子。則葉多蠶少。有三卯。則早豆收。無則少收。有三亥。主大水。一云正月得三亥。湖田變成海。在正月節氣方準。

〔便民書〕元日晴和。無日色。主有年。日有暈。主小熟。有雷。主一方不寧。有電。人殃。霞氣主蟲蝗。蠶少。婦人災。果蔬盛。有霜。主七月旱。禾苗吉。有霧。主桑貴而民疾。有雪。主夏旱秋水。如未過立春而元日雪。主大有年。
〔通考〕歲旦。天氣晴朗。氣溫和。主民安國泰。五穀豐登。人少病。犧牲旺。寇盜息。
〔類占〕正朔之日。天氣和潤。風不鳴條。兼有雲迎送出入者。歲美無疾。朔日晚至連三日內。無風雨而陰和。不見日色者。主一歲大美。
〔探春曆記〕甲子日立春。高鄉豐稔。水過岸一尺。春雨如油。夏雨調勻。秋雨連綿。冬雨高懸。

〔紀歷撮要〕八日穀。夜見星辰。五穀豐登。
〔研北雜志〕世謂正月三日爲田本命。浙西人謂之夏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稱水。以重爲上。有年極驗。
〔朝野僉載〕正月三白。田公笑赫赫。西北人諺曰。要宜麥。見三白。
〔臞仙神隱〕立春天陰無風。民安。蠶麥十倍。東風吉。人民安。果穀盛。
〔田家五行〕正月十六日。喜西南風。爲入門風。主低田大熟。
〔又〕春牛占歲事。頭黃主熟。又專主菜麥大熟。青主春多瘟。赤主春旱。黑主春水。白主春多風。身色主上鄉。脚色主下鄉。

〔農政全書〕上八日宜晴。此夜若雨。元宵如之。諺云。上八夜弗見參星。月半夜弗見紅燈。
〔又〕雨水後陰多。主少水。高下大熟。諺云。正月罱坑好種田。

二月　驚蟄　春分

〔詩豳風〕四之日舉趾。
〔傳〕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註〕仲春日月會於降婁。斗建卯之辰。孔穎達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

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弁
建以定昏旦之中。
又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陳澔曰。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黃鸝也。鳩布谷也。鷹化
爲鳩。以生育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
又 擇元日命民社。
注 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
又 是月也日夜分。
陳澔曰。晝夜五十刻。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
疏 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電是陽光。陽微則

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故云始電。戶穴也。
謂發所蟄之穴。
國語 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
注 初吉。二月朔日也。
又 土發而社。助時也。
注 土發春分也。社者。助時求福。爲農始也。
呂氏春秋 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
又 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
洪範五行傳 雷以二月出。震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
地。皆逸豫也。
淮南子 二月官倉。

注 二月播種。故官倉也。
白虎通 仲春穫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
說文 膢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新穀食新曰離膢。
又 春分而禾生。
夏小正 祈麥實。
傳 麥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又 二月往耰黍禪。
傳 禪單也。
論衡 二月之時。龍星始出見。出雩。祈穀雨。
唐書李泌傳 二月朔。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
年。

荊楚歲時記 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
先雞而鳴。架架格格。民聞此鳥。則入田以爲候。
四民月令 二月陰凍畢澤。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水處。
氾勝之書 種麻子。二月下旬。傍雨種之。麻生布葉。鋤之。
以蠶矢糞之。天旱以流水澆之。無流水。曝井水。殺其寒
氣以澆之。如此美田。則畝五十石及百石。薄田尚三十
石。
齊民要術 二月昏參夕。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謂之
上時。家政法曰。二月可種瓜瓠。
又 二月順陽習射。以備不虞。春分中。雷乃發聲。先後各
五日。寢別內外。蠶事未起。命縫人浣冬衣。徹複爲袷。其

有麤帛。遂供秋服。（凡浣故帛用灰汁則色黃而且脆擣小豆為末下絹簁投湯中以洗之潔白而柔韌勝皂莢矣）可糶粟黍大小豆麻麥子等。收薪炭。（炭聚之下碎末勿令棄之擣簁煮淅米泔溲之更擣令熟丸如雞子曝乾以供籠爐種火之用輒得通夜堅實耐久逾炭十倍）初二日。東作興。俗謂上工日。田家雇傭工之人。與此日執役之始。故名上工。泥蠶室。春百果木根則子實。此月雨水中。埋諸花樹條則活。中旬種稻為上時。

下子。麻子　紅花　山藥　白扁豆　桑椹

扦插。蒲桃　石榴

栽種。槐　榖楮　栗　松　銀杏　棗　皂莢　菊　茶　木瓜　韭　桐樹　決明　百合　胡麻　黃精　木槿　茨菰　甘蔗　雜菜　藕　芋（宜雨多。）

竹　茄　瓜　莧　枸杞　萱草　蒼朮　芭蕉　萵苣　紫蘇　烏豆　豌豆　茱萸　韭　夏鼎　茼　苕帚　大葫蘆　菘菜　大豍豆

壓條。桑條

接換。柑　橘　柿　棗　橙　梅　杏　栗　桃　梅　梨　李　胡桃　銀杏　楊梅　枇杷　沙柑　石榴　紫丁香（以上春分前後皆可。）

蒔培。柑　橘　橙　柚　薄荷

收藏。百合　曲　槐芽　皂角　新茶

雜事。移諸般花木。（忌南風火日。）理蠶事。春耕宜遲。恐陽氣未透。插諸色樹木。解凍上墳。二月二日。收

枸杞煮湯沐浴。令人光澤。不老不病。

【續文獻通考】元武宗至大三年。命祀先農樂用登歌。日用仲春上丁。或用上辛。或甲日。

占驗

【禮記月令】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陶朱公書】二月朔日值驚蟄。主蝗蟲。值春分。主歲歉。風雨。主米貴。

【又】二月初八日東南風。謂之上山旗。主水。西北風。謂之下山旗。主旱。

【又】十五日為勸農日。晴和主年豐。風雨主歲歉。

【又】二月虹見在東。主秋米貴。在西。主蠶貴。驚蟄前後有雷。謂之發蟄。雷聲初起從乾方來。主人民災。坎方來。主水。艮方來。主米賤。震方來。主歲稔。巽方來。主蝗蟲。離方來。主旱。兌方來。主五金長價。諺曰。初二天晴東作興。初七八日看年成。花朝此夜晴明好。何處連綿夜雨傾。

【師曠占】二月甲戌日。風從南來者稻熟。二月乙卯日。不雨晴明。稻上場不熟。

【通考】二月甲子日發雷。大熟。一云大熟。

【又】十六日。乃黃姑浸種日。西南風主大旱。高郵人見此風。即懸百文錢於簷下。風力能動。則舉家失聲相告。風

愈急愈旱又主桑葉貴。

經世民事錄二月內有三卯則宜豆無則旱種禾。

談薈二月二十日謂之小分龍日晴分雌龍主旱雨分健龍主水。

農政全書二月十二日夜宜晴可折十二夜夜雨二月最怕夜雨若此夜晴雖雨多亦無所妨(越人陳元義云二月內得十二個夜晴則一年雨晴調匀更十二夜中又雨為水潦年歲矣)十夜以上雨。水鄉人盡叫苦。初四有水謂之春水。初八日前後必有風雨。諺云清明斷雪。穀雨斷霜。言天氣之常。

四時占候二月朔日雨稻惡糴貴晦日雨人多疾。

萬寶全書春分日西風麥貴南風先水後旱北風米貴。

三月 清明 穀雨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註季春日月會於大梁斗建辰之辰。陳澔曰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又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陳澔曰此記辰月之候鴽鶉鴾之屬。

又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

註於含秀求其成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

又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淮南子清明加十五日斗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

孝經緯斗指辰為穀雨言雨生百穀也。

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

嘉定縣志三月十一日為麥生日喜晴。

祛疑說農家以霜降前一日見霜則清明前一日霜止霜降後一日見霜則清明後一日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後同占欲出秧苗必待霜止每歲推驗若合符節。

氾勝之書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和則益之。

又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可種禾

齊民要術穀雨三月上旬及清明節桃始華為中時。

又三月可種粳稻。

又是月也蠶農尚閑可利溝瀆葺治牆屋修門戶警設守備以禦春饑草竊之寇是月盡夏至煖氣將盛日烈暵燥利用漆油作諸日煎藥可糶黍買布四月繭既入簇趨繰剖線具機杼敬經絡草茂可燒灰是月也可作棗糒以禦賓客可糶麵及大麥弊絮。

下子。 茨菰(宜微雨日) 麻子

栽種。 菉豆 茶(宜陰地) 粟 穀 秫稌 石榴 大豆(宜上旬) 松 百合 山藥 黃瓜 紫草 紅花 甘蔗 菱 早芝蔴 雞頭 莧 葵菜 絲瓜兒(宜社日) 香菜 早稻(宜上旬) 地黃 梔子 藍

紫蘇 芋 綿花 杏 瓠子 葫蘆 茭白 菠菜（宜月杪） 桑椹 紵麻

收藏 芥菜 桐花 毛羽衣物 清明酤 次茶青晝人焙中 又可栽茶（宜陰地） 諸般瓜（宜初二日或辰戌時） 葫蘆（宜清明日）

移植 椒 茄秧 枸杞苗 蒲 百合 柚 橘 橙 柑

接換 楊梅 橙 柑 棗 栗 柿 枇杷

雜事 犁秧田 梅上接杏杏上接梅 埋楷樹 收菌 開溝 修墻 防雨 浸穀種 修蠶

占驗

禮記月令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陶朱公書朔日值清明主草木榮茂值穀雨主年豐風雨主人災百蟲生有雷主五穀熟

種樹書常以三月三日雨卜桑葉之貴賤諺云雨打石頭徧桑葉三錢片或曰四日尤甚杭人曰三日尚可四日殺我言四日雨尤貴

田家五行清明午前晴早蠶熟午後晴晚蠶熟

又三月初三晴桑葉掛銀瓶雨打石頭斑桑葉錢上塹雨打石頭流桑葉好餵牛

又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又穀雨日辰值甲辰蠶麥相登大喜忻穀雨日辰值甲午每箔絲綿得三觔 清明無雨少黃梅又雨打紙錢頭麻麥不見收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門前插柳青農人休望晴門前插柳焦農人好作嬌

嘉定縣志三月三上巳日聽蛙聲占水旱諺云田雞叫得啞低田好稻把田雞叫得響低田好牽槳唐詩田家無五行水旱聽蛙聲是也

農政全書若清明寒食前後有水而渾主高低田禾大熟四時雨水調 穀雨日雨主魚生諺云一點雨一個魚 穀雨前一兩朝霜主大旱是日雨則魚生必主多雨 二麥紅腐不可食用 月內有暴水謂之桃花水則多梅雨無霧亦無乾雪不消則九月霜不降雷多歲稔虹見九月米貴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

天時

夏

書堯典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傳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此居治南方之官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敎以致其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傳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農桑通訣 孟夏立夏節氣初五日螻蟈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次小滿中氣初五日苦菜秀次五日靡草死後五日麥秋至次仲夏芒種節氣初五日螳螂生次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次夏至中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次季夏小暑節氣初五日溫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始摯次大暑中氣初五日腐草為螢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正長養之令。

埤雅 江湘二浙四五月閒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也。

瑣碎錄 立夏後逢庚日為入梅芒種後逢辰日為出梅

四民月令 五月六月可菑麥田。

四月 立夏 小滿

禮記月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註 孟夏日月會於實沈斗建巳之辰。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註 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犁為火官陳澔曰大庭氏即神農也。

又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陳澔曰此記巳月之候 註 螻蟈蛙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朱氏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

又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

又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

又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左傳 龍見而雩。

註 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

春秋考異郵 三時惟有禱禮惟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

呂氏春秋 孟夏之昔。三葉而穫大麥。

注 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穫。大麥旋麥也。

淮南子 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

注 雄鳩蓋布穀也。

又 立夏加十五日。斗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

孝經緯 斗指巳爲小滿。小滿者言物於此小得滿盈也。

孏眞子錄 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

荊楚歲時記 四時有鳥名穫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杷上岸。

氾勝之書 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彊土可種黍一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黍心初生畏天露令兩人對持長索槩去其露日出乃止。

齊民要術 是月收諸色菜子。斫倒就地曬打收之用瓶罐盛貯標記名號。 是月收蜜蜂。 此月伐木不蛀。

下子。 芝麻

扦插。 梔子

栽種。 椒 松 大豆 紫蘇 麻宜夏至前十日。 晚黃瓜 葵 蓮 菉豆 白莧 荷根宜立夏前三日。 梔子 枇杷

收藏 絲綿 大麥 乾葚 菖芥 鹽春菜 蘿蔔子 筍乾 芋魁 蠶豆 甜菜乾 晚菜乾

雜事。 曬白菜 移茄 包梨 鋤忝芋 斫竹

占驗

禮記月令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羣芳譜 諺云有穀無穀且看四月十六。立一丈竿量月影。月當中時影過竿雨水多沒田夏旱人饑。長九尺主三時雨水。八尺七尺主雨水。六尺低田大熟高田半收。五尺主夏旱。四尺蝗。三尺人饑。

嘉定縣志 四月初四爲稻生日喜晴。

談苑 江南民於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禾言避水也。三日雨騎木驢言踏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餘言大熟也。

農政全書 四月以清和天氣爲正。 必作寒數日謂之麥秀寒。即月令麥秋至之候。 夏至日風色看交時最要緊屢驗。 月中看魚散子占水黃梅時水邊草上看散子高低以卜水增止。 立夏日看日暈有則主水諺

云一番暈添一番湖塘是夜雨損麥諺云二麥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夜雨大抵立夏後夜雨多便損麥蓋麥花夜吐雨多花損故麥粒浮秕也

五月　芒種　夏至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註仲夏日月會於鶉首斗建午之辰

又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陳澔曰此記午月之候螳蜋一名蚚父一名天馬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凡物皆稟陰陽之氣而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陽類者宜陽時得時則興失時則廢

又是月也農乃登黍

又日長至

孔頴達曰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

又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菫榮

鄭氏曰半夏藥草木菫王蒸也

周禮春官女巫旱暵則舞雩

疏此謂五月已後修雩故有旱暵之事旱而言暵者暵謂熱氣也

管子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者穀之始也

淮南子小滿加十五日斗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三禮義宗五月芒種爲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故以芒種爲名

嬾眞子錄芒種五月節種該數類之種謂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註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也

齊民要術五月芒種節後陽氣始虧陰慝將萌煖氣始盛蟲蠹並興乃弛角弓弩解其徽絃張竹木弓弩弛其絃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以竿挂油衣勿辟藏霖雨將降儲米穀薪炭以備道路陷滯不通是月也陰陽爭血氣散夏至先後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醲

距立秋無食煑餅及水引餅夏月食水時此二餅得水即堅强難消惟酒引餅即化可糴大小豆胡麻糶穬大小麥收弊絮及布帛至後糴麰麮曝乾置罌中密封使不生蟲至冬可養馬　十三是竹醉日可移竹

下子　夏松菜　夏蘿蔔

栽種　插稻秧　晚大豆　晚紅花　香菜

收藏　豆醬　烏梅　酸豆　木綿　菜子　蠶種

曬豆　紅花　白酒　芝麻　槐花　小麥　大蒜

藍青　椹子　蘿蔔子

雜事　斫苧　埋桃杏李梅核在牛糞內尖向上易出

淩蠶種　斫桑　芒種後壬日入梅梅日種草無不

活者。五月五日萵苣成片放廚櫃內辟蟲蛀衣帛等物收萵苣葉亦得。

東陽縣志夏至凡治田者不論多少必具酒肉祭土穀之神束草立標插諸田間就而祭之爲祭田婆蓋麥秋既登稻禾方茂義兼祈報矣。

占驗

禮記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穀乃飢。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月令占候圖朔日夏至并二日三日至六日夏至五穀熟。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夏至不熟。二十五日三十日夏

至時價平和。晦日夏至五穀貴。

便民圖纂五月宜熱。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又夜亦宜熱。諺云。晝暖夜寒。東海也乾。俱主旱。　五月暴熱之時看蕢草忽自枯死主有水。

老農俚語上半月夏至前田內鱺殺小魚主水。口開。水立至。易過。口閉反是。

田家五行朔日值芒種。六畜災。值夏至。冬米大貴。又夏至在月初主雨水調。諺云。夏至端午前。坐了種田年。

又五月十三連夜雨。來年早種白頭田。

嘉定縣志五月朔旦爲旱禾本命日。尤忌雨。

又夏至日起時。時分三節。共十五日。初雨爲迎時。末雨爲送時。諺云。高田只怕迎時雨。低田只怕送三時。蓋初時雨則旱。末時雨則潦也。若中時而雷。謂之腰報。亦主多雨。諺云。中時腰報。沒低田。

農政全書諺云。初一雨落井泉浮。初二雨落井泉枯。初三雨落連太湖。又云。一日值雨。人食百草。又云。一日晴。一年豐。一日雨。一年歉。　立梅。芒種日是也。宜晴。陰陽家云。芒後逢壬立梅。至後逢壬梅斷。或云芒種逢壬是立衛。按風土記云。夏至前。芒種後。雨爲黃梅雨。田家初插秧。謂之發黃梅。逢壬爲是。　芒後半月內西南風。諺云。梅裏西南。時裏潭潭。但此風連吹兩日。雨立至。　畏雷。諺云。梅裏雷。低田拆舍回。言低田巨浸。屋無用也。甚驗。或云聲多及震響反旱。往往經試。才有雷便有雨過。插秧之患。大抵芒後半月。謂之禁雷天。又云。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　立梅日早雨。謂之迎梅雨。一云主旱。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底開坼。一云主水。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雜占云。此日雨。卒未晴。試以二日比較。近年纔是無雨。雖有黃梅亦不多。不可不知也。　重五日只宜薄陰。但欲晒得蓬擷。（步結切。枯病也。）便好。大晴主水。雨主絲綿貴。大風雨主田內無邊帶。風水多也。　至後半月爲三時。頭時三日。中時五日。末時七日。時雨。中時主大水。若末時縱雨亦善。諺云。夏至未過。水袋未破。諺云。時裏一日西南風。准過黃梅兩日雨。又云。

時雨西南老龍奔潭皆主旱全不應晚轉東南必晴諺云朝西暮東風正是旱天公 未時得雷謂之送時主久晴諺云迎梅雨送時雷送去了便弗回 諺云黃梅天日幾番顛 冬青花占水旱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不來 夏至端午前又手種年田 夏至日雨落謂淋時雨主久雨 其年必豐 夏至有雲三伏熱如吹西南風急吹急沒慢吹慢沒 端午日雨來年大熟 分龍之日農家於是日早以米篩盛灰藉之紙至晚視之若有雨點迹則秋不熟穀價高人多閉糴 五月二十日大分龍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雷門 田家五行曰至正壬辰春末夏初水至既非桃

花亦非黃梅去而復來進退不已余家所種低田數多正苦於插種過時田中積水車戽未有乾期此日尚且勉強督工喜晴固好然八風周旋正不知吉凶如何至申時忽東南陣起見掛帆雨隨有雷三四聲方且驚愕忽見一老農拱手仰天且連稱慚愧不已因問其故答云今日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龍門復拱手相賀喜躍或問此處無雨他處卻雨如何老農云晴雨各以本境所致為占候也幼聞父老言前宋時平江府崑山縣作水災隣縣常熟卻稱旱上司謂接境一般高下之地豈有水旱如此相背之理不准中後其里人直赴於朝訴諸吏丞相丞相怪問亦然衆人因泣下而告曰崑山日日雨常熟只聞雷丞相謂有此理悉聽所陳至今吳中相傳以為古諺又諺云夏雨隔田晴又云夏雨分牛脊又云龍行熟路正此謂也其年果熟晴多雨少自此日至立秋止雨兩番 月內虹見麥貴有三卯宜種稻有應時雨 諺云二十分龍廿一雨破車閣在弄堂裏 二十分龍廿一雷拔起黃秧便插豆

六月 小暑 大暑

【易】說卦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西】史土寄王于四時莫盛于季夏於易卦為坤坤也者土也致役致養也土乘其旺蹈精華養萬物也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注】季夏日月會於鶉火斗建未之辰

【又】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陳澔曰此記未月之候【疏】蟋蟀生於土中至季夏羽翼未能遠飛但居其壁鷹感陰氣乃學習搏擊之事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

【又】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

中央土

陳澔曰土寄旺於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乎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

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以成五行之序。

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註〕戊之言茂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屈抑而起。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犂。兼為土官。

〔內經〕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在天為濕。在地為土。

〔註〕六月四陽二陰。合蒸以生濕氣。蒸腐萬物成土也。霧露雲雨。濕之用也。安靜稼穡。土之德也。

〔管子〕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

〔淮南子〕六月官少內。

〔注〕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內也。

〔春秋繁露〕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

〔吳志華覈傳〕是時盛夏興工。覈上疏曰。六月戊巳。土行正旺。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邱。春秋書之。垂為後戒。

〔齊民要術〕鋤地六月以後。雖濕亦無嫌。

〔註〕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見日。故雖濕亦無害矣。

六月命女工織縑練。絹及紗穀之屬。可燒灰染青紺雜色。七。此月斫竹不蛀。

打插。　楊柳

栽種。　小蒜　冬葵　油麻宜上旬　白莧　秋葵　葵菜

淋淪　蘿蔔　菉豆　胡蘿蔔　晚瓜　蔓菁

收藏。　米麥醋　三黃醋　豆豉　醬瓜　瓜乾　剳

蘇　紫草　綿絲　蘿蔔　楮實　白朮　雨衣

麻皮　麯宜伏中。　七寶瓜　酒藥　鯗魚　槐花

二麥　椒

雜事。　洗甘蔗　鋤竹園地　染木藍　培灌橙橘

斫柴　做米梅　打炭墼　打糞墼　耕麥地　耘

稻　鋤芋　是月飯不餿法。用生莧菜薄鋪在上。蓋之過夜。則不致餿壞。

〔又〕種瞿麥法。以伏為時。畝收十石。渾蒸曝乾。舂去皮。米全不碎。炊作飧。甚滑細。磨下絹簁。作餅亦滑美。

〔食物本草〕種小豆。以初伏為上。中伏次之。後則難為稱子。

占驗

〔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閩朱公書〕伏裏西北風。主冬水堅。諺云。伏裏西北風。臘裏船弗通。虹見主麥貴。日蝕主旱。有霧亦主旱。諺云。六月裏迷霧。要雨到白露。西南風主蟲損稻。朔日值大暑。人多疾。遇甲歲多飢。風雨主米貴。西北風。主七八月

內水橫流。　六月初八西北風。驚動海中龍。主有秋水。諺云。六月無蠅。新舊相登。米價平。

〔通考〕初六日晴。主收乾稻。雨謂之混耰耳。

〔四時占候〕六月雷不鳴。蝗蟲生。冬民不安。

〔望氣經〕六月三日有霧。則歲大熟。

〔田家五行〕月內有西南風。主生蟲損稻。秋前損根。可再抽苗。秋後損者。不復抽矣。諺云。秋前生蟲。損一莖發一莖。秋後生蟲。損了一莖。無了一莖。

〔農政全書〕六月初頭一劑雨。夜夜風潮到立秋。　六月蓋夾被。田裏不生米。　六月西風吹過草。八月無風秕子稻。　三伏中天熱。冬必多雨雪。　蝍蟟蟬叫稻生芒。

六月有水。謂之賊水。言不當有也。　小暑日晴雨。亦要看交時最緊。　六月初三日晝得雨。主秋旱。收乾稻。蘇秀人云。此日晝得雨。則西山及南海不斫簳竿。　初三日雨難喬稻。諺云。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　小暑日雨。名黃梅顛倒轉。主水。東南風及成塊白雲起。至半月舶趠風。主水退兼旱。無南風則無舶趠風。水卒不能退。諺云。舶趠風雲起。旱魃精空歡喜。仰面看青天。頭巾落在麻坼裏。東坡詩云。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正此日也。　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老農云。三伏中稿稻天氣。又當下壅時。最要晴。晴則熱故也。

天時

秋

〔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傳〕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傳〕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夷平也。老壯在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春秋〕襄公五年。大雩。〔左傳〕秋大雩。旱也。

〔注〕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

〔大戴禮〕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嘗新於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

〔書傳〕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

〔莊子〕正得秋而萬寶成。

〔農桑通訣〕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次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鴻雁來。次五日元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次秋分氣。初五日。

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坏戶後五日水始涸次季秋寒
露之節初五日鴻鴈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
日菊有黃花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
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
收斂之令

占驗

史記天官書辰星之色秋青白而歲熟

春秋繁露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 而秋多雷雷者
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

戎事類占 子雷歲凶秋月暴雷謂之天收百穀虛
耗不成

欽定授時通考

田家五行 天雷 者無風則無

七月 處暑

詩豳風七月流火

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 先
著火所在疏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 且
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 退
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

又七月烹葵及菽

疏葵菽當烹煮乃食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注孟秋日月會于鶉尾斗建申之辰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注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
熟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少皞
金天氏也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

陳澔曰此記申月之候

又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 天子曰 日
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 日天子親帥 九
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又是月也農 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又命百官始收 堤防謹壅塞

欽定授時通考

陳澔曰所以 之備者

春秋繁露嘗者七月嘗黍稷也

陶朱公書稻田立秋後不涿水酒十餘日謂之擱稻

東京夢華錄中元前一日即賣練 時鋪 面
又賣麻穀窠兒亦是繫在桌子腳上 告祖 之
意十五日供養祖先素食纔明即賣穄米飯巡 賣
亦告成意也

齊民要術七月四日命置麴室具箔槌取淨艾六日饌
治五穀磨具七日遂作麴及曝經書與衣作乾糗採葸
耳處暑中向秋節浣故製新作袷薄以備始涼糶大小
麥豆收縑練

栽種。 蕎麥 蒿菜 蔥 苜蓿 蘿蔔 菠菜宜月初
赤豆 姜 菜 蔓青 早菜 冬葵 芥菜立秋前。
雜事。 斫伐竹木 分薤 剝棗 刈草 作澱 耕
菜地 秋耕宜早恐霜後掩入陰氣 收黃葵花治湯火傷
七月七日晒曝革裘無蟲
收藏。 採松子 割藍 米醋 鹹豉 茄乾 小乾
瓜種 瓜蒂 紫蘇 地黃可辟向蛀。 花椒
荊芥 松柏子 糟茄 醬瓜 茄
楮子 芙蓉葉治癰。

占驗

禮記月令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易通卦驗 離氣見立秋分。則茂大熟。
月令占候圖 立秋坤卦用事。晡時涼風至。有雲如羣羊。宜粟穀。望西南坤上有黃雲。是正氣。亦以應節。萬物皆榮。豆穀熟。
又 立秋日午時。晷竿影得四尺五寸二分半。五穀熟。
望氣經 七月三日有霧。歲熟。
紀歷撮要 立秋日天氣晴明。萬物多不成熟。
又 立秋日要西南風。主稻禾倍收。三日三石。四日四石。
立秋日雷。名躒跡。損晚禾。亦名秋霹靂。主晚稻秕。

又 七夕。天河去探米價。回快米賤。回遲米貴。
又 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
又 處暑雨不通。白露枉相逢。
家塾事親 七月雷大吼。有急令。
又 虹以立秋四十六日內出正西。貫兌中秋。則有木有旱。
田家五行 七月朔日虹見。主年內。
嘉定縣志 處暑有雨。則物成熟。暑若還天不雨。
總然結實也難收。
萬寶全書 立秋日申時。西南方有赤雲。
農政全書 七月秋。到秋。六月秋。

欽定授時通考

又 立秋日小雨吉。大雨主傷禾。
又 七月有雨名洗車雨。主八月有麥花。諺。七月七無洗車。八月八無麥花。

八月 白露 秋分

詩豳風 八月萑葦。 傳 亂爲萑。葭爲葦。豫蓄萑葦。可以爲曲薄也。
又 八月其穫。 疏 八月其禾可刈穫也。
又 八月剝棗。 疏 棗須就樹擊之
八月斷壺。

傳 壺，瓠也。疏 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

禮記月令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註 仲秋日月會于壽星，斗建酉之辰。

又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陳澔曰：此記酉月之候。來，自北而來也。羞者，所美之食。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又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又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水始涸。

註 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

國語 辰角見而雨畢。

又 五間南呂，贊陽秀物也。

註 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

夏小正 八月剝瓜。

傳 畜瓜之時也。

漢書五行志 于易雷以八月入，其卦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

舊唐書 神龍元年，改秋社用仲秋。

唐書曆志 秋分後五日，日在氐十三度，龍角盡見，時雨可以畢矣。

六典 旱甚則修雩，秋分以後，雖旱不雩。

宋書禮志 祠大社，帝太稷，常以歲八月秋社日祠之。

金史食貨志 金宣宗元光元年，京南司農卿李蹊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方輸秋稅，皆以八月爲終限，若輸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乞寬徵斂之限，使先盡力於二麥。不從。

管子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淮南子 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

註 蔈，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

東京夢華錄 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齎送。貴戚宮院以豬羊肉、腰子、妳房、肚肺、鴨餅、瓜薑之屬，切作棊子片樣，滋味調和，鋪于飯上，謂之社飯。

孝經援神契 仲秋獲禾，報社祭稷。

內經 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烟，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

又 金鬱之發，夜零白露，林莽聲淒。

註 夜濡白露，曉聽風淒，乃秋金氣行也。

說文 酉爲秋門，萬物已入。

易通卦驗 秋分日入酉，白氣出直兌，此正氣也。

又 白露黃陰雲出，秋分白陰雲出。

白虎通 律中南呂。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

齊民要術 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

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

又八月暑退，涼風戒寒。趨練縑帛，染綵色，擘絲治絮，製新浣故，及韋履賤好，預買以備冬寒。刈萑葦芻茭，涼燥可上弓弩，繕理檠鋤，正縛鎧絃，遂以習射。弛竹木弓弧。糴種麥，糴黍。

栽種。　大蒜　罌粟　巢豈　苦藚　苧麻　蔓菁
諸般菜　葱子　大麥　牡丹　芍藥　分蘿菽
芥子　麗春　小麥　蕎麥　木瓜　花椒

收藏。　醋姜　茄醬　茄乾　糟茄　棗子　淹韭
晚黃瓜　地黃酒　芝麻　栗子　柿子　韭花
柿漆　斫竹

移植。　早梅　橙橘　枇杷　牡丹

雜事。　罨麴　鋤竹園地　是月防霧傷禾。蔬菜著霧則多損。檾麻散絟於樹枝上，則可辟霧氣。或用稭稈於樹上四散絟縛亦得。

田家五行　八月中旬作熱，謂之潮熱。又名八月小春。

田家雜占　八月中氣前後起西北風，謂之霜信。未風先雨，謂之料信雨。

農桑通訣　八月社前，即可種麥。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

農政全書　種麥，八月白露節後，逢上戊為上時，中戊為中時，下戊為下時。

又八月早禾怕北風，晚禾怕南風。　朔日晴，主冬宜豈暑，得雨宜麥。一云風雨宜麥。又云凡朔要晴，唯此月要雨，好種麥。　白露雨為苦雨，稻禾霑之則白颯，蔬菜霑之則味苦。諺云：白露日個雨，來一路，苦一路。又云：白露前是雨，白露後是鬼。其時之雨，片雲來便雨，稻花見日吐出，陰雨則收，正吐之時，暴雨忽來，卒不能收，遂致白颯之患。若連朝雨，反不為災，不免曾閣吐秀，有皮殼厚之病。

占驗

禮記月令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京房易候　虹八月出西方，粟貴。

通考　朔日值白露，果穀不實。值秋分，主物價貴。

又　秋分諺云：分社同一日，低田盡叫屈。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

楊升菴集　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杜子美詩：鼓角漏天東，是也。自秋分後遇壬，謂之入霖。與下日入液。

談叢　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蕎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秀。

又　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不熟。角田，豆也。

經鉏堂雜志　八月一日雁門開，懶婦催將刀尺裁。

嘉定縣志秋分在社日前則田有收而穀賤後則無收而穀貴諺云分後社白米徧天下社後分白米如錦墩

又八月二十四日爲稻藁生日雨則雖得穀藁必腐

農政全書秋分要微雨或天陰最妙主來年高低田大熟　喜雨諺云麥秀風搖稻秀雨澆此言將秀得雨則堂肚大穀穗長秀實之後雨則米粒圓見收數　畏旱諺云田怕秋乾人怕老窮秋熱損苗旱則必熱　怕秋水潦稻諺云雨水淹沒產全收不得　八月又作新涼諺云處暑後十八盆湯　又云立秋後四十五日浴堂乾　十八日潮生日前後有水謂之橫港水

九月　寒露　霜降

詩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暮

傳蟋蟀蛬也箋蛬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已畢

又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疏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

豳風九月授衣

箋九月霜降始寒蠶績之功成可以授衣矣

又九月叔苴

疏叔拾也苴麻之有實者也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江田收穫者猶納介以供常食也

又九月築場圃

箋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

又九月肅霜

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註季秋日月會于大火斗建戌之辰

又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花豺乃祭獸戮禽

陳澔曰此記戌月之候雁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爵爲蛤飛物化爲潛物也鞠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鞠色以黃爲正也祭獸者祭之于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

又是月也霜始降

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

疏俯垂頭向下以隨氣陽也墐塗也塗塞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氣也

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國語天根見而水涸

註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

本見而草木節解

註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

理解也。

夏小正 樹麥。

傳 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春秋繁露 季秋九月。陰乃始多于陽。天乃于是時出凓下霜。

說文 戍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

易通卦驗 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霜降。太陽雲出。上如羊。下如磻石。

三禮義宗 寒露者。九月之時。露氣轉寒也。

又 九月霜降爲中。露變爲霜。故以爲霜降節。

齊民要術 大豆。九月中。候近地葉有黃落者。速刈之。

註 葉少不黃。必浥鬱。刈不速。逢風則葉落盡。遇雨濕爛不成。

又 茄子九月熟時。摘取擘破。水淘子。取沉者速曝乾裹置。至二月畦種。

又 九月治場圃。塗囷倉。修竇窖。繕五兵。習戰射。以備寒凍窮厄之寇。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撤重。以救其寒。

栽種。 椒 菊 茱萸 地黃 蠶豆 牡丹 水仙 宜月初。 柿 蒜 萱草 芥菜 蕎麥 芍藥 罌粟九日。 諸般冬菜

分栽。 櫻桃 桃 楊

移植。 枇杷 橙 雜果木

收藏。 栗 諸色豆稈 五穀種 油麻 甘蔗 梔子 紫蘇 木瓜 韭子 牛旁子 冬瓜子 茱萸 茄種 栗子 枸杞 椿子 皂角 黃菊 槐子 蟹殼治產後兒枕疼。 茶子 紫草子

雜事。 掘薑出土 草包石榴橘栗蒲桃 米菊 築場圃 斫竹木 斫芋 收雜種

續本事詩 北方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乃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謂此。

嘉興縣志 九月蒔麥豆。栽桑築場。亦謂之忙月。

占驗

禮記月令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地土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師曠占 粟米常以九月爲本。若貴賤不時。以最賤之日爲本。粟以秋得本。貴在來夏。以冬得本。貴在來秋。此收穀遠近之期也。

戎事類占 自二日至九日。以日占月。遇此日風。則此月穀貴。九月雷。主穀貴。

又 霜不下。則來年三月多陰寒。雨。主米貴。

文林廣記 九月庚辰辛卯日雨。主冬穀貴一倍。

〔又〕虹以九月出西方。大小豆貴。又朔日虹見。麻貴。油貴。

〔雜占〕朔日值寒露。主冬寒嚴。值霜降。主歲歉。

〔又〕朔日風雨。主春旱。夏雨。芝麻貴。又朔日東風。半日不止。主米麥貴。

〔又〕九月上卯日北風。來年三七月米大貴。東風亦然。西北平平。

〔又〕十三日晴。則冬晴柴賤。

〔田家五行〕重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諺云。重陽無雨一冬晴。又諺云。九日雨。米成脯。又云重陽濕漉漉。穰草錢千束。

〔四時占候〕九月雨大宜收禾。又云九月九日是雨歸路日。有雨來年熟。

〔嘉定縣志〕九月十三爲稻藿生日。宜晴。又云十三晴。不如十四盡十四晴。釘靴掛斷鼻頭繩。

〔農政全書〕九月初有雨多。謂之秋水。中氣前後起西北風。謂之霜降信。有雨謂之濕信。未風先雨。謂之料信雨。霜降前來信易過。霜後來信必嚴毒。此信乾濕後信必如之。諺云。霜降了布衲著。何言已有暴寒之色。

欽定授時通考卷六

天時

冬

〔書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傳〕北稱朔。亦稱方。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疏〕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爲賓餞。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卽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傳〕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

詩豳風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傳 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氣寒也 疏 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

小雅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傳 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疏 明年將豐必有積雪爲宿澤也

左傳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注 王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爲時。

大戴禮 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於倉於時

有事烝於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

書傳 上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

農桑通訣 立冬之節首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次小雪中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騰地氣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次仲冬大雪節氣初五日鶡鴠不鳴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次冬至中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次季冬小寒節氣初五日雁北鄉次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雉始雊次大寒中氣初五日雞始乳款冬華次五日征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藏之令。

十月 立冬 小雪

詩豳風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傳 春酒凍醪也 疏 穫稻爲酒是助養老。

又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箋 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饑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群臣。

禮記月令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注 孟冬日月會于析木之津斗建亥之辰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

注 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道閉

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于下揆然萌芽顓頊高陽氏也元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

又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陳澔曰此記亥月之候蜃蛟屬此飛物化爲潛物也虹非有質而曰藏言其氣之下伏也

又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

又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又 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注 謂芻禾薪蒸之屬。

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草木歸其澤。

注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

白虎通律中應鐘。鐘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三禮義宗十月立冬爲節者。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因爲節名。十月小雪爲中者。氣叙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

齊民要術十月培築垣墻。塞向墐戶。上辛命典饋漬麴釀冬酒。作脯腊。先水凍。作凉餳。煮暴飼。可折麻。緝績布縷。作白履不借。草履之賤者。曰不借。賣縑帛弊絮。糴粟豆麻子。

移植。 橙 柑 橘

栽種。 大小荳 菘菜 牛蒡 蘿蔔

收藏。 地黃 莙薘菜 天蘿子 茶子 楮皮 天豆 栗子 薏苡 椒 冬瓜子 芙蓉條 石楠 蘿蔔 山藥 枸杞 皂角 苧

雜事。 移葵 接花果 澆溉花木 穫稻 納禾稼 開磚 煮膠 收炭 造牛衣 修牛馬 塞北戶 用蓋爐 石堦砌 收二蠶葉 壅苧麻 耘麥地 收猪種 泥飾牛馬屋 壓桑

占驗

歲時事要十月天時和暖似春。花木重花。故曰小春。

西域志天竺國以十月二十六日爲冬至。冬至則麥秀。

禮記月令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師曠占五穀貴賤。常以十月朔日占。風從東來春賤。逆此者貴。

家塾事親朔日値立冬。主災異。値小雪。有東風。春米賤。西風春米貴。其日用斗量米。若級在斗。來春陡貴。甚驗。

又十月有三卯。糴平。無則穀貴。

農政全書十月立冬晴。則一冬多晴。雨則一冬多雨。亦多陰寒。諺云。賣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立冬日西北風。主來年旱。天熱。 晴過寒。諺云。立冬晴過寒。弗要極柴積。又主有魚。 雨主無魚。諺云。一點雨。一個欃魚鮓。 冬前霜多。主來年旱。冬後多。晚禾好。 十六日爲寒婆生日。晴主冬暖。此說得之崇德舉人徐伯和。自江東石洞秩滿而歸。云彼中客旅遠出。專看此日。若晴暖則但隨身衣服而已。不必他備。言極有准也。 月內有雷主災疫。有霧俗呼曰沐露。主來年水大。仍相去

二百單五日水至。老農咸謂極驗。或云要看霧著水面則輕。離水面則重。諺云十月沫露塘瀊。十一月沫露塘乾。冬初和暖。謂之十月小春。又謂之晒糯穀天漸見天寒日短。必須夜作。諺云十月無工。只有梳頭吃飯工。又云河東西好使犁。河射角好夜作。立冬前後起南北風謂之立冬信。月內風頻作謂之十月五風信。諺云冬至前後瀉水不走。

十一月　大雪　冬至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注仲冬日月會于星紀斗建子之辰。

又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陳澔曰。此記子月之候。鶡旦夜鳴求旦之鳥。

是月也日短至。

陳澔曰。短至短之極也。

又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注芸與荔挺皆香草。結屈也。解脫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枯涸者漸滋發也

漢書律歷志律中黃鍾。黃者中之色。鍾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

三禮義宗十一月大雪爲節者。形於小雪爲大雪。時雪轉甚。故以大雪名節。

孝經說斗指子爲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

四民月令冬十一月。糶秔稻粟豆麻子。

便民圖纂十一月種大小麥。稻收割畢。將田鋤成行壠。令四畔溝洫通水。下種以灰糞蓋之。諺云無灰不種麥。須灰糞均調爲上。宜雪壓易長。

務本新書十一月種油菜。稻收畢。鋤田如麥田法。既下菜種。和水糞之。芟去其草。再糞之。雪壓亦易長。明年初夏間收子取油甚香美。

齊民要術冬十一月。陰陽爭。血氣散。冬至日先後各五日。寢別內外。可釀醢。糴秔稻粟豆麻子。此月如有雪則收貯雪水。埋地中。浸穀種。倍收不怕。

栽種。　小麥　油菜　萵苣　桑

移植。　松　柏　檜

收藏。　鹽水蘿蔔　牛蒡子　豆餅　水果子　鹽菜

澆培。宜冬至前　石榴　柑　橘　橙　柚　梨　栗　棗　柿

雜事。　做酒漿　接雜木　造農具　夾笆籬　澆菜　伐木　斫竹　打豆油　置碎草牛腳下春糞田　斂芙蓉條　試穀種　鋤油菜

占驗

禮記月令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

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四時纂要冬至數至元旦五十日者。民食足。

陶朱公書冬至日觀雲。須于子時至平旦觀之。若青雲北起。主歲稔民安。赤雲主旱。黑雲主水。白雲主人災。黃雲大熟。無雲主凶。

又冬至日占風。若南風主穀貴。北風主歲稔。西風主禾熟。若東南風久有重霧主水。西南風主久陰。諺云。冬至西南百日陰。半晴半雨到清明。

易通卦驗冬至日謹候。見雲迎送從其鄉來。歲美民和。

春秋感精符南至有雲迎日。年豐之象。

尚書璇璣鈐冬至陰雲祁寒。有雲迎日者。來歲大美。

京房易占虹以冬至四十六日內出東方。貫艮中。春多旱。夏多火災。粟貴。

玉海開元十一年十一月癸酉日長至。太史奏有雲迎日。府風至。日有冠珥。太平之嘉應。

紀歷撮要冬至前米價長。貧兒受長養。冬至前米價落。貧兒轉消索。

清臺占法冬至後一日得壬。炎旱千里。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四日得壬。五穀熟。五日得壬。少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流。八日得壬。海翻騰。九日得壬。大熟。十日至十二日得壬。五穀不成。

農政全書十一月冬至諺曰。乾冬濕年。坐了種田。又云。闇熱冬至冷淡年。蓋吳人尚冬至。欲晴故也。或云冬至雨。年必晴。冬至晴。年必雨。此說頗准。

嘉興縣志冬至晴。主來歲稔。

嘉定縣志十一月十七為彌陀生日。忌南風。相傳有偶云。南風吹我面。有米也不賤。北風吹我背。無米也不貴。極驗。

沈存中筆談是月中遇東南風。謂之歲露。有大毒。若飢感其氣。開年著瘟病。又云。風色多與下年夏至相對。

農桑輯要欲知來年五穀所宜。是日取諸種各平量一升。布囊盛之。埋窖陰地。後五日發取量之。息多者。歲所宜也。

十二月 小寒 大寒

禮記月令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注季冬日月會于元枵。斗建丑之辰。

又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陳澔曰。此記丑月之候。雉雊雞乳也。

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注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

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又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注言專一汝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于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

國語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耕。
注菓藥同寒謂季冬大寒時也。
漢書律歷志律中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
而牙物也。
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廻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
享臘。
注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功。
物畢成故以戌臘。
白虎通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
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
三禮義宗小寒爲節者亦形於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

氣猶未極也。
又大寒爲中者上形於小寒故謂之大十一月一陽爻
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
極故謂大寒。
易通卦驗小寒合凍蒼陽雲出氐大寒降雪黑陽雲出
心。
風俗通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
戌日臘戌者溫氣也。
齊民要術十二月休農息役惠必下浹遂合耦田器養
耕牛選任田者以俟農事之起去豬盍車骨。後三歲可合瘡膏藥。
及臘日祀炙箑。箑一作蓬燒飲治刺入肉中。及樹瓜田中四角去蔕蟲。

栽種。 橘 松 花樹 麥宜臘日。 桑 森麻
收藏。 臘米 臘水 臘酒 臘肉 臘葱 風魚
臘脂 臘糟 猪脂 氷
雜事。 造農具 舂米 舂粉 浸米可止瀉痢。 浸燈心
剝桑 壓果木 添桑泥 撒牡丹土 合臘藥
掃 以猪脂晉馬 臘水作麪糊裱背不蛀。 伐竹
木
舂稻必須冬時積日燥暴一夜置霜露中即舂若冬舂
不乾即果青赤脉起不經霜不燥暴則米碎矣。
范成大冬舂行序臘日舂米爲一歲計多聚杵臼盡臘
中畢事藏之土瓦倉中經年不壞謂之冬舂米詩臘中

儲蓄百事利第一先舂年米計聲呼步碓滿門庭運杵
成風雷動地篩勻箕健無粞糠百斛只費三日忙齊頭
圓漐箭子長隔籮耀日雪生光土倉瓦龕分盖藏不蠹
不腐常新香去年薄收飯不足今年頓頓炊白玉春耕
有種夏有糧接到明年秋刈熟鄰叟來觀還嘆嗟貧人
一飽不可賒官租私債紛如麻有米冬舂能幾家

占驗

禮記月令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
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
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
陶朱公書朔日値大雪或冬至皆主有灾風雨主麥好。

西風主盜賊起

又念四夜黃昏時候。鄉人束稻草於竿。爇火在田間行走。名曰照田蠶。看火色卜水旱。色白主水。色赤主旱。猛烈年豐。蔵䵷歲歉。取北風爲上。又除夜燒盆爆竹。與照田蠶看火色同。是夜取安靜爲吉。

通考十二月朔日值大寒。主有虎出爲災。值小寒。主有祥瑞。東風半日不止。主六畜大災。風主春旱。

又月內有霧。亦主來年有水。有冷雨暴作。主來年六七月內横水

又常以歲除夜。五更視北斗。占五穀善惡。其星明則成熟。暗則有損。貪狼主蕎麥。巨門主粟。祿存主黍。文曲主

芝蘇。廉貞主麥。武曲主粳糯。破軍主赤豆。輔星主大豆。

雜占臘月柳眼青。主來年夏秋米賤。臘月雷鳴。雪裡主陰雨百日。又月內雷。主來年旱澇愆期。

紀歷撮要冰結後水落。主來年旱。結後水漲。名上水冰。主水。若緊後來年大水。

又除夜東北風。五禾大熟。

農政全書冬天南風三兩日。必有雪。至後第三戌爲臘。臘前三兩番雪。謂之臘前三白。大宜菜麥。諺云。臘雪是被。春雪是鬼。又主來年豐稔。諺云。一月見三白。田翁笑嚇嚇。又主殺蝗子。十二月謂之大禁月。忽有一日稍暖。即是大寒之候。諺云。一日赤膊。三日齷齪。又云。大寒須守火。無事不出門。又云。大寒無過丑寅。大熱無過未申。十二月立春在殘年。主冬暖。諺云。兩春夾一冬。無被暖烘烘。

土宜

彙考

易泰卦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疏 天地之宜者。謂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若大司徒云。其動物植物。及職方云。揚州其貢宜稻麥。雍州其貢宜黍稷。人君輔助天地所宜之物。使各安其性。得其宜也。宜者據物言之。

程傳 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

折中 蔡氏淵曰。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又繫辭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疏 地之宜者。若周禮五土動物植物。各有所宜是也。

春秋左傳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集解 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禮記王制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 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 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冀州域 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又月令 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

集說 土地有高下。五種有宜否。

又禮運 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

注 鄭氏曰。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安其居。不易其利。

周禮地官 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註 周猶徧也。九州。揚荊豫青兖雍幽冀幷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疏 釋曰。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案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謂知此數也。又辨其山林川澤以下十等形狀名號。及所出之物也。九州揚荊以下。據職方周之九州而言。故有幽幷。無徐梁。禹貢據夏以前九州。故有徐梁。無幽幷也。積石曰山者。案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巖巖積石貌。鄭據此而言。按爾雅山丘別釋。則丘是純土。其山皆石。亦有兼土者。故

曰石戴土謂之崔嵬。又周語云，夫山土之聚，是其山有土也。竹木曰林者，謂生平地。注瀆曰川者，按釋水云，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注云，皆以小注大。此云注瀆曰川者，爾雅無此言，鄭以義增之耳。此瀆與四瀆義異。四瀆則亦川，故職方云，其川三江，其川江漢也。水鍾曰澤者，周語虞太子晉之言也。土高曰邱者，爾雅山邱別釋，則邱無石者也。大阜曰陵者，按爾雅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原是陵與邱高下異稱，皆無石者也。其有石者，亦曰陵。故左氏僖三十二年云，殽有二陵，是有石者也。水崖曰墳者，按爾雅

云，重崖岸墳大防。是墳爲崖岸之峻者。故詩云，遵彼汝墳，是汝水之大防，亦是水崖曰墳也。下平曰衍者，墳既水崖而高，明衍爲下平。此下平又與下濕曰隰者別也。高平曰原者，按爾雅云，高平曰原，廣平曰陸，此對下濕曰隰而言。其實高平即廣平者也。下濕曰隰者，爾雅釋地文。

〔又〕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藝。

〔註〕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阜猶盛也。毓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藝猶蒔也。疏，辨十二壤之物者，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殖之穜。遂即以敎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藝其黍稷也。王氏曰，名所以命其土，則邱陵墳衍原隰之屬。物所以色其土，則青黎赤埴黑墳之屬。鄭鍔曰，壤所以種藝，然穀之種於此壤，則有宜有不宜。如冀之白壤，兗之黑墳，青之白墳，徐之赤埴，揚荊之塗泥，豫之墳壚，梁之青黎，雍之黃壤，則有宜稻者，宜麥者，宜五種者，宜三種者。不知其所宜，何以敎民稼穡。周官辨之以土宜之法，既別其名，又別其物，所以有土壤之殊也。

〔又〕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註〕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若云荊揚地宜稻，幽幷地宜麻。地慝若障蠱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

〔孝經〕分地之利。朱子孝經刊誤本。分改作用。

〔註〕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疏，五土，周禮大司徒山陵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也。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粱，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菰稻生於水。又小學注陳氏

選日高卑燥濕生植農桑者地之利也辨地之宜而稌黍菽麥各遂其性則所入有餘矣

管子 地者政之本也地之不可食者百而當一命之曰地均

註 政從地生土地就中論不可食者而除之紀其可食之實

又 辨於地利而民可富

吳越春秋 稷爲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也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

淮南子 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

通鑑外紀 黃帝畫野分州以分星次經地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

大學衍義補 邱氏濬曰臣按人君之治莫先於養民而民之所以得其養者在稼穡樹藝而已稼穡樹藝地土各有所宜故禹平水土別九州必辨其土之質與色以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興地利制其等以定賦法不責有於無不取多於少無非以爲民而已

又 臣按地土高下燥濕不同而同於生物生物之性雖同而所生之物則有宜不宜焉土性雖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勝天況地乎宋太宗詔江南之民種諸穀江北之民種秔稻真宗取占城稻種散諸民間是亦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雜蒔諸穀江北民亦皆種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旱禾焉二帝之功及民遠矣後之有志於勤民者宜倣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種諸穀有司以其勸相之數爲考課焉

農桑通訣 封畛之別地勢遼絕其間物產所宜者往往而異蓋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孟子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謂之教民意者不止教以耕耘播種而已其亦因九州之別土性之異視其土宜而教之歟今按禹

貢所載九州田土土各有差田各有等山川阻隔風氣不同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於冀兗者不可以青徐論宜於荊揚者不可以雍豫擬此聖人所謂分地之利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淮南子分別五方星野其土產名物各有證驗此天地覆載一定古今不可易者蓋其土地之廣不外乎是但所謂遐裔不無遼絕若能自內而外求由近而及遠則土產之物皆可推而知之矣大抵風土之說總而言之則方域之多大有不同詳而言之雖一州之域一縣一里之間亦有幾種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

藝草人掌土化之物以物土相其宜以爲之種若今之善農者審方域田壤之異以分其類參土化土會之法以辨其種如此可不失種土之宜而能盡稼穡之利矣

農政全書五地十二壤周官舊法此可通變用之者也若謂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則必無之理立論若斯固後世惰窳之吏游閒之民偸不事事者之口實耳古來蔬果如頗稜安石榴海棠蒜之屬自外國來者多矣今薥麥蕎之類移栽北方其種特盛亦向時所謂土地不宜者也凡地方所無或是昔無此種或有之而偶絶果若盡力樹藝殆無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時未合人力未至耳試爲之無事空言抵捍也第其中亦有不宜者則是寒暖相違天氣所絶無關於地若荔枝龍眼不能踰嶺橘柚橙柑不能過淮他若蘭茉莉之類亦千百中之一二吾意欲於農書中載南北緯度如云某地北極出地若干度令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以興樹藝庶爲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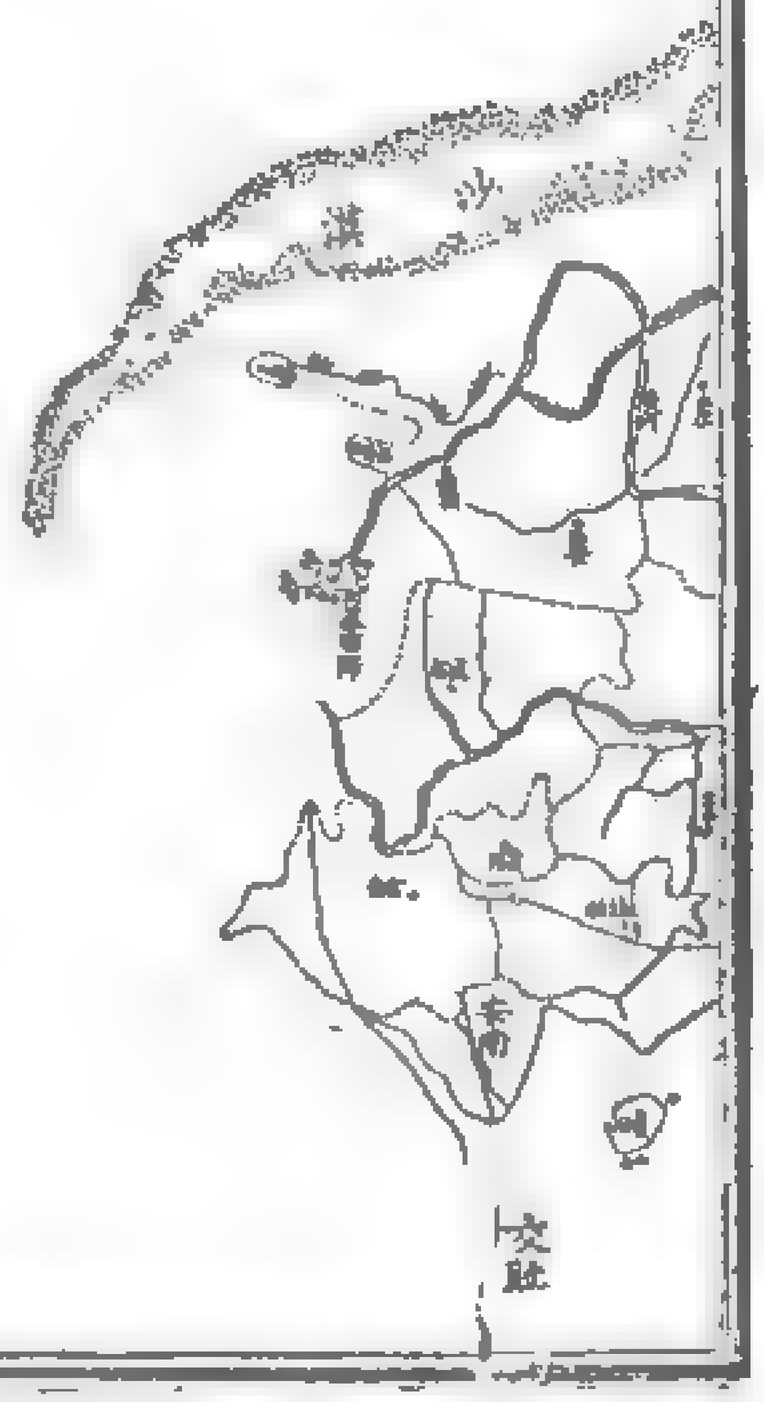
欽定授時通考卷八

土宜

方輿圖說

方輿總圖說　直隸圖說　盛京圖說
江南圖說　江西圖說　浙江圖說
福建圖說　湖北圖說　湖南圖說
河南圖說　山東圖說　山西圖說
西安圖說　甘肅圖說　四川圖說
廣東圖說　廣西圖說　雲南圖說
貴州圖說

方輿總圖說



文獻通考。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寖多。所統寖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離析碟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寖不復可考矣。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

直隸全圖

分野考順天府古幽州尾箕分野永平府古幽州尾分野保定府古幽州尾箕分野易州古幽州尾箕分野河間府古幽州尾箕分野天津府古幽州尾箕分野正定府古冀州昴畢分野冀州古冀州昴畢分野趙州古冀州昴畢分野深州古冀州昴畢分野定州古冀州昴畢分野順德府古冀州昴分野廣平府古冀州昴分野大名府古冀兗二州室壁分野宣化府古幽州尾分野

一統志地勢寬厚關塞險固總握中原之夷曠者莫過燕薊雖云長安有崤函之固洛邑為天下之中要之帝王都會億萬年悠久之業莫燕薊若矣

又水有九河滄溟之雄山有太行居庸之固玉泉之流經緯乎禁籞之中碣石之壯盤踞乎畿甸之內故其風氣之清淑山川之壯觀誠有以卓冠四方為萬國之都會

盛京全圖

分野考 奉天府古冀青二州箕尾分野。錦州府古冀青二州箕尾分野。

一統志 滄海朝宗。白山拱峙。渾河遼水。遶帶西南。黑水混同。襟環東北。控制諸邦。跨馭六合。允

帝業之根本。洵留守之雄都也。

又 西接畿輔。東控朝鮮。瀕瀛海以帶龍江。俯登萊而通朔漠。此其大勢然也。司民牧者兩郡攸分。統軍政者三鎮是賴。既星羅以棊布。因畫井以分疆。念

王業之所基。苞桑培及于萬世。知邊防之為重。屏翰永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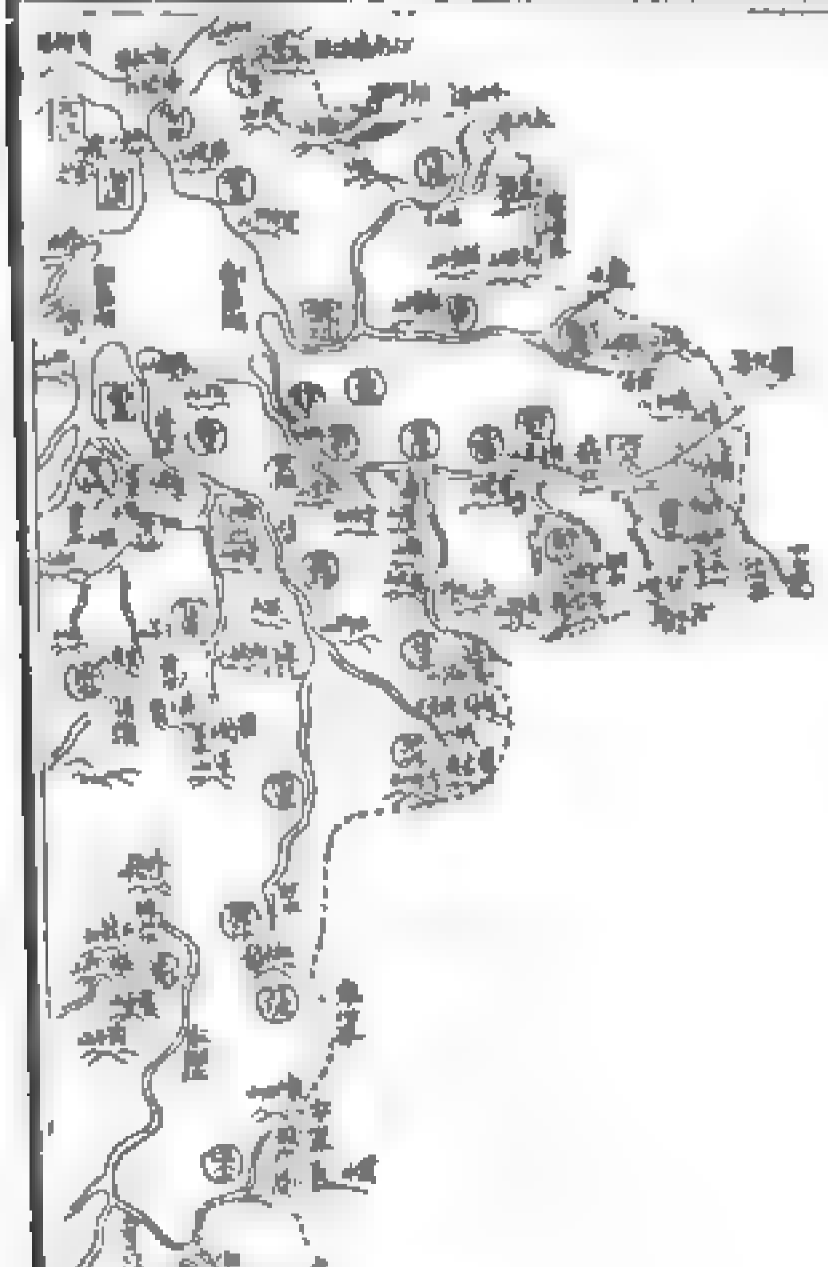
神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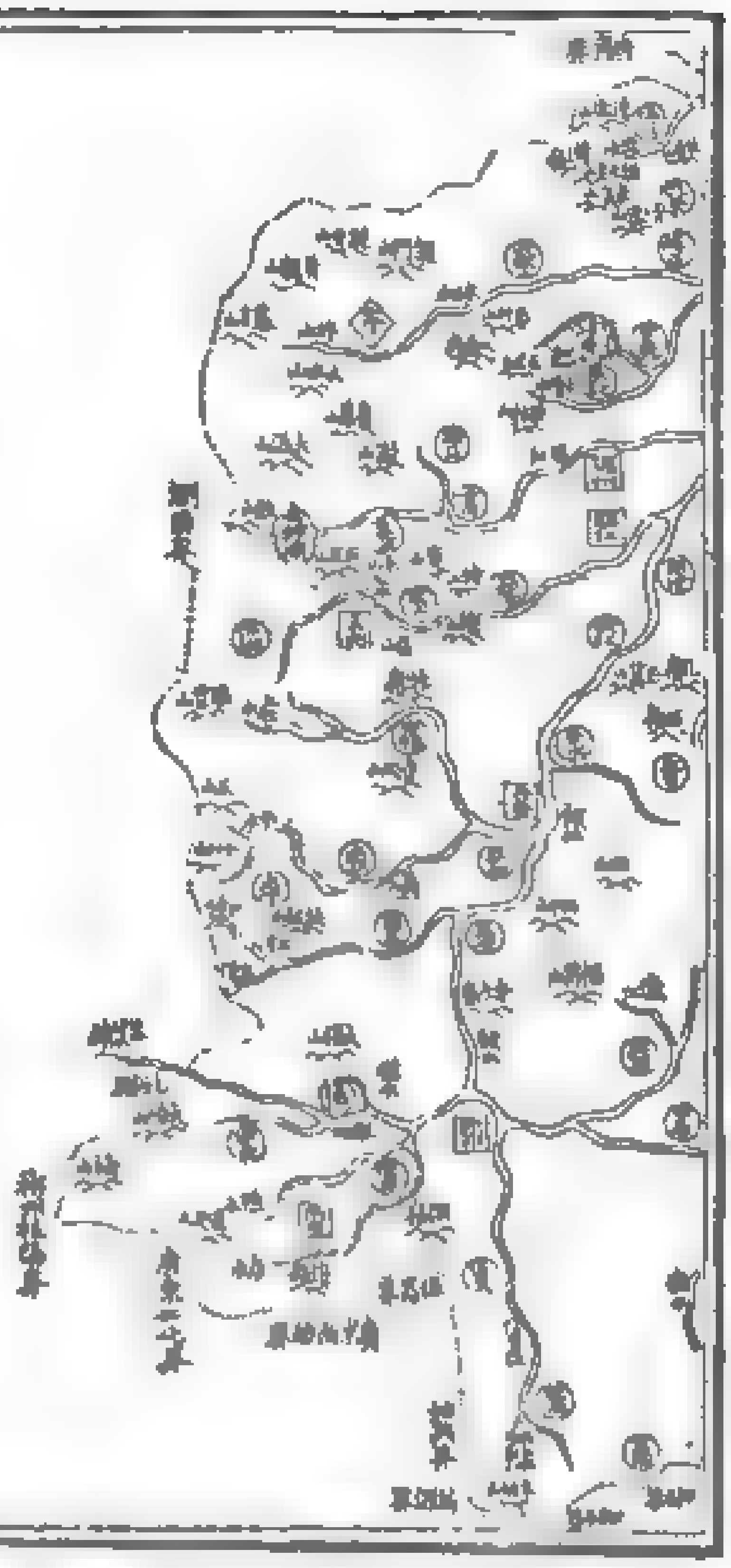
江南全省圖

分野考江寧府古揚州斗分野。蘇州府古揚州斗分野。太倉州古揚州斗分野。松江府古揚州斗分野。常州府古揚州斗分野。鎮江府古揚州斗分野。淮安府古揚州斗分野。海州古徐州奎婁分野。揚州府古揚州斗分野。通州古揚州斗分野。徐州府古豫州房心分野。安慶府古揚州斗分野。徽州府古揚州斗分野。寧國府古揚州斗分野。池州府古揚州斗分野。太平府古揚州斗分野。廬州府古揚州斗分野。六安州古揚州斗分野。鳳陽府古揚州斗分野。泗州古徐州斗分野。潁州府古豫州房心分野。和州古揚州斗分野。滁州古揚州斗分野。廣德州古揚州斗分野。

江南通志鍾茅八公天柱九華黃塗潛霍。山之作鎮而著名者。不可勝數。黃河江淮運河三江泗海穎睢淝滁水之縈行而浸衍者。不可勝數。數則震澤巢湖洮湖。關則東關淸流二峴。名都雄鎮。襟帶江淮。

江西全省圖





分野考南昌府古揚州斗分野。饒州府古揚州斗分野。廣信府古揚州斗分野。南康府古揚州斗分野。九江府古揚州斗牛分野。建昌府古揚州斗分野。撫州府古揚州斗分野。臨江府古揚州斗分野。吉安府古荆揚二州斗分野。瑞州府古揚州斗分野。袁州府古揚州斗分野。贛州府古揚州斗分野。南安府古揚州斗分野。

一統志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踰淮汴以達于京師。據嶺海之全。斥交廣之境。提封數千里。此江右之大較也。

浙江全省圖

分野者杭州府古揚州斗分野。嘉興府古揚州斗分野。湖州府古揚州斗牛分野。寧波府古揚州牛女分野。紹興府古揚州牛女分野。台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金華府古揚州牛女分野。衢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嚴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溫州府古揚州斗牛女分野。處州府古揚州斗分野。

一統志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二郡實與江淮相表裏。嚴衢二郡實與徽饒為鄰郡。左接信都。右通閩關。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城。四通八達之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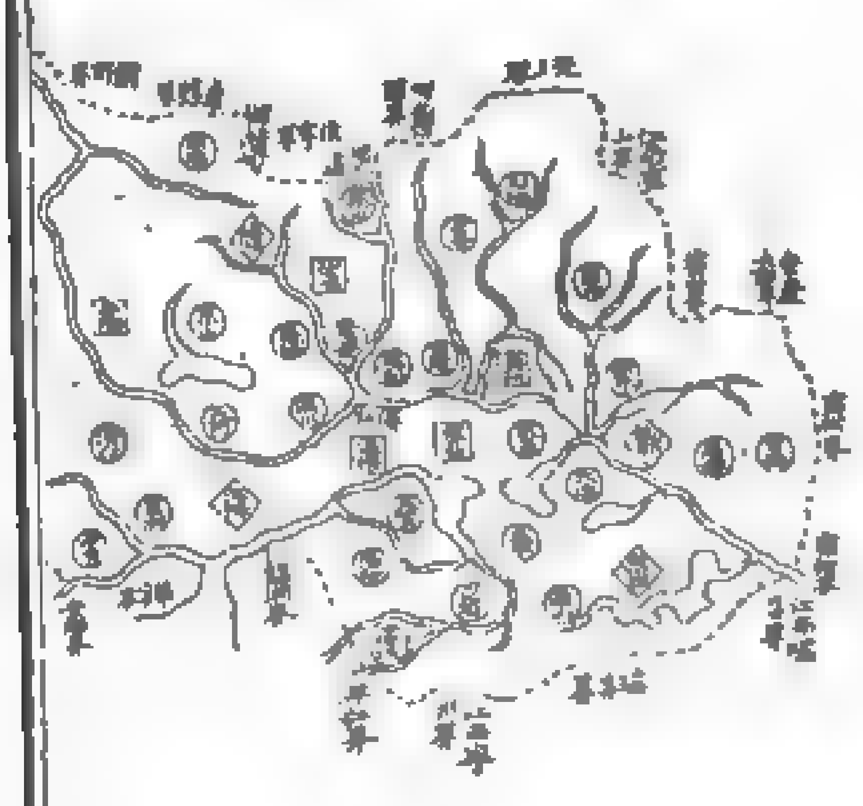
又山川秀發。風土清佳。民人視為樂郊。遊客引為福地。東晉以后。風流掩映。粤自有宋建都臨安。景物之盛。甲于南服。士大夫類能形諸歌咏。蓋越中之風致。至是而極盛矣。

福建全省圖

分野考福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泉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建寧府古揚州牛女分野延平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汀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興化府古揚州牛女分野邵武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漳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福寧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永春州古揚州牛女分野龍巖州古揚州牛女分野臺灣府古海外地牛女分野

福建通志閩地幅幀廣輪之數計四千餘里控豫引閩互為唇齒福泉四郡則襟帶大海長溪汀邵諸處綿亙崇岡建劍則溪灘亙相環抱實為兩浙之鎖鑰區分隆扼繡錯綺分以云形勢可謂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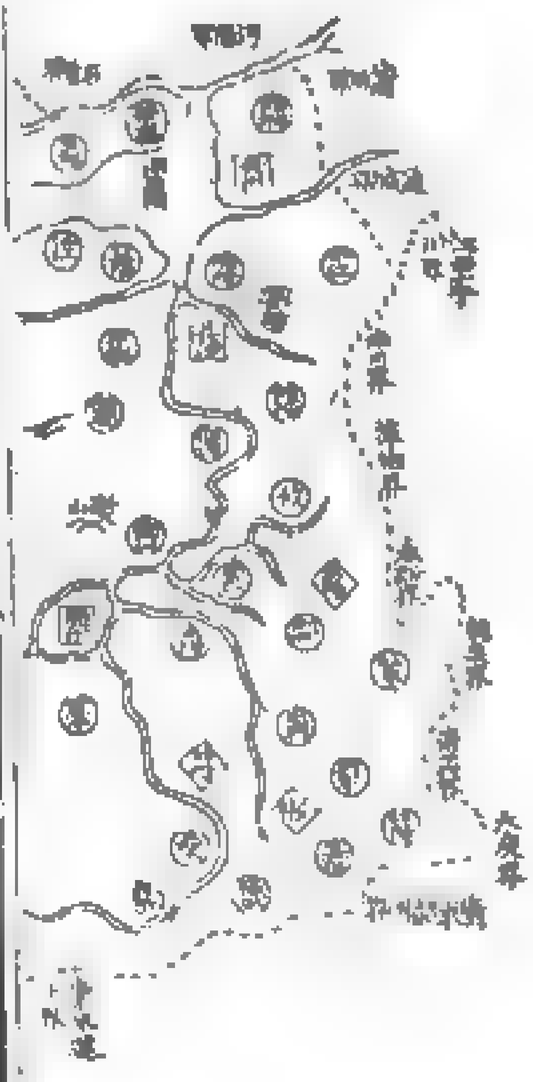
湖北省圖



分野考武昌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漢陽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安陸府古荆州。翼軫分野。襄陽府古荆豫二州。翼軫分野。鄖陽府古荆豫二州。翼軫分野。德安府古荆州。翼軫分野。黄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荆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宜昌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施南府古荆梁二州。翼軫分野。

一統志荆于九州之土。最稱閎衍。迴絡衡貫。神禹之跡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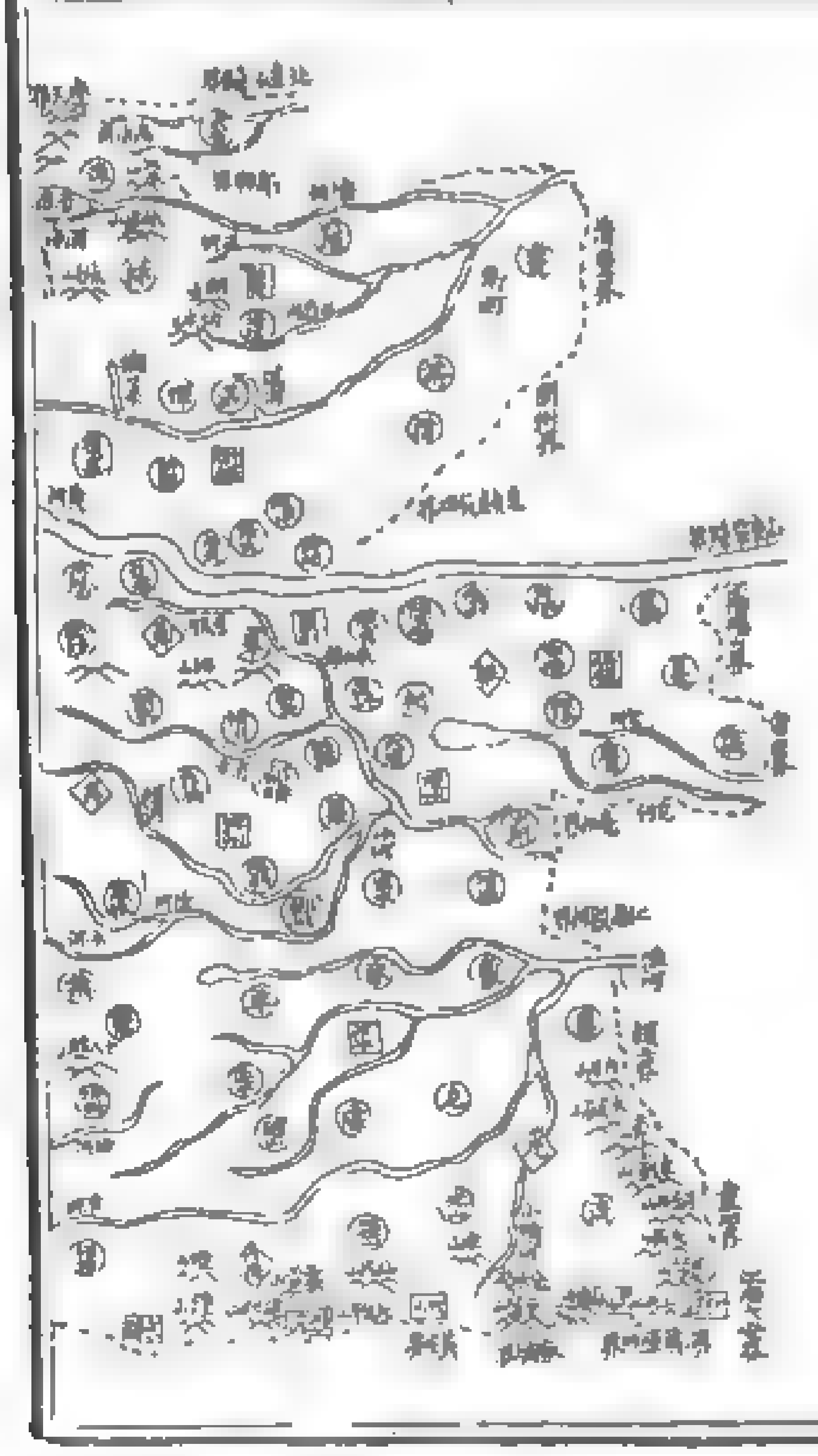
湖南省圖



分野考長沙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岳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澧州古荊州翼軫分野。寶慶府古荊州翼軫分野。衡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桂陽州古荊州翼軫分野。常德府古荊州翼軫分野。辰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沅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永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靖州古荊州翼軫分野。郴州古荊州翼軫分野。永順府古荊州翼軫分野。

廣輿記湖廣大江中貫。五溪外鎮。衡岳爲鎮。洞庭雲夢爲池。此形勢之大槩也。辰沅南蔽滇黔。郴永上連兩粵。地之四通五達。莫楚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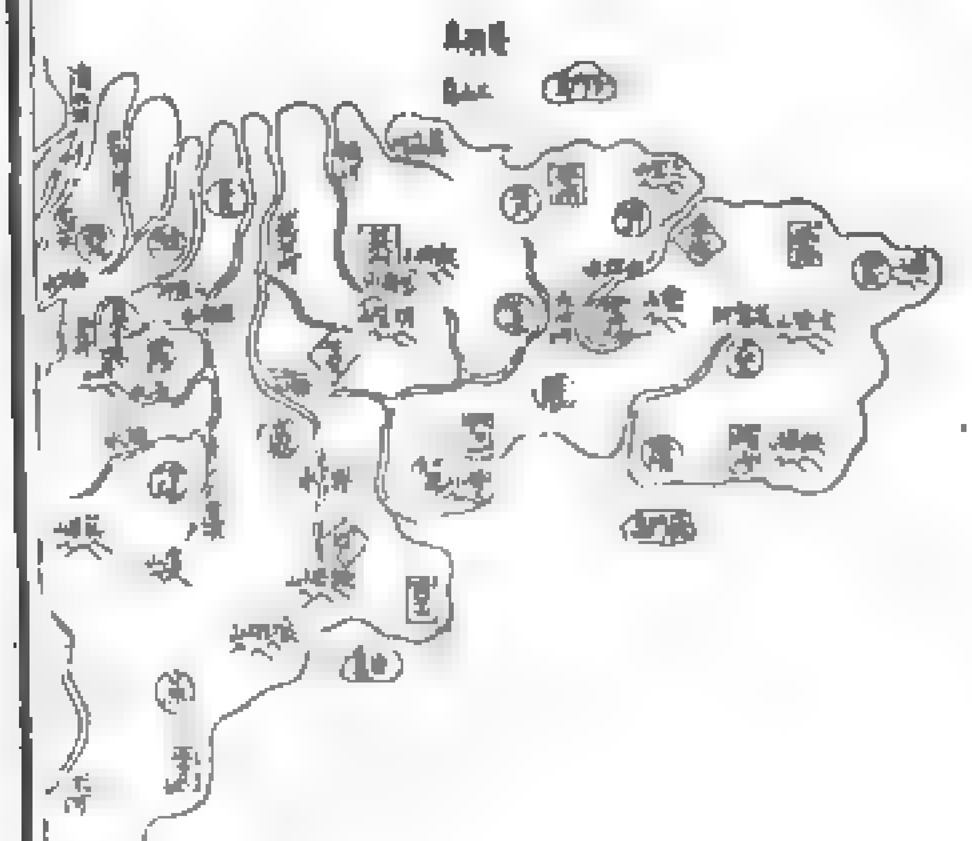
河南全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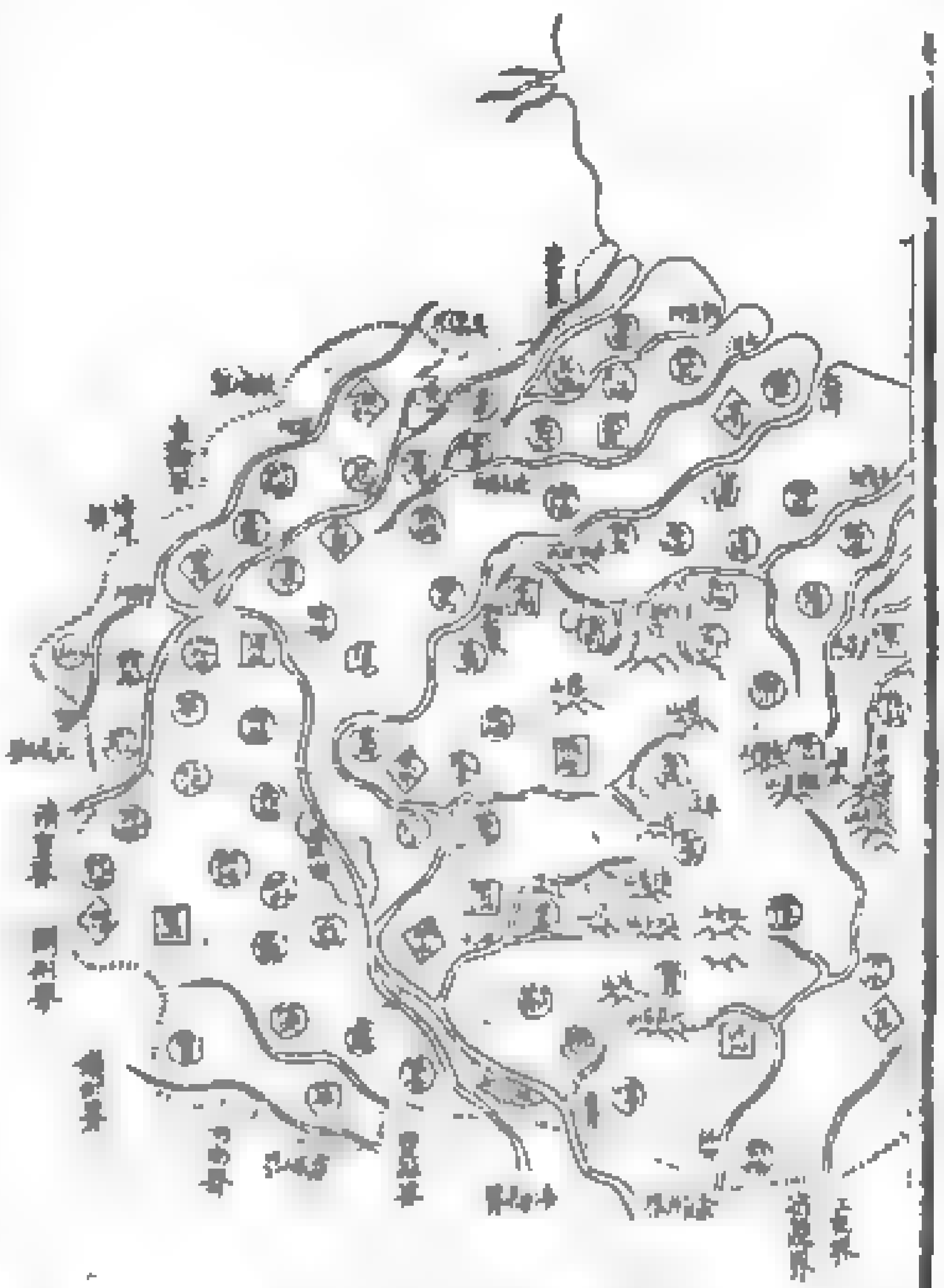


分野考開封府古兗豫二州角亢分野。豫州府古兗豫二州角亢分野。許州府古兗豫二州角亢分野。歸德府古兗豫二州角亢分野。彰德府古冀州室壁分野。衛輝府古冀州室壁分野。懷慶府古冀州覃懷地室壁分野。河南府古豫州柳分野。陝州古豫州柳分野。南陽府古豫州張分野。汝寧府古豫州角亢氐分野。光州古豫州角亢氐分野。汝州古豫州張分野。

一統志東連淮沓。西接秦晉。南絡荊襄。北拱燕趙。伊洛蟠乎地府。河南比乎秦關。大河蜿蜒。嵩高聳峙。鎖天之中區。控地之四鄙。居南北要衝。綿亘數千餘里。實為九州咽喉。

山東全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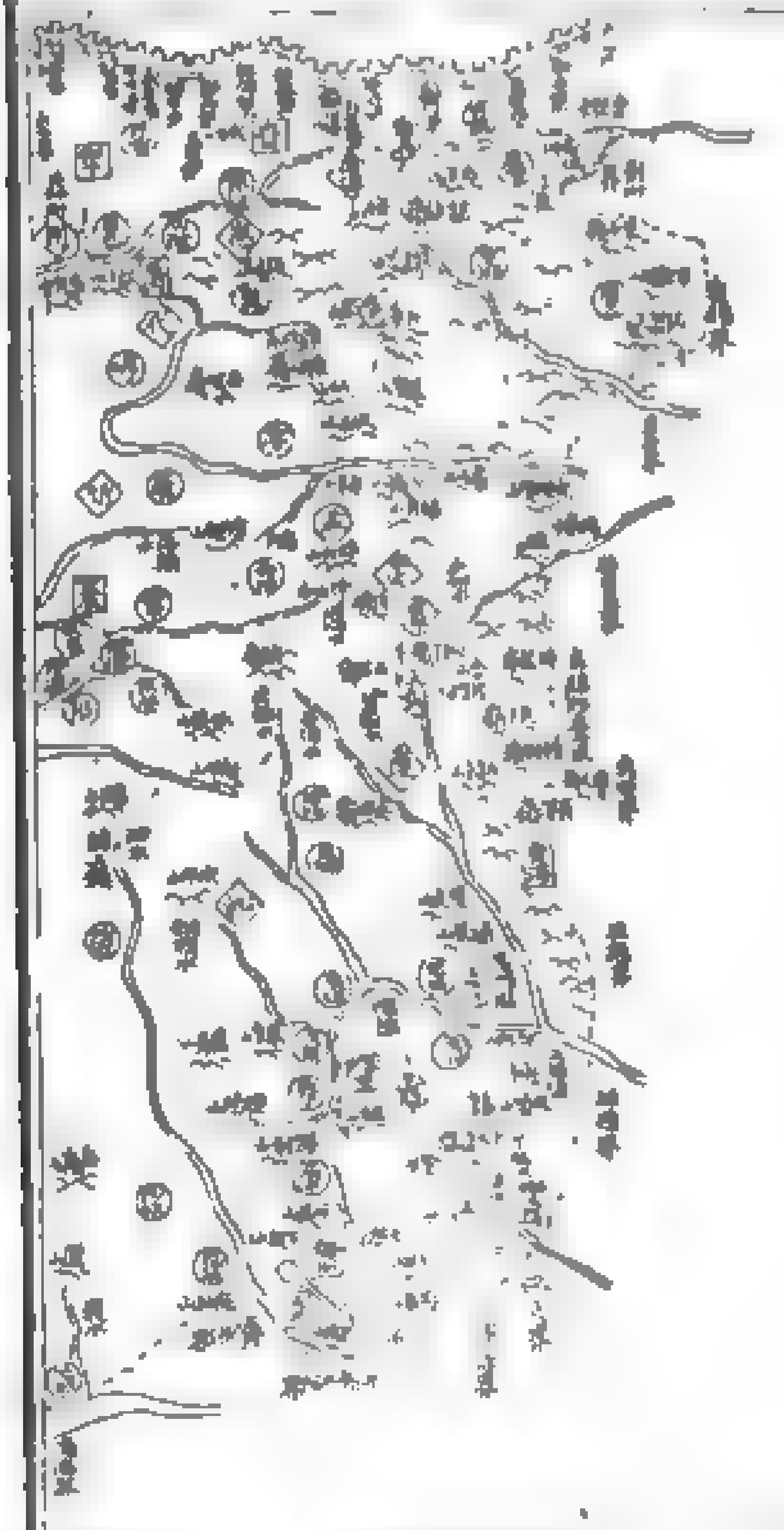




分野考濟南府古青州危分野。泰安府古青州危分野。武定府古青州危分野。兗州府古徐兗二州奎婁分野。沂州府古徐兗二州奎婁分野。曹州府古徐兗二州奎婁分野。東昌府古兗州危室分野。青州府古青州虛危分野。登州府古青州危分野。萊州府古青州危分野。安東衛古徐州奎婁分野。

山東通志南連清濟。北接滄瀛。右控平原。左環渤海。所以屏藩畿甸。權衡南北也。 襟帶齊河。控援魏博。舟車四達。迄為要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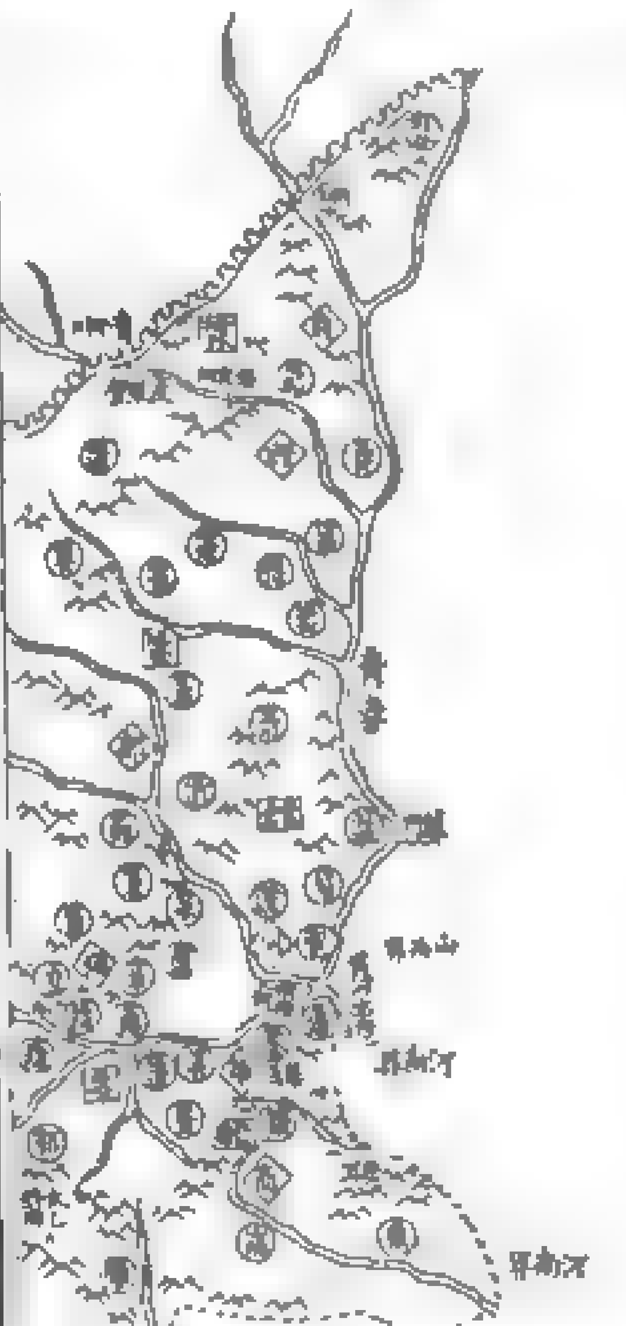
山西全省圖



分野考　太原府古冀州參井分野。平定州古冀州參井分野。忻州古冀州參井分野。代州古冀州參井分野。保德州古冀州參井分野。平陽府古冀州觜參分野。蒲州府古冀州觜參分野。解州古冀州觜參分野。絳州古冀州觜參分野。吉州古冀州觜參分野。隰州古冀州觜參分野。潞安府古冀州參井分野。汾州府古冀州參分野。沁州古冀州參分野。澤州府古冀州觜參分野。遼州古冀州參井分野。大同府古冀州昴畢分野。寧武府古冀州昴畢分野。朔平府古冀州昴畢分野。

一統志　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　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　土瘠民貧。勤儉朴質。深思遠有堯之遺風。　人物殷阜。不甚機巧。然頗勁悍。習於戎馬。前代以來。亦多文雅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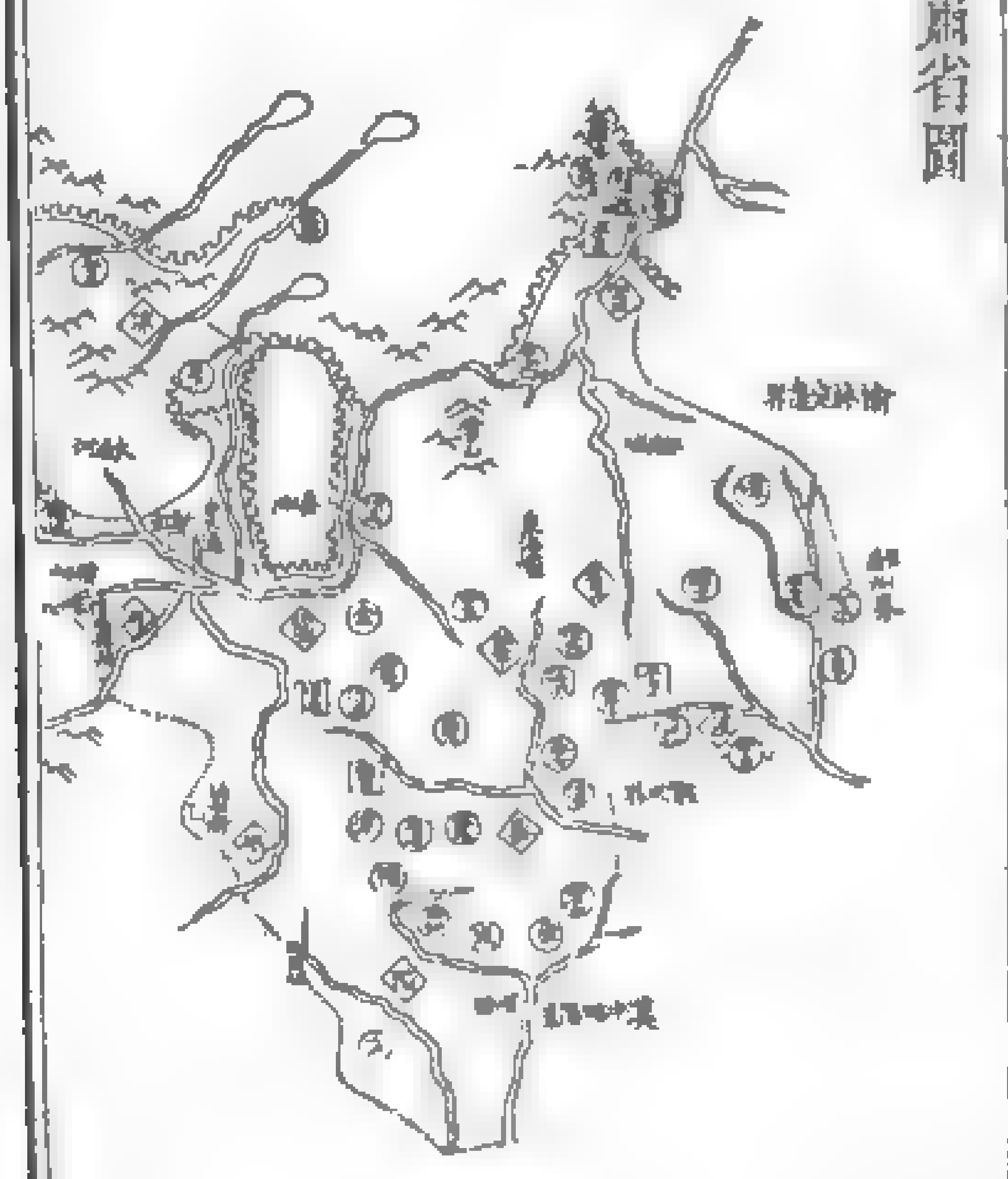
西安省圖



分野考 西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商州古雍州井鬼分野。同州府古雍州井鬼分野。乾州古雍州井鬼分野。邠州古雍州井鬼分野。鳳翔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漢中府古雍梁二州井鬼翼軫分野。興安州古雍梁二州井鬼翼軫分野。延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鄜州古雍州井鬼分野。綏德州古雍州井鬼分野。榆林府古戎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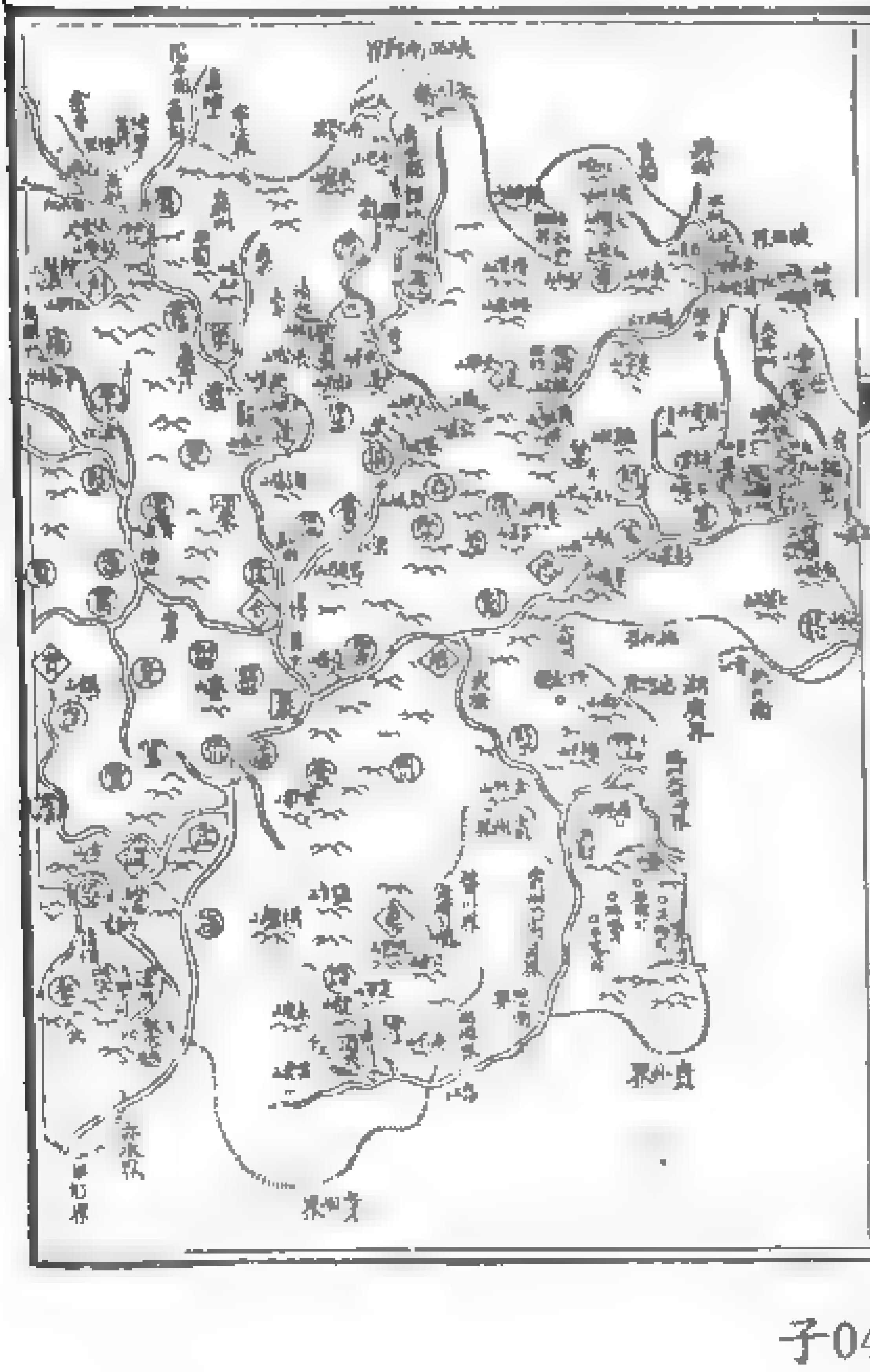
一統志 關中形勝。西自崑崙發脈。落于三輔。長河自西北而南。華嶽自西而東。會于潼關。關鎖之密。天下莫金。

甘肅省圖



分野考　蘭州府古雍州。西羌地。平涼府古雍州。井鬼分野。鞏昌府古雍州。井鬼分野。階州古雍梁二州。井鬼翼軫分野。秦州古雍州。井鬼分野。臨洮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慶陽府古雍州。井鬼分野。寧夏府古雍州。井鬼分野。西寧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涼州府古雍州。井鬼分野。甘州府古雍州。井鬼分野。肅州古雍州。井鬼分野。安西古雍州。西羌地。靖逆衞古雍州。西羌地。洮州衞古雍州。井鬼分野。

廣輿記　慶陽平涼近邊臨洮鞏昌鄰接羌番洮岷西寧地入西羌。甘涼以西暨肅州籍為內地藩蔽。猶榆林之蔽延安。花馬池之蔽慶陽。固原之蔽平涼。莊浪之蔽臨洮岷文之蔽鞏昌焉爾。



四川全省圖

分野考成都府古梁州井鬼分野。資州古梁州井鬼分野。綿州古梁州井鬼分野。茂州古梁州井鬼分野。寧遠府古梁州井鬼分野。保寧府古梁州井鬼分野。順慶府古梁州參井分野。敘州府古梁州井鬼分野。重慶府古梁州井鬼分野。酉陽州古梁州井鬼分野。忠州古梁州井鬼分野。夔州府古荆梁二州翼軫分野。達州古荆梁二州翼軫分野。龍安府古梁州井鬼分野。潼川府古梁州井鬼分野。眉州古梁州井鬼分野。嘉定府古梁州井鬼分野。邛州古梁州井鬼分野。瀘州古梁州井鬼分野。雅州府古梁州井鬼分野。越嶲衛古梁州井鬼分野。

一統志褒斜爲前門。熊耳爲后戶。縈以劍閣。阻以石門。東連荆楚。北接秦隴。南撫蠻部。西控吐蕃。屹然天府也。

廣東全省圖

分野考 廣州府古揚州南境。牛女分野。連州古揚州。牛女分野。韶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南雄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惠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潮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嘉應州古揚州。牛女分野。肇慶府古揚州南境。牛女分野。高州府古南越地。牛女分野。廉州府古南越地。翼軫分野。雷州府古百粵地。牛女分野。瓊州府古百粵地。牛女分野。羅定州古揚州南境。牛女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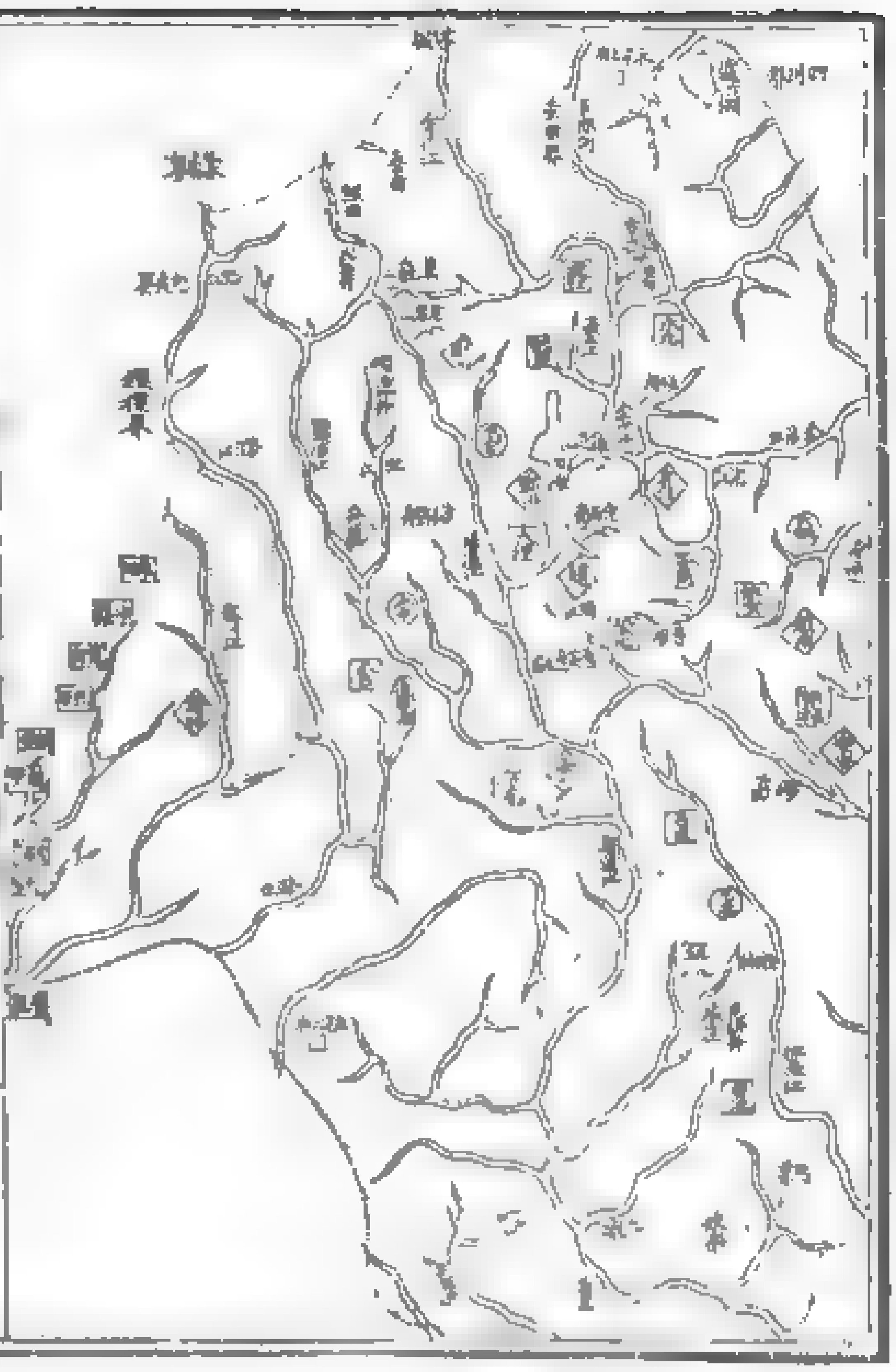
一統志 大庾聳其巔。漲海浸其趾。羅浮為其鎮。諸山羅列若兒孫焉。諸水環繞若襟帶焉。洋洋乎南天之巨鎮也。

廣西全省圖

分野考 桂林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柳州府古百粤地翼軫分野。慶遠府古百粤地翼軫分野。思恩府古百粤地。泗城府古百粤地。西隆州古蠻夷地。平樂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梧州府古荆州牛女分野。鬱林州古百粤地翼軫分野。潯州府古百粤地翼軫分野。南寧府古揚州西南境翼軫分野。太平府古南粤地。思明府古百粤地。鎮安府古百粤地。

廣西通志 東錯廣東。西際滇黔。南界交阯。北連永寶。幅幀之廣。輪延袤數千里。萬山戟立。三江帶盤。允爲中土之屏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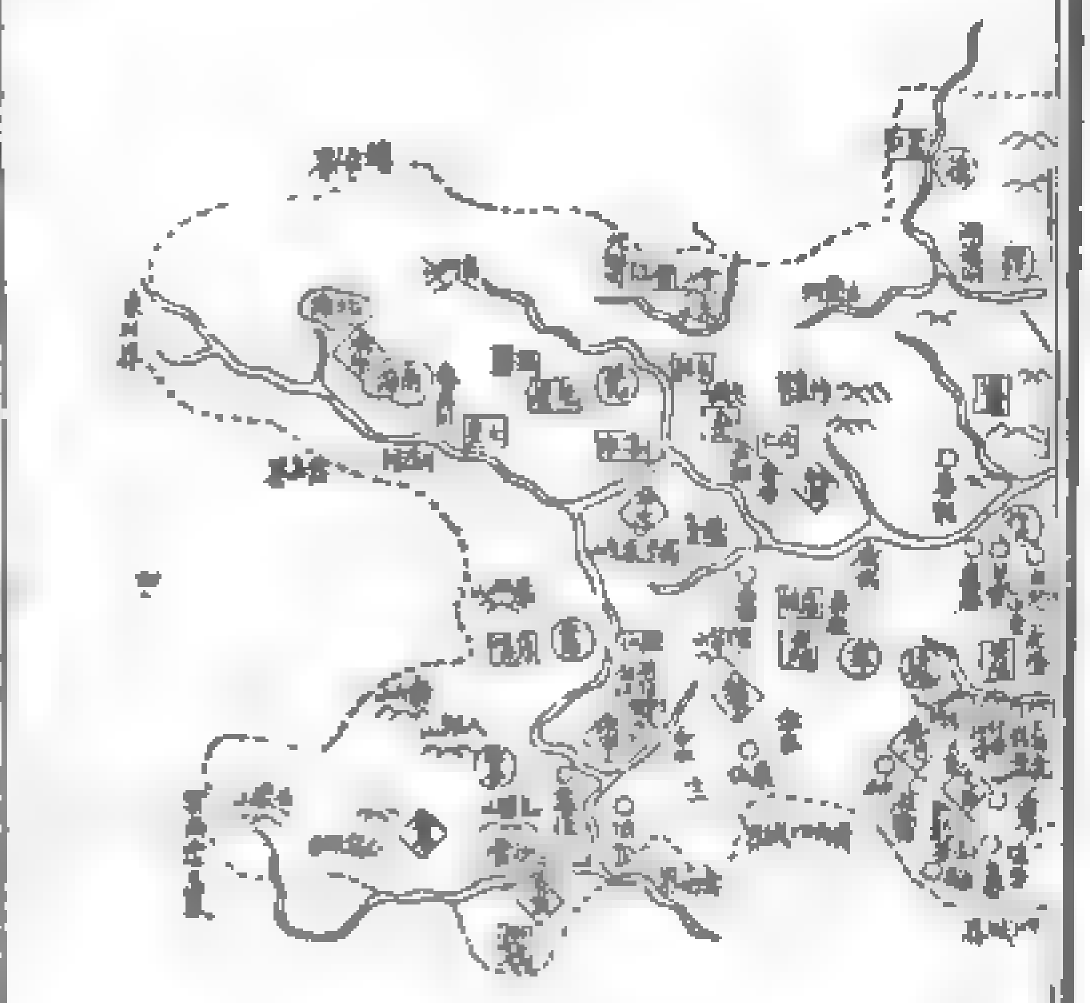
雲南全省圖



分野考雲南府古梁州井鬼分野大理府古梁州井鬼分野臨安府古梁州井鬼分野楚雄府古梁州井鬼分野澂江府古梁州井鬼分野景東府古柘南地廣南府宋名特磨道廣西府古梁州界順寧府本蒲蠻之地曲靖府古梁州井鬼分野姚安府本滇國地鶴慶府東漢屬永昌郡武定府古梁州井鬼分野麗江府古梁州井鬼分野元江府古西南夷極邊之地普洱府古西南夷極邊地蒙化府漢爲益州郡地永昌府古梁州西南徼外之地古哀牢國永北府古白國地開化府漢爲句町國邊地東川軍民府古梁州參分野威遠府唐南詔銀生府之地鎮沅府古西南極邊昭通府古西南極邊地

一統志中國地勢起西北會東南獨滇居西南凡大江南之山多由滇派分論形勢有登高而呼之槩焉

貴州全省圖



〔分野考〕貴陽府古荆梁二州南境參井分野思州府古黔中地思南府古荆州荒裔鎭遠府古荆州南境石阡府古荆州南裔銅仁府古荆州南裔星分野黎平府古荆州荒裔翼軫之餘分野安順府古荒服地南籠府古梁州井鬼分野都勻府古西南夷地平越府古荆揚南境大定府古羅甸鬼國遵義府古梁州井鬼分野

〔一統志〕居天下之西南東阻五溪西控六詔南連百粤北踞三巴 土則盤江旋繞下則灘溪順流路繞羊腸關雄虎踞

欽定授時通考卷九

土宜

辨方

〔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

〔傳〕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又〕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

〔傳〕南交言夏與春交訛化也掌夏之官平秩南方化育之事

〔又〕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平秩西成

〔傳〕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又〕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傳〕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

〔傳〕堯所都也無塊曰壤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疏〕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此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鄭康成云田著高

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田土異者。鄭康成云地當陰陽之中。能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蔡傳】夏氏曰。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不可不先辨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文】濟河惟兗州。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色黑而墳起。田第六。【疏】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宜草木則地美。而田非上者。爲土下濕故也。【集說】陳氏大猷曰。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水既平則爲沃衍。于草木尤宜。故三州言草木。

【文】海岱惟青州。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傳】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濱涯也。說文云。東方謂之斥。田第三。【疏】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即遼東也。海畔迴潤地皆斥鹵。故云廣斥。【集說】林氏之奇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

【文】海岱及淮惟徐州。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傳】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土黏曰埴。田第二。【疏】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爲黏土。【蔡傳】埴膩也。粘泥如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工。老氏言埏埴以爲器。惟土性粘膩細密。故可搏可埏也。漸進長也。包叢生也。【集說】王氏樵曰。埴土性之美者也。而又墳起。最宜于生物。故草木漸包。胡氏瓚曰。土稟沖和之氣。故壤爲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墳脅起也。

【文】淮海惟揚州。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傳】北據淮。南距海。地泉濕。田第九。【蔡傳】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泥淖。說文曰。泥黑土在水中者也。【集說】王氏炎曰。南方地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兗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皆生。自然兼山林言之。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也。金氏曰。古人尚天理。丘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

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故第爲最下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爲天下最

〔又〕荆及衡陽惟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

〔傳〕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田第八

〔又〕荆河惟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

〔傳〕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高者壤下者墳壚田第四

〔疏〕壚黑剛土也〔蔡傳〕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顔氏曰元而疏者謂之壚〔集說〕呂氏不韋曰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爲其寡澤而後枯王氏炎曰下土下等之土也壤則沃墳壚則爲瘠金氏曰其壤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膏而起或剛而疏如今轆轤之滲淖汜閼之沙陷皆所謂下土者

〔又〕華陽黑水惟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

〔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色青黑而沃壤田第七

〔疏〕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集說〕吳氏澄曰土不言質質不一也傅氏寅曰獨言色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可知使其果爲沃壤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耶金氏曰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

〔又〕黑水西河惟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

〔傳〕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田第一〔蔡傳〕黃者土之正色〔集說〕林氏之奇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陳氏櫟曰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

〔周禮〕地官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注〕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于土圭謂之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也景長于土圭謂之日北是地于日爲近北也東于土圭謂之日東是地于日爲近東也西于土圭謂之日西是地于日爲近西也〔集說〕陳氏仁錫曰其景短于土圭則其地在日南而多暑其景長于土圭則其地在日北而多寒景夕謂日中時景已如夕也如此則其地多風景朝謂日中時景尚如朝也如此則其地多陰

〔又〕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

〔注〕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集說〕陳氏仁錫曰以其地當天地之中故曰合交者四時皆協其候也會者風雨以序而至也和者陰陽調而不乖也百物阜安有

生者遂有形者育。

又 春官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注 星土星所主之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康成謂大界則曰九州之中諸國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疏按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紀分州繫象

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岷山北距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兗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

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注 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

又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注 貫事也。疏 釋曰職方主九州之事故須分別九州之國使同其事利不失其所也。

又 東南曰揚州其穀宜稻。

疏 釋曰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爲三道陳之先從南方起蓋取尊其陽方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

爲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州爲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次正北曰并州爲三道集說易氏祓曰稻生于水澤之地經言稼下地是已揚州居東南之極及支川下流之所歸厥土爲塗泥爲沮洳故其穀宜稻。

又 正南曰荊州其穀宜稻。

又 河南曰豫州其穀宜五種。

注 五種黍稷菽麥稻疏此州東與青州相接青州有稻麥西與雍州相接雍州有黍稷故知有此四種但此州不言麻與菽及苽鄭必知取菽者蓋以當時自驗而知故添爲五種也。

又正東曰青州。其穀宜稻麥。

又河東曰兗州。其穀宜四種。

注四種。黍稷稻麥。疏以其東與青州相接。青州有稻麥。西與冀州相接。冀州有黍稷。故知也。

又正西曰雍州。其穀宜黍稷。

疏雍州宜麥不言者。但黍稷麥並宜。以黍稷為主云。

又東北曰幽州。其穀宜三種。

注三種。黍稷稻。疏西與冀州相接。冀州皆黍稷。幽州見宜稻也。

又河內曰冀州。其穀宜黍稷。

又正北曰并州。其穀宜五種。

注五種。黍稷菽麥稻也。疏若饋用六穀。則兼有苽。若民之要用則去苽。故知是此五者。六穀之內。三種已上即言種。二者則指穀名云。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邍隰之名。

注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集說陳氏仁錫曰。地之廣平曰邍。四郊之地名。如禹貢冀之太原大陸徐之東原雍之原隰是也。

冬官考工記天有時。地有氣。橘踰淮而北化為枳。此地氣然也。

山海經西南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

詩緯含神霧大齊之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汚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

春秋元命苞五星流為兗州。鈎鈐星別為豫州。昴畢散為冀州。分為趙國。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參伐流為益州。虛危流為青州。天氐流為徐州。軫星散為荊州。牽女流為揚州。

春秋說題辭西乃金之位。米為陽之精。故西合米為粟。稻太陰精。含水漸洳。江旁多稻。乃其宜也。

管子黃帝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龍而辨于東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

又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

注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

越絕書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為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

吳越春秋越地肥美。其種甚嘉。

淮南子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

昆吾。其對爲衡星。歲乃有殃。

又 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

注 農神農之所經緯。沃盛也。稼穡盛張。滔大也。五穀成大并。猶成也。百穀成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薄猶平也。氣所隱藏。申復也。陰氣盡于北。陽氣復起。

又 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又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地宜麥。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地宜菽。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地宜禾。

釋名 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荆州。取名於荆山也。荆警也。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涼州。西方所在寒涼也。雍州。在四山之内。雍翳也。并州。其州或并或設。故因以爲名也。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冀州。亦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兖州。取兖水以爲名也。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也。益州。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古有營州。齊衛之地。于天文屬營室。取其名也。

又 燕宛也。北方沙漠平廣。地在涿鹿山南。宛宛然以爲國都也。宋送也。接淮泗而東南傾。以爲殷後。若云滓穢所在。送使隨流東入海也。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辛楚之禍也。周地在岐山之南。其山四周也。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潤也。晉進也。其土在北。有事於中則進而南也。又取晉水以爲名。其水迅進也。趙朝也。本小邑。朝事於大國也。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魯也。衛衛也。既滅殷。立武庚

爲殷後。三監以守衛之也。齊齊也。地在勃海之南。勃齊之中也。吳虞也。太伯讓位而不就。歸封之於此。虞其志也。越夷蠻之國。度越禮義。無所拘也。此十二國。上應列宿。各以其地及於事宜制此名也。

又 秦置郡縣。隨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漢就而因之。河南在河之南也。河内。河水從岐山而南。從雷首而東。從譚首而北。郡在其内也。河東在河水東也。河西在河水西也。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也。潁川因潁水爲名也。汝南在汝水南也。汝陰在汝水陰也。東郡南郡。以京師方面言之也。北海。海在其北也。西海。海在其西也。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

言南海。東海。海在其東也。濟南。濟水在其南也。濟北。濟水在其北也。義亦如南海也。南陽。在國之南而地陽也。凡若此類。郡國之名。取號於此。其餘可知也。縣邑之名。亦如之。

崔寔政論 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

博物志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北方太陰。土平廣深。中央四析。風雨交。山谷峻。

廣雅 神農度四海內。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其

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史記貨殖列傳 山西饒材竹穀纑。山東多魚鹽漆絲。江南出柟梓薑桂。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於稼穡也。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竹木之器。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畜牧為天下饒。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狹小。民人衆。故其俗纖儉習事。中山地薄人衆。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燕有魚鹽棗栗之饒。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好稼穡。致其畜藏。淮北沛陳汝南南郡。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吳有海鹽之饒。三江五湖之利。江南卑濕。多竹木。總之楚越之地。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芋也。至死不饑。

又地理志 巴蜀廣漢。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

又溝洫志 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

又東方朔列傳 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天下陸海之地。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

又東夷列傳 夫餘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挹婁古肅慎之國。有五穀麻布。土氣極寒。常為穴居。東沃沮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馬韓人知田蠶。辰韓土地肥美。宜五穀。

又南蠻列傳 牂柯地多雨潦。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為麪。百姓資之。益州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有鹽池田之饒。汶山郡。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土地剛鹵。

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

又西羌列傳大小榆谷土地肥美

又雍州之域厥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兹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産牧

又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

又烏桓列傳其土地宜穄及東墻東墻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

帝王世紀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于辰在丑謂之赤奮若于律爲黄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元枵之次一名天黿于辰在子謂之困敦于律爲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于辰在亥謂之大淵獻于律爲大簇斗建在寅今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于辰在戌謂之閹茂于律爲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于辰在酉謂之作噩于律爲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于辰在申謂之涒灘于律爲仲呂斗建在巳今晋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于辰在未謂之叶洽于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

張十七度曰鶉尾之次于辰在巳謂之大荒落于律爲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于辰在辰謂之執徐于律爲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于辰在卯謂之單閼于律爲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七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于辰在寅謂之攝提格于律爲應鍾斗建在亥今燕分野

隋書地理志正西曰雍州上當天文自東井十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于辰在未得秦之分野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六郡之地勤于稼穡梁州于天官上應參之宿漢中之人多事田漁豫州其在天官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于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于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則河南淮之星次亦豫州之域梁郡好尚稼穡兗州其于天官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于辰在辰鄭分野冀州其于天文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屬并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屬三河則河内河東也准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襄國其俗務在農桑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沃少瘠多正東曰青州其在天官自須女八度至危

十五度為元枵。子辰在子。齊之分野。多務農桑。徐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子辰在戌。賤商賈。務稼穡。揚州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子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豫章之俗。勤耕稼。自嶺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荊州上當天文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首。子辰在巳。楚之分野。

宋史地理志京東路。兗豫青徐之域。當虛危房心奎婁之分。西抵大梁。南極淮泗。東北至于海。有鹽鐵絲石之饒。其俗勤耕紝。營邱號稱富衍。物產尤盛。京西路。冀豫

荊兗梁五州之域。而豫州之壤為多。當井柳星張角亢氐之分。東暨汝潁。西被陝服。南略鄧郢。北抵河津。絲枲漆纊之所出。而洛邑為天地之中。民性安舒。然土地褊薄。迫于營養。汝蔡率多曠田。太宗遷晉雲朔之民于京洛鄭汝之地。墾田頗廣。河北路。兗冀青三州之域。而冀兗為多。當畢昴室東壁尾箕之分。南濱大河。北際幽朔。東瀕海岱。西壓上黨。繭絲織紝之所出。土平而近邊。置方田以資軍廩。河東路。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為多。當觜參之分。其地東際常山。西控黨項。南盡晉絳。北控雲朔。當大行之險。地有鹽鐵之饒。勤農織之事業。寡桑柘而富麻苧。陝西路。雍梁冀豫四州之域。而雍州全得焉。

當東井與鬼之分。西接羌戎。東界潼陝。南抵蜀漢。北際朔方。有絲枲林木之饒。其民慕農桑。好稼穡。鄜杜南山土地膏沃。二渠灌溉。兼有其利。兩浙路。揚州之域。當南斗須女之分。東西際海。西控震澤。北濱于海。有魚鹽布帛秔稻之產。淮南路。荊徐揚豫四州之域。而揚州為多。當南斗須女之分。東至于海。西抵濉渙。南濱大江。北界清淮。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江南東西路。揚州之域。當牽牛須女之分。東限七閩。西略下口。南抵大庾。北際大江。川澤沃衍。有水物之饒。永嘉東遷。茗荈冶鑄金帛秔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荊湖南北路。荊州之域。當張翼軫之分。東界鄂渚。西接溪洞。南

抵五嶺。北連襄漢。其土宜穀稻。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轉徙自占。深耕概種。北路農作稍惰。多曠土。福建路。蓋古閩越之地。其地東南際海。西北多峻嶺。抵江有茶鹽海物之饒。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而土田迫隘。生齒繁夥。雖磽确之地。耕耨殆盡。川峽四路。梁雍荊三州之地。而梁州為多。天文與參同分。南至荊峽。北控劍棧。西南接蠻夷。土植宜柘。繭絲織文纖麗者。窮于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廣南東西路。荊揚二州之域。當牽牛婺女之分。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宋初人稀土曠。儋崖萬安三州。地狹戶少。

金史食貨志中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

通鑑注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頭地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小江南古所謂覃懷也

海槎餘錄儋耳境山百倍平田土多石少雖絕頂亦可耕植

農政全書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田常苦旱卑者田常苦澇

又中州瀕河之區歲苦爲災衛輝關中引涇通渭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用三楚漢沔西來大

江中貫關渠建閘在在沃壤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以稠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

土宜

物土

尚書禹貢庶土交正

傳衆土俱得其正謂墳壤墟葉氏夢得曰謂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集傳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

又咸則三壤

集傳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

類陳氏祥道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壚塗泥雖殊而墳壚塗泥亦壤中之小別耳此禹貢總言三壤而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夏氏允彝曰三壤之中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爲三壤禹之法亦密矣

左傳書土田

注書土地之所宜

辨京陵

注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

表淳鹵

注潟鹵瘠薄之地表之輕其賦稅疏賈逵云潟鹹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是鹹薄之地名爲斥鹵禹貢之海濱廣斥是也

數疆潦

疏賈逵以疆爲疆梁墝埆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鄭元云疆檗經堅者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租入也

規偃豬

注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疏豬者停水之名偃豬謂偃水爲豬故爲下濕之地規度其地受水多少得使田中之水注之

町原防

注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町畔也疏史游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逵言之謂廣平爲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防之間也釋地於陸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陸阿山田可植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井衍沃

注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疏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底平而美者皆是良田故如周禮之法制之以爲井田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所指雖異而俱爲良美之田也

公羊傳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注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

禮記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

注使其材藝堪地氣也疏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也

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注三農原隰平地疏鄭司農以三農爲平地山澤積石曰山水鍾曰澤不生九穀故後鄭不從之也爾雅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及平地可種黍稷之等隰中可種稻及粱菰也

又地官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植物宜皂物二曰川澤其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其植物宜覈物四曰墳衍其植物宜莢物五曰原隰其植物宜叢物

注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邱大阜曰

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植物，凡根生者皆是也。皂物，柞栗之屬，今謂柞實為皂斗。膏當為櫜字之誤，蓮芡之實有櫜韜。覈物，李梅之屬。莢物，薺莢王棘之屬。叢物，萑葦之屬。【疏】以土地計會所出貢稅之法，貢稅出於五地，五地所生不同，故以土會之法辨之也。五地以高下言，山林高之極，川澤下之極，故以為對也。五地之物，皆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因地氣所感不同，故有異也。【刪翼】魏氏校曰：五地皆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從隨形異，蓋天氣以為父，地質以為母，子肖母形。聖人仰稽天運，俯察地理，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物何者為多，因而知其土之所宜，所以通知地利而盡人物之性也。

【又】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注】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騂剛赤緹之屬。征，稅也。民職，民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也。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

【又】乃分地職，奠音定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

【注】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疏】既授民以上中下地矣，此分地職是分九職所宜也。九職即大宰云三農生九穀是也。所宜謂若孝經注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之類是也。

【又】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以土宜教甿稼穡。

【疏】以土宜教甿稼穡者，高田宜黍稷，下田種稻麥，是教之稼穡也。

【又】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注】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疏】化之使美者，謂若騂剛用牛糞，化騂剛之地使其美，如下文所云也。漢時農書數家，氾勝為上，故云氾勝之術也。黃白宜以種禾之屬者，鄭依孝經緯[illegible]坎而言也。

【又】夏官土方氏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注】土宜，謂九穀植穉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如地官草人所掌之法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按謂以書作法授之。

【爾雅】釋地：下濕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

【疏】此釋地高下不同之名也。下濕謂地形卑下而水濕者，李巡曰：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為隰也。大野曰平者，大野之澤一名平者，言大野是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illegible]，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

正名爲陵。土地高大名爲阜。最大名爲陵。陵之大者名阿。詩大雅皇矣云無矢我陵我陵我阿是也。原阪隰三者。地形雖有高下不同。皆可種穀給食。高而可食者名原。詩大雅篤公劉于胥斯原是也。陂陀不平而可食者名阪。詩小雅正月篇瞻彼阪田有菀其特是也。下平而可食者名隰。公羊傳下平曰隰是也。

大戴禮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

孝經援神契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黍麥。赤土宜菽。汙泉宜稻。

古三墳山地險徑。川地廣平。雲地高林。氣地下濕。

管子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桑麻植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田田之事也。朱長春曰。田畯之類。

又凡地十仞見水者不大潦。五尺見水者不大旱。

又地道不宜則有飢饉。

又高下肥墝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

又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注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

又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木宜蚖菕（音元）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其水倉。其民彊。

注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施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也。朱長春曰。瀆田五施。赤壚四施。黃唐三施。斥埴再施。黑埴一施。五土惟五施者最爲土厚水深也。集韻。菕。露香草。

又赤壚歷彊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其民壽。

注歷疏也。彊堅也。爾雅。雚芄蘭。

又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宜縣澤。其草宜黍秫與茅。其

木宜櫄（音椿）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泉黃而糗流徙。

注唐虛脆也。縣澤常宜縣注而澤。擾桑柔桑也。糗謂其水糗糒之氣。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

又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䔰（音婦）雚。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其泉鹹。水流徙。

又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蓨。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其水黑而苦。

又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

七十尺而至於泉。墳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
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
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
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
又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
泥不可得泉。
注庚積也。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積。故不可得
泉也。朱長春曰。庚金剛。庚泥。泥剛也。
又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
商不可得泉。
注清商神怪之名。

又陘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
不可得泉。
注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
又陡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
可得泉。
又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
又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
乃樠。鑿之二尺乃至於泉。
注茅走皆草名。朱長春曰。上文自墳延而至陡山十
四加。不得泉已四矣。又一加至十四丈而高陵土山
反不言無泉何也。必緣山之吉者。地泉鍾於下。蒸

光發於頂。故高山之首。多生雲煙。降雨澤。山上出泉。
謂之天池。今名山至高多有之。其旁其側。則其脈氣
所落而結也。故爲天眼石井珠簾瀑布乳泉[illegible]
湫虎跑蛟飛杖錫。或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有
名。飲之益人。冬夏常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
得泉淺。傍氣在中。側氣在下。則泉漸深矣。
又山之上。命之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
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
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
又山之材。其草兢與薔。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
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

十一尺而至於泉。
注材猶旁也。爾雅。薔虞蓼。注。蓼之生澤者。
又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
𧄍。𧄍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
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
彼草物十有二衰。各有所歸。
注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葉草名。唯生
藥無葉。在𧄍之下。𧄍即鬱也。蔞周所謂鬱西也。萑一
作蓷。茺蔚草也。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
又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
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

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穀，不濘車輪，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其泉黃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挌，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

注 肕，堅也。穀，薄也。濘，泥也。挍，謂馞烈之氣。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挌，謂堅䋥也。葆澤以處，言常潤也。

又 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黃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怸橐土，蟲易全處，怸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𧃒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五臭疇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泉白清，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

注 剽，堅也。怸，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穴，若橐之多竅。故蟲處之易全也。怸剽不白，下乃以澤者，土既堅密，

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赫，即赤也。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也。疇，雠也。痟，首疾也。酲，酒病也。斥，瀉鹵也。

又 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青怸以菭（與苔通又音臺）。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𧃒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羣木安逐，條長數丈。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楝，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宝，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

注 塥，謂堅不相著也。菭，地衣也。青怸以菭，及，謂色青而細密，利菭以相及也。求黽，竹類。蘢，斥，並草名。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也。大蒙，藥名。梟，猶巔也。少食，言其性廉也。

又 位土之次曰五蘟（音隱）。五蘟之狀，黑土黑菭，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櫑葛，𧃒莖黃秀恚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蘟土。

注 芬然，墳起貌。恚目，謂穀實怒開也。苑，蘊結也。三七。謂五粟五沃五位，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

倣此。

又 𡋯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𦾔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

注 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忍耐也。

又 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蘟。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黃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注 捍堅貌。言其土屑細如米也。忍蘟草名。狐茸言草之狀若狐也。類篇、蘟荵菜名。似蕨。

又 中土曰五忢。五忢之狀。廩焉如壏。咸上聲。壚通作壏。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𦾔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注 壏猶彊也。朱長春云。下有糠以肥。此壏與濫同。如麻。言其緐美如麻也。

又 忢土之次曰五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枎音橎。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注 邯鄲草名。粟大言其粒大也。

又 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

芴小芴。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注 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

又 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注 脤謂其地色青紫若脤然。秬黑黍也。

又 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

注 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

又 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蓄植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注 僕附也。僕累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樛杞木名。

又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注 大華細華草名。

又 猶土之次曰五㽷。五㽷之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又 㽷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音叡。本借彌。其種雁膳黑實。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注）雁膳，草名。蹦，花足也。

（又）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注）婁婁然，疏也。

（又）穀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狀，堅而不骼。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注）堅而不骼，言雖堅不同骨之骼也。陵稻，陵生稻也。黑鵝馬夫，皆草名。

（又）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注）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

（荀子）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

（呂氏春秋）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轎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草，使農事得。

（淮南子）欲知地道，物其樹。

（注）五土之宜，各有所宜種。

（說苑）山川汙澤，陵陸邱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

（農人）擇田而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

（風俗通）草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部者，阜之類也。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卬，名之爲部。敓之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民與百姓也。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

（釋名）地者，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易謂之坤，坤，順也，上順乾也。土，吐也，吐生萬物也。已耕者曰田，田，填也，五稼填滿其中也。壤，瀼也，肥濡意也。土青曰黎，似黎草色也。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如脂也。土赤曰鼠肝，似鼠肝色也。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土黑曰壚，壚然解散也。

（博物志）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

（又）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種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齊民要術）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

（注）山田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

（又）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确，美惡不同。肥沃之地信美矣，故肥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磽确之土信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栗。

（後山談叢）田理有横有立，横土立土不可稻，爲其不停水也。

（袁黃寶坻勸農書）禹別九州之土色，辨爲九等。蓋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九州之土各有別也。然禹亦辨其大槩耳，一州之中，土脈各異，豈惟

一州即一縣之土亦有不齊寶坻縣西北之地白而壤東南之地黑而塗泥就西北之中高者白壤而或兼赤下者青壚就東南之中高者埴壚下者純塗泥而近海者則鹹潟而斥鹵此皆地氣之不齊也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於邑閭故耕稼得宜而閭閻充實後世此官不設此政不修而農民狃於故見不察土脈從而種北方尤甚今吾寶邑高鄉宜麥宜麻宜黍宜穀宜棉花者悉仍其舊低鄉宜蕎宜秫宜稗者亦且隨意植之但稗之入最薄惟初開荒地宜種之若氣既盡即當種穀矣種蕎亦不若種秫但開井於隴首旱則每月澆三四次無不成熟者海濱一帶皆為斥鹵之地棄而不耕荒蕪彌目此與擲黃金於路旁而自傷窮窘者何異哉

又地利不同有強土有弱土有輕土有重土有緊土有緩土有肥土有瘠土有燥土有濕土有生土有熟土有寒土有煖土皆須相其宜而耕治布種之苟失其宜則徒勞氣力反失其利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耕平其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花輒耕輕土弱土間數日草生復耕之遇雨又復耕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緊土宜深耕熟耙多耙則土鬆用灰壅之最佳甚用浮沙壅之此緊者緩之也緩者曳碌碡重滾壓之不滾壓則土浮而根虛雨後日炙易萎此土用河泥壅之最妙此緩者緊之也燥土宜遇雨而耕或作圍蓄水冬間遇雪於上邊風來處起土作障勿使雪從風飛去使雪融化入土則所種倍收按此是燥者潤之寒土宜焚草根壅之寒甚用石灰此寒者煖之也生土則去草宜淨耕耙宜多此生而熟之也熟土須識代田之法如上年此一行下種今年須空此一行而以舊時空地種之上年此地種黍今年則種稷此熟而生之也肥沃之土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磽确之土得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栗肥者瘠之瘠者肥之亦一定之理也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土宜麥赤土宜菽汚泉宜稻北人類以洿下之地為劣而不知其宜稻惟不講水田之法故也

又瀕海之地潮水往來淤泥常積有鹹草叢生此須挑溝築岸或樹立樁橛以抵潮汛其田形中間高兩邊下不及十數丈即為小溝百數丈即為中溝千數丈即為大溝以注雨潦此甜水淡水也其地初種水稗斥鹵既盡漸可種稻所謂瀉斥鹵兮生稻粱非虛語也

又周禮草人土化之法鄭康成注謂所以糞土者以牛羊諸骨煑取汁也今固不能分析土性亦無麋鹿貆狐之骨可用然熟玩此章可以知古人用糞之意騂剛者色赤而性剛也赤緹者色赤而如緹謂薄也說卦坤為

牛從爲羊牛性前順羊性前逆牛屬土其糞和緩可以化剛土羊屬金其糞燥密可以治薄土也墳謂土脈墳起而柔解也渴澤謂水去而澤乾也墳壤屬陽渴澤屬陰月令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鹿陽故遇陰生而角解麋陰故遇陽生而角解今以鹿矢化陽土以麋矢化陰土也鹹潟鹵也勃壤粉解也鹹鹵之地常潟粉解之地常乾貆貉屬貆好睡狐好疑貆貪殘之物狐陰媚之物貪殘者其氣在外故以化濕土陰媚者其氣在內故以化乾土也埴壚黏黑也輕㶟輕脆也埤雅云犬喜雪豕喜雨犬屬火其性輕佻故以化黏土豕屬坎其性貪淕故以化脆土也此可以見古人變化之義矣附其意而耕之則隨土用糞各有攸當也

春明夢餘錄湖蕩之間可以水耕者則引水灌渠高衍之地可以陸耕者則分經定界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一

土宜

田制上

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箋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城之中城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正義曰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以治爲義也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大全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遂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又安成劉氏曰地之勢東南下水勢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爲遂以橫爲溝而南其畝東其畝也

詩大雅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註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畝治其田疇也

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禮記王制制農田百畝

注農夫皆授田於公疏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授田於公也

百一十國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疏】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閒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須盼賜故閒田多。

田里不粥。

【注】皆授於公民不得私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周禮地官】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注】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

【注】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

【疏】匠人營溝洫於田。掌其經界。故云乃經土地。經謂爲之里數在土地之中立其里數謂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之等是也。而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是夫田二牧當上地。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

【劉彝】邱氏曰野外之田不無美惡肥磽之差豈必盡如指掌之平棊盤之畫哉。雖有井有牧比析而行乃是活法。易氏曰井則上地中地下地之殊牧則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王氏曰此法與遂人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相表裏。

又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注】鄭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

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鄭元謂宅田致仕者所受田也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之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畺五百里王畿界也

圖書編載師掌任地之法有宅田士田賈田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有公邑之田有小都大都之田且國有四民農之

受田無疑矣惟工商之受田初無明文而二鄭之釋周禮則有異議司農謂士田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吏爲縣官賣材者與之田也後鄭則引漢食貨志之言謂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按後鄭之意則直謂賈田爲賈之家所受田也予以爲不然夫四民不相業亦不相雜處其來久矣四民自農之外惟士爲然蓋使之耕且養也果如後鄭之言以賈爲商賈之賈則工商一也何載師獨載賈田而不言工田乎夫先王之所重者農民也所輕者末作也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出里布莫非使農之爲役而商賈不足事也今使爲工者得以械器易粟而復受田則誰不爲工乎使爲商者日中而市交易而退而復受田則誰不爲商乎然則載師無商田工田之明文而後鄭必爲之說予以爲不知先王重本抑末之意

又遂人辨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注萊謂休不耕者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

通考馬端臨曰按周家授田之制

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畮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

又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

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集說】葉氏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與都鄙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注】陳祥道曰。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禹貢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是時人工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洎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注】方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八家各私得百畝。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園圃。家二畝半也。

【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詩曰。于彼新田。易曰。不菑畬。

【疏】菑。災也。畬。和柔之意也。孫炎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

【公羊傳註】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故三年一換主。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

【通典】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故建司馬法。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山林藪澤原陵淳鹵各以肥磽多

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

管子：周岐山至於崢邱之西塞邱者，山邑之田也。從山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

商子：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

呂氏春秋：上農后稷曰：上田棄畝，下田棄甽。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

氾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區田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積穰。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三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

漢書食貨志：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爲代田，

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晉書食貨志：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當使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

魏書食貨志：太和九年，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

之士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于桑榆地分雜蒔榆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戸老小癃殘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

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惟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讁無子孫及戸絶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

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隋書食貨志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定令男子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内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戸内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止一百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以上

限止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又開皇十二年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唐書食貨志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

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寛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寛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寛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寛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

又永徽中禁買賣口分世業田買者還地而罰之

宋史食貨志農田之制五代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

又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税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元豐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

文獻通考元豐間天下墾田之數四百六十一萬六千餘頃比治平時增二十餘萬頃然前代混一之時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餘頃隋開皇

時墾田一千九百四十萬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餘頃其數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倍四倍有餘雖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得靈夏南不得交阯然三方之在版圖亦半爲邊鄙屯戍之地墾田未必多也按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祖宗重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至治平熙寧間相繼開墾然凡百畝之內起税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爲民間苦賦重再至轉徙遂不增以是觀之則田之無賦税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蓋田數之在官者雖劣於前代而隱利之在民者多矣

金史食貨志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勸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闕凡官地猛安謀克及貧民請射者寬鄉一丁百畝狹鄉十畝中男半之請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己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

又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路

提刑馬百祿奏聖訓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五畝即止區以為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

元史食貨志因頻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

明史食貨志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凡質賣田土則官為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為民害

又凡田以近郭為上地迤遠為中地下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

又神宗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戶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

國朝

大清會典本朝幅員廣遠地利日興順治十八年總計田土合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有奇康熙二十四年總計田土六百七萬八千四百三十頃有奇雍正二年總計田土六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一十四頃有奇

國初定低地種稻高粱稗子蘇麻高阜種粟穀

國家任土作貢以地畝之坍漲定賦額之增減或差員清理或飭州縣官隨時丈量查報瀕江近海之區定例十年一丈

凡民地勘丈槩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國朝墾荒助以牛種寬其徵輸或甄爵賞以勵招徠或給投誠以資贍養或遣部員以課耕穫罔甚周詳俾郊野無曠土

順治元年題准圈撥地畝按州縣大小定圈地多寡滿洲自聚一處阡陌室廬耕作收放互相友助令與民各安頓理查出無主地與有主者對換以期均便順治元年議准州縣衛所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者官給牛種三年起科

順治四年又定嗣後民間田屋永停圈撥

順治六年定。地方官廣加招徠各處逃民。不論原籍別籍。編入保甲開墾無主荒田。給以印信執照永准爲業。

順治十年覆准。直省州縣魚鱗老冊載有地畝坵段坐落田形四至。其間有不清者。印官親自丈勘。

順治十一年覆准。凡丈量州縣地用步弓。各旗莊屯地用繩。

順治十二年定。部鑄步尺。分頒直省。使丈量時悉依新制。

康熙四十三年。天津附近荒棄地畝。開墾一萬畝以爲水田。行令各省巡撫將閩粵江南等處水耕之人。出示招徠。計口授田。給與牛種。

雍正元年議准。瀕江近海之區。定例十年清丈一次。恐未至十年有坍漲者。令該管官不時清查。坍者卽行豁免。漲者卽行陞科。

雍正二年議准。將內務府交出餘地。及戶部所收官地。制爲井田。挑選一百戶前往耕種。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各授田百畝。

雍正三年。於灤薊天津文霸任北新雄等處各設營田。專官管領。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以圩田多寡。分別獎賞。其官田數萬頃。分地選官。會同地方官。首先舉行。爲民倡率。其濬疏圩岸。以及洩水節水引水用水之法。悉照成規。各因地畝形勢。次第興修。或有民間廬舍有碍不通者。計畝均撥。通融撥抵。照本田畝數加十之二三。其河淀淤地。已經成熟陞科。必須開挖者。將附近官田。照數撥補。

土宜

田制下

董仲舒乞限田。意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

李安世請均田疏。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兹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積。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

奪矣。

宜若易爲井田阡陌。先王度土田之廣狹。量人戶之衆寡。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周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室以容游人。逃則避役者往無所之。敗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固。食力相濟。三代之後。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門開。因循未革。具習成矣。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曠者。且修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家。夫漸有數。夫然則井邑兵賦之地。多寡相參。門閭族黨之居。存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地矣。

蘇洵論田制。井田之制。九夫爲井。百井而方十里。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爲溝洫。縱能盡得平原曠野而規畫於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亦已迂矣。夫井田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亦可以蘇民矣。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

已過矣。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禁其田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夫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

鄭伯游議古田數 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瘠薄。人行衆寡。以人耕田。相其瘠薄衆寡而分之。謂之分。分定而以名自占之。謂之名田。無甚難行者。而至今不行。

則其制未均而恤之太甚故也。蓋周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餘二十五畝。以至工商士人受田亦各有等。而又分不易一易再易之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畝無主客之別。比今二百畝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掩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畝矣。什一而征。無他賦斂。而又歲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四百畝矣。而何武之制。自諸侯王及於吏民。皆無過三十頃。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農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於董仲舒。中於何武師丹。至晉泰始限王公之田。以品爲差。而均田之制。起於後魏。至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不行。乃上之不行也。非賤者不行。

乃貴者不行也。在上而貴者。載高位。食厚祿。官其子孫賞賜狎至。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何師之議。則恭於丁傅董賢。晉魏則名存而實去。此所謂恤之太甚者也。今將議古田之數。則周官之書。漢魏晉唐之制。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董仲舒以秦變井田民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置錐之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其說雖正。而不聞其制度。何武之制太狹。今日之制太無限。宜約周官受田之數。與唐世業口分之法。參其多少而用之。士大夫則因其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之衆寡。無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要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旁可以及兄弟朋友。而不爲兼并。則善矣。

林勳本政書 五尺爲步。而二百爲畝。畝二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埆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一頃之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有十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

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當自示以補不足則民蘇矣今宜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惟得賣田至於次農則無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無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

而分之官無苛奪以賈其怨稍須暇日自合中制矣

朱子條奏經界狀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尚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獨泉漳汀州不曾推行小民業去產存苦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勢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故向議輒為浮言所沮甚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不知往歲汀州屢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今者臣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謬疲軟力不任事者而使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本州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中施行事目及募舊來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乞特詔戶部根檢

謄錄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眾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圖帳之費亦當少減若朝廷矜三郡之民不使更有煩費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實計若干錢物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

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為煩重。雖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賦稅。其在當時動經歲月。出入阡陌。荒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訟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必胥吏之桀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執於期限。隨索即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張。亦復不貲。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此。恐非仁政之意也。竊詳此意與臣所奏略同。乞許施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故若使諸鄉產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已有輕重。人戶徒然攢算。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為利便。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為姦。今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大州縣壹處逐減分數）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起錢撥入諸色名窠。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令子午卯酉年應管大寅申巳亥年解發鄉人催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其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現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產散在諸鄉者。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

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

一本州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為人侵占。將來打量之時。無人駁對。亦恐別生姦弊。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有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

朱子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縱。

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曰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

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歸授之際必不免有欺隱煩擾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

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之舊而非秦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或以漢世猶有阡陌之

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不知秦之所開亦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便於往來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

葉適論田制先王之政設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極備雖周禮地官所載其間不能無牽合牴牾處要其大略亦見周公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歲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經界既定人無緣得占田後來井田不修隄防浸失至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阡陌既開天下之田郤倘直易見者耕得多少惟恐人無

力以耕之故秦漢之際有豪強兼并之患官不得治而貧者不得不去而為游手轉而為末業終漢之世以文景之恭儉愛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勵精為治都不知其本但能下勸農之詔輕減田租以來天下之歸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與三代不合當時但問墾田幾畝全不知是誰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興亦只是為天下度田多少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至於漢亡三國並立未及窮盛而天下大亂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然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券但隨其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推行不到其法度亦是空立唐與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為畝唐却二倍有餘此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無分民但付人以百

畝之田使自治之而但用守令為治以分田之下官先責寬鄉狹鄉以十論不當以人論今其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永業口分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因荒又要賣授鄉可以不至匱乏若唐但知受田而已而既已自賣其田便已無與民之買賣周制最不容民擅鬻有罪則從之唐却容他遂從并得自賣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比前世其法雖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治執之以為據故公田始變為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後世之官田之法所以至此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自各立境界民有役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名賣不容民自籍所謂官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所要知田制所以壞乃自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

衛涇禁圍田奏 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放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潴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膏腴之地

自紹興末年因軍中侵奪瀕湖蕩工力易辦創置堤埂號爲塲田民田已被其害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强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圍田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凌駕官府而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上下相蒙恬不知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旣廣則增租亦多於邦計不爲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游獨擅灌溉之利民田無從取水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爲壑圍田僥倖一稔增

租有幾而當稅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爲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乞賜行下戶部申嚴約束斷自今以後凡陂湖草蕩並不許官民戶及寺觀請佃圍裹

馬端臨論井田井田未易言也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矦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污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爲世卿强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界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少壯所習聞無俟考覈而姦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姦弊滋多也秦人盡廢井田漢旣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制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旣不久於其政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

又論後魏行均田法夾漈鄭氏言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時男

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授之法無由考其詳耳或謂井田之廢已久驟行均田奪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以興怨讟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授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授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相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有盈者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不足是令其從

便貧富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强奪之以爲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莾所行異矣

〔明胡翰論井牧〕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之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又其後六百有二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命民名田無過三十頃議者因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均其土田齊其經術蓋露田別世業魏人頼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戸口猶不及隋何至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民多而田不盈永業田窄而民不困如陸贄所謂時斂者也以余論之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戸以田均之計戸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授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唐盛時永徽民戸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

〔崔銑均田議〕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貴官多賂富室多財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鄉計畝二品徵税惜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心尤爲二豪扇搖而罷之今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鄉田主共辨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後定等分租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

〔大學衍義補〕按秦廢井田開阡陌已千餘年矣決無可復之理説者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爲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亦終歸於廢弛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斯不必拘拘於古之遺制也然則張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有術其亦隱而未發不敢顯說也

〔又〕按井田旣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爲法雖各有可取然皆不免

其人情而不安於土俗。可暫而不可常。亡必不得已立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為不然之限。又必寬其既往。而嚴制其將來。可乎。臣請斷以一年為期。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畝。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者。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未限之前。不復追奪。待有，以後惟許鬻賣。有增買者。并削其所有。即許民家生丁多丁者許買以符其數。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

錢。當者出賦。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至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為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為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如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免田有司給以免丁。不配丁給糧如故。惟名配丁田法。既不奪民所有。則有田者恐子孫不多。而無隱名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無其貧其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富室不無鬻田。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并之患漸銷矣。

唐順之答施武陵書。方田一法。不難於量田。而難於攷田。攷田有肥瘠。難以一槩論。畝須於未丈量之前。先將一縣之田。定為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定畝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之田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為定畝起賦之準。嘗觀國初折畝定賦之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甚得古意。今茲不先核田。便行丈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加。非均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須自明此意。乃可使下人為

之。庶無弊也。

張棟因事陳言疏。丈量一事。良法也。及其成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一縣而律一省。不必以一省而律天下。或減尺五弓。或斜量折算。此其弊在田畝。其弊在豪戶。或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弊在里胥。其弊在公正。或改畝除弓。或移三就五。或損此易彼。或移東補西。此其弊在田冊。其罪在書算。大約弊端不外乎此三者。

章潢井田限田均田總論。井田法至周始備。自李悝商鞅出。而其法廢。然猶有議為萬世成者。自然秦漢迄今。莫君寵辟與奇謀碩畫之臣。莫之能變。即有變者。或全紀廢無稽。豈秦法有加於三代聖人耶。議者謂戰國干戈

之後。邱陵城郭墳墓廬舍溝爲茂草。卽有平原。亦半荆棘。廢去者無幾。已不能比次而經紀之。顧處乎裁之下。而欲襲其業以授民。雖新莽之覆轍亦近矣。是井田之不能復也勢也無已。又有限田均田之說。董仲舒倡限田於元狩。而武帝不果行。師丹請限田於鴻嘉。而成帝不能用。乾興初詔限公卿以下。與衙前將吏田。而任事者以爲不便。夫井田既廢。富民業已肥碩。長子孫。傳襲擬於封國。而遽欲歲月間盡褫其所有。此亦非人情矣。是限田之不能行也亦勢也。由周而來七百年。魏孝文納李安世之疏。均授民田。然不再傳而廢。又百二十年。而唐太宗定口分世業之法。然行未久而報罷。又二百

三十年。而周世宗詔行元稹均田圖法。然世族豪起而撓之。夫周制既遠。生齒錯出。民之遷徙靡定。田之給代無常。而履畝握算。官且不勝其繁矣。是均田之不能久也亦勢也。夫田不能井。又不能限。又不能均。均亦不能久。勢建步立畝。括田均賦。此爲至策。其必昧山澤之入。覈莊屯之額。塞飛詭之竇。責無籍之戶。令所稽者與所入相當。取他羨補崩決償失額。無稼稅隱逋者。卽驗問嘉與更始。弛其罰。無論世世偏累疲瘁之民。驩然若更生。如此則田不必井。而井之之法存。田不必均。而均之之法寓矣。

安揚武水田議 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稻。[illegible]云[illegible]與冀相接。穀皆黍稷。幽見宜[illegible][illegible]稻也。是幽之宜稻。其來舊矣。又讀宋史何承矩傳[illegible]安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爲稻田。[illegible]貨志云。凡雄鄚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始爲堤濼。終爲稻田。防塞貲邊。具有成績。稻田有八利。多爲溝渠。引填淤之水。利一。分爲支河。疏壅塞之害。利二。旱不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濫。利四。通舟楫以便轉輸。利五。稻一斗易粟數斗。利六。通賦易完。利七。戎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壞民邱壠。多起丁夫。變置川原。遷延歲月。必主之密勿。付之重臣。勿因小害而阻撓。勿徵微利而鹵莽。寬其文網。需以歲時。則可舉矣。

國朝

戶部條陳圈地疏 圈取地土一事。於順治四年。奉有
上諭。今後民間田房。再不撥取。永爲禁革。又順治十年奉
旨以後。仍遵前旨。再不許圈取民間房地。欽此。但查近年以來。有因旗下退出荒地。復行圈補者。有自省下及那撥處所求駐丁。又行圈撥者。有各旗退出荒地。令民耕種。或半年或一二年。青苗成熟。遇有撥補。復行圈去者。有因圈補之時。將接壤未圈民地取齊圈去者。以致百姓失業。窮困逃散。且不敢視田爲恆產。多致荒廢。而旗下退出荒地。復圈取民間熟地。更虧國賦。臣等酌議滿洲百姓。均係朝廷之民。近因圈撥戶久已圈定。屢奉

上諭禁止圈取自應永遠遵行查張家口殺虎口喜峯口古北口獨石口山海關等口外既有可耕空閒之地自御內以至王貝勒官員披甲有情願各將壯丁分內地畝退回圈取口外空閒之地耕種者各該衙門都統即文咨送戶部按丁丈給將此退出之地收存撥給自省下那營處所來壯丁圈取民地永行停止庶百姓得所不致流離矣

湯斌與宋郡守書睢陽衛地共有四項曰大軍曰新增曰餘屯曰徭役弓口惟徭役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其起科獨少大軍新增餘屯三項總以三百步為一畝約計小地十畝折行糧地八畝猶之州地之二畝折一畝商邱等縣之或四畝折一畝或三畝折一畝之不可以前代二百餘年之所遵循亦我皇清定鼎以來所率由而未改者迨於辛丑開墾首詭影過多錢糧難數遂有以大軍一項照小畝派糧者是名為擠地擠地既久詭影愈更明係虛必不肯盡行清楚乞發鈞示令各項地畝槩從舊例不得那移紛更庶里役無以借口矣總之衛地自紛丈量之後花戶無地數皆可按籍而求除徭役一項外凡軍新餘屯併纏册內小地寸畝者亦歷內註地八畝小地一項者必歷內註地八十畝則從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爲日復在蘇書之言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例則不足額不知地猶昔日之地不朝賦役全書額地額糧悉依故明之舊昔人畝有大小今必擠地而後足額此非詭影之地多而額外此地之未報某等以為詭影之地經外未報之地未有里書不知者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數足額而止事關民瘼伏惟鑒原

王以寧民屯議屯以兵亦以民明無所謂民屯也從無田之人耕曠土則謂之屯蓋兵戈旁午之地曠土必多流離又云沿海閩地築堤以捍鹹水之入疏渠以通淡水之來則田皆可成何患無地哉今降人雲集既議置屋處之又給以口糧非長計也因撥以地畝為宜但奪土著之田以給之則病民而理有所不可或官買荒田以給則官民皆病而勢且有所不能或以未墾之田計口授之止供其衣食恐將來成熟之後欲其入籍升科等於民田則必不給而轉徙仍為無定若聽其不報糧將等於賜田則又姑息而主客更覺偏枯莫若因安插之時酌量即於有田之地做明初衛所屯制多撥田若干畝教以人耕之法而又給以農具屯種使次年以催還官三年稅十之三四年稅十之六至五年而令役其課額則更為酌量之全拋荒之地原為隱脫而茲有墾闢之勞當較里甲之輸稍減以嘯聚之餘得領田里而又無城守之任當較旗丁之納稍增得及屯成亦可於

府江糧派錮之地。俱減留壹合畝以甦其困矣。

李遼奇條陳疏 一地畝等則之宜分晰也。中州土地原有上中下及金銀銅鐵錫等名目。分別地井洒中地本盡磽瘠。并混淆入府以內。不分等則。一槩派糧。致貽民間賠害。今查首漸有就緒。小民自無遁情。若不亟乘清查之時。分晰高下。則熟田圖隱遁。而起科或至混淆。終非

皇上軫念國計民生至意。仍請 勅部於彙報之後。查照歷年間則例。照地派糧。永為遵守。庶則壤有一定之規。而荒歲免包賠之苦矣。

佟鳳彩條陳民困疏 一里甲田地多寡懸殊。宜均平也。

攤照均平里甲。久奉

俞旨。通行直省。惟河南為多荒少熟。因循如故。雖有里甲之名。其實多寡不一。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頃。或三四百頃。少者每里或止一二百頃。甚至或數十頃。以至參差數頃者。遇有差徭。有司止知照里編差。不知里大則田多戶殷。衆擎易舉。里小則田少人稀。難以承役。更有官儒戶名。或不入甲。或入甲而不當差。甚至避重就輕。詭寄飛灑。大里愈得便宜。小里愈增苦累。若為一例當差。實有不均之歎。今計莫若行各州縣詳察。除已均平者不動外。凡有不均平者。不許拘喚各戶。蓋編亦不許里書分派。止令州縣印官按見在徵糧地畝冊。如一州縣有地一千頃。原分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頃。一甲之中。各分十甲。一甲均分十頃。遇有差徭。按里甲均當。不許少有增減。如是則豪強無計規避。貧弱不致偏枯矣。

李光地請開河間府水田疏 查南方水田之法。行之北方。往往有效。曩者涿州水佔之田。一畝鬻錢二百。尚無售者。後開為水田。一畝與銀十兩。即今涿中浮居村庄。歲收稻秫麥菽之利。無旱暵之憂。其資生未嘗減於南地也。臣愚謂靜海青縣上下一帶水居之民。正宜以此利導之。其可與水田者。教之栽秧排稻之法。至於獻縣交河等。與正定接壤之處。係瀘河上游。若能修治溝澮經與水田。則水勢漸分。府下流之水勢亦日減。是資水

之利。即以除水之害。然舉行方始。若非有熟識情形。歷經試用之人。使之實心任事。恐空言無裨也。

劉殷衡條陳疏 一空壓田地。應令丈明估價。公議均補也。楚北安荆一帶地方。外而川江。內而襄漢。水勢洶急。風浪洗刷。凡堤塍多冲潰。必須挽築月堤。以防不虞。其築月堤也。堤腳之寬。一二三丈不等。必須覆築於民田之上。是之謂壓。壓則田在此堤之下矣。堤身之高長一二丈不等。取土於民田之中。是謂之空。空則此田深窪無用矣。此空壓之田。全垸內若有多餘之田。則去此數畝堤腳田土。其所保護者實多。或亦甘心。若止此區區數畝。因坐附堤塍。一旦盡被空壓。勢必課生之策。臣採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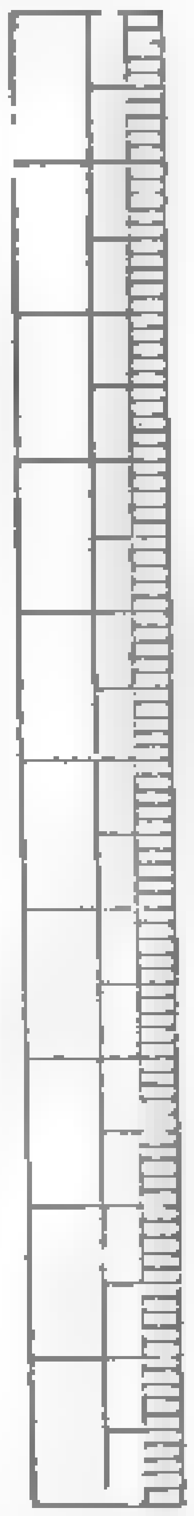
輿情酌定一法嗣後遇有修築堤壩於興工之時令地方官將堤身所壓之田及兩邊取土之地俱爲丈明畝數確立界址著令堤長甲長秉公估定價值查明本境内衆姓享利之田若干畝穵壓之田若干畝算明均攤補償交給被穵被壓業主另置田產耕種則無强行穵壓之弊而窮民得免偏累向隅之苦矣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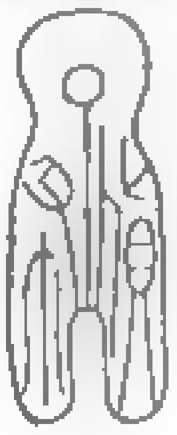
土宜

田制圖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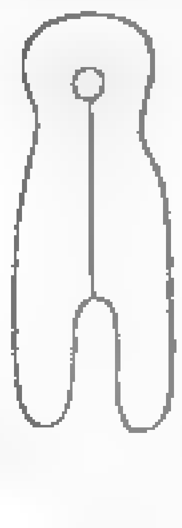
周尺



貨布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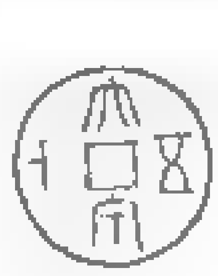


貨布陰



貨泉

大泉五十



農政全書考尺度按古者度以絲起隋志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好三寸所以爲璧也璧好之孔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爲羨也袤十寸廣八寸也所以爲度尺也則是十寸八寸皆爲尺矣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此周制也自漢以來世經正尺律度權衡廢有孑遺度無自起儒先所謂子穀秬黍中者徒有空言了無實驗心窮于思口弊于議不能決也惟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勗尺按古物七品多合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

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依尺鑄律時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然時好推遷諸代異制隋書志尺十有五等以荀尺爲本大概周尺漢劉歆尺建武銅尺宋祖冲之所傳尺皆與荀氏一體他如晉田父玉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後尺魏前尺中尺後尺東魏後尺銀錯銅龠尺後周玉尺宋氏尺萬寶常水尺劉曜渾儀尺梁朝俗間尺各與荀互異自隋以來荀尺亦莫何用唐有張文收律尺有景表尺五代有王朴律尺宋則太府寺有尺四等又高若訥嘗按古尺十五等李照胡瑗之鄧保信各有黍尺崇寧中魏漢津乞用聖上指尺又紹興中內出金字牙尺二十八遂以其中皇祐二年所造大樂中黍尺作樂鐘然不知以何法累黍程正叔定周尺以爲官省尺五寸五分弱而省尺之度今難攷詳朱元晦家禮載司馬氏及攷定雅樂黃鐘尺不明言長短則周尺之制迄無成說獨丁度建言歷代尺度屢改惟劉歆鑄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大泉五十王莽天鳳中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有鑄者遂以此四物參校分寸正同況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劉歆術業之博祖冲之算數之妙晉荀氏之詳密既合姬周之尺則最可法者焉但惜其事疏略竟不施用今試以諸品泉刀攷之按漢志王莽更鑄大錢徑寸二分文曰大泉五十天鳳五年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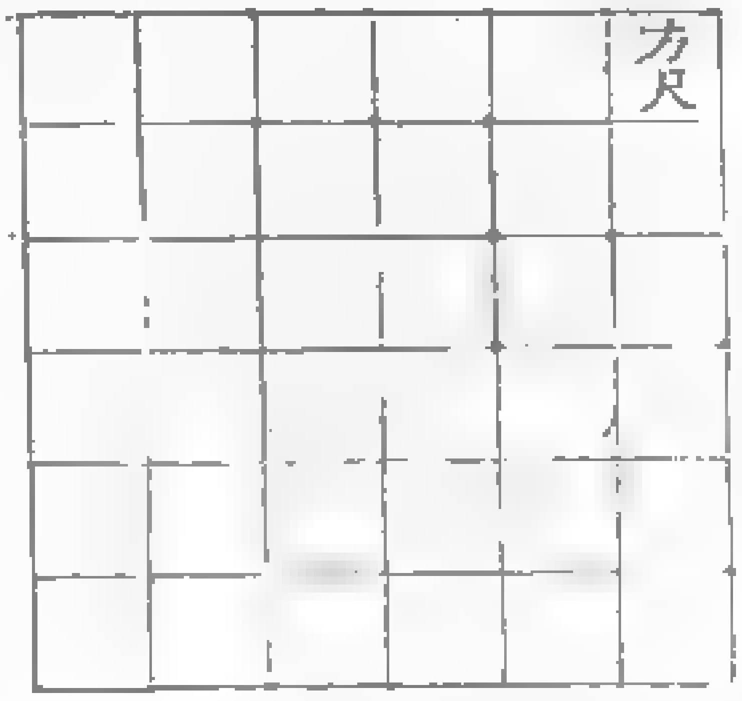
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貨泉徑一寸文右曰貨左曰泉以貨布一分爲一寸較其首身足枝長廣之數以爲尺又以大泉之十分貨泉之徑十較之彼此毫釐無差足明丁之法爲可而丁尺荀尺漢尺周尺一然無異諸家影響之說或可廢矣蓋古人制度必徵實乃信非可以揣摩定非可以口舌爭不見古物而欲知古人之制自不可得荀丁二氏戀寶之見千載同符今荀氏所考古物七事多不可得而漢錢傳於世者則往往有之據此以求周漢之度以考古人定律制器營室分田之數殆爲灼然無疑者也計周尺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今織染金星牙尺六

寸四分官後田畝俱以周尺計定別用今尺準之

田制各圖說

步　畝　夫　屋　井　邑　邱　甸　縣　都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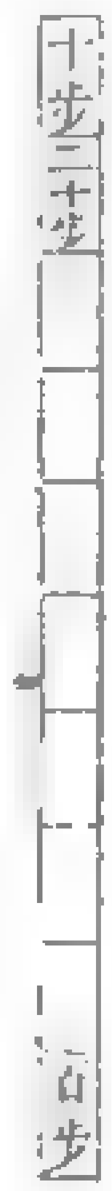
六尺爲步



司馬法六尺爲步。

每步積三十六尺。

步百爲畝



司馬法步百爲畝。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爲之畎。

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與伐高深廣各尺。一畝之中。三畎三伐。廣六尺。長六百尺。以此計畝。故曰終畝。曰竟畝。鄭注畝方百步者非是。

每一畝計三千六百尺。

古之一畝。以尺計。得面方六十尺。自之得積三千六百尺。以下畝法。俱折方。取易筭。故以步計。得面方十步。自之得積百步。

今時畝法以步計。得面方十五步四分九釐一毫九絲三忽二微零。自之得積二百四十步爲畝。

六尺爲步。以尺計。得面方九十二尺九寸五分一釐六毫零。自之得積八千六百四十尺爲畝。以三十六尺而一。得積二百四十步。

五尺爲步。以尺計。得面方七十七尺四寸五分九釐六毫零。自之得積六千尺爲畝。以二十五尺而一。得積二百四十步。

以丈計畝。得面方七丈七尺四寸五分九釐六毫。自之得積六十丈爲畝。以二十五寸而一。得積二百四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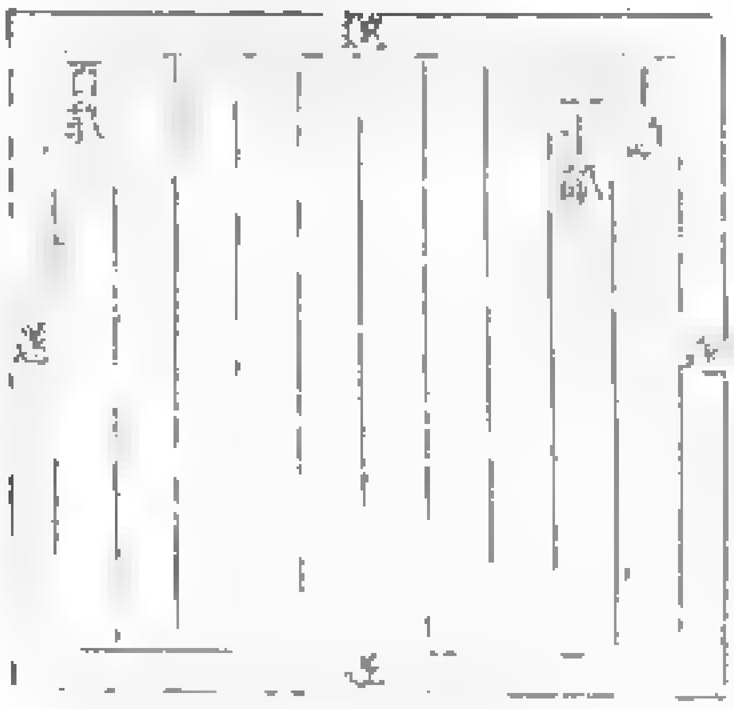
古之一畝。以今法準之。每浙尺八寸。準古一尺。得面方四十八尺。自之得積二千三百零四尺。以今畝法八千六百四十尺而一。得田二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零。

以六尺爲步計之。得面方八步。自之得積六十四步。以今畝法二百四十步而一。得田二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零。　後言浙尺準古。其尺法步法畝法。俱倣此。

若以牙尺六寸四分。準古一尺。得面方三十八尺四寸。自之得一千四百七十四尺五十六分。以今畝法六千尺而一。得田二分四釐五毫七絲六忽。以五尺

爲步計之得面方七步六分八釐自之得積五十八步九分八釐二毫四絲以今畝法二百四十步而一得田二分四釐五毫七絲六忽。後言牙尺准古共尺法步法畝法俱倣此。

畝百爲夫



司馬法畝百爲夫

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徑廣二尺。

每百畝積得一萬步三十六萬尺。

面方六百尺加遂徑八尺共六百零八尺自之得三十六萬九千六百六十四尺內夫積三十六萬尺爲田百畝遂徑積九千六百六十四尺得二畝六分八釐四毫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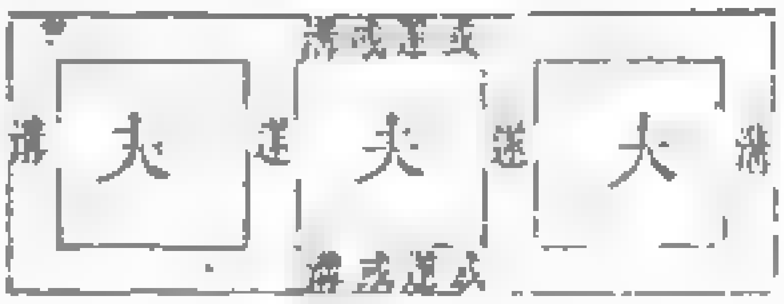
古之百畝今浙尺畝法算得二十六畝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一六。

遂徑七分一釐六毫。

今牙尺算得二十四畝五分七釐六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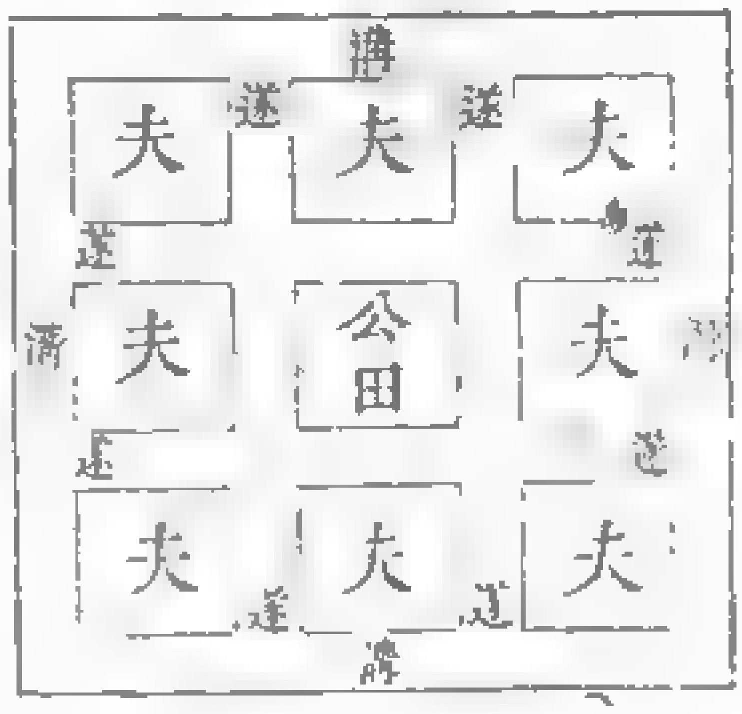
遂徑六分五釐九毫七絲。

夫三為屋



司馬法夫三為屋。
屋具也一井之中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屋之廣長或倣遂溝洫澮不同今以兩濶加溝畛兩長一作溝畛一作遂徑計之
長一千八百二十四尺濶六百十二尺自之得積一百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八尺共三百十畝七釐九毫二六。
若以兩濶加溝畛兩長加遂徑計之。
長一千八百十六尺濶六百十二尺自之得積一百一十萬九千七百八十二尺共三百零八畝三分七釐三毫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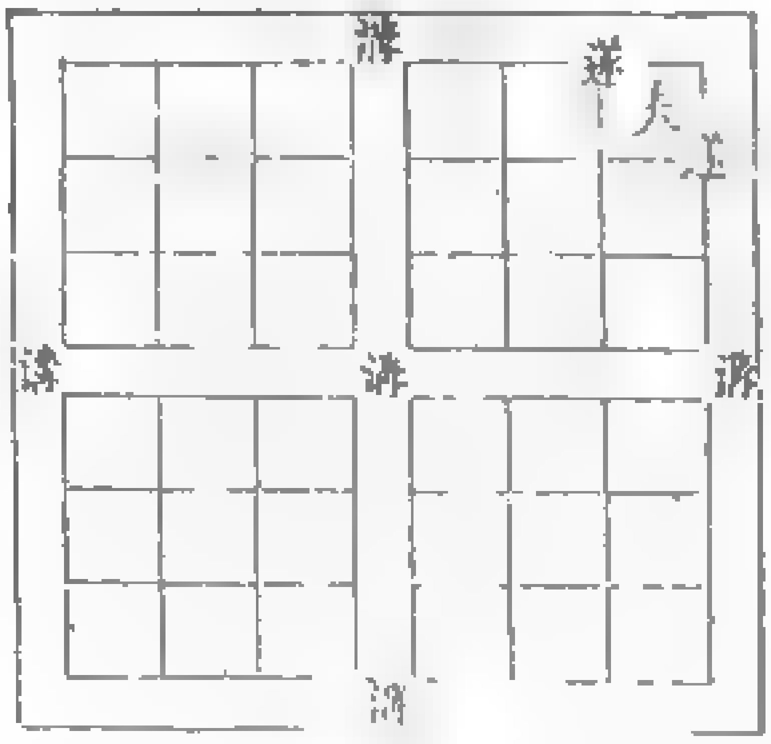
屋三為井



司馬法屋三為井。
井方一里。九夫。
遂人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畛廣四尺。
一井之田面方一千八百尺加溝畛遂徑方一千八百二十四尺自之得積三百三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六尺。
內九夫積三百二十四萬尺為田九百畝。
溝洫積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

遂徑積二萬九千一百二十尺。二積共二千四畝二分六釐。

四井爲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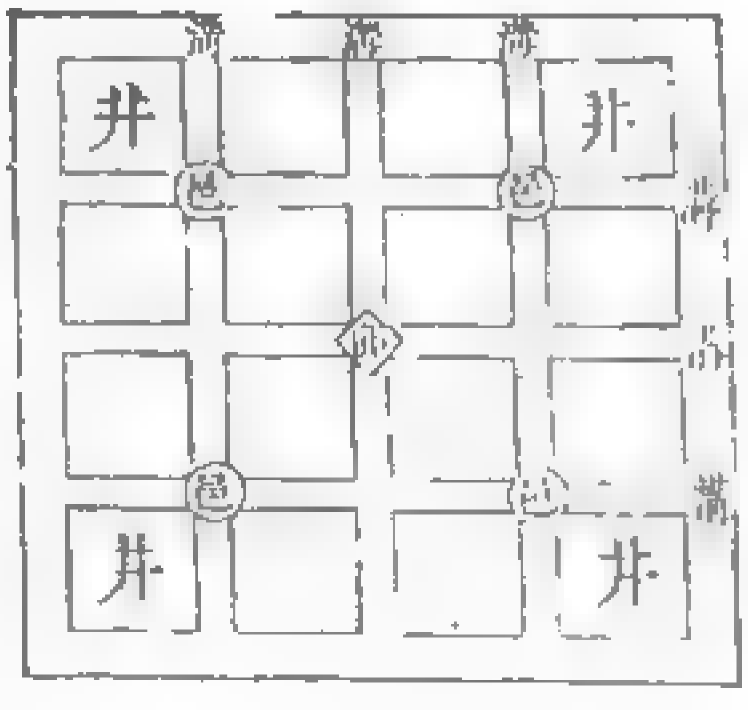
小司徒四井爲邑。

邑方二里。三十六夫。

一邑之田。面方三千六百尺。加溝畛遂徑面方三千六百四十尺。自之得積一千三百二十四萬九千六百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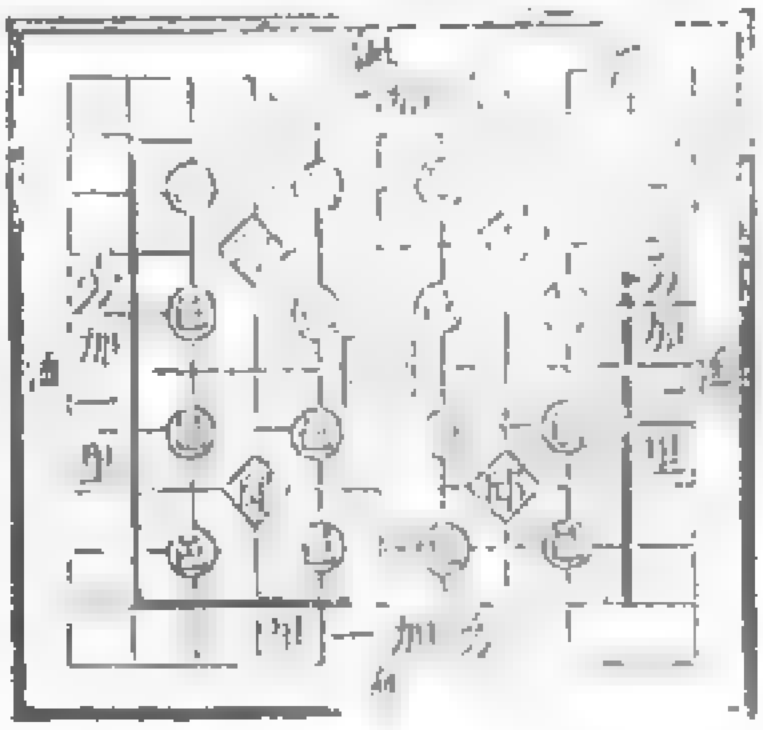
內田積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尺。爲田三千六百畝。溝洫遂徑積二十八萬九千六百尺。得八十畝四分四釐四毫一六。

四邑爲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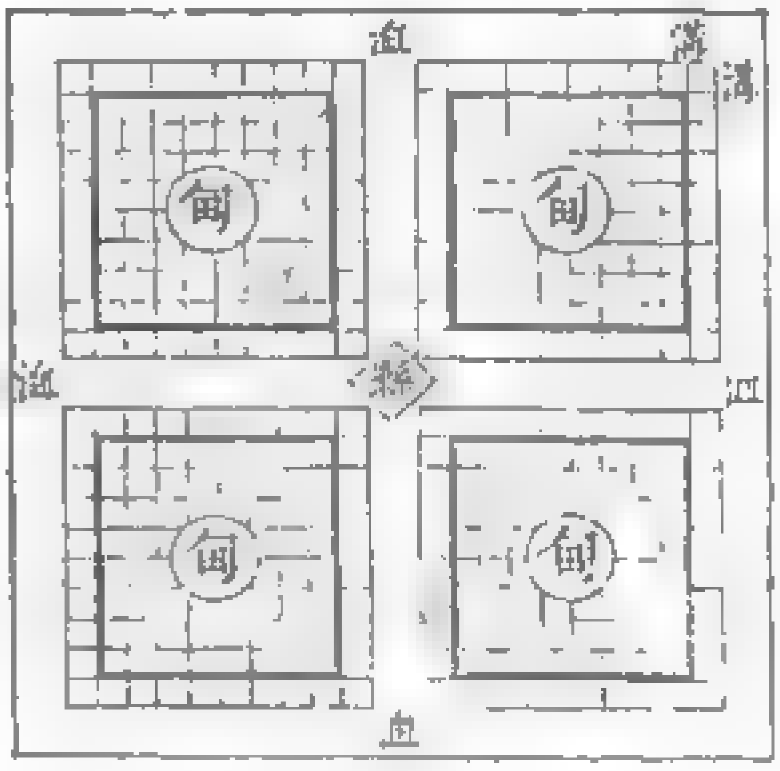
〔小司徒〕四邑爲邱。
邱方四里。一百四十四夫。
一邱之田面方七千二百尺。加溝畛遂徑七十二尺。共面方七千二百七十二尺。自之得積五千二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尺。
內田積五千一百八十四萬尺。得一萬四千四百畝。溝洫遂徑積一百零四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尺。得二百八十九畝四分四釐。

四邱爲甸



〔小司徒〕四邱爲甸 〔司馬法〕井十爲成。
〔遂人〕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沿邊一里治洫。四井爲邑。四登于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通廉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
涂亦廣八尺。
一成之田面方一萬八千尺。加洫涂溝畛遂徑一百八十四尺。共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四尺。自之得積三億三千零六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內積三億二千四百萬尺。爲田九萬畝。餘積六百六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得洫涂溝畛遂徑共一千八百四十九畝四分四毫一六。
一甸之田面方一萬四千四百尺。自之得積二億零七百三十六萬尺。爲田五萬七千六百畝。廉隅積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尺。爲田三萬二千四百畝。共得出稅田九萬畝。

四甸爲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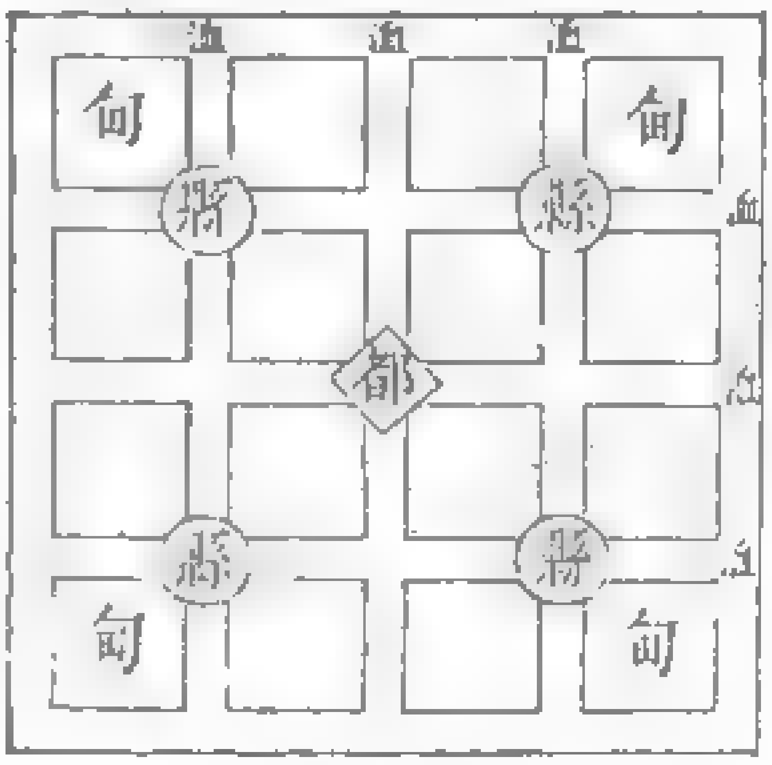


小司徒四甸爲縣

縣方二十里。四百井。三千六百夫。

一縣之田面方三萬六千尺。加洫涂溝畛遂徑三百五十二尺。共面方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尺。自之得積一十三億二千二百四十六萬七千九百零四尺。內積一十二億九千六百萬尺。爲田三十六萬畝。餘積二千六百四十六萬七千九百零四尺。得洫涂溝畛遂徑共七千三百五十二畝一分九釐五毫二。

四縣爲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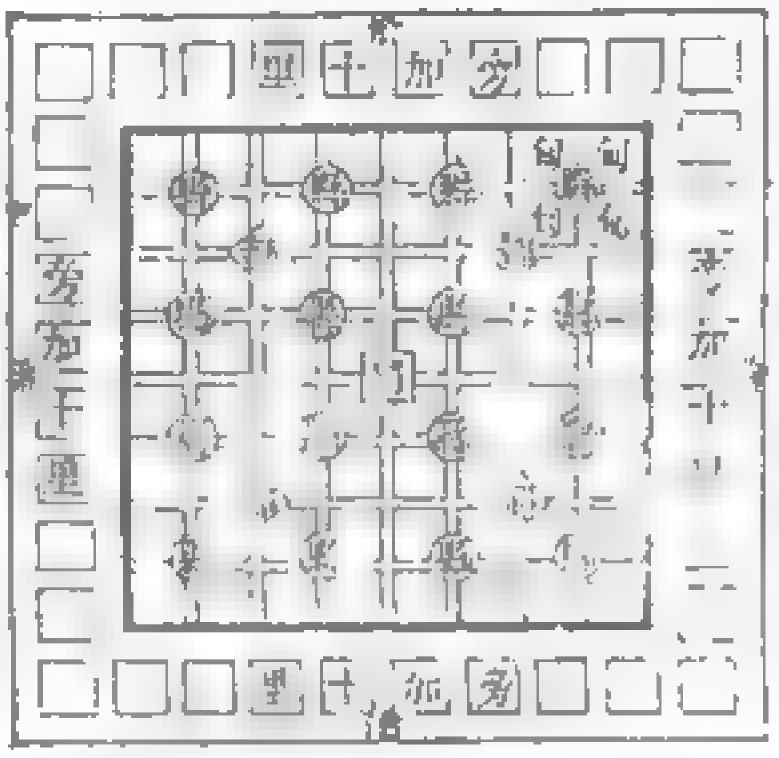


小司徒四縣爲都

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一萬四千四百夫。

面方四十里爲都。一都之田面方七萬二千尺。加洫涂溝畛遂徑六百八十八尺。共面方七萬二千六百八十八尺。自之得積五十二億八千三百五十四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尺。內積五十一億八千四百萬尺。爲田一百四十四萬畝。餘積九千九百五十四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尺。得洫涂溝畛遂徑。共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一畝四分八釐四毫一六。

四都為同



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匠人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

同方百里同中容四都方八十里出田稅沿邊十里治澮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為同…

同方百里同中容四都方八十里出田稅沿邊十里治澮。四甸為縣。四登于同。同方八十里旁加十里故方百里同之八十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成六千四百井五萬七千六百夫出稅旁加十里通廉隅三十六成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澮達於川。川者。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

道廣二尋。

井田之制備於一同。

一同之田面方一十八萬尺。加澮道六十四尺。洫涂一百四十四尺。溝畛七百二十尺。遂徑八百尺。共得面方一千七百二十八尺六而一得三萬二百八十八步。自之得積九億一千七百三十六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步。以畝法積百步而一。得九百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內六十四成積五億七千六百萬步。為田五百七十六萬畝。廉隅三十六成。積三億二千四百萬步。為田三百二十四萬畝。共得出稅田九百萬畝。澮道洫涂溝畛遂徑。共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

若以面方一十八萬一千七百二十八尺。自之得積尺三百三十億零二千五百零六萬五千九百八十四尺。以畝法三千六百尺而一。得田數與前術同。

今時浙尺八寸當古一尺。六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算得田二百四十四萬六千三百零一畝一分八釐四毫。牙尺六寸四分當古一尺。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算得田二百二十五萬四千五百一十一畝一分七釐一毫一絲七忽。

古之九百萬。今浙尺二百四十萬畝。今牙尺二百二十一萬一千八百四十畝。

古之澮道等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今浙尺四萬六千三百零一畝一分八釐四毫。今牙尺

尺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一畝一分七釐一毫一絲七忽。

土宜

田制圖說下

農桑通訣田制篇器非農不作田非器不成周禮遂人凡治野以土宜教甿稼穡而後以時器勸甿命篇之義遂所自也夫禹別九州其田壤之法固多不同而稷教五穀則樹藝之方亦爾以異故皆以人力器用所成者書之各有科等用列諸篇之右。

田制各圖說

圃田

圍田

架田

櫃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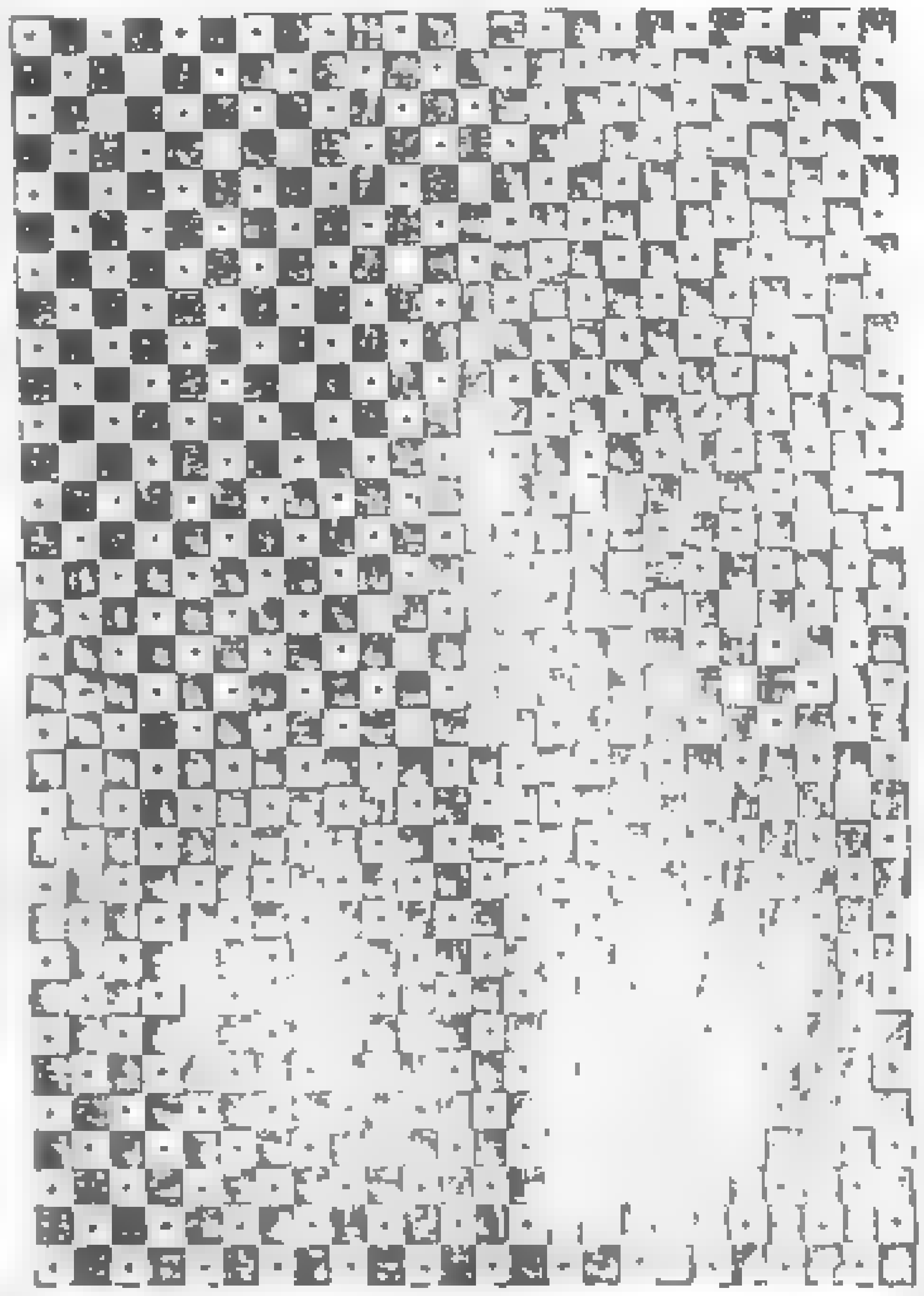
梯田

塗田

沙田

區田

區田



農桑通訣按舊說區田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乘。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種。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徐光啓曰。當攷古今度量。又參攷氾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可為之。其區當於閑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為之。不可貪多。夫儉豐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嚮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殍。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為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蓺。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犂。但鑁钁斸。又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為課業。各務精勤。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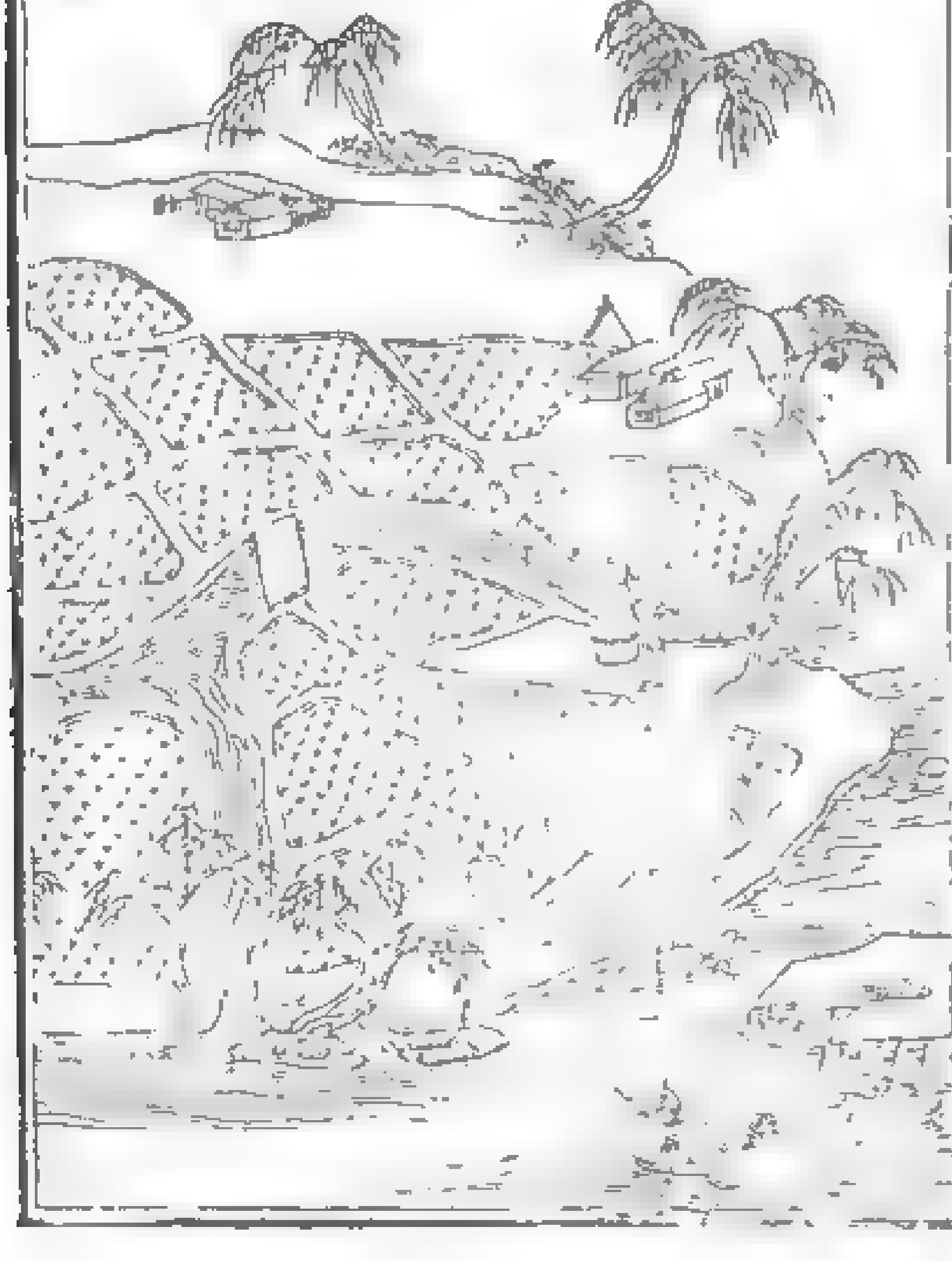
農政全書按賈思勰曰。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為之。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於溝間。夾溝為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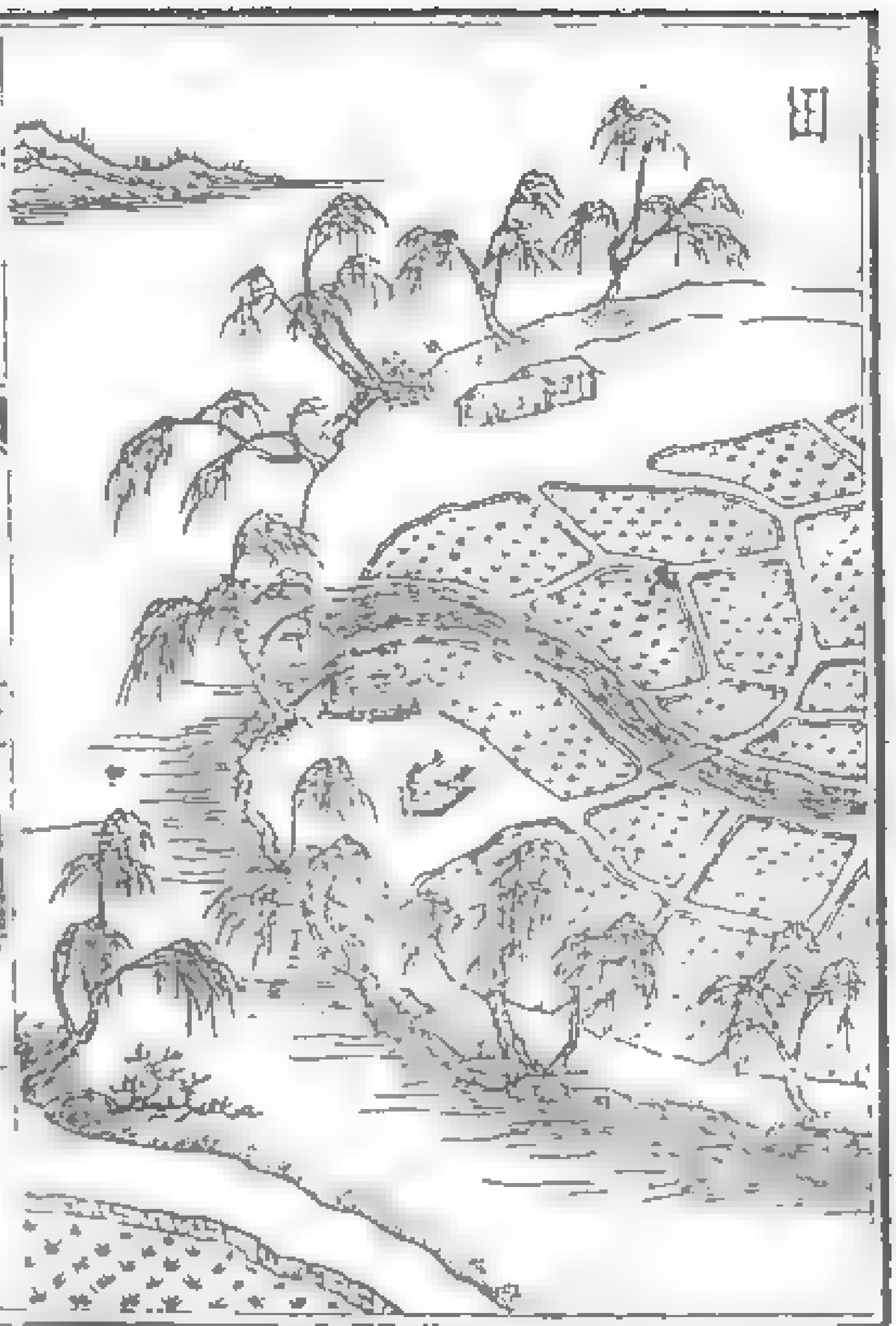
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禾一斗有五萬一千餘粒。黍亦少此少許。大豆一斗一萬五千餘粒。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尺。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三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諺曰。頃不比畝善。謂多惡不如少善也。區中草生。茇之。區間草以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劬鐮比地刈其草矣。

又兗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於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試為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少地之家所宜遵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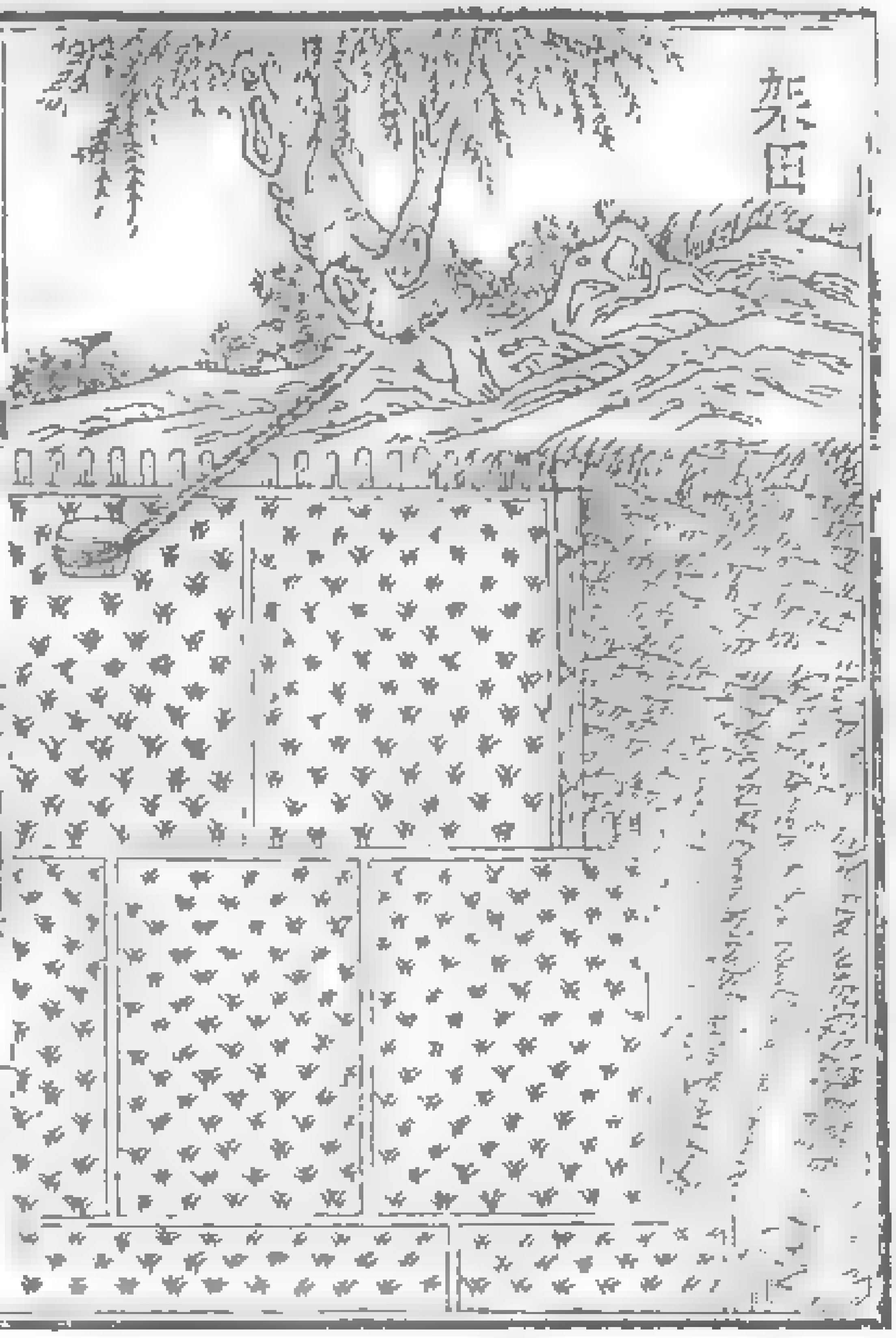
徐光啓曰。區收一斗。畝六十六石。即區田一畝可食二十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周禮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孔明行食不過數升。而仲達以為食少事煩。亦如今斗。則中人豈能頓盡。孔明數升已自不少。而區五斗得無太多。計如今之畝若斗。則一畝可收數石。可食兩人以下耳。見文學張弘言有教窮法。今常種稻田。亦可得穀畝二十許斛也。近年中州撫院督民鑿井灌田。竊意遠水之地。自應種旱穀。若鑿井以為水田。此令民終歲搰搰也。若云救旱穀。則炎天燥土。一井所灌。其潤幾何。必須教民為區田。家各二三畝以上。一家糞肥多在其中。遇旱則汲井溉之。此外田畝。聽人自種旱穀。則豐年可以兩全。即遇大旱。而區田所得。亦足免於饑窘。比於廣種無收。效相遠矣。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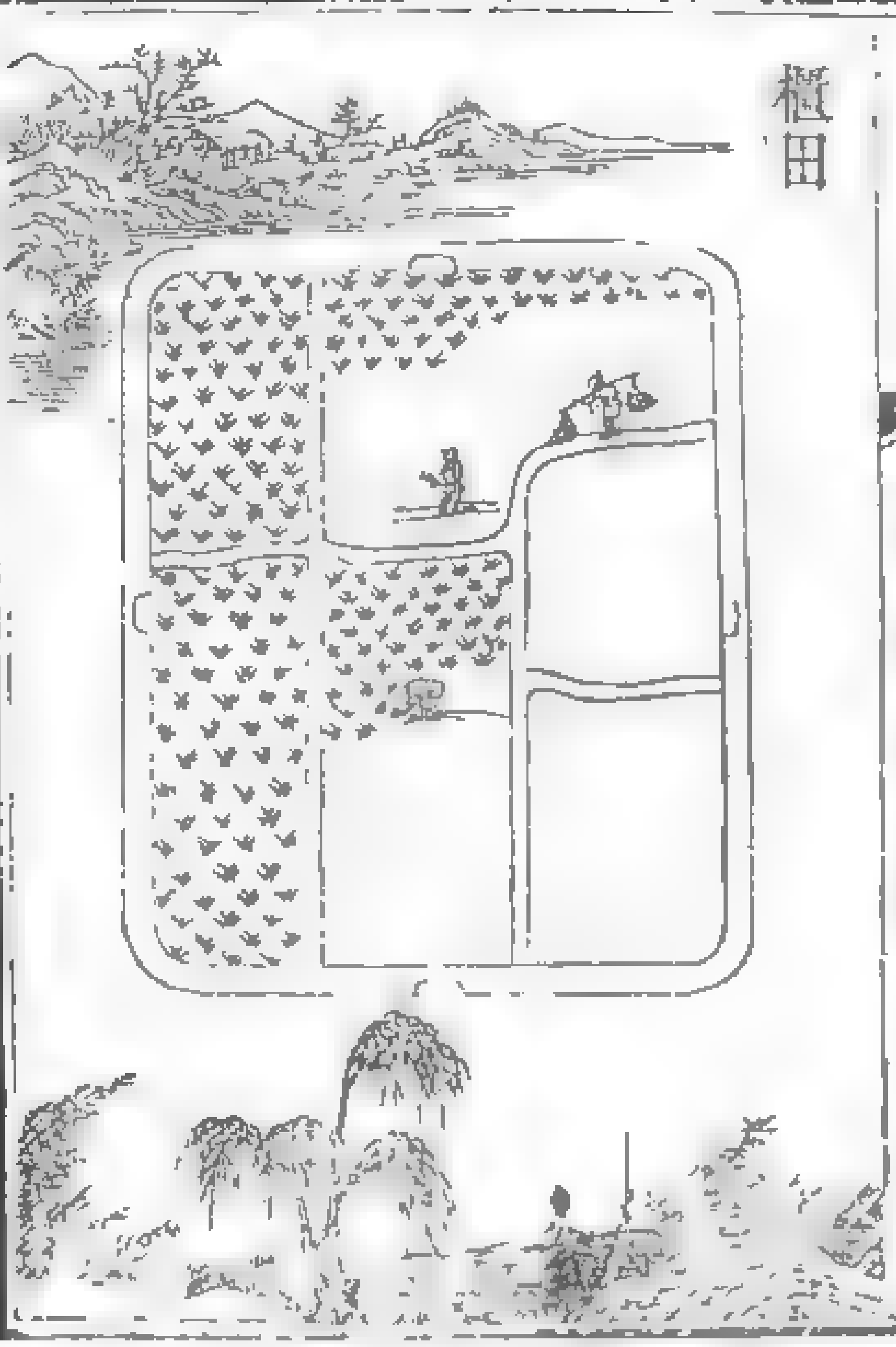


圍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藪澤，或瀕水，不時渰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為稼地。後值諸將屯戍，因令兵衆分工起土，亦傚此制。故官民異屬。復有圩田，謂疊為圩岸，捍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贍及鄰郡。實近古之上法，將來之永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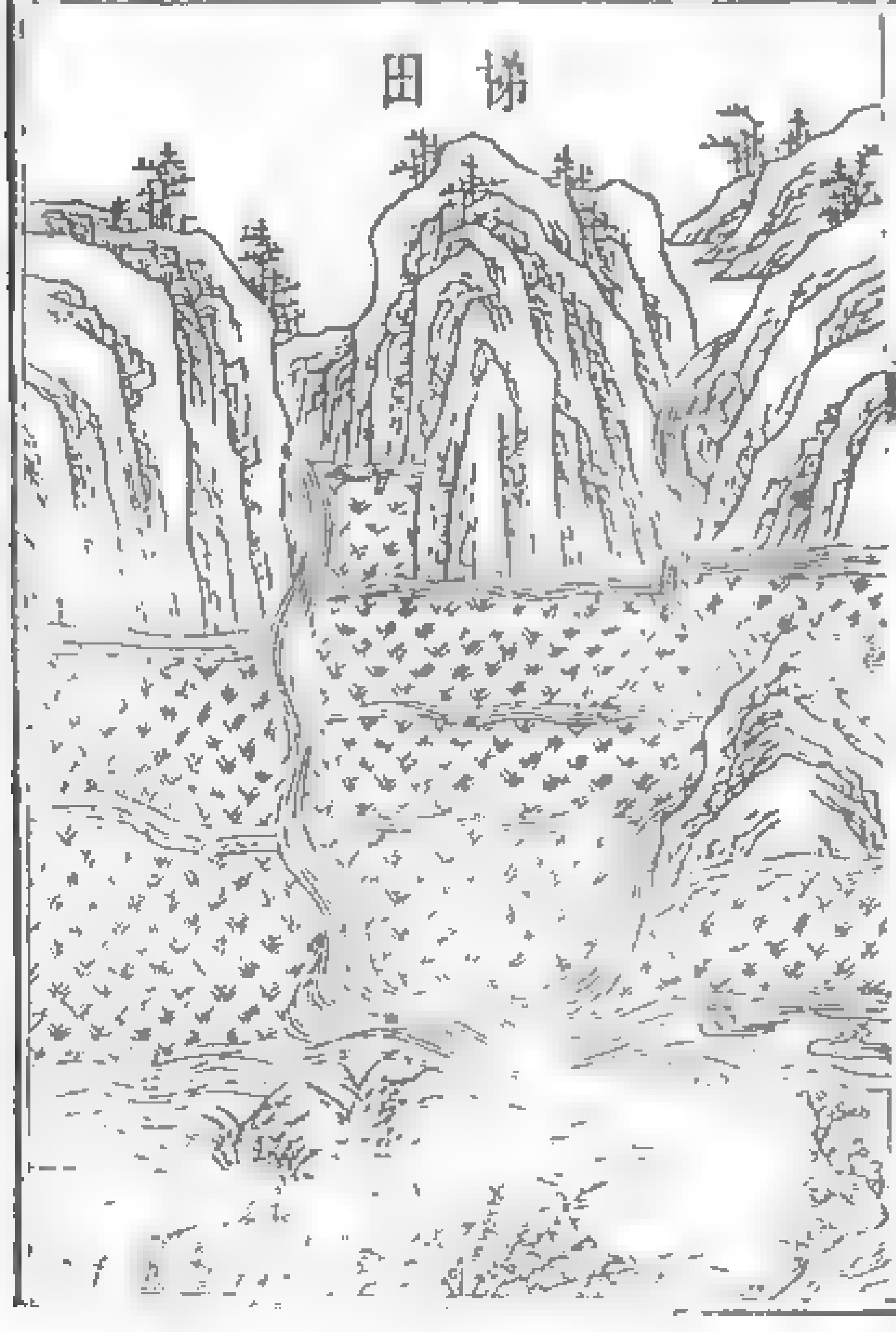


架田，架猶筏也，亦名葑田。集韻云：葑，菰草也。葑亦作湗，江東有葑田。又淮東二廣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徐光啓曰：東坡所云與此異。考之[illegible]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為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渰浸。周禮所謂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也。芒種有二義：鄭元謂有芒之種，若今黃穋穀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穋穀種之於湖田。然則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穋穀自初種以至收刈，不過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竊謂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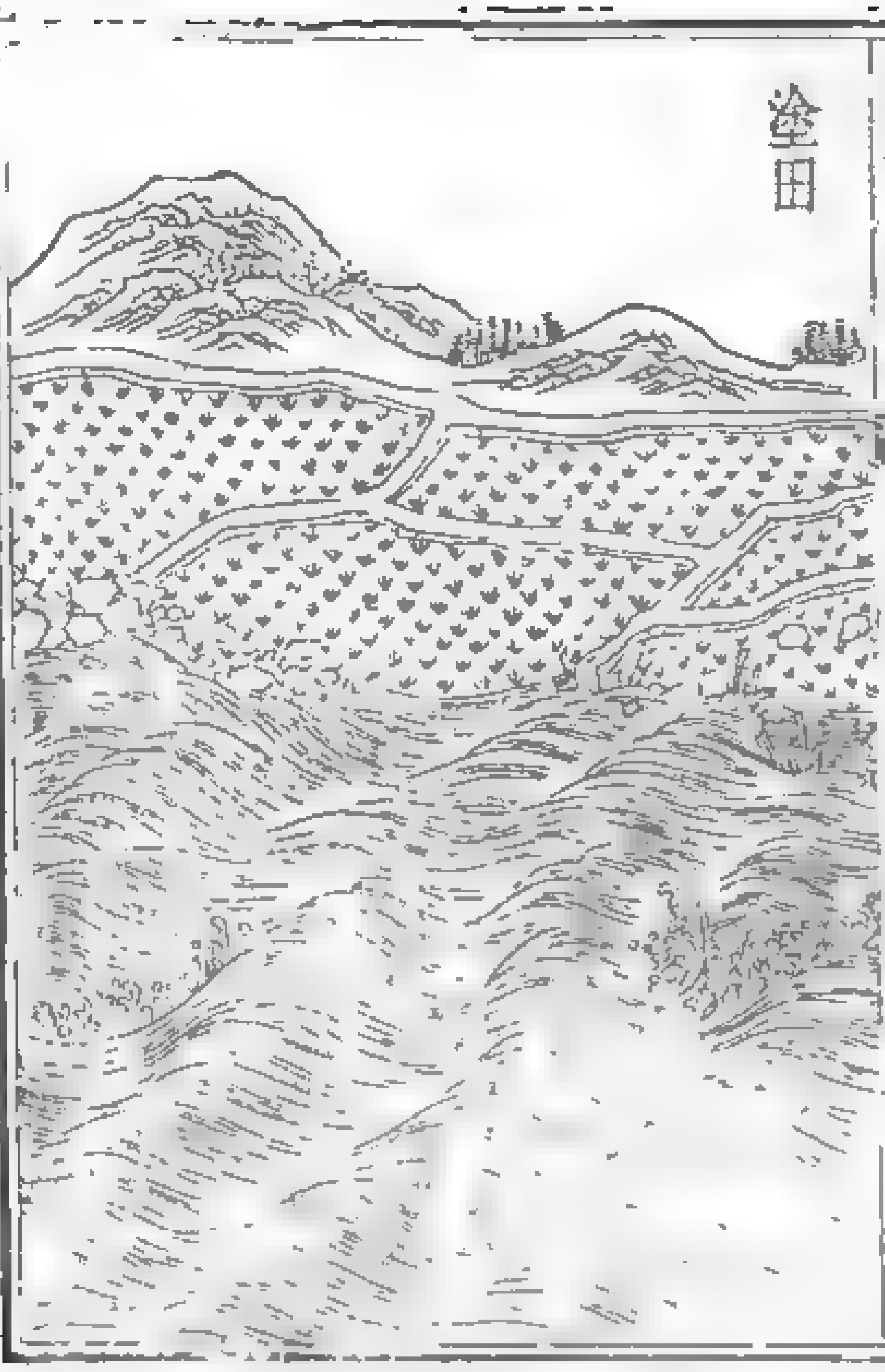
之又復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水鄉無地者宜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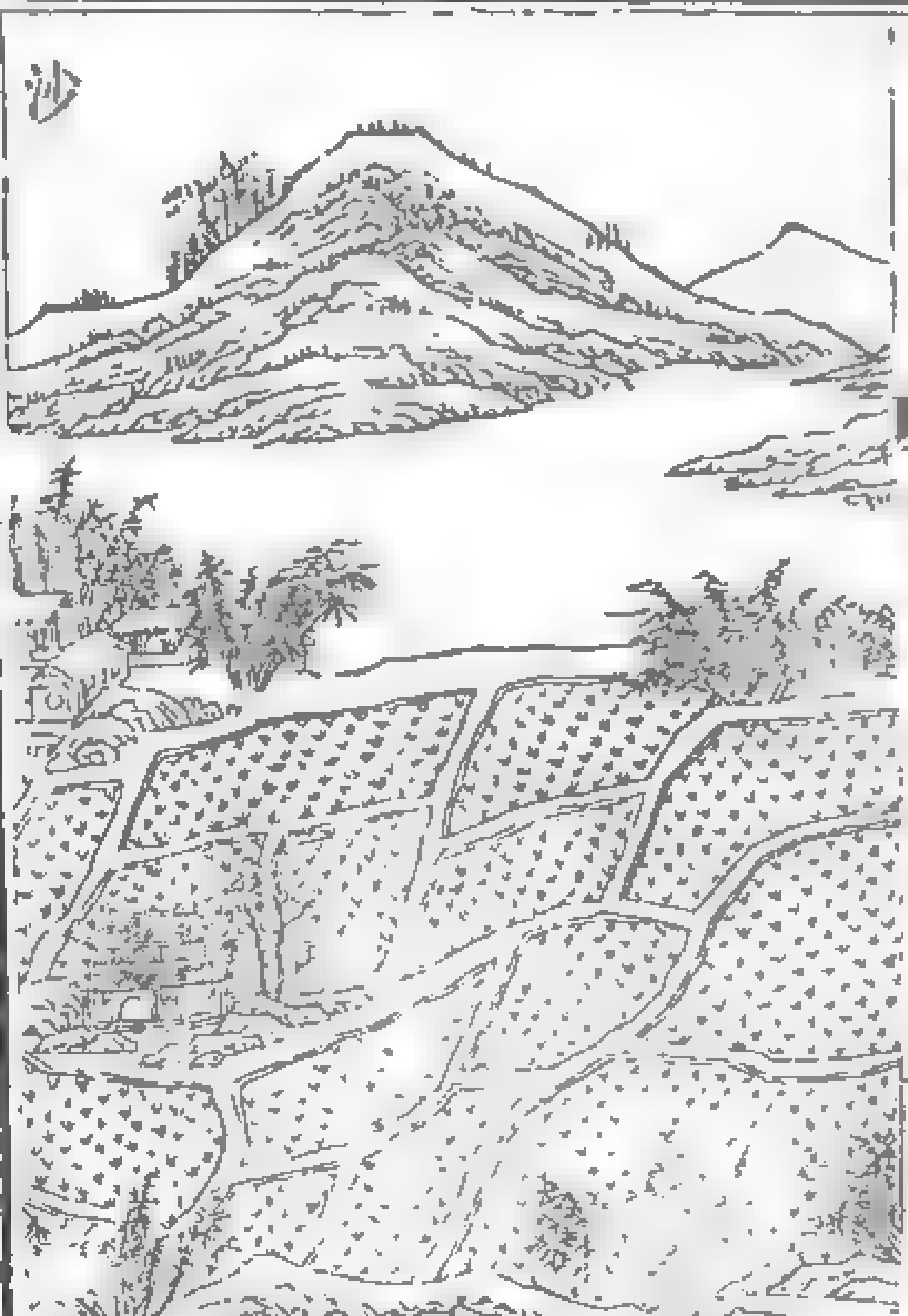
櫃田。築土護田似圍。而小面俱置瀽穴。如此形制順置田段便於耕蒔。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堅築高峻外水難入。內水則車之易涸。淺浸處宜種黃穋稻。周禮謂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黃穋稻是也黃穋稻自種至收不過六十日則熟以避水溢之患如水過澤草自生糝稗可收。高涸處亦宜陸種諸物。皆可濟饑。此救水荒之上法。一名壩水溉田。亦曰塌田。與此名同而實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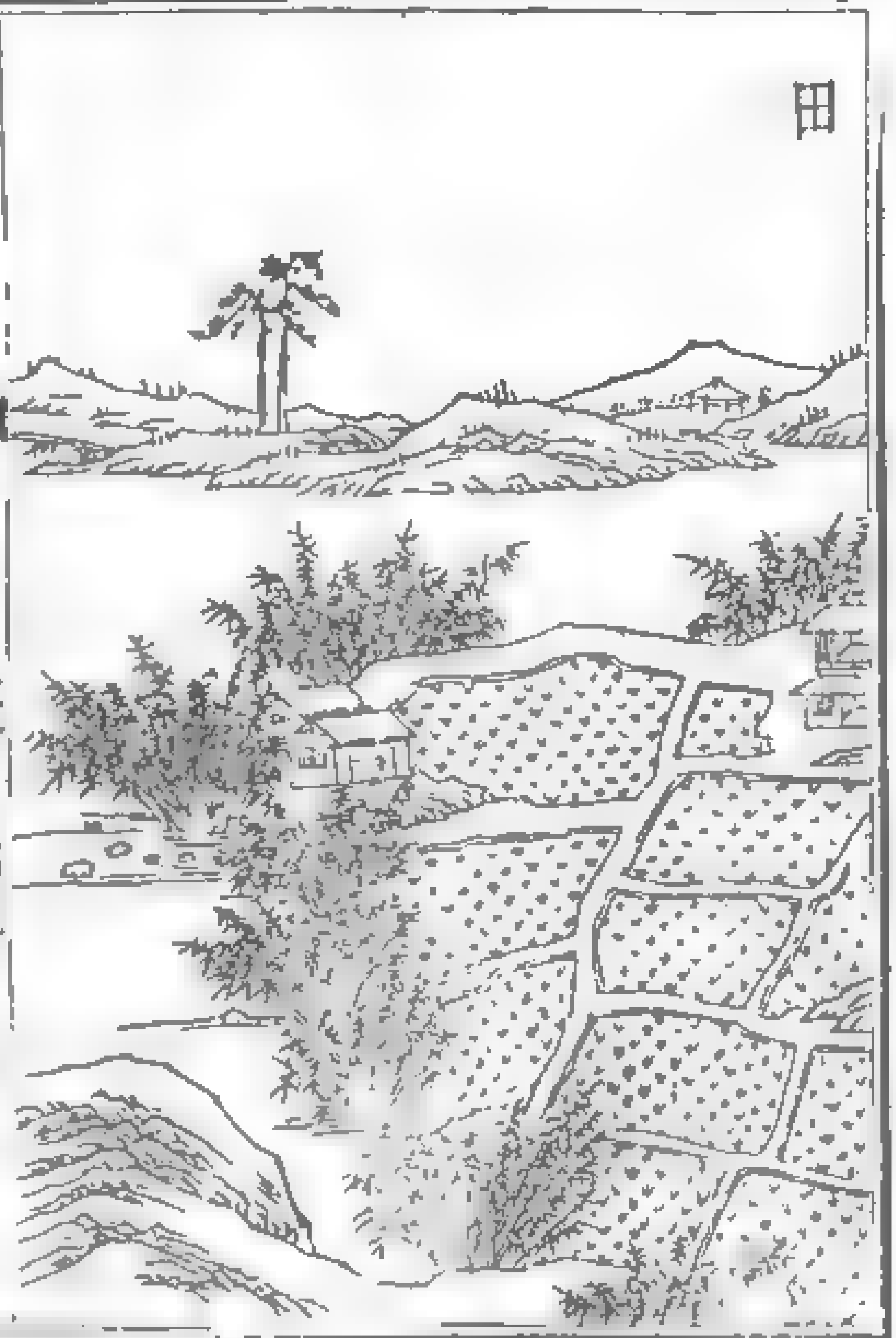


梯田謂梯山爲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一體之間裁作重磴即可種蓺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殖之際人則傴僂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躡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秫秔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至雨露所養不無少穫然力田至此未免艱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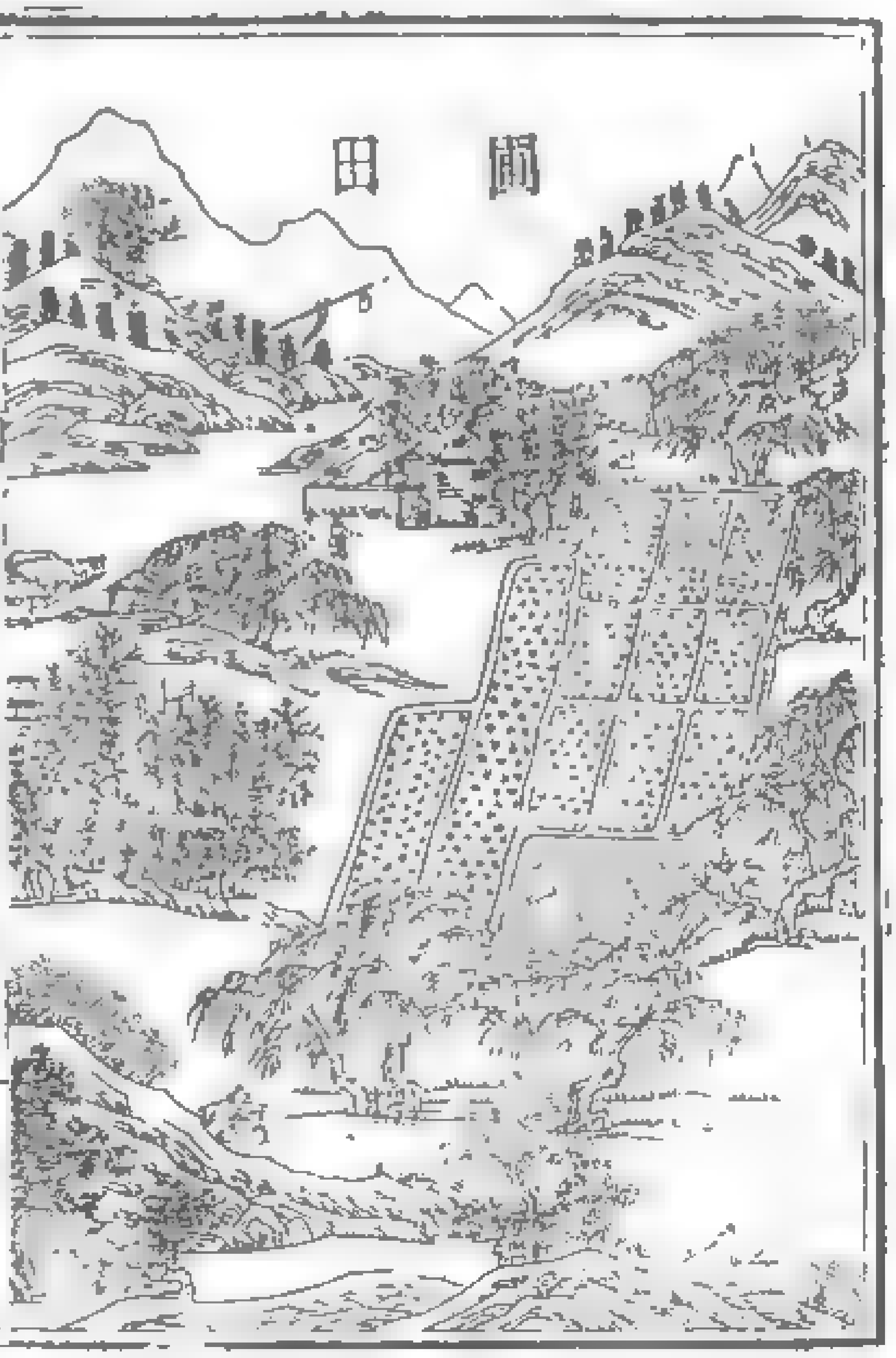


塗田書云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夫低水[illegible]泥然瀕海之地復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泥沙泥積[illegible]島嶼或墊溺盤曲其頂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叢生候有潮來漸惹塗泥初種水稗斥鹵既盡可爲稼田所謂瀉斥鹵兮生稻粱沿邊海岸築壁或樹立樁橛以抵潮汎田邊開溝以注雨潦旱則灌溉謂之甜水溝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爲永業又中土大河之側及淮瀕水匯之地與所在陂澤之曲凡潢汙洄互壅積泥滓退皆成淤灘亦可種蓺秋後泥乾地裂布撒麥種於上其所收比淤田之效也夫塗田淤田各因潮漲而成以地法觀之雖若不同其收穫之利則無異也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濵大江。或峙中洲。四圍蘆葦駢密。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普爲塍埂。可種稻秫。間爲聚落。可藝桑麻。或中貫潮溝。旱則平溉。或傍繞大港。澇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憂。故勝他田也。舊所謂坍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畝無常數。稅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習梁俊彦請稅沙田以助軍餉。旣施行矣。時相葉顒奏曰。沙田者乃江濵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其事遂寢。時論是之。



圃田。種蔬果之田也。周禮以場圃任園地。註曰。圃樹果蓏之屬。其田繚以垣墻。或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贍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田數。至半頃止。結廬於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內皆種蔬。先足長生韭一二百畦。時新菜二三十種。惟務多取糞壤。以爲膏腴之本。處有天旱。臨水爲上。否則量地鑿井。以備灌溉。地若稍廣。又可兼種麻苧果穀等物。比之常田。歲利數倍。此園夫之業。可以代耕。至於養素之士。亦可托爲隱所。因得供贍。又有宦遊之家。若無別墅。就可棲身駐迹。如漢陰之獨力灌畦。河陽之閒居鬻蔬。亦何害於助道哉。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五

土宜

水利一

書益稷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傳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至川亦入海。

又禹貢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傳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

詩小雅泉流既清。

傳水治曰清。箋召伯營謝邑。通其水泉之利。

又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傳滮流貌。箋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豐鎬之間水北流。疏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則豐鎬之間。惟豐水耳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地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皆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折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

大雅觀其流泉。

正義流泉所以灌溉。觀其浸潤所及。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殷勤若之也。

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注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爲陂灌溉者。疏謂灌溉稻田者也。三江者。江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又正南曰荊州。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

注雲夢在華容。潁出陽城。宜屬豫州。湛或爲淮。疏禹貢荊州雲土夢作乂。又得爲澤者。彼注云中有平土邱。水去土可爲作畎畝之治。

又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

注圃田在中牟。滎兗水也。出東垣入於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波既豬。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

又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注沂山沂水所出在蓋。望諸明都也。在睢陽。沭出東莞。淮或爲睢。沭或爲洙。疏春秋宋澤有孟諸。明都即宋之孟諸。

又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

注大野在鉅野。盧維當作雷雍。禹貢曰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雷夏在陽城。

〔又〕正西曰雍州。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
〔注〕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豳地，洛出懷德。弦或為汧，蒲或為浦。
〔又〕東北曰幽州，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
〔注〕貕養在長廣。菑出萊蕪，時出般陽。
〔又〕河內曰冀州，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
〔注〕楊紆未聞。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又〕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
〔注〕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

〔左傳〕襄公三十年，田有封洫。
〔注〕封，疆也。洫，溝也。
〔公羊傳〕莊公九年冬，浚洙。洙者何？水也。
〔注〕以言浚也，本非人工所為。〔疏〕浚之者何？深之也。旣
〔又〕僖公三年，桓公曰：無障谷。
〔注〕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疏〕水出於山，入於川為谿，水朝扇曰谷。
〔管子〕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入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
〔又〕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
〔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難以慮始。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今皆得水利，民以給足。
〔漢書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

都中，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
〔又〕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又〕鄭國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因名曰鄭國渠。
〔又〕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度漕。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溉，穿渠三歲而通，漕大便利，民頗得溉。

又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可令畝十石。於是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以絕商顏。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

又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田。

又趙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通典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溲口。溉灌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漢書循吏傳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行視郡中泉水。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後漢書杜詩傳詩遷南陽太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鄧晨傳晨為汝南太守。興鴻郤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

又循吏傳王景為廬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脩起荒蕪。墾闢倍多。境內豐給。

又何敞傳敞遷汝南太守。脩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通典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人獲其利。

三國魏志鄭渾傳渾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澇。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

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又劉馥傳太祖表馥揚州刺史。移治合肥。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子靖都督河北諸軍事。脩廣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便之。

又王基傳基言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宜水陸並農。以實軍資。

又徐邈傳邈為涼州刺史。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

晉書食貨志魏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耬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犁。及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

又杜預言。諸欲修水利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青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遠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

又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

又杜預傳。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至鎮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又張闓傳。元帝踐阼。補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頌。

又苻堅載紀。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隄。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民賴其利。

宋書劉義欣傳。義欣為荊河刺史。鎮壽陽。時土境荒毀。義欣隨宜經理。芍陂良田萬餘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渒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注。由是遂豐稔。

梁書夏侯夔傳。夔為豫州刺史。帥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民。

魏書裴延儁傳。延儁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賴之。

北齊書斛律金傳。子羨為幽州刺史。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

唐書李襲志傳。襲志弟襲譽。擢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為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

又姜師度傳。師度徙同州刺史。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閼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

文獻通考。唐肅宗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唐書于頔傳。頔為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頔行縣。命修復隄閼。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

計。

又李景略傳景略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鹵瘠戶勞悴景略至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

又李承傳承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海潮溉田瘠鹵收常十倍。

又杜佑傳佑為淮南節度使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

又韋挺傳挺曾孫武為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璽書勞勉。

又李栖筠傳栖筠子吉甫為淮南節度使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

又孟簡傳簡為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閼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賜金紫。

又白居易傳居易為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

又崔弘禮傳弘禮為河陽節度使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

又溫大雅傳溫造為朗州刺史開復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太和中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溫武陟田五千頃。

又循吏傳韋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築堤捍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

宋史食貨志咸平中大理寺丞黃宗旦請募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稅免其徭役然無助於功利而汝州舊有洛陽務內園兵人種稻雍熙二年罷賦予民至是復置命京朝官專掌募民戶二百餘自備耕牛立團長墾地六百頃導汝水灌溉歲收二萬三千石襄陽縣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知襄州耿望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堤堰仍集鄰州兵每務二百人荊湖市牛七百分給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

又嘉祐中唐守趙尚寬修復漢召信臣故陂渠遺跡溉田數萬頃。

又何承矩知雄州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閩人黃懋亦上書言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於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阻之者頗眾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使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又鄭戩傳戩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

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淤塡水患。既納國後。不復治。
葑土壅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官役所[illegible]丁
夫數萬開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之。
又謝絳傳絳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
溉公田。水來遠。利不及民。濱堰築新土爲防。俗謂之墩
者。大小又十數。故數壞。輒調民增築。姦人蓄[illegible]以時
其急。往往盜決堰墩。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
跡。距城三里。壅水注鉗盧陂。溉田至三萬頃。請修復之。
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
續文獻通考元祐中長樂縣令袁正規以十七都之田
窪下。歲被浸沒。遂開卓道後山爲港。以洩其水。注之海。

又鑿林呂莊前之山爲渠。注之江。民德之。因請名曰袁
公港。正規辭曰。此天子之功也。遂名之曰元祐港。
又鄭僑築名塘陂。隨江爲之。當河頭水。溉田種五百餘
石。又修天寶陂。溉田種千餘石。
又范洪知鄞縣。濬堰埭百餘。決導瀦積。在常熟疏金涇
鶴瀆二浦。溉田千頃。
又李禹卿通判蘇州。堤太湖八十里爲渠。瀦湖蓄水。灌
田千餘頃。
又徐盡通判時。東南大水。盡周視盡得水利舊跡。築石
塘九十里。建橋十八所。復良田數十萬畝。
又陳侁爲羅源令。鑿渠以溉民田。民爰其惠。因號曰水
利渠。
又曾有開知確山縣。興修廢陂。溉田數千頃。
又朱定權開縣時。開濟貧城河浦百七十六。計二萬一
千九百七十四丈。均用民力。凡八萬九千。溉田三千六
百餘頃。
又趙抃以崇安多水。壘石爲堤以遏其衝。又開除濟陂。
分西來之流。由石雄以入於縣。又從縣西鑿陂於是陽
溉田甚廣。人懷其惠。久而不忘。因取其諡名清獻陂。
又劉誥知興化軍。創立太平陂。引萩蘆溪水。溉田七百
頃。
又韓正彥知崑山。創石隄疏斗門。作塘七十里。以達於
郡。得膏腴數百頃。

范文正公集上呂相公並呈中丞咨目姑蘇四郊略平。
窊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
郡之水。湖東一派。濬入於海。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
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
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
一歲之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病飢。可
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西北入
於揚子江之於海也。其利在此。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
流。某謂不然。江河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豈獨不
下於此耶。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

今已設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禦其潮來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潦水則啟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力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敗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糴又不下數十百萬斛去

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食五升召民爲役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和平秋望七八積而未去猶有二三未能播種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

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有毀也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之恐功力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宋史苗時中傳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湮請開導以灌田爲利甚溥人謂之苗公河

又孫覺傳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田

又楊佐傳佐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釃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爲良田

續文獻通考長樂濱海山沒而泉微故諸防獨多大者爲湖次爲坡爲圳埒海而成者爲塘次爲堰坜凡有五十餘所每歲蓄溪潤雖不溲涓滴亦不足用必時雨滂澍乃或沾洽及農事畢則皆爲無用之地以是役民或侵或請民失其利建炎初縣令陳可大脩斗拼陂湖至九年縣令徐碁復延耆老講究水利爲斗門及湖塘陂堰百四所溉田凡二千八十三頃又築大塘基方廣二十餘丈兩旁抵海長一千五十丈溝港共長三千七百丈溉福清界水溉田種千石

宋史食貨志紹興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

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

又紹興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己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岡。望委守令講陂塘灌溉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言。

淮西高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修濬。知江陰軍蔣及祖。亦請濬治本軍五卸溝。以洩水。修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聞。

又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

又紹興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爲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沉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

又紹興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以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昆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昆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復嘗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

御史任古復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

續文獻通考 紹興中。王信知紹興府。山陰境有狹獼湖。四環皆田。歲苦淫潦。信創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壩。化匯浸爲上腴。民繪像祠之。更其名曰王公湖。

宋史印宮傳 宮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州皆被其害。宮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創築。三月堰成。三州舄鹵。復爲良田。

文獻通考 乾道七年。四川宣撫使王炎奏興元府山河堰溉南鄭褒城田九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

又淳熙二年。淮東總領錢良臣奏修復鎮江府練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餘萬畝。從之。

續文獻通考 淳熙中。趙汝愚知福州。州舊有湖。溉民田數萬畝。後豪猾湮塞為田。遇旱則西北一帶高田無從得水。遇潦則東南一帶淪為巨浸。汝愚因請開濬。悉復其舊。

又嘉定間。漳州倅鄭燦浚渠溉田。郡人立石刻曰鄭公渠。

又趙師緡為漳浦令。鑿西湖築岸。創立水門。時其蓄洩以溉民田週圍五百一十五丈。

又趙善嵩知連江縣。詢知南塘水利可以溉田。遂伐石

為斗門。民歌之。

又制師顏頤仲浚定海西市抵鄞桃花渡邊六十里。故河盡復。廣五丈。深一丈二尺。灌溉田疇。民蒙其利。

又嘉定十七年。衛涇奏言。國家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歲穫豐穰。需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瀦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膏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因軍中侵奪瀕湖水蕩。工力易辦。並堤埂號為壩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瀕水之地尚多也。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強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圍田則徧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為甚急。陂湖廣衍。則瀦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使瀕水之地。或至狹隘。則容受必少。旱即易涸。立見焦枯。水源既壅。而江流填淤。則疏泄甚難。水即易盈。蕩為巨浸。事之利害。豈不皎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禁戢。然圍田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凌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循。故上下相蒙。恬不知怪。而

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為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脩築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逮至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為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所入有幾。而常歲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為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租。既不隸省額。州縣得以移用。徒豐貪黷之吏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

金史食貨志 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按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

侯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溉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轉運司因出計點。就令審察。若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為便。規畫具申。以候興作。

〔又〕興定五年。南陽令李國瑞。創開水田四百餘頃。詔陞職二等。仍錄其最狀。徧諭諸道。

〔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八年五月壬申。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成。從之。

〔又〕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至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楨並為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又良吏傳〕譚澄為交城令。行文谷水。分溉交城田。行帥專其利而堰之。澄令決水。均其利於民。擢懷孟路總管。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

〔又張文謙傳〕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民蒙其利。

〔續文獻通考〕元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圍田。合修陂塘圍岸溝渠。曉諭農家。須要依法修置。遇旱車水澆救。遇澇洩水通流。會集行都水監官李都水講究得修浚之際。田主出糧。佃戶出力。係官圍田。若無總佃。貧窮無力不能修浚者。量其所須。官為借貸。收成日抵數還官。事有成效。勸農官擬陞賞。奉闕失悞者治罪。其拋荒積水田土。多因租額太重。無人承佃。勸諭當鄉富上人戶自

備工本。修築隄圍。聽本戶佃種為主。拋荒官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次唯半。而三甫全。積荒則三年後。第依民田輸稅。諸人不得爭奪。乃照到前圍田可五等。圍岸體式。以水為平。不平者為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為第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為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為第四等。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五尺五寸。田高四尺。為第五等。止添備水高三尺。底闊六尺。面闊三尺。若山水原落圍岸逼近諸湖去處。自願增者聽。

〔元史郭守敬傳〕中統三年。張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

絕人。世祖召見，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鷄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為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平下經鷄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

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授提舉諸路河渠，加授銀符副河渠使。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牐堰，皆復其舊。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

不得東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古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瀘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視，灤河不可行，瀘溝舟亦不通。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

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通舟止水。帝覽奏喜，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牐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甎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名曰通惠河。守敬又言於澄清牐稍東引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

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成宗謂羣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守敬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各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具有圖志。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

又虞集傳泰定中。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

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任仁發水利集議者曰。古者吳淞江狹處尚二里餘。猶不能吞受太湖之水。於是添設三十六浦以佐之。且復時有淤沒阻礙之患。今所開江二十五丈。置閘十座。其能去水幾何。其利則未知也。答曰。所開江身二十五丈。置閘十座。每閘闊二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吳淞江條潮水往來之故也。古人論泄水之法。極詳。范文正公曰。三分其時。損居二。所謂如一日十二時。晝夜兩潮。四時辰潮漲。八時辰潮落。所設之閘。晝夜皆去水之時也。所以終江面二里之寬。不如十閘之功也。況今東南有上海浦。泄放澱山湖三泖之水。東則劉家港[illegible]疏通昆承等湖之水。吳淞江置閘十座。以居其中。潮平則閉閘而拒之。潮退則開閘以放之。滔滔不絕。勢若建瓴。直趨於海。實疏通瀦水之上策也。與古三江。其勢相埒。若夫時水雖太湖汪洋瀰漫。其涸亦可待矣。旱則閉閘瀦水以灌溉。乃一舉兩得其利也。議者曰。吳淞江自古無閘。今置之非也。何不開闢疏通。使江復故道。一任湖水往來。豈不便易。答曰。治水之法。先度地形之高下。次審水勢之往來。并追源泝流。各順其性。古人謂水歸深

源。又曰。沙泥隨潮而來。清水滌蕩而去。今所往上海劉家港等處。水深數丈。今所開之河。止二丈五尺。若不置閘以限潮沙。則渾潮挾沙而來。清水歸深源而去。新開江道。水性不順。兼以河沙約住河泥。不數月間。必復淤塞。前工俱廢。故閘不可不置也。范文正公曰。新導之河。必設諸閘。正此謂也。若欲再復吳淞江之故道。須候諸閘啟閉。流深。眾水歸源。其洶湧之勢。孰得而制。禁當於此諸閘都閉。挑開一處堰壩。任潮水往來。借清水力東衝而洪自復成江矣。考工記曰。善溝水者。水齧之之謂也。議者曰。吳淞江前時流通。今日何為而塞。豈非海變桑田之說。黃河月走千里。非人力所可為者歟。答曰。東

亦有言。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人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使上流寬瀉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堙塞之患哉。歸附之後。將太湖東岸水出去處。或釘木為柵。或用土草為堰。或築狹河身為橋。置為驛路。及有瀕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水脈不通。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今日江勢正與東坡所見合。如曰海變桑田。黃河奔突。一時之謂。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吾哉。所當盡人力而為可見也。議者曰。錢氏有國一百有餘年。止長興年間。一次水災。亡宋南渡一百五十餘年。止景定間。一二次水災。今則一二年或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之米。以為軍國之計。當時盡心經理。使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役居民。不以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富豪上戶。美言不能亂其法。財貨不能動其心。凡利害之端。可以興除者。莫不備舉。又復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　橫塘。田連阡陌。位位相承。悉為膏腴之產。設有水患。人力未嘗不盡。遂使二三百年之間。水患罕見。國朝四海一統。人才畢集。擢居重任者。或未知風土之所宜也。以為浙西地土水利。與諸處同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間水災頻仍。皆不諳風

土之所致也。議者曰。蘇州地勢低。與江水平。依[illegible]今江。故稱澤國。其地不可作田。必然之理也。今欲圍築錢岸。亦逆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資。悉仰給於浙西水田之利。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高下不可作田。以為必然之理。此誠無用之論也。浙西之地低於天下。而蘇湖又低於浙西。澱山湖又低於蘇州。此低之又低者也。彼中富戶數千家。於中每歲種植茭蘆。埋釘樁笆。委埋封土。圍築硬岸。豈非逆土之性。何為今日盡成膏腴之田。此明效之驗。不可掩也。既是澱山最低之湖。經理尚可以作田。却說已成之田不可作田。天下豈有是理也。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所可勝。自來討究浙西治水之法。終無寸效。答曰。浙西水利。明白易曉。特行之不得其要。何謂無成。大抵治水之法。其事有三。浚河港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旱。有河洩瀉隄防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為害。(河港瀉 圍岸隄防)(閘竇乘除)儻有人力不至。而一切委數於天。天下寧有豐年。也。東坡有言。浙西水旱。此謂人事不修之積。非時之數。今之謂也。昔范文正公親閱海浦。時議者阻之。公銳意完具。排浮議。疏浚橫瀝。數年大稔。乃謂終無寸利。為是說者。皆聽受富家驅使。而妄為無稽之言也。議者曰。吳淞江開之後。自合浙西永無水害。何為大德十年。自濟以南。直至浙西。有水害甚深。答曰。且體比年浙西所收

子粒分數比之淮北數幾十倍皆吳淞江三閘并諸灘口出放潦水之力以未開吳淞江之前大德七年亦澇水害所收子粒分數比大德十年不及三分之一以此論之則水監豈爲無功況災沴流行水澇爲災人力之所致不見當年隄防之若除一分之害則享一分之利詎當永無水害乃不近人情之論爲執政者不當便聽其言不察是否乃直謂無功而輒罷之正如因噎而廢食也況自歸附以來二三十年所積之病豈半年工役之所能盡哉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衙門何謂衆口一辭皆謂無益而明議罷之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後見非高識遠見熟於世務通

於水利者安知有久遠無窮之利彼愚民無知但見一時工夫之繁豪民肆奸有吝供給募夫之費所以百般阻撓但爲無益以敗事殊不知浙西有數等之水拯治方略皆不相同非專司不能盡力責其成功使水監衙門貧如無事古之有國者亦廢而不舉久矣何爲周漢唐宋之世未嘗一日不用心盡力經營水利之事列之史傳代不乏人故諺曰水利通民力鬆斯言信矣且浙西水利低下之地不須水監拯治即今中原高阜之鄉安用水監河道司爲哉然則高阜之處水監既不可缺而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立何不思之甚也議者曰水利不可不修今隴西唐宋二渠止是責於有司疏浚田禾不收民便不擾浙西水利與隴西一體責之有司兼管豈不便哉答曰隴西唐宋二渠長湖大也浚成渠之水自下流何難拯治浙西地面有江海河浦湖泖蕩涇谿澗港渠汊涇浜漕樓等名水有長流活水潴定死水往來潮水泉石迸水霖淫雨水風決漲水湖泥渾水南來客水風潮賊水海嘯淫水等名水名既異則拯治方略亦殊豈可以唐宋二渠長流水例之哉且今浙西治水碇堰壩水函石倉石閘壩除七帶剌子水管銅輪鐵筏木杴木井木籠木匣水車風車手戽桔槔等器碶平軍寶門隴西未必有也今設爲此策乃不知治理之人如蘊難非蛙豈足與議遠大之事宋賢如范文正公蘇文忠

公朱文公王荊公皆命世大儒經綸天下之大材尚各各建築設官置兵盡力經營水利之事不令有司兼管必有所見而爲之當時有司兼管何往而不敗事爲是說者未必長於蘇范諸公之識也況浙西地形高下水旱不均古人有云東州之官莫問西州之利只利於此必害於彼便有彼疆我界之分若無水監通行管領一體整治何能用心協力於均水利也哉

元史鄭鼎傳鼎爲平陽路總管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

續文獻通考趙志除長葛縣邑地卑濕累歲不登志相其宜使爲水田旱則決渠水灌之民獲其利

元史耶律伯堅傳伯堅爲清苑尹縣西有塘水溉民田

豪勢家據以爲磑。民以失利爲訴。仍堅命毀磑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磑。仍以其事聞於省部。著爲定例。

〔又〕張立道傳 立道領大司農事。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之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

〔又〕廉希憲傳 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帝使希憲行省江南。先是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

〔續文獻通考〕王昌齡守衛輝路。清水出輝縣山陽鎮以入衛河。昌齡因度原隰。創濬溝澮。溉田數百頃。

〔元史烏古孫澤傳〕澤爲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巡行徼外。募民四千六百餘戶。置雷留那扶十屯。陂水墾田。築八堨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畝。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鹻。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堨三谿瀦之。爲斗門七。堤堨六。以制其贏耗。釃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爲牐。設守視者。時其啟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潟並爲膏土。民歌之。

〔續文獻通考〕溫州判皮元。重建陰均斗門。初金舟東西四鄉之水。赴於陰均。樂清邑令汪李良建斗門制之。後圯壞。河流有洩無蓄。海潮衝突入河。皆爲田害。至是皮元囑僧募物料。先築上下堰決水。更板閘二十四扇。而以上三十六源。皆得蓄洩之宜。溉田四十餘萬畝。民爲碑頌之。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六

土宜

水利二

續文獻通考 明洪武八年十月。濬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明史沐英傳 英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較屯田增損以爲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隘。浚而廣之。無復水患。子春在鎮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爲立祠祀之。

續文獻通考 永樂元年四月。設溧水縣廣通鎮閘官一員。直隸和州吏目張良興言。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歲間有耕者。輒爲水渰。祈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勢。從之。

又 宣德四年五月。福建福清縣民奏。縣之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隄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隄壞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築隄。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未嘗興築。民不得耕。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因諭尚書吳中曰。陂池隄堰。民賴其利。外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申飭郡縣。務及時修治。慢令者罪之。

大政紀 成化元年十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開龍首鄭白二渠功成。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奏開之。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嚴石則聚火銷鑠而穿鑿。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夏原吉奏治蘇松水利疏 臣按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塞。以入於海。但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濬。不能經久。自下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狹淺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潮沙漲淤。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濫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今得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濱。至南蹌浦口。可徑通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每年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可

成於民爲便也。

吳巖輿水利以充國賦疏。竊惟國家財賦多出於東南。而東南財賦皆資於水利。近年以來。東南地方下流淤塞。圍岸傾頹。臣等悉心推究東南水利之切要者二事。一疏濬下流。書考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餘里。受納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由三江以入於海。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聚。而三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已。若下流淤淺。衆水泛溢。渰沒禾稼。爲害匪輕。爲今之計。要在隨其源委。相其利害。酌量便宜。爲之區處。如白茅港。七浦塘。劉家河。此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此蘇州南北

交境。與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之南北。與白茆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於其中。而並入於海。此所謂源委者也。就其中論之。蘇州之七浦塘。劉家河。松江之大黃浦。並皆深濶。通利無阻。惟白茅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濬之後。今二十五六年。吳淞一江。自天順間疏濬之後。今六十有餘年。聞之白茆入海之處。潮沙壅積。勢若邱阜。吳淞雖名一江。僅如溝洫。潮回水落。雖舟楫亦艱於行。其旁渠港。亦多湮塞。下流既壅。上流焉歸。加以霪霖。能不泛溢。此其利害之可見者也。今能濬白茆一港。使之通利如七浦劉家河。則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濬吳淞一江。使之通利如大黃浦。則吳淞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一修築圍岸。臣嘗考之浙西之田。高下不等。隨其多寡。各自成圍。遠近相望。吳越以來。素稱膏腴。宋儒范仲淹嘗論於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雖然。圍田全仗于岸塍。岸塍常利於修築。修築堅完。旱潦有備。否則反是。臣願自今以後。每歲於農隙之時。治農官督州縣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圍田取土修築。水深則專培其裏。水淺則仍築其外。務令高濶堅固。可通往來。隨其旱潦而車戽出入。如此先事有備。而田皆成熟矣。

徐貫治東南水患疏。竊見嘉湖常鎭水之上流。蘇松水

之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疏濬深濶。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幷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茆港。幷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於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於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漊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荊溪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人無墊溺之憂。歲有豐稔之望。

宋紳請治水以防災荒疏。竊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

杭嘉湖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況他郡所輸猶多雜賦六郡所出純爲瀕利故臣家之基本生民之命脉不可一日而不經理也若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所係亦重矣夫天目諸山之水瀦爲太湖而六郡環乎其外太湖之水又由江湖以入於海閶胥人於溧陽則爲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爲湮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置撩淺之夫以時浚治僅免水患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其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築而爲圍是以瀦役田疇漂淪廬舍

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澇逾五年復澇今歲大水視昔尤甚伏所聖明思念東南大命於廷臣中選其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授以錢穀專以委任令其躬按講求民瘼設法賑恤俾民因糴更番然後指定州縣分投相視何地爲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爲太湖入海之道自源徂流一一講究相與度其緩急擇其時期然後大加浚治使下流得以宣洩然當此飢饉之際欲興大役若非任事者處之得其道則民力不堪不能不重困也

大政紀嘉靖三年大理卿鄭岳上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諸處見大行以西偏達關東綏懷衞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於海如易滹沱滱滏漳洛衞沁洛灃

其大也宜督居民濬水開田築隄防以障泛溢鑿溝渠以通灌溉其平時曠土無川澤之利者亦鑿塘瀦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收雨潦之入每府皆設通判一人以江左諳水利者居之督率郡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爲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章下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從之乃命各撫按官會同二司隨宜舉行

胡體乾修舉水利疏禹之治水有三導川入海瀆之以去害也瀦水爲澤蓄之以興利也濬畎及川又之以播種也蓋高山大原衆水雜流必有一低下處爲之壑如人之有腹臓爲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緒萬理朝中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爲之洩如人之有腸胃爲江淮河

漢是也今以三吳水利觀之有宜歙杭湖數郡之山原而導之得所入然後有太湖之汪洋有太湖環五百里之容受而洩之得所歸然後有蘇松常五郡之財賦漫衍浸注爲蕩爲漾縱橫分合爲濱爲塘於是江浦鎮之徑帶迂迴而放之海此吳中形勢之大都亦諸方言本利之準則矣禹貢載治水成功則曰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而盡力溝洫乃則壤奧宅中事也故總敘其事不過始之以決九川距四海終之以濬畎澮距川今列水利事宜一曰禁淤湖蕩廣水利之翕聚也二曰疏經河通其幹也三曰開溝渠濬其支也四曰築隄岸防川澤之泛濫固田間之圍擱也并山郷積水沿海護

共爲六條所採昔人之議俱江南治水方略引以爲
他可類推云。
臣先詢修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臣嘗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說敬敢條爲五事仰候裁擇一曰廣疏濬以備潴洩二曰修圩岸以固横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何謂廣疏濬以備潴洩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

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河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潴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縱浦横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黄浦二曰劉家河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絶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乃濬杭村等涇以泄金壇溧深港等河以瀹武進濬艾祁通波以瀹青浦濬顧浦吳塘以瀹嘉定濬大瓦等浦以瀹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瀹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修圩岸以固横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

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故老以爲二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脩治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圩日以壞而農桑日廢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

引以資灌漑。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何謂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潮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即湮塞成陸。故倚之則下勞其費。昔人論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置閘。時其啟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啟而不閉。以洩其流。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事。自松江而東至於海。又遵海而北至於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並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illegible]閘。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

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也。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爲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至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歛於民。而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年未完錢糧。係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畧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各令造册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 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今京畿之地。地勢平衍。率多洿下。一有數日之雨。即便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農夫終歲勤苦。盼盼然而望此麥禾。以爲一年衣食之計。賦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憫也。北方地經霜雪。不甚

懼旱。惟水潦之是懼。十歲之間。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爲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又隨地勢各爲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各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爲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爲之。細溝則人各自爲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如此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間。縱有霖雨。亦不能爲害矣。朝廷於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無壅滯。又於夾河兩岸。築爲長堤。高一二丈許。則眾溝

之水皆有所歸不至溢出而田不無淹沒之苦生民哀
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端也
〔嚴訥水利圩圖論〕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
爲最蘇松介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
隄水而田卽周禮稻人匠人所掌遂防者也田其下濕
岸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不在田雖芃芃起
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蓋俯而窺也岸或圮隙莫
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阜去水遠而水不及漑
者則又終古爲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
膏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爲旱潦備而所能蓄洩者以有
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積枯槔而上以入於田河不

瀦坼田不乏漑歲苦潦則戽水出於河而岸障之雖勞
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湮疏瀹失宜恒雨注積
而無從尾閭也水裹於岸寸許而膏腴汨爲巨浸不能
與下濕者論艮瘠矣廟堂深爲國計軫念民瘼枚擇憲
臣專董水政林公承簡書之重躬櫓載之勤周爰咨諏
尋源徹委決壅導積滌葑存匯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
之間之以爲宜節之大計者旣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
圩岸爲切務而修築焉甲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
而厚圩各析而堅規畫旣定先有司而躬督察之凡閱
歲而次第告成故老相傳以爲正德庚午嘉靖辛酉纔
洋雨匝旦漂蕩無算今浹旬彌月而民幸不憂魚者先

見之豫圖而成勞之陰賜也
〔張瀚淮鳳墾田議〕往年出守廬陽巡行阡陌勸民開塘
蓄水又嘗往來鳳淮兩府之間一望數十里皆紅蓼黃
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則
澇蓋雨多則橫潦瀰漫無所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
濟無所資夫水土不平耕作無所施力必先度量地勢
高下眼尋水所歸宿疏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
潦之水官道之水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鄉亦增卑以
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
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
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漑高者麥低者稻平衍

地多則木棉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
遍野皆衣食之資矣
〔圖書編論浚渠築堰〕禹之治水不過曰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而已而天下之言智者莫踰焉何哉洪範
五行水曰潤下知水之性潤下則知禹之治水矣是故
先決九川以導於海使水之大者有所歸次濬畎澮以
距於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此所以九州同四隩宅而
萬世永利也商之衰也五行之官世失其業周人始命
遂人十夫爲溝百夫爲洫千夫爲澮萬夫爲川而溝洫
之制始立稻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而溝洫之制益詳至於匠人氏

又辨其深廣之度、而通其蓄洩之宜。其法可謂盡善矣、然周人豈夷陵谷而為之哉。亦不過因其自然之利而修伯禹之故而已。周之衰也、遂人稍人匠人之官、又世失其業。列國之君、皆自利以病人國。暴秦之與、又廢溝洫開阡陌、而水利廢矣。是故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翁穿湔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粱之詠。鄭國導涇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謡。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為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變為沃壤。之數君子者。孰非因其自然之利而修其已然之法哉。謂之得周官之遺意亦可也。國家司空有總職。水利有專官。省以

督之府。府以督之縣。而縣之陂塘圩堰、又莫不有長董以憲臣之稽察。皆以懋惠元元而與水利也。然遇水旱民輒告病者、是必有其故矣。此無他。陂塘圩堰之長、皆失其業。而郡縣長吏、又莫之省憂故也。欲脩周官之職加疏濬之功。通灌溉之利。絕漂没之患。甚盛心也。愚者以為周官之職。不可卒復。而溝洫之遺意、尚亦可尋。周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蓋溝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隳。為今之計。莫若申飭郡縣長吏。督率陂塘圩堰之長。察水勢之曲直。原地勢之高卑。可堤則堤。可決則決。因陂塘圩堰之舊加疏濬築塞之功。而又嚴侵占之禁。明考課之法、則灌溉之利興、漂没之患免矣。雖然、賈讓有言曰、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利。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圩澤。使秋水多得所休息。左右游波。寬衍而不迫。此誠萬世水利之上策。

又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為湖。溝因水潦。防因水淫。瀦因水蓄折而向於渠。為湖為瀦也。湖瀦多而天下西北之水不助河而為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之盛。由五事宜。八風雨時若。無崩潰泛溢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濬分畫。功臻於永賴。此謂本務。

又伊洛水田議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與水田。古之人蓋

嘗為之矣。如太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宜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皋順陽蔣氏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為渠。流入於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與水田之利也。至於伊洛瀍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堤障之、車戽而耕種為水田乎。蓋其人習於種旱穀、憚於胼手胝足之勞。而又不諳埂塍之制。不慣於栽插耘耔之方術也、聞永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予方欲募召

能作水田之人於蘇松、及永寧嵩縣之已有成效者、以分教乎凡伊洛三川之民、與杭稻之利於此一方。而惜乎不久、即遷官去入閩矣。洛民每苦糧重、疏欲與汝南道丈地而均糧。格不行。倘水田之利成、每畝可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糧一斗、比之蘇松猶為輕。則即不盡水田、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為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亦或稍致饒裕。如永寧嵩縣也。糧則稍重、於輸將不為難。予請輕折而不得、欲與水田以利斯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心。又以為大夫士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為此也。且著為議、以告後來者。

又江西水利議

江西列郡為州者一、為縣者七十有二、陂塘無慮數萬有奇。以與一方之水利、宜大有益於民事者。乃今脩濬方新、而旋復壅決。所在控告者、月無虛牘、而民事無補矣。推原其故、則以溝洫久廢、互相因循、莫為修舉。曰富强自為封殖也。曰貧瘠苦於費計也。曰勢分而衆心易渝也。曰利鉅而當事易撼也。又其大者、江湍湖匯、勢易毀齧、而平豐等處、一決輒數百丈。彭蠡四際、一漲率為巨浸、膏腴汙萊、人謀無措也。且職水利者、奉上官之檄、至提里胥以支應、致使旱乾水溢、待命於天。或者歸諸氣數適然、委之無可奈何焉。非民之利也。昔唐韋丹為江西觀察、築隄扞江、為陂塘五百餘所、溉田萬有二千頃、功德被於八州。茲江右之地、當當時

故址、彼既築以利民若此、況於數百載之後、求其故蹟、安得藉口於杜亞先事之無功、而並棄賈讓之下策乎。是故在高原宜鑿池引水以資其利、在下隰宜築隄閘港以殺其勢。門閘不復修舉、堰壩之策猶可行也。民力宜恤、三時務農之後亦可勞也。專利之禁必嚴、而曲防者有罪。議貸之令必申、而惰事者無赦。擇賢吏焉、專其委任、俾利建百年。勿惜一時之費、計安萬姓、勿恤一人之議。如是而水利不興、未之見矣。

滇南水利策

滇南水利、於天下猶之彈丸黑子也。然而滇之人非穀不養、穀非農不入、農非水利不殖。夫曲靖之水、洱海之旱、患之久矣、而未聞有治之者、不重也。曲

靖之水、前未有也。蓋諸山源水合流南出、東則東山、西則兵峯山東焉。中為草場、舊稱荒海。水至以通流、水去以牧馬。既而馬廢不牧、地聽開墾、稍稍築圍、然未甚也。近十歲間、則悉聚而征之。於是起圍徧於荒海、而水之所委無幾矣。迺始歲歲患潦、而民之黃糧、軍之屯糧胥病矣。及水之盛、則或決圍、而圍田亦病矣。夫其所為病如此、治而愈之、非難也。而有不能者、蓋有二焉。官不能捐稍入之利、而武弁豪右窟穴其間者、倡為成功之說、恐而不能去。奈何其以小利害大事也。謂宜博詢利害、即不盡除、猶當先其甚者去之。官減其額、歲歲稍除、期以水不為災而止可矣。故曰審計為急也。洱海之旱非

他也。梁王山之水分流而下者。故皆有壩以蓄之。諸甸今略已湮廢。而青海周官海之流。亦因潴蓄以故。一遇恒暘。赤地千里而莫之救也。夫陂塘蓄泄前人經營以為水計慮者甚悉也。其始之稍廢以補苴易矣。則廢而任之以至於大壞。而有司者猶莫以為意。避擅興之嫌。偷恬靜之譽。需秩滿遷矣則去之耳。後來繼今者又復盡然。非課之章程。厲以誅賞。此病不除。故曰課功為急也。雖然滇之水利非獨此也。鄧川之龍泉。勢將淌川永昌之疊水河。每患淤塞。其他源委當講者亦多矣。

土宜

水利三

徐貞明請修水利疏 臣惟神京雄據上遊。以御六合。兵食厥惟重務。宜近取諸畿甸而自足。夫西北之地。夙號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則旱潦無備。旱潦無備。則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弥望。徒枵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臣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可引水成田者甚多。今且不暇遠論。即如都城之外。與畿輔諸郡邑。或支河所經。或澗泉所出。可皆引之成田。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而水害之未除者。

正以水利之未修也。蓋水聚之則為害。而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等處地方。桑麻之區。半為沮洳之場。揆厥所由。以上流十五河之水。而泄於猫兒一灣。欲其不泛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潴。引之成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淀之稍高者。皆如南人圩岸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矣。此畿內之水利所宜修也。臣又嘗考元史學士虞集建議。欲於京東瀕海地方。如浙人築塘捍水成田。惜其議中格。今自永平灤州以抵滄州慶雲之境。地皆萑葦。土實膏腴。集議斷然可行。當全盛之時。河漕歲通。而思患預防。紛然獻議。獨於集議尚廢焉未

若倣其意招撫南人築塘捍水雖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可成田有不煩轉漕於江南而自足者其思患預防之深意又不止於開河通漕而已此瀕海之水利所宜修也議者或以水利久廢驟而行之必役重而民擾勢逆而功難臣以爲不然蓋施爲緩急在當時酌而行之耳民所素業者姑置勿問而荒蕪不治人所共棄者從而經略其端則不棄者舉起以効力矣功力難施者姑置勿問而勢順費省功力易成者從而經略其端則難成者以漸而就緒矣順民之情因地之勢亦何憚而不爲哉伏乞敕下工部酌議覆請特命憲臣實心爲國爲民者假以事權不沮浮議需以歲月不求近功將畿

輔諸郡及京東瀕海水利相度土宜率先修舉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稅或選徙卒而分建屯營或招南人而許其占籍諸凡招徠勸相俱許便宜行事俟行之稍有成績次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則方將江南歲運酌量改折助其費而究其功東南之歲運漸減西北之儲畜常裕不惟民力可紓而國計亦保於無虞矣

劉鳳續吳錄蘇之三江曰吳淞江曰婁河即婁江曰黃浦即東江昔嘉定尹龍晉以御史左官濬治吳淞百年以來淤滯民大被其利名之御史河方鑿地時獲一石上云得一龍江水通蓋讖記之矣近巡撫海公復疏之後乃專官以憲命督視者累手蓋吳利水稍其豐穰惟在水之節宣得其所昔單諤有書繼則沈憲副啓圖志尤詳實不越禹貢所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言也

農政全書淞江之側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鄭善長云淞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口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載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口入五湖皆謂此也三江即禹貢所指者宜興士人單諤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於淞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於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道遂築此隄橫截江流五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

三州之田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今爲民居民田雖增吳江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反損幾百倍矣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隨橋谼開茭蘆爲港走水仍于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之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減元祐中東坡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

吳恩吳中水利記蘇州之地北枕長江東表滇海而水[illegible]之勢則與江平故曰平江郡然江水復高於海而平江之水決之趨海則順導之出江則平是以禹開三江

於內地。決震澤之瀦。由三江以入海。而底定之功垂之百代。逮至有宋則因吳越錢氏舊議。決湖水以入揚子江。而其地之高下不甚相懸。所以易爲通塞也。宋人篤見一時利害。輕改禹跡。不尋三江之舊。而遂築長堤。横截江湖之上。凡四十五里。以通漕舟。今實吳江一路是也。所賴以洩湖波之怒。下通吳淞者。則有松陵洎東之出耳。而元人又有垂虹石梁之築。雖是以爲公私病涉之利。而於東南經久之規。殆未嘗有深思遠慮以及之者矣。故其橋洞雖設。而梗塞日滋。沙淤積高。而咽喉益隘。終不若宋時木橋之爲得也。今二橋不可去。而三江之上流。實在於此。今欲順其歸海之勢。而議者欲去二

橋兩旁之塞。大濬而擴清之。使其深廣峻發。此一說也。惟不得禹之故道。而范文正公乃欲導之以出楊子江。於是有開濬白茆之議。蓋因唐郡守李人原開常熟塘。借湖水以救旱。而後人因之。以分太湖之水耳。議者又欲分太湖之上流。於是單諤欲開濬百瀆。横塘以分荆溪之流。又欲濬石堤江尾茭蘆之地。改木橋以通之。蘇文忠公獨取其說。上之於朝。乃謂雖增吳江一縣之耗。顧二州之遺失者。蓋不貲也。獨以開江又不能經久通利。於是郟亶論其不便。蓋自沿江東自江陰透常熟太倉一路高阜之地。謂之堈身。凡三百餘里。闊厚亦不下[illegible]十里。其土饒而高燥。脈理稚結。此天所以限長江而

奠生民者也。其中則爲低下之田。爲畝百萬畝。其間有太湖之瀦瀰漫於上。一遇水澇。則泛溢旁出。以蕩沒低田。無所於救。民命所寄。國需所出。遂爲魚龍之宮。識治者蓋所不忍而必欲爲之所者矣。且水澇之年。江水必漲。今鑿堈身以出湖波。是引湖水以浸低田而出江之流。又未免爲江潮之壅遏。則倒流入田。其勢亦易見矣。又江潮之入也常速。出也常緩。不幾歲月。淤積泥沙。其塞可期而待也。而其子郟僑復申其說。識者又多採之。今欲不廢已成之堤橋。又欲疏通久長之利。則必悉舉衆議而於奮入蕪湖之水。限之不使東注。復修常州十四瀆北出之防。而下之江陰。則於太湖之上流。可以

分殺矣。又於吳江江尾之塞。決去不疑。而下開澱山湖以便吳淞江之入。如是而始通白茆入江之路。則可久得其益也。永樂中夏忠靖公開濬白茆。通八十九年而今開鑿不過二十年而塞者。得非人力有缺也。如錢氏之撩淺軍歟。得非堤防未至也。如宋人之設閘留清駛以導之歟。得非濬法未詳也。如古之曲則深直則塞歟。凡此皆可細究而通謀盡利之方。厚民裕國之務。莫有急於此時者矣。然置閘之法。則不可比京口江陰之例。蓋京口借江水以通漕。不得不閘以禦其去。江陰地居常熟之上。江水尤高。其外湖之入也有時。而內水之出也有限。故亦可閘。非比白茆之口。即今已一百餘丈矣。

若欲置閘則必厚築兩旁厚築兩旁則內水之出也益隘將欲疏之適以阻之矣然欲留淸水以滌淤沙則如之何謂宜大疏兩旁支港使節節深濬橫置木閘大則石閘俟潮來卽閉潮退卽開庶可少得導沙之益矣然撩淺之夫則終不能廢也其撩淺之法募人爲卒官爲雇傭設四指揮以督事今若用之則指揮不必設而以各縣治水縣丞主之官爲雇卒而又有本府水利通判督之於上使憂勤相須以期事功事不有益矣乎夫東南諸郡國家之外府也而蘇之貢賦又半於東南一遇旱潦至於逋亡者不知有若千人於茲矣隄防之修旱暵之備寔有不可緩焉者若救旱之法則必先於近山

高阜之地多爲積水池如前人開盤窖窖支溝瀦蓄雨泉以待用而於墹身之地則使多穿陂塘而又必官爲之處上下提督則百錢石米之富可復見於今日也然此其大略也來源去委並列於後

一太湖所受之水吳爲澤國其藪具區其浸五湖又曰震澤曰笠澤卽今太湖也酈道元曰萬水所聚觸地成川一自建康常潤宜興由荆溪以入一自天目宣歙臨安苕霅諸溪以入周圍五百里浸洪三州而瀦聚汪洋盈溢東注則皆東南出吳江奔流分三道以入海謂之三江禹治之舊迹也

一三江遺迹史記正義吳地記所載三江並難尋究唐宋土人所稱獨指吳淞一江爲存耳今考之吳縣臨頓卽俗人所謂鮎魚口北折經郡城之婁門者爲婁江從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淞其自大姚分支入長洲縣界滙澱山湖東出嘉定縣界合於黃浦經嘉定之江爲青浦東北行名吳淞江者爲東江

一太湖小支其東出胥口與州流滙於石湖復東行抵郡城折北至閶門婁東至常熟塘下入白茆浦其分水墩北走觀音橋散出楊涇者皆入常熟塘其合沙湖者入崑山至和塘直入太倉者歸於海及分合於吳淞江向東而行

一吳江右隄隔塞江路自唐元和中刺史王仲舒築石

隄以達松江糧運長亘數十里橫截江路隄外爲江隄內爲湖雖橋洞僅通五十三處名曰寶帶橋而宣洩細溜終不輕快回流積淤漸盛蘆葦而向所謂可敵千浦之江遂爲淺渚平沙之境矣當時經制權宜實爲有益不慮水道漸塞竟爲諸郡頁田之梗也

一垂虹橋復阻東流之勢自石隄橫截江路所恃以東注者淞陵治東之洩也但湖水爲石隄所拘湍恐流急遂折縣治之旁爲二於是風濤盛而公私隔矣慶曆中縣尉王庭堅作木橋以利來往而吳淞江獨聆然通利元泰定中州判張顯祖遂橫石梁而虛洞列至六十外僅如管竅蓋不知前人立木之意也遂使流沙川

蕩爲巨浸水而不得出而山原溪澗之來又成日至其泛溢自恣瀰漫浸淫無怪乎其然矣

一澱山湖狹隘不能展舒吐納吳中諸湖惟澱山爲最下而界於崑山吳江長洲之間南爲華亭而太湖之水入於淞江藉此以爲傳送者也元時尚有僧寺待立湖中而今則寺在良田之中則水路之隘可知矣議者欲復闢其故道暢而通之財未易爲力然此湖獨爲低下而吐納之機實在於此則其說或可採也

一白茆河形大水性帶東南則稍下帶北則稍高而今之白茆則直向東北合亦從其下趨之勢因其勢而利導之古之善經也而近年開鑿已非夏忠靖舊開之路

是以通塞久近爲驗較然矣其必於近江二三十里處相其形便開向東南以從其性或可久得其利也

一夾浦橋不可立湖自大姚分支一從柳胥港瓜涇而北又一從吳江縣北門委直北至夾浦橋而入以下吳淞此僅一脉之存耳國初嘗有石梁爲水齧壞而周文襄公乃使造舟爲梁鎖兩端而中貫之以通行旅至今爲便而近者鄉人又謀疊石此政不可許也

一疏通次第大旱暵之年來源必少霜降水涸可以賦功若使先疏上源則下流必壅合無先啓白茆之路乎其次則七了浦又其次則吳江隄長橋之導而又其次則理百瀆以北以下江陰之江分荆溪之注又次則理宜興九陽江之水以入蕪湖而中間各縣隄渠水竇之設則分投就近得利之家隨宜開浚則施工之日遂稱三州有秋之望矣

一開江始末夫田租始加於漢唐而徵輸遂極於後代徵法愈倍則耕法愈詳何者民之苦於不得已也故沿江之民竊堋身以救旱而於其中低窪之處了不相涉而水澇之年則太湖被隄橋之壅泛溢瀰漫而各縣之低田遂成巨浸於是內水高而江水下而見者遂欲決之以入於江此開江之說所由起也暫時處置實爲有益及至江水復漲則內水高而不得出亦有時而然者此皆一時所見而欲節宜不費承益良田以無失東南

之利者則人事之似不可以不詳定也然禹治震澤則分疏東南之流以歸於海無紛紛多事而後人開江得一益或生一事至紛紜補葺煩切而不可救而又不能已者何也蓋自升邑邸甸之設則必有幸府官師之制水利之興則江防不可不留意也一自江陰之江開始以通魚鹽之利耳而竟開北兵窺南之路僞吳守之以捍吳而國家得之以入金陵一自福山之江開爲張士誠襲蘇之逕而國家亦因之以取吳一自許浦白茆之江開而金人每於此窺宋其後李寶破敵兵於此遂設許浦軍而白茆乃有制置節度之設宿重兵而恒恐其不足一自劉家港之江開而元人以之通海運交六國

市舶而朱清張瑄之徒爲患不絶其後二人招懷而海邊之軍鎭遂相望而列矣然永樂中尚有倭賊之寇又設守禦千戸所於崇明沙今縱不能如禹之行水而上下傾勢則皆開江之利啓之也然地紀開張本爲國家之用而竊發時見朱清消弭之源則其教本厚民之實力田務農之政誠不可浸爲之説者矣但積沙既爲漲灘而富家因爲己有是以客土恃勢力以負國暴水縱積怒以困民其害相因而不解也

復鏡湖議會稽山陰兩縣之形勢大抵東南高西北低其東南皆至山而北抵於海故凡水源所出總之三十六源當其未有湖之時水蓋西北流入於江以達於海

自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公臻始築大堤潴三十六源之水名曰鏡湖隄之在會稽者自五雲門東至於曹娥江凡七十二里在山陰者自常喜門西至於小西江一名錢清凡四十五里故湖之形勢亦分爲二而隷兩縣隷會稽曰東湖隷山陰曰西湖東西二湖由稽山門驛路爲界出稽山門一百步有橋曰三橋橋下有水門以限兩湖湖雖分爲二其實相通凡三百五十有八里灌漑民田九千餘頃湖之勢高於民田民田高於江海故水多則泄民田之水入於江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漑民田而兩縣湖及湖下之水啓閉又有石牌以則之一在五雲門外小凌橋之東今春夏水則深一尺有七寸秋冬水則深一尺有二寸會稽主之一在常喜門外跨湖橋之南今春夏水則高三尺有五寸秋冬水則高二尺有九寸山陰主之會稽地形高於山陰故曾南豐述杜杞之説以爲會稽之石水深八尺有五寸山陰之石水深四尺有五寸是會稽水則幾倍山陰今石牌淺深乃相反蓋今立石之地與昔不同今會稽石立於瀕隄水淺之處山陰石乃立湖中水深之處是以水則淺深異於曩時其實會稽之水常高於山陰二三尺於三橋閘見之城外之水亦高於城中二三尺於都泗閘見之乃若湖下石牌立於都泗門東會稽山陰接壤之際春季水則高三尺有二寸夏則三尺有六寸秋冬季皆

二尺凡水如則乃固斗門以蓄之其或過則然後開斗門以泄之自永和迄我宋幾千年民蒙其利祥符以來並湖之民始或侵耕以爲田熙寧中朝廷興水利有廬州觀察推官江衍者被遣至越訪利害衍無遠識不能建議復湖乃立石牌以分内外牌内者爲田牌外爲湖凡曰牌内之田始皆履畝許民租之號曰湖田政和末郡守方侈進奉復廢牌外之湖以爲田輸所入於府自是環湖之民不復顧忌湖之不爲田者無幾矣隆興改元十一月知府事吳公芾因歲饑請於朝取江衍所立石牌之外盜爲田者盡復之凡二百七十七頃四十四畝二角二十二步計工度爲先從禹廟後唐賀知章放

生洪鼎濬百餘日訖工。每歲期以農隙用工。至殷務與而罷。繇次鑿出入阡陌。詢故老。面形勢廣狹高卑。始知吳公未得復湖之要領。夫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豈有作陂湖不因高下之勢。而徒欲斧鑿以爲功哉。馬公惟知地勢之所趨。横築隄塘。障捍三十六源之水。故湖不勞而自成。歷歲滋久。淤泥填塞之處。誠或有之。然湖所以廢爲田者。非直以此也。蓋以歲月彌遠。湖塘旣寖壞。斗門堰閘。諸私小溝。固護不嚴。縱閉無節。湖水盡入江海。而瀕湖之民。始得增高益卑。盜以爲田。使其隄塘固。堰閘堅。斗門啟閉及時。暗溝禁塞不通。則湖可坐復。民雖欲盜耕爲尺寸田。不可得也。紹熙五年冬。孝

宗皇帝靈駕之行。府縣懼漕河淺涸。盡塞諸洞門。固護諸堰閘。雖當霜降水涸之時。不雨者踰月。而湖水僅減一二寸。湖田被浸者久之。訖事決隄開堰。放斗門水。乃得去。是則復湖之要。又較然可見者也。夫斗門堰閘陰溝之爲泄水均也。然泄水最多者曰斗門。其次曰諸堰。若諸陰溝則又次焉。今兩湖之爲斗門堰閘陰溝之類。不可殫舉。大抵皆走泄湖水處也。吳公釋此不察。弊弊從事於開濬。亦誤矣。故吳公所開湖。纔數年。皆復爲田。故湖廢塞殆盡。而水所流行。僅有從横枝港。可通舟行而已。每歲田未告病。而湖港已先涸矣。昔之湖本爲民田之利。而今之湖反爲民田之害。蓋春水泛漲之時。民

田無所用水。而耕湖者懼其害已。輒請於官以放斗門。官不從。相與什伯爲羣。決隄縱水。入於民田之内。是以民常於春時重被水潦之害。至夏秋之間。雨或愆期。又無瀦蓄之水。爲灌溉之利。是兩縣無處無水旱。監司府縣。亦無歲無賑濟。利害曉然甚易知也。然則湖豈可不復乎。道聽塗說者。方以闕上供失民業爲說。是不然。夫湖田之上供。歲不過五萬餘石。兩縣歲一水旱。其所損所放賑濟勸分。殆不啻十萬餘石。其得失多寡。蓋已相絶矣。湖之爲田。若蕩地者。不過餘二千頃。耕湖之民。多亦不過數千家之小利。而使兩縣湖下之田九千頃。民數萬家。歲受水旱饑饉而弗之恤。利害輕重。亦甚相遠。

況湖未爲田之時。其民豈皆無以自業乎。使湖果復舊。水常瀰滿。則魚鼈鰕蟹之類。不可勝食。茭荷菱芡之實。不可勝用。縱民採捕其中。其利自溥。何失業之慮哉。次釋論載旣畢。又有援執舊說而詰之曰。縱子之說。不必濬湖使深。必須增隄使高。且懼隄高。水萬一決潰。必敗城郭。於時爲之奈何。是又未知形勢利害者也。夫水之湍急者。其地或狹不能容。於是有衝激決潰之患。今湖之水源。不過三十六所。而湖廣袤三百里。以其地容其水。裕如也。況自水源所出。北抵於隄。及城遠者四五十里。近猶一二十里。其水勢固已平緩。於衝隄也何有。且隄之去溪如此其久。是必有虧無增。今誠築隄增於

高者二三尺計其勢方與昔同昔不慮其決而今頓慮之何哉。

陳橐夏蓋湖議　橐前因至上虞境內過夏蓋湖而備究湖田之爲害實吾民今日倒懸之苦有不得不言者古人設陂湖以備旱歲王仲薿建請以爲田乃引鑑湖自然淤澱已成田陸爲說又有不妨民閒水利之語其欺罔甚矣（徐光啓曰凡湖皆自然淤澱但不宜多作田以盡之使水無所容耳）然佃戶占請之初各有畝數不敢侵冒當時湖之爲田者纔十二三佃戶止於高仰處作塍未敢涸湖以自便民田尚被其利但蓄水不如曩日之多故諸鄉之田歲歲有旱處比年以來冒佔不已今則湖盡爲田矣以夏蓋湖推之諸

處可以類見橐所知者止上虞餘姚其它四邑皆不及知上虞餘姚所管陂湖三十餘所而夏蓋湖最大周迴一百五里自來蔭注上虞縣新興等五鄉及餘姚縣蘭風鄉此六鄉皆瀕海土平而水易洩但以畝計無慮數十萬惟藉一湖灌溉之利今既涸之爲田若雨不時降則拱手以視禾稼之焦枯耳其它諸湖所灌注皆不下數百頃植利人戶倚以爲命而乃盡奪之一遇旱暵非唯赤子饑餓僵踣道路而計司常賦虧失尤多雖盡得湖田租課十不補其三四又况每遇旱歲湖田亦隨例申訴官中檢放與民田等昨見上虞丞言曾蒙上司差委相度湖田利害因點對靖康元年建炎元年湖田租

課除檢放外兩年共納五千四百餘石而民田緣失陂湖之利無處不旱兩年計檢放秋米二萬三千五百餘石只上虞一縣如此以此論之其得失豈不較然民間所損又可見矣但當時以湖田租課歸御前與省計自分兩家雖得湖田百斛而常賦虧萬斛嬖倖之臣猶將曰此百斛者御前所得也不得湖田何以有此省計虧羨我何知哉今湖田租課既充經費則漕臺郡守固當計其得失之多寡而辨其利害夫公上之與民一體也有損於公有益於民猶當爲之况公私俱受其害可不思所以革之耶建炎二年春邑民嘗訴湖田之害於撫諭使者使者下其狀於州縣上虞令陳休錫遂悉罷境

內之湖田猾帥以未得朝廷指揮數窘之陳不爲變是歲越境大旱如諸暨新嵊赤地數百里農夫無步於鋤艾獨上虞大熟餘姚次之餘姚七鄉通江湖蔭注兼有燭溪湖等數處不可作田又曾廢故亦熟而上虞新興等五鄉被夏蓋湖之利尤爲倍收其冬新嵊之民糴於上虞餘姚者屬路不絕向使陳令行之不果則邑民救死不暇况他境乎夫以一縣令尚能爲之橐之所望於左右宜何如。

王廷秀水利議　鄞縣東西凡十三鄉東鄉之田取足於東湖俗所謂前湖是也西南鄉之田所恃者廣德一湖環百里周以隄塘植榆柳以爲固四面爲斗門碶閘方

衆山之水泛漲時，皆聚於此，溢則洩之江。夏秋交，民或以旱告，則令佐躬親相視，開斗門而注之。湖高田下，勢如建瓴，閱日可浹。雖甚旱，亢決不過一二，而稻已成熟矣。唐貞元中，民有請湖為田者，詣闕投匭以聞。朝廷重其事，為出御史李後素，銜命詢考本末利害之實，錮獻利者，寘之法，湖得不廢。後素與刺史及其寮一二公唱和長篇，記其事，刻石。詩記湖之始興於時已三百年，當在魏晉也。國初，民或因浸淀盜耕，有司正其經界，禁其侵占。太平興國中，鄞之惡民窺其利而欲私之，復進狀請廢湖。朝下其事於州，州遣從事郎張大有驗視，力言其不可廢，且摘唐御史之詩，敘致詳悉，記

於石。熙寧二年，知縣事張詢令民濬湖築堤，工役甚備。曾子固為作記，歷道湖之為民利本末曲折，以戒後人不輕於改廢也。元祐中，議者復倡廢湖之說。值龍圖舒亶信道閒居鄉里，痛詆折之，記其事於林村資壽院綠雲亭壁間，謂其利有四，不可廢。久之，有俞襄復陳廢湖之議，守葉棣深罪襄，不得騁，遂走都省獻其策。蔡京見而惡之，拘送本貫。政宣間，涇後之用日蹙，茶鹽之課不能給，宦官用事，務興利以中上欲。一時佻躁趨競者，爭獻括天下遺利以資經費，率皆以無為有，縣官括民膏血以應租數。時樓异試可丁憂服除，到闕，蔡京不喜樓，而鄭居中喜之，除知隨州。异時高麗入貢，絕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師。崇寧加禮，與遼使等，置來遠局於明中。樓欲捨隨得明，會辭行上殿，於是獻言：明之廣德湖可為田，以其歲入，儲以待麗人往來之用，有餘，則欲造畫舫百柁，專備麗使，作涉海二巨航，如元豐所造，以須朝廷遣使。上說，即改知明州。下車興工造舟，而經理湖為田，入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僅二萬石。於是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異時膏腴，今為下地，廢湖之害也。

濬東錢湖議　東錢湖，一名萬金湖，以其為利重也。在唐曰西湖，蓋鄮縣未徙時，湖在縣治之西也。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宋慶曆濬治，周圍八十里，受七十二谿之流，四岸凡七堰：曰錢堰，曰大堰，曰莫枝堰，曰高湫堰，

曰栗木堰，曰平湖堰，曰梅湖堰。水入則蓄，雨不時則啟閘而放之。鄞、定海七鄉之田，資其灌溉。茭葑尊蒲荇茨滋漫不除，湖輙湮塞。淳熙四年，魏王鎮州，請於朝大浚之。是年二月七日，准尚書省劄子，為魏王奏。然當時所除茭葑，未出湖堤，既復與淤。嘉定七年，提刑陳卓攝守，捐緡錢，置田收租，欲歲給濬治之費。朝廷許其盡復舊址，而後來有司奉行不虔，田租侵移他用，湖益湮。寶慶二年，尚書胡榘守郡，請於朝，得度牒百道，米一萬五千石，又濬之。十月，命水軍番上迭休，且募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各給劵食，那寬輙工。明年春夏之交，役再舉。農不使妨耕，兵不使妨閱，暴漁戶徐畢之。十月七日告成。

胡公犹懼其無以繼也。奏以羸錢二萬八千三百四十七緡有奇。增置田畝。合舊穀額。俾贏三千。令翔鳳鄉長顧永之主之。分漁戶五百人為四隅。人歲給穀六石。隨茭葑之生則絕其種。立管門一人。管隊二十人以轄之。有旨悉如請。自此不雍葑者十六年。幾無湖矣。淳祐壬寅冬。湖守陳塏因歲稔農隙。命制幹林元晉。僉判石孝廣。行買葑之策。不差兵。不調夫。隨舟大小。葑多寡。聽其求售。交葑給錢。各有司存。初至數百人。已而掉舟褁糧至者。日千餘。可見遠近樂趨向也。渹湖所收。率以佐郡家支遣。至此方全為渹湖之用。元大德間。世家有以湖為淺淀。請以撥田若干畝入官租者。時都水營田分司

追斷復為湖。延祐新志。所謂欲塞錢湖。此其漸也。後因鄉民告有司舉行渹湖。拘七鄉有田食利之家。分畝步高下。量撥湖葑。隨田多寡。稱狹俾浚之。積葑於塘岸。然宿葑春泛冬沉。次年復生。則有司所行為具文耳。近年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茭葑不起。荷芡菱蓏生之者鮮。然未足恃也。但大旱之年。放水湖下。一舉而涸。知其積淤年久。蓄水至淺。東鄉河道又皆淺澀。舊稱一湖之水。可滿三河半。今僅一河而竭。是可憂也。又況職守者不謹關啟閉閘。傍湖人民通同漁戶。每於水溢之時。乘時射利。私自開閘網魚。洩水無度。沿江堰埭又失修理。一夜傾注於江。防旱之策。果安在哉。其原羅買葑田畝。

自元收入官。明因之。洪武二十四年。本縣耆民陳進建言水利。差官來董其事。於農隙之時。令七鄉食利之家。出力渹浚。雖能少除葑草。而根在復生。況湖上溪澗沙土。隨雨而下。久不治則淤塞如舊矣。

徐獻忠山鄉水利議　予寓居吳興。屢見各鄉旱災不收。大受饑困。山鄉平田既少。一遇旱暵。泉流枯涸。既無所資。坐以待斃。有司者徒見下鄉平田頗有潤色。不肯特為奏免糧稅。予按視其地。皆坐不知水利之故。元儒梁寅有鑿池溉田之議。其略云。畎畝之間。若十畝而廢一畝以為池。則九畝可以無災患。百畝而廢十畝以為池。則九十畝可以無災患。予嘗至上虞之夏蓋湖觀之。方

知梁子之議可行。而永久利民矣。有志經國者。當相視一鄉之中。擇其最高仰者。劃為陂湖。先均其稅額於衆利之民。次營別業以招失田之戶。大展陂岸。使廣而多受。雖亢旱之年。不至耗涸。從高瀉下。均資廣汲。沾潤一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能及矣。況陂湖之利。魚鰕雜產。菱蓮叢生。貧者資以養生。富者因而便利。大雨一注。衆流復積。前者既瀉。後者復蓄。山鄉水利。無逾此者。故孫叔敖之芍陂。汝南之鴻郤陂。古人成績。可以引見。自非為民父母者。力主其事。愚民誰肯割其成業者乎。至於下鄉之田。亦有高亢不通資灌者。莫若照依北方掘為大井。上置轆轤。汲引之利。亦民自辦。民可樂成。不可

之矣若出力任事維存乎人必須久任之方可有成功也。俞汝爲曰。海邊斥鹵地。力作叢塘。隔絕盡潮。雨水洗去鹵性。有圍築成田者。築堤鑿河。引內刱之水以舟征瀉。而水遠難致。雨澤稀稀。使之東搭十年二浚北與山鄉地形勢相類。近年尺開旨則官府路陰搗法川敝之樓於田心中開積水滿爲夏秋車耳引凡滿使多處其山多熟畝於蓮宅開池則近宅之地必作歲成此築松名潟地方試之有成效者但細訪老農云每十訊之小用二畝埒積水溝蓄可救五十日不雨若十分全旱年分尚不免於枯竭況一救乎大抵水田稻尚全額水蠶麥日消水甚早以十日消水二寸計之五下日藏清去田間水一尺卽二畝清中亦不免消水總計其潤是溝中當有五六尺之積斯足用耳豈可望於夏秋九旱之日且稻苗生長秀實該用水浸非一百二十日十畝取二畝作積水溝僅救守旱頻言眞誤必於山原上癸相隄窪下可蓄水虞築圍大潦或環數里攻寇數卜甲上高之水消消不負壺足救濟全旱矣奮與播知縣歲標熟論西北墾荒之要番云若計開田先計諸水與瘠見也。

林應訓興修水利文移稿爲照溝洫圩岸皆以備旱潦

而爲三農之急務。人人所當自盡者。縱使官府開深江浦。而各區各圖之溝洫圩岸不修。則終無以獲灌溉之利。杜浸淫之患也。除幹河支港工力浩大者。官爲估計處置興工外。至於田間水道。應該民力自盡。爲此酌定式則。出給簡明告示。繇圩張掛。仍刻成書冊。給散糧里。令民一體遵守施行。

一定式樣以便稽查。吳中之田。雖有荒熟貴賤之不同。大都低鄉病澇。高鄉病旱。不出二病而已。病澇者則以修築圩岸爲急。圩岸既各高厚。雖有水溢。自難潰入而淹沒之矣。病旱者則以開濬溝洫爲急。溝洫既各深通。雖遇旱乾。自可引流而灌注之矣。況開渠者勢必置土於圩旁。築圩者理當取土於溝內。二者又自有相成之機。今後不必差官泛然丈量。該府縣止分別孰爲低鄉當急修圩。孰爲高鄉當急開渠。每年府縣水利官先時議定開築之法。如開溝洫。不論舊時疏通與否。其濶卽以兩旁老岸爲主。其深務以一丈二尺爲率。看相地宜應加深濶者聽。決不許減少前數。挑起之土。務要置在舊隄之內。就便培隄。庶使雨水不能淋漓復流於河。如附近有低田堪以培高者。卽以其土培之亦可。至於極高地方。不用隄岸。而土無堆放者。亦卽就靠內一邊攤放。蓋高鄉多種荳棉。一時不妨陸種。挑得河深。則灌溉自利。內中田畝仍自不妨於水種也。若惜此尺寸之地。

弗令攤土。沿河堆積。復入河中。無水灌溉。則內中田畝悉成枯槁矣。至於築圩岸。不論舊時完固與否。其底濶務要一丈。其面濶務要六尺。其高如底之數。若應加高厚者聽。決不許減少前數。如田過五百畝以上者。便要從中增築一界岸。一千畝以上者。便要從中增築二界岸。每界岸底濶四尺。面濶二尺。高與外圩平。岸傍仍可栽種荳麥。如極低鄉。或近河蕩深處。難於取土。令民於圩內傍圩田起土增築。岸外再築圩岸一層。高止一半。如階級狀。岸上插水楊。圩外植菱蘆。以防衝激。取土之田。計所損量派各田出銀津貼。俟陸續箇取河泥填平。照舊耕種。永無後患。是所損者小而所益者大也。若互

相者什不分界岸。即如今年霪雨連旬。洪水一發。車戽不前。全圩無望矣。又有一等低窪田畝。嵌坐中心。無從蓄洩。有願開鑿通河運泥增高者。聽。廢田之價。衆戶均認。廢田之稅。牽攤本圩。照此式樣。給示遍諭。委官分頭區畫。每一圩為一圖。明白貼說前件。每一圖作二本。一送縣備照。一付圩甲諭衆。俟至冬十月。刻日出示興工。

一定夫役以杜騷擾。各鄉溝洫圩岸。雖有長短廣狹不齊。然不過為一圩之田而設也。故田少則圩必小。田多則圩必大。而環圩之溝洫因之。此水利此圩之田。則當役此圩有田之戶矣。各縣即令塘長。備開某圩周圍若干丈。外環溝洫若干丈。圩內之田若干畝。某人得業若干畝。共該圍岸若干丈。不論官民士庶。隨田起役。各自施工。如田橫濶一丈者。築岸一丈。徐光啟曰。此法最要。須計算本圩之田。與本圩之岸。平分丈尺。不宜偏累近岸之田。開[illegible]多有一家數畝狹長之田。全並河岸者。既盡壞其出。役盡用其力。非偏累乎。橫濶十丈者。築岸十丈。開河亦然。對河兩家。各開其半。溝頭岸側。非一家所能辦者。計畝出夫。衆共協力。挨序編號。置簿稽查。仍備載前圖之後。興工之日。塘長不必沿門催夫。徒取需求科派之議。先期五日插標分段。責令圩甲布告各戶某日興工。聽其至期各行照段用力。如式挑築。

一設圩甲以齊作止。塘長之設。舉一區而言之也。一區之中。各有數圩。計當僉殷實之家充之。但一時僉報。諸弊俱生。或圖展脫。或營冒充。無不至矣。各縣不必僉報。即以本圩田多者為之。雖其殷實與否不可知。然其田既甲於一圩之中。則其人自足以當一圩之長矣。興工之日。塘長責令圩甲躬行倡率。某日起工。某日完工。庶幾有所統領。而無泛散不齊之弊。中有業戶不聽倡率。聽其開名呈治。如圩甲不行正身充當。或至別行代頂。查出枷號示衆。是圩之有甲也。專為本圩修濬而立。工完即罷。非如里長有勾攝之苦。亦非如塘長有奔走之煩。雖一時倡率。不無勞費。然利歸其田。又非若驅之赴公家之役者等也。

一嚴省視以責成功。訪得常年非不議行修濬。而水利之官。多不下鄉。乃使各區塘長。至縣報數。或朔望遞結而已。如此虛文何益實事。今後興工之日。各塘長圩甲。務要在圩。時時催督開濬。工完。未可便行開壩放水。俱聽各府縣掌印官。并水利官分頭親勘。如一圩不完。責在圩甲。一區不完。責在塘長。輕則懲戒。重則罰治。本院與該道。又不時間出以察之。如一縣中有十處不完。責在縣官。一府有二十處不完。則官又有不得不任其咎矣。

一禁侵截以通便利。訪得各鄉水利。原自疏通。近多豪家適己自便。於上流要害。廣挿茭蘆。稍有淤墊。即謀佃為田。所司不察。輕付執照。亦有居民貪圖小利。竊澤而

欽定授時通考 卷十七 土宜 水利三 卅

游沿淤置斷。及有挑出田內泥土。增廣田圩。堆放竹木
木排。橫截河港。甚有上鄉全賴湖水灌流。奸猾人戶。乃
於浦口下流。設堰橫截。百般刁難。然後放水入內。又其
甚者。假以報稅起科。遂使為已物。擅水專利。以致田地
灌溉無資。若不通行嚴禁。終為水道之梗。今後各府縣
水利官。責令各塘長圩甲。凡有侵截之家。即便報出。姑
令改正免罪。至於灘田。先年曾經丈量收入會計冊內。
無礙水道者。姑聽如舊。其未經徵糧者。盡數報官開除。
荒政要覽萬曆戊子年水大。蘇州自沈渺澱湖三泖抵
松江。一望滔天。河水高出田間數尺。其一二隄岸高厚
處。仍有不妨插蒔者。乃知大澇時。吳田盡可作湖。百姓

生命。寄於隄岸。蓋沿河隄閘。阻截水勢成田。田間各自
成圩。又藉圩岸隔斷。若隄岸不堅緻。卒然崩潰。諸農作
魚鼈矣。蘇松地形卑下。當震澤委流。數郡山原之水。從
此入海。若非年年濬築圍田。卒汙萊在所不免。
徐光啟量算河工測驗地勢法一量某河自某處起至
某處止。共實該應開河數何丈尺。每步五尺。每二十步
立一木界樁。編定號數。自某處起。天字一號。盡十號。又
起地字一號。盡十號。直編至某處止。要見若干號數若
干丈尺。每丈尺俱用官尺算每二步折一丈
一量每號木界樁下。兩岸準平。相去今濶幾何丈尺。木
樁下老岸至河中心水底。今深幾何丈尺。算兩岸斜下

至底。見在河身空處。每丈已得幾何方數。中有坳突。又
用法加減。實該河身空處。每丈已得幾何方數。今照原
議。或新議所酌定。河面應濶幾何丈。河底應濶幾何丈。
應加深幾何尺。算該木樁下兩老岸各去土幾何尺。河
底中心去土幾何尺。河岸兩傍各去土幾何尺。此號內
十丈河身中共該起土幾何方數。兩岸各用步弓量至
二十步足。此岸下定木樁。人足抵樁立。對岸人亦於步
盡處站樁上。人將矩度對岸準平。對岸人豎起套竿。權
繩取直。將套夾竿定套竿。漸移向下。兩岸取平。對岸人
即於平處站定。或用土石記定。樁上人用矩度對準人
足。或記處看在直景何度何分。用地平測遠法。算得河

面濶處。河狹者。只用竹篾括步弓對岸量亦得。次將丈
竿豎起河中心。權繩取直。將矩極對準水面丈竿盡處。
用勾股量深法算。即得木樁至水面股數。再加水深數。
即得河底深數。或用重矩勾股量深法亦得。或於水際
兩傍。取平對準樁頂。用重矩重表勾股量高法算亦得。
或不用算法。逕將套竿套定橫尺。用豎尺挪移逐步量
下。至水際總算豎尺多少數亦得。或只於水次豎起一
竹竿。權繩取直。依前兩岸取平法。樁上人用矩極照看
亦得。後二法於淺狹河道。用之尤便。次將兩岸濶數河
底深數。用積方法算。即得河身見在每丈已得幾何方
數。中有坳突。亦用套竿量取高下。小步弓量取圍徑。用

之積法扣算加減即得現在實該河身方數次將議定河面應濶之數比照原濶應加幾何用木石記定即於兩岸記處用夯竿量至折半處即今應用河底中處比原樁深幾何比照今議應深幾何即得今應加深幾何或用二繩各長如今議濶數之半中用鞦韆交接復用一繩記取尺寸繫權墜下亦得或中繫方空木用丈竿溜下亦得次于新河底中處用夯竿量開如新議河底濶數盡處記定視其高下即知今應加深左傍幾何右傍幾何次將兩老岸加濶河底加深河底兩傍加深五法用積方法總算即得此號內十丈河身中共該起土幾何方數註入號簿

一量見在河身面濶底深酌量擬定之數折中議定今應開面底二濶丈尺數及加深尺數河身底面腰深廣必須三法相稱方得上下相承不致坍壞若河底深濶岸勢高峻不免隨時崩坍開濶河底虛費工力似應用前量深法量今木樁下至河底算定勾幾何股幾何弦幾何量取數處便見何等勾股方得免坍今斟酌勾股欲依舊數量行加勾減股不致大段懸絕大率要令勾數少於股數則弦上陂陀不致坍損兩股之間即河底濶數就令稍狹政自無妨

用衆測水驗今河底深淺酌量加深之數今見在河深淺有不同若酌定加深尺數一槩開濬即深者愈深淺者仍淺水走不順極易壞淤凡前量下樁編號止據見在老岸未免高下不齊所云量深諸法亦止探號樁下至本號河底未得通河平準就用矩極以漸量算亦止能測驗地勢若水走之勢西高東下仍與地勢稍異必須水準方平但長流之水消去不易隨流測量一人可就此方潮汐每日再消再長時刻不同測驗未易必須用衆同時量度相應照前編定號樁若干即每樁用兵夫一名各帶短槍或木棍一根不拘大小刀一把每隊長另帶銃一門并火藥火繩藥線諸物照號樁編給號票令各守號樁約潮退將涸未漲時合境火礮應聲俱發礮響後各兵夫悉于各號河底中心將木棍量

定水痕用刀刻記回繳號票隨驗所刻水痕尺寸註定票上編成號簿逐一扣算酌量加深之數即河身底平不致停積渾水以成淺淤若行此法與矩極參驗用前量深加濶之法便可絲毫不爽

一河工完後考驗課程果否如法河面河底濶數量法具前兩岸弦上用繩取直考驗俱易惟獨深數易殺如留取樣墩即可培高如釘下樣樁便易拔起別有用活絡樣樁者亦可挖井取出有打水線者亦恐中途節水作弊有用輪車推驗者河濶便難造施用有用木鵝推移者難施於未放水之河今只用前量深諸法如極深極濶者宜用勾股度高度深法如河身稍狹欲求便易

仍用杢竿漸量法或慮遣委工役苑轉欹斜那移作弊即用轆轤下繩方空下竿二法其轆轤方空或加三或加五以驗底潤弦直尤便此二法須極力挺直纔得取平無法可令加高毫末即令開河工役自用量度亦難作弊

一量所開河某境起至某處如前法已得曲折弦若干丈尺今欲知直弦幾何丈尺東西直股幾何丈尺南北直勾幾何丈尺東邊地形下予西邊幾何丈尺要見本處地形沿河而來幾何丈而下一尺東西直股幾何丈而下一尺南北直勾幾何丈而下一尺其大勾股之弦于二十四向中當作何向先於某境第一號量至第二

號用繩取直下定指南鍼審定繩直于三百六十分度內定是何向註于號簿如河岸迴曲一號中可分作或作三四格定註實格完又用矩極于第一號上立一人持丈竿取直于第二號上立對準取平又互換覆看對竿取平即知第二號下于第一號幾何尺寸註于號簿每號俱用此二法至號盡而止準畢布算先將逐號小弦依本號坐向與子午鍼對算即知小勾幾何與卯酉鍼對算即知小股幾何逐號算成小勾股註于號簿次將小勾積算即知大勾小股積算即知大股以大勾股求弦即知大直弦丈尺以大勾股依子午卯酉鍼上取弦即知大直弦于二十四向中定作何向又用矩極所測高下分寸積算便知二境相去高下之數亦便知沿河而來每幾何丈尺而下一尺次用大勾股對除之即知直股上每幾何丈尺而下一尺直勾上每幾何丈尺而下一尺

又看泉法取過泉過泉者乃山泉遠來大旱不絕其流橫來將下流作壩水隨壩長乃無限之水又看流之緩急緩者源小急者源大又看嚴冬不凍其氣如霧即春夏用水之時又無竭涸之患此過泉之當取也

又棄仰泉仰泉者乃地泉也其泉即從本地而起水來有限不能隨壩長有限之水即有鉅河其流必緩嚴冬必凍用水之時必有乾涸之患矣此仰泉之當棄也

又源大亦可用也過泉孰非仰泉乎

又有大河如涿州拒馬河固安渾河其水皆可用顧非動支朝廷錢糧築堤建閘鉅費堅固此水不敢用也

又王鍔用拒馬河水以鑄泉余數舉以問人無應者亦激取之法也

又凡看地勢壓水用可蓄可洩即可用矣入水之處地勢宜高洩水之處地勢宜低水能行動看其下稍愈低愈妙可無淹沒之患矣北邊于夏至後時發溢波地勢宜平坦廣闊則無衝激之患矣土色不拘黃黑堅則為佳土鬆總是漏水地取土作圍注水于內水不漏去此土即可田矣（土鬆則有用處何必水用）地內稍有石子不妨農事如

是純沙。則不可用也。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八

土宜

水利四

耿橘大興水利申 竊照東南之難。在賦稅。而賦稅之所出與民生之所養。全在水利。蓄潴泄有法。則旱澇無患。而年穀每登。國賦不虧也。計常熟縣民間田租之入。最上每畝不過一石二斗。而實入之數。不過一石。乃糧之重者。每畝至三斗二升。而實費之數。殆逾四斗。是什四之賦矣。以故爲我民者。一遇小小水旱。輙流散四方。逋負動以數萬計。惟有水利大興。俾歲時無害。爲今日救時之急務。矧本縣坐落江海之交。潮汐三面而至。且居蘇常諸府下流。諸湖水由此入海。其水之利害。視他處爲尤鉅。而其經理爲尤急也。卑職以其暇日。單騎輕舠。遍歷川原。進諸父老。講求水利之故。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瀹障排之方。大小緩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規。官帑補助之則。經費量度之法。催督考驗之術。一一條畫。著爲圖說。以至區里利害之殊。土性肥瘠之異。錢糧輕重之等。田野荒熟之故。風俗淳澆之由。形勢險夷之辨。無不備具。務紓百世之計。諒期垂　方之永利。爲此將查歷過通縣河圩形勢。繪圖貼說。造冊具申。

開河法凡九條

一照田起夫量工給食。

宋臣范仲淹曰。荒歉之歲。召民爲役。日以五升。因而賑濟。徐光啓曰。此宋時斗斛也。幸勿慮多。蓋老成長慮之見如此、常熟民素驕侈。僱趁之人頗少。況挑河非重其直不應。故莫善于照田起夫量工給銀之法。然照田起夫亦難言矣。說者謂有近水利者、遠水利者、不得水利者、及田止十畝以下者。分爲四等。除十畝以下者免役外。餘以三等爲伸縮。蓋往年之役如此。職深以爲不然。本縣之田。未有不藉水而成者。但河有枝幹之殊。水有大小之異耳。水大者則當施瀦蓄之法、水小者則當施疏鑿之方。彼幹河引江湖之水。而枝河非引幹河之水者乎。田近幹河者

稱利矣。田近枝河者。非幹河之利乎。若必爲四等之說。則奸戶積書、滕朧作弊、上戶那而爲中戶。中戶那而爲下戶。近利那而爲遠利。遠利那而爲不得利。而問少思弱之族。反差重役。如小民之偏苦何。故開河必觀水勢所向。應用某區某圖之民。必無論大戶小戶。通融驗派。然後于法均。于事便。于民無擾耳。派夫之法。先將黄冊。查明該區該圖坐圩田地總數。隨令里書將業戶一一註明。然後通融算派某河應役田若干畝。每田若干畝、坐夫一名。田多者領夫、田少者湊補足數。名曰協夫。其明坍江板荒田地俱豁免、如此貧富適均、衆擎易舉

一水利不論優免。

濬河以備旱澇。使轉輸也、論田而士夫之田多於小民、論河而灌運之利、當亦多於小民、故同心協力、舉地方之大利。在士夫原有此意矣、職客歲開濬福山河、以此意白之本縣士夫。士夫咸各樂從。興工之日、倡率鼓舞。工反先於百姓。而百姓蒸蒸、無不子來趨事。爭先恐後。已有成績矣。今後凡濬河築岸之事。必如往規。庶勞逸均而上下悅服也。

一准水面算土方多寡。分工次難易。

開河之法。其說甚難。均是河也。中間不無淤塞深淺之殊。地形亦有高下凹凸之異、而土方之多寡工次之難易。必有判焉不相同者。宋臣郟僑云、以地面爲丈尺。不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必不可得。須於勘河之時。先行分段編號算土之法。若本河有水。即沿河點水。有深淺不同之處、差一尺者。即另爲一段。假如通河水深一尺。而有深二尺者。即易段也。深三尺者、又易段也。深四尺者。極易段也、深與議開尺寸等者。免挑段也。倘做此。各立椿編號以記之。隨令精算者逐段計算土方。其法每土四傍上下各一丈爲一方。每方計土一千尺。假如本河議開面闊五丈。底闊三丈。水面下開深五尺。每長一丈。該土二十方。徐光啓曰。誤算矣。然不言總深。亦難算其實數。假若原深一丈。而加深廣五尺。該土三方又八百尺也。假若不論原深。以此權識應開實土。則

有水一尺者實開土一方又五百二十尺也有水二尺者實開土一方零八十尺也有水三尺者開土六百八十尺也有水四尺者開土三百二十尺也又如某段水深一尺該空土方四分實開土一方六分為難工某段水深二尺該空土方八分實開一方二分為易工三尺四尺五尺倣此遞倣此若本河無水即督夫先于中心挑一水線深廣各三尺或二尺務要徹頭徹尾一脉通流却于水面上丈量露出餘土有厚薄不同之處差一尺者另為一段假如通河皆餘土一尺而有餘二尺者即難段也餘三尺者又難段也餘四尺者大難段也餘五尺者極難段也立樁編戶算土如前法但此乃計水上之土而水下應挑之土可一律齊矣然後通算本河該實開土若干方兩旁得利田若干畝起夫若干名每夫該土若干方分工定宕第從土方土少者宕長土多者宕短齊土方不齊丈尺而後夫役為至均河形為至平也

附打水線法

水線至平也而人心不平奸巧百出如三十三年開福山塘打水線十數日不成管工官皆不知職既識破其術隨設法五里委一官官各乘馬一里委一皂皂各飛奔如是往來不停看其水線不合陰阻乃一日而成奸巧立破何以故渠功少者於水線中暗藏小壩官來則暫決之過則壩住雖土高無水之地而兩頭藏壩中間水可不絕此奸不破高低不明水線為虛何以知其然也陰壩初決者其水流動不然者其水靜定也

一分工定宕

難易有號矣土方有數矣而夫役之來道里遠近不同市野食宿異便而土性亦有緊漫堅散之殊崖岸不無險夷高下之別強者奸者於此爭利焉懦無術以處之亦非盡善之道也然此不可為之河濱宜先為之於堂上查照匯圖遠近自頭至尾算定丈尺捱定工次要令遠近適中一一明註此工簿內用印發各千百長照簿豎立夫樁一定不移庶紛爭之擾可免而亦無作奸之處矣第初時量河最要的確臨期分宕務秉至公不則

吏書虛報丈尺而實尅夫價者有矣強梁之徒夫多宕少者亦有矣大都正官能一親行自無此弊

一堆土法

夫役偷安類於近便岸上拋土不思老岸平坦一遇天雨淋漓此土隨水流入河心縱挑修塞徒費錢糧徒勞工夫亦竟何益必于河岸平坦之處務令遠挑二十步之外照魚鱗法層層散堆若有頑夫就便亂拋者重究若有古岸高出田上者即挑土岸內相幫以固子岸亦可其平岸之處不得援此為例若岸有缺圮之處即宜挑土補塞築成高岸挑成一層堅築一番層層而上岸必堅牢一舉兩得不可姑置岸上待後日築之後來日

久人玩。貽害河道不小也。若田中有淺渴。或原因取土致日深陷者。即用河土填平。若岸邊有民房有圓亭逼近。不便挑土者。即令業戶自定樁笆於房園邊旋築成岸。亦兩利之道也。若河狹則不可耳。

一考工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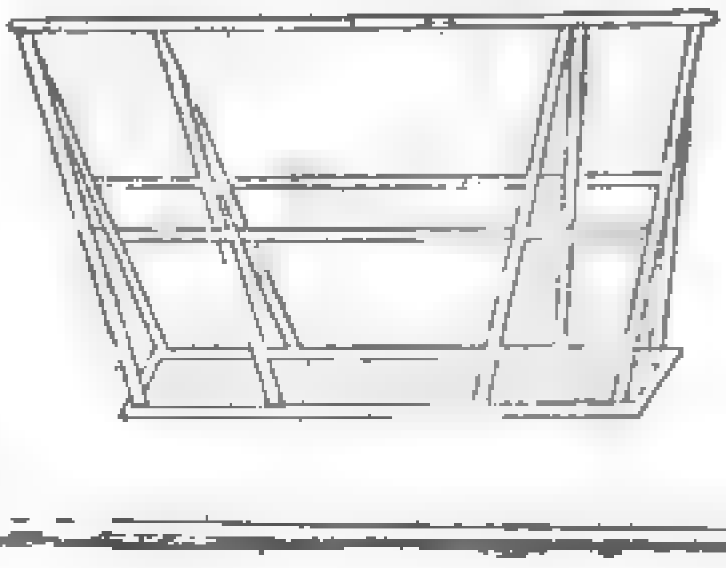
金藻水學曰。勤省視者。官廉能也。或不省視。與無廉能同。省視不賞罰。與不省視同。賞罰不繼續。與不賞罰同。職亦曰廉能矣。省視矣。賞罰矣。繼續矣。而無考驗之法。與不廉能不省視不賞罰不繼續同。夫考工之法。先必立信樁樣樁。以防其奸僞。樣樁者。用木橛刻畫尺寸。與應濬尺寸同。信樁則一木橛可已。法于號段既定之後

每段將畫尺木橛釘入河心。與水面平。本河無水者。與水線之水面平。俗所謂水平樁是也。俟開方之後。以此橛為準。蓋橛露一尺。則工滿一尺矣。故曰樣樁。却將一橛書明號段。直對樣樁。釘入兩岸老土。深與岸平。名曰信樁。此樁四旁封識老岸數尺。不許拋土鎮壓。致難認記。另具直丈竿一條。丈簣一條。立竿樣樁之頂。找簣信樁之上。以量虛河深淺。如簣在竿十尺上。則虛河深十尺矣。必十尺以下。所有尺寸。乃算實工。虛河尺丈。籍而藏之。夫役認宕時。又各立小樁。書某字第幾號。某千長下百長某分管領夫協夫某應濬長若干。名曰夫樁。又按仰月形三濶丈尺之數。為橫丈竿三條。俱畫尺寸。做成木輪車架。此三竿每查工之日。必攜籍持竿找簣架車而往。先稽號樁而知其宕之長短。即據信樁樣樁找簣豎竿而得其工之淺深。工完之後。沿河推運三竿車而驗其工之濶狹。勤惰在目。賞罰必加。而後人力齊工不虛耳。必信樁者。慮樣樁之上下其手也。又慮老岸之僞增其高也。驗老岸。驗信樁。驗樣樁。驗三竿車。而後僞無容矣。迨工完之後。復打水線以驗之。有淤滯處。隨令復濬。務求線道通流。方可決壩放水。其或濬深水多。打水線不便。則于放水之後。用木鵝沿河較驗。木鵝者。用直木一條。長與河深平。鐵裹其下。端隨濬過尺寸處。拴繫長繩。兩岸拽之。直立水中。循水面而進。遇鵝仆處。則

土高水淺處也。將該管千百長究治。仍令撈泥。務如原議分數。須木鵝通行無滯。然後為完工矣。

附輪竿式

此仰月形也。面腹底三濶。乃可以滿載水。而又經久。若止用面底二濶。斜坡而下。是曰斧形。易於傾圮。若上下同濶。是曰筐形。更易圮矣。



一分管員役

諺曰寧管千軍莫管一夫言無紀律而難御也故督責之法必自下而上由小及大則工程易起故每宕百丈必用百長一名分催千丈必用千長一名督催然此役須點該區田多大戸充之蓋大戸必愛惜身家又衆所推服令此輩各照佔地千長立一小旗一大椿百長立一小椿各書應管丈尺分數千長催百長百長催小夫而水利官又專督千百長責任攸分大小相屬然後與職不時親詣稽查考其工次別其勤惰量加賞罰卽頑猾之民亦不得不盡其力矣

附用千百長法

千百長非身家才幹兼全者不能服衆邇來照拧尖而點用十得八九乃法立弊生區書將大戸田花分類小戸於冊首點者半係小戸除將該書枷號外其千長多用該區公正不足則令公正舉報乃参之拧尖始稱得人得人而工不難完矣

一立章程賞勤罰惰以示鼓舞

號段定矣宕認夫集矣催督有人矣然衆力難齊衆心難一不有以約之則勤者何所勸而惰者無以懲將使勤而爲惰矣今定一河工比簿每十日親查一次是爲一限假如本河自水面而下應開深五尺則第一限要見工二尺爲浮泥易做也二限黄泥難做要見功一尺五寸三限通完深濶如式工大者亦以此法寛立期限凡比工每百長管百夫就以十夫爲一分千長管十百長就以一百長爲一分又立一賞功單如依限如式開完者卽給一功單日後遇有過犯許齎單贖罪以示勸其有奸頑惰功者卽查千百長該管十分中一分不及限者責各小夫二分不及限者並責百長三分不及限者並責千長以示懲應章程既立賞罰明而民自鼓舞莫敢欺延矣

附比簿式

都

領夫　田

協夫　田

共實熟田

算派　夫　應開土方

今派　字　號歸見　尺寸　工分

算該開河　丈

初限　日開深　尺開濶　尺堆土離河　丈　尺

月　日起至　日止

二限　日開深　尺開濶　尺堆土離河　丈　尺

月　日起至　日止

三限　日開深　尺開濶　尺堆土離河　丈　尺

月　日起至　日止

附功單式

水利功單

某縣為給發功單以昭勸懲事照得本縣低區凡業田多被淹腐實皆因水道之不通至每年當前雨之候每遇霖潦雨積無從水洩為民之累安望生殖以收修了疏濬不惜勞瘁俾居民身勸於不體利慶茲顧特置功單俾有消築如式早完工者以誌功單也以過有過犯許免處隨罪決不爽示須至單者

右給付　　收執

年　月　日給

縣　字　號

一幹河甫畢刻期齊濬枝河。

凡田附幹河者少。而附枝河者多。蓋河有枝猶樹之樹焉。千百枝皆附一幹而生。是幹為重矣。然枝與開花結子。功在于枝。不可忽也。彼枝河切近圩垣。灌溉之益所關匪細。若濬幹河而不濬枝河。則枝河反高。水勢難以逆上。而幹河兩旁所及有限。枝河所經之多。仍成荒棄。卽幹河之水。又焉用之。法當于幹河半工之時。卽當官料理枝河。責令各枝河得利業戶。俱照田論工。一齊並舉。仍責令該枝河千百長催督。務要先期料理停妥。俟幹河工完之日。先放各枝河水。放畢。隨於各枝河口築一小壩。俟小壩成。然後決大壩而放河水。其下之次第如此。蓋濬幹河時。凡幹河水悉放之枝河。而後人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之水悉歸之幹河。而後衆小工易成。況枝河高。幹河低。不過一決之力。若先放洩水。則方濬之初。水勢必大。此時枝河不能直入。必假車戽。勞費鉅矣。濬河者往往於幹河告成之後。心懈力疲。置枝河於不問。為民者亦曰姑俟異日也。而前工荒矣。蓋機不可失。而勞不可辭。其工之始終又如此。幹河之大者。量給官銀。枝河則專用民力焉。

徐光啟旱田用水疏　謂欲論財計。先當辨何者謂財。唐宋之所謂財者緡錢耳。今世之所謂財者銀耳。是皆財之權也。非財也。古聖王所謂財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

也。若以銀錢為財。則銀錢多。將遂富乎。是在一家則可。通天下而論。甚未然也。銀錢愈多。粟帛將愈貴。困乏將愈甚矣。故前代數世之後。每患財乏者。非乏銀錢也。承平久。生聚多。人多而又不能多生穀也。其不能多生穀者。土力不盡也。土力不盡者。水利不修也。能用水不獨救旱。亦可弭旱。灌溉有法。滋潤無方。此救旱也。均水田間。水土相得。興雲歊霧。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能用水不獨救潦。亦可弭潦。疏理節宜。可蓄可洩。此救潦也。地氣越發。既有時雨。必有時暘。此弭潦也。不獨此也。三夏之月。大雨時行。正農田用水之候。若偏地耕墾。溝洫縱橫。播水于中。資其灌溉。必減大川之水。先臣周用曰。使天

下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也，是可損決溢之患也。故用水一利，能違數害，調燮陰陽，此其大者。不然，神禹之功，僅抑洪水而已。抑洪水之事，則決九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而已。何以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舉而萬事畢乎。用水之術，不過五法，盡此五法，加以智者神而明之。變而通之，田之不得水者寡矣。水之不為田用者亦寡矣。用水而生穀多，穀多而以銀錢為之權。當今之世，銀方日增而不減，錢可日出而不窮。又以宋臣李綱所言，節用救弊，覈實開闔，貿遷諸法，設誠而致行之，不加賦而國用足，豈虛言也哉。謹條例如左。

一用水之源。源者，水之本也，泉也。泉之別，為山下出泉，

為平地仰泉，用法有六。

其一，源來處高於田，則溝引之。溝引者，於上源開溝，引水平行，令自入於田。諺曰：水行百丈過墻頭，源高之謂也。但須測量有法，即數里之外，當知其高下尺寸之數。不然，溝成而水不至，為虛費矣。

其二，溪澗傍田而卑於田，急則激之，緩則車升之。激者，因水流之湍急，用龍骨翻車、龍尾車、筒車之屬，以水力轉器，以器轉水，升入於田也。車升者，水流既緩，不能轉器，則以人力、畜力、風力運轉其器，以器轉水入於田也。

其三，源之來甚高於田，則為梯田以遞受之。梯田者，泉在山上，山腹之間，有土尋丈以上，即治為田，節級受水，自上而下，入於江河也。

其四，溪澗遠田而卑於田，緩則開河導水而車升之，急者或激水而導引之。開河者，從溪澗開河，引水至其田側，用前車升之法，入於田也。激水者，用前激法，起水於岸，開溝入田也。

其五，泉在於此，用在於彼，中有溪澗隔焉，則跨澗為槽而引之。為槽者，自此岸達於彼岸，令不入溪澗之中也。

其六，平地仰泉，盛則疏通而用之，微則為池塘於其側，積而用之。為池塘而復易竭者，築土椎泥以實之，

甚則為水庫以畜之。平地仰泉，泉之瀵湧上出者也。築土者，杵築其底。椎泥者，以椎椎底作孔，膠泥實之，皆令勿漏也。水庫者，以石砂瓦屑和石灰為劑，塗池塘之底及四旁而築之，平之，如是者三，令涓滴不漏也。此蓄水之第一法也。

用水之流。流者，水之枝也，川也。川之別，大者為江為河，小者為塘浦涇浜港汊沽瀝之屬也。用法有七。

其一，江河傍田，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之。疏導者，江南之法，十里一縱浦，五里一橫塘，縱橫脈散，勤勤疏濬，無地無水，此井田之遺意。宋人有言：塘浦欲深闊，謂此也。

其二江河之流自非盈涸無常者為之牐與壩壅而分之為渠疏而引之以入於田田高則車升之其下流復為之牐壩以合於江河欲盈則上開下閉而蓄之欲減則上閉下開而洩之職所見寧夏之前衛川之北黃河之水鑿為唐來漢延諸渠依此法用之數百里間灌溉之利纖悉無遺寧城絕塞城中之人家臨渠水前賢之迹可驗矣因此推之海內大川倣此為之當享其利濟亦孔多也

其三塘浦涇浜之屬近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之

其四江河塘浦之水溢入於田則堤岸以衛之堤岸

之田而積水其中則車升出之堤岸者以禦水使不入也大則為黃河之埽小則為江南之圩宋人有言堤岸欲高厚謂此也車升出之者去水而為稻稻或已穫而去其水使不沒也

其五江河塘浦源高而流卑易涸也則於下流之處多為牐以節宣之旱則盡閉以留之潦則盡開以洩之小旱潦則斟酌開閤之為水則以準之水則者為水平之碑置之水中刻識其上知田間深淺之數因知牐門啟閉之宜也浙之寧波紹興此法為詳他山鄉所宜則倣也

其六江河之中洲渚而可田者堤以固之渠以引之牐壩以節宣之

其七流水之入於海而迎得潮汐者得淡水迎而用之得鹽水牐壩遏之以留上源之淡水職所見迎淡水而用之者江南盡然遏鹹而留淡者獨寧紹有之也

一用水之瀦瀦者水之積也其名為湖為蕩為澤為沜為海為陂為泊也用瀦之法有六

其一湖蕩之傍田者田高則車升之田低則堤岸以固之有水車升而出之欲得水決堤引之湖蕩而遠於田者疏導而車升之此數者與用流之法畧相似也

其二湖蕩有源而易盈易涸可為害可為利者疏導以洩之牐壩以節宣之疏導者懼盈而溢也節宣者損益隨時資灌溉也宋人有言牐竇欲多廣謂此也

其三湖蕩之上不能來者疏而來之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來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且資其利也吳之震澤受宣歙之水又從三江百瀆注之於海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

其四湖蕩之洲渚可田者隄以固之

其五湖蕩之瀦太廣而害於下流者從其上源分之江南五堰分震澤以入江是也

其六湖蕩之易盈易涸者當其涸時際水而藝之麥

藝麥以秋秋必涸也不涸於秋必涸於冬則藝春麥春旱則引水灌之所以然者麥秋以前無大水無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稔也

一用水之委委者水之末也海也海之用為潮汐為島嶼為沙洲也用法有四

其一海潮之淡可灌者迎而車升之易涸則池塘以蓄之閘壩堤堰以留之海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返之則淡禹貢所謂逆河也

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墊屢煩濬治者則為牐為壩為竇以遏渾潮而節宣之此江南舊法宋元人治所用百年來盡廢矣近并濬治亦廢矣乃田賦則十倍

宋元民貧財盡以此故也其濬治之法則宋人之言曰急流擾乘緩流撈剪淤泥盤吊平陸開挑今之治水者宜兼用之也

其三島嶼而可田有泉者疏引之無泉者為池塘井庫之屬以灌之

其四海中之洲渚多可灌又多近於江河而迎得淡水也則為渠以引之為池塘以蓄之

一作原作瀦以用水作原者井也作瀦者池塘水庫也高山平原與水違行澤所不至開挑無施其力故以人力作之鑿井及泉猶夫泉也為池塘水庫受雨雪之水而瀦焉猶夫瀦也高山平原水利之所窮也惟井可以救之池塘水庫皆井之屬故易井之彖稱井養而不窮也作之之法有五

其一實地高無水掘深數尺而得水者為池塘以蓄雨雪之水而車升之此山原所通用江南海壖數十畝一環池深丈以上圩小而水多者良田也

其二池塘無水脈而易乾者築底椎泥以實之

其三掘土深丈以上而得水者為井以汲之此法北土甚多特以灌畦種菜近河南及真定諸府大作井以灌田旱年甚獲其利宜廣推行之也井有石井甎井木井柳井葦井竹井土井則視土脈之虛實縱橫及地產所有也其起法有桔槔有轆轤有龍骨木斗

有恒升筒用人用畜高山曠野或用風輪也

其四井深數丈以上難汲而易竭者為水庫以畜雨雪之水他方之井深不過一二丈秦晉厥田上上則有數十丈者亦有掘深而得鹹水者其為池塘為淺井亦築土椎泥而水留不久不若水庫之涓滴不漏千百年不漏也

其五實地之曠者與其力不能為井為水庫者望幸於雨則歉多而稔少宜令其人多種木種木者用水不多灌溉為易水旱蝗不能全傷之既成之後或取果或取葉或取材或取藥不得已而擇取其落葉根皮聊可延旦夕之命雖復荒歲民猶戀此不忍遽去

也語曰木奴千無凶年

本朝怡賢親王敬陳水利疏竊直隸之水總會於天津以達於海其經流有三自北來者曰白河自南來者曰衛河而淀池之水貫乎白衛二河之間是爲淀河白衛爲漕艘要津邇年以來白河安瀾無泛溢之虞衛河發源河南輝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汶河合流東下河身陡峻勢如建瓴不免沖潰泛溢查滄州之南有磚河青縣之南有興濟河乃分減衛水之故道又靜海縣之權家口直接寬河東趨白塘口入海俱應就現在河形逐段開疏築壩減水白塘口入海之處舊有石閘二座磚河興濟河之委應開直河一道歸併白塘出口澇則開閘

放水可殺運河之漲而河東一帶積澇亦得藉以消洩旱則引流灌溉溝洫通而水利溥滄青靜海天津數百里斥鹵之地盡爲膏腴之壤矣至東西二淀跨雄霸等十餘州縣廣袤百餘里畿內六十餘河之水會於西淀經霸州之苑家口會同河合于牙河定二河之水滙爲東淀蓋衆河之所瀦蓄也故治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之尚能存水者均應疏濬深廣併多開引河其已爲田者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經緯條貫脈絡交通洩而不竭蓄而不盈而後圩田種稻旱澇有備魚鱉蜃蛤萑蒲之生息日滋小民享淀池之利不煩督責而淀常治矣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子牙爲滹漳下流清濁

二漳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會流經廣平正定與滹沱滏陽大陸之水會焉天津歸海之水以子牙爲正流其餘諸水附之以達於海今河身高墊支港堙塞旁分不沖不泛考任邱舊志子牙下流有清河夾河月河皆分子牙之流同趨於淀宜尋求故道開決分注以緩奔放之勢永定河俗名渾河其源本不甚大緣水濁泥多淤高必決其流既改故道遂湮應於每年水退後挖去淤泥俾現在河形不致淤高庶保將來不復遷徙二河出口俱在東淀之西淀之淤塞實由於此臣等面奉

上諭令引渾河別開一道今應自柳岔口引渾河稍北遶王慶坨之東北入淀子牙河現由王家口分爲二股今

應障其西流約束歸一兩河各依南北岸分道東流仍於淀內築堤使河自河而淀自淀河身務須深濬常使淀水高於河水仍臨時挑濬毋令淤塞二河之濁流自不能爲患而萬派之朝宗可得安瀾矣再各處隄防應俟水退之後照舊修築其大小澱淀俱可以圩田種樹如此之處不少統俟來春查明具奏

怡賢親王敬陳畿輔西南水利疏京西一帶諸山實維太行之麓水勢因之趨朝宗而左懸故自西北山而下者皆東南會於兩淀自西南山而下者皆東北會於大陸二泊兩道分流畢由東淀並直沽入海則是今日所歷諸河即去冬查勘畿南河淀之上流也謹將勘過情

形升開挖疏引。措置水田事宜。敬陳之。蓋溝以西諸水拒馬其鉅流也。發源山西廣昌之淶山。東流至房山鐵鎖崖。分爲二派。一派東入涿州。一派南入淶水。合流而爲白溝河。他若馬頭河牤牛河胡良河。皆入焉。馬頭牤牛二河。均灘資其灌漑。惟胡良所經地稱膏腴。溝渠圩岸。宛若江南。擴而廣之。房涿之間。皆稻鄉也。涿水一派石亭赤土樓村。秔稻最盛。而房之張坊至駱家庄。涿之高村及城之西北一路。分渠引流。具有條理。又有王家庄茂林庄毛家屯等村。溝渠現存。改爲旱田者。約百餘頃。土人以水源微弱爲辭。此河下流爲白溝。水勢甚盛。未有下流盛而上源微者。今應於房山鐵鎖崖分流之

處。深溝側注。以均其來。白溝之上。相地建閘。以節其去。不惟王家茂林等處之百餘頃復爲水田。卽河流所經之定興新城等縣。亦沾溉灌之利矣。

拒馬之南爲三易水。曰濡曰武曰雹。濡水出州北之窮獨山。西折而南入定興。與淶水合流。源泉入焉。源泉皆有石塘。乃汲水開渠之遺址。當時近水皆稻梁。遶城皆芰荷。今皆荒廢。所應修復。武水出武峯嶺。流繞定興合濡水而歸河陽渡。雹水出石猷崗。流經安肅。入安州之依城河。三水具挾源泉分流疏渠。其勢甚便。鍾家庄唐湖川鹽臺陂。民皆藝稻。是在因地擴充。務使水無遺利。雹水之南曰徐水。來自五迴嶺。經滿城至安肅而曹水會焉。合一畝方順龍泉諸水。匯爲依城河。餘小泉以百數。水源盛而水饒。疏而引之。不可勝用也

滱水發源山西之靈邱山。倒馬關入唐縣爲唐河。橫水自西北來會。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之鎮里高門。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復來會之。王耕張謙等村。傍河皆有岸。應推廣以極水力所得稻田難以頃計矣。

唐河之南有沙河。來自山西之繁峙。入曲陽界合平陽河。南流阜平。當城胭脂二河。行唐之郜河咸會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經自樂歷定州沿流多資灌溉。他如阜平之崔家庄。行唐之龍岡甘泉河新樂之何家庄浴河俱

有水田而泉渠頗多堙廢。循行疏濬。所獲尤多。

沙河之南有滋河。源出山西枚回山。經靈壽人行唐之張茂村伏爲至無極南孟社而復出。疏鑿成渠。皆天然水利也。以上諸水盡攝於西淀。自此而南。水之載在圖經者。惟滹沱最大。發源山西繁峙之泰戲山。由雁門入直隸之平山界。冶河綿曼等水皆入焉。冶河源自山西平定州松嶺。流至平山。初不與滹水相合。自二水合流而滹沱之勢遂猛。屢弃潰爲眞定害。冶之故道本與汶合。今應於入滹之處塞而斷之。循其故流。加以挖濬引入汶河。則滹沱之猛可減。

汶河發源獲鹿之蓮花營沿北村二泉。其源頗有堙塞。

至欒城合北沙河而流始大澆溉甚資但苦岸高難以
升引應作墑以蓄之溝洫縱橫俱可通流水漲則決堤
以洩此萬全之利也滏河下流自寧晉入泊舊有石閘
三座遺跡尚存現今兩岸居民尚用水以澆麥其爲
水利之用亦可想見矣
滏河以南諸水自贊皇來者有槐水有午水自臨城來
者有泲水泥河泜河沙河自內邱來者有李陽河七里
河小馬河柳河或名在而跡已湮或源存而流已徙然
石橋猶在斷碣猶存前人洩澇歸泊之路今皆任民耕
種以致山川暴下瀰漫四野貪尺寸之利貽害無窮今
已委員查勘酌量疏通令漫水有歸田疇不受其害小

柳河之東爲聖女河泉從地湧引流可田南爲白馬河
居民建閘溉田下流遂湮水漲之時以鄰爲壑故亂之
聖女南之牛尾二河俱被其衝突爲任邑害今應濬入
泊之路嚴明閘之禁害去而利乃可興矣
又南爲百泉河出邢臺之風門山歷南和等處有閘十
三座溉田數百頃而任縣不沾一勺之潤今應立法均
利自下而上各以三日爲期則沿流一帶皆水田也但
河身尚隘宜展而倍之
百泉之南爲野河源出邢臺之西山下入沙河沙河源
出山西遼州之潤水至沙河縣分爲二支一流至任縣
爲澧河一流至南和爲乾河抵任縣合洺河沙河縣之
普潤閘溉田四十餘頃洺河亦發源於遼州入直隸與
沙河合近年常苦涸竭若引滏陽之水假沙洺之道兩
河之間俱可沾其浸溉
滏陽河諸水之鉅流也源出河南磁州之神麕山至邯
鄲會洺沁二水至寧晉貫大泊而出抵冀州與滹沱水
合所經之處疏渠灌稻元郭守敬曾言可灌田三千頃
明建惠民等八閘民以殷富近爲磁州民築壩截流八
閘已廢其六今應照舊修復以上諸水入任縣泊者謂
之南泊入寧晉泊者謂之北泊二泊固諸河之委滙皆
禹貢大陸澤故地也
南泊舊注滏河自滹漳闘淤河高於泊難以議開惟谿

爪一河不足消全泊之漲今查穆家口河道原自通流
略加疏濬爲力無多北泊周圍百里地窪水深亦倚滏
河爲宣洩之路自滹沱南徙故道漸湮東注河身亦多
淺隘今應大加展挖務俾寬深如此則南泊之水歸穆
家口而咽喉已通北泊之水入滏陽河而尾閭亦快積
澇日消舊岸漸復涸出之地尚可以數計哉然後作小
堤以繞之多開斗門疏渠種稻則沮洳之場皆樂土也
惟滹沱一水源遠流長獨行赴海而善決善淤遷徙靡
常自古患之自去年北徙直趨束鹿奔軼四出官民請
疏入泊之道然此道本非正流淤已成平地旋加挖
掘工費甚繁今查有乾河一道係滹水入滏舊路自張

岔開挑六七里。便可直拔決河。從此改流。由焦岡而入淀水。沛然而東寧晉泊既遠淤壅之患。即東鹿深州等處。亦無沖潰之害矣。畿南州縣地方遼濶。臣等未及遍歷者。已遣効力人員悉心經理。即當酌量緩急次第興工。以仰副我
皇上愛養民生興修水利之至意可也。

怡賢親王敬陳京東水利疏。臣等歷看京東之水。若北河。若薊。若運以及永平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白河爲漕運要津。農田之蓄洩不與焉。然河西數十里內止有鳳河一道。別無行水之瀆。亦無瀦水之澤。一有雨潦。不但田廬淹浸。即運河堤岸亦宛在水中。查涼水河源

自京城西南由南苑出弘仁橋至張家灣入運。請於高各庄開河分流。循鳳河故道疏濬。由大河頭入。仍於分流之處。各建一閘。以時啟閉。庶積潦有歸。且可沾溉田疇矣。運河之東則香河。其下爲寶坻。沿河堤岸坍頹。應飭修築。并於牛牧屯以上。斜築長堤。以障東溢。再通州烟郊以南之水。皆滙於窩頭。分爲二股。一股南入運河。一股東流經香河縣之吳村。滙於百家灣。入七里屯。迄於寶坻查七里屯以上。大半淤塞。地皆沙鹵。難以開鑿。若將南流一股。疏通深暢。則經流歸於運河。又夏店之箭杆河。經香河入寶坻之漷頭河。漫流入淀。應從溝頭疏濬。會七里屯之水。達於大河。水有攸歸。農田亦有利

爲寶坻西北。接壤薊州。薊州運河。自三台營會諸山之水。東南至寶邑會白龍港。又南經玉田豐潤合運水達海。河身深濶。源遠流長。棄之則害。用之則利。請先築河堤。務須高厚。然後於下倉以南建石橋。空下開水。升注兩岸。以資灌溉。多開溝渠。行近而遠。縱橫貫注。用之不乏矣。運水發源遵安之泉庄。委折蛇行。土人有三灣六曲之稱。河道狹而堤堰卑。東決則淹豐潤。西決則淹玉田。應於劉欽莊王木匠庄。各開直河一道。舊流亦無令壅塞。俾得兩處分瀉。可無沖決之患。至沿河一帶。建閘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土人動言運水湍急爲患。不知敗稼之洪濤。即長稼之膏澤。現在近河居民。引流種

菜。千畦百隴。在在皆然。曾未見利於圃而不利於農者也。玉田本屬稻鄉。藍泉河出藍山。西南流入薊運。次河瀦水爲湖。伏秋水發。一望瀰漫。應將河身疏通。添廣泉以堤防西北。另開小河一道。引水入河下流。使湖無泛溢。而河得安瀾。仍於曲河頭建閘開溝。引水繞東湖而南。湖內外田地。均沾灌溉。再於湖心最下之處。另爲水櫃。以濟泉水之不足。其利可以萬全。又泉河發源小泉山。東流會孟家泉暖泉。達於薊運河。現在引流種稻。所當搜瀹泉源。多方宣布。以廣水利者也。豐潤負山帶水湧地成泉。疏流導河。隨取而足。如城東之天宮寺牛鹿山鐵城坎。以及沿河泊淀之處。可種稻田數百畝。多至

千餘畝而止。縣南接連大泊。一帶平疇窪下。皆瀦水。有王家河沙河龍堂灣泥河共四道。春夏不涸。而田畝不沾其利。爲可惜也。應請濬其源。疏其流。築圍以瀦之。堤以蓄之。東北引陡河爲大渠。橫貫四河中間。分流灌溉。溢瀠洄。宜布數十里內。取之左右。皆逢其源。而泊內多可耕之田矣。陡河自灤州之館山東流。繞縣境而南。旁河村庄日上稻地。下稻地。南日官渠。蓋昔年圩田種稻之地。遺趾尚存。若沿河堅築隄防。多設塲閘。以時蓄洩。疆理一循舊跡。不勞區畫。而兩岸良田。不可數計。至板橋狼窩舖等處。東連榛子鎭。一帶流泉。大躲入灤州境。灤河洶湧奔流。推壅沙石。既不可束以隄防。亦難以資

灌溉。然各屬支流。藉以灌輸。故少漫溢之患。而渦涇皆農田之資。灤州近城之別故河。淤塞漫流。數十年矣。茲若照舊疏濬。不惟城闉不受侵嚙。而西南貿郭之田。皆收浸潤之利。城南則有龍溪。出五子山東。卽清河之源。城西則有沂河。出片石山。南折而東。又轉而南。二河之間。地勢平衍。土岡環之。東南一望無際。皆可播流而溉也。西南則游觀庄之靳家黃坨河。引泉可田。南則稻河吳家龍堂等處。引河可田。西北則白沙河驛之東。榛子鎭之西。龍溪黃崖𤇴會於牤牛河。經雙橋而圍山瀑水入之。流清而駛。地平而潤。沿岸一帶。建塲開溝。無處非水耕火耨之地矣。灤州之北。爲遷安城。北徐流營。湧出

王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㵾河。盤姑河泉河與灤河相接。龍王廟之泉頭流爲三里河。雖十里橋而南。夾河皆可田。黃山之麓。一泓湛然。雖入不泄。溭河自出。自泉庄至新集。地與水平。播之可種稻田百餘頃。盧龍縣北之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漫溢四出。至張家莊一帶。皆可挹取。爲樹藝之利。京東土壤。膏腴甲於天下。臣等勘過情形。大槩如此。惟是工程浩大。地方遼濶。隨宜酌量。容有變通之處。統俟工完。彙齊造冊。

蔡天顏請浚孟河白茆河疏 臣前疏請浚白茆港孟瀆河福山港三丈浦黃四港申港包港安港西港七丫等

處籌。既鑒上年之奇旱。預料今年之大澇。從長籌畫。實非泛言。雖部議未邀。卽允。然關切地方民事。豈容緩圖。臣再四籌畫。先擇其不易而最急者。若七丫一帶。業已勸民濬濬淤沙。通崇明之運道。福山港三丈浦通恩民自願分役疏通。再如黃四申包安西等港。另行酌量緩急。多方設法。次第興舉外。惟是常熟之白茆港。係蘇常諸水東北出江第一要河。自明季失修。湮塞成陸。旱則潮汐不通。澇則宜洩無路。若此港一通。不惟常熟水旱無虞。卽崑山長洲太倉無錫江陰。無不共沾其利。又武進之孟瀆河。係常鎭諸水歸江要道。凡常溧西北諸水。競趨東南。則流注於宜興金壇。直輸減於丹陽武進。惟

看孟河一口出江。今亦年久失修。河身壅積。武進以西丹陽以東宜興金壇以北諸水歸江詔道。於是水旱並災。人力難施矣。此兩河者蓄洩之利。等於劉淞。淤塞之形。亦不亞於劉淞。今劉淞疏通。蘇松常資其益者甚鉅。白茆孟河淤塞。蘇常鎮被其害者亦復不小。此臣身在[illegible]擊親切日夜籌畫而不敢忽者也。是以分委道員[illegible]飭各該道請照劉淞事例。先動正招濟工。不惟水利克修。現在望賑饑民。得以赴工趁食。不設賑而民已全活。數善備焉。

總漕桑格等覆勘疏

臣等會勘得下河各州縣地方。歷被水災。皆緣上源受水之處甚多而洩水入海之處甚少。兼之各邑通水故道。俱多淤澱。以致泛濫橫溢。成此積水之患也。今欲救此災黎。舍開濬故道。多分水勢之法。別無善策。是以前疏內議修芒稻河者。欲分高郵邵伯兩湖之水入江。使不至下河也。議挑曹家溝楊家溝七節橋者。係開通高郵邵伯兩湖淤塞之水路。使通芒稻河於下江也。議挑車兒埠之滔子河者。欲使泰州所受之水。由苦水洋入海也。議挑澗河者。欲分運河之水。流於澗河。由射陽湖下海。使不至高郵也。議挑海陵溪者。欲使高郵所受之水。通岡門下海也。議挑車路白塗海溝三河者。欲使興化所受之水。由丁溪草堰白駒入海也。議挑蝦鬚二溝及梁河并滕龍西首淤塞之射陽湖者。欲使高寶與泰盥山等處之水。俱由廟灣下海。此海口為下河最窪最寬之地。洩各處上流之水。尤為宜暢也。今臣細加覆勘。與前無異。目今水勢汪洋。民間被淹田地。多未涸出者。皆由水道澱塞不通之故。若使挑濬之工一舉。水循故道。下流歸海。田地自然涸出。實為大有益於生民。

欽定授時通考

穀種卷一
彙考
嘉禾瑞穀瑞麥
穀種卷二
稻
穀種卷三
稻
穀種卷四
稻
穀種卷五
粱
稷
穀種卷六
黍
丹黍米
蜀黍
玉蜀黍
穀種卷七
粟
白粱米
秫

穀種卷八
麥
黑龍江麥
雀麥
燕麥
蕎麥
穀種卷九
豆
大豆
小豆
綠豆
白豆
穀種卷十
穭豆
豌豆
野豌豆
蠶豆
豇豆
紫豇豆
藊豆
山藊豆
刀豆

穀種卷十一

黎豆
山黧豆
山黑豆
苦馬豆
鹿藿
䝁豆
回回豆

穀種卷十二

麻
大麻
沙蓬米
亞麻
苘麻
稗 䅘子 䅗 東廧
薏苡

穀種

粟考

【詩豳風】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正義曰。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植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又曰。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重。後種先孰謂之穋。又曰。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粱之輩皆云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朱子集傳】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

【大雅誕降嘉種】

【傳】天降嘉種。【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疏曰。后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是天降嘉種也。【朱子集傳】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

【魯頌】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注】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大全】孔氏曰。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

【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注】鄭司農云。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元謂

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疏 元謂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者，以秫亦粟，與稷黏疎爲異，故去之。大麥所用處少，故亦去之。必知有粱苽者，下食醫云凡膳食之宜，有犬宜粟宜苽，故知有粱苽也。且前七穀之中，依月令麥屬東方，黍屬南方，麻屬西方，豆屬北方，稷屬中央，故知有黍稷麻豆麥。稻與小豆所用處多，故知有稻有小豆也。必知有大豆者，生民詩云藝之荏菽，荏菽大豆，后稷之所植，故知有大豆也。

又 疾醫以五穀五藥養其病。注 五穀麻黍稷麥豆也。疏 此依月令五方之數。

又 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

注 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

孟子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管子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

又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

范子計然曰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漢書食貨志 種穀必雜五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木。

又 董仲舒說上曰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說文 穀，續也。百穀之總名。又，嘉穀也。以二月而種，八月始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從木從𠂹省，𠂹象其穗。

又 禾之秀實爲稼，根節爲禾。

廣雅釋草 粢稻，其穗謂之禾。

小爾雅廣物 稾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

格物總論 穀種之美者也。其爲種也不一。考之前載，有言三穀者，粱稻菽是也。有言五穀者，麻黍稷麥菽是也。有言六穀者，稻黍稷粱麥苽是也。有言九穀者，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是也。有言百穀者，又包舉三穀各二十種者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有二十是也。蓋人食之則飽，不再食則飢，未有不資以爲生也。然不種則不生，不時則不獲。故古者重穀而務農焉。種以時而生以時，耕以時而穫以時。苗而秀，秀而實。昔春而種者子粒耳，秋而收者萬顆也。昔春而入土者升斗耳，秋而登場者倉箱也。國與民俱足，獨不在此乎。故聖王必貴五穀而賤金玉。

楊泉物理論 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農桑輯要 穀名考 五穀，禾麻菽麥豆也。周禮注又以麻黍稷麥豆爲五穀。

嘉禾瑞穀瑞麥

禮含文嘉：神農就田作耨，天應以嘉穀。

山海經：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有木禾。郭璞曰：穀類也。

後魏地形志：羊頭山下神農泉北，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處。

尚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傳：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

又：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傳：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

天下。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

白虎通：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穟，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穟，天下當和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獻白雉。

古今注：漢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光二年六月，九真言嘉禾生百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爾雅注：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二斛八斗。

吳志：黃龍三年夏，由拳野稻自生，改禾興縣。冬十月，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改元嘉禾。

晉起居注：武帝元帝世，嘉禾三生，共莖七穗。

魏書靈徵志：太祖天興二年七月，獲嘉禾於平城縣，異莖同穎。八月，廣寧送嘉禾一莖十一穗。平城南十里郊嘉禾一莖九穗，告於宗廟。

又：世祖神䴥二年七月，嘉禾生於魏郡安陽縣，三本同穎。

又：肅宗熙平二年八月，幽州獻嘉禾三本同穎。正光三年，肆州獻嘉禾一根生六穗。

又：孝靜帝天平四年八月，虞曹郎中司馬仲粲獻嘉禾，

一莖五穗。

宋書符瑞志：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嘉禾生藉田，一莖九穗，生華林園，百六十穗。二十四年七月乙卯，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二十五年六月壬寅，嘉禾旅生華林園，十株七百穗。壬子，嘉黍生藉田。孝武帝大明元年，嘉禾生清暑殿鴟尾中，一株六莖。

南齊書祥瑞志：武帝永明元年正月，新蔡郡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五穗。八月，新蔡縣獲嘉禾，二莖九穗，一莖七穗。十一月，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九穗。二年，梁郡睢陽縣界野田中獲嘉禾，一莖二十三穗。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四年五月辛卯，建康縣朔陰里生

嘉禾一莖十二穗。大同六年九月。始平太守崔碩表獻
嘉禾一莖十二穗。
〔大業拾遺錄〕七年九月。太原郡獻禾。一本三穗。長八尺。
穗長三尺五寸。大尺圍。芒穗皆紫色。鮮明可愛。有老人
年八十餘。以素木匣盛之。賜物三十段。勅授嘉禾縣令。
〔玉海〕唐武德元年六月。虞州獻嘉麥。一莖六穗。八月。永
州獻嘉禾。異畝同穎。二年七月。益州獻嘉禾。一莖六穗。
四年二月。肅州獻嘉禾。一莖五穎。貞觀二年六月。長安
獻嘉禾。三年十二月。潞州獻嘉禾。景雲二年六月。洛州
言兩岐麥。明皇先天二年八月。懷州言嘉禾四穗。開元
八年五月。平原麥一莖兩岐分秀。九年五月。絳州奏瑞

麥七莖兩穗。一莖四穗。十二年六月乙巳。河南瑞麥生。
穗分岐。一莖三秀。十三年五月甲申。瑞麥生河南之壽
安。
〔唐會要〕開元十九年四月一日。揚州奏穭生稻二百一
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並與常稻無異。
〔舊唐書代宗紀〕朔方節度郭子儀言。寧朔縣界荒地廣
十五里。有黑禾穀出。遍地。每日附近百姓擣盡。經宿還
生。前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
〔又〕永泰元年秋。京兆府上言。鄠縣嘉禾生。穗長一尺餘。
穗上粒重疊如連珠。
〔唐會要〕文宗太和二年。福建進瑞粟一十莖。

又宣宗大中二年七月十六日。福建觀察使殷儼進瑞
粟十一莖。莖有五六穗。
〔宋史五行志〕太祖乾德二年十月。眉州獻禾生九穗圖。
四年四月。府州尉氏縣雲陽縣並有麥兩岐。五月。魚臺
縣麥秀三岐。六月。南充縣禾二莖十三穗。一莖十一穗。
七月。又生一莖九穗。
〔又〕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九月。陳州獻合穗禾。長尺餘。三
年四月。夏縣。五月。舒州。六月。閬州麥並秀兩岐。四年七
月。邛資二州禾並九穗。九月。溫州獻嘉禾九穗圖。五年
七月。蓬萊縣田穀隔隴合穗相去一尺許。九月。流溪縣。
六年五月。汝陰縣。九年五月。施州麥並秀兩岐。至道元

年六月。嘉禾生眉山縣。一本二十四穗。七月。金水縣禾
生九穗。舒州監軍廨粟畦兩本。岐分十穗。臨渙縣二禾
合成一穗。八月。綿竹縣禾生九穗。三年三月。洋州嘉禾
合穗。五月。黃岡縣麥秀二三穗。八月。雅州禾一莖
十四穗。
〔又〕真宗咸平元年五月。深水縣麥秀二三穗。七月。嘉禾
生籞苑。一莖二十四穗。百丈縣禾生一莖二十七穗。八
月。蘇州廨後圃。邠州民田。並禾上合穗。平康縣田禾兩
穗合為一。化城縣禾九穗。二年五月辛卯。麥秀二三穗。
七月。資官縣禾二莖九穗者各二。彭城縣粟一莖分四
穗。八月。鄞縣粟一莖九穗。元武縣粟一莖七分五苗。成

二十一穗梢次縣禾二莖共穗。三年五月鄭縣序陵縣並麥秀二三穗。七月眞定府禾三莖一穗。遂州禾一苗九穗。八月辰州公田禾生一莖三穗者四。五年八月臨汾洪洞二縣並禾生隔二隴上合爲一。六年七月沁縣隔四隴同穎。銅梁縣禾一莖九穗。景德元年正月寧晉縣禾合穗者三本。八月滎陽縣及相州嘉禾共畝同穎。三年九月滎州禾一莖十八穗。四年六月南雄州保昌民田禾一本九穗。七月神泉縣禾一苗九穗。貝兗二州嘉禾合穗。大中祥符元年曲木縣南鄭縣並麥秀二三穗。七月乾封縣奉高鄉民田禾異隴同穎。八月淳化縣田禾隔四隴相去四尺許合爲一穗。新平縣禾合穗者二

本。眞定府粟生二穗。九月澧州嘉禾一莖十穗。嘉州禾一莖各九穗。二年六月簡州民禾九穗。七月黔州嘉禾異畝合穗。八月嘉州解有一莖十四穗生庭中。岐山縣禾異畝同穎。三年四月同州麥秀二三穗。七月黃淄昭三州嘉禾多穗異畝同穎。八月寧化軍嘉禾合穗。寶雞縣禾隔四隴相去二尺許合穗。樓煩縣禾異本同穎。劍州嘉禾生一莖九穗。四年三月辛巳帝至西京福昌縣嘉禾一本七穗。昌元縣禾一莖九穗。金水縣民田禾一莖三十六穗。四月六安縣麥秀二三穗。五月唐汝廬宿泗濠州麥自生。八月蜀州禾一莖九穗。長壽縣禾合穗者二。蒲縣禾異畝同穎。五年四月遂州麥秀兩穗或三

穗。七月華州禾一莖兩穗。眞定府四縣嘉禾合穗。七月巴州禾一莖二十四穗一莖十七穗。六年三月邕州麥秀兩穗或三穗。七月益州嘉禾九穗至十穗。朝邑縣民田禾八莖同穎。已未召近臣觀嘉禾於後苑有七穗至四十八穗縮以示百官。八月龍門縣永定軍內野縣民田並嘉禾生合穗。忻州秀容定襄二縣民田禾合穗。九月京兆府獻長安縣嘉禾圖一枝雙穗七合。通泉縣解禾一本六穗。邯鄲縣民田禾隔隴合穗者二本。滁州權酒署內禾一莖三穗。晉原平原二縣民田禾並一本十二穗。三月郾城縣麥秀兩穗三穗。八月亳州禾一莖三穗至十穗。府谷縣禾隔三隴合成一穗。嵐州禾一莖八

穗。一莖五穗。蓬州不城民田禾隔二隴合穗。有十三本或二十一本合爲一者。九月施州禾一莖九穗至十二穗。眞定貝州並嘉禾合穗。八月湖陽縣麥秀兩穗三穗。四月旭川縣禾一莖九穗。閏六月眉山邛州禾並一莖九穗。七月永靜軍禾隔隴合穗者二。八月桂陽監粟一本二穗。九年四月建初縣麥秀兩穗或三穗。八月大名府獻合穗禾。永靜軍阜城縣民田穀隔三隴合穗者二本。廣州嘉禾生。安化縣禾穗長一尺五寸。天禧元年七月流江縣禾一莖九穗。二年九月河北獻穀穗三各長尺餘。賀州禾一莖九穗。三年七月饒陽縣禾二隴相去二尺許合爲一穗。益州嘉禾一莖九穗。四年八月內川

云宸殿瑞穀圖示近臣每本有九穗十穗者九月蘄縣禾一莖九穗五年四月河南府嘉禾合穗七月淄州青城禾並一莖九穗乾興元年五月南劍州麥一本五穗滁州麥秀兩岐八月洋州嘉禾合穗十一月高陵縣嘉禾合穗

又仁宗天聖二年八月乙酉享化軍嘉禾異畝同穎四年九月榮州禾一本九穗五年資州禾一本九穗六年恆州禾異本同穎五月乙未陳州瑞麥一莖二十穗七年十月河南府嘉禾合穗九年府施縣禾異畝同穎景祐元年七月磁州嘉禾合穗八月大名府嘉禾合穗九月涇州磁州保德軍並嘉禾合穗十月孝感應城二縣

稻再熟成德軍禾一本九穗三年五月榮州禾一莖九穗四年七月己巳臨清縣穀異畝同穎者六十本康定元年六月蜀州懷安軍並禾九穗慶曆二年壽安縣嘉禾合穗六年五月昭化縣禾一莖兩岐八月道州懷州並嘉禾異畝同穎九月定襄縣嘉禾隔二隴合穗長江縣禾一莖十穗十二月石照諸縣野穀階州七年九月汾州榮州德州並嘉禾合穗皇祐元年密州禾合穗者五本永康軍禾一莖九穗二年九月延州石州並嘉禾異畝合穗永康軍嘉禾一莖九穗十二月密州禾十莖合一穗石州四莖合一穗三年五月彭山縣瑞麥一莖五穗者數本滁州麥一莖五穗四月八月嘉州蜀州並

嘉禾一莖九穗九月南劍州有禾一本雙莖二十穗五年三月資州嘉禾一莖九穗閏六月資州麥秀兩岐七月鄆州邢州禾異畝同穎九月成德軍嘉禾異畝同穎絳州禾一莖九穗至和元年十二月蜀州嘉禾一莖九穗二年五月亳州麥秀兩岐六月應天府貢大麥一本七十穗小麥一本二百穗八月邛州嘉禾一莖九穗嘉祐三年六月絳州麥一穗兩岐七月泰山上瑞麥圖凡五本五百一穗四年六月彰明縣有麥兩岐百餘本五年三月崇安縣嘉禾一本九十莖七年陵州禾一莖九穗九月平遥縣禾異畝合穗

又神宗熙寧元年永興軍禾一莖四穗眉州禾一莖九

穗四年乾寧軍禾二莖合穗成德軍晉州汾州禾異莖同穗六年南溪縣禾一苗九穗八年懷安軍瀘州渠州各麥秀兩岐安喜縣禾二本間五隴合穗平山縣禾合穗者二保塞縣禾七本間一壟或兩壟合穗潞城縣禾合穗者二九年火山軍禾間五壟束鹿秀容二縣間四壟渤海縣皆異壟同穎流江縣禾一苗九穗譙縣麥一本三穗尉氏縣湖陽縣彭山縣麥一本兩穗渠州太麥一穗兩岐或三岐四岐者陽翟縣麥秀兩岐天興寶雞二縣皆麥秀兩岐仍一本有三四穗或六穗者石州安州麥秀兩岐十年磁州禾合穗眉州禾生九穗忠州禾生二穗元豐元年武康軍禾一莖十三穗汝州禾合穗

寧江軍禾一莖十穗。邢州麥秀兩岐。夔州麥一本三穗。二年。簡州安德軍麥秀兩岐。曹州生瑞禾。北京安武軍懷州鎮戎軍禾合穗。鎮戎軍懷州禾皆異畝同穎。袁州禾一莖八穗至十一穗。皆層出長者只餘。安州禾異畝同穗。三年。眉州禾一本九穗。齊州禾一莖五穗。趙州禾二本合穗。安州麥一本三穗至五穗。凡十四莖。深州麥秀兩岐或三四穗。凡四十畝。眉州麥秀兩岐。四年。徐州麥一本百七十二穗。代州禾合穗。襄邑縣禾一本九穗。五年。高邑縣禾一莖五穗。青州安肅軍憲州禾皆異畝同穎。六年。洪州七縣稻已穫再生皆實。威勝軍武鄉縣禾二本間五莖合穗。歷城縣禾二本合穗。趙州禾間三

隴合穗。唐州禾二穗者四。盧州禾九穗。懷青濰三州禾皆異隴同穗。府州陝州保平軍禾皆合穗。七年。渭州禾生九穗。青州禾異畝同穎者十一。同州禾異畝同穎合州麥秀兩岐。八年。亳州麥一莖二穗。一莖三穗。一莖四穗。鎮遼軍秋禾苗異隴同穗。岷州禾皆四穗。永寧軍禾異本同穎者三。是歲秋冬。保澤趙鄧隰滄濰密簡儋諸州威勝軍禾合穗。或異畝同穎。

又哲宗元祐元年。簡州禾合穗。石州禾異畝同穎。二年。忻隰磁濰懷州禾異畝同穎。趙忻州禾合穗。三年。祁保彭州禾異畝同穎。瀛磁代豐州安國軍禾合穗。劍州安國軍麥秀兩岐。夔州麥一本十二穗。四年。泰寧軍麥異

畝同穎。流江縣禾一本二穗。榮德縣禾一本九穗。青鄭齊趙州禾合穗。及有一本三穗。峨眉縣禾異畝同穎。又禾登一百五十二穗。五年。冀州安武軍大名府威德軍禾合穗。永寧軍禾二本隔五隴合穗。平定軍禾異畝同穗。汀州禾生三十六穗。劍州禾一本八穗。晉州麥一莖雙穗。夔州麥秀五岐。六年。汝陽縣美原縣兗州鄒縣麥一莖數穗。南劍州粟一本三十九穗。瀛定懷汝晉昌州平定永康軍禾合穗。七年。均兗祁滄濱華柳州禾合穗。鄧州禾一本一枝兩穗三本三枝兩穗。仙源縣禾異隴合穗。耀州粟二莖隔兩壟合為一穗。梁山軍禾一莖九穗。同始縣麥有雙穗。定陶縣丹陽縣麥秀兩岐。紹聖元

年。博野縣麥一本五穗。漢陽軍麥秀兩岐。樂壽縣麥一本兩穗或三穗。懷安軍禾一本九穗。二年。青濰果冀德濱嵐濮達州禾合穗。三年。安武軍禾合穗。嵐州禾兩根合穗者二。晉湘青齊嵐州永康軍禾異畝同穎合秀至九穗。泉州粟三本五穗八穗。瑕邱縣武陟縣陝城小溪四縣麥合穗。良京縣沈邱縣長子縣麥秀兩岐。四年。河中府麥秀三穗。虹縣雲安縣麥秀兩岐。茂州一枝兩穗。汶山縣一枝三穗至六穗。西京鄆齊隰州禾合穗。穎昌府禾一莖四穗至五穗。元符元年。慶州禾異本同穎。青晉潞州荊南府永寧鎮戎軍等一十一處禾合穗。邢州禾異隴合穗。南劍州嘉州禾一莖九穗。內鄉縣麥一莖

兩穗符離靈壁臨渙蘄虹五縣麥秀兩穗兩當縣麥秀三穗二年連水軍麥合穗鄧州鎮戎軍禾合穗

金史熙宗本紀皇統四年正月乙丑陝西進嘉禾十有二莖莖皆七穗

又宣宗本紀興定元年四月陳州商水縣進瑞麥一莖四穗開封府進瑞麥一莖三穗二莖四穗七月癸卯大社壇產嘉禾一莖十五穗

元史本紀世祖至元六年九月癸丑恩州進嘉禾一莖三穗七年五月壬戌東平府進瑞麥一莖二穗三穗五穗者各一本十一年七月乙未興元鳳州民獻麥一莖四穗至七穗穀一莖三穗十八年八月壬辰瓜州屯田進瑞麥一莖五穗二十三年九月南部縣生嘉禾一莖九穗二十四年八月潞州進瑞麥一莖九穗

又成宗大德元年十二月辛未曹州禹城進嘉禾一莖九穗

又五行志順帝至元元年十月壬子恩州歷亭縣進嘉禾一莖九穗十一月丁酉太原臨州進嘉禾二莖二年曹州生瑞禾北京安武軍懷州鎮戎軍禾合穗鎮戎軍懷州禾皆異畝同穎袁州禾一莖八穗至十一穗皆附出長者尺餘安州禾異畝同穗四年流江縣禾一本二穗榮德縣禾一本九穗青萊齊趙州禾合穗及有一本三穗峨嵋縣異畝同穎又禾莖一百五十三穗五年冀

州安武軍大名府咸平軍禾合穗永寧軍禾一本隔五隴合穗平定軍禾異畝同穗汀州禾生一十六穗衛州禾一本八穗六年南劍州粟一本三十九穗濰定懷汝晉昌州平定永康軍禾合穗

明史太祖本紀吳元年夏四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施仁等獻瑞麥一莖二穗洪武三年五月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五月庚辰朔太平府當塗縣民獻瑞麥一莖二穗者凡二本戊寅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民進瑞麥一莖二穗者凡三本寧國府寧國縣進瑞麥一莖二穗者凡三本應天府句容縣獻瑞麥一莖二穗者凡五本

又洪武六年夏六月壬午盱眙縣民進瑞麥一莖二穗者凡十六本命薦之宗廟

又成祖本紀永樂十年七月己酉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四本四穗者一本三穗者數本

秀水縣志成化九年秋八月嘉禾生每莖離根一節節間傍生一莖秀二穗或三莖秀二穗或四莖五莖四匝穗

寧晉縣志成化二十六年秋七月寧晉嘉禾七穗時禾生一莖七穗者甚衆下王莊有二三四莖合爲一穗者

湧幢小品正德六年如皋縣嘉禾一本有至百莖者其一本二十莖者尤多

太和縣志正德十三年戊寅麥秀兩岐百餘莖秋穀之
並登亦倍。
同州志嘉靖元年白水產瑞禾一莖四五穗者五十餘
本三穗者百餘本餘不勝紀。
金華府志嘉靖三十九年蘭谿縣產瑞粟六穗者一本。
五穗四穗者各二本三穗者四本二穗者甚多。
雲南府志隆慶元年昆陽產嘉禾一莖五穗凡二百餘
本。
來安縣志隆慶辛未歲大稔穀有雙米者。
六合縣志萬曆元年見嘉禾是秋禾登一稃二米。
永昌府志萬曆十七年九月騰越北郊竟畝穀生三穗。

雲南府志萬曆二十九年昆陽易門產嘉禾一莖三四
穗者四十餘本五穗者二百餘本。
鳳翔縣志萬曆四十年秋八月本縣興國里產嘉禾一
莖四穗者數本一莖三穗者數十本一莖雙穗者數百
本。
國朝江南通志順治元年懷遠縣產瑞麥一莖雙穗。
甘肅通志順治二年廣武營等堡麥秀兩岐。
江南通志順治十一年含山縣產嘉禾一莖五穗。
山西通志順治十二年潞城嘉禾一莖三四穗或五六
穗。
甘肅通志順治十八年成縣麥有一莖三穗及四五穗
不等。
雲南通志康熙元年寧州禾遍產雙穗。
四川通志康熙八年茂州麥秀七岐。
福建通志康熙九年晉江民獻兩穗麥。
山西通志康熙十一年平順產嘉禾太平瑞穀一莖二
三穗。
江南通志康熙二十年蒙城麥秀五岐並三岐者數十
本。
雲南通志康熙四十三年嶍峩產嘉禾一莖三穗至四
五穗四十五年河西產嘉禾一莖三穗。
四川通志康熙四十七年綿竹縣麥秀六岐或四五岐。

雲南通志康熙四十七年路南產嘉禾一莖三穗四穗。
江南通志康熙五十三年徐州麥秀雙岐有四五岐者。
自是連歲皆稔。
湖廣通志康熙五十六年湖廣產嘉禾一莖數穗。
內閣奉
上諭雍正四年八月順天府尹進呈耤田所產嘉禾自一
莖雙穗三穗以至八穗九穗皆碩大堅好異於常穀
山西通志雍正四年太平嘉禾一莖十有三穗。
雲南通志雍正四年建水粘田內產嘉禾一莖雙穗至
三四穗。
山西通志雍正五年洪洞縣瑞穀穗長尺餘者一莖

八九穗。

浙江通志雍正五年九月。仁和錢塘農民。獻水田稻米瑞穀一莖兩穗三穗。西安常山二縣。旱田粟米嘉穀一本之中兩穗三穗四穗者。遍於各鄉。巡撫臣李衛奏進。

勅賜大學士九卿等觀看。

嘉禾

上諭朕念切民依。今歲令各省通行耕耤之禮。爲百姓祈求年穀。幸邀

上天垂鑒。雨暘時若。中外遠近。俱獲豐登。且各處皆產嘉禾。以昭瑞應。而其尤爲罕見者。則京師耤田之穀。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御苑之稻。自雙穗至於四穗。河南之穀。則多至十有五穗。山西之穀。則長至一尺六七寸有餘。又畿輔二十七州縣新開稻田共計四千餘頃。約收禾稻二百餘萬石。暢茂穎栗。且有雙穗三穗之奇。廷臣僉云嘉禾爲自昔所未有。而水田爲北地所創見。屢詞陳請宜付史館。朕惟古者圖畫豳風於殿壁。所以誌重農務本之心。今蒙

上天特賜嘉穀。養育萬姓。實堅實好。確有明徵。朕祇承之下。感激歡慶。著圖頌示各省督撫等。朕非誇張以爲祥瑞也。朕以誠恪之心。仰蒙

帝鑒。諸臣以敬謹之意感召

天和。所願自茲以往。觀覽此圖。益加儆惕。以修德爲事神之本。以勤民爲立政之基。將見歲慶豐穰。人歌樂利。則斯圖之設。未必無裨益云。

湖廣通志雍正五年。江華產嘉禾。一莖數穗。

甘肅通志雍正五年。環縣獻雙岐瑞麥五莖。蘭州耤田產瑞穀。自三穗至六穗。共十三莖。武威耤田產瑞穀。自三穗以至七穗。共一百七莖。

雍正五年十月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今歲各省俱產嘉禾。頃馬覿伯復奏稱鄂爾坤圖喇
地方皆產瑞麥。有一莖至十五穗之多。恭進前來。廷臣
見之。皆以為極邊初墾之地。有此上瑞。尤為罕覯。朕觀
自古聖帝賢王。皆尊務實心實政。不以祥瑞為尚。朕深
明此理。擯斥虛文。而今年各處所產之嘉穀。朕之所以
宣示中外者。蓋因今歲為通行耤田典禮之初。即獲咸
召
天和休嘉普應如是。是以特為表著。以明天人感應之理。
捷於影響。庶期中外諸臣。益加誠敬。共相儆勉於將來
也。從前屢頒諭旨甚明。但恐嗣後地方有司未必人人
深悉朕心。競尚嘉禾之美名。或借端粉飾。致有隱匿[illegible]
滲之事。而不以上聞者。亦未可定。著將雍正五年以後，
各省田畝產有嘉禾之處。俱停其進獻奏聞。
硃批諭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署理直隸總督臣何
世基。協理直隸總督臣劉師恕奏通州呈送瑞禾數本。
其一莖者穗長一尺五六寸。並雙穗三穗。以及八九穗
至十三四穗不等。

瑞穀

上諭。朕從來不言祥瑞。是以從前降旨。自雍正五年以後。
各省所產嘉禾。俱停其進獻。今據貴州巡撫張廣泗奏
稱。黔省各屬新闢苗疆。今年風雨應時。歲登大有。所產
稻穀粟米之屬。自一莖兩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穀每
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之多。粟米每穗長至二尺有奇。
實從來所未見。特將瑞穀呈覽。並繪圖附進等語。朕覽
各種瑞穀。碩大堅實。迥異尋常。不但目所未見。實亦耳
所未聞。若但見圖畫而未見穀本。則人且疑而不信矣。
又據廣西巡撫金鉷摺奏。今年粵西通省豐收。十分者
十之九。九分者十之一。穀價每石自二錢以至三錢一
二分。乃粵西未有之事等語。朕思古州等處苗蠻界在

黔粤之間自古未遵聲教其種類互相讐殺草菅人命又常越境擾害鄰近之居民刼奪往來之商客以致數省通衢行旅阻滯迂道然後得達而内地犯法之匪類又往往逃竄藏匿其中此實地方之患不得不爲經理者今總督鄂爾泰籌畫周至調度有方巡撫張廣泗敬謹奉行齊心奮力俾苗衆革面革心抒誠向化地方寧謐和氣致祥感召

天和黔粤二省歲登大稔而黔省磽瘠之區苗彝新闢之地又蒙

天賜瑞穀顯示嘉徵仰見

天心以經理苗疆爲是特昭瑞應以表封疆大臣之善績

朕心實爲慶幸若歸美於朕朕不居也著將張廣泗所進瑞穀圖交與武英殿繪畫刊刻頒賜各省督撫俾觀覽之共知勉勵

硃批諭旨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報貴州貴陽等十七府州縣俱係十分收成黍豆有粒大如栗者豌豆有粒大如榛者尤從來所未有

又雍正七年八月十八日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報各屬晚稻嘉禾自二三穗以上無論高低原隰溪土苗疆通屬皆同現據呈驗者已不下萬枝而長大稻穗每穗計米竟至三百餘粒至小米穀穗長大自一尺三四寸至一尺八九寸不等者亦不止萬枝並有一穗上又生九小穗一莖上竟有二十四穗者

又雍正七年九月十六日貴州巡撫臣張廣泗奏稻穀自一莖兩三穗起至十五六穗不等其粟米則穗長一尺四五寸至二尺不等更有稻穀一本三十穗者粟米一本四十八穗者甚至一穗之上復生爲六岐九岐者敬貯萬八千穗繪具全圖委官領賫恭呈

御覽

又雍正七年九月十九日廣東總督臣郝玉麟署理廣東巡撫印務臣傅泰奏惠州府河源縣送到嘉禾四十八本内一莖二穗者一十四本一莖三穗者二十本一莖四穗者一十二本一莖五穗者二本

又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雲南等府州縣呈送瑞禾瑞穀自一莖十三穗至七八穗五六穗者一千餘稞貴州稻穀有一莖數穗及穀穗長至二尺自四百粒以至七百餘粒者小米有一莖二十七穗者高粱稗子有一莖十五穗者普安州屬早稻刈穫之後稻根上復生長稻孫仍又吐花結實並有三分收成

又雍正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巡察直隸等處農務臣舒喜奏永平府昌黎縣刈穫高粱得一莖四穗高粱四株五穗者二株六穗者二株

又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廣東巡撫臣楊永斌奏各

屬送到瑞穀曰一莖雙穗以至七穗一本自二穗以至一百二十九穗自四五尺以及長至一丈一尺不等

四川通志雍正十年四川省城耤田並郫縣耤田內各產嘉禾或三岐三穗或兩岐兩穗

欽定授時通考卷二十

穀種

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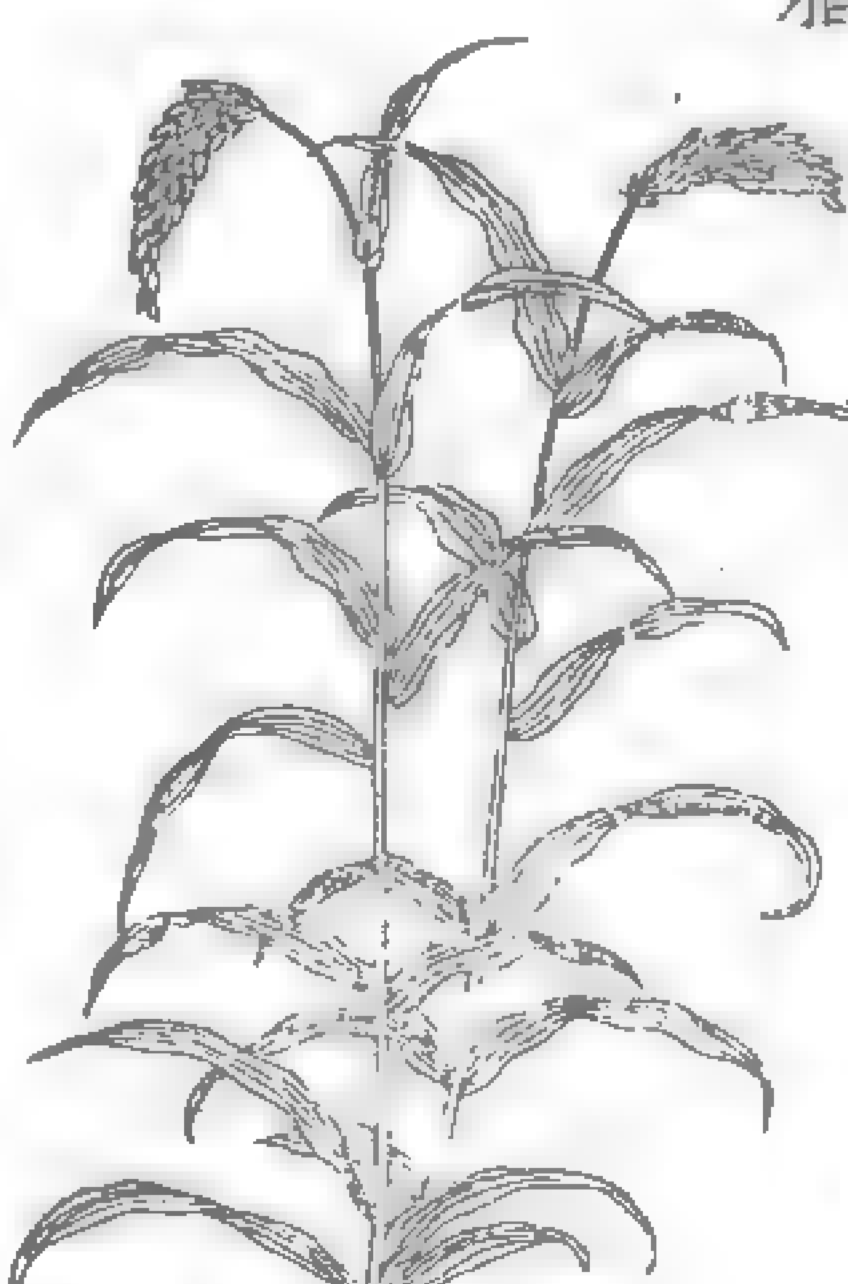
御稻米

稻

御稻米

聖祖御製幾暇格物編豐澤園中有水田數區布玉田穀種。歲至九月始刈穫登場。一日循行阡陌。時方六月下旬。穀穗方頴。忽見一科高出衆稻之上。實已堅好。因收藏其種。待來年驗其成熟之早否。明歲六月時。此種果先熟。從此生生不已。歲取千百。四十餘年以來。內膳所進。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一歲兩種。亦能成兩熟。口外種稻。至白露以後數天。不能成熟。惟此種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莊稻田所收。每歲避暑用之。尚有贏餘。曾頒給其種與江浙督撫織造。令民間種之。聞兩省頗有此米。惜未廣也。南方氣暖。其熟必早於北地。當夏秋之交。麥禾不接。得此早稻。利民非小。若更一歲兩種。則畝有倍石之收。將來蓋藏漸可充實矣。昔宋仁宗聞占城有早熟稻。遣使由福建而往。以珍物易其禾種。給江淮兩浙即今南方所謂黑穀米也。粒細而性硬。又結實甚稀。故種者絶少。今御稻不待遠求。生於禁苑。與古之所謂天雨者無異。朕每飯時。嘗願與天下羣黎共此嘉穀也。

稻



詩豳風十月穫稻。

朱子曰。稻。南方所食秔米。水生而色白者也。

禮記曲禮稻曰嘉蔬。

註蔬與疏同。立苗疏。則茂盛嘉美也。

王制冬薦稻。稻以鴈。

天全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

註稻始熟也。

周禮天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

訂義稌稻也。沃水所生。與上畜相宜。

地官稻人掌稼下地。

易祓曰。稻宜於荆揚。厥土塗泥。乃沮洳下溼之地。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

爾雅稌稻。

註今沛國呼稌。疏別二名也。案說文云。沛國謂稻爲糯。秔稻屬也。字林云。糯黏稻也。秔稻不黏者。本草以粳米稻米爲兩物。秔與粳古今字。然秔糯甚相類。黏不黏爲異耳。依說文稌稻即糯也。江東呼糯乃亂切。

素問黃帝問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

春秋說題辭稻之爲言藉也。稻太陰精。含水漸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故其宜也。

淮南子江水肥仁而宜稻。

古今注稻之黏者爲秫。禾之黏者爲黍。

廣志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南方有蟬鳴稻。有蓋下白稻。

續博物志粳粟米。五穀中最硬。得漿水易化。倉粳米炊作乾飯食之止痢。

爾雅翼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故五穀外別設稻人之官。掌稼下地。漢世亦置稻田使者。以其均水利故也。古者之於穀。菽與苴以食農夫。以接續至於食肉衣錦。則以爲生人之極樂。以稻味尤美故也。稻一名稌。然有黏有不黏者。今人以黏者爲糯。不黏者爲秔。然在古則通得稻稌之名。說文曰。稻稌也。沛國謂稻曰稬。秔稻屬。或作粳。是則直以稬爲稻耳。若鄭康成注周禮稌粳也。則稻是秔。然要之二者皆稻也。故氾勝之云。三月種秔稻。四月種秫稻。字林云。糯黏稻也。秔稻不黏者。今人亦皆以二穀爲稻。若詩書之文。自依所用而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粳。月令秫稻必齊。則稻是糯。周禮牛宜稌。則稌是秔。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則稌是糯。又稻人之職。掌稼下地。至澤草所生。則種之芒種。是明稻有芒有不芒者。今之粳則有芒。至糯則無。是通稱稌稻之明驗也。又有一種曰秈。比於粳小而尤不黏。其種甚早。今

人號秈爲早稻。粳爲晚稻。又今江浙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稻。云始自占城國有此種。昔真宗知其耐旱。遣以珍貨求其種。始植於後苑。後在處播之。按國朝會要。大中祥符五年遣使福建取占城禾。分給江淮兩浙漕并出種法。令擇民田之高者分給種之。則在前矣。

養生要集秔稻屬也。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秔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無肥膚。秔米味甘。主利臟。長肌膚。好顏色。

稍已割而復抽曰稍孫。

理生玉鏡 六旬稻，一名拖犁歸，粒小，色白，四月種，六月熟。又有八十日稻、百日赤，毘陵亦有六十日秈、八十日秈、百日秈之品，百日赤、百日秈俱白稃而無芒，七八月熟，其米白淡而紅甘。

元楷漫筆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花賤金花貴也。

涌幢小品 暹羅國稻，其粒盈寸。

顧山叢鈔 房山縣有石窩稻，色白味香美，以為飯雖盛暑經數旬不餲。

明一統志 雷陽界稻，十一月下種，揚雪用耘，次年四月

熟，與他地迥異。稻花午開暮合，開合皆於日中，香甚，有至七開七合者。

農政全書 黃省曾理生玉鏡曰：稻之粒，其白如霜，其性如水。說文謂之稌，沛國謂之稉，以黏者謂之糯，亦謂之秫，以不黏者謂之秔，亦謂之粳，故氾勝之云：三月而種秔，四月而種秫。然皆謂之稻。曾論之食夫稻，夜地月令之秫稻，糯也。糯無芒，粳有芒。粳之小者謂之秈。秈之熟也早，故曰早稻。粳之熟也晚，故曰晚稻。京口大稻謂之粳，小稻謂之秈。其粒細長而白，味甘而香，九月而熟，是謂秈之上品，曰箭子。其粒大而芒紅，皮赤，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紅蓮。其粒尖，色紅而性硬，四月而種，七月而熟，曰金城稻，是惟高仰之所種。松江謂之赤米，乃穀之下品。其粒長而色斑，五月而種，九月而熟，松江謂之勝紅蓮。性硬而皮莖俱白，謂之穲種稻。其粒大，色白，稃薄而有芒，謂之雪裏揀。其粒白無芒而稃薄，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師姑秔。湖州錄云：言其無芒也。四明謂之矮白。其粒赤而稃芒白，五月初而種，八月而熟，謂之早白稻，松江謂之小白，四明謂之細白，九月而熟，謂之晚白，又謂蘆花白，松江謂之大白。其三月而種，六月而熟，謂之麥爭場。其再蒔而晚熟者，謂之烏口稻，在松江色黑而能水與寒，又謂之冷水結，是謂稻之下品。其粒白而大，四月而種，八月而熟，謂之中秋稻，在松江八月

望而熟者，謂之早中秋，又謂之閃西風。其粒白而穀紫，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紫芒稻。其秀最易，謂之下馬看，又謂之三朝齊。湖州錄云：言其齊熟也。其在松江粒小而性柔，有紅芒、白芒之等，七月而熟，曰香秔。其粒小，色斑，以三五十粒入他米數升炊之，芬芳香美，者謂之香子，又謂之香穲。其粒長而釀酒倍多者，謂之金釵糯。其色白而性軟，五月而種，十月而熟，曰羊脂糯。其芒長而穀多白蝨，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臙脂糯。太平謂之硃砂糯。其白斑，五月而種，十月而熟，謂之虎皮糯。太平又云：厚稃紅斑而芒，其粒最長，白稃而有芒，四月而種，七月而熟，謂之趕陳糯。太平謂之趕不著，亦謂之

秈糯其粒大而色白四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虎皮糯其稃黃而米赤已熟而稃微青布宜良田四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青稃糯其粒大而色白芒長而熟最早其色易變而醸酒最佳謂之蘆黃糯湖州謂之泥裏變言其不待日之曝也其粒圓白而稃黃大暑可刈其色難變不宜於醸酒謂之秋風糯可以代粳而輸租又謂之瞞官糯松江謂之冷粒糯其不耐風水四月而種八月而熟謂之小娘糯譬閨女然也其在湖州色烏而香者謂之烏香糯其稃挺不仆者謂之鐵梗糯芒如馬鬃而色赤者謂之赤馬鬃糯其粒小而色白四月而種六月而熟謂之六十日稻又遲者謂之八十日稻又遲者謂之

百日赤而毘陵小稻之種亦有六十日秈八十日秈百日秈之品而皆自占城來實梢水旱而成實作飯則差硬宋氏使占城珍寶易之以給於民者在太平六十日秈謂之拖犂歸有赤紅秈有百日秈其白稃而無芒或七月或八月而熟其味白淡而紅甘在閩無芒而粒細有六十日可穫者有百日可穫者皆曰占城稻其已刈而根復發苗再實者謂之再熟稻亦謂之再撩其在湖州一穗而三百餘粒者謂之三穗子

農書 治稻者蓄陂塘以潴之置隄閘以止之又有作為畦埂耕耙既熟放水勻停擲種於內候苗生五六寸拔而秧之今江南皆有用此法苗高七八寸則耘之耘畢放水繙之欲秀復用水浸之苗既長茂復事薅拔以去稂莠農家收穫尤當及時江南上雨下水收稻必用喬扦笐架乃不遺失蓋刈早則米青而不堅刈晚則零落而損收又恐為風雨損壞此九月築場十月納稼工夫次第不可失也大抵稻穀之美種江淮以南直徹海外皆宜此稼今閩中有得占城種高仰處皆宜種之謂之旱占其米粒大而且甘為旱稻種甚佳北方水源頗少隆地沾溼處宜種此稻 邱濬曰地土高下燥溼不同而同於生物生物之性雖同而所生之物有宜有不宜焉土性雖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回天況地乎宋太宗詔江南之民種諸穀江北之

民種秔稻真宗取占城稻種散諸民間是亦大易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雜蒔諸穀江北民亦兼種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遠矣後之有志於勤民者宜倣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種諸穀有司考課書其勸相之數其地昔無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賞

農政全書 徐獻忠曰居山中往往旱荒乞得旱稻種付時宋真宗因兩浙旱荒命於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散之仍以種法下轉運司示民即今之旱稻也初止散於兩浙今北方高仰處類有之者因宋時有江翊者建安人為汝州魯山令邑多苦旱乃從建安取旱稻種耐旱

而繁實且可久蓄高原種之歲歲足食種法大率如種麥治地畢豫浸一宿然後打潭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鋤草一次澆糞水一次至於三即秀矣

本草綱目李時珍曰稻秔糯之通稱本草則專指糯為稻也稻從舀音函象人在臼上治稻之義性粘輭故謂之糯汪穎曰糯米緩筋令人多睡其性懦也陶弘景曰道家方藥有稻米粳米俱用者此則兩物也稻米白如霜江東無此故通粳為稻耳不知色類復云何也蘇恭曰稻者穬穀之通名爾雅云稌稻也秔者不黏之稱一曰秫氾勝之云三月種秔稻四月種秫稻即並稻也陶謂為二蓋不可解也馬志曰此稻米即糯米也其粒大

小似秔米細糠白如雪今通呼秔糯二穀為稻所以惑之按李含光音義引字書解粳字云稻也秔字云稻屬也不黏粢字云稻餅也粢盛糕也寇宗奭曰稻米今造酒糯稻也其性溫故可為酒酒為陽故多熱西域天竺土溽熱稻歲四熟亦可驗矣李時珍曰糯稻南方水田多種之其性粘可以釀酒可以為粢可以蒸糕可以熬餳可以炒食其類亦多其穀殼有紅白二色或有毛或無毛其米亦有赤白二色赤者酒多糟少一種粒白如霜長三四分者齊民要術糯有九格雉木大黃馬首虎皮火色等名是矣古人釀酒多用秫故諸說論糯稻往往費辨也秫乃糯粟見本條

又稻米氣味苦溫無毒孫思邈曰味甘寇宗奭曰性溫蘇頌曰糯米性寒作酒則熱糟乃溫平亦如大豆與豉醬之性不同也孟詵曰涼發風動氣使人多睡不可多食陳藏器曰久食令人身輭緩人筋也小猫犬食之亦腳屈不能行馬食之足重妊婦雜肉食之令子不利蕭炳曰擁諸經絡氣使四肢不收發風昏昏陳士良曰久食發心悸及癰疽瘡癤中痛合酒食之醉難醒李時珍曰糯性粘滯難化小兒病人最宜忌之

又李時珍曰粳乃穀稻之總名也有早中晚三收諸本草獨以晚稻為粳者非矣粳者硬也但入解熱藥以晚粳為良耳陶弘景曰粳米即今人常食之米但有白赤

小大異族四五種猶同一類也可以廩米孟詵曰淮泗之間最多襄洛土粳米亦堅實而香南方多收火稻最補益人諸處雖多粳米但充饑耳李時珍曰粳有水旱二稻南方土下塗泥多宜水稻北方地平惟澤土宜旱稻西南夷亦有燒山地為畬田種旱稻者謂之火米古者惟下種成畦故祭祀謂稻為嘉蔬今人皆拔秧栽插矣其種近百各各不同俱隨土地所宜也其穀之光芒長短大細百不同也其米之赤白紫烏堅鬆香否不同也其性之溫涼寒熱亦因土產形色而異也真臘有水稻高丈許隨水而長南方有一歲再熟之稻蘇頌曰香粳長白如玉可充御貢皆稻之稍異者也

〔又〕氣味甘苦平無毒。孫思邈曰。生者寒。燔者熱。李時珍曰。北粳涼。南粳溫。赤粳熱。白粳涼。晚白粳寒。新粳熱。陳粳涼。凡人嗜生米久成米瘕。治之以雞屎白。汪穎曰。新米作食動風氣。陳者下氣。病人尤宜。孟詵曰。常食乾粳飯。令人熱中。唇口乾。不可同馬肉食。發痼疾。不可和蒼耳食。令人卒心痛。急燒倉米灰和蜜漿服之。不爾即死。

〔又〕李時珍曰。秈亦粳屬之先熟而鮮明者。故謂之秈。種自占城國。故謂之占。俗作粘者非矣。又曰。秈似粳而粒小。始自閩人得種於占城國。其熟最早。六七月可收。品類亦多。有赤白二色。與粳大同小異。甘溫無毒。

〔閩書〕周禮。揚州荊州。其穀宜稻。閩屬揚州。當首稻矣。左思三都賦。國稅再熟之稻。宋馬益詩。兩熟潮田天下無。芒又隋稻也。說文謂稻為粳。粳稌屬也。稌亦名秫。字林云。糯稻黏而粳稻不黏。今之食米皆粳稻。釀酒則秫稻也。閩中記云。閩人以糯稻釀酒。其餘蒸粉炊時以為糍粽粿糕之屬。福州曰粳曰秫。春種夏熟曰早稻。秋種冬熟曰晚稻。歲一熟者曰大冬。山田冬種者曰早占。霜降後熟者曰天降來。曰蕉稷。與早稻同熟者曰黃芒。與晚稻同熟者曰占城。曰稐。又曰上稐。歲再熟者曰金洲。曰白香秫。又曰糯。與早稻同熟者曰早秫。與晚稻同熟者曰晚秫。與大冬同熟者曰大冬秫。湘山野錄云。福建八郡皆有占城稻。泉州曰早稻。曰早仔。曰師姑早。曰晚稻。曰大冬。曰寄種。曰青晚。曰占城稻。曰畬稻。曰白香稻。曰近山香。曰降來。曰大尖。曰小尖。曰中洸。曰新畬。曰河南早。曰河南秋種。曰白柳。曰烏芒。曰林鳳。曰霍香。曰一秋紅。曰紅芒。曰天上落。曰八月白。曰蘇州紅。曰烏稻。曰金城早。曰粟殼。曰尤溪早。曰早秫。曰晚秫。曰大冬秫。曰赤殼秫。曰牛頭秫。曰好殼。曰白秋秫。曰白占秫。曰花眉秫。曰虎皮秫。曰近山香秫。曰龍牙。曰斑占。建寧曰十日早。曰大糯。曰小糯。曰龍鳳早。曰牛冬白。曰師姑早。曰九里香。曰大早。曰小早。曰天降早。曰爛泥早。曰七娘禾。曰小白禾。曰大白禾。曰小烏禾。曰大烏禾。曰野豬愁。曰無芒

禾。曰真珠鼎。曰麻子禾。曰公婆禾。曰銀珠秫。曰早禾。曰白禾子。曰烏禾子。曰厚芒禾。曰下馬看。曰白芒。曰黃殼。曰粳殼。曰白秈早。曰烏龍牙。曰紅糟秫。曰鋪坡錦。曰溫州早。曰吳家傳。曰大師姑。曰小師姑。曰青絲禾。曰荔枝禾。曰猴尾秫。曰烏節秫。曰重陽秫。曰白芒秫。曰烏牙秫。延平曰秋歸。曰早子。曰金城早。曰江西早。曰天降。曰赤芒。曰白芒。曰赤殼。曰十溪。曰廖元山。曰早秫。曰晚秫。曰八月白。曰長芒。曰粟山中野人間種之。汀州曰稻。興化曰早穀。曰燕。曰占穀。曰粟。曰青粱。曰黃粱。曰粱。皆粟類。漳州曰早稻。曰晚稻。曰大冬稻。曰寄種。曰占稻。曰香稻。曰白柳。曰畬稻。曰糯秫。以上稻種不一。又八郡方言不

同有一種而異名者具依本志列之如右

天工開物五穀獨遺稻者以著書聖賢起自西北也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凡稻種最多不黏者禾曰秔米曰粳黏者禾曰稌米曰糯南方無粘黍酒皆糯米所為質本粳而晚收帶黏俗名婺源光之類不可為酒只可為粥者又一種性也凡稻穀形有長芒短芒江南名長芒者曰瀏陽早短芒者曰吉安早長粒尖粒圓頂扁面不一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黃大赤半紫雜黑不一溼種之期最早者春分以前名為社種最遲者後於清明凡播種先以稻麥稭包浸數日俟其生芽撒於田中生出寸許其名曰秧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若田畝逢旱乾水溢不可插秧秧過期老而長節即

栽於畝中生穀數粒結果而已凡秧田一畝所生秧供栽二十五畝凡秧既分栽後早者七十日即收穫粳有救公饑喉下急糯有金包銀之類方語百千不可殫述最遲者歷夏及冬二百日方收穫其冬季播種仲夏即收者則廣南之稻地無霜雪故也凡稻旬日失水即愁旱乾夏種冬收之穀必山間源水不絕之畝其穀種亦耐久其土脈亦寒不催苗也湖濱之田待夏潦已過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種撒藏高畝之上以待時也南方平原田多一歲兩栽兩穫者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類也六月刈初禾耕治老稿田插再生秧其秧清明時已偕早秧撒布早秧一日無水即死此秧歷四五兩月任從烈日暵乾無憂此一異

也凡再植稻遇秋多晴則汲灌與稻相終始農家勤苦為春酒之需也凡稻旬日失水則死期至幼出旱稻一種粳而不黏者即高山可插又一異也香稻一種取其芳氣以供貴人收實甚少滋益全無不足尚也凡稻土脈焦枯則穗實蕭索勤農糞田多方以助之人畜穢遺榨油枯餅枯者以去膏而得名也胡麻萊菔子為上芸薹次之大眼桐又次之樟桕棉花又次之草皮木葉以佐生機普天之所同也南方磨菉豆粉者取溲漿灌田肥甚豆賤之時撒黃豆於田一粒爛土方三寸得穀之息倍焉土性帶冷漿者宜骨灰蘸秧根凡禽獸骨石灰淹苗足向陽暖土不宜也土脈堅緊者宜耕隴疊塊壓薪而燒之填墳鬆土不宜也凡早稻種秋初收藏當午曬時烈日火氣在內入倉廩中關閉太急

則其穀黏帶暑氣勤農之家偏受此患明年田有糞肥土脈發燒東南風助暖則盡發炎火大壞苗穗此一災也若種穀晚涼入廩或冬至數九天收貯雪水冰水一甕交春即不驗清明溼種時每石以數碗激灑立解暑氣則任從東南風暖則此苗清秀異常矣祟在種內反怨鬼神凡稻撒種時或水浮數寸其穀未即沉下驟發狂風堆積一隅此二災也謹視風定而後撒則沉勻成秧矣凡穀種生秧之後防雀鳥聚食此三災也立標飄揚鷹俑則雀可驅矣凡秧沉腳未定陰雨連綿則損折過半此四災也邀天晴霽三日則粒粒皆生矣凡苗既函之後畝土肥澤連發南風薰熱函內生蟲形似蠶此五災也邀天遇西風雨一陣

則蟲化而穀生矣。凡苗吐穡之後，暮夜鬼火遊燒，此六災也。此火乃朽木腹中放出。凡木母火子，子藏母腹，母身未壞，子性千秋不滅。每逢多雨之年，孤野墳墓多被狐貍穿塌。其中棺木為水浸朽爛之極，所謂母質壞也。火子無附，脫母飛揚。然陰火不見陽光，直待日沒黃昏，此火衝隙而出。其力不能上騰，飄遊不定，數尺而止。凡禾稼葉遇之，立刻焦炎。逐火之人見他處樹根放火，以為鬼也，奮梃擊之，反有鬼變枯柴之說。不知向來鬼火見燈光而化矣。（凡火未經人間燈傳者，總屬陰火，故見燈光而滅。）凡苗自函活以至穎栗，早者食水三斗，晚者食水五斗。失水即枯。（將刈之時少水一升，穀數雖存，米粒縮小，入碾臼中，亦多斷碎。）此七災也。汲灌之智人巧已

無遺矣。凡稻成熟之時，遇狂風吹粒殞落，或陰雨竟旬，穀粒沾溼自爛，此八災也。（然風災不越三十里，陰雨災不越三百里，偏方厄難，亦不廣被。）風落不可為，若貧困之家，苦於無霽，將溼穀升於鍋內，燃薪其下，炸去糠膜，收炒糗以充饑，亦補助造化之一端矣。

〔田家五行〕雨水節，燒乾鑊，以糯稻爆之，謂之孛婁花，占稻色。自早禾至晚稻，皆爆一撮，各以器列，比並分數，斷高下，以番白多為勝。

欽定授時通考卷二十一

穀種

稻二

〔直省志書〕宛平縣物產稻有糯粳二種。香河縣物產粳稻、糯稻、水稻、旱稻。昌平州物產稻處處有之，惟玉泉山泡榆泉更佳，勝米於是需焉。房山縣土產稻紅白二種，石窩稻色白粒大，米粒美盛，煮經三晝夜不餧。遵化州物產稻有東方稻、雙芒稻、虎皮稻之類，皆食米；糯稻有旱糯、白糯、黃糯，皆可釀酒。種者粳稻九，糯稻一；旱田九，水田一。滿城縣土產稻有黃鬚者，有烏鬚者，有秔稻，有旱稻，米微紅，又有糯稻。淶水縣土產稻種於水田者，惟石亭新莊村有之，所出不多。邢臺縣物產稻有三種，紅口芒稻、糯稻。歷城縣方產稻、秔、糯也。秔宜飯，糯宜酒。歷雖山城，而城北一帶盡屬水田，粳稻之美甲於山左。鄒平縣物產稻，漯水之濱近始播種。新城縣物產稻東方瀕湖產，水稻間有之。泰安州物產稻紅白二種。萊蕪縣物產稻有粳糯二種，萊蕪水田皆旱稻，故米不佳。濱州物產稻沿河地可藝。滋陽縣物產稻有糯有粳。曹縣物產稻有數種，水陸不同，又粘者謂之糯，米色黑，宜釀。鉅野縣物產稻子黑白二色。沂州物產稻有糯有粳。青州府物產海上斥鹵原隰之地皆宜稻，播種苗出，耘過四五遍，

即坐而待穫。但雨暘以時。每畝可收五六石。次四五石。秋收見戶舂米貿遷得高價。可比魚鹽。若江南水田。雖結藝稻然功多作苦。農夫經歲胼胝泥水之中。收入反薄畝多二三石。次一二石。不如此中奇得功半而利倍也。安邱日照縣有旱稻而粗硬不佳。益都種之不多穫。二年後俱變爲莠矣。水中亦然。　日照縣物產有糯有粳。照產皆在陸地。稍旱則失收。農家不復多植。　萊陽縣物產稻種分水旱紅白早晚。　昌邑縣物產稻水旱二種。禾安稻佳。　文水縣物產稻粳硬二種。　臨汾縣物產稻粳糯二種。　聞喜縣土產稻紅色。惟董澤數村出。　洧川縣物產稻有旱稻水稻二種其絕紅。　鄢陵

縣土產。稻不秧種。紅瀣欠佳。　洛陽縣土產。稻香粳稻。柳條青。糯稻。　遂平縣土產稻屬。黏米晚望水白、馬尾、漉紅毛晚糯稻。白稻。紅粟稻。　羅山縣物產稻有晚糯占晚白芒黑之屬。　光州土產。稻。白黃黑糯晚稻秈黃瓜秈驢黎回。直頭秈。望水白。　商城縣土產。秈稻。晚稻。黑稻。糯稻。紅稻。　渭南縣物產。稻有二種。硬者炊飯。名粳。黏者釀酒。名糯。產花園及大峪川者佳。渭河川次之。　韓城縣土產。㵎壖宜稻。志曰小江南稱之。然質之域外者無幾。　西鄉縣土產稻類。紅穀大小二種。冷水穀。百日穀。麻黏穀。銀珠穀。香穀。黃秋早。金線早。黃瓜早。紅米早。望水白。安南黏。青乾黏。土黃黏。鐵腳漢。梁泉藏黏

香黃。已上俱飯稻。百芝稻。黃殼糯。柳條糯。虎皮糯。寸穀糯。腳黃。三百顆。釣魚竿。香兒糯。麻殼糯。已上俱酒稻。　六合縣物產。稻之屬。粳。穿珠稻。紅蓮稻。穀色青。有紅粒。炊熟味甘香。陸龜蒙詩。近炊香稻識紅蓮。六十日稻。閃西風。下馬看。穗長。救公饑。蝍蟟青。箭子稻。了田青。百日赤。三朝齊。葉雜留。洗耙早。五十日熟。紫芒稻。蟬鳴稻。花裏黃。鵝鵶秈。觀音秈。銀條秈。落芒秈。深水紅。冬熟稻。晚白稻。早白稻。香粳稻。大粒長肼。農人畏種之。云種多則傷田。開穀糯。趕陳糯。虎皮糯。火珠糯。蘘稈糯。燕口糯。槐花糯。白殼糯。堆粒糯。光頭糯。矮腳糯。金釵糯。待西風。烏絲糯。豬鬃糯。佛手糯。鐵粳糯。魚鱗糯。隨秈糯。香糯。羅兒

糯。粒長不圓。味最美。　懷寧縣物產。秈稻。種遲早不一。其名甚多。田有宜早稻者。秋前收。仍種晚禾。有宜遲稻。七月登場者。有八月。九月登場者。大約百日內熟。糯稻有大糯。有秈糯。其名不一。大糯較佳。晚稻名晚白者佳。赤與烏者次之。　宿松縣物產。稻有秔秫二種。爲早穀。爲龍鬚早。爲團白。爲小白。爲無名種。爲仗寧。爲金包銀。爲猴子白。爲三度禾。爲鴨掌。爲拘馬。爲常闆。爲水波。爲寒先。皆秔屬。爲魚子。爲虎皮。爲蜜蜂。爲白秈。皆秫屬。　歙縣物產。秈有桃花紅。有高郵紅。自高郵移種者。米色如臙脂。有白禾。稻之稍遲者。長稃白米。質柔味甘香瑩可愛。然實稀易取。爲於異而歉於畬田。圭貴之佃戶

不貴也秔土人呼為大米然地不甚宜種名不一糯其
種有青稈羊脂白矮釀之多酒有早歸生六月成有交
秋糯七月成 寧國縣土產稻各種皆有其米不黏者
名粳稻有掃箒白百日黃六月烏三朝齊銀條白葉奧
鬚矮其早長其早茄柯早下馬早湖洲秈白沙秈蝦鬚
秈蓮子秈竹丫秈毛黃秈寒秈鼠牙秈企稈秈鐵稈秈
冷水秈金裹銀三朝黃瘦八尺雁脚紅金絲黃湖洲白
生蘂黃老來白光頭黃烏開白穿珠白思憶稻矮赤稻
搭霜晚霜下晚釣竿晚蘇州晚觀音晚隔山拖沿坵熟
晚建秈三擔禾愛八擔紅粳稻其米黏者名糯稻有烏
鬚糯抄秋糯早紅糯遲秈糯白殼糯紅殼糯鴨那糯烏

節糯秫砂糯楊枝糯柳條糯楊花糯青稭糯柿紅糯麻
子糯雪花糯魚子糯馬鬃糯望水白齊頭黃蓋下其見
紅消八斗糙 涇縣物產稻有早稻晚稻秈稻秫稻山
稻 南陵縣物產秔稻晚稻白芒稻黑稻糯稻 貴池
縣土宜秔其名有六十日白六十日紅八十日白掃箒
白百日黃六月烏江西早矮其早蜻包早茄柯早下馬
早下馬看救公饑湖廣秈廣東秈白沙秈蝦鬚秈蓮子
秈竹丫秈毛黃秈寒秈鼠牙秈金釵秈冷水秈金裹銀
二月黃雁 霜晚霜下晚釣竿晚將軍晚蘇州晚
觀音晚糯其名有四角糯抄秋糯早紅糯白殼糯紅殼
糯柳條糯楊花糯青稭糯隨秈糯柿紅糯麻子糯魚子

楊花糯馬鬃糯望水白齊頭黃蓋下其見紅消七斗
糯青稈糯江西盧溪有糯稱池州占蓋諸種之一也
太平府物產多秈稻多晚稻多糯稻有黑稻秈十三種
秈占城稻有六十日稻俗稱拖犁歸有赤紅秈有百日
秈黃秈稻細秈稻蘆梗秈麻秈稻大粒秈蝦鬚秈穿珠
秈一名觀音白晚稻六種早晚稻一名望水白又名大
子白晚稻白稃白芒白米雁來糙邪梗青一名寒青稻
糯稻十三種早糯稻一名雀不覺又名秈糯隨秈糯燕
口紅虎皮糯秫砂糯一名臙脂糯羊鬚糯黃糯稻郎秋
稻細頸糯青殼糯抄社糯珠子糯稿皮糯紅陸糯 廬
江縣土產紅秈稻白秈稻早糯稻晚糯稻黑晚稻白晚

稻香稻 舒城縣物產白早稻黃瓜秈直頭秈江南秈
福德禾梳子秈白晚稻黑晚稻銀條秈雀不知紅嘴糯
女兒紅芝麻糯堆穀糯羊鬚糯鵝嘴糯馬鬃糯觀音糯
青稈糯齊秈早黃州糯 無為州物產竹牙秈麻菇秈
落芒秈早白稻早紅稻青稈糯虎皮糯鵲不知烏尖糯
紅嘴糯白晚稻紅晚稻黑晚稻 巢縣土產紅稻有百
日秈直頭秈麻菇秈竹芽秈四紅秈抝秈稻王瓜秈拗
黎黃白稻有觀音秈銀條秈六十日秈青稭秈冷水秈
大粒秈亂芒秈麻穀秈千家愛糯稻有羊鬚糯秫砂糯
虎皮糯柳條糯齊秈糯牛筋糯青稈糯紅芒糯馬鬃糯
紫糯深水糯燕尾糯晚稻有黑晚稻紅晚稻 臨淮縣

物產。秔稻。有麻子秈稻。早先白稻。黄瓜秈稻。鵓鴣秈稻。烏山秈稻。脹破殼稻。矮白稻。紅芒稻。黑稻。糯稻有羊鬚糯。馬鬃糯。虎皮糯。烏鬚糯。槐花糯。蒻子糯。大糯。小糯。六月黄糯。　定遠縣物產。麻子秈。黄瓜秈。烏山秈。早先白。鵓鴣秈。脹破殼。矮白稻。紅芒稻。黑稻。女兒紅。羊鬚糯。馬鬃糯。烏鬚糯。大糯。小糯。蒻子糯。虎皮糯。槐花糯。六月糯。

五河縣物產。稻有秈稻。芒稻。香稻。早白稻。深水紅稻。黄梢公稻。老來變稻。下馬看稻。黑糯。臙脂糯。馬鬃糯。飛上倉糯。　泗州物產。香稻亦芒稻也。類晚稉。色微黄。紅稃白實。　鹽城縣物產。稻有稉糯二種。有早晚二熟。有紅黄紫赤黑斑青白數色。　清河縣物產。有稻。曰秔。曰穞。曰秈。秈秔之早熟者曰旱稻。旱田種者曰小芒稻。後種先熟者曰香稻。味之芬芳者。亦秔屬也。治北七十里。猶有香稻莊。　揚州府物產。有黄稑。烏節。大小香斑秈。及小赤秈。小白秈。龍爪秈。六月秈。齊梅秈。蘆稈秈。葉裏秈。麻觔秈。大鵝秈。白殼。白芒。早白。晚白。晚黄。赤鬚黑支。焦黄。烏口。大紅芒。小紅芒。下馬看。六月白。鷺鷥白。了田青。救公饑。稉子。龍下歡。湖水白。拖犂歸。深水紅。梅裏黄。弔殺雞。張公赤。磊塊赤。山骨嵩。鶴腳烏。馬尾赤。泰州紅。又名海陵紅。紫紅芒。雀不知。觀音白。皆秔類。趕陳羊。脂燕口。羊鬚。秋紅。橘皮。烏任。麻觔。虎皮。豬鬃。粉皮。秋風雀不覺。皆秫屬。　儀真縣物產。多糯。曰燕口。曰紅芒。曰麻

觔。曰穗前黄。多晚。曰江南白。曰駝兒白。曰深水紅。曰長芒白。多秈。曰瓜熟。曰龍爪。曰鯽魚。曰斑秈。曰葉裏藏。有黑稻。曰鶴腳烏。曰豬林。　高郵州物產。早稻。五十日。六十日。秈稻。斑秈。六月秈。齊梅秈。蘆稈秈。龍爪秈。鯽魚秈。葉裏秈。苞裏齊。拖犂歸。小赤秈。小白秈。麻觔秈。大鵝秈。大香秈。小香秈。白稻。早白稻。晚白稻。藏頸白。羊鬚白。駝兒白。青豬白。青芒兒白。頂霜白。晚稻。黄花稻。小黄稻。深水紅。鶴腳烏。下馬看。弔殺雞。毋豬鬃。糯稻。秋風糯。麻觔糯。烏絲糯。趕上陳。雀不覺。羊鬚糯。　寶應縣土產。白秈一水秈。玉斑秈。齊頭白。六月白。香稻。紅秈。早紅蓮。觀音柳。苗强。水不易沒。農多種之。古上樓。有芒。宜水田。五十日。七月上旬即熟。視他種所穫較少。蘆管秈。宜水田。小黄稻。宜旱田。晚稻。俗呼上白米是也。刈穫最遲。畏水不敢多種。大晚稻。紅米。宜水田。糯稻。胭脂糯。殼紅米白。烏金糯。米黑色。虎皮糯。殼色斑駁。魚鱗糯。拖犂歸。七月熟。趕上陳。七月熟。雀不知。七月熟。　泰州物產。海陵紅。俗名泰州紅。馬尾赤。鶴腳烏。雀不知。隨犂歸。救公饑。六十日白。觀音秈。駝兒白。小香早。香黑早。白早。早秈。斑秈。焦芒。青芒。赤芒。黄芒。紫紅芒。烏殼。深水紅。了田青。下馬看。鯽魚秈。香柰。鰣魚黄。皆秔稻。趕陳糯。羊脂糯。燕口糯。羊鬚糯。虎皮糯。秋紅糯。紅糯。皆秫稻。　通州物產。稻種甚多。有早黄。晚黄。早白。晚白。早紅。晚青。青芒。白芒。青鬚。黑

皮黃稏。白殼。烏節。蕉黃。鷺鷥白。串珠白。潮水白。深水紅。了田青。其粒長性硬。曰紅白秈。曰稚子斑。早熟者曰救公饑。曰拖犁歸。茂密而庭碩者曰下馬看。見收曰乱六升。曰籠下歡。曰薄十分。瘦長雪色。曰箭子稻。中秋熟。曰閃西風。初秋可蒔曰六十日。不畏旱者曰撒殺天。和他米炊之甚香。曰香滋糯。曰川米。早白最先熟。而晚白則皮薄易醱。芒赤米白。曰虎皮。性軟色芳。曰粉皮。一曰羊脂。稈硬曰猪鬃。皮厚曰薑黃。早種宜釀。曰趕陳。雖熟不枯曰青枝。稈柔可以為索曰麻筋。亦有香如香滋者曰香秔。　吳縣物產。稻秔之屬。箭子稻。紅蓮稻。罷稏稻。雪裏揀。師姑秔。早白稻。金成稻。烏口稻。早稻。中秋稻。紫芒

稻。枇杷紅。下馬看。大頭花。瓜熟稻。晚白稻。黃粳秈。一粒珠。麻皮秔。作飯粒長。薄十分。作粥易爛。粳穀。蟛蜞。香子米。八月白。牛尾白。丈水紅。老來紅。五石稻。救公饑。包十石。累泥烏。土塘青。天落黃。糯之屬。金釵糯。閃西風。羊脂糯。青稈糯。秋風糯。趕陳糯。矮糯。鵝脂糯。川粳糯。虎皮糯。羊鬚糯。臙脂糯。野人糯。稚子糯。恍雄雞。烏鬚糯。觀音糯。粳秈糯。佛手糯。小娘糯。蟹殼糯。喜蛛糯。鴨嘴糯。香粳糯。珠子糯。　長洲縣物產。六十日稻。四月種。六月熟。米小色白。遲至八九十日熟。一名早紅蓮。又名救公饑。紫芒稻。紫穀白粒。金釵糯。粒長。鵝脂糯。　崑山縣土產。稻之屬。三十有六。晚白稻。紅綠稻。早粳稻。金城稻。六十日稻。

中秋稻。雪裏揀。紫芒稻。救公饑。下馬看。紅蓮稻。麥爭場。香粳稻。薄十分。黃粳秈。麻子烏。烏口稻。百日赤稻。烏兒稻。趕陳糯。臙脂糯。鐵粳糯。虎皮糯。羊鬚糯。再熟稻。稚子糯。水晶糯。小娘糯。香子糯。閃西風稻。龍王糯。矮兒糯。臙官糯。羊脂糯。金釵糯。蘆黃糯。　常熟縣物產。紅蓮稻。芒長粒大。箭子稻。粒長色白味香。晚熟。早白稻。晚白稻。又名蘆花白。罷稏稻。色斑粒長性硬。或名勝紅蓮。紫芒稻。紫殼白米。雪裏揀。稈軟有芒。粒大色白。師姑秔。即矮稻。無芒粒白。救公饑。六十日可望熟。又名早紅蓮。香子稻。一名香糯。色斑粒長。以一勺入他米炊之。飯皆香。閃西風。一名早出秋。八月半熟。麥爭場。最早熟。百日赤。芒赤

米白。早熟。占城稻。即早稻。金城稻。粒尖性硬。又名赤穀。烏口稻。皮芒黑。秋初亦可種。下馬看。即江陰黃粳。俗呼三朝齊。枇杷紅。皮薄色如枇杷。時裏白。早熟。一名節溴稻。烏兒稻。芒黑米白。即晚烏。頴黃粳米白粒大。性頗味香美。金釵糯。粒長性軟。寨子糯。殼黑。青稈糯。皮黃粒白。巳熟而稈猶青。羊鬚糯。色白性軟。趕陳糯。米白熟早。鵝脂糯。川粳糯。粒大無芒。一名圓頭糯。虎皮糯。色斑晚熟。臙脂糯。殼紅粒白。矮兒糯。晚熟。臙官糯。即冷粒糯。鐵粳糯。稈勁無芒。畏風易落。細葉糯。米白性軟。　吳江縣物產。白稻其粒大而圓。味甘美。他邑所無。出震澤者尤佳。其價高於常米十二三。此則大江以南所稀。無者。　太

徐州物產秔稻春分節後種大暑節後刈為早稻芒種節後及夏至節種白露節後刈為中稻夏至節後十日種寒露節後刈為晚稻過夏至後十日不成穀矣早曰早白早烏早紅蓮八月白晚曰晚白晚烏晚紅蓮有紅芒者曰嘉興黃絲芒者曰粳穀彭碁光頭者曰天落黃紅色而香者曰香黃蓮黃色者鴨嘴黃其蘆花白銀杏白木漬香靠山青諸種名不一糯稻早曰趕陳糯蘆黃糯羊鬚糯晚曰靠山糯老來糯虎皮糯其紅芒者豬鬃糯無芒而光者曰觀音糯曰粳鮮糯不耐風雨者曰小娘糯又香子稻粳糯二色粒小而長以少許入他米數升炊之極香美又有圓白而有黃大暑可刈曰蘆花糯

性耐旱多收又曰瞞官糯但多喜種凡糯穀須蹈日中色變有光名上變方適用踏不變俗呼痴糯更不如蘆花糯　上海縣物產秔稻宜水有香秔米青小性柔類糯有紅白芒二種又有一種曰香子色斑粒更小以三五十粒入他米炊之芬香可愛謂之香秈七月熟早白稻皮白米赤一名小白五月種八月熟早中秋一名閃西風八月熟中秋稻四月種八月熟晚白稻四月種八月熟箭子稻粒長而細色白味甘香稻中上品九月熟紅蓮稻皮白粒大五月種九月熟穲稏稻皮莖白米色斑粒長性硬或以為勝紅蓮五月種九月熟早烏稻皮赤米白五月種九月熟紫芒稻穀紫米白五月種九月熟深水紅六月種九月熟烏口稻色黑晚熟耐水與寒今呼冷水稻下品也白花珠性輭而香五月種九月熟秈稻粒稍細耐水旱有六十日稻米小色白一名帶犁回三月種五月熟百日赤芒赤米白一名拏犂望三月種六月熟小秈一名早秈三月種七月熟大秈即晚秈四月種八月熟金城稻高田所種米紅而尖性硬今呼赤米穀之下品糯稻有秋風糯稃黃米白粒圓色最難變每歲代晚稻輸租故一名瞞糯又名冷粒糯不宜釀酒種宜良田大暑節刈金釵糯粒長最宜釀酒得汁倍多三月種七月熟趕陳糯米粒最長四月種七月熟小娘糯不耐風水故名四月種八月熟矮兒糯粒白而大

苗最短四月種九月熟蘆黃糯即晚糯粒大色白芒長熟最晚色易變釀酒最佳今名泥裹變羊鬚糯殼多芒長四月種九月熟羊脂糯色白性輭五月種十月熟雞脂糯亦以色故名四月種九月熟虎皮糯色黃五月種十月熟　青浦縣土產六十日稻百日赤小秈大秈早白稻中秋稻晚白稻香秔早烏稻紅蓮稻紫芒稻冷水紅金城稻秋風糯金釵糯趕陳糯矮兒糯蘆花糯羊鬚糯羊脂糯　無錫縣土產無錫米天下糯米本縣最美本縣又雅南鄉揚名等處爲道地色純白以釀則酒多於他種　江陰縣物產黃粳稻無芒粒大性堅品最上紅蓮稻芒紅粒大米最佳白稻皮芒白米赤其稻有早

白晩白。早者六十日可熟。烏鬚稻。熟最早。性柔稈弱。紫芒稻。紫殼白米。香子稻。米色斑。粒小而長。入他米炊之。則飯皆芬芳。今人謂之香珠。金城稻。四月種。七月熟。米紅而尖。性硬。穀之下品。䅑穲稻。穀粒甚密。顆稍圓細。靠塘青稻。米多稈長。畝可三石。瓜熟稻。極早而粒長。又曰六十日。救公饑。鐵梗糯稻。梗硬色黑。水晶糯稻。粒瑩白如水晶。虎皮糯稻。五月種。十月熟。色斑斑然。趕陳糯稻。四月種。七月熟。米粒最長。短萁糯稻。稭短。九月熟。極早不損。又一種名長水紅。粒最長。積三粒可盈寸。極澇不傷。 靖江縣食貨。稻之屬有糯。先熟易落。曰早白糯。皮薄易釀。曰晩白糯。芒赤米白。曰虎皮糯。晩熟性韌。色芳

曰羊脂糯。稈硬。曰鐵梗糯。皮厚。曰薑黃糯。早種。宜釀。曰趕陳糯。雖熟不枯。曰青枝糯。稈柔可爲索。曰麻筋糯。香勝於香秔。曰香糯。旱種。曰撒殺天。又有秋分糯。勻暖糯。焦子糯。野雞糯等名。有粳米白早熟。曰早黃川。即早白稻。粒大性韌。曰晩黃川。又有曰晩青。米長性硬。曰紅白秈。粒大而佳。曰早紅蓮。早熟。曰救公饑。亦曰金升稻。曰拖犁歸。圓碩見收。曰粃六升。瘦長雪色。曰箭子稻。中秋熟。曰悶西風。初秋可蒔。曰六十日。曰烏口稻。皮芒稍黑。和他米炊之甚香。曰香滋米。又有觀音秈。荚姑秈。深水紅。鬚子白。三穗千。下馬羡。烏芒香珠等名。皆九十月穫。 丹徒縣物產。稻有秔有糯。秔之屬又有大小。土人謂

大稻秔。小稻秈。大稻之種十六。曰香子。曰鯽魚。曰白鶴。曰時裏。曰八月白。曰蘆花白。曰浪裏白。曰白蓮子。曰紅蓮子。曰早紅芒。曰晩紅芒。曰青川黃。曰稈川黃。曰馬尾烏。曰老了烏。曰下馬看。今又有塊紅芒。葬山黃。白芒。紅芒。撒殺天數種。小稻之種有六。曰白尖。曰紅尖。曰晩秈。曰六十日。曰八十日。曰一百日。百日種自占城來。今又有觀音秈。銀條秈二種。糯之種亦有九。曰芒。曰香。曰晩。曰抄社。曰羊脂。曰牛蝨。曰虎斑。曰柏枝。曰長稈。今又有黃皮。矮萁。早白。中廣。馬鬃。雀嘴。稱鈎紅。芒麻筋。早秋風。堆子紅。潑籠六升。十二種。 丹陽縣物產。稻出西鄉者佳。而東南鄉近古荆城地。數十里多種糯。則地土所宜

有不同也。 仁和縣物產。秔有黃稈秈。七月熟。变白稻。逢白露則熟。早遲芒。晩遲芒。金裹銀。紅蓮子。木樨黃。鴈來青。種最遲。泰州紅。初稈黃。黑鬚。大黃稻。小黃稻。晩稻。種類不一。鵝爪黃。赤芒兒。赤稻。紅稏。烏早。遲芒。花蓮子。銀杏白。糯有早糯。羊鬚。鐵梗。光頭。臙脂。烏鬚。馬鬃。金釵。蘆花。 嘉興縣物產。秔有香秔。早花。中秋。晩花。黃秈。白芒。黃芒。赤芒。香稻。烏稻。八月白。鐵稈青。蘆花白。秋有白殼。烏蓑。雞腳。蝦鬚。蟹爪。香糯。趕陳糯。蘆花糯。羊脂糯。蒲子糯。 秀水縣物產。秔有箭子稻。香秔稻。大秈。小秈。早白稻。晩白稻。赤芒。白芒。早稻。烏稻。大烏芒。小烏芒。烏鬚。烏兔。灰稻。大黃稻。小黃稻。青頭光。青芒稻。馬鬃烏。鵝腳

黃。靠山青。麻子烏。赤秈。晚陳小白稻。雪裏揀。丫川青雀不知。紅稑。黃粳秈。閃西風。百日赤。三朝齊。八月白。中秋稻。六十日稻。再熟稻。靠籬塋。救公饑。凡四十種。糯有金釵糯。珠子糯。硃砂糯。臙脂糯。佛手糯。竈王糯。西洋糯。麻筋糯。羊脂糯。烏鬚糯。芝麻糯。椎子糯。趕陳糯。羊鬚糯。鐵梗糯。閃西風。香糯。晚糯。凡十八種。　嘉善縣物產。香杭烏稻。香稻。早白稻。早中秋。黃芒。野稻。黃秈。黃稻。中秋稻。六月紅。銀杏白。箭子稻。鐵稃青。靠塘青。晚白稻。山白稻。周家稻。雀勿知。趕陳糯。小娘糯。矮兒糯。羊鬚糯。羊脂糯。蒲子糯。觀音糯。椎子糯。茄子糯。蟹爪糯。蘆花糯。菊花糯。

石門縣物產。早稻。廣稻。晚稻。黃稻。旱稻。將軍稻。秋分

稻。三穗千。烏龍稻。香粳稻。雞骨黃。木樨黃。蠶蟫子。綿環稻。早糯。旱糯。中秋糯。豬血糯。晚秋糯。矮腳糯。香粳糯。鴨嘴糯。羊鬚糯。泥裏變。　平湖縣物產。秈之品。香粳稻。又名紅蓮稻。紫芒稻。紫殼白粒。雪裏揀。色白粒大。稃頗而有芒。蘆花白。即晚白稻。早白稻。揀選稻。鵲不知。秋初早熟。糯之品。金釵糯。粒長。鵝脂糯。一名羊脂糯。虎皮糯。色斑。十月熟。馬鬃糯。椎子糯。白殼糯。西洋糯。竈王糯。羊鬚糯。蘆花糯。　歸安縣土產。早赤芒。鴈來烏。薄殼稻。觀音稻。大葉黃。穲稏稻。金城稻。鵝腳黃。金裹銀。黃赤稻。赤稻。八月白。早黃稻。晚黃熟。三穗千。野雞斑。山白稻。冷水紅。香秔稻。以上俱秔稻。烏香糯。硃砂糯。馬鬃糯。豬血糯。羊鬚糯。黃皮糯。矮兒糯。鐵稃糯。趕陳糯。光頭糯。以上俱糯稻。　長興縣物產。秔之屬十二。黃秈。白粳。赤秔。烏稻。烏鬚稻。宜興白。觀音稻。七月白。宣州白。三朝齊。黃粳秈。鵓腳黃。糯之屬七。羊鬚糯。烏香糯。珠子糯。趕陳糯。白糯。盈塘青。矮腳糯。　孝豐縣土產。稻有黃秈稻。百日稻。落馬秈。觀音秈。紅黃秈。趕陳秈。光頭秈。鐵粳糯。羊鬚糯。烏香糯。泥裏變糯。硃砂糯。　山陰縣物產。早稻。六月早熟。紫口甲。嘴微紫。粒細。朝稻。俗謂之老丫。烏龘稃。細稃。細珠。早白黏。晚白黏。料水白。歲遇甚潦。輒能長出水上。烏銜來。實類餘杭白而色稍青。鵓腳黃。穗低而葉仰。健腳青。熟時莖挺而色猶青。旱黃黏。餘杭白。粒圓而白。俗傳種

白餘杭來。故名。稚蒙。粒纍而黏。最短。以上俱秔類。雪裏青。江西稻。矮宜興。椏糯。青稃糯。水鮮糯。八月早熟。羊鬚糯。臙脂糯。紅糯。其芒赤。其實較他種稍重。矮方巾。早熟而殼薄。黃殼糯。早熟。以上俱秫類。　餘姚縣物產。秔。早熟者曰早白。早紅。晚紅。泰州紅。野紅。細稃紅。上虞白。黃巖稻。晚熟者曰早白黏。晚白黏。黃黏。縮頭白。羅村白。湖州白。九里香。光頭。九里香。八月白。晚青糯。曰趕陳糯。早黃糯。水仙糯。矮黃糯。光頭糯。早田糯。天落糯。珠子糯。金裹銀。泥裏變。畔社。早珠。　臨海縣物產。稻。夏熟者名早禾。冬熟者名晚禾。早禾。早者一名六十日。一名隨犂歸。一名梅裏白。次早者一名白婢暴。一名赤婢暴。又有白

散一名八月白白粳遲青縮頭紅馬臀紅早稜宜高田倒水賴宜低田晚禾有早糯晚糯矮糯冷水糯烏節糯白糯黃皮糯臙脂糯　天台縣物產秈稻紅稻糯稻晚稻拖犂歸淮白矮白落馬相諸暨早毛白皆秈稻淮紅長稈紅硬殼紅早紅細紅皆粳類白糯紅糯黃皮糯烏節糯麻糯荔枝糯烏鹽糯毛糯野豬粳皆糯類　仙居縣物產稻六十日黃巖早蘭溪白縮頭紅金裹銀溫州青霜下晚黃扁糯冷水清長稈紅早糯晚糯香糯　寧海縣物產稻早紅晚紅早水紅縮頭紅縮頸早老辣赤馬鄖遲洛陽青湖廣白沙鮮白金裹銀櫻珠糯黃扁糯黃巖糯諸種　湯溪縣物產早白禾早赤禾晚白禾晚

赤禾金裹銀白芒兒　西安縣物產稻粳有白禾紅禾龍泉禾江西早六十日禾俱六月熟金裹銀太平早七八月熟晚稻十月收以上諸稻浙西俱謂之尖米本色僅有此種無所謂圓米者糯有白殼糯紅殼糯重陽殼湖州糯處州糯麻子糯草鞋糯臙脂糯鐵漿糯白芒糯烏鬚糯俱同晚稻十月收又有晚禾神仙稻早地可種又有二種曰安南早曰浦稜最耐旱　龍游縣物產白禾六十日禾龍泉禾紅禾江山早太平早金裹銀白殼糯紅殼糯鐵漿糯白芒糯草鞋糯臙脂糯烏鬚糯晚禾神仙稻　永嘉縣地產稻有地黍金成百箭白散早糯八月白龍秈香㮈占城矮黃晚糯隔江牽　瑞安縣物

產白散多芒色白小暑即熟地暴有紅白二色粒尖細七月收水稜一曰小青粒純赤占城最耐旱有紅白二色矮晚無芒百箭芒勁奇種顙稈白西芒白龍秈粒大米白顙稈色白粒大味甘八月穫穫後其根復萌無異初稻謂之早稻十月刈紅羅帳穎赤色金裹銀殼赤米白早糯一曰大糯七月穫晚糯粒大而堅十月穫其名不一有黃糯白糯烏糯矮糯青糯初冬穫金水糯即水糯宜山田種之　樂清縣物產稻地暴有紅有白白散紅芒占城早糯晚糯矮糯黃糯臙脂糯　平陽縣物產稻有梅裏白地暴占城早赤白西龍秈野豬嘎紅芒矮晚顙稈黃芒太余矮早早糯烏釬糯黃糯晚糯栗糯冷

水糯矮同水稜　松陽縣物產香稻白稻龍泉稻晚稻占城稻早稻師姑稻冷麥稻早糯晚糯望秋糯烏鬚糯淮南糯　龍泉縣物產稻有占城赤早旱湖余華地暴鵓鴣斑海棠碧巖中師姑白鬚糯烏鬚糯師姑糯社交糯青粳馱子黃匾子赤芒白芒龍鳳竹香赤谷小子黃糟糯下馬看椒子糯青粳糯荔枝糯赤鬚糯　宣平縣土產蘭溪白金裹銀六十日黃茶家和青田晚師姑晚雉雞糯雪稻下馬漢早糯九月糯晚糯烏節糯